

孝

太上寶筏圖說

錢唐施善昌
謹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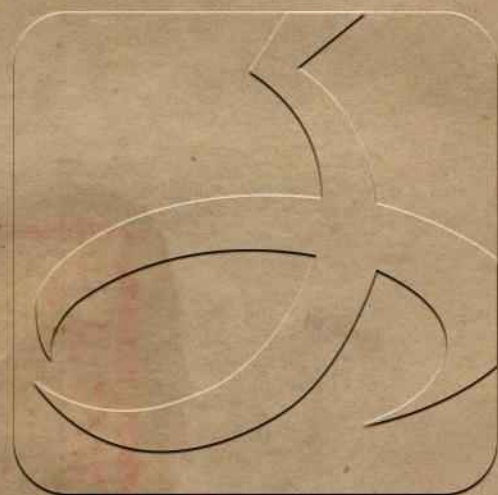


光緒壬辰仲春

原版存
堂第二
研究

太上寶筏

施善昌謹題



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

太上寶筏序

一念不起時鬼神觀不見為問有感應乎
無感應乎祇要知此觀不見處即是此心
相應處道德經所謂知其白守其黑是也
知其白故感應在自力守其黑故感應在他
力感應之幾微乎其微矣感應篇與道德
經同出於道祖李伯陽子筆感應之旨較
切近而圖說較注釋家尤切近仲芳鼎觀察摘

廉購此圖說板付託施君少欽施君遂重以寶
筏名之夫三災之為害水災最先波浪餘生
不沒於水亦窮饑而填溝壑施君坐鎮滬上
興諸大善士同出隻手而籌運不思議之
賑款此即構眾材造寶筏也迨至災黎呼
籲感

朝廷發帑以濟之善信倡率感中外樂
輸以輔之冥漠於斯呵護符籙為之効靈此

即涉大川濟寶筏也歷推所解賑廣至十三
省約計所保全多至數百萬戶此即起若海渡
寶筏也試蒐羅歷年報章按月按日以綜核
其感應之靈驗始知其中之或一感一應累
感累應累感累應互感互應者直天然一幅現
身大感應圖說垂訓人間謂之為寶筏是真
寶筏矣何必更向紙上尋畫上覓耶雖然
此一幅大感應圖說固現在人之之所共見而

此圖說板車援古證今正好為盡未來際感
應之明鑑施君以筏喻者其用心之深且遠
蓋如是息庵試為商量抑更有未跨船
舷已登彼岸之消息在焉為問拈起圖說
時無感不應放下圖說時畢竟感應在甚
麼處得是寶筏者試離心意識參
光緒十有五年歲次己丑夏晉門示現日

仁和息庵許樾身謹序

順治十二年

世祖章皇帝御製勸善要言序

朕惟天道至善即以其善賦之下民故人之生無有不善其或有不善者皆
因內蔽於私欲外染於污習至不能守其初心遂悖乎天矣固人之存心行
事不同是以

上天鑒察降以災祥其降祥者固以顯佑善人其不得已而降災者亦以明戒
下民使之改過而遷於善也從來報應昭昭不爽詎不可畏哉古人原天垂
訓以教天下正論嘉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或不易通言之簡者又不能
盡朕恭承

天命撫育萬方深念上之教世勸勉為先人之立身為善最樂故取諸書之要
者輯為一編名曰勸善要言語不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眾欲使

賢愚同喻大小共知讀此書者當深思其義體之於身省之於心善者則益當加勉而進於淳良以求吉慶其或無知而誤染於不善者尤當速改而歸於無過以免災戾庶不負

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虛矣凡我人民其敬勉之哉

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世宗憲皇帝

上諭

民間借貸一事所以通彼此之有無濟一時之緩急意本善也乃有貪利營私之徒往往乘人匱乏勒索重利如借貸米穀則不但加三倍起息竟有加五或多則加倍者小民偶爾窘迫止顧目前及禾稼登場終歲辛苦之所獲不能復為己有雖豐稔之歲僅足供償債之需一遇歉收之年則束手無策

朝是余之志也夫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仲夏月穀旦廣甯王繼文序

太上感應篇圖說原序

我

朝

列聖相承紹天建極錫厥庶民六合之內八方之外風德濡化不應宣洽罔不率俾夫上之所好民之表也顧教思無窮則易所謂正辭書所謂皇極之敷言作君作師有不能已而人臣承流布澤綴附古訓稽參演繹於以宣上德廣教化殆庶幾焉欽惟

世祖章皇帝平定天下安集羣生郅治維新務以德化其時蒸庶懷仁性類循理喁喁如也猶念遐邇殊地運世異時乃著為勸善要言命詞臣翻譯成帙冠以

睿藻序文渙揚宇內昭茲來許臣郝玉麟嘗伏誦

聖製博覽約取於太上感應篇採錄為多。夫是篇普萃羣書。該括萬事。其指洪纖悉備。其辭顯蒙可曉。桴鼓影響之理。使人確然無疑。宋初李天錫表出於道藏為之作傳。南宋鄭德源作讀理宗嘗以禁錢百萬刊布。先儒真西山氏復序而行之。

大聖闡揚至教益顯。時雲南撫臣王繼文鏤板流傳。

王言垂於前。感應篇圖說繫於後。展卷則尊信之心生。披圖則從違意決。誠治教之一助也。迨至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所以覺世牖民。緝熙紹徽。後先一揆。是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臣

奉

命。節制閩浙。仰承

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上諭。從來為治之道。不外教養兩端。然衣食足而禮義興。故論治者往往先養後教。朕御極以來。日為斯民籌衣食之源。水旱之備。所期溥海黎民。盡藏充裕。俯仰有資。以為施教之地。而解愠阜財之效。尚未克副朕懷。第思維皇降衷。有物有則。衣食以養其形。教化以復其性。二者相成而不相妨。不容偏廢。正如為學之道。知先行。然後知行並進。非劃然兩時判然兩事。又安得謂養之道未裕。遂可置教化為緩圖也。今學校遍天下。山陬海澨之人。無不挾詩書而遊庠序。願學徒以文藝。科名官司以課試為職業。於學問根本切實用功。所在概未暇及。司牧者盡心於簿書筐篋。或進諸生而講文藝。則以為作養人材。振興文教。其於閭閻小民。則謂是蚩蚩者不足與興教化。平時不加訓迪。及陷於罪。則執法以繩之。無怪乎習俗之

不淳而詬誶澆漓之不能禁止也朱子云聖人教人大概只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此言深探立教之本原至為切實蓋心性雖民之秉彝而心為物誘則放性為欲累則昏存心養性非知道者不足與幾矣夫事親從兄則家庭日用人人共由孩提知愛父長知敬又人人共具不待勉強為之堯舜之道不外乎是即如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此即是孝能推是心而凡所以順其親者無不至則為孝子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即是悌能推是心而凡所以敬其兄者無不至則為悌弟一人如此人人從而效焉一家如此一鄉從而效焉則為善俗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由是道也惟在上者不為之提撕警覺則習而不察而一時之明不勝夫積習之漸染童昏銅蔽日

入於禽獸而不自知任君師之責者奚忍不亟為之申重而切諭之也我聖祖仁皇帝頒

聖諭以教士民首崇孝悌

皇考世宗憲皇帝衍為廣訓往復周詳已無遺蘊但期望宣講祇屬具文口耳傳述未能領會不知國家教人字字要人躬行實踐樸實做去人倫日用正是聖賢學問至切要處堯舜之世比戶可封只是能盡孝悌放僻邪侈觸蹈法網只為不知孝弟記曰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誠能如此存心豈復有縱欲妄行之事苟不從此處切實做起誦讀詩書高設性命直謂之不學可耳凡有牧民課士之責者隨時隨事切實訓誨有一事之近於孝弟則從而獎勵之有一事之近於不孝不弟則從而懲戒之平時則為之開導遇事則為之剖晰如此則親

切而易入將見父詔兄勉日積月累天良勃發率其良知良能以充孝弟之實藹然有思秩然有義豫順積於家庭太和翔於宇宙親遜成風必於此始凡吾赤子其敬聽諸凡厥司牧其敬奉諸



太上感應篇圖說原序

世祖章皇帝本上天好生之心廣善與人同之願博採舊文獨標新義名曰勸善要言而太上感應篇乃在摘取中者也冠以

御製照耀簡端大哉

王言真若星漢經天江河沛地矣迨我

皇上繼統承庥尊孔孟之書闡六經之旨纂通鑑衍孝經布告臣民頒行中外猗歟盛哉仰見淵源

聖學先後一揆大一代同文之治廣千古心法之傳不惟海內黎元戶誦詩書家修孝弟即日出月入之鄉鳥音升朕之倫莫不輸誠慕義服教畏神熙熙然皞皞然直與虞夏商周共臻上理而豈漢唐宋明所可彷彿萬一者哉余叨沐

皇恩兩撫滇境一切農桑學校無不諳諳勸勉每逢朔望督率僚屬宣揚

聖諭並令守令等官一體講解。雖數年以來。邊圉漸謐。風俗漸醇。而夙夜匪懈之心。余則何敢斯須或去也。甲戌夏五月。偶得太上感應篇圖說。翻閱數過。手不思釋。其引經也。見訓典之足憑。其證史也。示法戒之可信。其徵事也。考往而知來。其繪圖也。因象而悟理。大而四端五典。紀綱法度。以至搏節愛養。動靜語默。無不包舉而無遺。推暨而罔外。現幽明於尺楮。洩造化於毫端。其於世道人心。非小補也。余仰體

皇仁。推廣

聖化。特捐薄俸。刊序刷頒。惟願讀是篇者。觸目驚心。身體力行。毋曰彼蒼甚渺也。一事之公私。即為天地所式臨。毋曰爾室可欺也。一念之邪正。即為鬼神所指摘。但使日用倫常之際。為臣者。竭忠盡於國。為子者。敦孝敬於家。為士者。守禮義於膠庠。為民者。安耕鑿於閭井。化椎魯為文明。變戈矛為干羽。相與擊壤歌風。共嬉遊於萬年有道之

必至息上加息。累年不能楚結。且貽累於子孫。而挾貲射利。乘急多取者。視為固然。全無矜憐憫惜之意。貪饕為性。澆薄成風。此亦人心世道之患也。夫緩急人所時有。周禮三物六行。孝友睦婣而繼以任恤。蓋州里族黨有急。則相倚任。有困則相賑恤。此鄉鄰風俗之美。王化所先。而其人仁厚居心。亦所以長享福澤於弗替。此即仰邀

天地神明賜佑休徵之本也。從來窮通貧富境遇。不常幸而富厚有餘。是

天之待我獨厚。則當思濟人利物恤災扶困。以廣行善事。仰答

天恩。若以

天之厚我者。特以為剝削貧人之具。不但上天鑒臨。必加譴責。即返之於心。亦忍為之乎。凡屬貪鄙之人。利令智昏。以為如此可以致富。獨不思貧富有一定之數。善惡有不爽之報。假令為富不仁。

者皆得擁厚貲以長子孫則樂善好施者必至匱乏終身矣自古迄今有此天理乎嘗見不義之財得之若易乃事受未久或耗於意外之災患或敗於不肖之後人是知刻薄之行損人適以自損仁厚之風利人還以自利也此種盤算薄惡之俗若不曉諭化導遽以官法繩之又恐轉阻貧民借貸之路故特將天道循環之理委曲開導啟其良心挽其敝俗凡有借貸銀錢米穀者二分三分起息尚屬情理可行若太多則誠為富不仁矣著地方有司將天理人心時時訓諭以化其殘忍刻薄之習倘勸導既久而下愚頑惡之性不肯改移尚有重利盤放者則訪確一二人以懲治以儆其餘如此庶惡習可以轉移貪風可以止息矣如有無賴棍徒因朕此次勸導之訓諭或借端圖賴或生事強借以擾害良善溫飽之家者尤當加以重懲不可寬貸此全賴地方有司奉行勸導之公當勤誠也

累朝正德厚生一道同俗至意凡農桑學校諸事殫心經畫數年來綱紀幸已舉張吏民亦安條教顧立政欲其勿壞敷教要於振德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則撫臣王繼文感應篇圖說實足以警覺人之心目爰集善本較讐增益重付剞劂以廣其傳夫善惡感應天之常也苟為善而不期報民之上也即期報而為善民之中也若知有報而不能為善去惡民之下也而况以善為不足為以惡為不必去者乎凡茲士庶幸生重熙累洽之時沐漸仁厚義之澤欽

聖主之格命佩太上之明訓觀淑慝之肖形其尚增美粹回益自修潔臻於粹精以答教育以儲福祐也哉

乾隆三年歲次戊午仲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騎都尉加七級紀錄三十八次功加一等臣

郝玉麟謹序

舊序

古之出入將相者。偉績而膺繁祉者。非特才略茂也。必其仁心為質。懇懇懇懇之意。有以覃被於天下。而後有以感召乎彼蒼。蓋嘗論天人理數之間。捷若影響。無毫髮爽。是故易尚書。聖人覺世牖民之書也。易言積善積惡。書言惠迪吉。從逆凶。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乃或者以感應之說。近於矯誣。且啓人僥倖。不知為善而即思獲福。改過而出於畏罪。誠非聖人之心。聳之以福。怵之以罪。以堅其為善改過之念。則正聖人覺世牖民之善術也。故余嘗謂太上感應篇。與易尚書相表裏。不可不心解而力行之者。

節制處金開府黃公。數歷戎閫。垂四十年。戢兵綏民。功烈卓卓可紀。而利物濟人。如散藥療疾。捐貲育嬰。諸善事。指不勝屈。生平篤信感應篇。一言一行。無不奉為模範。既更欲公之同好。於是博採古今善惡之報。著為論案。繪之圖像。繫以詩章。刊刻流布。猗歟休哉。蓋

公之立心。在乎覺世牖民。以為廣徵博引。不啻六韜三略。三令五申也。論斷確鑿。不啻步伐止齊。刁斗森嚴也。繪之為圖。不啻山川形勢。聚米畫沙也。紀之以詩。不啻採薇六月。咏歌見志也。然

公之一生。所以覃被天下者。可於是書覘之。是以勳高望重。荷

聖天子特達之知。鎖鑰之寄。而且康強逢吉。夢叶蘭熊。作善降祥。修德獲報。

公之感召彼蒼者。亦即於是書決之。感應篇可作易尚書讀。則是書作易尚書註解讀。莫不可哉。余忝師辛之任於

公為同城。竊喜是書流布。自括蒼始。俾所部士民咸知心得力行。以之為善而改過。即以之錫福而免罪。是尤

公之大有造於祐也。用是不辭固陋。敬書數言於簡末。以見公之著偉績而膺繁祉者。其來有自。且以志余之私幸云。

乾隆二十年十月玉沙楊志道謹書

舊序

嘗曠觀於天人之理。其感應之機。至不爽也。天有四時。莫大於春。雖溫肅遞
燴。而太和之氣。運而日新。人有四德。莫大於仁。雖寬嚴互施。而秉懿之真。流
而不息。天也。人也。一而二。二而一也。故人心之淑慝。其感甚微。其應甚速。一
念之祥和。在人為時。面盎背。在天則景星慶雲應之矣。一念之慘刻。在人為
疾聲戾色。在天則淒風苦雨應之矣。易傳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禹謨謂惠迪吉。從逆凶。惟影嚮。皆昔之聖人。洞達天人之旨。言
雖互異。理固同揆也。括蒼總鎮大人黃公。德宗性喜學。究天人
公之

太翁穎公大人。曾於趨庭之日。授以感應真言。世德淵源。其來已久。
公自弱冠登鄉薦。成進士第。射策

金門侍衛

殿陞。歷任西江巴蜀。自江南河協。陞任金處總鎮數十年間。所閱雖殊。篤志好善。

久而愈純。日以感應秘訓為兢兢。居恆軍政稍暇。採輯古今事跡。足與經旨
相發明者。配註作傳。至數千言。蓋本其平日身體力行。天人協應。應應不爽
者。現身說法。欲使萬類同臻善域。普天咸躋休徵。以沐浴乎春風膏雨。鼓歌
於光天化日者也。詩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惟

公有焉。乙亥春。輯其傳註。欲公同志。寄

有數次付梓焉。事既竣。爰拜手為之

序。宣陽舊令汾渭雷仁育。敬書於蓮城山屋

太上感應篇圖說序

我

世祖章皇帝。秉乾建極。統御萬邦。軫念下民。智愚不同。秉觀感有淺深。爰體彼蒼好
生之心。廣善與人同之量。博採羣書。垂為教法。名曰勸善要言。而于感應篇
中。摘取尤多。

親灑宸翰。焜耀簡端。至哉。

聖人之心。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凡屬血氣之倫。固已展卷思興。聞風向化矣。

迨至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聖聖相承。心源合撰。凡所以覺世牖民者。

時勤睿慮。

疊沛恩綸。至德之感乎。淪肌浹髓。扶杖而觀者。感激涕泣。咸仰

聖天子推誠佈赤。超克濟而邁百王。非漢唐宋明粉飾虛文。可得彷彿其萬一也。

臣黃正元海疆薄植。一介庸材。父子兄弟。世受

國恩。愧乏嘉謨。稍裨

聖治。竊念太上感應篇。統四端。兼萬善。其指洪纖悉備。其辭淺近易明。現幽明於

尺幅。洵造化於毫端。桴鼓影響之理。如是乎。確然其不爽也。蓋有所慕而後

為善有所畏而後去不善者。民之情也。是篇引之以所慕。而惕之以所畏。俾

善者益堅道念。不善者革其非心。洵足羽翼

皇猷贊勦

聖化。其於世道人心。非小補也。因不揣固陋。學前賢之故步。纂輯成帙。冠以

列聖天章。顏曰感應篇圖說。惟願世人。口誦而心持。心持而身體。各念生

聖人之世。由祖父以及子孫。百餘年來。休養生息。耳不聞兵甲之音。身不受饑寒

之苦。偶遇偏災。動費

帑金千萬。

曠典異數。實為千古所未聞。因感生奮勵。當生勵倫常日用之間。為臣者大法

小廉。為子者竭力盡志。為士者執經於膠序。為農者秉耒於田疇。以及婦人

女子。亦守內則而凜閨箴。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親睦成風。獄訟衰息。相與擊

壤鼓腹共享萬世太平之福。方克副太上傳經之心也夫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仲冬浙江處州鎮總兵官

臣黃正元敬識

凡例十六則

一感應篇圖說。始於雲間許鶴沙先生。借印者則有梁公化鳳。繼刊者則有朱公作鼎。王公繼文。郝公玉麟。流傳海內。今天下智愚賢不肖。咸知福善禍淫。不爽毫髮。莫不惕然自省。洵濟世之寶筏也。但人心厭故喜新。或因數見不鮮。多有塵積繁頭。久不寓目者。是編句必有註。註必有傳。復繪圖以肖其狀。仍師鶴沙先生故步。而所引事實。多採新聞。無非欲動閱者之目。興起其從善去惡之心。質之鶴沙先生。諒亦不以為戾也。

一感應篇舊本。多援引六經文。義深奧。執學淺者。而強語之。必茫然不解。致生倦意。伏讀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曰。語不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大哉

王言。真若日月經天。江河沛地。為著書之玉律。金科。茲編仰遵

聖諭。箋註列傳。辭皆淺顯。俾擔夫販豎婦人女子。如聽稗官小說。靡不了然於心。一切深奧之語。概不載入。

一感應篇有章節。有段落。有起伏。照應。自開端太上曰。至如影隨形。乃全篇之綱領。為第一章。天地有司過之神。至算盡則死。先言惡報。以示警。為第二章。又有三台北斗。至先領罪之極言。上天糾察之嚴。為第三章。是道則進。至三百善備舉。善行使人知所勉。為第四章。苟或非義而動。至殃及子孫。備舉惡行。使人知所畏。為第五章。又諸橫取。至死亦及之。三致叮囑。告戒。為第六章。章心起於善。至轉禍為福。發明形影之喻。反覆咏嘆。為第七章。吉人語善。至末總結善惡之報。與首節相應。為第八章。此全篇之大旨也。前人從略。故特拈出。

一經文惡行章。一句自為一事。望之雖若瀾漫。其中自有條理。如苟或非義。

至狠戾自用。指悖逆大惡是非不當至見殺加怒。指仕宦之惡。知過不改。至侵凌道德。指士庶之惡。射飛逐走。至傷胎破卵。指殺生之惡。願人有失。至助人為非。指柔惡逞志作威。至縱暴殺傷。指剛惡無故剪裁。至勞擾衆生。指不惜物力之惡。破人之家。至以窮人用。指顯橫之惡。見他榮貴。至願他身死。指隱藏之惡。干求不遂。至可稱而抑之。是有因而肆其惡。埋盡厭人。至好侵好奪。是無因而肆其惡。擄掠致富。至恩嚇於他。是得志之惡。怨天尤人。至鑑狠事。是無忌憚之惡。施與後悔。至譏罵惡人。是不仁恕之惡。貪婪無厭。至行多隱僻。是家庭之惡。晦臘歌舞。至殺龜打蛇。是不敬天地神明之惡。層次條理原極分明。茲特一一拈出。

一篇中之句有似同而實異者。如憫人之凶。與遏惡句相似。一則指喪服。一則指惡人。誑諸無識。與譏罵惡人相似。一則指西席欺誑東家。一則指使巧捉弄無知之人。殺人之財。與破人之家。取其財寶相似。一指權勢大惡。一指

平常之人。蔽人之善。與挫人所長相似。一兼指有位無位。一專指居官秉威迫脅。與逞志作威相似。一則圖其快已。尚無他意。一則以人命為草菅。輕蔑天民。與勞擾衆生相似。一指百姓。一指牲畜。慢其先生。與恚怒師傅相似。一概括指尊宿。一專指受業。包貶險心。與心毒貌慈相似。一則令人不測。一反令人可親。咒詛求直。與自咒咒他相似。一是忿極求伸。一是撒潑無賴。各句實不相同。茲特分別拈出。庶知經文並無重複之句。

一經文內有語似對舉。意則串講者。亦有語似串講。意則對舉者。舊本多以串講之句。分為兩事。以對舉之句。合作一事。殊失經旨。涵泳上下文自見。此編或分或合。一一參以鄙見。請質高明。

一舊本徵事。多寥寥數語。茲編所載。或得諸傳聞。或得諸目擊。每事皆備記原委。悲歡離合。纖悉皆具。庶閱者得知始末。轉相傳述。不比短幅。一覽易盡也。

一各本列傳有一句援引數事者。有一句祇引一事者。更有此句之事。彼句可以通用者。殊不重一。茲編每句各採一事。俱於本句切合。不可移用他句。觀者自見。

一是編箋註。博採前人之說。其精當不易者。不敢稍有異議。間有語涉泛漫。不合經旨者。則參以鄙見。總期折衷至當。非敢妄逞胸臆。

一經文所載善行善報。不過三十餘條。而惡行惡報。則有一百六十餘條。是知功易積。過難除也。持是經者。雖積善功。不先改過。則功不掩過。難得福報。一世本前列靈驗記。彼此抄襲。雷同無二。觀者展卷。則曰。予既已知之矣。遂置而不閱。茲編另採新語。分為八則。使海內諸君子。知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各發虔心。各祈所得。斷無不其應如響者。

一經文大旨。雖合上下通勉。而為居官箴誠者尤多。蓋人有官職。一言一事。關係匪輕。則為功為罪。亦匪輕。得福得禍。豈同於匹夫編戶之列。更宜猛省。

精進拳拳服膺也

一各本徵事有雖切合本文而報應不詳者。或雖列報應而不甚顯赫者。每令閱者有不全不備之憾。茲編所載善惡之報。大小分明。地獄天堂。不爽毫髮。於警世勸俗之道。不無一得云。

一舊本一註一傳一圖。如是而止。茲編圖後。或繫以詩。或繫以詞。或繫以古語。反覆叮囑。如曲終更饒餘韻。雖云下里之音。或有當於膝股之奏云。

一經文雖出道藏。所言皆格致誠正之功。齊治均平之理。並無鼎鑪修煉之習。與四書六經相為表裏。人能全而體之。則可希聖希天。得其緒餘。亦可謹身寡過。觀者慎勿視為道書而忽之也。

一人當髫髻之年。如甘未受。和臼未受。采此時聞善言。見善行。終身不能忘也。所以耄耋之人。其中年所記誦。皆不可憶。而幼時句讀。歷歷可舉。何也。蒙養之時。心如止水。目之所先見。耳之所先入。習與性成。久而不遷也。每見世

之教子弟者誦讀經書之外間涉風雲月露之詞竊以為不若先取是編訓迪之雖文義淺顯言詞樸直而篇目警心重裨易曉可以當小學之書

是編於甲戌中秋日發願已亥下元日竣編十二月割剝告成欲廣佈傳施但費繁力薄弗克從心謹法許鶴沙先生成規將鏤成之板公諸善信有攜紙墨到署刷印者概不取資

黃正元敬識

流通善書說

蓋聞作善者降祥作不善者降殃是禍福之由於善不善也明矣顧善之途不一莫善於流通善書何則善書之流行可以化一人且可以化千萬人可以布一邑即可以布千萬邑可以勸一世並可以勸千萬世非比他端善舉第能限於一方拘於一時也人苟能受用此書則善心於以啟發善量於以擴充善性於以圖熟由鄉里以達邦國自儒者以化愚民維持世道挽回頹風實賴乎是雖書有性理因果之分總無非教人為善古人云遇 upper 人說性理遇平等人

說因果可知二者之書不可偏廢蓋可與言性理者固難多得而禍福報應之談亦足以感應人心是以性理之書固宜流通即因果之書亦斷斷不可少也古今來撰著善書纂輯善書刊布善書印施善書因而消災度危集福延年者紛紛不可勝數即近如顏生愉章潘仲謀成何蒼王士彭凝祉定陳榕門謀朱石君珪關柱生槐黃泰一正劉喬松山英徐白駒謙李更生福諸先輩皆以流通善書而得位得祿得名得壽則甚矣流通善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也匪淺即為之亦尚不難人何以不信此者多而信此者少耶要亦未知善書中之真味已耳然欲人知善書之味必須先將善書廣為流通書既流通而後可冀見書者多見書者日多則知味者亦自然不少誠能知善書中之真味是已進於善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

附錄善書流通十四法

一全施流通

謂出紙刷印裝成全部而後施人也此惟有有力者能之若在無力者或代為校字或代為募資皆可

一半施流通

或助銀或取印資或取裝訂隨便發心皆名為施也但寒士誠心樂善即印施三五部亦是功德

一祈福流通

求名求利求子求壽苟能隨刀印施所願必遂若
因親病祈痊許印施善書者果有誠必靈應更捷

一懺罪流通

苟非聖人誰人無過但天道禍淫不罪悔過之人
須及早苦切懺悔以流通善書為已任其罪乃消

一吉慶流通

若遇入洋登科上任陞官婚姻生子壽誕榮封等
事當揭資刊刻印廣施以答天地君親師之恩

一餽送流通

如賀禮賄禮賢禮預用物色者克以善書代之晉
顧士大夫家行為世則善與人同庶可移風易俗

一讚歎流通

富者以財帛為施貧者以口舌為施倘遇親朋宴會鄉鄰聚談宜引善書中事讚揚歎美以扶名教

勸讀流通

不假法度萬人無過於勸人度誦善書如童子誦
文昌孝經能增智慧益福壽歷驗不爽詳可類推

一善寫流通

善寫之家凡過求書法者必選善書中語寫之教已品而正人心厥功甚鉅若能寫全部付梓更佳

一鑄板流通

淫詞艷曲傷風敗俗世人尚災梨棗何如翻刻善書公之天下使舉世漸仁厚義不至為檢點閑也

一積籍流通

藏書積籍之家將欲買古今書史當預印善書少
貶其價以倒換之書坊能刻善書印施獲福更大

一貿易流通

書坊刷印善書或發兌於鄉會大比之年或發兌於文宗按臨之地不惟造福兼可益賢識者勉之

一遊幕流通

士君子爲人惟幕借展生平抱負原欲積德累功
誠能勸當事刊報印施功不在賀燦然疏稿下也

一郵寄流通

商賈走報之流將欲遠行宜少贈其資寄之流俗
更望司風化者隨所至郡邑廣施善書同綿善果

阻施善書辨

且古聖人憂天下後世人心不正。於是垂訓以遺後世。雖不能強人人皆尊聖訓。然千萬人中必有一二身體力行者是。聖訓之有功於世也大。若六經四子書流傳於後世。後世雖不能人人皆行其言。然賴有此書之存。尚知尊為善而賤為惡。假使無聖賢書。則人皆不知有綱常。與禽獸無異矣。厥後又因人心險薄已甚。六經四子書只可望之有志之士。不能入凡庸之耳。於是有感應篇陰騭文覺世經。及因果報應諸善書出。使人聞賞善罰惡之言。近而可行。切而易曉。庶知有所顧忌。而不敢為惡。有所希冀。而樂於為善。是亦神聖不得已之作。所謂遇平等人說因果是也。余嘗考諸善書所載。凡刻施善書者。皆荷神庥。可知神聖在天之靈。深喜人刻施善書。以勸天下後世。成為善人也。乃今之阻施善書者。曰近世人心險薄。施善書與人人未必受。即或受之。亦未必觀覽。且曰。

人受之而不敬重。則施者反獲罪。噫。何其言之妄也。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大。豈得謂無賢者乎。夫善書。為神聖所作。神聖既作善書。豈有不欲人施之理。若謂恐人受之而不敬。則施者反獲罪。是作善書之神聖。亦有罪乎。足見其言之妄耳。嗚呼。世之阻施善書者。是絕善類也。是滅善教也。若人皆效尤。則善書幾淪沒而永不行於世。又何異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矣乎。言念及此。哭盡眼中血矣。夫阻施善書者。既為絕善類而滅善教。真是率天下後世之人。皆入於惡。其心甚凶。其罪莫大。吾知其必受天罰。昔有無錫縣鄒一桂。號小山。省試時。有人刻施善書。欲其捐助。鄒曰。非我吝財。人不敬重。反增罪過。是夜夢閻帝叱之曰。爾讀書明理。亦為此言。若人皆效尤。善路不幾絕乎。鄒叩頭謝罪。印送千本以贖罪。且自畫繡像一部。朝夕虔誦。後於雍正丁未中傳臚。入翰林。歷官至禮部侍郎。鄒每謂人曰。一言足以獲罪戾者。莫甚於阻人之善也。由此觀之。凡阻施善書者。其罪莫大。則受天罰。可翹足而待。吾願人具慎諸。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退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

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為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為。自罪引他。壅塞芳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誓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庇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

截。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千求不得。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材能可稱。而抑之。埋壘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傳。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富室。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鬪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疏。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讒食餒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亂真。採取姦利。壓良為賤。謾罵愚人。貪婪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於誇。常行妬忌。無行於妻

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為無益。懷挾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海賊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咏。及哭。又以竈火燒香。檟柴作食。夜起裸露。入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安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鬼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故吉人視善。語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視惡。語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淒風冷雨不成眠擁
被雲持太上篇感得
海神為配偶一生衣
祿永綿

得富靈驗記

〔註〕世上銀錢皆由天命定。命裏若無毫釐不能妄得。此論理之常也。若人能發憤自修。持行感應篇。貧可易為富。經文所云。作善之人。福祿隨之是也。

〔案〕徽人程致中與弟致和同赴瀋陽貿易。消折本錢不能回鄉。二人在客行代人寫賬。聊度日月。一日致和偶過關帝廟。見壁上粘感應篇。戴有報應事實。不覺心動。乃叩神發愿。刻刻持誦。以求得富。時逢九月。塞外早寒。風雪交下。致和晝則虔誠禮誦。夜則擁衾默誦。歷數日不輟。忽見一犬頸帶金鈴。遶屋一周而去。至夜忽有神女。隨婢數人。執絳紗燈引導而進。霎時滿屋雪亮。致和嚙不敢言。女曰。郎君尊奉太上。感動海神。使妾奉箕帚。幸勿疑慮。命侍婢與致和更換新衣。隨鋪羅褥。列錦屏古玩之類。分席而飲。侍婢或歌或舞。彈丸之室。寬然有餘。夜深撤席為僂。天明辭去。囑曰。慎勿輕洩於人。次早具見致和。說曰。吾弟神采煥發。大異往常。答曰。一寒至此。那得有好氣色。兄夜來安否。兄曰。永夜並未睡也。兩房相聯。歌舞之聲。兄竟未聞。致和祕不敢言。是夕女復來。致和告以貧苦。女曰。是不難知。君篋中有傭工銀十兩。可至某山頭。有一賣馬者。速買來。致和如言買回。女教以進

貢俺答可獲重賞。時俺答確長諸部。已稱可汗。一見馬大喜曰。此龍駒也。賞銀五百兩。女又曰。某行販藥材客。母病欲歸。有大黃若干担。價值千金。君可平價買回。不日即獲重利矣。月餘瘟疫大行。大黃市缺。致和所積獲利十倍。嗣後凡置某貨。女俱先期指點。獲贊無算。乃緦載作歸計。是夜女執手泣曰。良緣已盡。固知君不能留也。敬遵感應篇。效驗甚大。君歸宜益加勉勵。身體力行。自然富壽綿長。記之。記之。灑淚而別。致和不禁長號。其兄驚問。乃語以故。兄弟焚香拜謝。歸家成富翁。刻感應篇萬卷。以公諸世。

附松江張德甫。日誦感應篇。身體力行。生子二。田八百餘畝。年老分析。各授感應篇一帙。戒曰。為人之道。盡在於是。即作家之用。亦不外是。汝曹當如我力行之。二子問曰。篇中豈有作家法乎。父曰。算減則貧。耗益言人所以貧也。福祿隨之。益言人所以富也。此即作家法也。後二子奉感應篇如父命。事母孝。置產三千餘頃。富甲一郡。徐白舫太史感應堅信錄

一卷貽謀盟露餘。明明經訓即蕃畬。堂庭祿盡春難老。兄弟香前讀父書。徐太史詩



半世功名未遇時燈
窓辛苦少人知教道
太上行功德丹桂高
簪第一枝



得貴靈驗記

〔註〕人之功名載於桂錄掌於文昌作惡者按過勾除行善者論功陞賞人能持行感應篇則萬善畢備何患不桂錄書名文昌增祿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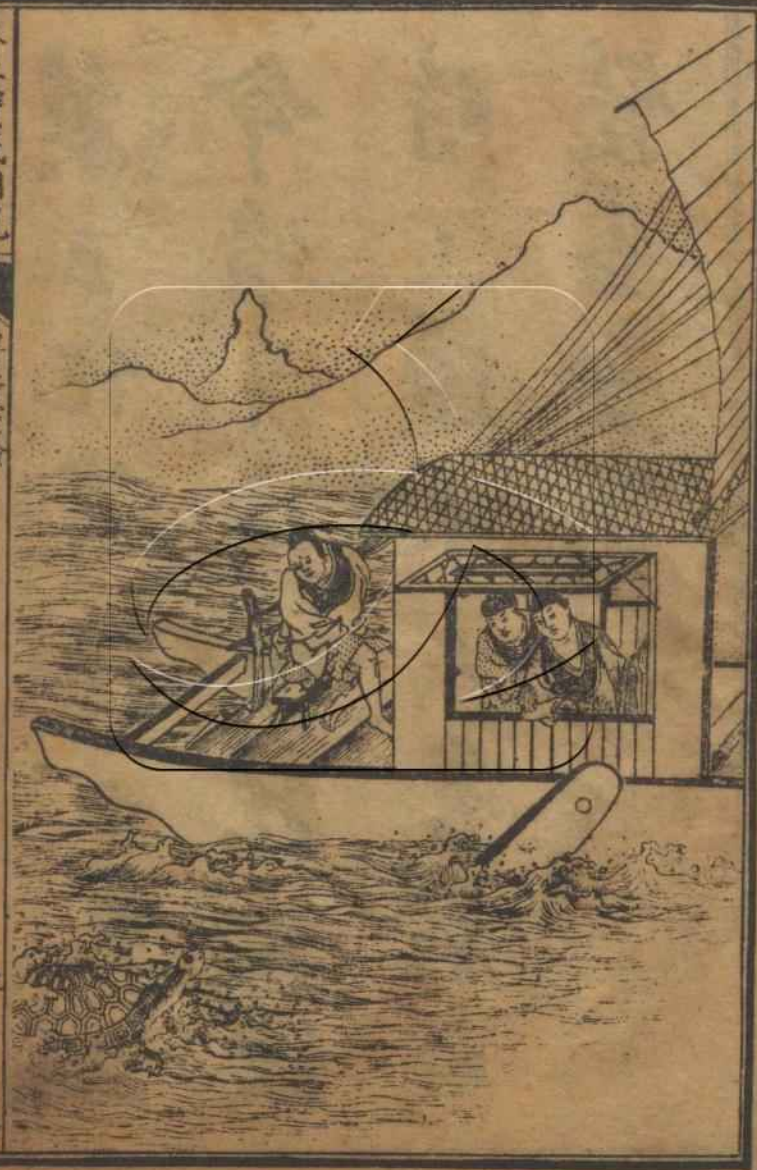
〔案〕前朝尚士英能文善書雖係寒士却學華好善曾見人募化刻感應篇欲捐助而苦無力乃典衣衾以勸其事冬日着單服不悔年逾三十貧窶益甚附舟到京作覓館計僑寓城外關帝廟中半載無知者代人書寫對聯扇頭以資餬口時近除夕有重臣差其家事至關帝廟辦公掌事性喜文墨一見士英所書不禁忻賞問何處人何事到京士英以實對掌事曰君既皇皇無主人予之諸子現在覓西席何不移榻到舍朝夕請教君亦得靜養讀書可應試求名也士英謝而許之掌事為之治衣整衾煥然一新不復寒士相矣上元之夕重臣於花園遍掛花燈懸匾聯請駕遊玩門客所書多不當意掌事以士英為立命面試士英運筆如飛字畫端妍詞語雅切大加欣賞是夕駕臨園中問係何人手筆重臣對曰此臣家西賓尚士英為作次早即召見於偏殿試詩文稱旨欽賜進士為翰林檢討不數年陞掌院學士凡駕臨幸之處士英載筆相從一刻不離遇合之隆遭逢之盛無

有比者。退朝之暇。備盛禮。至關帝廟酬謝。道士設錦衾綉墊。俟其歇息。禮畢稍憩。恍惚見關帝曰。爾今日之榮。乃助刺感應篇之力也。此後宜益勵初心。忠君報國。慎勿恃寵滋事。士英醒。方知獲報。故過以勸人。多有化者。

附杭州景江錦游幕嶺南潮州署其父亦客兩粵制府幕中俱深信感應之理業
頭必置感應篇一卷朝夕持誦時江錦已年逾四旬。淡於仕進。且戀潮州美地。束金頗優。決意不復秋試。就陸辛卯大比。父連札三四。促其旋里。最後一札云。如不急回。以不孝論。不得已。怏怏裝入關。遂中亞魁。聯捷分部。未幾放潮州知府。竟如夙願。蓋江錦鄉舉之前。辦一振誣盜案。曾救活五十七命。故也使平日不奉行感應篇。豈能悉心平反如是耶。續展錄又感應堅信錄

徐太史曰。是不敢刑及無辜者。是不敢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者。仁人既遂。寃民之願。彼蒼亦遂仁人之願。五馬潮陽。事奇而理固常也。

一麾出守笑回頭。蓮幕當年此地游。五十七因悲且喜。使君天遣到潮州。徐太史詩



莫云紀算總由天立
命脩身便自然若使
時、遵太上管教白
爰易童年

得壽靈驗記

〔註〕語云。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壽之修短。乃數之一定。不可輕移。然賦命在天。立命在我。人自受生以來。或稟賦孱弱。或疾病纏綿。或八字有刑。沖惟實心持行。是經久久。並無退轉。自然弱者可壯。病者可痊。定死者可登壽考。洵挽回造化之良術也。

〔案〕前朝劉大司寇。存心仁恕。用法平允。從無苛刻。所生六子。夭殤其五。俱年不滿二十。其第六子環。已十七歲矣。雖聰慧。偶偶而單弱多病。不異諸兄。有蜀中相士周士漣。挾術遊京師。名震一時。公使觀環相。曰。此子但求得壽。不必言富貴也。周細看半胸。答曰。論公子貴格。難度十九歲之關。但修身立命。聖賢垂訓。決無虛謬。惟力行太上感應篇。可以挽回造化。舍此。則非術士所能知也。環雖年少。頗能自勉。即對天發願。將感應篇。逐條錄出。書者粘於東壁。每行一善。則加一紅圈。惡者粘於西壁。每除一惡。即加一黑圈。行之三年。已過十九歲。而竟無恙。一日渡洋子江。見漁人網一大龜。環命從人。給錢一千。買回放生。龜昂首隨舟。送至五里。猶戀戀有不捨狀。環謂之曰。予前途即登岸矣。已知爾之厚意。不必遠送。龜於水面點

首悠然而逝。是夜環宿旅邸。夢一皂衣短胖道士。向之稽首曰。公子力行感應篇。三年不倦。上帝克嘉。已增祿延年矣。但體柔神薄。難保寒暑不侵。實道有小術相授。照此調攝。可保安身無病。乃傳以吐納導引之法。傳畢。別去。環醒。知係神龜報德。依其所授。如法用功。甫期年。即百病消除。召前相士。備禮謝之。是夜周與環聯床而寢。見環已睡熟。並無微息。捫之如死人。次早。向司寇公。賀曰。公子龜息也。壽元極永。富貴甚長。公從今。不必憂矣。後環享壽九十八歲。五福全臻。此特行感應篇。求壽得壽之驗也。

附錢塘金鏡。聞葉虎臣先生。新注感應篇成。慨然欲捐貲付梓。適其室病篤。恍見白衣神。示曰。爾大欲刻感應篇。應增爾壽。嗣後可告世人。篤信奉行。刊印廣施。必近天福無量。感應篇集注紀驗

善籍編成。喜乍聞。心頭蓬勃起祥雲。鶴傳海屋添壽信。分得恩波及細君。徐太朱裴玉。日莊誦感應篇。康熙戊申七月三日。病危。昏瞢間。神諭曰。汝信誦感應篇有年。亦能勉行篇中數善事。應錫汝齡。不日病愈。感應篇紀驗。
病葉驚秋不耐寒。婆婆生意返春難。誰知一紙千鈞重。中有靈光九轉丹。同上



暮景無兒最可傷形
單影集於肝腸一朝
得藉持經力蘭蕊森
森滿砌芳

得子靈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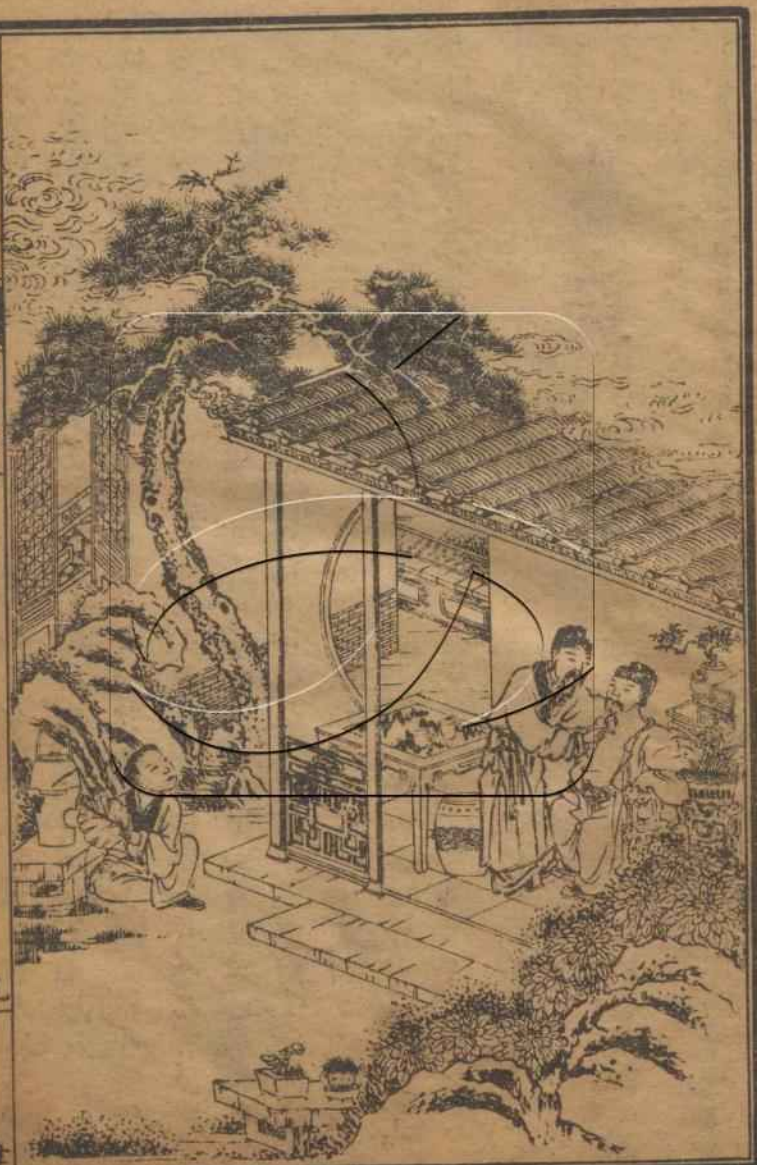
〔註〕人之生子。上以承祖宗。下以衍嗣續。所關最重。其無子者。或係命犯孤辰。或係稟賦薄弱。似亦數之無可如何。若能力行感應篇。久而不倦。則人事修。而天意回。自然繩繩繼繼。鳳毛麟趾之祥。可操券得矣。

〔案〕陝西梁公化鳳。秉性忠勇。為江南蘇松總鎮。與士卒同甘苦。軍中有慈父之稱。時海寇鄭國性作匪。圍金陵甚急。公率兵禦之於德勝門外。身先赴敵。盡殲賊眾。全城危而獲安。以功署松江提憲。公年踰五十。祇生長公子鼎身弱多病。公時以為憂。一日覽許鶴沙先生感應篇圖說。大生歡喜。捐俸資刷印。五百部。廣為勸戒。每日清晨。着淨衣冠。焚香再拜。虔誦一篇。而後出理公事。雖盛夏祁寒。車中丹內未嘗廢也。公曾於夏夜露坐。忽一室內。明如白晝。趨視之。乃所奉感應篇放光。照人鬚髮皆見。公知持誦有靈。益加勉力。不敢稍輟。次年即生次公子鼎。誕降之夕。滿室聞異香。經文放光如前。時公向以單傳為憂。今則雙珠並耀矣。嘗語人曰。天下無不可回之天意。但人不知求耳。求則未有不應者也。後次公子鼎克紹前烈。由軍功出身。歷任總鎮。陞福建提臺。轉文階為浙閩制府。遭遇之隆。近世罕比。生

子九人俱登仕版。文孫濟濟靡不翺翔雲路。至今陝中稱望族云。世之孤單無嗣者。欲求種子之方。急宜效法。梁公之特行感應篇。則無有不獲報者矣。
附常州右營守備曹成秀云。余乙丑補宜營。抵任。初。側聞宜邑紳士徐子經陸者。孝友端方。營務旁午。未遑識荆。越數月。始晤。往來款洽。余談及年逾半百。多病乏嗣。行將解組歸里。徐君慰曰。官可辭而子不可少。但能多行善事。可以致福。余曰。我輩居官。動止多尤。敢望福報。徐君曰。不須他及。只力行感應篇。更能刊施廣佈。誠心勸善。向來靈驗。不可枚舉。余始豁然立願。刊施未幾。身漸康強。丁卯四月。果生一子。余益信神明可以至誠感格也。後於友人峯頭披讀感應篇。像註中。列公案。瞭如指掌。余不勝驚喜。重誓度印百部。用公同好。感應堅信錄。
動止多尤。自責深。片言默已洽。天心不圖。竟懷談兵地。經在鑪旁。鶴在陰。徐

謝

杭州周仲遠。祥人中。擅場手也。五旬未得子。雍正五年。刻感應篇圖說。必誠必敬。且助刻二板。不取值。是年舉一男。蘭桂編
傾囊欲助奈貧何。字字鏤心髮欲皤。始信生來平等性。善人莫謂世無多。徐太史詩



林中密語見情懇祇
有持經動冥君感得
天醫施道術神鍼到
處建奇勳

祈病獲痊靈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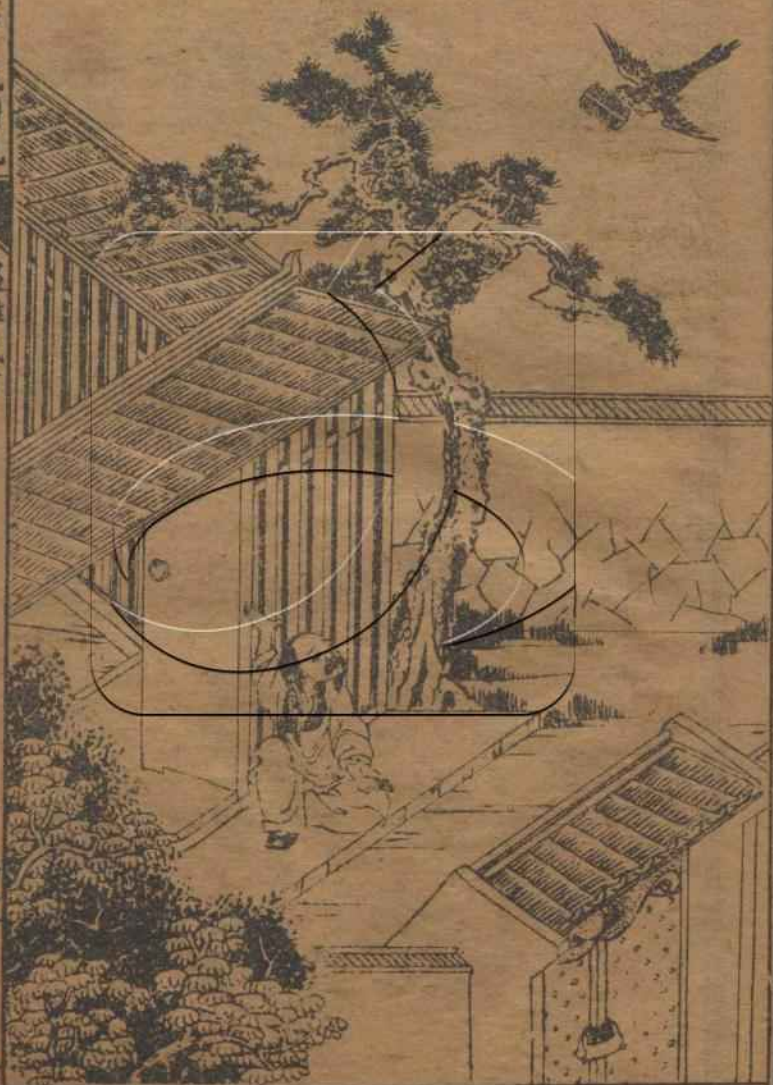
〔註〕人之疾病。關乎性命。若輾轉牀席。羣醫束手。已成不治之症。惟急持是篇。可以起死回生。昔王巽魂遊地府。覽金字感應篇。歡喜恭敬。即蒙閻羅放還。古書所載。非虛語也。

〔案〕周光普得翻胃症。二十餘日。飲食不下。懨懨一息。見兩陰差。鎖帶出門。約行十數里。遙見樹林中有人呼其名。趨視之。乃好友吉雲和。二人執手流涕。敘離別。吉附周耳。密語吾在生無過。因通文墨。為泰山府君總吏。甚蒙信用。一切生死。俱操我手。可以為君維持。陰司最重感應篇。稍刻過堂。君但云。曾發願誦持萬遍。乞放還。以滿前願。府君有問。吾自代稟。語畢辭去。二差帶周至一大衙署。見紛紛出入。有用鼓樂迎送者。有踈放散行者。有披枷鎖發往地獄者。俄聞喚周聽審。周至案前跪下。府君曰。爾為人雖云循謹。但好畜禽鳥。捉活虫。飼喂。彼獨非生命乎。宜赴餓鬼獄受罪。周如吉言。泣稟。府君問管行吏。有此事否。吉時侍側。稟曰。實有之。乃以簿進。府君閱畢喜曰。有此善願。宜放還。吉又稟曰。此人病入膏肓。須令醫救治。府君吩咐。關會天醫院。前二差送周回家。見已身卧床上。差推魂入竅。遂甦。因

思天醫乃陶許二真君。強起策杖赴隔河陶許廟。禱求至橋中。僂僕欲蹶。有山西客扶住曰。觀君氣色似患翻胃症。不治則死矣。吾有小術。可以即愈。盡隨我行。共至一小室中。取竹爐生火烹茶。身邊取一銀錠。從心口右邊針下。約寸餘。連灸二艾火。周呼痛。客即止。灸將針拔出。貼以膏藥。時茶已熟。客斟一盞。令周飲。辭曰。多日點滴不入矣。客曰。此茶不同。爾請試之。周連飲二盞。並無阻隔。覺精神頓爽。客戒之曰。爾歸家宜先飲水。湯次食稀粥。七日後方許食飯。周如其言。數日果愈。尋客謝之。踪跡全無。房屋亦屬烏有。乃知為天醫顯應。終身持誦感應篇。不輟。獲享福壽。

附蘭州進士王巽。開禧丁卯仲冬。病篤。恍為冥隸攝去。至一山宮殿。崢嶸高聳。雲表朱門大書東嶽府殿。左碑高丈餘。金字鐫目。乃感應篇也。巽莊誦竟。忻然徐出。復至一署。榜曰。速報司。主者呼巽曰。汝陽壽絕矣。頃見感應篇。便生欽慕心。特奏天庭。放汝回生。若能從此奉行。兼痛戒殺生。勸人為善。自有吉神擁護。巽勉病尋愈。奉行不忘。後官顯要。享遐年。感應堅信錄。

餘太史詩



擅帷毳幕白光騰席
豹藏形莫敢陵忠義
飛鳥能感動嗟哉曹
石不如禽



遇難成吉靈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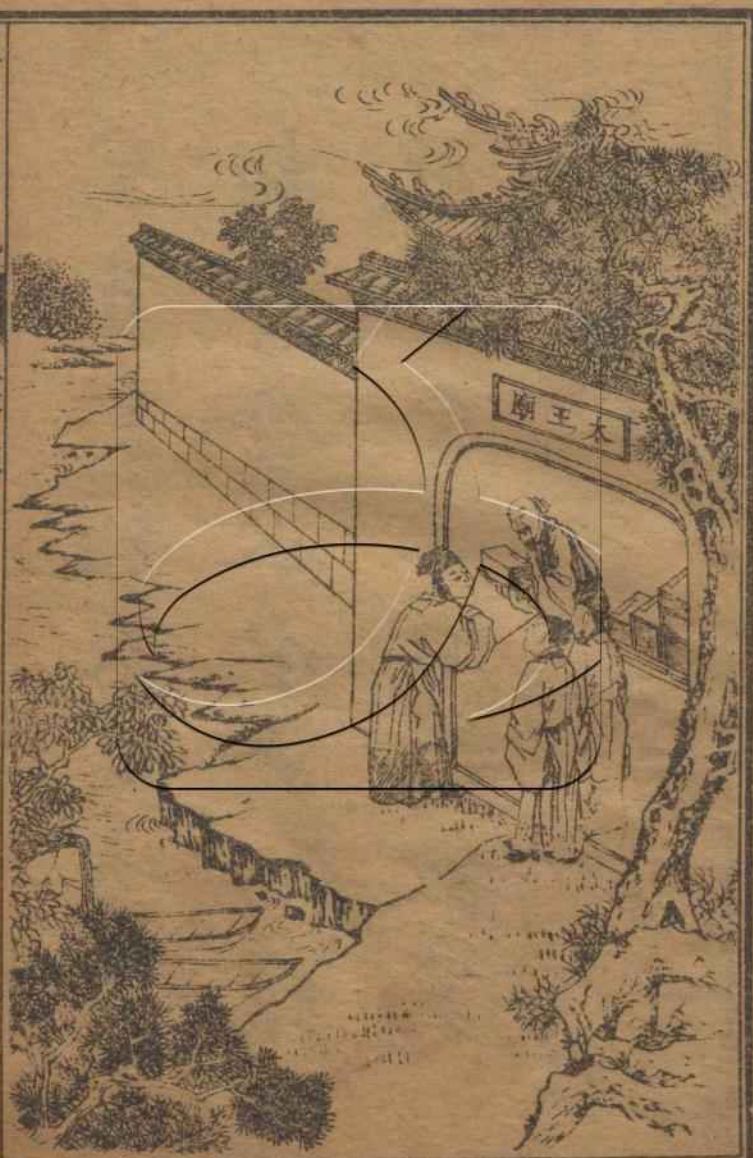
註感應篇乃救苦之靈文免患之妙諦人能恭敬奉持則隨時隨地皆有吉神擁護一切惡星遠避退避自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矣

案明季項公忠奉持感應篇由韋布以至釋褐晉虔誠禮誦未嘗稍輟正統時為兵部主事隨駕征朔漠遭土木之變為伯顏所擄羈留不放公每於毳幕中默誦即有白光上騰伯顏不敢加害一日守者他往公得乘間逃脫日行山僻小路夜宿榛莽中常遇虎狼並不相侵受盡艱辛漸近紫荆關腹中饑餒臥不能起適伯顏率所部出獵有從役遺熟羊腿一隻卻在公前公卧山巖役竟不覺去遠公取而食之稍得充腹跋涉進關脚骨已穿寸步難移事聞于朝景泰帝召見仍以原官起用正統復辟石亨曹吉祥徐有正輩恃奪門之功攬權納賄公以耿直為其所嫉共相排擠繫刑部獄蟻生於髮瘡不可忍忽有飛鳥啣舊篋一張從空墜下用以櫛髮後公出獄以此篋藏諸家廟昭示子孫每當審訊之時公惟虔誦感應篇以求解厄問官雖承曹石意旨作威相詰而五毒未加此中蓋有神明默相焉後曹石事敗公寃得白出獄數年之間累陞兵部尚書為一代名臣以福壽終計

公一生所經。遇難成祥。逢凶化吉。其純忠至性。上格彼蒼。而龜幕先生。山巖虎避。羊腿遺於敵人。舊篋叩自飛鳥。皆感應篇之力云。

附湖州孫劭與袁子凡先生友善。先生授以感應篇。切過格諸書。劭兢兢自勵。繩趨尺步。年逾四旬。由拔貢為縣令。未幾忤上游意。落職回家。貧甚。謂天道渺茫。口占一詩。粘城隍廟柱云。寡過多年不記功。老天何苦令予窮。有談報應津津者。此後聽如過耳風。未數日病眩憤中。見二卒引見冥官。官曰。汝前生未種福田。目前所得。已為轉移之厚。命吏取冊示劭。劭視之。先生平所為事。纖悉畢錄。其受福處。皆本無而轉有者。其履順處。皆本危而轉安者。視畢方信報應不差。冥官復諭曰。砥行須求善行廣。為人應念苦人多。嗣後汝當益自力善。不急并廣勸世人。同綿善果。勿忘恩。神明致于冥譴。揮令去。劭醒後。倍切修省。親見二子登高第。入仕籍。享壽八十有奇。林蘭亭命錄。

徐太史曰。身躋大麓。子列巍科。是又悔悟後。倍加修省所轉移也。三復冥官之言。殷浩書室。王郎拔劍。都非安貧知命者。節錄。



父子分離各一方天
教重會水中央取鑲
祇費金三百博取芝
蘭百世芳

散離復合靈驗記

〔註〕悲莫悲兮生別離。骨肉之間。不幸而遭此變。雖云天意未始不可以人事挽回。惟虔持感應篇。心專意篤。自然神明默佑。不期而會。無意而逢。有莫知其然而然。

〔案〕李得章中年斷弦。祇有十四歲幼子壽官。得章治貨千担。赴湖廣發賣。著家人李用。管押。自同壽官覓快船先行。舟次烏江。父子登岸閒玩。至大王廟中。有道士持緣簿。請曰。本廟刊刻感應篇。求居士喜助工價。得章躊躇未答。高工云。風順立等開船。遂將簿拋下。急急開帆而去。至中流。陡遇暴風。覆舟。父子俱落水。兩不相顧。得章被漁舟救起。回迎貨船。正泊大王廟前。李用一見主人大喜。即請過船。重謝漁人。主僕復至廟中。廟祝詢問所以。曰。感應篇乃救世靈文。前居士不肯喜捨。以致如此。得章曰。若太上有靈。得子相會。情願全出工價。不用零募也。命李用取銀二百兩。付廟祝。主僕押貨船至武昌。行中有一老商客。姓傅名有才。折本難歸。流落于此。其人能言語。善奉承。與得章成莫逆之交。時行中貨物甚遲。得章留一半在武昌。一半與有才李用。赴荆襄出脫。到未期月。接行主人信云。貨已賣銀千兩。李用在荆襄料理。不能分身。將票付有才。至武昌取銀。有才得銀到手。頓昧良

心席捲而逃得章知之付之一歎從此昏昏悶悶不想回家流蕩二載方圖歸計
 置知天佑善人得章既有刻感應篇善緣自有善報其子壽官落水時抱大木漂
 至一村有寡婦收留作子讀書進學偶至溪邊見一少女湧身赴水急忙救起問
 其故答曰妾父名傅有才久出作客將妾寄養舅家表兄無良欲賣入娼門是以
 尋死忽人叢中有一老者驚問女曰爾何由在此女視之乃其父也父女相見其
 樂可知有才感壽官之德遂以女妻之將所挾千金盡付焉壽官思父心切與岳
 父買舟至烏江尋問三年前蹤跡離大王廟不遠見後船揚帆而來船頭立一人
 宛似其父至則果然父子狂喜欲絕細問別後之事壽官將娶妻得金原由一一
 細說得章進艙請姻翁相見則以被蒙首堅卧不起揭而視之乃有才也大笑曰
 昔為好友今結姻親千金仍與我子何害焉相好如初同至大王廟酬願板通刻
 成復施三百金刷印千部廣為勸戒骨肉散而復聚何莫非刊刻感應篇之報云
 附蘇州崑州葛朗玉子名樞堅同心好善嘗刻感應篇廣疏及法華感通錄印施
 甚多乙酉七月初六遇亂兵入城父子俱匿草莽中兵聞其好善為守門三晝夜
 全家六十口俱保金同善錄全書



羽流安說入深山顛
倒陰陽鍊九還何似
一心遵太上功成行
滿即金丹

合宅同升靈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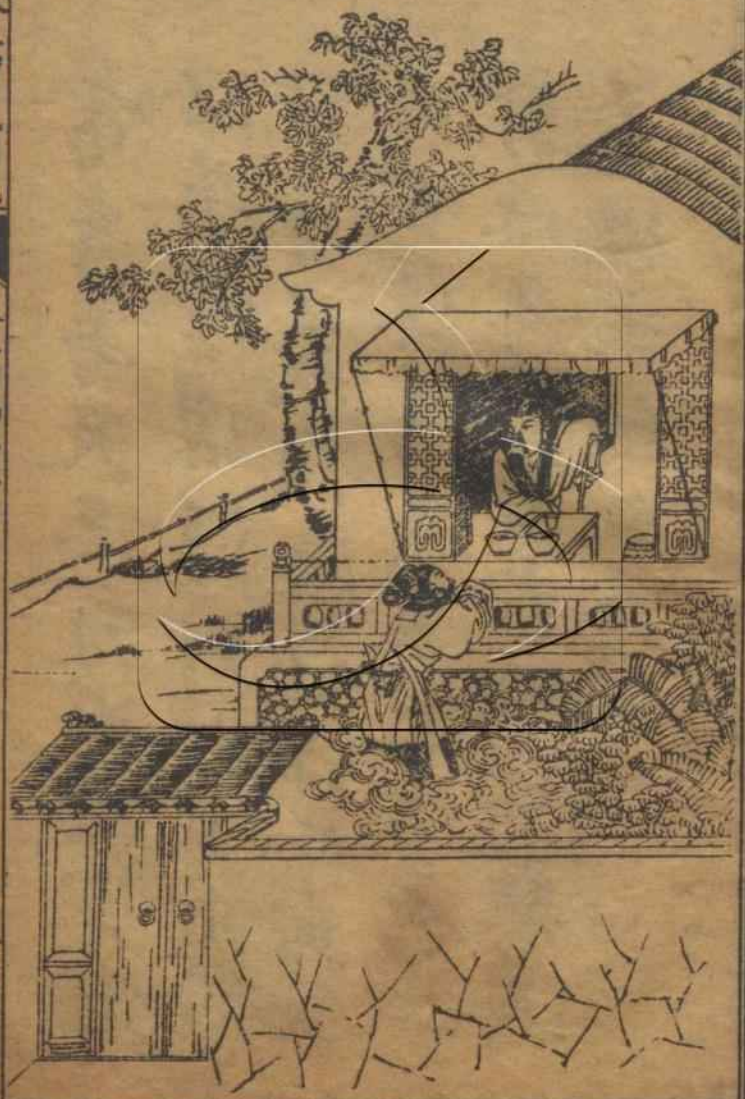
註經云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此特約舉其數耳若全持太上感應篇則諸惡淨盡萬善圓滿不必煉永燒丹蓬萊三島金闕玉京計日可到拔宅飛昇非難事也

案萬德聚祖遺太上感應篇一卷供奉中堂四代相承俱虔誠禮誦至德聚更身體力行其妻及兒女皆具善根互相勸勉一舉一動悉遵理法一日有羽士造門相謁德聚設齋供養叩問元門妙旨羽士曰心即是道道即是心心與道離則入六道三途心與道合則造蓬萊三島地獄天堂祇爭此一念耳若夫講白靈黃芽產嬰兒姪女無論萬不能成即使火候將完必有物焉以敗之終成望梅止渴畫餅充饑吾觀尊府祥光盤結未知藏有何寶德聚曰貧家四壁蕭然並無寶也羽士攜其手尋至中堂見所供太上感應篇曰此即至寶也三教聖賢撰造經文示人以修行之路人能依經而行則心之精誠發為英華經文必字字現寶光若徒事誦誦以希福報則私意掩蓋經文必黯淡無色今觀子家感應篇瑞靄直達霄漢是子之心允符太上之心大丹成矣殊為可賀但天爵雖可預期而人事尤宜

加謹。子其勉之。勿墮前功可也。德聚遵羽士教。修持益力。三十年。濟人利物。無善不行。果有天官捧詔。仙樂來迎。萬目共覩。德聚攜妻孥。白日上昇。鄉里之人。即於其家立像祀之。每遇水旱祈禱。輒應。勅封普應靈濟真君。

附臨江韓容字廣夫。綢緞好道事。親嘗從父郊遊花徑柳陰。每攜榼酒以娛父。雖僕從罕使承役。一日父命花石潭邀友行至修篁下。有道人布袍簪冠止容坐。語容曰。父命招客。不敢遲留。先生道席何所。語朝恭甲仙闕可乎。道人曰。俟我於茲。既而白父恭詣前訂處。凡五日。道人不至。翼晨乃見。扶醉而來。容稽首。道人曰。予偶東歸弱水。子誠信士。予有玉書授子。行當證果。子之孝行。上清已錄金函矣。容奉書拜謝。歸而啟帙。惟素帛一卷。駭愕莫測其故。越數日。一鶴下檐際。見容而舞。容奉帛審玩。鶴忽入言。令焚香禮。忽見金文燦爛。乃感應篇也。於是老少奉行。十年皆拔宅飛昇。感應聖信錄。

黃石相逢亦夙緣。無緣豈易授瓊編。不勞遠遶猴山鶴。春滿蘭陔骨已仙。徐太史詩



富貴由天未可求人生何
必苦營謀逞奸空用千般
計負義難逃罰作牛馬氏
田園踈舊主葉家事業泐
新床子孫昌大門庭盛遷
善從來報自優

太上感應篇圖說

閩中黃正元泰一氏著 男樂善 孫文治 曾孫自福全正享 弟正綱會一
參閱

山陽王龍池涵泉纂訂

三晉雷仁育萬有評點

太上感應篇

太上尊稱也開章揭此二字示人凜凜不敢違忤之意由此動彼謂之感由彼答此
謂之應言善惡受報不爽毫釐也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註〕人心寂然不動理欲未形無理欲自無吉凶及發而見諸事則吉緣理生凶緣欲
集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自然而不可易是禍福之來人所自召有何門路古人所
以晝勤三省夜惕四知戒慎恐懼於不觀不聞之際無非趨福避禍之意耳

〔案〕淮西庠生葉諸梁家極貧教家餬口有本城巨室馬姓者延為西席教伊二子見
葉為人個儉深相契重每歲館金百兩外另有後贈更出貲代其生發葉感激知己

竭力教其二子。數年間。業亦家累千金。成富翁矣。後馬為郡倖。病卒任所。二子浪費無度。金珠田產。俱憑業手變賣。業輒轉圖謀。書有具奏。致馬二子一貧。骨立一日。業夢至陰司。有官據案而生。馬在階下。歷數其負義忘恩之罪。官大怒。罰變為牛。業再四哀懇。求放回陽。願盡退前產。照應二子。官曰。爾既悔過。權放爾還。若不踐此言。永墮阿鼻矣。業醒語其婦。婦曰。今日我家享用。皆馬之業也。即使退還。原本仍不失為富翁。何苦與鬼結仇。業遂決次日訪其二子。棲身破屋。荒廚冷竈。淒涼可憐。見葉大哭。葉亦想起前情。執手涕泣。遂挈二子歸家。為之整理衣服。贈銀百金。先為目前用度。數月後。盡出前所得財產。令一子開張典鋪。一子出外經商。二子歷過艱難。亦痛改前非。辛勤立業。各擁重貲。具本利還業。業堅却不受。曰。老夫亦貧。承令先尊高誼。得有今日。饘粥不不足矣。不敢望素封也。爾等勿辭。庶老夫與令先尊始終交情。他日地府相見。可彼此長笑耳。時值中秋。葉賞月。醉臥窗下。見馬來謝曰。先生向日所為。雖屬不應。但我之二子。習成奢侈。留產于彼。亦必花費。幸先生代管數年。吾二子從艱難之後。方克改悔成立。是先生慎守吾產。而又成全吾子。此恩此德。吾已告諸冥官。轉奏上帝。先生後福甚長。特來奉報謝別而去。葉自此凡有經營。靡不如意。所獲倍於馬產。四子克繼書香。獨望族云。



作善從來天降祥無窮美
報自難量于公治獄蘭枝茂
實氏施仁桂蕊芳事業興隆
家道盛優游歲月壽元長
試觀康峻行陰陽五福全
膺百世昌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註〕此申明上文自召之旨。蓋善惡感應毫髮不爽。如人做一善事。初無心於得福也。而善報自至。人做一惡事。初無心於得禍也。而惡報自至。猶形之與影。跬步相隨。世人不察。謂某人善而得福。某人惡而得禍。遂起疑議之端。殊不知有報之本。身者。有報之子孫。若形影之喻。乃言其必然。非概謂其速也。即影之肖形。亦有遠近之殊。影遠則大影近則小。善惡之報。豈獨不然。速則報輕。遲則報重。或惡業多。則先受惡報。或善業多。則先受善報。或善心退轉。則因福而得禍。或惡念改悔。則又因禍而得福。人能常將果報二字。省察於中。自然禍滅福生矣。

〔善報〕康峻字重山。為人慷慨。雖處貧困。時存濟人利物之心。一日往維揚。舟抵高郵湖。暮有老人至舟。謂峻曰。爾仔好也。已感動上帝。明日即行。佳運矣。吾有銀一兩。送子作本。可得二十盒也。峻辭不受。老人堅留而去。峻雖不明二十盒之旨。因老人之言。大有元機。次日。將銀付舟子。買湖中菱藕。至維揚。果賣銀二兩。此後販賣。俱得加倍獲利。無算。數年遂成巨富。始悟老人所云二十盒者。乃二十次對盒利息也。於是焚香告天。大出貲財。廣行陰陽。一收買糧食。減價半糶。任人自量。二

荒年施粥。老疾婦女。給照票。日領升米。三設義塾。積書萬卷。延名儒生。徂徠四方。英俊就學。厚其膏火。四設普濟堂。遠近有疾貧民。每人給房一間。床一張。席一領。延名醫住其中。挨房診視。道地藥材。量給飲食。資補病愈。給其人盤費回家。五代完貧戶錢糧。六親戚鄰里。有男三十未娶。女二十未嫁者。給資婚配。七施棺木掩骼埋胔。八立育嬰堂。雇乳母收養遺棄嬰孩。九朔望賑獄囚。每人給米三升。錢三十文。餒首四枚。十厚給貧窮無子寡婦。收養無依廢疾年老之人。其餘一切善事。靡不踴躍力行。後途遇前贈金老人。峻邀至家拜謝。老人笑謂曰。爾貧時得濟人利物心。吾故贈爾資本。喜爾得利之後。廣行陰陽。上帝嘉悅。獲報無窮。尚勉旃哉。峻果享壽一百四歲。無疾而終。七十餘孫。皆登顯位。世世簪纓。

附浙江錢塘朱嘉猷。業醴。好善。林少穆先生。觀察浙江時。朱乞楷寫感應篇。及陰陽文兩篇。勒石印施。殆逾萬紙。獲帖者實具指法之工。朝夕臨寫。遂得漸明經義。補助身心。一時書者施者。皆膺福報。朱之子世然。出宰安徽。林公後官兩湖總制。聽琴仙館筆記。

右軍耽遇寫黃庭。觀察新傳感應經。想像含毫無限意。不同山水記蘭亭。徐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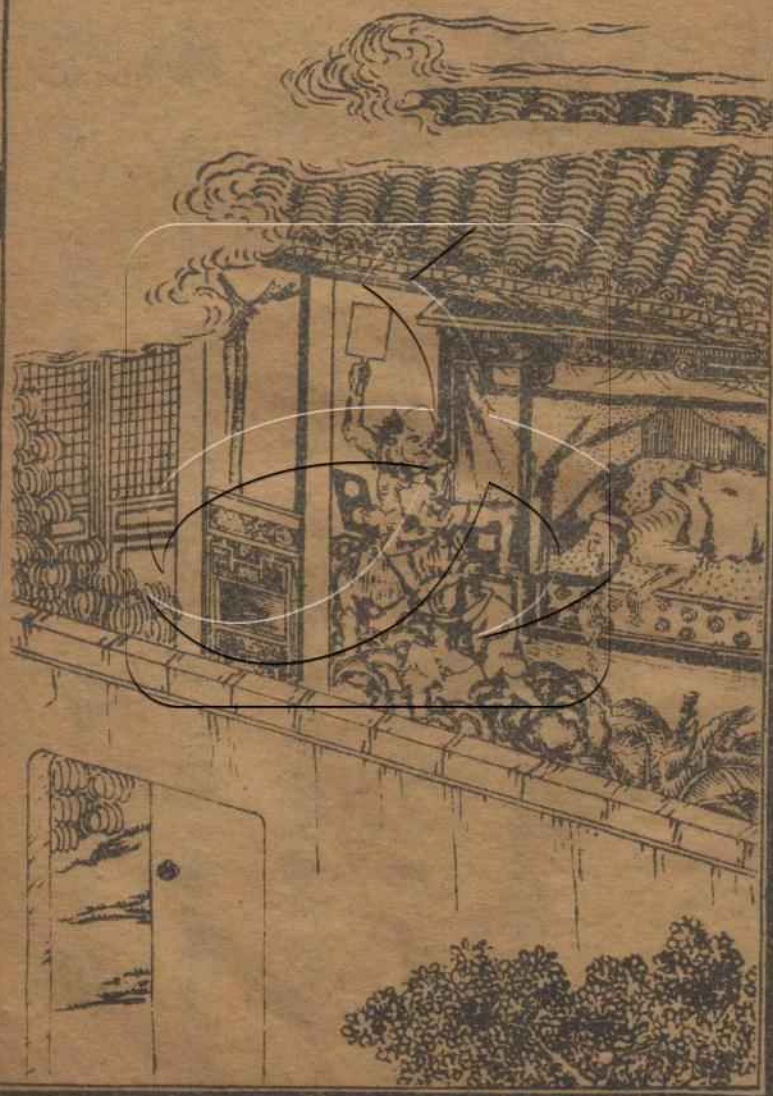
一生作惡萬千條毒
手傷人勝怪梟持刃
將身商割盡剗燒春
磨尚難饒



惡報張和為差役心惡毒肆張憲忠謂其殺人無厭儼如流賊也常坐酒肆茶館聽旁人說話以小摺記之生端詐害若不遂意或屬盜誣扳或命案牽累不破其家不止有一寡婦與幼女度日和百計謀盜強娶為妾並淫其女又疑婦有外情押縛四肢用麵杖通其私立死復賣其女為娼一富戶家臨溪畔適上流有屍浮下和冒認屍親誣指富戶謀殺監禁獄中詐銀數百兩賄屬某卒斃富戶於獄其子赴上控告和屬盜於山僻無人之處將其子推落崖岸而死致富戶一門俱絕一幼尼頗有姿色和兩度借宿強姦之尼不能拒焚香訴佛自縊師畏勢不敢報官一某典史與和相交甚厚每有詞狀和俱代為說合過付錢物均分某任滿積有千金挈家回籍和率無賴假云遠送至中途搶奪一空某因平時往來俱有筆據且微賁不應有千金不敢聲張負屈投河妻孥流落一古寺有銅觀音和詭云請歸供養截為數段賣銀入已一日和誕辰親友畢集正飲酒間和忽擲盃瞋目大呼曰冤對來矣量絕于地稍時作寡婦聲曰你強佔我母女又將我慘殺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躍起取厨刀自割其勢又作富戶父子聲曰爾謀我家財又傷我命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用刀割其耳挖其兩目又作幼尼之聲曰我出家

修行被爾強姦自縊我奉觀音菩薩法旨要爾抵命和連聲曰該抵用刀截其鼻
斷其左手五指又作典史聲曰我與爾相交只說爾是好人誰知爾包藏不良之
心害我身死家亡今日相逢叫爾一一現報和自用刀先割四肢次屠腸次刎斷
其首拋擲零落慘過碎割而死未一年家被火焚妻女不能自存遂為倚門獻笑
之事至今家無唯類報亦極矣

附秦檜墓在建康成化乙巳秋被盜發獲金銀器具鉅萬盜被執赴部鞠末滅其
罪蓋後世猶恨檜之惡也司寇餘姚滑浩大理姑蘇蔡西園昂作詩快之曰權奸
搆陷孤忠殘二帝中原不復還恨無英王即顯戮至今遺臭江臯間當時殉葬多
奇寶玉簪金繩恣工巧荒榛無主野人耕孤兔為羣石羊倒一朝被發無全軀若
假盜手行天誅嗚呼浙土鄂王墓松柏森森天壤俱錢塘夏惺齋覺世篇註證
秀水屠戶潘麟肆惡橫行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子告曰吾死至地獄見閻君閻君
言善惡之報毫釐不爽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無從曉諭以故受者
方苦作者愈熾深可悲憫今潘麟罪惡多端著令暫回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衆
遂操刀自割其陰自剖其腹自斫手足而死遠近宣傳觀者萬餘節錄



陰律從來至允平其中校
勘最分明劍林處見金華
入油界何當枉愛意隨深潤
前然霧湧奈何橋畔血風
腥犯輕犯重皆登記按罪加
謀不徇情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註自此至算盡則死言人一生所為日夜時刻上下四旁皆有鬼神鑒察也算謂壽數及享用衣食之類奪除而去之也犯輕者奪算亦輕犯重者奪算亦重過者無心之失神尚衡其輕重以奪其算而大奸大惡上干神怒立受顯戮不問可知
案祁天宗恃才放誕逢人自誇理學而所為皆詭僻不經尤不信鬼神常肆嫚罵讀書僧寺天雨新濕呼童劈木身靈官作祟夜夢紅幡執鞭之神厲聲叱責曰爾何無禮至此本應鞭擊爾死因爾前生苦志芸窗故今世具此聰明學問應科甲聯登祿入萬鍾遐齡壽考今爾狂妄誇大高已卑人冥司錄過依陰律勘斷爾應享之福已經削除一半此後若不知悔必罹重罰正無煩吾神之一鞭也天宗醒後不但懼且自述其夢誇於同輩曰邪鬼畏我矣眾皆匿笑其父喜讀佛書母奉觀音大士甚虔天宗乘母睡熟偷將聖像燒燬母流涕謂之曰爾作惡不悛只願你生好兒子天宗聽之漠然年逾四十屢赴棘闈不第心志昏迷貪酒戀色無所不至有名家少年子強誘難姦豈知引水入牆少年轉通其媳遂致帷薄貽譏一日白晝見二陰役持巨鎖鎖去帶至東嶽府發罰惡司議罪司官檢閱冥簿天宗

二十九歲應得舉三十歲成進士官二品七十八歲善終因其少時狂蕩減削其算晚年以舉人為司鐸轉知縣官五品年五十四卒於官緣四十以後作惡萬端日甚一日上帝震怒盡奪其算罰入九幽之獄萬劫不許超升天宗醒告家人大呼曰悔無及矣遂吐血而死遺有二子長歪嘴斜眼形如鬼類次子瘸腿折臂廢疾無用不數年而家落然矣

附宋遂州姜學士弱冠暴卒冥王厲聲責曰汝前生修善今世壽該八十有二中丁且進士官至列卿然不能戒殺且不合食牛肉以致算減祿絕旁有吏告曰陰府最敬寫感應篇及法華金剛經汝若發心可脫此厄還汝祿算妻如言哀求冥王乃令放還妻遂虔誠寫經及感應篇天願奉行復誓終身不食牛肉後官至翰林學士覺世真經說證彙纂

徐太史曰為一嚮牛肉自家斷送了一個九卿且斷送了六十二歲前生好辛苦積來今生好容易削去世人謂食牛亦尋常事冥罰未免太峻矣不知嗜食者以為尋常司過者不以為尋常也跋葉節錄

冥罰憑誰白世間森羅的的有刀山殺機及早生前轉那得人人盡放還徐太史詩



作惡之人天不容越
行奸詐越貧窮卑田
院裏饑寒者多是當
年富貴翁

算減則貪耗

註前言奪算之由自此以下至算盡則死則應舉奪算之事以明感應之不爽也
貪是無財耗是家破言不善之人天既奪其算則富者漸至於貧豐者漸至於嗇
必無仍加其祿厚其積之理所以動遭逆蹇禍目皆苦境也

吳庸言少時美丰姿有才識一相士謂之曰子骨格停勻乃享五福之人也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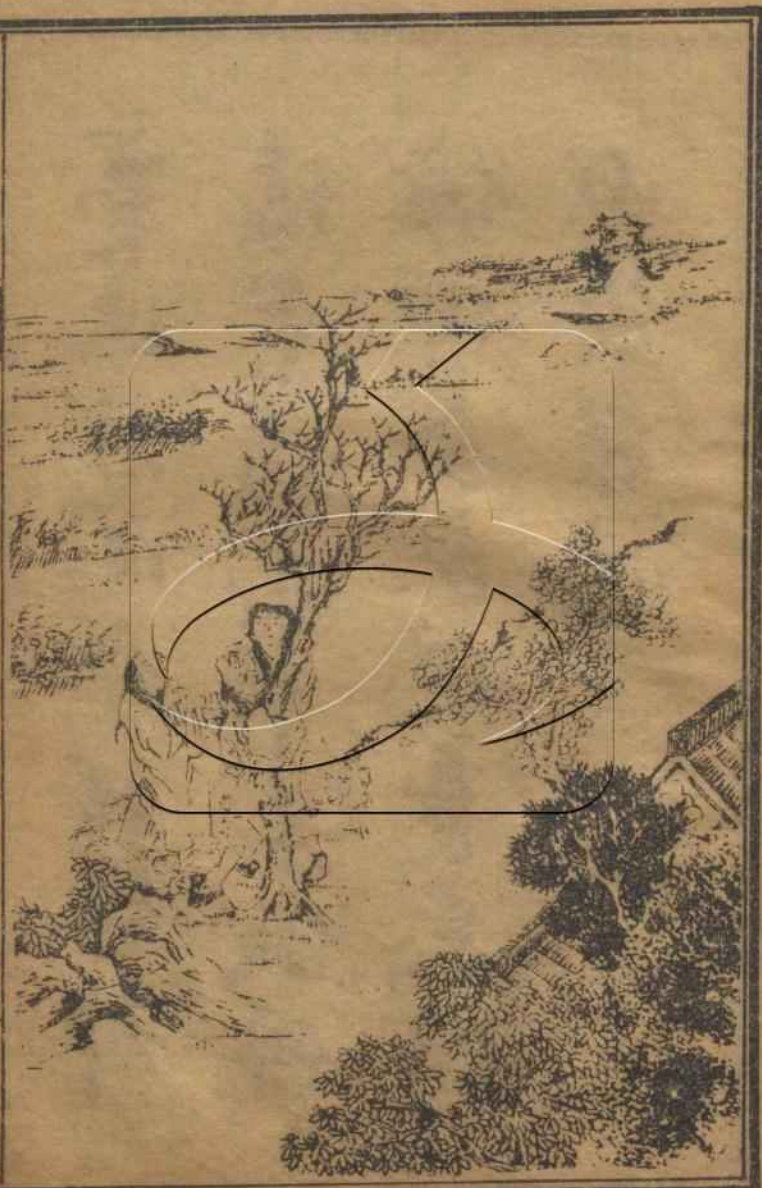
多作好事以避天麻又指其心曰只思此方寸之地難保不壞耳戒之戒之吳年
既長心計愈深或謀人田產或唆人爭訟或破人婚姻報復私怨或離人骨肉於
中取利種種作惡非止一端一日遇前相士大駭曰吾戒爾莫作壞事為何不守
吾言尊格大變矣惜哉吳曰吾日行善功時存善念一舉一動不愧衾影子乃有
此說吾所不解相士笑曰休得瞞我凡人有德則上天錫福現于面者必先華潤
澤子滿臉兒紋萬端苦惱行將至矣目前家業恐非君有也嘆息而去吳自念半
生所積粟可支十年衣可穿一世憑我心計何難累百而千累千而萬相士之言
未足信也豈知器盈則覆月滿則虧天不佑作惡之人田被水淹房遭火燬意外
花消破費之事接踵而來向之稱素封者今則一貧骨立矣終日愁眉淚眼如身

處地獄中。刻難甯耐。遂抑鬱而死。然則相奚足恃乎。

附宋奉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姦貪很愎。晚年益迷。妻子女淪喪。觸目無聊。因投詞龍虎山祈禱。夜夢神責之曰。汝心行俱虧。寧算盡矣。尚何禱為。未幾卒。感應篇集注下同。

郭郭罷標陽尉。動與物忤。親友俱疎。恍惚間常有二物如猿猴。出入無不相逐。諸所造作。如礙枳棘者。數年百計莫能絕之。郭後改過行善。一夕夢來告云。吾乃主世之虛耗者。君以隱惡獲罪。久乘君厄。渾不相離。今君行善。吾當去。君可安享矣。明陳智錫云。江南某翁。富甲一邑。刻薄殊甚。其館師看書至夜深。聞屋上有神語。一云某謀利甚刻。當焚其居。一云太輕。一云當絕其嗣。一云太重。一云然則與彼一凌霄罷師異。而筆記之。暗藏於標上。是日富翁從揚州娶一妓。號凌霄。百般耗費。生子不肖。傾蕩無存。後拆卸屋樑。見師所記神語。衆人知之。莫不歎息。覺世篇註證。

神語分明寄與師。使留果報示人知。倘能及早行諸善。應足回天賜好兒。徐太史詩。



蹇迹非因命裡該都
緣累積惡中來做饒
俯仰全無愧憂患何
由得繫懷



多逢憂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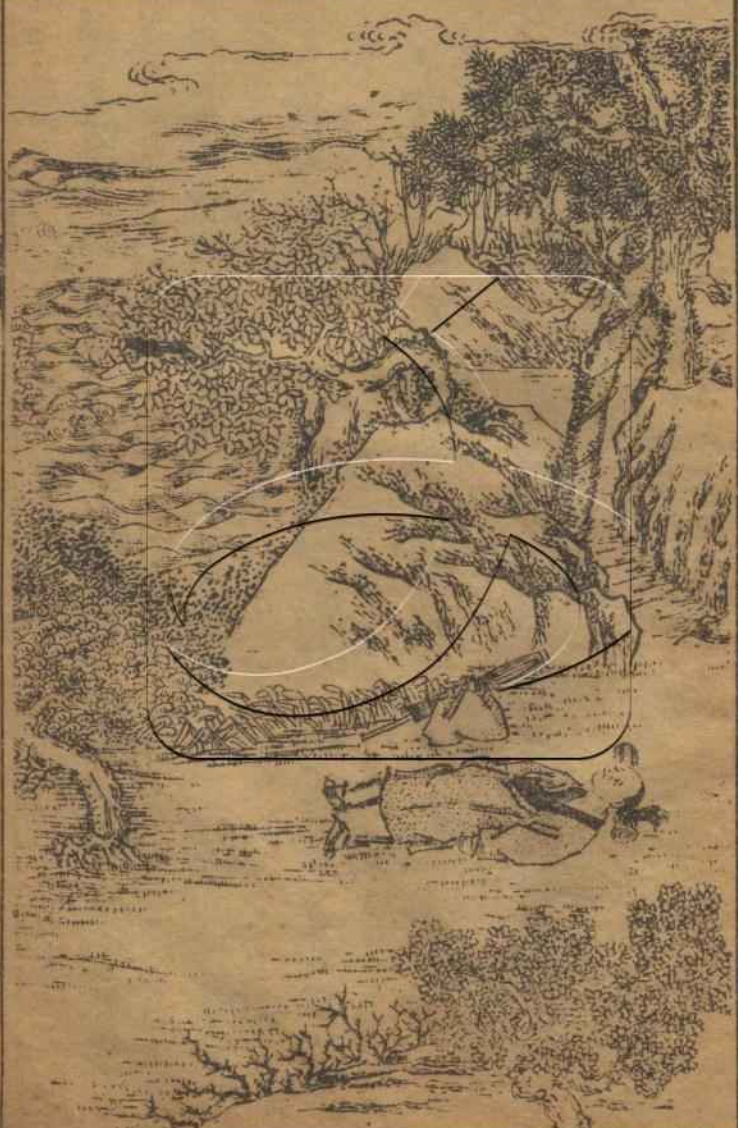
〔註〕憂從中出。患自外來。多逢言不善之人。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也。蓋憂患與貧耗兩相倚伏。貧耗而無憂患。則薄粥鷄衣尚可度命。惟貧耗而更加憂患。則身心俱病。雖處人世不啻地獄矣。

〔案〕趙豐言。燒磚瓦為業。縣中修內衙。給價短少。趙出言稍譴。適撫軍入境。詢及司書。邵豐年作弊。尹方懷恨。豐言誤聽。誤答曰。此乃大惡人也。撫軍諭解赴本衙門發落。尹遂出差。將豐言蜂擁擊解。及撫軍庭訊。驗其解批。乃趙豐言。非邵豐年也。即為省釋。而驚恐已受萬千矣。回家無費。只得步行。路逢數大漢。同至一莊院。呼茶。豈知大漢乃係夥盜。藉此探路。是夜其家被劫。有人在暗中看見。乃日間借茶之人。報官捕緝。眾皆逃匿。趙獨踴躍緩行。被捕擊獲。夾打備施。坐監二年。乃獲原盜。供明偶然相遇。並非同夥。釋放回家。貧無立錫。時方深秋。趙饑寒交迫。不得已至鄉間親戚處告貸。中途值雨。忽笠襖中鑽出兩人。光頂白衫。向趙拱手曰。君識吾否。乃君之好友也。趙含糊應之。攜手同行。兩人曰。君知此生多逢憂患之故乎。君前世為商。與同伴不睦。誤傳其落河身死。致其妻一痛而卒。陰魂抱恨。時刻相

隨君是以動遭坎坷。趙求解釋之方。兩人曰。易耳。但隨我行。立即往生極樂矣。行過河邊。兩人投水中。趙手攀枯樹不放。兩人用泥塞其鼻耳。趙遂昏暈。然心中尚明。不肯釋枯樹也。往來者見其抱樹如痴。面有泥跡。知係鬼迷。救甦。趙自是知前世冤愆。遂出家為僧。

附天光讚之父。自少至老。無歲無刑獄事。拊楊程格。虛不備受。光讚因詣臺相禪師叩問。是何宿孽。師曰。汝父前生善寫詞狀。唆人爭訟。故今生受此報。光讚求師救免。師令其父自看枷杻三日。向山陽朱在庵。生而體弱多病。母禱於神。願兒無恙。終身茹素。復親乳六年。至七歲方食粟。母卒時。在庵年四十一。半生多逢憂患。日讀感應篇。追憶二親。猛然悔過。乃編輯諸本。訂以已意。條分縷析。合三十三萬言。分為八卷。名太上感應篇說定。藉以補過末路。仰報親恩於萬一耳。順治九年。募同人刊施焉。由是否者漸泰。塞者轉通。蘭桂編節錄。

著書 天欲假虞卿。憂患餘生志竟成。濁世可憐塵滾滾。誰聞太華夜鐘聲。徐太史詩。



算減精神已索然。那能逢
世得矜憐。怪集到處人皆
憎。粥犬來時眾所妬。共里
隣朋羞識面。同胞兄弟亦
無緣。祇因作惡遭天罰。荒
島殘魂泣九泉。

人皆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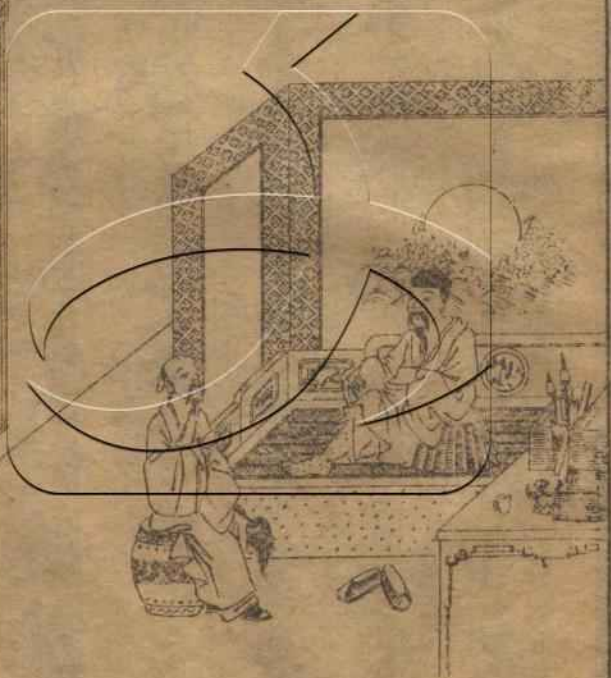
〔註〕惡者。為人所厭棄也。言人造惡多端。元神耗散。有一種敗氣。發於顏面。見乎四體。處處有惡煞。惡之笑語。則人惡其猖狂。流涕。則人惡其怨訴。即加意奉承。人亦惡其奸佞。蓋神斬魄喪。自不能與人相合。純陽祖師寶訓云。丈夫義不受憐。若為不善者所惡。正足以見人品。故面鮮媚藥。逢世無資。不足計也。經所云。人皆惡之者。乃算減之後。英華銷沮。天怒於上。人怨於下。故骨肉皆憎我之人。言動皆起憎之端。非端人正士。為羣小猜忌之謂也。

〔掌〕廣西吳元裕。秉性苛刻。聞人善言。毀為道婆。見人善事。笑為迂腐。甚至古聖先賢。莫不遭其訕謗。一日天暑。到廟中乘涼。恍惚如醉。見一奇形異狀。可憎之人。拱手告之曰。我在世。以陰計害人。以毒口傷人。為人鄙棄。不自悔過。反指天怨恨。觸怒陰曹。罰入黑暗地獄。苦歷八百餘劫。今已業滿。須得一人代抵。方得轉生。遍覓世間。惟君之所行。與我相同。欲求替身。非君而誰。遂近身擁抱。合而為一。元裕醒後。歸家。妻子怪其形變。覽鏡自照。見面目。彷彿與夢中人相似。一切朋友鄉黨。被其侮。嬖。原不往來。自此更遠遠避去。不與為禮。甚至同胞兄弟。亦惡如穢。真面加

頃叱更可異者元裕每清晨出門有遇之者其人是日必有意外懊惱之事皆畏如梟獍不敢近途間小兒莫不擲磚拋瓦聲相噉唾喝禁不止誠莫知其然而然也元裕家道本不甚豐自遭眾惡借貸無路遂至衣食不充貧窶萬狀有舊交耿直者獨不信梟獍之說見而謂之曰子何一寒至此吾泛海貿易船中皆外鄉商客不知子之行事或可相容倘得海外發跡未可知也遂為之指備行李方開舟而風浪大作船且幾覆眾客呼天懺悔風大浪甚耿直忽悟曰得無有梟獍在乎與眾言其故眾共推之上岸風浪頓息揚帆而去所推之岸乃係荒島並無居人元裕無處覓食餓斃島中

附宋寇準與丁謂同在政府天下知與不知聞平名必心許為忠蓋聞謂名必目為奸諛有一善必歸準未必準所為也有一惡必歸謂未必謂所為也
威應篇集註下同

郭霸以濫殺有功驟得五品經月即患危病臺官至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皆云不相放俄而霸以刀自刺乳下曰大快是夜卒是年大旱至霸死而雨足武后問外間有何事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中橋成郭霸死武后笑曰霸見憎如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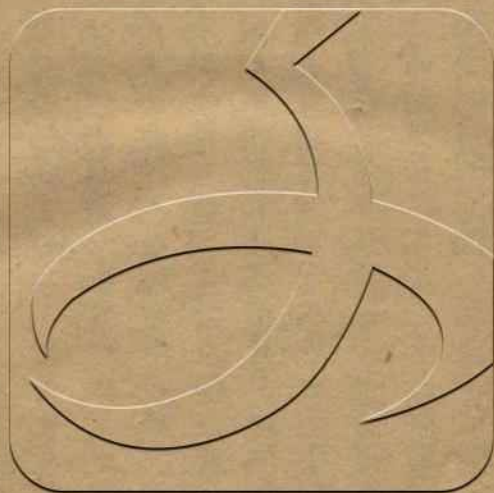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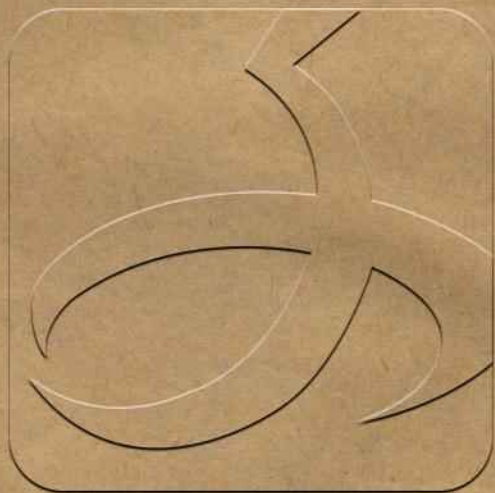


芸、傳賴盡其後休逞免
殘殺不辜我受刑時殊痛
楚我行重法彼何如
取禍原來有夙因其中報
應最分明禍人未遂先遭
既自既何嘗禍於人

刑禍隨之

註刑禍皆分天人肢體殘廢天刑也官棒捶楚人刑也火水瘟疫天禍也橫逆患難人禍也隨者跟定不離之意蓋奪算之人惡貫滿盈必招種種惡報所以刑禍隨之諺云人非欺心不受官刑人無隱過不遭橫禍其斯之謂歟

案張卜年天性刻薄職為侍御史好人罪會上殿奏事云天下壞人非重法不足以示戒嗣有犯者請盡行誅戮帝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王之存心也爾為此言即天下之壞人也叱之退一日承審重案因語涉親藩卜年不問是否奏置親藩於辟帝怒其離間着錦衣衛等交法司重杖一百血流被體死而復甦罷職閒居猶以不得行其志為恨旦夕懊惱手足俱患惡瘡疼痛異常如受拶夾者然延高僧到家祈禳僧曰官人居官多年得無有遺憾乎卜年告以前二事且曰吾為國家剪除惡黨非為私也奈何慘遭天罰僧曰世間壞人亦有差等豈可一概殺之上帝好生君此一念已干天和不少親藩乃帝室之貴焉可妄為波及君欲刑人而適以自刑欲禍人而適以自禍天報昭昭君之受罰應不止是也卜年不勝愧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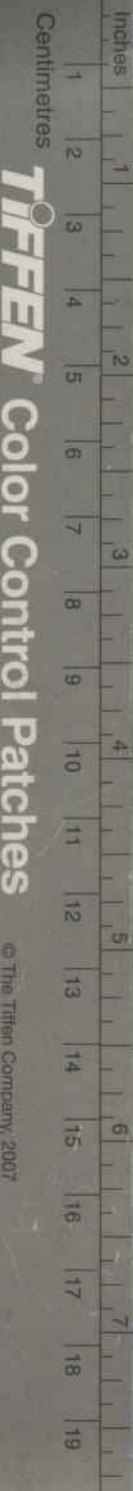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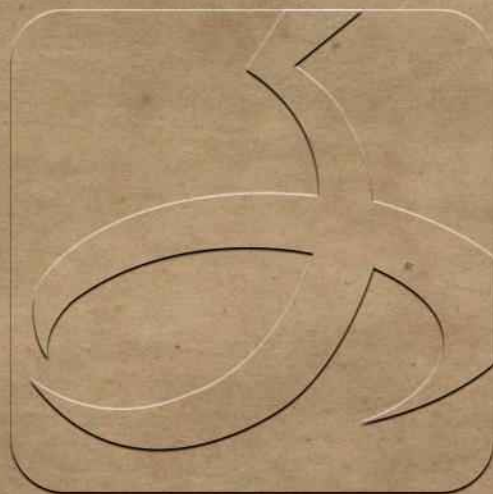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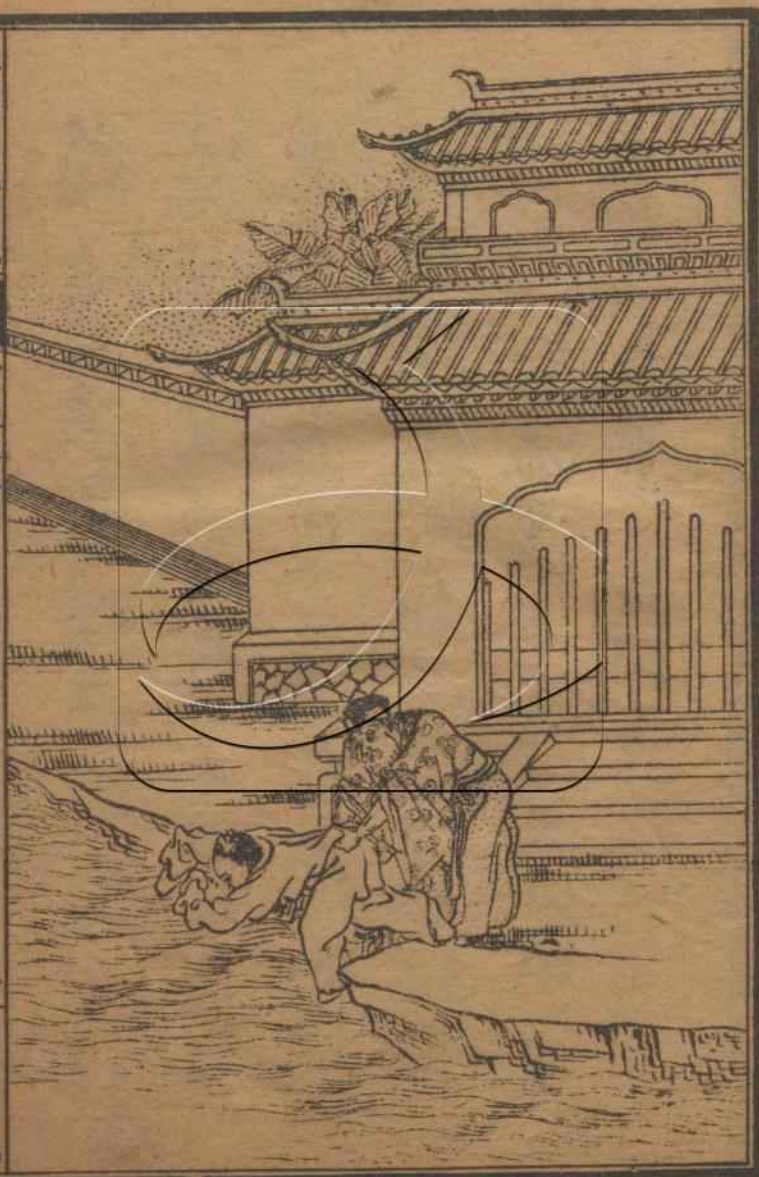
陳
建

弟

太上寶筏圖說

錢唐施善昌
謹題





積善天懷最暢作奸僞仰難
寬前生造孽爲多般無高偏
失意墮馬更羞顏
開聖道
逢水決投人却遇丁娘枉將
性命付湍湍吉星多漏照慶
事總無干
右詞臨江仙

吉慶避之。

〔註〕惠迪斯吉。積善召慶。乃一定之理。作惡之人。司過之神。既奪其算。使之負耗。以困其身。憂患以艱其遇。不啻於人。動遭刑禍。種種示罰。禍福已盡消除。自然吉化。爲凶慶化。爲禍若或避之。蓋人生吉慶之事。自有善神主之。君子動與善會。故能膺五福。享九如。彼造孽者。既有惡神相隨。自與善神相左也。

〔案〕李斌如。多才博學。兼善武藝。困童試二十餘年。知府張化鵬。愛其才。文試拔置第一。又以弓馬應武考。亦膺前列。人謂入泮無疑矣。及文宗按臨。斌如領卷入號。值天雨。足穿釘鞋。將卷置案上。低頭穿襪。卷落地。穿畢。覓卷已爲釘鞋蹂躪粉爛。哭稟文宗。因無換卷之例。被逐出武試。馬蹶損腰。不能入院。文武兩第一均屬無用。自是貧困無聊。親友爲圖一村館。可供餬口之資。及負笈到館。是夜忽發山水。一村被衝。自己書籍衣服。隨流飄失。僅逃性命回家。時知府張化鵬已陞廣東運司。斌如跋涉到廣。求其青目。張適丁內艱。已發程數日。趕至中途。稟謁。張見而憐之。曰。范叔一寒如是耶。吾在艱中。苦無綿袍之贈。有長子某。現爲杭州倅。暮中乏人。吾寫書與汝。到彼相投。藉筆墨之役。可權且安身也。斌如至杭。倅已病危。父書

亦不能閱。家人留居外室。不數日。倖復發。試如舉目無親。將投錢塘江自盡。有一人長鬚修眉。形貌甚古。急忙救起。試如哭訴生平守分。並無過惡。屢遭天罰。好事成虛。其人曰。上天仁愛。豈有偏私。今之建高牙。豈大壽。累禍而生。列鼎而食者。皆前世積善修來。而飢寒凍餒。投人不著。亦係前生造惡所致。子今世雖然無過。前生必是造惡之人。若今生頃遂不滿。貽來世累矣。惟存好心。行好事。讀好書。做好人。痛自懺悔。庶幾殃退吉來。災消慶至。誠如聞言。遵行。後獲登第。

附吳郡陳生嘉猷。多疾。親子頻困。秋試。乃幡然遷喜。彙集感應篇註解。刻施音勸。且多行篇中善事。至萬曆丙午。高中北闕第三名。連舉丈夫子六。長季俱登科甲。餘亦蜚聲黌序。感應善過格。

徐太史曰。前半生多病乏嗣。屢困棘闈。所謂吉慶避之也。後半生登第多男。接踵科甲。所謂福祿隨之也。禍福在天。而所以轉禍為福者。誰哉。

天香滿袖躡蟾宮。又報泥金步乃翁。寄語寒儒袍客。不須遑海哭秋風。徐太史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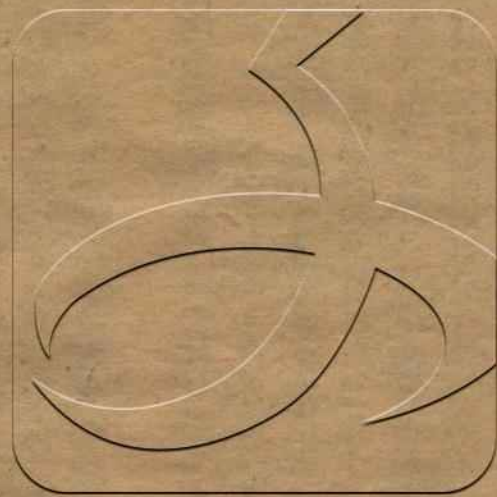
天有惡星懸象明。人以惡
感星以惡臨。以惡格惡如影
隨形。環都肉子姦竄屍沈。雖
逃王法難免天刑。一生困厄
半世飄零。冤相報累及
東生

惡星災之

〔註〕人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皆有星主之。為善則有吉星照
定如紫微玉堂天貴天富等星是也。為惡則有凶曜相攝。如喪門吊客計都羅喉
等星是也。善惡相感不爽毫釐。故聖人在上。景星含輝。賢人所居。奎躔呈瑞。若作
惡之人。乖氣致沴。謫見於天。惡與惡感。故也。世人不明此義。而徒仗巫師禳解。亦
何益乎。

〔案〕周承謨貧苦困躓。親友盡疎。家人二十餘口。數年間喪亡殆盡。口舌官司。疾病
災傷。年年不脫。周自知命蹇。遇事收斂。而意外之禍。不期相值。人皆呼為倒運鬼。
謂其一生無善狀也。乃詣上清宮求道士禳解。道士俯伏良久。醒謂周曰。適奉帝
旨。赴陰司檢汝惡籍。黑簿所載。諸惡皆可饒恕。惟十五年前。孫家花園之事。上干
天怒。特遣惡星時時相隨。爾將墮入畜道。尚冀福報乎。周不覺悚懼流汗。蓋其十
五年前。曾偕友人孫姓。花園習靜。鄰有小婦。與姑不合。乘夜奔逃。周適步月。誘而
閉諸房中。姦宿數夕。後聞其姑報官。搜拏。周懼禍及。醉媳而推之井。壓以大石。幸
條空園古井。獲免敗露。而一生困躓。惡星為災。所由來也。周後日見冤魂索命。抱

石投河死。



太上寶符圖說

算盡則死



五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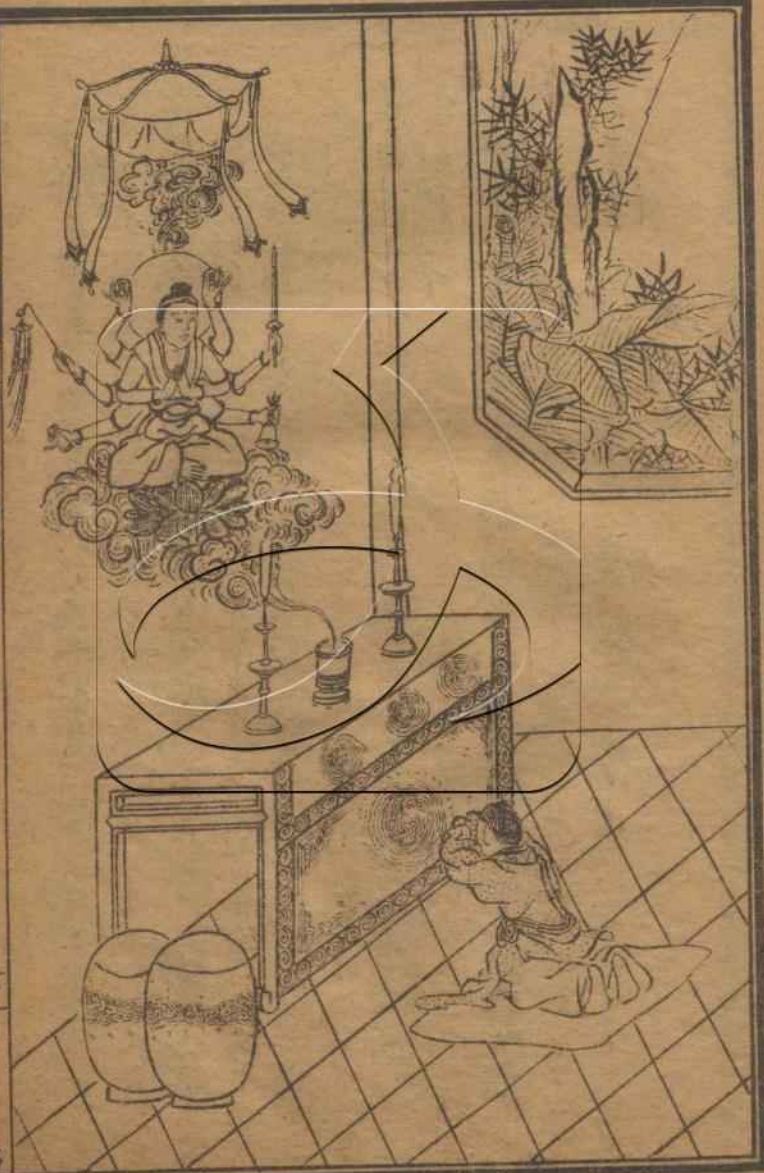
花柳叢中命易戕，千生一
擲業消亡。誘人嫖賭無良
甚，天罰加時何屢防。
休將重利剝貧民，物類雖
殊共此身。任憑珠玉兼
殺請君試看趙主生。

算盡則死。

註：盡謂奪之盡也。死，非正命之死，蓋橫也。天也。極言作惡者。今日以某事減算，明日又以某事減算，減奪不已，會有盡時。夭折橫亡，無術可免，真可哀也。且一死之後，更有三途惡道，或落地獄，或墮餓鬼，或變畜生，冥律森然，又非一死能了賬也。
案：前朝有趙春生者，內懷奸詐，外面待人一團和氣，非笑客不開口，且善揣人性，格曲意奉承，故見者莫不傾倒。平日與走陰差名活無常者相善，託其到陰司查伊壽算。差回賀之曰：「某煩掌筆者檢籍，君壽九十四歲，令子三人，家計萬金，衣食享用不盡，全福人也。趙自此經營稱意，連生三子，遂時陰籍有定，漫不修省，局騙刻薄，奢侈之事，靡所不為。年登五十外，三子相繼夭亡，身孱弱多病，家業漸耗，復尋無常問之。答曰：「陰籍豈有不驗之理。吾近照掌筆者云：君數年以來，設局誘賭，於中取利，致人夫妻反目，父子乖離，削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漁色哄嫖，致人傾家蕩產，又削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至違禁滾放利債，過分烹宰生命，皆干神怒，又削壽二十年，減盡衣祿三途非遠。君何不懼，趙不明三途之說，固問之無常曰：「吾已奉差，君可沐浴，今夜來我家一同赴冥，當知君之受報。」趙如其言。

至夜過其家。無常令趙閉目存息。夢至一大衙門。建牙列戟。如王者之居。與無常同進。過無數房屋。見有大廳九楹。瓊瑤為柱。白玉為梁。華彩異常。榜曰旌善。內藏蟒袍冠帶。金銀寶貝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行善。轉生當享此報。文朝北幽暗處。有破屋六楹。榜曰罰惡。內藏皮毛羽鬚。鱗甲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作惡。轉生當受此苦。遂同出府。見一大河。有畫船一隻。載男女十餘人。或衣白。或衣黑。或衣花。繡吹彈鼓唱。招趙登舟。無常喝曰。時尚未到。爾先往。伊後來可也。遂醒。無常曰。君見否。死後當作舟中人也。趙曰。死而如此。亦不甚惡。無常曰。彼等投胎猪腹。入世一載。即受宰殺。其苦無比。何快樂之有。趙追悔不及。

附昔有布政某。巧於貪饕。積財至數十萬。及敗。巨歸。買良田十萬頃。富甲一郡。其祖父屢示以夢。言冥譴將至。速捐財以行善事。或可挽回。天怒某知而不信。止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夭死。某亦染癰瘡。不食。媳婦頗著醜聲。不數年。家資已盡矣。某臨危時。忽張目大呼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宣。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覺世篇註證又入鑑。



旅中有病匡林進藥
求對症方骨肉消沈
鬼夜哭始知國莽自
招殃北斗高懸夜氣
清欲收霞潔感神明
那知禱祀全無用不
信請觀李赤城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註又字承上司過來言不善之人不但有司過之神鑒察報應其頭上又有神為之糾察不可不時加修省也三台星名北斗神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壽夭富貴貧賤之事凡人有罪皆錄惡籍量罪輕重奪其紀算至一年其人坎坷多事五年其人災衰疾病奪至十二年其人困窮或遭刑獄而死蓋罪與過不同惡之大者為罪則奪紀惡之小者為過則奪算十二年為紀百日為算

案李赤城經紀小氏一生事北斗甚虔每逢斗降之辰必齋戒更衣北向四十九拜至心諷誦斗經寒暑不輟一日販貨至河南見一蛇肚腹膨脹就林中青草擗之其腫頓消逡巡遊去李具其異報草藏之又使他處貿易同寓有遠客患蠱轉牀褥勢甚危險李念所藏之早晚消蛇腹必能治人煎一碗與客飲之夜半不聞聲息祇聽客床有水滴之聲秉燭往觀客骨月盡化為血水床上祇存頭髮一縷李恐禍及即刻束裝乘五更辭店主遠遁店主早起開門見蠱客消化不敢查究因並無家屬跟尋事遂寢李後歸家謹密其事妻子面前亦不敢說一日禮斗至夜半斗娥現形謂之曰爾一生事吾極為誠敬已註爾福壽數年前用藥枉殺

病人雖係無心之失。然以人命輕試。作大惡論。三台之神。已盡奪爾之紀。算矣。吾不能曲法宥汝也。李涕泣求救。不允。計李一生度事。斗神偶以救人之心。成殺人之事。尚遭上天譴責。况顯為不孝。而干天之怒。又當何如耶。

附甯波士人孫厚。字季遠。家貧。渡江。居家。萬曆二十二年。失館。流寓杭州塘栖。傭書張氏宅。一夕有少婢奔焉。厚叱之曰。感應篇謂三台北斗及三尸竈神。隨身記過。豈夜闌人闌而神祇弗知乎。力拒之。婢往同齋西席宿而去。未幾西席回家。疽發背死。主人聘厚。厚以故欲辭。主人重其將且。固訂乃許之。及歸。遇其叔於江口。叔賀曰。吾因兒病。禱於城隍廟。夜夢城隍神中坐。呼吏取飢死籍。改注出者。唱名校對。十餘名。後聞唱姓名。我潛問吏。孫某何故改出。吏檢籍曰。此人注定四十六歲。客途飢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張氏婢。天曹已改入祿籍。增壽三紀。我是以賀也。厚聞之神悚。由是奉行感應篇益力。每歲延聘者。修儀約百金。家漸腴。年邁古稀。無疾善終。壽世慈航。又達色編。

何遽青衫娶九泉。鬼門關畔枉號天。火坑片晌回身快。再活人間廿四年。徐太史詩。



不守庚申更不疑此心常與
道相依三尸縱具如黃舌敵
向天庭播是非
從寇皆因為奉親一朝轉念
即忠臣身任家奴甘心死羞
殺當年拜賊人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註重言又見可畏之甚也。三尸人身中自有之神。即是精氣神之所聚。分而為三也。庚申日諸神上天奏事。三尸神乘人寐時亦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故學道之人有守庚申之說。永夜不眠。令三尸不得出。久則滅除。雖然若未能修德。徒守庚申。祇增罪過。何能令三尸勿言也。

案明末劉國能少年任俠精於弓馬。拜號射塌天事母至孝。崇禎時天下荒亂。劉不忍母飢寒與眾少年相結為盜。得財奉母。雖為閭閻賊部下。而所到之處不殘殺姦淫。時督帥立旗招降。劉遵母命歸誠。由微弁遞陞副帥。當統兵至太行山。扎營崖畔。帳中假寐。夢有三人一衣青一衣白一衣黑。謂劉曰。吾輩乃三尸神也。今逢庚申日。應上天奏事。世人皆謂吾神喜言人罪過。不知人有一節之善。何嘗不據實入告。豈有隱善揚惡之理。子為母無養。雖不得已而為盜。却不殘殺姦淫。自投誠後。効力行間。頗著忠勇。種種好處。吾神已上達天庭矣。茲值此極真人主世。以子之才。可拜將封侯。若不知變通。禍將不測。子欲封侯拜將乎。抑欲作不朽之人乎。劉夢中流涕曰。吾犯彌天大罪。蒙朝廷赦宥。待以不死。且官至統領。常願殺身

圖報。今母已終年。此身乃報國之身。異日史冊列一名足矣。不願得封拜也。三尸神相顧而笑曰。好好。後流盜老回。降而復叛。劉平兵勦之。賊設伏以待。遂被執。誘之降。不屈。罵不絕口。賊衆大怒。肢解之。後人於其處立廟祀焉。

〔附〕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夜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神逐日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亡子三。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文昌化書。救劫寶章。

福建呂青。好談人閨閫。偷窺婦女。抑塞名場。家亦零落。二子俱歿。青暴卒。見其祖父怒曰。我等數代積善。報在汝身。發達誰料。汝心愛色。汝口造孽。福將折盡。恐汝再犯淫惡。絕嗣哀懇。冥王拘汝到此。一看便知利害。旁一吏曰。淫惡陰律倍嚴。凡人一犯淫事。三尸神自首。竈君城隍申奏。隱漏便是大過。試看今日發落。便知少頃。鬼卒帶衆淫犯跪下。冥王一一判斷受罪。青有畢聲。懣懣得悔過自新。冥王乃命放還。後刻遊冥錄勸世。遂生二子。節錄。



除夕千門爆竹喧。孤燈點淡
信。凄然半生虛。做多逢困
一念真誠便。悔過何
難消宿孽。改行自可蓋前
愆。連生二子皆麟鳳。五福全
膺享大年。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註。月盡之日也。竈有三十六神。在天為五帝真符。在地為五音太歲。在家為五祀竈君。司一家良賤之命。人有罪過。纖悉必記。每月晦日。詣天奏白。按輕重而加之罰。作惡之人。不過取快一時。豈知竈神森然鑒察。却於何處逃匿乎。

要。鄭世修多才博學。名噪庠中。自負取科第如拾芥。同輩聯十善會。一戒殺。二戒淫。三戒口過。四買物放生。五敬惜字紙。六周恤孤寡。七掩埋枯骨。八勤教後學。九過鄉里爭訟。從中勸息。十逢朔望持齋誦經行之多年。並無報應。年五十。屢赴棘闈不第。止得一十七歲子。頗聰慧。忽患痘疹。殤鄭自傷多年行善。反膺重罰。乃為詩告竈神。有看來司命多聾聵。不解從公佑善人之句。時值臘月除夕。鄭與病妻。孤燈對坐。無聊之極。仍至竈前。朗吟前詩。恍惚如夢。見一衙署。有老人白鬚。方巾兒服。招鄭至內。選之坐。曰。吾司命神也。承君佳作見責。今特為分割。鄭知是竈神。流涕叩頭求示。老人曰。凡人欲得福祿。必有真正善事。君返而自揣。善事安在。屢屢歸怨神道無靈。逃禍不服。尚冀美報乎。鄭曰。吾多年聯十善會。豈盡屬虛假。不蒙天佑。而反受罰。神道之靈。安在。烏能無怨。老人笑曰。無論君之所為。種種愆。

尤即以十善論如戒殺一條。君為寒士。伏臘宴客。不得不儉。倘囊有餘貲。豈能持齋茹素。且蝦蟇之類。常登庖廚。彼獨非生命乎。以云不殺。其誰信之。流盼少艾。戀戀不捨。如有邪緣相湊。能坐懷不亂乎。有登徒子好色之心。託為魯男子以邀譽。直欺天耳。放生惜字。君不過隨人俯仰。眾不舉行。君亦罷歇。君有寡嫂。不能存活。孤兒現無營業。君今置若罔聞。不過邀眾聚飲。遇孤寡者給以分文。據眾人之功。以為己有。乃鬼神所最惡。口過一節。君雖極意警戒。然往往遇事譏彈。出於不覺。大傷忠厚。惟埋骨一事。眾皆忌其朽穢。君獨親身照管。稍有功德。今埋骨之所。已經盈滿。君並無安插之計。亦未了事也。君現為塾師。生徒功課。何嘗認真。鄉里爭訟。君遇有不平。反為加石。何嘗勸息。祇於朔望。燒香禮佛。乃婦女之見耳。何功之有。君從今刻刻改悔。切勿自欺。切勿自墮。痛除求名邀福之心。實實落落。以聖賢為己任。自然感動上天。護庇無窮矣。鄭於次日元旦。對神懺悔。實行善事。次年即連生二子。俱聰慧登第。夫婦猶及見孫。

愚按。竈神黃帝時已有之。普願廣告四方。竈神用事之日。不宜刮鍋冲犯。每年八月初三神誕日。各家宜齊心虔禮。切勿殺生。慎之戒之。



佛告諸菩薩。善者福之集。
云何得長壽。五福皆空寂云。
何奪紀算。作惡無休息神道。
暗權衡。較量無差失云。何得
消除念彼觀音力。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註總承上三節。言鬼神鑒察。大小之過。皆不可掩。而奪紀奪算。確乎不爽。以足前章。依人所犯二句之義。過乃過惡之過。非過失之過。即下文自非義而動。以至終篇是也。

案浙東有婦人。至岳廟進香。見廊下判官。視之而笑。婦懼回家。是晚方就寢。見前判官穿繡袍。來至牀前。謂婦曰。我與爾有姻緣之分。今來相就。婦拒不從。判官扯婦出門。大呼家人。並無應者。兩足御空而行。至一浮屠絕頂。住下。其中衾褥皆備。遂為夫婦。判每日清晨。下塔。袖菓餅等類。歸以飼婦。婦一日向下間望。見判過往來之人。有向之拱揖者。有遠遠讓道者。有摘其帽。扯其衣者。有推之傾跌者。婦不解其故。候判歸。問之。判曰。為吾拱揖之人。或星辰降世。或累劫修來。後日高官大爵。福祿綿長。吾安敢不敬。其讓道之人。生平循謹無過。應享衣祿。吾亦不敢侵犯。惟作惡之人。頭上俱有黑氣。惡之小者。黑氣高一二尺許。陰司則奪其算。惡之大者。黑氣上冲霄漢。陰司則奪其紀。奪紀奪算。俱按黑氣而權衡之。故吾亦得來機而戲弄焉。婦曰。欲解黑氣。當如之何。判曰。惟勤修善事。虔誦觀音經。則黑氣消。而陰律

滅矣。婦自念身陷塔中。欲歸無路。發願念觀音經。以求解厄。甫動念。判曰。爾今有大士保佑。吾不能為爾夫矣。仍御空送回。婦見已身。卧床上。判推之入竅。遂甦。蓋判前之所攝者。乃婦之魂云。

附善化鄒登龍。生平最喜閱感應篇。大書長箋。懸家堂中。捐館日。呼子相曰。我遺田產。聽爾守否。所遺堂上福田一紙。爾當終身服膺勿失。日後兒孫受用不盡。時相年稚。不省長而沈迷酒色。所行事多與感應篇相背。至雍正十三年病卒。魂攝冥府。見殿側懸金字感應篇。跪拜痛悔曰。相若早聽父言。今何得到此。啜泣不止。隨有吏呼至案前。跪下。主者曰。查汝生籍。應七十二歲。因違父命。不奉持感應篇。故削去四十二年。今既痛悔前非。仍發還陽世。勉承先志。還汝壽數。凜之。遂甦。敬信錄。

徐太史曰。世上腴田。守之足以資衣食。而身不死。紙上福田。守之足以全性命。而心不死。心不死。膏粱之身。亦塊然生矣。况腴田遇不肖兒孫。豈能長守。嗚呼。如鄒公之式穀後昆者。有幾人哉。

鐵面閻羅豈有私。堂堂父命棄如遺。福田到死方知種。多少黃泉尚未知。徐太史詩



吾身自有長生藥何用爐
中覓九還坎兌離龍皆外道
善功圖要印金丹
問心無愧印真仙眾惡消
除善自還鬼神欽絕紀
算何須此外覓延年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註此亦承上起下之詞數百事者即下文自非義而動至殺龜打蛇等類是也前曰減算是教人知所戒茲曰長生是教人知所慕先須二字又啟下文千善百善之義蓋未立善先須避過過除而後善立也今之求長生者徒恃服氣藏精燒丹煉藥謂神仙可到不知此皆外道也惟戒慎恐懼一切妄念纔萌即覺纔覺即滅令心如明月境如止水則言動舉止自然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福祿永貞無奪算奪紀之患矣

蓋昔有兩道士慕長生之術相約入終南山尋仙訪道初進山數日尚有人家再進數百里則絕無人跡但聞虎嘯猿啼兩人心無退轉捨命前行攀藤附葛至一山頭遙見炊烟竭蹶至其處一山穴中有老人身如樵木筋似枯藤兩睛皆深碧色席地炊者驚曰爾輩從何處來兩人叩頭曰弟子有志大道未得真傳今遇神仙願求指示老人笑曰大道人人皆具歸而求之自有餘師爾輩但能勤立功行則塵市中亦是神仙窟宅何用遠涉兩人又問欲立功行何事為先老人曰先須改過諸惡淨盡自然萬善圓滿已往之過不使再犯現在之過痛自禁絕未來之

過加意而預防之。則造命延年。自我操之。便可出離火坑。直上天堂矣。此地非爾所居。宜速去。兩人再拜而還。克遵老人之訓。後成仙道。

附：上虞監生劉某。其父曾為按察使。某讀書有文名。久不得第。其族兄某暴死。後忽活。語家人曰。昨死。去見冥王。先於廊下候唱名。廊旁有大簿。偶抽看。見族弟名。即監生也。大書一生祿位。該二十五歲中舉人。連捷成進士。歷任至八座。壽八十四。二子俱進士。又於上逐筆勾去。細註云。某年月日犯某事。削一子。又某事再削。又犯某罪。削進士舉人。又某事。削壽。後竟削奪無餘。方看畢。王升殿唱名。因問曰。適見汝弟簿否。汝命盡矣。今暫放汝歸。傳語人間。以知惡報。乃遍告親友而歿。時監生方應試。無恙。明年夏。病疫暴死。

世篇註證下同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曰。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為功。汝其慎之。嘗有士夫往謁。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將死。安望長生。問其故。曰。凡人作一虧心事。則神縮一寸。彼神僅數寸耳。後果如其言。



是道勇往踐履非道切勿
胡行陰曹榜已註分明報
應昭有準 鄧氏子孫昌
熾馮家後代無虧休言造
物有偏心善惡馮心君自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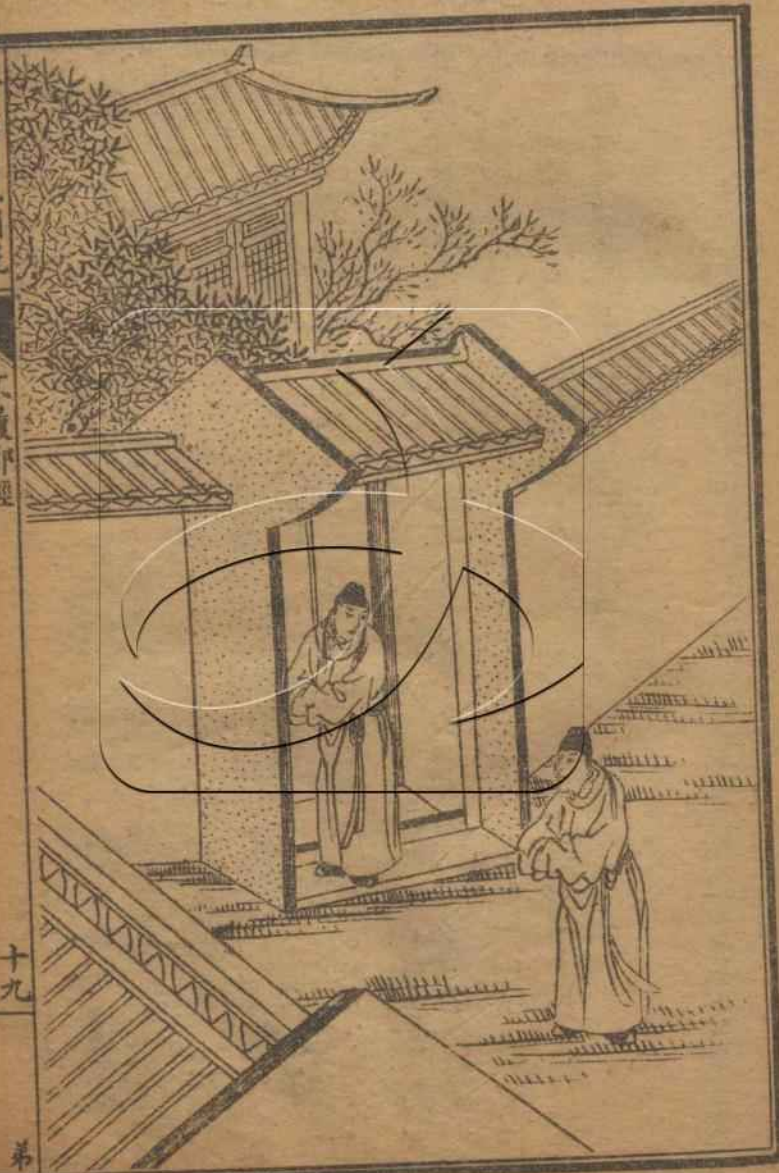
右調白蘋香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註前歷舉為惡之報欲人知所警戒此則歷舉為善之端欲人知所奮勵道猶路也進猶行也退猶避也順天理合人心坦平正直即是道當勇往而踐履之逆天理拂人心荆棘險阻即是非道當深惡而禁絕之六則字有毅然不可萎靡之意
案山左鄧善心開酒米店雖編戶細民一生忠厚正直從不欺人亦不自欺人皆以長者稱之嘗謂子弟曰吾不讀詩書不知聖賢之道幼年曾看格言有不可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可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吾奉此兩言時時警戒是以獲免罪愆時同里有馮姓者亦開酒米店嘗聽人講三國演義曹操有言當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馮欣然大喜曰處世者不當如是耶於是逢人即談此二句一日被攝至陰司見一衙門東西兩廊掛有榜文東曰行善之報首列鄧名下註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子孫顯貴西曰作惡之報首列馮名下註甯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子孫絕滅稍時冥官陞座馮辯曰我與鄧同業生理彼此皆口頭話何至報應懸殊若此官曰彼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即感應篇是道則進也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即非道則退也乃聖賢中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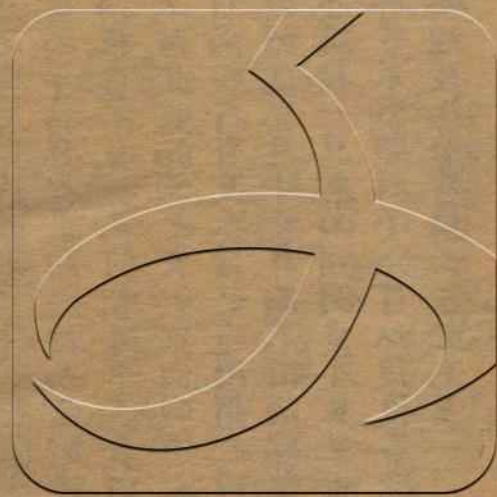
得不昌其後子聽三國之事欲學曹操與感應篇全然相反乃惡人之尤安得不
 受惡報叱鬼使帶還後鄧子發甲馮終身貧困無嗣
 附楊州錢道生幼喪父母又無產業見有無賴棍徒羣聚謀盜某商家道生意欲
 同往有友陸志潔素行端方見其與棍徒聚語私挈其衣至無人處告之曰做人
 第一要學好這等無賴人切不可交貧富是前生注定倘若生不肖事錢財入官
 性命不保可知上有天下有地明有日月幽有鬼神鑒察善惡不如腳踏正
 路還有個出頭日子道生羞慚是夜閉門不出三日後商家被盜地方官緝獲棍
 徒七人一併治罪道生驚悟自後出入常與正人相處宜興蜀山金鶴齡無子見
 其誠實贊之為婿盡以家貲付之此雍正元年事湯西巖人鑑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遵道而行每日焚香感謝清福妻笑曰清福安在曰
 幸生盛世不見兵革不致饑寒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享壽百二十歲
 朝廷月給養贍賜克循天理四字匾額



茫茫前路欲何之見
得令明自不迷一失
足成千古恨休教臨
險勒韉遲

不履邪徑

〔註〕履行也。徑路也。邪徑非理之地也。二字所包極廣。路頭走差便是大錯。一朝失足。遺恨終身。可不慎乎。玩不字。有用力禁遏裏足不前之意。
〔案〕陳秉義一生端方不苟。跬步不敢違禮。曾記其兩事。雖近迂濶。而言則可採。故特記之。以為守身者之鑒。義所居之宅。前為大街。後鄰僧寺。其父一日與僧手談。著人向義取基杵。義兩手持杵。從前門婉轉而至。父怪其來遲。義告以由大路之故。父曰。爾若從後門來。豈不直捷。為何舍近求遠。義曰。行不由徑。聖人取焉。走後門與徑何異。是以不敢。父笑而頷之。又與眾出城。值大雨。眾皆奔小路歸家。義獨高視濶步。從大道冒雨緩行。有友人留之避雨。謂之曰。事有經權。有是哉。子之迂也。義曰。今之娼樓妓館。迷戀其中。喪身而不惜。酒肆賭場。呼朋引類。傾家而不悔。以及趨炎附勢。甘逐腥羶。一旦泰山傾倒。累及身家。世人貪而不悟。皆緣小事之迷。後來致成大錯。吾豈不知趨行小路可以捷獲。第欲謹小防大。慎微防鉅耳。友不勝嘆服。義後以明經授徒學者。稱為方正先生。



風雨潇潇。靜掩門東。隣有女。
夜來奔魯男。自是無情者。
莫與襄王一概論。
理念消除。總念存。莫將勾
引。怨摩登。佛光朗照三千
界。對此心如皎月澄。

不欺暗室。

註暗室。隱僻幽暗之所。衆人耳目不及之地也。欺。喪心之所謂。人能於無人之處。見可欲而不動。把持得定。便是克己工夫。超凡入聖無難矣。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即此意也。

案北宋末汴梁劉貢士。曾借富人五十金。赴廣文之任。後值金兵擾汴。富人家破身亡。妻孥饑寒待斃。劉任回。祇剩七十餘金。悉以給之。富人之妻不知其夫在日有此貸也。其子劉體仁。尤端方正直。嘗借讀書房。近故守備黎姓之家。備沒遺有室女。年十七。美姿容。善詩畫。臥房與劉書室僅隔一牆。女從牆隙窺劉。見其風神秀逸。苦志讀書。私心眷戀。伺劉書聲停歇。隔牆歌云。惆悵無情不相顧。空勞神女盼陽臺。冀劉聞之。劉專心攻習。竟不聞也。女情不能已。用緩巾畫一鶯。題詩於上。從牆上擲過。其詩云。白衣指日換金衣。開口如啼却。不啼。自是傍牆飛。不過。休悲無樹借君棲。劉檢得。並不在念。女知劉老成端正。託身之念愈專。時值初秋。霖雨連綿。夜間牆傾。女遙見劉房燈火尚明。乃赤體相就。劉正收拾書籍。忽見女來。驚慌無措。但連呼云。使不得。使不得。女笑謂劉曰。以妾之才貌。非君莫可作配。冒恥

相就實為終身。君何太忍。劉無奈。開門冒雨至佛殿躲避。時佛前琉璃半明半暗。立未片時。忽然放白毫光。纖悉畢見。劉於光中。自覺俯仰無愧。心境坦然。自言曰。方纔暗室。若有所欺。此時何以對諸佛菩薩。異日歸家。何以見父母乎。候至天明。別主僧還寓。女候劉不至。抱慚而去。從此改行守貞。是秋劉中亞魁。次春聯捷。殿試唱名第一。赴瓊林宴。見同年許生。年少才優。因為女作伐。女得歸許。郎才女貌。琴瑟和諧。享封誥之榮。終身感劉不置。

附劉公諱理順。河南杞縣人。少年館於巨室。東翁採一家生。端慧幼女。令傳館餐。夜則卧公榻側。意在贈公也。越三年。公辭館。屬令擇配嫁之。東翁曰。先生帶去為側室可耳。公曰。翁以我為小人乎。我實不敢一犯也。東翁歸。令其妻驗女。果猶是處子也。東翁佩服不已。因贈詩曰。冶容堪愛又堪憐。三載隨君一室眠。情近坐懷從未亂。方知柳下不虛傳。公答詩曰。誰謂妖嬈我亦憐。情牽不動只孤眠。席前有妓胸無妓。明道於今語尚傳。公後狀元及第。居官時。值閹寇犯都。自題絕命詞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予何不然。遂自縊而死。越五日。家人收其屍。面色如生。覺世篇註證。



堪羨徐翁仙去時一
生功德不求知非潤
上帝心偏向父母從
來愛好兒

積德累功

〔註〕存諸心曰德。見諸事曰功。自少至多曰積。自卑至高曰累。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大。人能今日脩一德。明日又脩一德。今日成一功。明日又成一功。時時精進。勿畏難。勿中怠。則道心充滿。人心不萌。而為地仙。天仙不難矣。

〔案〕江南有徐汎愛者。以駕船為業。性極仁慈。貧客附舟。多不計錢。每日除食用外。餘資即買物放生。二十餘年。行之不倦。一日舟至江畔。見一古墓。狐兔穿穴。惻然動念。與子持鍤掩埋。視朽棺中。皆黃白物。伴因謂其子曰。此種不義之財。理不當取。但既無失主。與其沈埋無用。曷若取歸作好事。遂搬運回家。成巨富。徐擅此財。力為善。益勇。嘗看文昌陰騭文。註云。人所不見為陰。暗中施與曰隱。不覺大悟曰。天以財物畀我。而我之所行。人人皆知。是以天之恩。為我作人情也。烏乎可。自此凡做好事。不令人知。大出資本於城之四門。各開錢米店。見無衣食者。妻子凍餒者。破屋將傾者。則量其所需。寫票贈與。其家到店取錢量米。主皆見票即給。不問其為何人何姓。至敗落人家。讀書寒士。尤加矜恤。常謂人曰。負販之輩。出具精力。日掙數十文。便可養家餬口。惟此兩等人。肩不能擔。手不能提。又愛惜臉面。窮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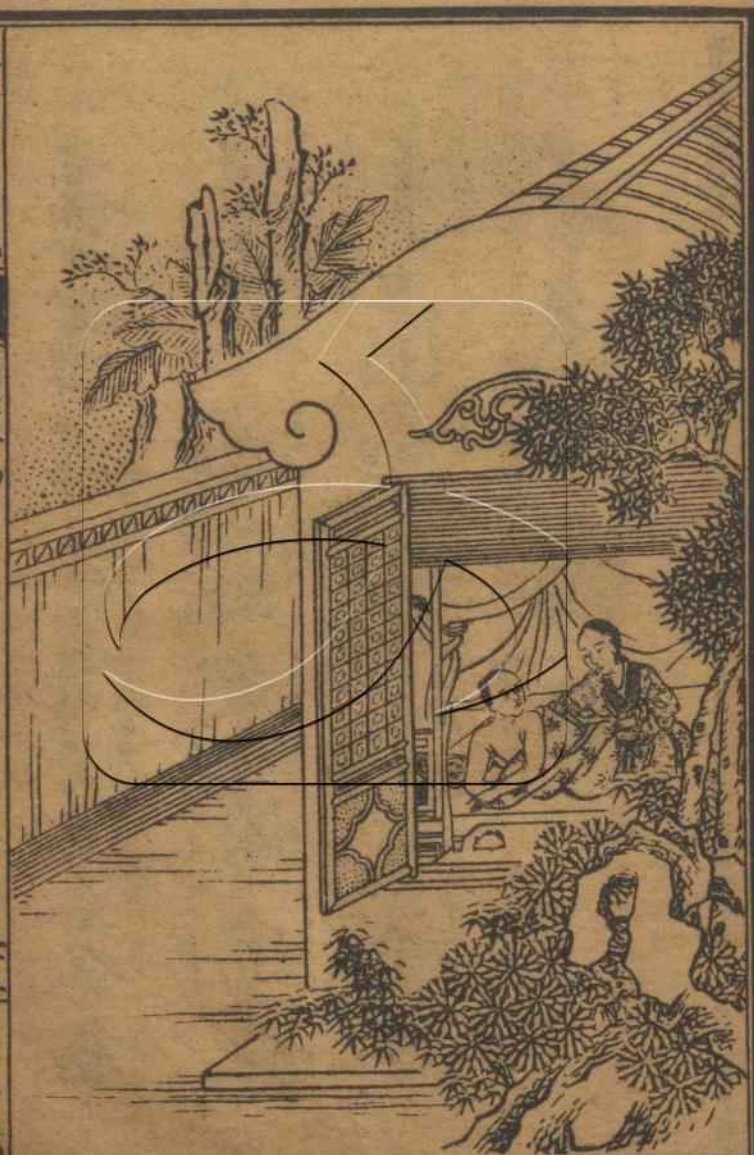
真窮苦則真苦最可憐。除夕各脂給米一石錢五百文。至於男長未婚。女大未嫁者。停棺未舉者。通欠錢糧者。皆量為資助。親戚朋友待舉大者。百十餘家。年過八旬。雙鑠如少時。忽遇異人。謂曰。子六十餘年積德累功。今世限將滿。曷從我歸蓬島。庶免命終時一著苦惱也。徐從此而去。子孫追之不及。越數年。有隣人至四川貿易。於峨眉山見徐。貌童顏鬚長過尺。問詢家人。畢即飛上山頂。倏忽不見。蓋已仙去。後嗣昌熾至今不替。

附漳州顏公茂猷。字光衷。生平奉行感應篇精德累功。殷然以萬世人心為念。著迪吉錄。編以一心普度兆世。太平凡八卷。挑剔危微。助天闡教。讀其書而悔過遷善。學造成真者。不知幾千百人也。崇正甲戌春。闌全作五經題試官。驚具異才。而疑違式。揭曉奏於朝。天顏大喜。特賜進士冠。鼎甲前一時咸稱為天子門生。桂

編又感應
堅信錄

徐太史曰。迪吉錄一編。關係萬世人心。不細此書。大江南北。今猶盛行。嗚呼。先生之流澤長矣。

孰正人心。返太初。古今治亂。此乘除。盛衰好對。花南讀度世書中第一書。徐太史詩



素羅衫子緯紅裳不
是人間窈窕娘水族
多情知報德敲門夜
半送元霜

慈心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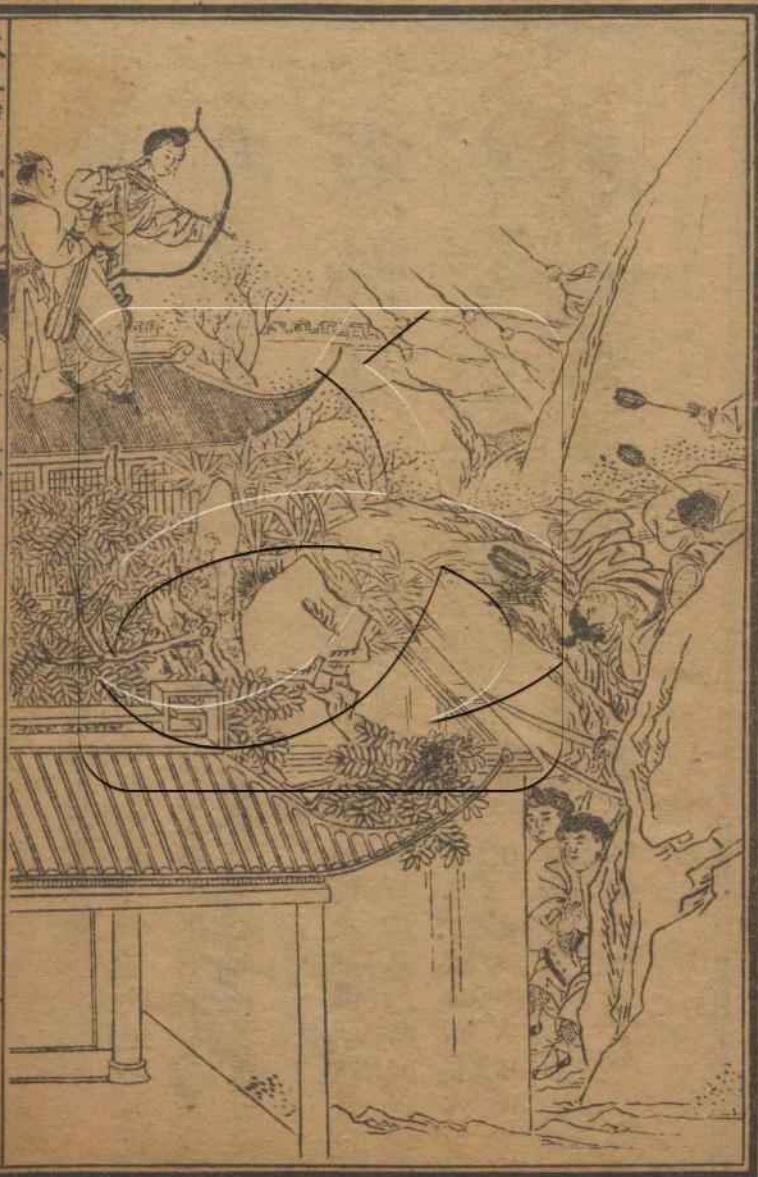
註慈者萬善之根本人欲積德累功不獨愛人兼當愛物蓋物至微亦係生命人能慈心於物命之微方便救護則殺機自泯仁心漸長矣有不永享福壽者乎案前朝陸生富於財家有花園一所崇臺幽館靡不備具臨池有亭曰藏春池方圓數畝遍植菱荷一日天旱水涸見一物在泥中蠕蠕而動視之乃大白龜生父喜曰此異味也易烹以供客生曰此物久育池中殺之不祥請省其命父首肯生命僅放入江中龜回頭顧生有感謝狀攸然而逝生後疽發於背晝夜呼痛懣懣一息至夜半忽有一白衣婦裙美女叩門而入至床前謂生曰君染此恙妾心憂如焚用手摩其瘡不啻冰雪頃刻痛止又於袖中出黑藥一粒令用清水服之生瘡旋愈因叩頭謝曰已朽之骨荷蒙上真救活裴航之遇雲英劉阮之入天台僕何敢萌此念惟願拜為門下聽教誨足矣女曰不必謝彼此皆扶持也吾輩水仙何能適世間人君不日得佳婦即如妾在房幃留詩一章飄然而去其詩曰妾姓袁令字綠瑛藏春亭畔舊知名月中乞得元霜藥為報當年免受烹生方悟袁者龜也乃昔日所救白龜報恩後娶婦其面貌如女喜著白衣女所云如侍房幃之

語誠有自也。陸生救龜。不過一念不忍。原無望報之心。乃值垂危之際。服元霜而立愈。則雀啣環。蛇報珠。信不誣也。世之烹宰物命者。觀此當猛省。

附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一日忽生疑。往決於小法華禪師曰。以某所見物。不殺不放。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大錯。大錯。面前石頭。皆是無心。著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個苦人否。公聞駭然。發心永行放生功德。大抵慈是善。放生實養慈之術也。

杭州陸麗京。張用霖。應嗣音。陳際叔諸公。立有放生社。因和作東坡戒殺詩。戴茂齋纂輯轉劫輪一書。欲採入。時有妄少年。力抵戒殺之非。戴曰。麗京諸君所言背道。豈蘇公亦未明於道耶。少年并蘇亦詆之。是夜夢至一廳。上坐高巾深衣。修髯大顙者。怒容可畏。與之論戒殺放生。無首於王道。少年辭屈。謝罪而退。次日口旁生一毒幾殆。告許放生十萬。以贖罪。始甦。黃相國嘗舉以告人者。

放生功德浩無邊。要得富人不惜錢。寒士寡財須愛物。先持戒殺貴心堅。



哀哉將軍遭時不造地陷
天傾卓哉將軍忠勇足備
殲賊爲人寧慷慨而就磔
井舍義以偷生然全家而不
惜標石代之芳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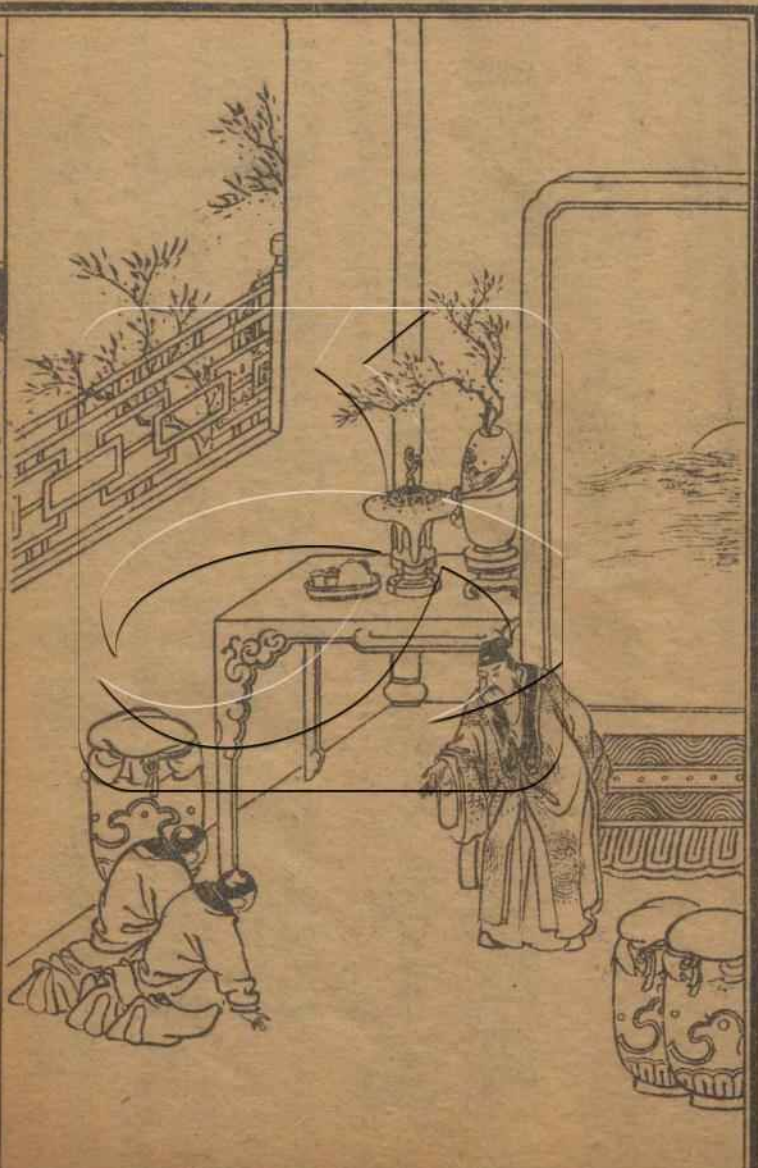
忠孝友悌

註爲臣當忠。爲子當孝。爲兄當友。爲弟當悌。雖自盡其倫理之常。而自古迄今。格天地。泣鬼神。化及禽獸。感及草木。惟此至性所孚。應若桴鼓。所以爲衆善之綱。修身之本。蓋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亦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亦有貧賤之孝。兄弟之間。相愛相敬。隨在名盡而已。

聖明周將軍遇吉。幼失父。事母至孝。冬溫夏清。晨省昏定。莫不竭力盡志。母嘗有病。時刻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母憫其勞。許云。已愈。命息燈歸寢。母方輾轉。已左右扶持。嘗未嘗去也。母撫其背曰。兒今日爲孝子。他日必爲忠臣。爾父有子矣。待諸兄弟。尤極友愛。事必身先。美不獨擅。崇正時。天下荒亂。盜賊羣起。遇吉應將材科。効力戎行。每戰奮不顧身。所向有功。累陞代州總鎮。修城垣。明軍法。整器械。練士卒。不遑寢食。崇正十七年二月。賊犯代州。遇吉力戰。殺賊萬餘。兵少食盡。乃退守甯武關。賊復薄城。傳檄五日。不下。草不啣。遇吉悉力拒守。發大炮擊賊。殺萬人。會火藥盡。遇吉悉兵出戰。斬賊數千級。自成懼。欲退。羣賊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更翻疊戰。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引兵復進。脫帽以自別。官軍且盡。

遇吉自揣不支歸跪其母前痛哭母曰此乾坤何等時爾尚歸家作楚囚態遇吉曰兒稍刻即捨身報國惟母難捨母怒曰殺身成仁方為烈丈夫馬革裹尸纔是奇男子爾為忠臣我得為忠臣之母流芳千古兒爾死於地下長笑無恨矣虜遇吉出時兵盡城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蟻竟為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竿叢射殺之復得其肉夫人劉氏素勇健時一子侍側夫人曰吾欲使爾回籍延爾父一脈子曰父死忠母死節子死孝將安往夫人遂命家將樓下備柴薪上加火藥乃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解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會天又盡夫人登樓命賈姓幕賓舉火合室自焚賈亦躍入火中同燼賈偏關人忘其名予官山右時伊孫親向予言有史冊所未載者故特表而出之後賊自成嘗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將軍吾要得逞其志洪光嗣位南都贈遇吉太保謚忠武列祀旌忠祠

附成祖靖難後方孝孺罵不絕口成祖怒命逮其親族至孝孺面不改色惟罵其篡而已及縛其弟孝友孝孺淚下孝友吟詩曰吾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鶴旅魂依舊到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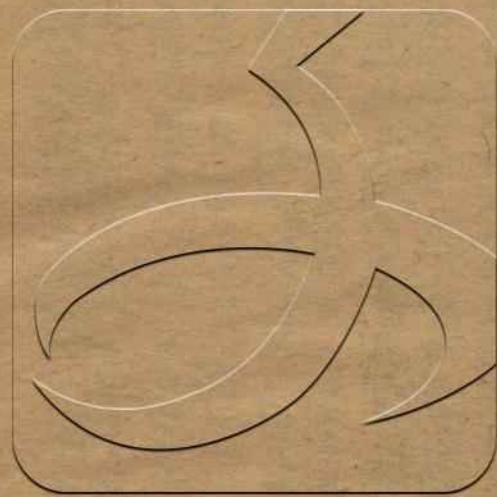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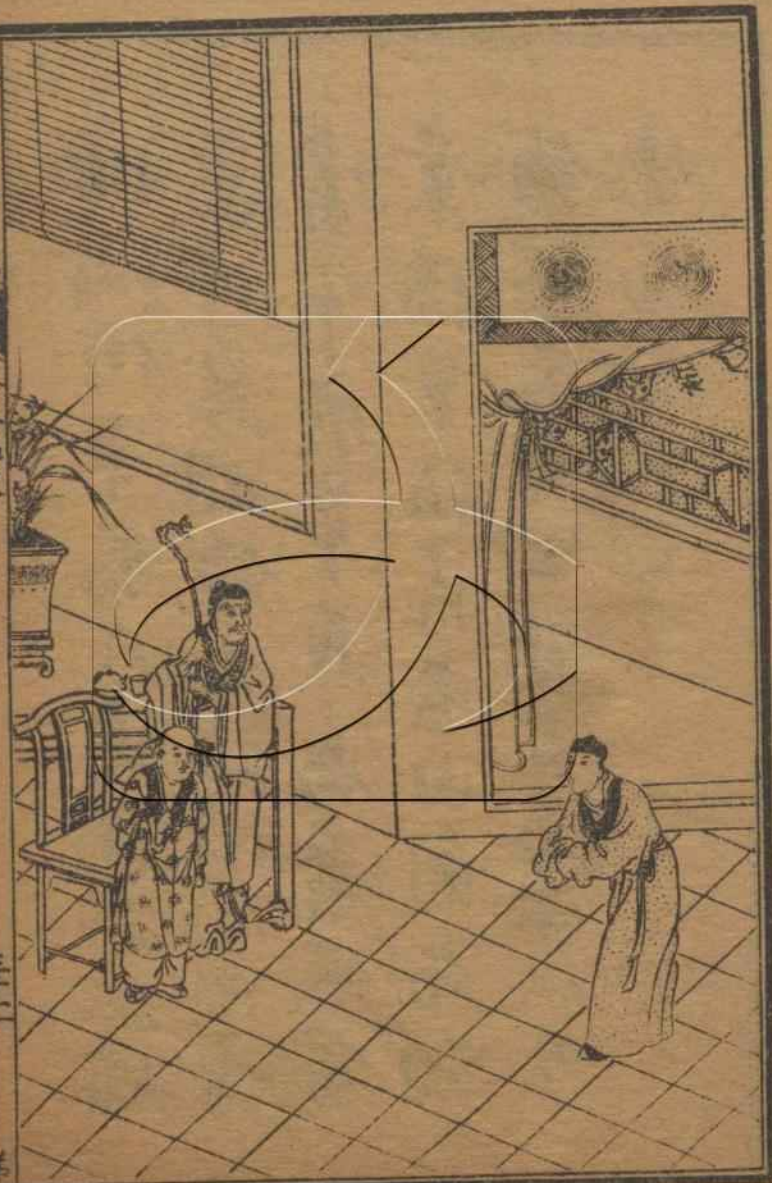


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
而后非諸人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正已由來可化人張公勸善滿
懷春生前教海堪法歿後
婆心且降神

正已化人

註以聖賢之道律已本諸身者一無可議則行一事當時視為儀型發一言後世奉為準則所謂正已而物正是也若已未能存理制欲欲人為善去惡雖刑驅勢迫人亦不從矣

案國初舊紳張遵路嚴毅正直勤於教誨人皆化之後生遇於途皆正立拱手俟先生過乃行婦女立門首遙見先生來即返內室不敢令先生見也時有盜麥者眾擒獲送官過先生門逡巡不前曰王法自甘切忽令張某知也某姓兄佔弟產官斷未決乃詣先生質之甫見面兄即抱愧流汗一字不能對先生曰天下易得者財產難得者兄弟反覆勸諭一人伏地涕泣以其產贍族相讓不取先生嘗謂人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為聖為賢須自童子始故其教幼學一舉一動一語一默皆有法度至今鄉塾生徒奉為準繩先生易簀之夕鄰里皆聞鼓樂呵導之聲如新官赴任後數月有陸姓者扶鸞先生神降其家留詩數十章皆勸世語云吾已奉帝命為本府錄事司鄉人有功德者吾得考較而上奏焉陸捐資為先生立廟塑像百年來瞻拜者猶觀感興起云



世間何事動人憐
說到孤孀更慘然
明鏡不臨閨
冷讀書常廢
夢我篇蕭條家
業猶爭佔荒廢
田園尚納錢
獨有周生數
古道涼仁至
德動蒼天

矜孤恤寡

註矜者矜全之也。恤者體恤之也。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當念其饑寒扶其顛危察其痛苦體其欲惡總要使他那種說不出的苦惱慎勿當為而不為能為而不為也。呂祖寶訓云。文王哀矜無告孤寡乃無告之大者。有財者宜幫助有力者當扶持若見此兩等人不生憐憫心反從而欺逼之則去豺狼不遠矣。

案湖南錢國寶與周尚義為莫逆交二人相約往四川成都買米下夔州發賣時值米價昂貴大得利忽感疾臨終強起作書屬周曰我之死於他鄉命也弟可為我搬柩回籍歸骨祖塋吾妻尚年少決不能守弟可娶之代吾教子養母泉下瞑目周泣而含糊應之錢死周悉將錢應分本利封固箱中出已財為備衣衾棺木負舟載回一路掛孝供飯如孝子焉抵家將本利交其母一切喪務皆周為之支持葬畢於錢宅傍稅屋數間開店營運凡日用所需靡不供給每日跪請母安與寡媳並不相見錢子年已六歲赴社塾讀書周早則送往晚則接回時刻照看母欲依亡子遺言將媳與周合卺周辭曰凡人誰不欲妻守節兄因母老子幼不得已有此亂命實非本衷我若為滅倫之事乃天地大罪人異日何面見兄於

地下乎。母感而止。周後娶妻生子。錢子事之如父。周歿。哀經三年。以報其德。周以經紀小民。不讀詩書。而其所行。事事有合於聖賢。關公桃園之義。奚以加茲。嗚呼。周亦人傑也哉。

附明侯始觀。信陽州人。族繁。有婦人新寡者。觀聞之。必使婢頻頻問餽。為之策長遠。令婦可以溫飽。人問之。觀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養。何處求人。不由我不於恤也。族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觀必約鄉里公舉。賴以建坊者。不下十餘家。後生子為總戎。觀受封焉。覺世為註證下同

陝州方揚。講業靈谷。聞三從兄忠。病將終。亟奔歸。猶及殮。拊棺痛哭而誓曰。余鮮兄弟。余之身。即兄之身也。兄今棄予。予今而後。不母視寡子。視孤者。有如此木。尸聞而吁。乃瞑。揚終身不食其言。後成進士。官杭州太守。

程有才。江南婺源人。與同鄉諸生胡士佳。友善。士佳歿。無子。妻窮老伶仃。不能給朝夕。有才每年分粟助之。九年不倦。曰。恐負我友也。後有才享壽九十餘歲。無疾而終。



父子多年相背對景
常流血淚教老遇椿
萱懷幼芝蘭復萃知
未知未看此天緣奇會

右補如夢令

敬老懷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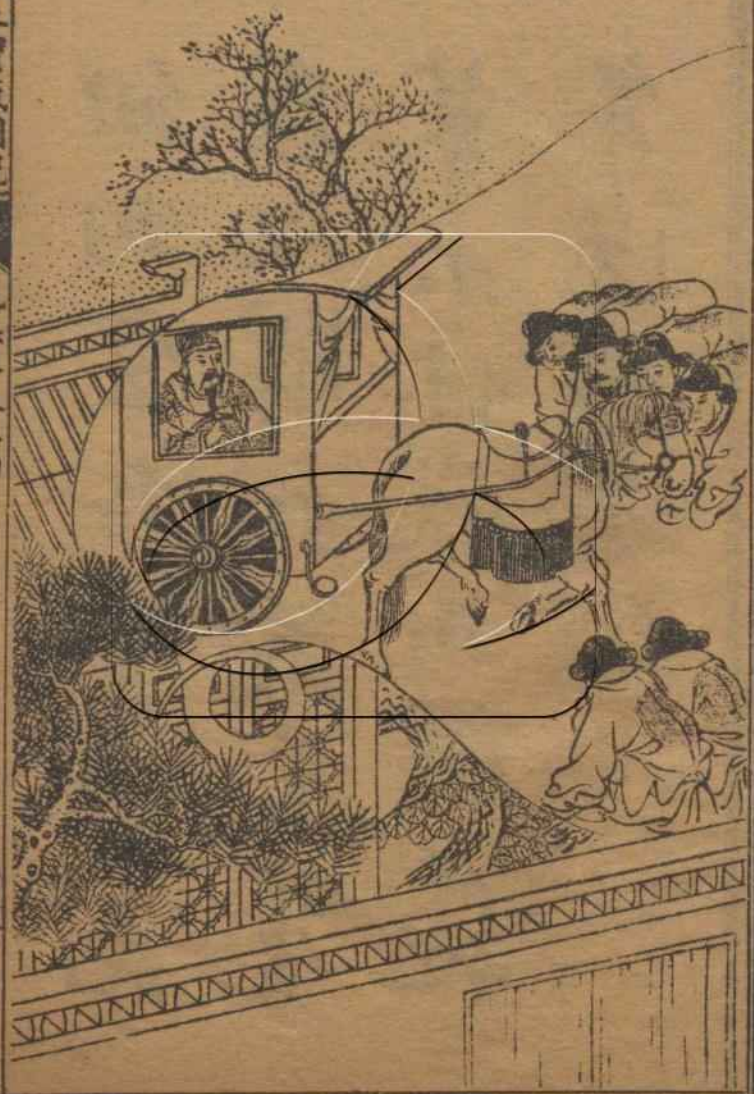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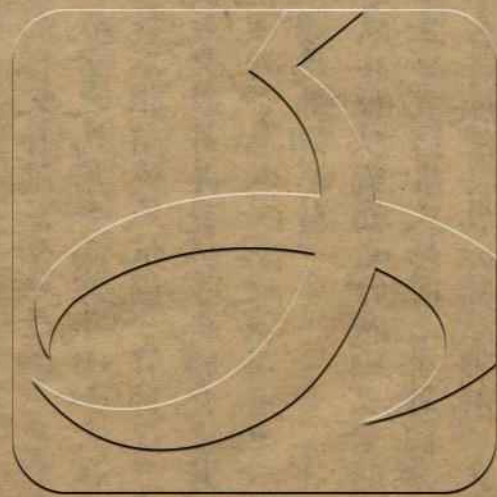
〔註〕老者高年之人。世間最難得者壽。見之須起恭順心。以其年長。近乎我之父兄。所謂老者安之也。幼者孩提之童。知識不廣。見之須起慈愛心。以其幼小。近乎我之子弟。所謂少者懷之也。

〔案〕湖廣襄陽姚長者。家資巨萬。世襲錦衣衛。生一子。名崑郎。年六歲。與羣兒上山嬉戲。至暮不歸。遍覓不得。以為被虎狼所傷。付之無可奈何。豈知即被流丐拐至武昌。亦賣與姚姓為子。久而漸忘家鄉。年十八。亭亭一表。博通今古。因繼父母雙亡。丁憂在家。不能應試。鄰有張穀齋。原任江南監司。遭世亂。隱居武昌。生一女。名倩倩。與郎同歲。見郎老成。有器量。欲以女妻之。恐其年幼。少歷練。呼而謂之曰。處亂世之道。宜習業。方可謀生。詩云。子曰。當不得飯喫。救不得性命。郎素敬張。請問宜習一何業。又曰。惟出外經商。既可覓利。又可歷練世務。郎苦無本。張出貲貸之。因思其父在日。曾在松江販布。行中尚有欠賬未楚。遂別張。徑往松江。執父舊券討前欠。孰延未得。即歸。時姚長者自崑郎失後。要數妾。並不生育。屢欲螟蛉。無中意兒。因思江南人才之地。必有堪為嗣者。扮為貧老。敝袍舊履。行至松江。天緣相

奏。恰與郎同寓。郎一見如禮。十分敬重。長者曰。老漢窮朽。何足當客。官過謙。郎曰。翁姓姚。我亦姓姚。皆係湖廣人。見翁如見我父。安敢不敬。越數日。敬不稍衰。長者察其誠也。笑謂曰。我年踰六十。尚無子。爾肯為我後乎。郎曰。吾父母雙亡時。切風木之悲。今得翁以父事之。可慰平生思慕之志。何不可之有。即拜為父。一切起居侍奉。小心翼翼。過於親生。長者猶恐其偽。假意苛求。或嫌飲食不佳。或云做人不妥。動加呵斥。郎並無怨言。唯跪而認過。歷試無異。遂命收拾行李回家。郎曰。賬目未清。去何速也。長者曰。兒以吾為窮老人乎。吾為無子。四處求賢。今得兒。繼後有人矣。吾家財素豐。世襲三品官。兒隨我回。不愁不富貴。又賬何足介意。父子登舟。將近武昌。長者取黃金三十兩。付郎曰。以此還張姓之欠。還畢。即至襄陽家中。相見。父子遂分路。郎至武昌。見城郭殘破。張氏之居已被焚燬。尋人問之。云張起復原官。領兵勦賊。兩月前。張憲忠破城。其女已被擄。又有人云。賊所擄婦女。裝入布袋發賣。十兩一口。生念現有之金。可作贖資。倘張女在內。亦足以報其德矣。遂至賊營。贖回三十袋。啟視之。多老醜。無張倩娘。有一媼。姓姚。襄陽人。即老父之妻。係賊破襄陽所掠者。生喜認母。道其故。媼亦大喜曰。張倩娘與吾同拘一室。此女美。

而多智。被掠時。即用巴豆末塗面。如生惡瘡。賊不敢近。白布袋有血點者是也。兒速往尚未賣也。郎取銀買回。果倩娘也。遂資助眾難婦各回。攜母與女回家。至則父已先歸。幸費財埋地中。未為賊取。見郎與妻同回。夫婦相持痛哭。細問得其詳。父曰。兒能敬老。無父而得父。吾能慈幼。無子而得子。皆天數也。遣人寄書達張道喜。張覆書云。此子久欲贅之為婿。今為翁子。小女又在尊府。天緣奇遇。宜擇吉合。蒼女亦知父有此意。並不推辭。遂成伉儷。一日。郎洗足。母見其足心有七星紋。曰。吾所失之子。而有此紋。兒莫非是。竟郎乎。郎曰。兒並非武昌姚氏子。記幼時上山遊嬉。被拐。餘皆不記矣。母以告父。共認之。真其子也。一家歡慶。不啻登仙。郎鼎革後。為顯官。姚張二姓。世為婚姻。不替。

附。甯波袁道濟家貧。不赴秋試。或勸之行。贈以三金。時歲值歉收。路遇一棄嬰。啼餓將斃。袁惻然。即以三金。託腐店夫婦撫之。至省。同鄉友憎其貧。不納。一舊識僧。勉強留寓。是夜。僧夢各府城隍齊集。以鄉試冊進。文帝內有削除者。尚須查補。甯波城隍稟曰。袁某救嬰心切。可中。帝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寢。奈何。城隍曰。可以判官鬚貸之。僧籍駭甚。及告袁與袁夢正合。榜發果中式。濟嬰實後。



細物宜存保護心昆
蟲也解報藏至初生
草木休哉折麟如他
年送好音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註昆蟲也昆蟲物之至微者也草木物之無情者也存心仁愛者猶不忍傷况其

他乎高柴啟鰲不殺方長不折聖賢用心不忽於細類如此

案廣南郝寬字容衆居越王臺畔性仁慈不殺生命夏月以紗籠照燈防有蛾入便溺必擇淨地恐傷諸蟲蠅蚊叢集驅之而已不撲殺也廣南多白蟻穿箱入篋為書籍衣服之害兼能蝕銀惟竹雞能制之寬恐傷生成家人勿畜有銀千金久藏櫥中被蟻蝕去三百家人見地下銀星尋至一窟見一破甕底集蟻無數散處者約有數斗家人謀曰將此蟻入爐煉之可得銀銀七八寬曰為此三百金害數十萬生命吾不忍也急掩之至夜夢有甲士數十皆衣白駕驢馬安車來迎曰蚌蚌王奉邀寬恍恍惚惚登車至一城中人民富庶房屋華麗乃大都會也又有無數官員伏道迎接請赴宮闕王著絳袍玉帶朱履威儀整肅降階攜手敘賓主禮王曰寡人託庇仁人之宇不聞翰音保全性命奈智淺德薄政刑不修百姓為盜傷君之財昨獵甕山又蒙佑有厚德豈容不報越王臺左側槐樹下有銀一窖乃漢時趙佗所藏君可取而有之寡人聞麒麟不食生物不踐生草君乃人中之麟也惜

君老矣無可成就留貽後人可也仍命原甲士送回寬醒思曰蜉蝣者螻蟻之名翰音者竹雞之聲殆前所救之蟻顯夢報德耳者人至槐樹下挖之果得銀一簣後生子名瑞麟登榜作翰林以文章名世

附宋程頤號伊川明道先生之弟也哲宗朝為崇政殿說書一日講書畢哲宗偶起凭欄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草木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又問陛下在宮中盟吐漱水必避螻蟻信有之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嗟乎仁人之言其利甚溥程之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非仰體好生之大德豈能念及昆蟲草木哉朱衣點頭錄

明胡僖字伯安家蘭谿官至按察使生平全活龜鼈鰥蛤之屬無算初為諸生時入省謀徙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諸童子構火將焚之公感額曰以吾一夕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亟返故邸暨入試文思窘甚至暮蟻戢戢筆端虎不去久之思忽泉湧七藝立就蟻遂不見既獲薦司試者謂有神助公心知為蟻報好生戒殺行之彌力

宋郊救蟻又胡僖萬命回生寸念慈下筆馳有神助報恩多在入闈時徐太史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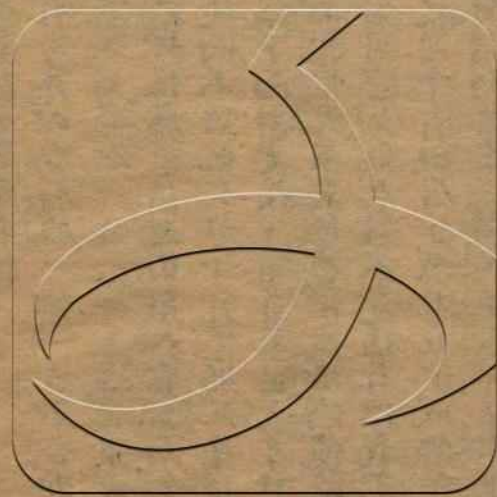
當年壯士困蒿萊誰
識幽人負異材誠看
城頭能自悔一朝平
步上金臺

宜憫人之凶

註此句有兩說一說凶者惡人之稱宜憫憫而化導之使之改行從善如孔子之於盜蹠是也一說凶者孝服之稱宜憫憫而周恤之使之各遂其願如孔子之武

凶服是也二說俱通並存之各為集傳

案山石伍千觔生有勇力以拳棒雄一鄉一言不合即毆人幾死或奪物不償或
借貸不楚種種橫暴人皆畏之一日天着上城樓乘涼有數人先在見伍來皆走
避獨一老人端坐不理伍感氣謂之曰衆人皆去而翁獨坐將謂我奉脚不利乎
老人曰甚哉子之迷而不悟也父母十月懷胎三年提抱望爾成立為朝廷建功
立業上而榮及祖宗下而封妻蔭子爾負不世之才甘心下流不但國家少一可
用之人爾之父母亦抱恨九泉矣惜哉惜哉伍慚愧流汗曰世以凶人目我我故
以凶人自待今聞翁好言如聽晨鐘不覺猛省但我不齒於人久矣月缺難圓縱
使改悔能入正人之列乎翁曰屠子放刀立地成佛子果回心向上且將為聖為
賢封侯拜將著史冊而勒旂常豈獨為正人耶伍拜伏受教自是改行折節投入
營伍累陞副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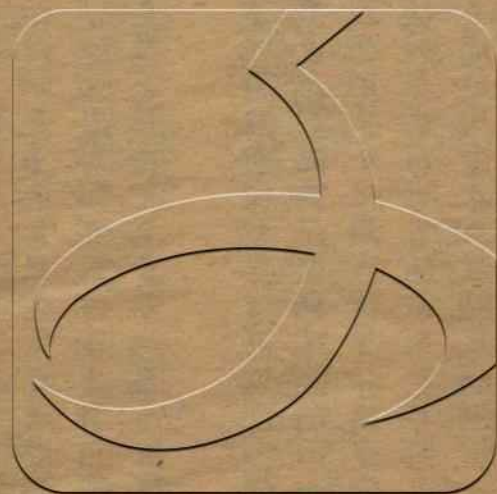


舍悲不忍著紅裳回
懷慈帟欲斷腸幸有
金翁施大惠暮年天
賜兩賢郎



〔案〕徽人金翁年六十外無子。用銀百兩娶一妾。媒詭云係小家之女。翁見其舉止
安雅。應對和柔。心竊疑之。至晚。妻以紅衫命女易服。女持衫欲服。不服。淚流滿面。
似有無限愁苦。而不敢告者。翁曰。爾但實說。我當為爾謀。身價不足計也。女曰。吾
父曾為縣令。剛直不合上司。被奉去官。抑鬱而死。折指殯葬。家計全空。方畢父事。
母又去世。既無叔伯。終鮮兄弟。無奈只得賣身。此時尚不知母入殮否。妻遽著吉
衣。是以痛耳。翁大駭。隨燬其券。取銀數十兩。妻却自帶一老嫗。送女還家。殮母畢。
即命嫗同住女家。急為之擇良配。其妻年踰五十。學生二子。俱成名進士。人皆以
為盛德之報云。

〔附〕譚元春父嘗客襄陽。舟且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遺失多金。
無以償官。欲赴水死也。翁慰之曰。汝金固不失。隨取一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
金。安敢妄取。翁曰。汝但取去。不必再言。後丁卯歲。元春夢神告曰。宜自策勵。爾
父襄陽事發矣。驚悟以夢告母。母具述前事。是年鄉薦第一。覺世篇註證。
愚案凶字之義甚廣。如人遭水火盜賊疾病刑獄之禍。皆宜憫之。則必思所以
全之。前案可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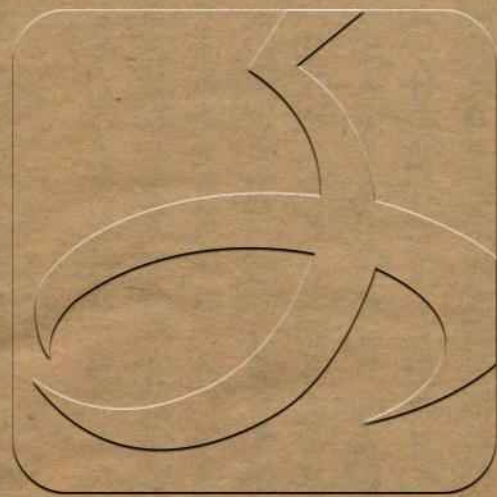
可憐少婦一箇天涯馬上
啼痕濕絳紗烟撲鬢雲
空有恨塵封綉閣已無家
清霜曉月聞哀角玉腕
帶蟄幃聽塞笳堪羨
義生世祝蓮花

樂人之善

註善者。人我所同得。世人妄分彼此。好名者。惟欲善自己出。嫉忌者。不喜善與人同。甚至誣詞以詆瑕。陰計以敗美。不過快其偏心。徒增罪孽耳。樂者。誘掖於始事。獎勵於當幾。而又播揚推引。使有善者。因而益進。以善者。亦聞而興起。便是無量功德。

案章景綸。性好善。見前人嘉言懿行。必恭敬而奉行之。元兵南侵。擄婦女千名。閉菩提寺中。撥社長李德揚看管。李亦善人。嘗謂章曰。此中所聞者。皆官室嬌妾。名門淑質。一經隨兵遠去。必隕香異地。埋玉他鄉。殊甚憫惻。吾欲盡放之。奈有老母在堂。誠恐累及。是以不敢。章慨然曰。我係隻身。君但易我名。此事我為之。設有禍起。斬戮自甘。不以相扳也。李察其誠。稟明有司。易章看管。章通知眾女。預為準備。至夜開門。盡放之。縱火燒寺。束身待罪。後兵回。主帥下令。不許帶婦女。章遂得疏釋。後娶妻連生五子。每念曠昔放女事。幾罹殺身之禍。看破世情。削盡髮為僧。募化重建菩提寺。圓寂之日。聚大眾說偈曰。積德行仁。何須人見。萬理同圓。毫無虧欠。老僧在世無他。只是樂人之善。合掌而逝。已成佛矣。五子俱登科甲。李德揚初

發善念後亦享福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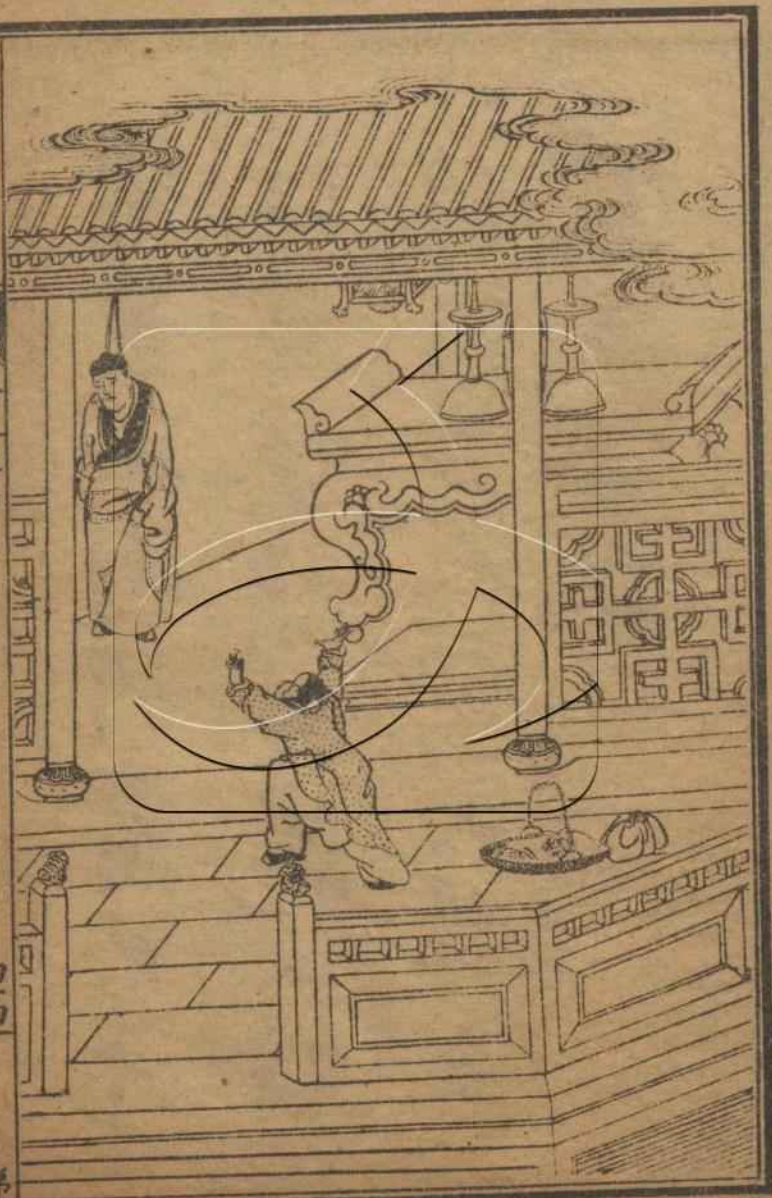


太上寶筏圖說

濟人之急

四十四

第



背篋沿街叫賣花千
紅紫蘭奇葩一朝
救得三人命天賜多
金作富家

濟人之急

〔註〕急者如遇疾病則藥餌為急遇死喪則後事為急遇饑寒則衣食為急遇婚姻則奩囊為急不論相識與不相識一經目睹便儘力做去如獨力不能設法援引有力者為之便是無量功德慎勿謂事不關己漠然視之也

〔案〕楚州有王姓者賣花為業時值歲底婦女需此過年王花朵鮮艷莫不添價爭買王不歸家先到古廟中坐殿前臺基上取戲稱銀約有加倍利息忽聞殿中西角有喉喘之聲王驚視見一破衣男子懸樑自縊王即解下撫摩半嚙方甦曰君方年少何故尋此短見其人曰小子不幸家業凋零貿易無本一貧徹骨已近除夕家無粒米寸柴寒荆又臨盆我出外欲貸三五十錢應聲中之急竟無應者想男子在世妻子生產分文莫措何面歸家不如尋死王曰君若死今妻產中誰為救援必死並腹中子女亦必死豈非三命我今日賣花銀一兩六錢除本八錢尚餘八錢吾與君平分春色何如將銀慨然與之亦不問其姓名其人叩謝而去王復至街賣餘花抵暮方歸妻立門首等候曰君來何暮使我心驚王告以贈銀救急之事妻亦賢淑並無怨言曰適見堂中火光熒熒約高尺餘我恐見鬼是以不

敢在家王視之果然曰此寶光也下必有金銀挖之果得白銀二鐙各覆元寶一錠上有字云救人三命天賜成家王得此營運遂成巨富謹藏元寶以傳子孫至今後代繁衍人尚稱為花王云

附祝梁延平人性極慈祥見人之急無不竭力周濟遇歲荒捐貲設廠施粥全活甚眾晚年生一子甚聰慧試舉日鄰人有夢狀元者鳴鑼鼓吹手持大旗上書濟急之報及榜發果梁之子也

東善錄

潘封翁某家富業鹽而獨不發秀誓行感應篇每歲暮即取白金數百兩分作小封多寡不等日披舊褐往城市鄉鎮察無計度歲者債逼不能償者窮途不能歸者一切貧困量給與之人莫知其誰也又多製棉衣以衣寒者多設粥廠以食餓者多施茶藥多施棺木凡諸方便終其身樂行不倦親見二子成名一翰林一中書孫世恩狀元及第官至首揆世瑄及元孫祖蔭皆採花至今科甲猶盛

奉奉一卷不離懷休慮蘭芽未茁階陰德耳鳴人不識狀元宰相已安排

徐太史詩



兩造爭田事未清墜
崖身死禍端生家非
賢守明如鏡全士啣
冤何處鳴



救人之危

註急者死生在於呼吸如水火盜賊爭鬪刑獄疾病通首羈旅患難等事救之緩則無濟矣有財有力者觸目生憐廣行方便則功德無量矣

案浙江金郡義烏縣民刁好訟動以人命誣砌成獄鄉民虞全士價買虞盛公田一畝五分為業已經二載盛公之姪虞祖福又將此田與虞兆文以致互爭控縣未審時值初夏兆文赴山查看樹木失足墜崖跌傷後兩右並右肘肘越數日殞命其弟兆賢頓起奸謀謂嫂吳氏曰兄與全士爭田輸贏未決若移屍投水告以挾讐謀命則田可永業且問全士抵償是一舉而積恨可消也嫂畏禍不允告知其婿趙毛並兆賢之弟虞世德與姪虞公星其相阻勸兆賢不依即令已之二子乘夜擡屍自將兆文兩傘包裹攜帶至王頂塘墜屍於水置傘物岸上而歸天明時有對塘居住之虞佩生汪大玉見傘柄刻有兆文名字往告兆賢兆賢佯為不知同赴查看暗將兆文原買田契與控縣呈稿扯碎棄落塘腰適有虞餘看見拾取兆賢即指為全士挾仇謀命之據捏稱兆文於四月初九日雞鳴時赴縣催審被全士攔路打死拋塘報縣縣驗有致命傷痕死後棄水重刑嚴訊全士無從

置辨問絞擬抵遂成冤案時郡守朱公慈祥明決斷事如神一見獄詞瞿然曰是案疑竇種種竟至大辟吾不忍也適妻蘭谿令會同所鞠據兆賢續呈血衣一件供係兆文所穿當初驗時脫下墊屍被伴作陳佛奇取去用錢買回質訊佛奇堅供並無其事復赴王頂塘履勘塘膝曲折迂迴如果全士仇殺自必急圖拋棄豈肯從容遠涉况契絲呈稿何難即時毀滅焉肯留於塘膝自露形迹且初夏天雨泥瀟紙棄草地必然濕爛安能拾取辨別隨喚兆文貼鄰虞昭能單頂生並近塘之寺僧裕生供出兆文在山失跌受傷情事從此層層推究始據趙毛虞餘等將擡屍棄塘及親見兆賢袖中落出契紙呈稿並血衣係兆文跌傷後脫存在家各情節歷歷不爽兆賢俯首伏辜不敢置喙事得昭雪計全士繫囚待決已拚受戮西曹幸遇朱公明鑒遂令獄底冤魂撥雲見日况鍾之治蘇郡民訟青天文拯之滋開封人稱慈父以公方之復何愧焉公江南婁縣人諱椿號性齋乾隆十六年聖駕南巡以賢能特陞溫處觀察行功過格與舉義學建置義塚修育嬰堂剏勸善書施送藥餌戒殺放生助人善舉濟急救危功德不可勝舉仁慈明斷實為近代罕有不愧考亭後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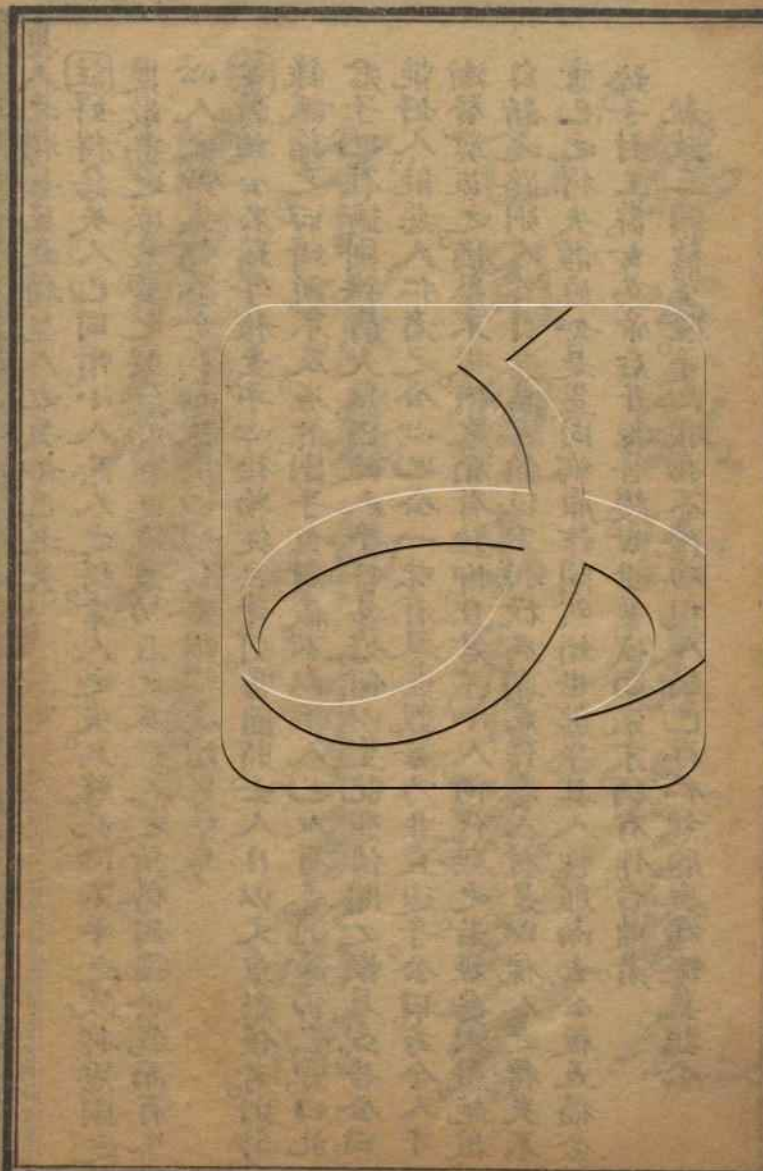
韓公威遠古今無人
已同親未有殊至聖
中懷諸佛星子孫世
世耀麟圖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註好得惡失人已同情小人忌人之得幸人之失只緣此心不平之故抑思財之聚散勢之盛衰業之興廢學問之進退功名之成敗人之所得何損於我而有忌心人之所失何益於我而有快心總自生煩惱徒增非孽耳

案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平心接物從無苛刻當國時士人日以文章獻佳者則鈔錄諷誦之曰琦所不及劣者則手自刻藏不以示人也人有善則擊節歎賞曰此君子也有過則撫膺太息曰此人平日甚好何以至此想傳聞之誤耳或告公曰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公心也公一味有譽無毀毋乃非直道乎公曰方今人才漸替獎拔之猶恐不振何容稍有挫抑且君子小人何代無之若嫉惡太嚴絕彼自新之路則人皆自棄矣吾備位宰相欲為朝廷作養人材是以視人之得失不當已之得失體應如是豈同鄉原作閹然媚世能乎其人愧服而去公後五福全臻子封王爵女為帝后子孫簪纓世世徽感南宋末猶有作台鼎者執政三朝德望隆平心接物不矜功視人猶已存仁恕胞與為懷慕魏公



點字分明死不磨往
來指摘喉聲多感君
杯土埋枯骨從此安
然伴薜蘿



不彰人短

註短缺處也。或其人才有未能。或其人偶然失足。苟或彰之。則彼之身名從此敗矣。蓋彰人之短。有兩等。有存心刻薄。於廣眾中。迎機湊巧。一言中之。令人無地自容者。亦有談到高興。不知不覺。順口道出者。招尤買禍。得罪神明。可不成哉。

案京江段克遇。生平惡聞人過。閨閻之事。尤禁口不談。一日過黃坑。於路見一髑髏。隱隱有竊賊二字。蓋黔犯也。至晚宿寓中。夢一少年。以衣裳蒙首曰。我在世不肖。致遭官刑。今朽骨拋露。點字猶存。見者不生憐憫。反加非笑。我羞愧之甚。知君忠厚。特來相求。倘蒙掩以坏土。我必有以報君矣。段醒憶其言。次早僮僕仍至黃坑。尋前骨埋之。越數日。復夢少年來曰。感君掩我之醜。君明日過溪。其中有三溺死鬼。往往害人。吾當悉力救援。保君穩渡也。次日渡溪。旋風大起。隱隱聞爭鬪聲。舟抵岸。無恙。事畢回家。欲赴田看收穫。家人曰。近出一虎。噬人多矣。段懼不敢往。夜又夢前少年曰。虎食人。必須俵鬼指引。君可預挖一坑。明日二更時。我與俵引此畜入阱。可殲也。段如其言。率家僕持械伺之。至二更。果見有二人隱隱前行。虎後隨。至坑邊。二人用手指坑。虎即跌入。衆械齊下。從此害除。段與鄉鄰述其事。皆感

其德歛貲為之立廟。塑冠帶像。題曰靈顯大王祠。像成之日。合村之人皆見。金旗鼓吹前導。有一少年乘軒進廟。如新官到任。自是春秋祭享不絕。祈禱輒應。此可見黔鬼能報德。除害即便成神。人奈何不自振乎。

附麻城劉仲輔家貧。自少仁恕。與夫人董氏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者。因曰。想汝似貧。故至此。即檢夫人首飾幾件與之。屬曰。汝速改行為善。我必不言。後夫人常問為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公享壽八十有九。吉慶之事。歲歲不絕。子孫俱發科甲。登顯秩。封誥盈庭。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痛哭。其人頗有善行。疑即前之偷兒也。人鑑

桐城何文瑞做禮部侍郎時。偶寓古道庵內。一日赴酌。張燈步歸。遇醉漢直撞而來。口中罵詈且吟。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踢其燈籠而去。公約其僕從不許呼喝。明早其父攜子跪門。持杖請罪。公曰。我昨未出庵門。竟不問。後拜相同上

彰人短處壞人名。口孽由來報不輕。堪羨二公存厚道。憐貧忍辱兩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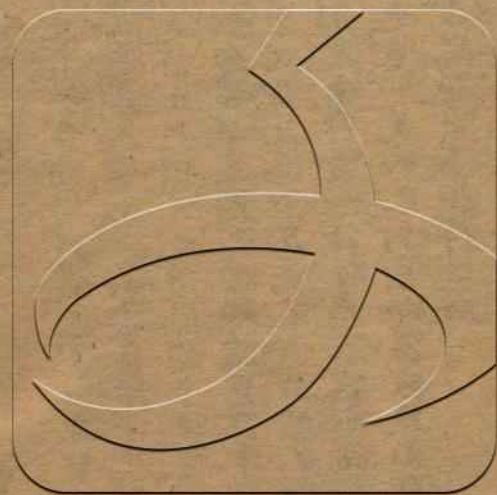
才高何必冀人知只合恂
與世宜石受刀錐回厚玉
翠還羅網為送儀郭公
有福緣多讓韓信戕身壯
見奇班馬文車羊杜業一
黃土掩埋之

不銜已長

〔註〕人有所長即當善藏其用故聖人不矜不伐君子若無若虛纔欲見長便是短處如龜以智自害翠以羽自殘石以抱璞而碎質象以有齒而焚身物尚如此況於人乎每見少年英異之士露才揚已眼中無人到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頓而死

者蓋器量淺薄自無受福之地也
〔案〕宏治間浙江許容能文章恂恂自處未嘗以才智先人時學院試士有友盜其文考居第一揚揚得意逢人自銜久而忘其所以在客面前亦作矜張語眾友代為不平羣欲面許之許止之曰文之遭際關乎運之否泰彼運應居首與文何涉且並非吾文諸君切勿錯認友聞之肉袒請罪且索其竄稿許仍檢佳者與之是科七題全遇友得中式許反落第友竟不感許亦不較後友選山東滕縣尹許適赴北闕過其地泊船友出拜客見許佯為不認回銜者鄉地驅逐浙人不許客留在境許原無抽豐之意一笑而已到京登第欽點山東巡按友無面相見出文告病謝職許慰留之竟不提前事相待如初

學問深時意氣平許公有友盜虛聲出文謝職心知愧相待如初見至誠



見丑類知往失畏神無怪前
非一朝淫垢淨無遺揚名
馮四郎免禍賴賢妻
里
巷公評嘖門閨榮額累
閨中待字女孩兒乘龍得
佳婿桃李共芳菲

過惡揚善

註遏止也。未成之惡則止之使勿行。已成之惡則止之使速改。揚表也。一端之善則表之使其知所鼓舞。全體之善則表之使人知所取法。規過勸善激濁揚清隨人隨地隨時皆可為也。

案開封卜霧蒼財蓋一鄉喜交匪類生事妻翁氏諫不從時值重九卜命城外酒肆備般饌偕無賴數人會飲有一外路書生見卜不為禮卜怒曰何物餓殍如此大樣生答言不遜卜用拳揮去生舉手一格袖中脫出金扇一柄繫白玉墜晶瑩可愛卜順手接得曰留此作免打之資生曰此祖傳至寶留以聘姻何得妄奪卜笑曰爾果能發跡吾將女與汝生欲分辨店主拉之出曰此人無良扇墜事小急宜速避免傷性命生含忍而去其妻前氏知卜怕鬼信神用匕首一把上粘小帖託為雷神語若不速改即行天誅潛置卜枕旁卜醒見之魂魄沮喪遂擲沐對天懺悔再不敢為非妾曰過惡還須為善我家頗有資財何不廣行善事以贖前愆卜從之被澤者多俱稱之曰卜善人府縣皆旌表其門縣令吳育龍因年荒卜代民完糧製一鄉善士匾額親送懸掛忽報按君入境尹出郭迎接拜謁畢按君曰

有卜某者乃大惡人吾已行府差拏矣尹愕然曰此善士也歷受旌揚不識憲臺何所見加以惡人之號按君曰此人之惡不但傳聞抑且目擊貴縣代為掩護得毋錢神有靈乎尹曰屬吏與憲臺所見不同稱呼自別殺人媚人不敢為也辭出府廳進見具說亦同按君心疑仍扮舊日書生至前酒店私訪店主一見曰卜善人尋官人多次今適存店後可進會也蓋卜預得尹信借此躲避卜一見生握手歡然生曰向日見忤門下未知何故下曰前得先生玉墜有婚姻之許小女至今待字如先生有室則將原墜奉還如未聘前言可踐也生笑曰翁原來如此至誠大非昔比可喜可賀但小生一貧徹骨有辱門下奈何卜曰一言既出驢馬難追吾家計頗豐先生何憂食用但我現被按君訪拏未知性命如何得見先生來完小女之事亦了却胸中一掛碍矣生察其誠遂耳語曰吾即按君也出印章示之卜伏地戰慄不敢仰視生扶起曰昔因小忿相忤今為翁壻何畏焉卜謙不敢當生曰翁不食言久羈令愛佳期君子也我豈肯獨為小人翁速歸我即行府銷差矣次日即令縣尹為媒擇吉成禮卜後以壽考終

痛改前非結善緣揚名免禍賴妻賢按君便是永龍壻佳語何妨到處傳



富貴窮通自有天好
爭奪德後然者場
讓得些兒過何必修
齋種福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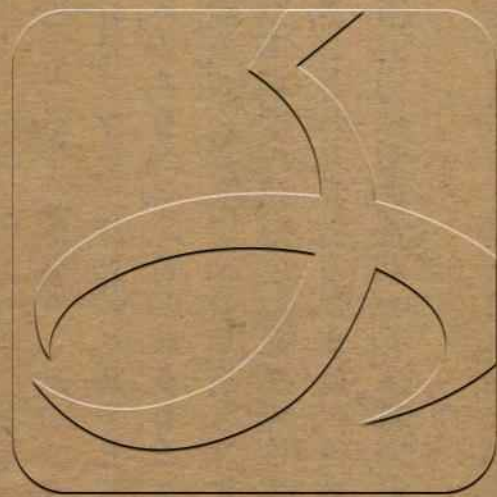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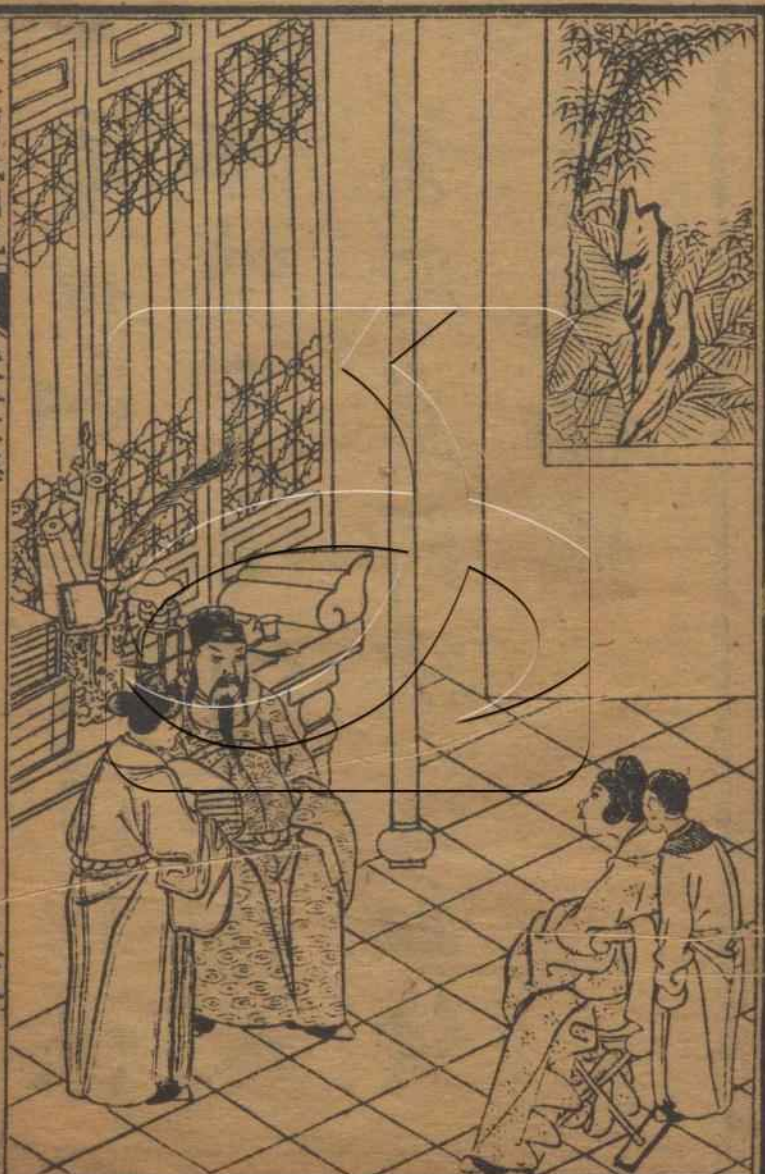


推多取少

註財者人所必爭之物。然人生貧富自有定數。推之不去。取之不來。究竟能喫虧者。未嘗不是討便宜處也。若錙銖必較。以致骨肉成仇。親戚啟隙。朋友相爭。獄訟繁興。同歸烏有。何若喫些小虧。常久相處之為得也。

案蘭人有丁姓者。長名岱。仲名嵩。季名岳。岱治家。嵩出外經營。岳讀書。兄弟和好。從無間言。岱生四子。岳生五子。嵩祇生一子。甫四齡。一日岱謂兩弟曰。食指漸眾。家業未增。不若析產為三。各覓生計。嵩曰。死世不分。傳美千古。我兄弟承先人之福蔭。不能勉法古人。已為可愧。今兄有四姪。弟有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而我子獨豐。請析為十。兄從之。嵩後貿易湖廣。有欠賬千金。乃岱岳所未知者。嵩取討金。抵家已大病。口不能言。但指銀與諸姪。手作十字狀而卒。兄不忍利其有。盡與嵩婦。是夕婦夢嵩曰。我與兄弟推多取少。汝何違我之志。獨沒千金。宜速吐出。婦如其言。仍作十分均分。丁係白屋。從無別室。獨嵩子苦志苦窗。未三旬成進士。累代書香。

生前不忍沒千金。亦夢猶存友愛心。哲嗣青年成進士。實由賢父善根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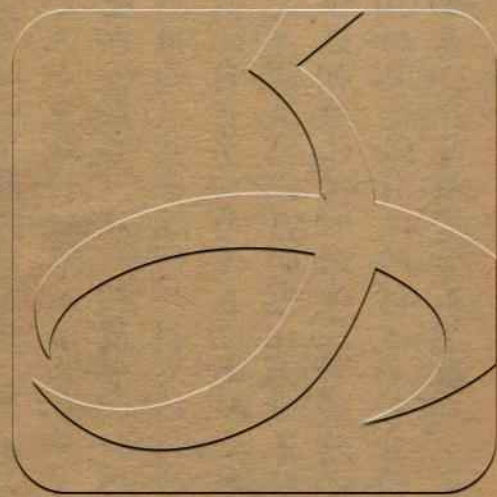


處世和柔莫逞強讓
他些子有何妨為人
若學婁師德管取終
身免禍殃

受辱不怨

註凡人辱我定非無因。若我有可辱。咎自在我。我無可辱。彼自妄耳。又何怨乎。不怨非獨不報。亦不介於心也。古來大手眼人。必然忍小忿小恥。正是享福處。若夫藏怒於心。徐圖報復。又奸險之人耳。豈太空之心哉。

案唐婁師德器量過人。有無知者。指名辱罵。公若不聞。或以告公。公曰。恐是罵他人耳。曰。明呼公名。曰。天下豈無同姓同名者。或猶不平。仍以為言。公曰。彼罵我。而子述之。是重罵我也。毋勞見告。一日入朝。因體肥行緩。同列曰。何異田舍翁。公笑曰。某不為田舍翁。而誰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公謂曰。吾兄弟受國厚恩。祿位過盛。時人所忌。何以自寬。弟曰。有唾某面者。拭之。庶不為兄憂。公愀然曰。人唾汝面。是怒汝也。拭之。是逆其意。而甚之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承之。方是處盈之道。公為帝所信任。舉朝無比。愈加謙謹。凡遇毀謗之來。即反躬自責。若無地自容。嘗曰。人以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恃。付之不較。非惟養量。亦以免禍。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嗚呼。如婁公者。可謂受辱不怨者矣。



人臣恃寵則驕矜驕矜則
放縱歷觀古來大奸巨惡類
皆恃寵賈禍嗚呼必如鄴侯
功崇愈深敬謹大業出於小
心可以謂之高人可以謂之
智士

受寵若驚

註福兮禍倚人但受寵便易盛滿纔到盛滿便是禍機若驚云者如不當得而得過我分量擔承不起之意如此則兢業小心隨分盡職內而忠誠外而勤謹必無盈滿之禍也

案唐李泌生有異質骨節珊珊能於黃龍上立并風上行每當風清月朗空中即有鼓樂來迎家人惡之潑穢水向空而唾自是鼓樂不復聞成童時胸羅萬卷凡天象地理文謨武烈靡不貫徹時楊妃擅寵奸佞盈朝乃隱居匡廬不樂仕進至祿山作亂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聞泌之名強起之尊禮備至呼先生而不名尚方珍異泌未嘗帝不先食也屢異以鈞衡之任泌堅辭不受曰臣以布衣備顧問榮於宰相多矣在軍中與帝並騎而行軍中指之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莫不嘆羨帝於冬日得佳梨爐中燒熟親削賜之時諸王在側皆跪請帝命各賜一枚諸王曰御手親削方足為貴梨何足異也帝曰泌吾師也莫更大難克復兩京使社稷危而復安皆具參贊之功爾等無益於國何得妄思非分卒不削泌豐受恩寵益不自安求去益力帝曰俟天下大定朕與卿同享二十年富貴再

如卿意未晚也。一夜與帝同榻而寢。泌涕泣求歸。帝驚披衣而起曰。朕與卿君臣魚水。尚疑朕不能始終耶。今且寢。明早議之。泌曰。不然。卧榻之前。臣尚不得請況舖座之下乎。伏地不肯起。次日。上命諸王大臣。各詞勸留。衆曰。上之寵公至矣。公之受寵。古今未有其比也。時懷去志。得毋太過。泌曰。公輩知享殿獵牲乎。飼以芻黍。被以文錦。天子親臨省視。非不尊且榮也。一旦付諸鼎俎。求老死田野。不可得矣。衆曰。奏乃暫命還山。代宗時信任尤篤。泌受兩朝殊遇。卒不受職。可謂善於處榮者矣。

附錄姚王實庵先生誕辰。子守仁捧觴為壽。先生感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耶。賊濠之亂。皆以汝為死矣。而不死。以為事難終乎。而平之。此仗祖宗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今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守仁跪曰。謹受教。

附錄愚按王陽明先生教屬良言。一十章。茲謹錄。八囑吾兒志氣饒為人。我是一英豪。乞憐優詔歸田里。帶得天香滿布袍。湖海

放情閒散誕。林泉結屋任逍遙。逃名學取留侯計。不比韓彭沒下稍。

附錄江邑放牛奇報一案。

此下數案俱宜增入。慈心於物。棄後因錄附案。時未曾補入。故附錄於此。

明江山縣朱愷字壽仁。忠厚力學。其家不食牛犬三世矣。少失怙。體羸善病。啜牛

湯即瘥。因貪課徒。鄰村得束脩八金。歸途避雨古廟。見壁上粘二紙。一殺牛果報

一食牛果報。讀之詞旨慘切。慙汗彌襟。憮然曰。吾今二十九歲。尚未入泮。必食牛

肉之故也。况違祖宗之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恐口腹之欲。不義。觀茲果報而

不痛戒。不智。犯此四罪。大禍且至矣。尚何功名福澤之有。即叩禱。神前誓不食

牛。雨霽將行。適村屠尤先字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慮虧本特來求籤。問

牛何在。云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惻然心動。問其值云七金

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既成。朱乃大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

項。遂解鼻繩。縱牛去。是歲游泮。贅於鄉中王賢家。王固望族也。一日樽酒間。與翁

談放牛事。忽蒼頭報門外有牛。項懸版。鹿之不去。朱出認之。果是已所放生者。令

引住後園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渾號人獼猴者。素稔王家。因窺女妝。豐夜傍牛住

空房。穴牆而進。徑至朱房。囊捲衣飾。將出。牛突入。聞倒僞案。聲甚厲。朱驚醒大呼

有賊。盡室亦驚呼。賊懼。趨牛腹下。過牛。怒。舉蹄絆。囊時呼聲又急。賊棄囊而遁。王翁視囊物。無恙。甚德牛。繩鼻。佳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肉。已而雨夕。賊復至。破後園扉。見牛若怒狀。因前被牛敗。隨牽牛出。拋所懸版。屠獲四金。適朱代翁收債。經屠門。瞥見所放牛。叩其出屠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又買之。另懸一版。大書雷電放生四字。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鍾寬家。近村有盜鍾。甚忌。朱代書策。縛高垣以備。忽小童報來一牛。項懸版。久立館外。朱瞿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素靈警。盜將至矣。遂與鍾述。翁家樂益事。迨三日。盜果至。持刀放火。鍾梯望之。火光中。睹牛怒叫。衝擊如飛。舐輒披靡。盜竄。牛僮死。旁橫二屍。燭之。尤先字人。獼猴也。送縣捕餘黨。盜悉平。鍾德牛。瘞之。碣表義牛墓。由是鍾家永戒不食牛。未幾。歲值大比。朱赴秋闈。卷落歸安。令某房閱朱卷。不愜意。置之。夢牛跪地。且哭。且求。覺而覆閱。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強薦之。竟中。揭曉。謁房師。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述近年放牛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聯提南宮。房師亦有異光。選授商邱令。有政聲。嚴禁屠牛。備示所放義牛顛末。婉勸部民。民多化之。後擢顯秩。乞歸養。母享年九十一。朱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至今子姓蕃衍焉。物稿如此

徐太史曰。憫牛買放生。出於古耕寒士之手。較多金者。功加一等矣。獨不解盜賊未至時。牛何以預知之。且何以既放之牛。而知朱生住足之所哉。豈鬼神使之歟。抑義牛之靈先炯炯也。

殘碑幾度鮮花秋。傳說朱家舊放牛。熱血黃泉埋不得。尚騰靈氣暮山頭。徐太史詩下同。

過客歎歎感義牛。殘碑幾度鮮花秋。文章代灑西風淚。暗裏朱衣亦點頭。刊戒報緝叔篇。

半載辛勤只八金。舌耕餬口實酸心。世間多少豪華客。誰似朱公種德深。芝堂敬跋四首。

偶感危言起悔心。信根全仗慧根深。神前誓戒遵先訓。四罪堪垂座右箴。放生共費十餘金。兩度終全愛物心。不待閻中牛報德。仁人早有帝天欽。鹿鳴宴罷又瓊林。嚴禁屠牛恩更深。婉勸部民愛說法。幾人不失布衣心。頻江舊事幾經秋。何處殘碑認義牛。一念生機回造化。轉移還在已心頭。敬次徐太史韻二首。

人間粒食賴耕牛。孰謂無牛可有秋。果報昭彰誰猛覺。屠兒幾個早回頭。

嚴州青谿王姓家養母犬與所生小犬同牢。一日主殺其母煮羊邀客共食。犬子繞案下伺人擲骨於地。即銜去。往返者數。王對客笑曰。人言犬不認骨。信然。食盡犬不復來。王怪而尋之。則見園中大骨疊成一堆。上覆以土。而小犬死於母骨旁矣。王大驚悔。遂并埋其子。與客共戒不食。作孝犬記。以風世。王姓後裔蕃衍。心李哲生曰。以無知犬子。猶且不俟終日。葬其母骨。人有累世不葬其親骸骨暴露者。視此何如也。

徐太史曰。警心錄。復記德興農家詹材家貧。犬生子無食。鹿坡王氏距半里。求其子歸。飼以糠糟。子犬每食竟。即掉尾退。故處。以哺母。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時有詩人為賦孝犬歌。歌曰。慈鳥返哺。古所稱。不聞乳犬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犬於良鄰。良鄰家貧。並乏食。母犬長饑。葉骨立。乳犬食竟。掉尾歸。嘔食喂母。使母肥。朝餐歸。嘔暮復續。獸類之中。頭考叔。紛紛養志。多缺如愧。殺四足之韓盧。又記村民趙五。其家犬生子。方兩月。隨母行。母為虎噬。五呼鄰眾。持矛逐之。稚犬奔銜虎尾。虎帶之走。為棘刺挂骨。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因繫累稍遲。追及斃。刀下。

又建甯府志。載咸溪童鋪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孩猶解人意。後白者忽盲。不能進牢而食。主家以草藉檐外卧之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卧其旁。及白者死。主人埋之山麓。犬乃朝夕往繞數匝。若拜泣狀。其旁必移時而返。合前案讀之。犬乎犬乎。乃孝友若斯。續續乎。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塋。犬隨之。俄入草莽中。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而搏人。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互相鬪。不踰時。虎自牛膝人。獲免。牧監奏聞朝廷。賜一牛代耕。前牛待其目終。明紀。

有士人某。性惡。其親串家犬生四子。以為不祥。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披靡。震撼山谷。遙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犬徑奔蟒。登跳扼其首。號鳴之。蟒死。某無恙。物猶如此。

李斯義曰。方某之留養犬子。不過一念之不忍。而卒免大厄。故凡作善事。但盡我心焉耳。若有意求報。則為善淺。而誠不足以動物矣。

身纏蟒毒吐腥烟。併力酬恩始快然。溺犬路人尚憐死。自家溺女不知憐。徐太史詩。

同年張鶴洲行人嘗乘一驢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饘粥不繼乃以驢抵通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輒蹄齧不已家兄西樵官吏部為賦義驢行鳴吟此驢勝華歌賈充褚淵六臣之徒多矣池北偶談

義驢日下競稱奇消得瑯琊吏部詩新主縱然易林好不如故土樂忘飢徐太元詩元生公先曾祖父也余少時聞先君云公嘗見一西客以驢馬負運皮貨內一馬脊背破爛血肉淋漓臥不起客鞭之數百馬輾轉於地終不能起立公惻然曰是馬想不能負運何苦加鞭客曰不如此然則棄之乎公曰何不賣去曰元黃如是其誰肯受公問索價幾何曰首以三十金買得今惟求一丰足矣公如數與之客另僱馬負貨去是時人皆笑公愚且謂馬必不起公試牽之馬乃勉強支持起遂牽至家調養月餘脊愈後肥健而馴從不驚蹶大稱公意一日騎至親友家赴宴歸公因過驛行不數里已在馬背上睡熟矣路經山麓旁臨深澗崎嶇難行馬至此不前而公睡如故馬大嘶公亦不醒尋日已西沈馬長嘶不輟村人聞馬聲有異覘之乃公也急喚醒馬公訝曰馬若冒險前行禍必不測馬誠不負余哉後馬

死公泣而埋之亦復如是

伏櫪誰憐縷喘存俯鞍沈醉怯黃昏青山埋骨頻揮淚何日驚駘再報恩徐太史詩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並羔一日欲剖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雙跪前膝兩目涕淋安驚異良久置刀於地去喚一童稚共事到牢乃回遽失刀乃為羔口銜之去置牆陰下而卧其上安疑為鄰人竊忽轉身起起見見刀在腹下遂頓悟即解下母羊與羔並送僧寺乞長生自身尋捨妻孥夜寺內三大師為僧名守恩同生錄二編徐太史曰霜鐘一杵大衆試靜思此羔曾見縛母時若何心碎跪屠時若何血迸卧刀時若何膽戰隨母入寺時若何足蹈者哉羔子教哉屠羊

殺機一動幾時休羔跪屠前柱淚流轉眼學開生死路何人刀下肯回頭徐太史詩鳳陽賈某販豬為業內有一豬甚馴似識人意者甚愛之作樣豬每豬結隊行此豬為前導秦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漢口想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晉井人莫知也驚豬於屠逸去屠追之值州牧出豬伏與前導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晉井側而導探之得一尸詰屠曰不知問豬所自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豬突入其室噉店主衣不釋捕至一訊而服豬送廟日給粟升許牧陞任去新任者不復

給僧愛食之呼豬募化。豬點首。若會意狀。懸袋豬項。導入市。眾皆樂施。次日豬即自往。已給者。不復討。未給者。守之不去。眾曰。此豬道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豬道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豬老斃。僧以棺葬。廟後表曰。義豬墳。物猶如此。

徐太史曰。前後報主。曲折分明。眾以道人目之也。豬已人之特筆記斃之年也。又匪直以尋常人等之。

披毛乃以道人呼。跳出刀山快意。盡盡原來同佛性。何曾依樣畫葫蘆。徐太史詩。衢州里香。僅糧某家。某貧無以備養。有伏雞。擬烹之。里香恍惚間。見桑下黃衣女子。向前乞命。且曰。自死不足惜。不忍兒子。未見日光耳。里香異。至屋側。見一雞伏蛋。其家將宰。力沮之後。再來。乃抱雞見香。踴躍有似感恩狀。既去。行數百步。一虎猝躍出。忽一雞飛撲虎眼。香獲免。同上

徐太史曰。香如虎而動惻隱。虎心善矣。不然難逃真虎口也。是雞靈幻莫測。真慈母真俠士。

片念仁慈。轉殺機。伏雌誰遣幻黃衣。柔腸兒女尋常事。不料雄心奪虎威。徐太史詩。

興安胥鄭某。往鄉催糧。夜宿。似聞隔壁人語曰。我明日當就享。若輩幸自愛。毋擾害人。諦聽之。乃雞母與小雞語也。清晨謂主人曰。母宰雞餉我。幸饋以生。香得雞去。至岑山。雞奮飛入洞。香迹之。見白金布地。喟然曰。天賜我乎。我安置此。遂建橋修路。力行善事。棄家為僧。守戒律終其身。廣信志 淨因寺。沙門慧達。養一鵝。常隨聽經。每聞講終。則入堂伏聽。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兩京記

聞到妙來心即神。香雲花雨奉皈身。此間未許談風月。不似孤高鶴傲人。徐太史詩。萬曆二年。無錫縣。秦某中年無子。時屆蒲節。家人將宰鵝。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珠。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三年。自夢鵝來謝曰。蒙君不殺。在寺聞講。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負醒妻腹痛。遂生子。名夢奇。聰明清秀。年十二入洋。咸應 六道無常疾雷催。明珠老蚌李慈胎。青衫一領休看易。三載聞經佛座來。同上 李昭敬應試秋闈。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在枕前。閱之。平平。令吏置架上。復寢。晚視。有碩鼠啣其卷。復呈枕前。如是者三。勉錄取之。李榜後來謁。主司問其故。李曰。先人陰德。不可知。但三世不養貓耳。主司曰。此鼠報德也。李來春聯捷。聞奇錄

家貓喜食魚肥。世庇茅廬報棘。不俟簾官三度薦。頭卷已披朱衣。同上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厚食之。因事下獄。歸時數恨不已。鸚鵡曰。郎
在囹圄未逾旬。懊惱如是。我閉籠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伴有過隴山者。
鸚鵡必於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勿猶如此。

徐太史曰。自起開籠放白鵝。此商可嗣響。雅陶矣。

江南諸生某。夜夢環介冑者。長跪請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幸垂憐往救。生驚
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物。曰。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鯉也。向
友白其故。放之江中。踰年渡揚子江。陡遇狂飈。飄船至山下。石傷船底。瞬息將沈。
衆呼號莫措。咸謂無生理矣。頃隨風鼓浪而前。若有物負而行者。水盈舟。行益疾。
竟達於岸。回望之。見一巨鯉搖尾而逝。同上

徐太史曰。不入夢友家。而轉求往救。此友必非仁心。為質者然。迷夢即放江中。還
是善根路上人。

李景文常就漁人貨其所獲。仍放水中。景文素好服食。火煉丹砂。積熱成疾。疽發
於背。藥莫能療。昏寐中。似有羣魚濡沫其毒。清涼快人。遂獲瘥。同上

同在清涼世界行。臨淵底事殺心萌。求仙不少丹砂誤。那識長生即放生。徐太史詩
鎮江邵彪。久未第。夢至一所。見大奎蒼蛤蜊皆作人聲。呼彪姓名曰。汝之不第。以
此故也。彪遂念南無阿彌陀佛。蛤蜊皆變成黃雀飛去。彪醒痛戒。廣勸世人。後乃
及第。官至安撫。感應篇註

華梧樓曰。見人殺生。有錢買放。無錢念佛。是亦救生一法也。

徐太史曰。雀入大水為蛤。是飛而潛矣。此則蛤化為雀。是潛而飛矣。陰陽變化。不
可思議。類如此。但不知金蛤何以能言。且能知人禍福也。

幻中復幻。幻中真。戒殺分明。示鬼神。會得蛤蜊言外意。升沉何必問嚴遵。同上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其父祖永椿。喜放生。之錢每早起。必持帚掃兩岸。螺
螭盡放入水中。有時忍饑。掃踰數里。如此者四十餘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
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先令汝入翰林。享一品。

榮。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曾孫治。萬曆丙午舉人。沐崇正壬午舉人。
六世孫葵。康熙癸丑會元。狀元。奉命錄後編

南康狄相國太守。署中桂花廳酒次。迷閣學汪吳泉先生。主講豫章書院時。予造

訪焉。偶談及果報。先生曰。善惡報應。揆諸見聞。灼然可信。因言登第後一日。假寐書齋。夢二童子。明矐玉貌。各手擎紅紗燈一盞。至曰。府君請見。予問府君為誰。不答。導之前往。不覺隨往。至一潭側。縱廣不知幾百畝。幽深靜綠。寒氣襲肌。二童履水上。如步康衢。予錯愕。接踵黑中。恍惚殿宇曲折。歷數重階。二童置燈兩旁。瞥見甲士森立。王者冕旒危坐。肩蒼古手前揖之。王曰。汝汪某乎。曰然。王曰。汝曾戕生命數萬。知之乎。予曰。夙世公業。惘惘未悉。現世惡業。自信無戕生靈之事。王曰。非前身事也。盡思之。思之久不得。曰。辱承明問。愚實未解。王又曰。且細思之。當自悟。思之又久。乃曰。憶總角時。館師外出。曾偕諸友嬉戲。捉獲青蠅。無算。去其翼。聚於高垣。圍之。引蠅蟻。蟻至亦無算。乃以火著硝黃。突衝其圍。蠅蟻反飛。一時滅沒。互為拍手笑樂。得毋是乎。王曰。是也。知罪未。予曰。童子何知。希格外原宥。王曰。既知懺悔。急宜努力。當日同害物命。諸童福命較薄。俱罹冥誅。汝本臚唱第一人。因此降為一甲二名。仕途得意中。時有拂意事。近交命運。五年中少亨衢。行且入佳境矣。勉之。忽驚悟。先生饒川樂平人。嘉慶丙辰榜眼。令官大宗伯。白舫謹識。一心香度合編。

姚端恪公戒殺箴。公諱文然。字若侯。江南桐城人。癸未進士。官刑部尚書。順治甲午。撰感應篇頌言一篇。
百物之命。一人之舌。命不再生。舌惟暫悅。盤內添饌。厨中積血。共孽心傷。獨孽冤結。願我同人。生靈愛惜。全命矩矱。

施愚山先生放魚子法

凡魚子切勿損壞。勿經鹽水。用乾麪細泥拌裹。曬乾收藏。自秋冬及春。積至四月。望後。放於河灘水旱中。無不全活。若當四五月間。正魚子生育之時。或不得已而用魚。可將子輕輕取出。隨用乾泥拌放。使常為日光所照。不半月即生。屢試屢驗。張文貞公放生辯。公諱玉書。江南丹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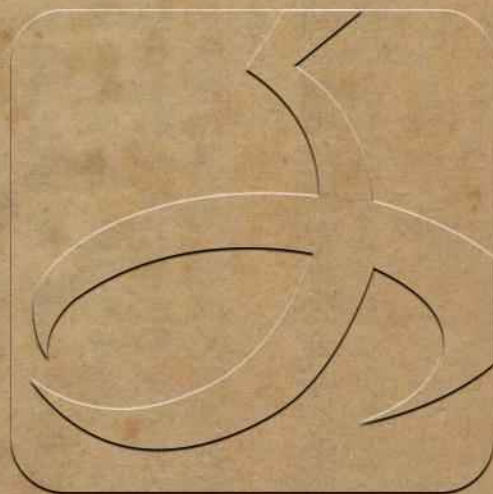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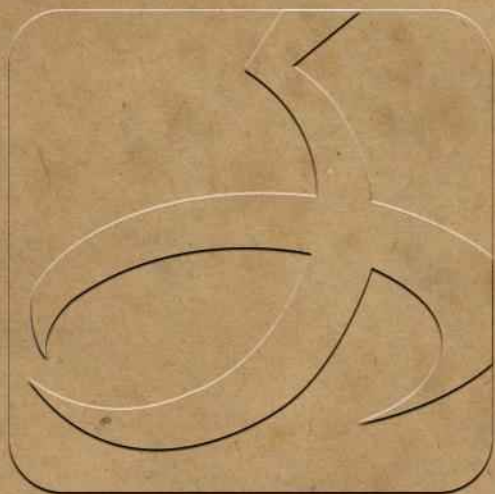
三教聖人。功用雖不同。其仁慈愛物。仰體上帝好生之心。則一也。陋儒淺見。乃目之為佛老。豈佛老好生。而吾儒尚殺乎。白樂天有放生議。真西山有不殺誠願。魯公隨所守。郡縣即立放生池。共八十一所。咸乞御示。以垂不朽。蘇東坡晚年極喜放生念佛。其在杭州。奏修西湖。以續放生池。數公節義文章。炳標千古。使稍有可緩數。公其肯為乎。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好生。非無謂也。凡物之將死。其哀號痛苦。亦自有聲有淚。但我輩肉眼凡胎。耳不能聞。目不能見。爾何以故。蓋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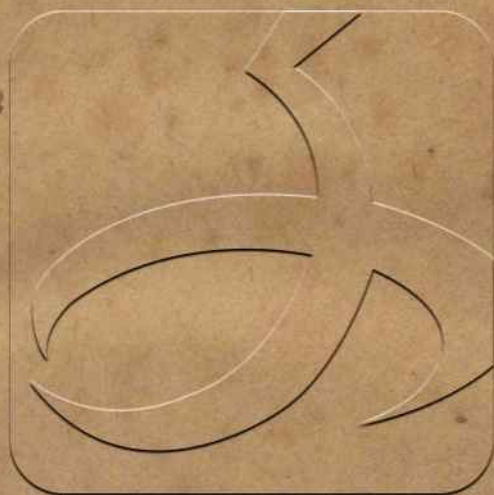
耳聖人。然後能聽於無聲。亦惟天眼聖人。然後能視於無形。故備燭此哀號痛苦。不啻倒懸之在躬。而迷望人之一救也。於此而能救護之。真是天地歡喜神明樂幸。豈但所放之生靈感恩思德已哉。陶石實曰。一虎當邑立。萬民駭散走。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勿謂彼肉肥。可療我身瘦。彼此雲露命。但當相憫佑。痛哉斯言也。彼佛氏因果之說。陰陽報應之理。猶屬後為者乎。增修好生錄。

林少穆先生跋屠太守書後。信哉。天人感應之理。固昭然不爽也。余友錢塘屠潛園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誤投藥。幾殆。自誓以利人濟物為懺悔地。他事一不繫懷。一夕。觀自在菩薩感應入夢。謂太守。夙世為楚中某官。遇事公而刻。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減祿位。又多戕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中誓願堅固。念念以利濟為懷。無毫髮怨尤。冥中以他福得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祿。當益勉之。寤後。遂舉家戒殺。廣放生。命。是冬即疊拜袁州九江之命。即家起用。不次。殊遇。明年春。病亦頓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為大願。欲人人咸獲戒殺放生福報。而又慮人之不盡徵信也。故為好生錄書後一篇。第暢明吾儒不殺之理。而於感夢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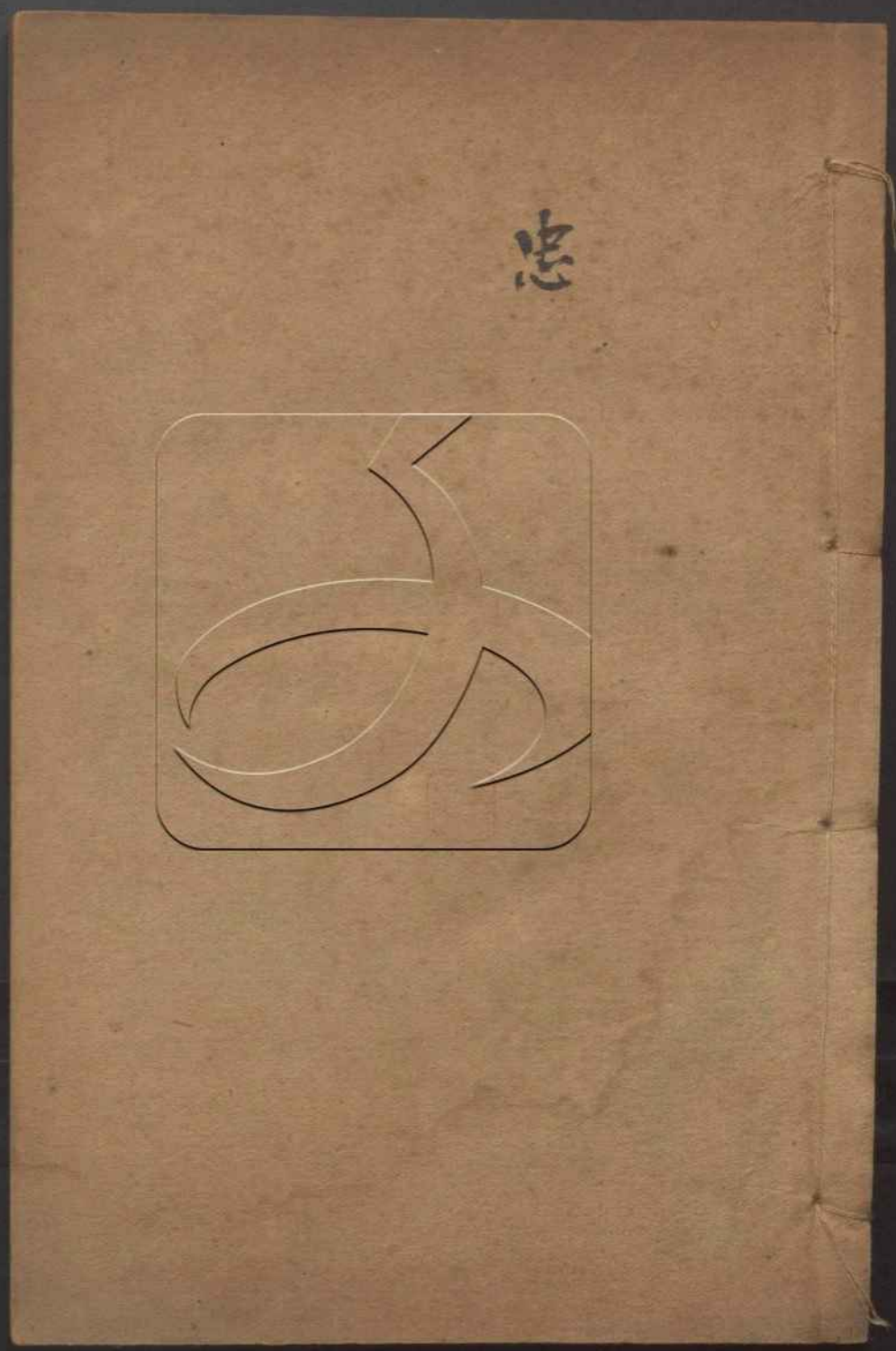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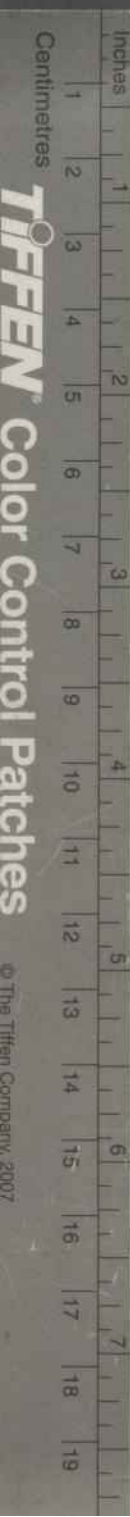
未嘗及之。具於立言之體。固當。而於覺世之意。或有未盡。余故復為詳述之。使人知感應之故。非荒幻無據也。近時風俗奢靡。無故飲食酬酢。刀几必赤。惟歸安張中丞獨守此戒。前撫吳。日嘗為戒殺文註釋。以勸吏民。有議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己饑已溺為量。顯顯之仁。似非急務。聞者疑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為師法。何疑為。蓋太守之篤信。已非今日始矣。余又聞太守之先德封公。中年始得子。即立願戒殺放生。冀其子以文學科名顯。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於病中感夢。大士蓋福德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則仁愛風行。太和翔洽。於世道既有裨益。而文學科名之報。與延生起疾。亦正有如響斯應者在也。道光壬午夏六月。侯官林則徐跋。錢塘李更生同善錄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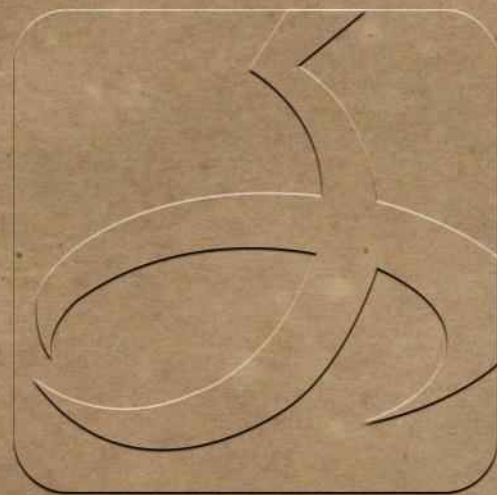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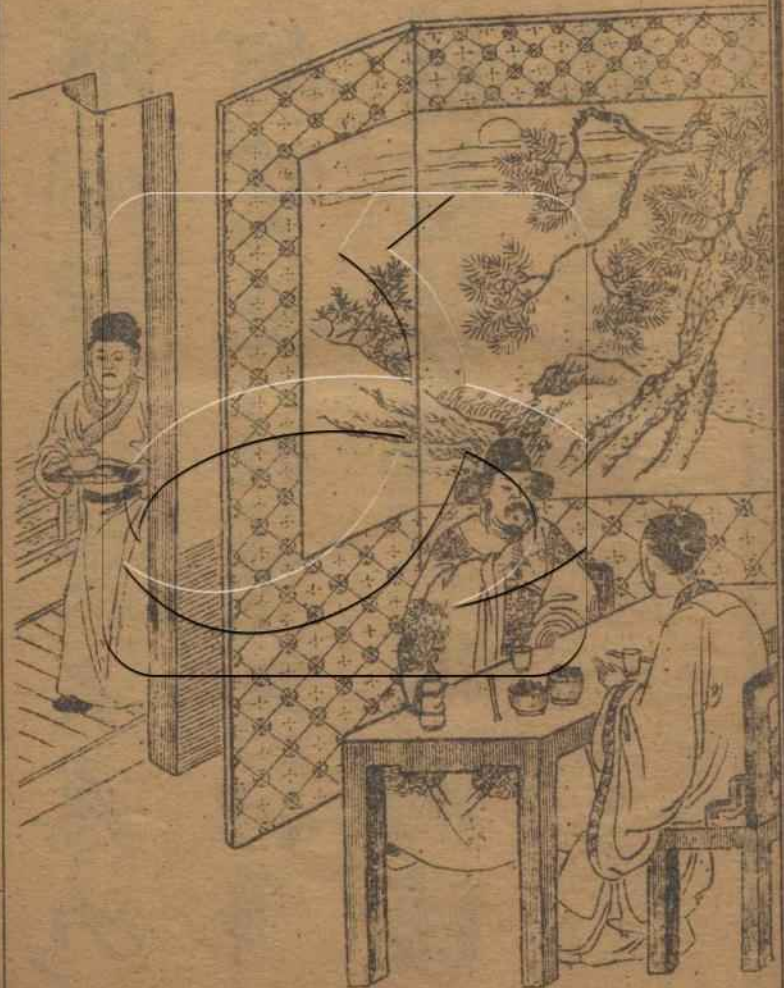
遂安洪子泉先生題立願生生冊曰。放生方可延生。無力放生。先戒殺。立願自能如願。有心立願。即回天。





迷
396





解網疎囚莫大恩如
何背地能言他年
援首沙場上冷雨淒
風泣對魂



施恩不求報

註君子以濟人為念一念觸發推恩給之見得道理自當如是若施恩於人而望報便不是真心好施所施者亦必賢能報之人或報以錢財或報以聲譽而窮途望恩者不得蒙其澤全是一團私欲故不求報而得心安此所以利溥方算得真施也

案吳自脩作壽張令審一大盜見其豐偉健美品貌非常心竊異之但盜所犯甚重欲生之而無路乃於夜半呼盜至內衙謂之曰吾欲生汝而律無可生明日解司吾囑差半路釋汝可相偕而遁也次日取銀三百兩暗囑解差中道共逸事發吳以簽差不慎去官囊橐如洗家人莫不尤之吳曰施恩而望報不如勿施貧窮命也何尤之有越數年盜於邊庭立功躋顯位思報前德以書招吳吳心不欲往家人強之乃行至任所盜事之如父時刻不離數日不歸後堂妻怪而問之盜語其故妻曰君誤矣妾聞大德不報彼有挾而求雖盡囊與之不足若不遂其意彼播揚前事君何面為官不若致之死歸其棺而後贈之庶君事不露而彼亦受報矣盜恍然曰卿言是也遲數日當行之夫婦私計不知已為廚役與姓竊聽適進

午膳獎以肴饌不精被責二十板獎懷恨盡將私計告吳吳大驚棄行李與樊賁
邀次早盜知之已遠不可追矣乃大悔遣人賁千金送其家吳却之不受值單恩
吳原官起用恩任尚書盜領兵征西域失機論斬亦負德之報

附河南劉文正公諱理順鄉薦後久不第讀書二郎廟聞哭聲甚哀問之其鄰曰
渠子出外七載母老且貧嫁媳圖活昨得遠商十二金今夕即去姑媳不忍別耳
劉忽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只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交
官矣劉曰速取來官糧再為借當遂假作其子書言離家後獲利五百餘金半月
便歸先寄銀十二兩等語姑媳得銀信急告商還其銀去越十餘日子果歸書中
所言悉符子聞感甚嘆曰殆神明憐我乎合家叩謝天地劉公是年會試改
行前夕夢鼓吹列炬二郎神送出廟門及臚唱果狀元及第其子後知劉公所
為踵門拜謝公竟不認徐白舫太史桂香鏡

吳郡洞庭山席氏其先世有諸生事與此同其所拯者係木匠母妻木匠歸訪知
是公詣謝不認匠曰相公行陰德不居功小人豈可忘報聞郎君將娶小人親造
一牀來願郎君吉利多男相公勿却後果連生數子至今科第連綿為洞庭望族



周邱飢寒出存心道
途不肯沒多金一朝
行滿飛昇去留得高
名百代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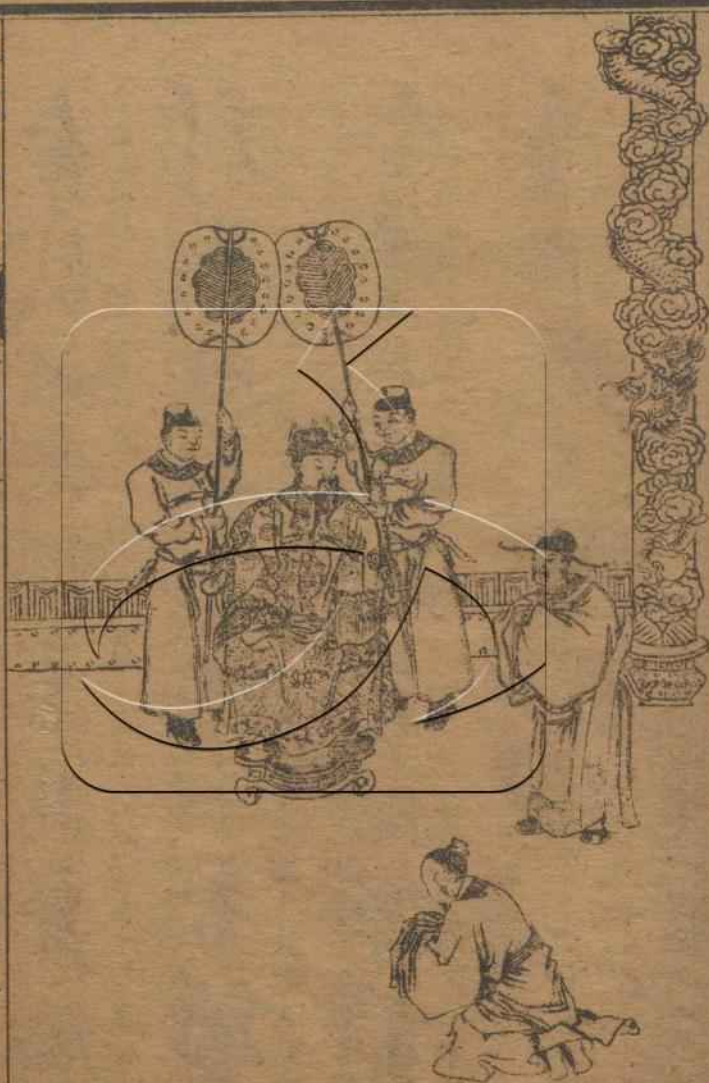


與人不追悔

註推解之念。人皆有之。但初念未嘗不善。病在轉念之易其初心耳。故一念惻隱。慨然與人。復一念係戀。而悔失我。有究竟是各根難斷。義利不明。為德不終。貪萌日熾。推此追悔之心。非惟不能與人。將來必且奪人矣。

案袁崇豫家無儲蓄。而性好施濟。時值歲底。祇有米五斗。有貧友告貸。慨然以三斗與之。元旦食薄粥。妻孥苦饑。皆出怨言。袁曰。既已與人。追悔何益。爾輩苦元旦食粥。視並無粥食者何如。又冬月見赤體者。解絮襖與之。歸家有寒慄之色。妻詢得其故。笑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謂孝也。君凍自己之身。而恤他人之寒。未免不權輕重。吾有小襖。可速易回。袁曰。以小易大。不如勿與。吾身雖凍。而心自樂。卿勿慮也。乃取小襖着之一日。登廁見壁上掛布袋。內存白物六。大封約三百金。嘆曰。財與命連。此時失者。不知作何景況。坐於路旁。等至天晚。並無失銀之人。攜歸藏匣中。家人面前。亦不言及。次日復往守候。不覺身體困倦。惓然欲睡。見有神人告曰。失銀之人。前世慳吝異常。一文不捨。今生為官僕。背主私行奉命採辦。浮開銀三百兩。以圖入己。天惡其貪。故使之中途失脫。彼以不義得之。以忙

中失之。乃係天意。彼已不來。無用久等也。袁醒自思。雖承神語。然不義之財。終不可用。時值年荒。斗米三錢。乃買米百擔。於四城門施粥。數日而盡。家下雖極饑餒。並不沾惠。後年逾百齡。鬚眉不改。強健如少時。遇異人。授以金丹大道。飛昇而去。**附**唐郭元振。讀書太學。家僅贖錢四十萬。至。會有縷服者。叩門求助。藝元振悉與之。不復問姓名。後官至中書門下。封代國公。丹桂籍註案下同。
宋眉山蘇公。仲景。遇荒歲。賣田以賑其鄰。及多年豐。償之。辭不受。祖業漸衰。雖飢寒而心不悔。生子洵。孫軾。軾俱貴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又遇歲饑。典押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半贈之。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明日方死。彼却是今日死。遂分濟之。是夜夢神謂曰。汝濟人心切。上帝鑒之矣。當賜汝金一。明日鋤地果得之。
瞿嗣興。好行陰德。有一貧人。值大雪。餓不能起。公憐之。攜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歲歉。有貧人來糴米。受其錢五千。佯忘曰。汝錢十千耶。倍與之。凡肩挑背負諸人。必多償其值。曰。彼胼手胝足。以求利。忍與之較乎。富年八十。無疾而終。子孫累世榮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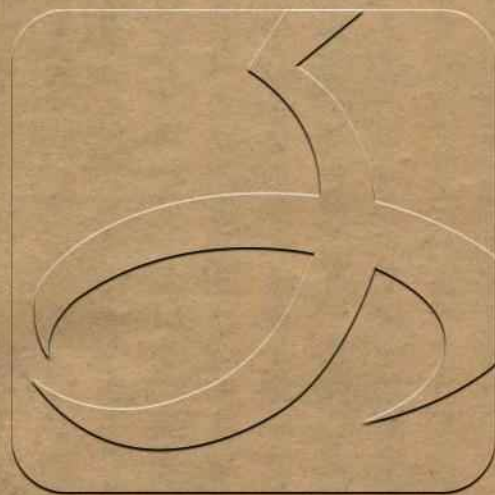


卓哉此老獨善其身廣
刊感應太上為心芳聲
令譽上達楓宸親揮霽
藻貽厥子孫

所謂善人。

註承上文是道則進以下至與人不追悔言如此乃所謂善人也。曰善人則心逸日休之象與前所言貪耗憂患等相去霄壤。此在天堂彼在地獄矣。

案元末有儲紹衣者力行感應篇刊刻廣佈每句各編彈詞俾閭閻婦女亦得解悟時羣雄割據一方陳友諒少時貧困無賴儲曾周濟之後數年友諒起兵佔奪湖廣諸郡即僞位國號大漢徵儲不就屢賜金珠幣帛儲不敢辭但藏之笥中留以濟貧家雖缺薪米不肯用分文明太祖削平諸亂登極後訪天下隱逸善士有司交章薦儲奉詔至都太祖問曰卿在家何事最樂曰臣草莽餘生恭逢太平盛世惟力勤耕種以善自勉並以善教子課孫餘無所樂也太祖又曰陳友諒僭竊之曰卿不入其黨友諒尊禮備至可見作善之人雖惡人亦可感動善德無所不屈信不虛也楚書云惟善以為寶卿可謂國之寶矣御筆親書為國之寶四字賜之另賜束帛文綺以安車送歸勅有司月給粟肉以養其老官其子為雲南布政司孫入太學讀書俟學問有成量材受職



宋代求名相怕公莫與
倫抗爭能轉日發政畫
生春感法昭今古宏猷
歷縉紳試觀蒙述日會
尊第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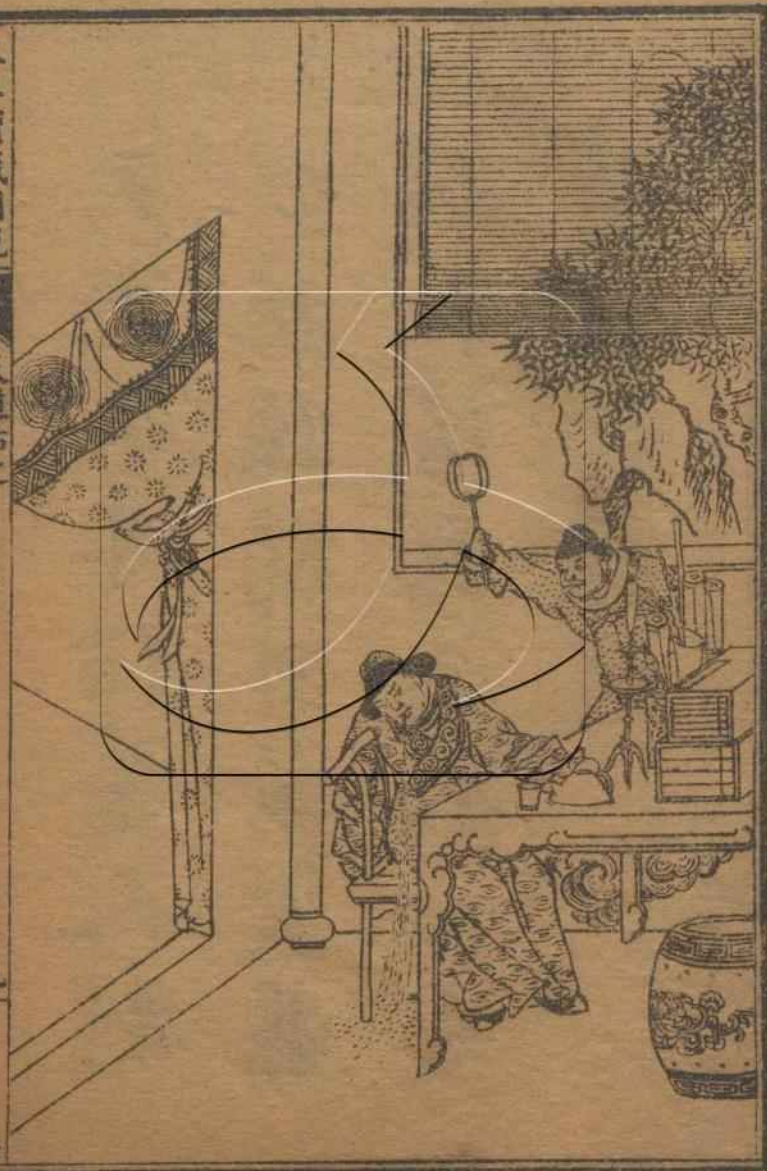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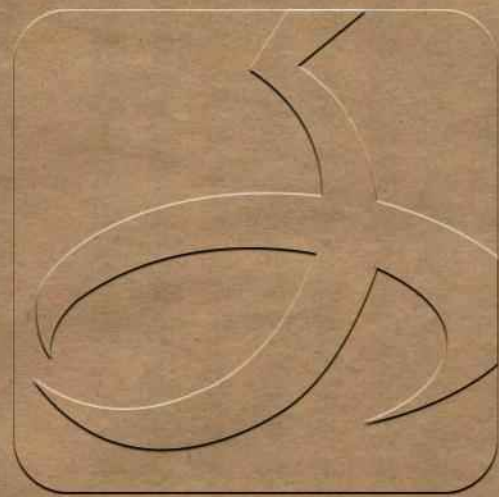
人皆敬之。

註善者人所同具之公理人能全此公理上自王侯卿相下至牧豎村夫無不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此豈勢以迫之術以馭之哉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也

案宋司馬溫公居鄉時聚生徒講學會文之期一飯一匙一菜一肉不置酒公第其甲乙畢即申明孝弟忠信之理娓娓不倦學者莫不感化有鄉老數人以菜羹麥飯為獻亦求講學公欣然享之如太牢食畢為之講大學聖經一章眾老退而喜曰吾今知聖人之道也公每出市人傍立起敬如對神明奉詔赴闕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見村民數千百為羣踴躍相慶曰司馬作相吾輩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其諸部落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擾邊公薨之日帝減膳撤樂輟朝三日都民罷市相聚設位而哭典需衣物為奠如喪考妣四方會葬者數萬人香帛紙錢之類市肆為之一空蓋從來未有之也

附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為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隱貨利人隨貧富皆

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為不善恐為司馬溫公所知
 丹桂籍註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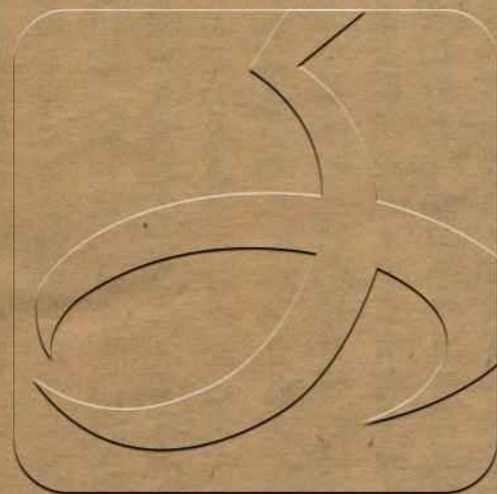
天道從來佑善人
公抗疏節身官家番
瀕死皆無恙奸相空
勞設計頻



天道佑之

〔註〕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或孤忠可以貫日。或純孝可以格天。或貞女烈士。有霜飛星隕之異。或勞人邊客。有鯨波瘴癘之危。要皆蒙難自全。履險克濟。若非天道所佑。人力豈能為歟。謂愛護而保翼之也。

〔案〕宋劉器之登第後。力學不倦。日講性命之旨。人勸之稍息。答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原非兩事。吾僥倖太早。毫無知識。昔漆雕開為聖門高弟。尚以未能信斯為歎。我何人斯。敢不自勉。及拜諫官。忠直敢言。累抗疏論章惇小人。不可用人。皆為昨古。及惇用事。修前怨。公遂遠竄。宋時流貶之處。以兩粵為極惡。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廉雷化。說著便怕。凡此八州。公歷其七。雖盛暑炎日。泛海冒險。監督者不稍寬假。人皆謂公必死。而竟無恙。時有貴郎。揣惇意。欲徑殺公。惇即擢為本路判官。其人飛馭來去。賤所讒二十里。止宿驛亭。擬於明日處公。左右震懼。夜半忽聞鐘聲。貴郎如有物擊。大呌嘔血而死。惇領具疏。捏奏。誣以重案。殺公。疏未發。而事敗。帝念公前言。立擢回朝。歷平章國事。以福壽終。非天佑善人之明驗歟。



舍寬上疏叩金階廷
杖已甘碎百骸富貴
來時辭不得都緣命
運有安排



福祿隨之。

〔註〕福富之也。祿貴之也。隨者不求而自至之謂。蓋天爵修而人爵從善氣感召捷於影響莫不知其然而然也。

〔案〕唐武后僭位殺戮宗族大開訐告之門株連臺察死者不可勝計有裴高書被仇家所誣棄市其姪仙客年十七上疏訟冤后寔訊之謂爾年少何能為必有人所使仙客抗言曰忠孝出於天性何人能使陛下當論臣言是與不是不當問其他后大怒命杖一百纔四杖氣絕武后定法人死猶須杖滿執杖者憐其少且已死以下諸杖備數而已至九十九杖復甦安撫邊遠回紇可汗雅重漢人見裴係名臣後裔且通文墨使教諸臺吉委之以事靡不妥協遂以女妻之裴由是富有金帛種田則倍收牧馬則蕃息與中國通市得利千萬自成部落富堪敵國矣由邊至京驛遞皆其佈置之人朝中之事纖悉畢知時徐敬業起兵討武后國中有事裴乘機欲歸偕妻奴婢三百餘人裝車數百輛馬數百匹連夜私遁回紇怒遣兵追之裴率家僮拒之不勝被執回紇以愛女之故不忍加誅拘禁之以待朝命時敬業之亂既平武后恐前此流人更有異謀遣官安插實暗令殺之也差官承意旨盡殺之

裴係待命之人。及獲免。差官回朝復命。后變顏曰。朕命爾安插。何故擅殺。立付法司。典刑下詔。凡屬流人。盡赦罪回家。其意以為流人俱盡。故施恩以為掩飾之計。裴適逢其會。遂得歸。時張柬之謀誅諸武后。退居後宮。中宗即位。念裴冤。復其家。累官尚書。計裴一生爵位財產。皆不期而至。可謂福緣隨之矣。

附宋仁宗時。貝州妖人王則反。文彥博奉詔討賊。一日升帳議事。妖人用術。飛一大石。當頂壓下。忽背後有一人抱之離數步。立將所坐椅打碎。彥博謝之。其人曰。吾福神也。因公忠直。故來相救。言訖不見。公後享上壽。位極人臣。子孫榮盛。數善錄。西蜀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邱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官光州太守。平反冤獄。首註感應篇。助宣教化。令人因事求理。嘗曰。做人為官。皆不可一日離此書。後擢御史中丞。年高德劭。五福咸臻。有李傳行世。晨鐘錄。

徐太史曰。宋鄭清之感應篇序。謂舊有集註。賅貫融洽。信而有徵。即李註也。迪吉錄。謂助天闡教。為功厚矣。其李公之謂歟。

香凝燕寢。訟庭閒想。見箋經畫掩闌。太上功臣推第一。筆垂仙露灑人間。徐太史詩。



將軍娶婦應遭誅惡
父貪金鬻掌珠元振
代天行大法害人妖
魅一時屠



眾邪遠之。

〔註〕妖不勝德。善人正氣充滿。邪不敢干。譬如太陽一出。冰雪自消。一切不正之氣。連而避之。不敢為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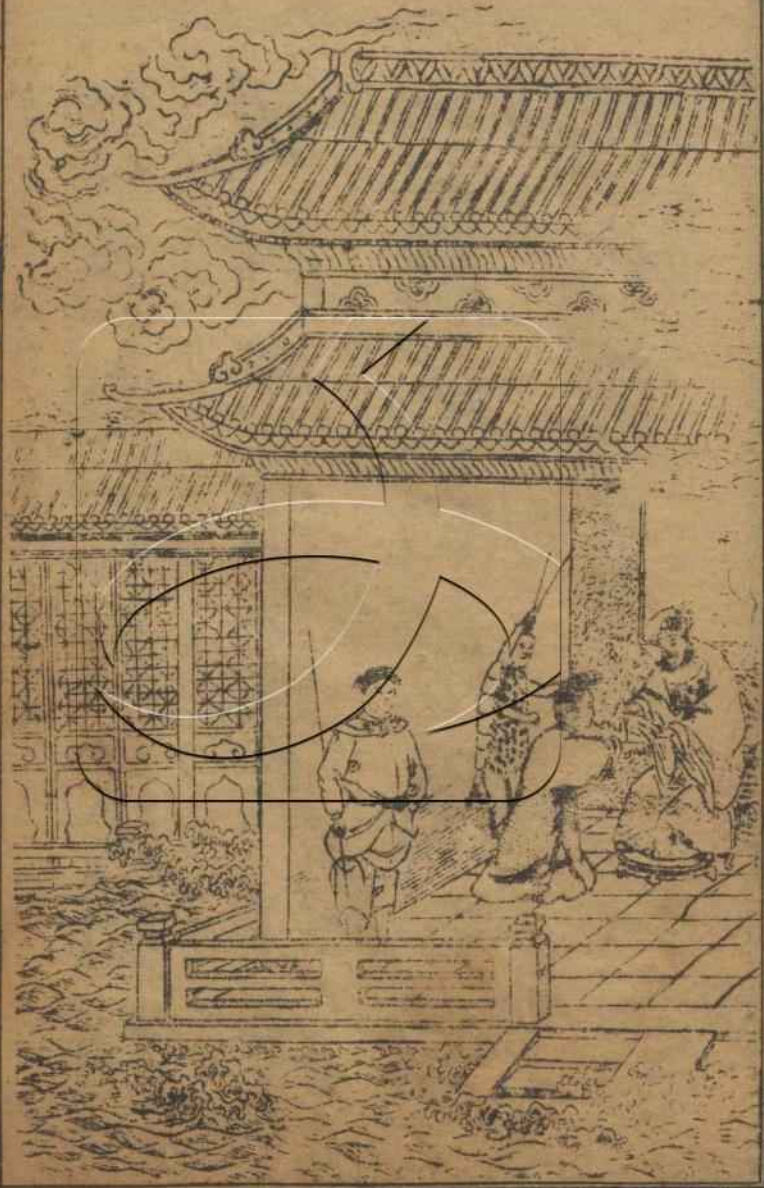
〔案〕唐相郭元振。未第時。挾策遊京師。至太原。日將暮。居停無所。路傍見一廟。額書為將軍祠。十分整肅。振偕僕入。見殿堦兩傍。俱列姪。如嫁女者。然殿上供酒饈。有金介冑將軍上坐。間左邊室內。有女子啼哭聲。振問為誰。內應曰。君人也。則救我。鬼耶。任為之。振命僕將門打開。有盛服女子。年十六七。容色姣好。向振哭拜求救。振曰。子天下血性男子也。爾果負枉。可實言。吾當救汝。捨身不惜也。女曰。此地有烏將軍者。每歲索少女為夫人。若不進獻。則降災殃。合鄉不甯。數年來。喪女命多口。吾父利鄉人三百金。醉矣而閉之。此房自必死。倘蒙救援。願為婢妾。振命女仍住房中。自與僕在堂靜候。俄頃有十數人。各持掃帚等類進內。見元振曰。相公在此。棄所持奔去。又門外有皂衣公吏數十。遙見振。亦曰。相公在此。不敢進內。振心喜。自念吾當作相。可除此怪矣。霎時有鼓吹傘旗執事。擁一將軍。乘軒而來。至二門。公吏回云。郭相公在堂上。將軍若有懼色。曰。既郭相公在此。吾當相避。

振命僕至輿前請曰郭秀才請見將軍下輿至堂上與振叙禮振曰小生路過聞將軍嘉禮願為小相將軍謙不敢當命酒與振共飲談笑甚歡振有匕首極鋒利思欲刺之曰吾有患願得自御尉敢以上獻從行李中取出用匕首解開親送將軍前將軍伸手來取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大呼而走從人悉奔一時寂靜振呼女出與以飲食至天明女父持楮錢嚔哭與眾鄉老來至廟中見女竟無恙問得其故眾老謹曰破吾香火欲毆之振曰爾等老於年未老於事且勿譁靜聽吾語上帝設神非猶今之州牧乎眾曰然假令州牧不遵法度貪淫漁色天子有不加之誅者乎今烏將軍奸女多人乃上帝所必誅吾奉帝命為一方除害何譁為眾皆踴躍曰是也公率眾照血跡尋至一古塚有穴如屋一大猪無右爪卧內蓋所謂將軍也眾共殺之火其廟怪遂絕父欲攜女回女辭曰得金賣女置於死地父子之情安在吾永隨郭恩公不復念家鄉矣郭署為側室生二子

附歲甲寅福建漳州疫癘盛行染者立死殆億萬計有道人云惟奉行感應篇者得無恙訪之果然

海霧漫天黯不開。啾啾疫鬼竄荒隈。道人無限慈悲意。應是琳宮奉勅來。

徐太史詩



月色湖光點淡時
招魂此際倍淒其
松醪一盞猶圖報
滿載珠作酒資



神靈衛之。

〔註〕神道無私。其所敬者忠孝。所欽者正直。所愛者循良。所通者道德。故遇善人。無不曲加保護。古來積德之人。遇水火兵盜之災。往往化吉生祥。脫離凶厄。傳曰。神所憑依。將在德矣。此之謂也。

〔案〕長沙趙德鄰。六歲患症將危。有神人送藥一丸而愈。曾出外遇鬼。見土地持杖衛護。後娶鹽賈汪姓女為婦。曾挾重寶。合家居大艘。常泊岳州湖岸。趙歲時過洞庭省親。有甯菱家老叟顧戴。趙見其船無錫竈。問何食。曰菱芡耳。趙帶有佳釀。名松醪春。屢飲之。更亦不愧荷。一日妻歸甯。居父舟。夜起風濤。合家漂沒。趙設祭湖濱。痛哭招魂。三日夜不輟。精誠感動水府。主者命查勘。左右曰。有汪姓一家。已拘到矣。檢簿無其女名。喚出。即趙妻也。主者曰。爾夫前世積德。神靈處處相衛。他日治岳郡。與吾有粉榆之誼。當放爾還家。索筆題汪氏臂曰。昔日湖頭菱芡人。感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為報。珍重長沙趙德鄰。命水卒送回。趙正祭奠。見有一物漂來。拉起。乃妻也。問之。得主者放回之故。設位朝夕頂禮。以報其德。後銓選得郡。果如主者言。接妻赴任。過湖。有一老叟挽轡。若不在意。命杖之。叟曰。昔日水府

釋爾。今反仇報耶。細認乃昔日之主者。拜而謝之。問父母安否。欲圖一見。翁曰。易耳。至中流。忽旋風。船即沉湖底。汪一家攀舟。嘔痛。將向日所沉貨賄。盡付女載回。曰。留此無用也。須臾船復出湖。並無沾濕。抵郡與夫述之。趙後屢遷官。俱迂道而行。再不敢復過洞庭矣。

附菱湖費文耀。雍正四年。奉湖州太守命。領庫銀往東洋採辦銅餉。越歲五月十三日。返棹至大洋。颶風猝來。舟幾覆。眾號咷無措。文耀至心虔禱。天后座前。祝曰。倘叨慈佑。免厄三日。得到乍浦。願竭力多叩。太上感應篇。勸世禱畢。忽見冥晦中一道靈光。閃爍舟前。如有神引導者。十五日未刻。眾距躍呼曰。舟抵乍浦矣。蘭桂編。

徐太史曰。天后炳靈事蹟。備載天后志及廟聖錄。而此案獨佚。竊嘆靈蹟之有散見他書者。當復不少。行將蒐補梓行。宏闡慈化。

辦香誰不拜湄洲。翠羽金支宛在眸。風滿歸帆濤掃雪。神鷗已送海東頭。餘款吉神擁護吉人多。善氣絪縕自召和。說與榜師牢把柁。世間何處不風波。同上



漢武秦皇慕永年不思脩
德安求仙藥殘久已枯民
怨煙易何能結道緣泛海
徐爾終未返加殊五利亦
徒然奚如養政施仁澤三
島蓬萊在目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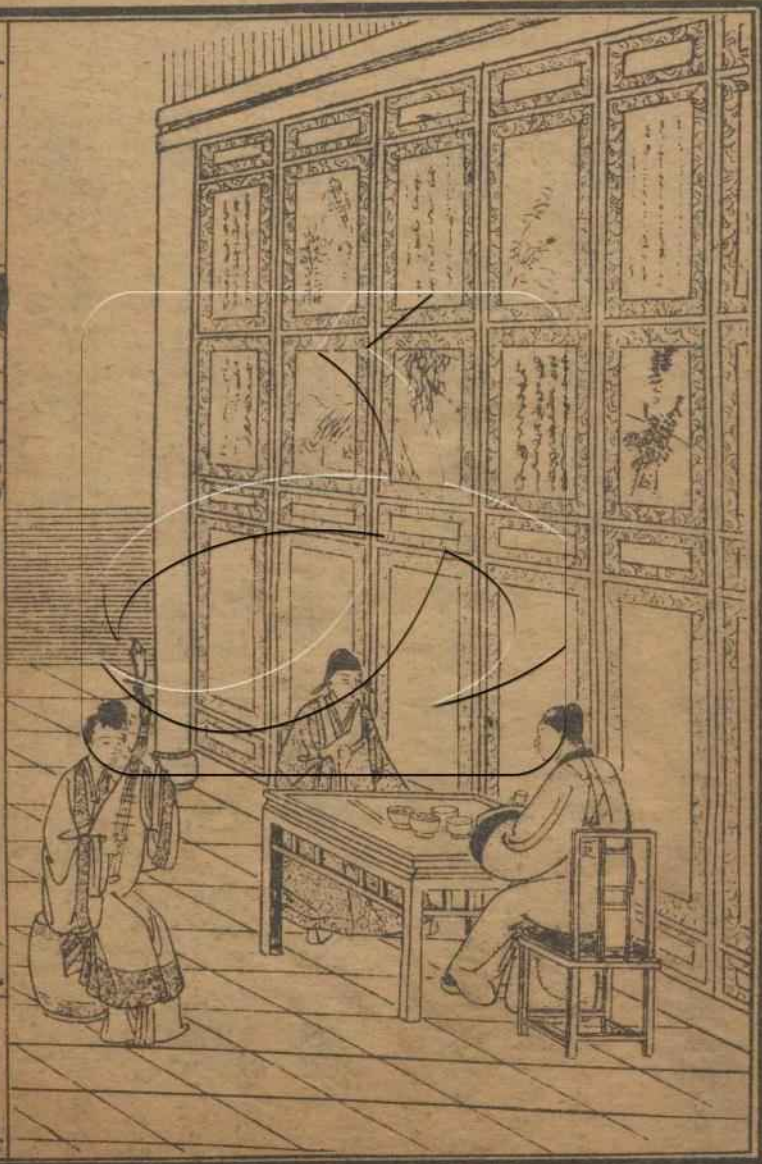
所作必成神僊可冀

註所作指作善而言凡有作而不成者多由善根淺善緣薄以致大願成虛功德難滿若人事既合天心天心豈違人意故所作必成善事既成則心無愧怍陽春在抱其氣舒長所謂仁者壽也神仙之長生久享必本乎此故曰可冀也

案王茂修志在行善每遇好事雖解衣典物不惜曾見乞丐病死路傍無人埋葬回家搜囊無一文時值天寒祇存絮被一條赴典鋪質錢數百文不足又以妻耳環湊之次日即有遠邇年陳欠者除取贖典物外尚有餘剩生平所作善事若有神助無不成就郡城外有官路兩面臨水日久傾圯往來不便王發願重修無力遂出家為道士募化人感其誠無不樂助期年得千金鳩工庀材砌以方石遍鑿蓮花名蓮花街遂成坦道餘資建太乙閣修煉其中每早廣施藥材以救疾苦一日有疥癩羽士來閣中求齋王與之食且贈以衲衣至夜半羽士曰爾大有福緣故所作必成肯從我遊乎王欣然許之羽士命閉目攜手而行如在半空足下波濤洶湧啟目微視則茫茫大海也霎時抵岸見層巒疊嶂鳥語花香迥非人境羽士止王於石室暫別他往王至後洞見燃燭數十輝煌雪亮地卧死人十數王大駭

羽士適至。曰：此吾道友。偶出遊人間。作王公卿相。不日即回。何懼焉？王求歸。羽士亦不留。曰：爾歸。念既動。仙緣尚淺。有一書付爾。可照此行功。俟二十年後。吾再為接引。遂送歸。其書乃痘疹方。王用以治小兒。無不立痊。後二十年。復遇前羽士。度去。附錢塘柴省軒先生諱紹炳字虎臣著述善書。皆輔翼經傳。生平與臣言忠與孝。言孝無不勉人為善。其為下根人說法。每引感應之案。以散動之。因取感應篇。逐句詳釋。做河上公解道德經例。分為九章。名感應篇直解。又取十三經及二十一史之感應故事。勒為成書。名感應經史通考。歿後。有江右羅舍者。館正定梁氏病劇。見冥官威儀甚肅。旁侍錢塘洪貞孫。羅氏與洪友善。趨問尊官為誰。洪曰：吾鄉柴公省軒也。羅向前肅拜。問將來功名。柴曰：人生大節。在忠孝二字。窮達何足論。語訖而甦。事聞於都下。翰林侍讀施愚山給諫嚴灝亭皆柴公故人也。同至羅寓。詢其狀貌。悉符。事載吳青壇太史記中。甚詳。公生二子。長世堂。次世臺。皆有文名。蘭桂編。

瓊笈猶存耀 斗魁性光綻處筆花開。欲知地府天曹吏。都自忠臣孝子來。
太史詩



蓬島在何處只在此心
中一能堅道念一則願
求榮富貴須臾事繁華
頃刻終琵琶彈夜半昇
術羨仙翁

欲求天仙者當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註承上作結深明作善為立命之本也功行滿足超居洞天曰天仙煉形長在地不老曰地仙立積也一千三百云者乃刻期成功之意勿泥

案昔沈劉二公子有志清修偕入終南山構屋修煉數月形容枯瘠劉忿然曰吾輩棄功名拋父母居荒寂中求為天仙次亦作地仙今渺茫無憑漸為槁鬼吾將歸矣沈勸之不從遂回家娶趙氏美姿容善音律劉以門廡補禮部主事游陞御史奉命巡江南河道舟泊燕子磯時值微雨見一漁人簑笠搖船而過乃沈也差人強邀到船握手笑曰甚矣子之愚也吾回家數載不敢自謂顯達然已作御史凡若急早回頭尚不失為貴人沈大笑曰夏蟲不可語冰士各有志毋強留也劉曰君一寒至此倘有所需吾當應命沈曰仙家何物不備奚求於子吾近於揚州東門外新構一宅頗有花竹君暇時可相訪也拂袖而去劉事畢返至揚州憶沈言攜童訪之甫出城有黃頭數人道迎曰主人候久矣引進一門初甚荒涼漸進則瓊樓玉宇畫檻雕欄瑤草琪花迥非人境沈帶九華冠金章玉佩左列仙童右侍玉女迎劉入叙禮命酒麟脯鳳臠皆目所未見者至夜半沈呼蒼頭謂之曰座

中無樂殊覺寂寞劉即久染腥羶無緣聽吾仙樂可喚世間善歌女子速來侑酒少時一素粧女子手攜琵琶劉視之上有清音二字乃劉親筆歌彈數曲皆平日閨中素演者天將明沈曰此地九華仙府夫人有秘方得到此故重勞遠涉仍命蒼頭送回劉知其以仙術游戲愧悔請教沈曰道經云人有一善百神俱奉十善司命儲美百善東華注名千善福及七祖萬善俱備白日飛昇謂之天仙其次當亦可起永劫免地獄之苦謂之地仙君擇而勉之可也劉別後雖居仕途勉立善功亦得無病高大年

附晉 呂祖學道於鍾離祖師鍾離授丹於呂祖曰此丹點鐵為金可以濟世呂祖問曰終有變乎鍾離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某不願學也鍾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存此心三千功行已完滿矣後成仙敕封孚佑帝君

陶隱君已獲道以本草濟世活人而不上昇託桓闢訪之三日後桓公來告曰君所脩本草以蠶蟲水蛭為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君悔悟後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另著三卷行世後遂仙去丹桂籍註



欺心賣主欲求榮未
及身榮已潰癰堪嘆
靖南愚昧甚臨終猶
自喚田雄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註自此以下至殺龜打蛇承上文其過大小有數百事來皆惡行也此二句先統言之義是心之制事之宜理是天理動則纔舉念頭行則見諸實事曰苟或有一時失足後悔無及之意不可不察也

案田雄乃靖南伯黃得功家奴也得功勇冠諸軍每臨陣雄捧鞭隨侍頗著微靖南不學無知人之明悞倚為心腹凡事信任乙酉五月五日我兵渡江洪光奔竄時得功鎮守蕪湖乃率太監韓贊周往殺之得功一見大哭曰京師為根本重地當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龍離滄海事不可為矣乃介曾執鞭謂雄曰帝寢帳中我與爾皆宿衛之臣干係不小雄唯唯不知已通信二藩劉良佐劉澤清共約獻洪光為靖功之地矣至夜半雄進言曰看洪光舉動非人君之相元帥亦要看光景目下天下遑遑義理二字不可拘泥得功叱之曰忠臣有死無二今天不養明社稷將墟吾惟一死以報國恩耳汝為吾心腹何出此言話未畢而二藩已率兵來劫得功單鞭與關雄從後射之中左腿倒地遂入帳中將洪光背出謂二藩曰寶貝到手三家不必爭矣隨眾而去得功負重傷不能追仰天大呼曰明朝三

百年天下被我斷送也。拔劍自刎而死。洪光自在雄背上求釋不理。咬落其項肉一塊。遂成癰疽。潰爛見骨。頭落而死。後嗣絕。宗族子孫恥認之。不得承廕。
附明陳良謨曰：正德乙卯。謨北上。至王家渡。同泊數舟。皆舉子。俄聞毆聲。則子家僮與人鬪。子責家僮。論遣其人去。坐中一同年。新淦人也。攘臂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箝行劫。反謂我舟人毆爾耶。呼縛而撻之。其人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座者皆稱其能。已亦洋洋自得。謂子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天理人心四字。用不著矣。予慨然不答。其人後為紹興推官。惟憑胸臆虐民。以考察降調。疽發背死。無子。徵信錄。

徐太史曰。試看官場。不用天理人心者。如此結局。

劉威居心公正。有張茂孫廣二人。湊萬金夥開當舖。威與作中。越三年。廣死。其子欲抽本。茂不與。言原本帶利。爾父支使已盡。今止剩八百兩。其子告於官。茂私造一賬。許成五百兩作證。威曰。於理有悖。我不肯昧心也。堅辭不受。官審時。為廣之子直證。後威生一子。官至州牧。覺世篇註證。



酷吏周興來後臣曾將重
法虐囚人後車不鑒前車
覆獄底者燐化孽塵
賈家有女喚貞娘蜚語任
栽事渺茫酷吏忍心成枉
新刻賜千古骨猶香

以惡為能忍作殘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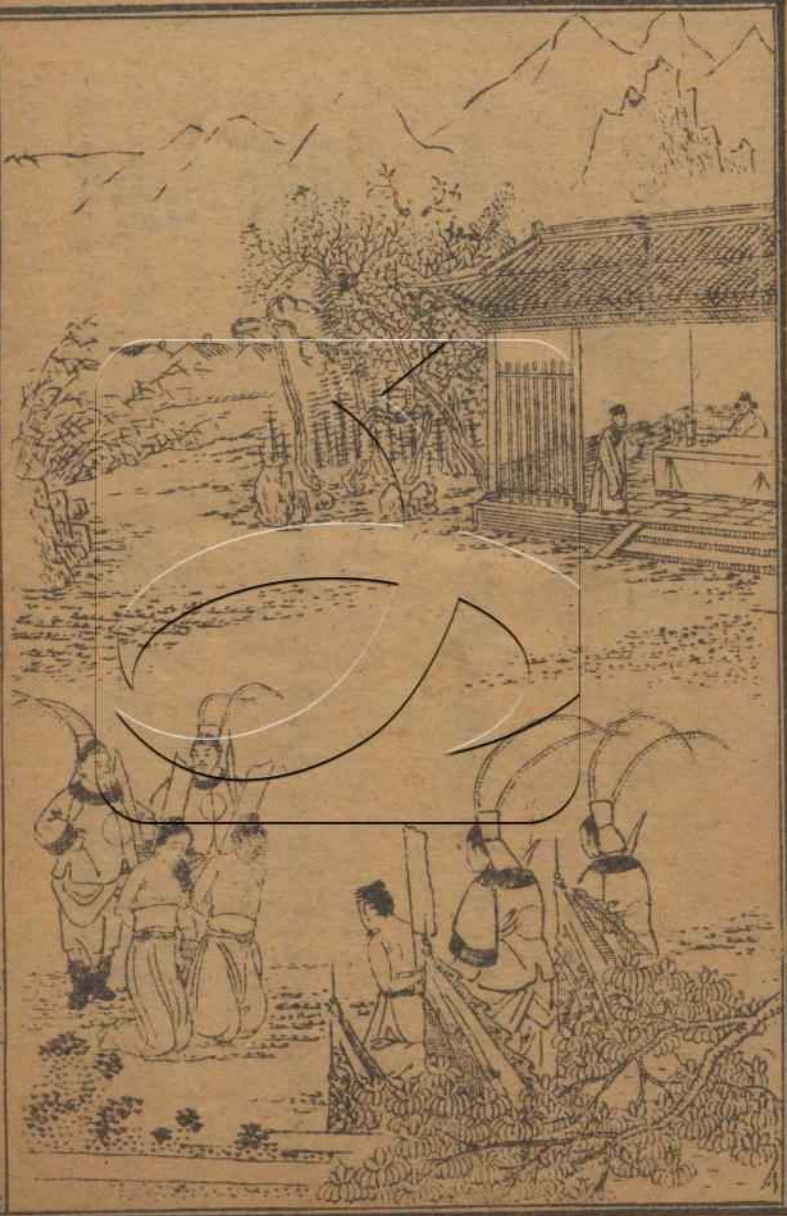
〔註〕惡即上文非義背理之事。以為能者。自負為手段也。如此則善念日消。惡根日熾矣。傷之曰殘。殺之曰害。兼人物言。以惡為能之人。心上無過不去的事。故忍作殘害而不顧。所謂惡人專行惡事也。

〔案〕山東朱宗子。好行殘忍。為郡倖。違例造重刑杖。重八斤。半夾棍一尺六寸。枷三百觔。榜上裹鐵。幸倖係閒曹。無可施威。乃謀署縣印。甫到任。命皂隸改裝如閻羅殿鬼使。樣吆喝令作鬼聲。聞者戰慄。每日至未刻。睡起掌燈時。坐堂。血飛肉綻。呼號達旦。慘不忍聞。民間有病死人。令稟報往驗。天死則指妻為因姦謀殺。師死則指徒為貪財害命。道死者則指為劫搶毆斃。株連臺案不可勝計。人畏刑誣服。彼且欣欣得意。計署事四十餘日。誣指命案置大辟者二十七件。有賈姓生女貞姑。已字孫宅。將嫁。繼母誣為有孕。孫赴縣告休。宗子准理。女父雖知其冤。因碍繼妻不敢言。惟向女流淚嘆息。女驚問父語。以故。女曰。朱惡人也。女若不出。父必受重刑。女罪通天矣。不若挺身赴甌。或可辯白。乃更衣至縣。看者數千人。女並無羞避。宗子陞堂。不容分辯。令穩媼看驗。媼回實係原身。並無胎氣。宗子大怒。一榜一敲。

媼死復甦仍命再驗女即立起大言曰不必驗矣媼受刑如此豈敢再說實說與其媼驗不如爾自驗也乃解衣用利刀由心以下割至腹擲刀如地兩手分腹腸胃皆見而死猶怒視挺立數十人移之不動郡守聞之飛馬來驗置繼母抵償以禮祭真女屍方倒撫臺糾察宗子任性濫刑慘斃人命奉旨發審二十七案皆得平反法司惡其太酷每審一事或杖或夾或拶使遍受諸苦斃獄中。

附宋浙江温州叅將郭永恩奉公寬恕司法元珍殘忍刻薄時同考滿入都共買舟行將抵紹興界風濤大作人皆見海神持巨斧劈舟為兩截承恩居前鎗直抵岸元珍居後鎗溺焉覺世篇註證

明李有容太原人任意作惡有勸以為善者則反言以拒之曰我惟恐人說我在善流一邊有阻其為惡者則反言以抵之曰我起早行些惡事日後見閻王還仗膽些未幾口生一疽死三日復甦語妻子曰閻王因我行惡罰我一世變狗再世變馬今生東門外某家乃一白項花狗汝等可取我歸其子尋至某家果生一白項花狗見子至眼流淚口牽衣因抱回家養大送至法華寺每高僧談經時此大即來若聽者然同上



閩人王振弄朝綱納
賄行私逐善良土木
喪身家產盡為誰辜
苦為誰忙



陰賊良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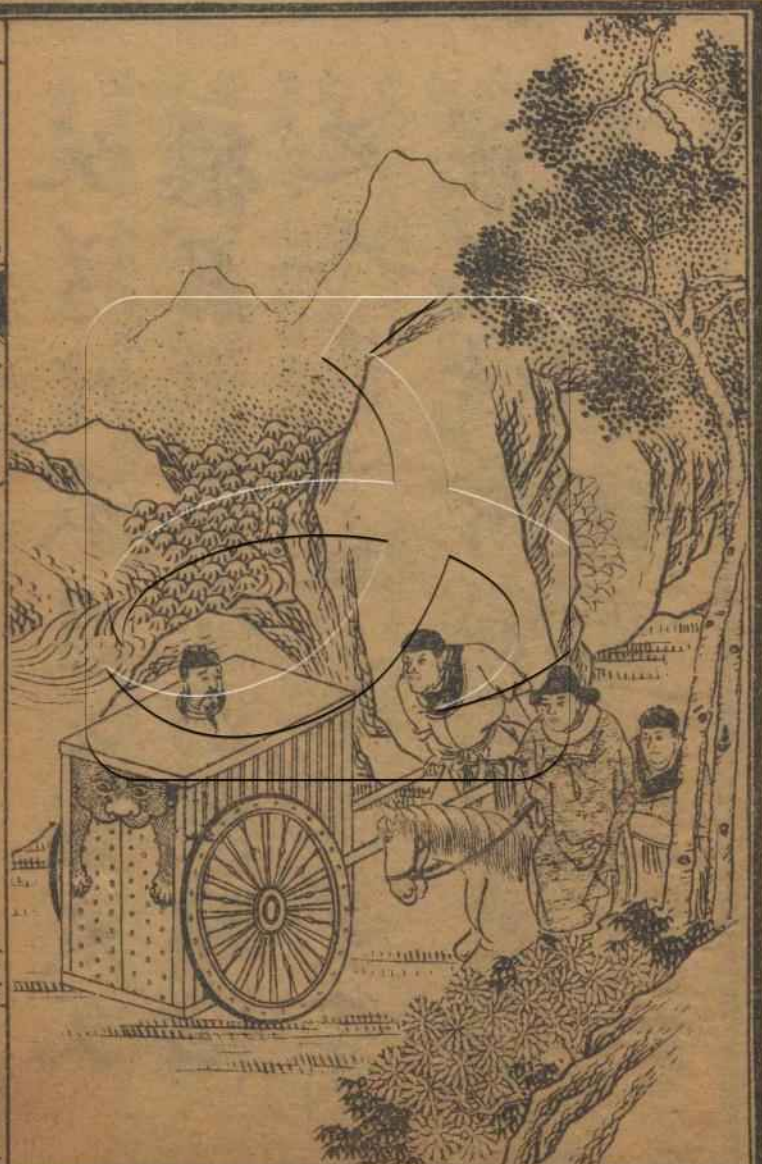
註賊害也。陰對陽而言。陰謀加人。莫測所自。如彈丸暗擊。極為慘毒。死施諸善良。善良在朝為國正。在鄉為民望。小人不肯相容。多方傾陷。又恐公論不容。但為暗中之計。使善良受禍不覺。不知人可欺。天不可欺。故陰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殆不爽也。

葉宦官王振性狡黠。善應對。英宗幼年。振諸事得帝意。遂越次掌司禮監。振外為循謹。陰導帝用重典。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振得因以市權。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於皇城東。規模擬帝闕。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麓川之師。西南騷動。侍講劉球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以微言激帝怒。下球獄。陰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不禮振。振陰搆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荷枷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謫鐵嶺衛。駙馬石璟言其官閹。謫官問罪。帝傾心向振。以先生呼之。賜振勅。備極褒美。舉朝善良俱遭賊害。正統十四年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風雨迷道。不可進。又天象示變。振懼始命班師。羣臣公議進紫荊關。由蔚州回京。振蔚州人。恐蹂鄉稼。改道宣府。軍士紆道奔走也。先追及師。大潰。帝太上寶筏圖說

遂北狩。報至京。給事王紘。率眾擊殺馬順。及振家人毛二等。郕王登極。命衛振至玉山於市。並其黨誅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徑尺者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樹。他珍玩無算。人以為陰賊之報。

〔附〕宋呂惠卿。阿附王安石。力行新法。朝中善人。設計擠斥殆盡。嘗語人曰。不具辣手。做不出大事。彼迂儒輩。言新法不便。不過欲博善人之名。我見之不啻芒刺。是善人。豈肯留汝。致污我佛地耶。惠卿愧赧。冒雨而去。陰陽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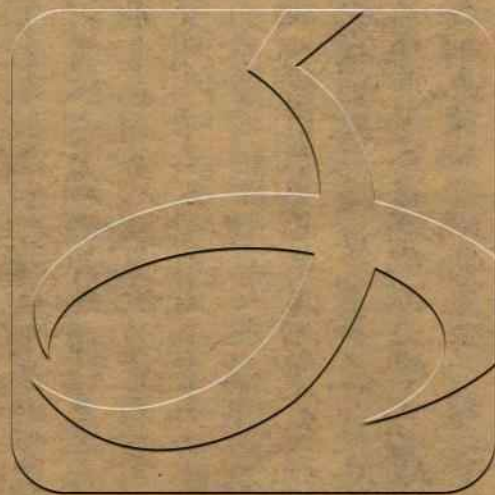
明陳眉公。雖遁跡山林。而當事皆倚重其言。有山中宰相之目。毛文龍總制三邊會母壽。思得陳一言以為榮。特遣將校賫重幣往求。陳遲久未予。將校恐誤期。登堂坐索。陳大怒。斥逐之。并遷怒於毛。適門人某為兵部尚書。過訪求教。陳遽語曰。援一毛可以利天下。門人再拜謝曰。謹受教。及履任。誣毛以罪。誅之。毛既被誅。邊事大壞。論者以明三百年天下。實眉公一言亡之也。後陳為天雷殛死。覺世篇註證。



父兮生我君兮成我父
德君恩古今為烈暗侮
之人良心漸滅陰受孽
泥陽遭斧鉞蔡攸千年
罵聲不絕

暗侮君親

註君親之恩與天地等苟食祿急事規利徇私此心不可與君知是暗侮君也奉養不誠處身不肖此心不可與親言是暗侮親也忠孝有愧天雷首擊之矣
案蔡京以諂媚事徽宗致相位攬權納賄舉朝側目其子攸詭詐過其父京年老每有景擬付攸代書攸心皆以為不然暗為更改內旨出如攸議京以為御筆所易不知為其所賣也時金人強盛攸遣使通好凡徽宗一舉一動全國無不知之不數年權與父埒人呼其父子為大蔡學士小蔡學士攸聞一詣京京方與客坐談攸入遽執父手若切脉狀曰大人脉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辭去客問故京曰此兒欲以疾罷我也未幾京果勒令致仕宣和末金人大舉入寇汴京被困徽宗迫羣議傳位欽宗羣臣交章擊攸遷貶嶺南途中解官拂其意攸將鬻佯笑曰今天下大勢非趙家有矣我雖失學士之位安知後來榮顯不更有大於學士者乎爾那得相見自悔恐晚矣蓋攸已通款金人許其封王故也解官還奏遂伏誅



風雨芸蓂教讀頻愛
如己子惜如珍一朝
得第忘師德千載人
人罵富新



慢具先生

註先生長者之通稱傳道講學進德修業惟先生是賴而可慢乎慢者語言禮貌心生輕易皆是也

案江右老儒魏遐昌以授徒為業有故人子富新者年十二家貧母寡無力讀書遐昌見其聰慧憐而教之與諸生同肄業不但不取脩脯且歲時伏臘每有周濟新年十七入泮即有傲容遐昌以子弟畜之不介意二十登賢書乘軒拜客過遐昌門不一顧有本處某紳生長眾賓畢集紳以新條科目避之首席遐昌居末座新伴為不知談笑自若旁若無人遐昌萬不能耐責之曰爾何慢師至此新笑曰昔為師徒今分貴賤矣老翁當怪自不長進每遇求虛文也眾賓惡其太狂拉遐昌各散出遐昌氣鬱成病靜念雖新負義無禮而其當怪自不長進之語未嘗不是病起發憤勤學是科中式年六十八矣時新已成進士任平樂知縣遐昌會試聯捷適倭寇作亂騷擾廣浙天子策士闕平倭之略遐昌條對詳明欽點探花授御史巡視廣東平樂正其所屬新以貪酷被彈繫獄應由御史衙門定案庭訊時惟伏地叩首一字不敢辨遐昌不記前事仍為之平反僅得去官後遐昌陞禮部

尚書年八十告休。御製詩章褒美。誕日冠蓋盈庭。新亦與席。執弟子之禮甚恭。有先時在某紳家。曾聽新狂言者。抗聲曰。昔為師徒。今分貴賤矣。尊官何必過禮。新汗流滿面。逃席去。終身不齒於人。

附杭州生員鄒達。自恃聰明。受業塾師。輒以古字微文問師。不能答。即去之。凡事數師。皆謂師莫己若。年四十不第。日放蕩於西湖山水間。不復以舉業為事。友諍之。鄒曰。吾不屑科第耳。遂以諸生終其身。徵信錄下同。

餘杭趙昕。嘗為主考。自言己酉鄉闈。閱卷時。已三鼓。偶披一卷。起句便不慊意。遂抹之。忽怪風驟起。窗間燭滅。疑而就寢。卷置案上。晨起視夜所抹。毫無痕跡。異之。因拔置末卷。乃淮安許致和也。趙渴欲一見。許以為文字自能中式。竟不往謁。

徐太史曰。閩中種種顯異。度其必有大陰陽者。推許生之意。不特目無主師。並鬼神之報應。祖宗之積累。俱一筆抹卻。呼。偶爾得志。便徑情肆行。決非載福之器。可知人以為背師恩也。吾以為負先澤多矣。

沈永字君烈。高才博學。先達以所作詩文請教。沈閱畢。咸稱其政事。先達曰。某以詩文請教。而君稱政事何也。沈曰。知公留心經濟。那有閒心檢點及此。鄉達默然。沈年三十二而卒。



侍寵胡行鬼附身兩
腮自擊自生填異時
環頸遭刑憲姬侍須
當鑒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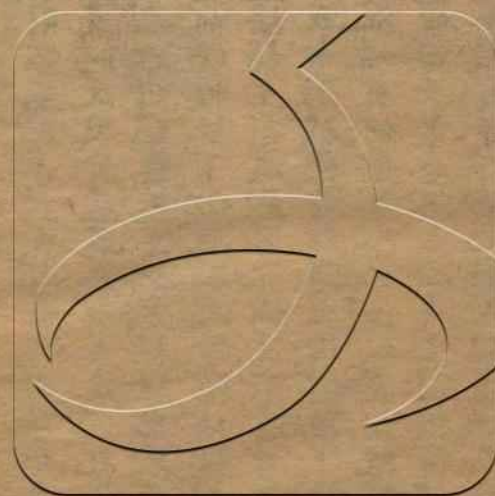


叛其所事

註叛背也。所事者。分內應事之人也。如屬下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轄。僕妾之於主人。所謂叛者。不必明為悖逆。凡存亡不相顧。貧困不相依。患難不相卹。即名為叛矣。

案山東晁監生家財鉅萬。娶妻紀氏。頗和好。又買女優。輕雲為妾。雲有才貌。善歌舞。寵擅專房。晁遂與紀反目。分屋異處。有女尼向紀化緣。紀留齋佈施。雲誣指為男僧。唆晁休之。紀忿念自縊。雲遂居正室。勝紀之父兄。赴巡道控告。官事未結。紀棺不敢葬。雲將靈前綾帳扯下。做底衣。又命僕擡棺別停。正在指揮之際。忽兩目圓睜。大罵曰。爾這淫婦。生前我倒容你。你反不肯容我。先掌嘴。問敢再長舌。顧人否。雲遂用手自打五十。兩腮登時紅腫。又曰。爾跪下。脫去衣服。雲即解去上衣。赤身俯伏。又曰。爾這淫婦。有何廉恥。底衣係我靈前綾帳。須還我。雲即脫褲。羞恥不顧。眾僕婦環跪懇饒曰。汝輩全無良心。我生前相待何等恩情。我房中了髮。饑寒交迫。汝輩勢利。並不照看。眾叩首認罪。又曰。淫婦不日即有王法加他。不是欺我到極處。我亦不與較量。遂去。雲醒問之一字不知。後巡道提審。照婢妾逼主母律。

問紋。



太上寶筏圖說

莊諸無識

三十三



師嚴而後道尊人知修
業悞人子弟作先生三途六道難
逃翅君不見森羅殿下受罪人曾
教子曰與詩云又不見後代兒孫
乞丐樣祖父當年曾改帳我勸
為師要盡心自然步登青雲



誑諸無識

註誑者言語虛詐之謂無識之人當隨事曉諭豈可以無為有以非為是使之終
於迷誤此句在慢其先生之下謗諸同學之上明指教授而言如塾師欺不知書
之東主以致誤其子弟是也不可與誑為惡人同者

案庠生譚伯符潛心四書講解精切每試居優等名重一時延為西席者俱富室大
家譚衣服鮮華為人和氣性復機巧能揣生徒之意每日功課不過虛應故事逢作
文先將草稿改定方令騰寫濃圈密點加以好批欺其父兄生徒在館戲謔言笑毫
無忌憚譚一味姑容反夜父兄面前極力誇贊其父兄以為子弟實已改觀感激稱
頌而不知為譚所誑也數十年間誤人子弟不而足年踰知命不得一第辛酉科
復赴闈寓中擬博學而篤志題連成兩作同寓二友各取其熟記場中首題果如
所擬譚會通兩作加以潤澤自謂必售矣榜出二友得而譚反失仰天大恨思杭州
于廟祈夢最靈乃買舟至杭到廟寢廊下夢慈肅公陞坐呼譚至前怒責之曰爾前
生是一屠人殺業極重因捐五十金助修文廟故得轉世食斯文之報善報盡仍當
受惡報況爾教學數十年功課全無代改文字欺誑東家以致聰明之子變為頑鈍

罪較殺人尤重。爾不日將入彀胎。受屠宰之苦。尚望科第乎。譚後得病。作猪聲而絕。一子痴愚早死。兩孫一為盜。一作乞丐焉。此誣諸無識之報云。

附萬歷間。江南京口張生。蚤蜚文譽。七試不中。禱文昌祠。夜夢帝君責曰。天罰至矣。尚覬覦功名乎。汝試想十五年來。館修殊豐。凡歷五家。汝不能教其子弟。反為改作文字。欺其父兄。誤其終身。汝資用服食亦已足矣。猶聚徒賭博。破人身家。為師者當如是乎。張方驚寤。俄而其徒因賭而鬪。毆死張林。連刑辱。歷年館積罄盡。快快以卒。文帝金書

安邑朱半塘。官鄆縣。言邑有一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夢至冥司。過一吏。乃其故人。因叩查籍。吏曰。君壽未終。而祿已盡。恐不久來此矣。生言平生以館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為受人館穀。而疎於訓誨。博奕廢業。自謂廣達。冥司謂無功竊食。即屬虛糜。削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凡利人修脯。誤人子弟。冥譴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減食祿。一銖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動言天道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生寤。病果不起。臨沒。舉以戒所親云。桂香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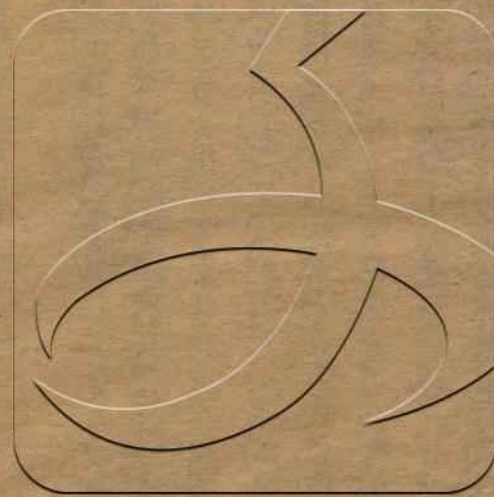
函丈相依意氣投
何反面便成仇功名
自是天曹定寄語疾
人莫浪求



謗諸同學

註同學。窗友也。朋友五倫之一。古人白水結契。雉壇盟心。終身不渝。末世面交成風。平日席硯間笑語慇懃。少有不合。轉面訕謔。甚而落井下石。又貧賤如兄弟。一旦得志。輒昂首抗顏。向日好友。有瞻望咨嗟而不敢進者。此等小人。享福必不長久。

案宋之信。與常不器。同窗肄業。俱習書經。二子皆負美才。而常尤俊逸。縣試常領案。宋居第二。心不甘服。思欲傾陷之。通府該招覆。二子皆優選。閱原卷。批語常更勝。益懷妬忌。乃捏寫眾童公揭。云常家貲鉅萬金。闔通線索。欲謀案首。遍貼府前。郡侯雖知其誣。但既遭其物議。不便列首。乃以宋為第一。常列十名外。相見時。宋每指天呼神痛罵。捏揭之人。常益信為好友。不我軌也。學院按臨。二子俱獲售。情意益稠密。同赴省闈。房考奇宋文。呈堂力薦。主司亦擊節歎賞。已列魁選。及揭曉。監臨取卷。再加校勘。不意燭花落下。將卷燒燬。眾共咨嗟。因命以書經備卷易之。折號填榜。則自備卷。而膺魁選者。乃常也。常後感躋顯任。宋不及貢。即卒。



非笑由人面不賴一
生言行少忠誠當時
難耐親朋面死後猶
留說謊名

虛誣詐偽

註漫無根據曰虛妄有汗蟻曰誣詭詐蒙人曰詐矯情欺世曰偽此輩逞其智巧縱能欺人一時久必敗露身名俱喪亦何益之有哉

案邱倚相沉湎於酒日在醉鄉生平無一實語遇讀書人則談詩文遇商賈則談交易遇公門中人則談時事滔滔汨汨口若懸河總是隨意亂道並無根據往往為人評駁彼自若也時文宗歲試邱門懸紅綠通傳親友云已入泮眾皆訝其文劣何由獲售但此事無說謊之理只得相約微貲往賀正在飲酒學中門斗送全錄至並無邱名眾皆哂笑邱舉杯長飲面無愧色次日門錄如故或問之邱曰吾為小女結姻眾親友誤認為入泮耳及問其姻家為誰又茫然莫應一日忽忽入城態甚慌忙眾詢其故答曰家元姪婢事發被縣差鎖去矣眾方駭嘆而其兄適至見眾面有笑容詢得其故披其頰數十其妻金氏小產身故送信母家內兄弟俱云是哄我奠儀為彼作酒資耳必非真話竟不往其為人所不信如此邱後染大病猶強起焚香向北跪拜作叩謝狀人詢其故答曰我一生聰明正直本府城隍召我為東房書吏日侍左右大見信用缺滿之日即陞補土地寄語眾親友逢

清明以禮祭我。陰中自當照應也。人皆謂邱一生虛誣詐偽作鬼。猶不改云。
 附崇正間。郝三善順天人。詭詐多端。人號為郝三騙。凡與識面之人。無不騙到。如
 不甘其騙。登門討取。彼又善用謊言。支吾如不信其謊言。曰。夕坐索。彼則出惡語
 頂撞。人遭騙致窮。彼慣騙成富。旁觀者。幾以為無報矣。未幾流賊入城。將善家焚
 搶一空。併掠其妻女而去。善往賊營。探妻子消息。後亦不知下落。覺世篇註證
 雲南阮祥。年三十八歲。二子四孫。不修善果。欺凌詐偽。無所不至。有友勸之曰。積
 善者昌。積惡者殃。曷不取古今因果之書。閱之。祥曰。吾嘗閱之。但覺言善者。與我
 不合。言惡者。與我相投。烏用是為。夕夢神人朱衣黃冠。謂之曰。友勸汝為善。
 何漠然置之乎。若更不悛。必損汝年。新汝後。未幾。二子入泮。十年內家益富。遂謂
 然自喜曰。人言神語。均安足信哉。不一二年。病狂而死。年未五十。家道衰落。子孫
 皆亡。同上。



文正贈族晏子展親兩公威
德萬世傳馨世有疎末文而
密異姓舍至戚而聯他人厚
所傳而為所厚吾不知其心
為何心

攻訐宗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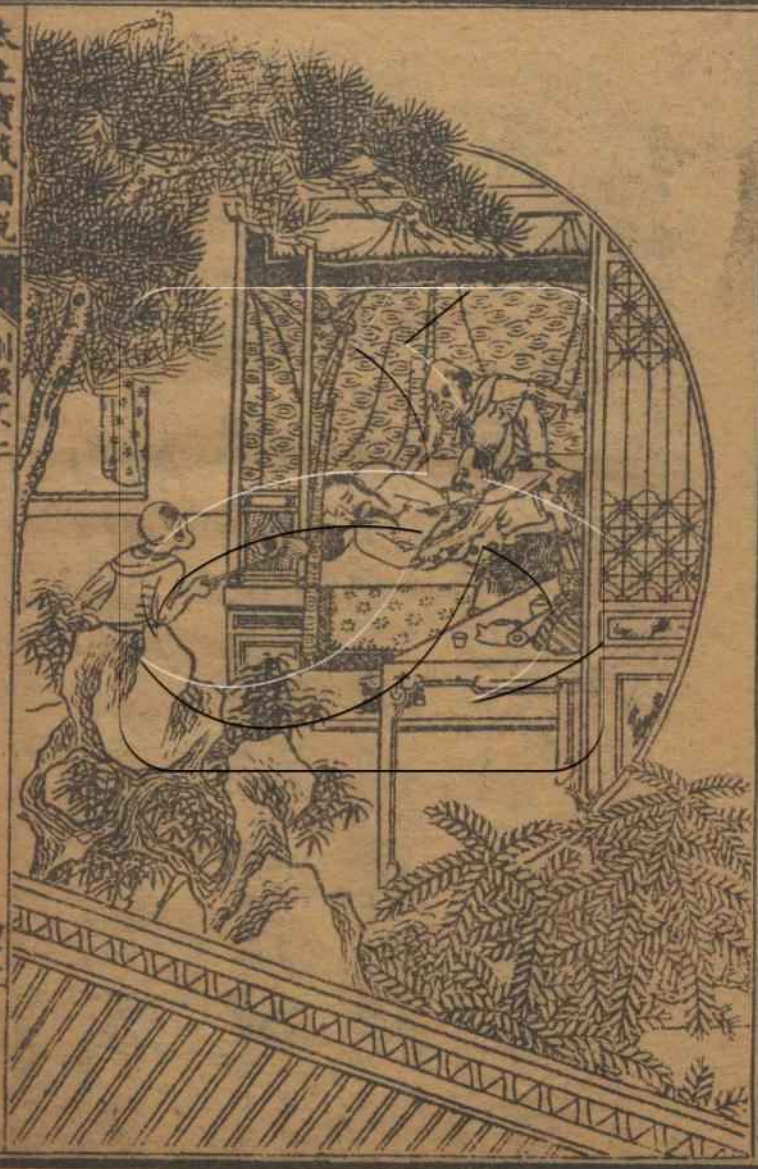
〔註〕宗謂同族。本一脈之分。親謂姻黨。皆累世之好。攻者攻其短。訐者訐其私。皆肆毒於骨肉之間。鑿喪其天性之厚者也。處宗親者。慎勿以偶爾猜嫌。不思忍耐。致成大惡也。

〔案〕席益有堂叔尚文。家資甚豐。益屢借貸不償。久而益厭。不應其請。益懷恨。欲中傷。時尚文犯賭。被獲到官。通詳未審。適值歲荒。米千錢。府縣出示勸捐。尚文捐米三百石贖罪。府縣以饑民待哺甚急。允其請。尚文免罪後。發憤讀書。應童試。府縣皆居第一。入泮。益喜曰。前仇可報矣。乃赴學院出首。謂尚文係犯賭罪人。不應辱宮牆。學院飭查。果有其事。撤尚文衣衿。府縣均遭祭處。益姻親富戶陳某早死。有妾春桃。生遺腹子。已十六歲。益誣其產。勾地棍孫大漢冒認為父。云十六年前春桃憑益買伊子作己子。告官出偽約為據。益從中証之甚力。官亦不能斷。忽有老人傍視不平。上堂云。某向充該坊鄉約。十七年前大漢行竊事發。充徒五年。現有棄卷渠流落在外。至前歲方歸。要妻安得有十六歲子。官檢案果然。二人俱重責枷示。益自此為宗親所不容。困苦顛沛。竟同於乞丐。尚文由例捐知州。時值赴

任。賀客盈庭。益穿襪縷衣。跪門求助。尚文曰。前此首官。叔姪之情安在。真畜類也。吾看祖宗一脉。有買猪羊銀十兩。今以給汝。若不改悔。則猪羊不若矣。益叩謝而去。後街上開行。見春桃之子遊洋。拿旗拜客。人指笑曰。此係孫大漢之子。爾作中出賣者也。益掩面羞愧。不敢回答。

附陳忠肅公父。嘗為同族所虐。適族中有同怨者。告翁曰。某無理甚。我欲訟之。官煩君為證。翁力為勸阻。其人曰。某有大怨於君。君得不恨之耶。翁嘆曰。宗族間。何忍言一恨字。彼特學問未至。我與君既知理義。當以忍耐為主。安可效尤。乃止。覺世篇註證。

蘭谿縣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佔亡兄之產。姪無可奈何。往金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憩井亭。見一赤蛇上樹。自後於地。盤結少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變為巨鼈。其姪惡之。前行至飯店。俄頃其叔亦至。持一鼈付店將烹之。姪詢其得自亭井。遂力阻其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以所見。眾不信。遂於烈日中繫鼈尾倒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為蛇。叔乃抱姪感泣。相與歸家。推所佔者與姪均分。式好如初。同上。



天曰大生地曰廣生栽培涵
濡至德亦仁如何酷吏虐彼
下民劉強成性狠戾居心將
蔑骨肉備受非刑上天震
怒殃及其身



剛強不仁狠戾自用

（註）剛則不遜讓強則不屈抑而又濟以不仁則待人純是殺機狠戾暴也戾乖張也剛強不仁者存心殘暴行事乖張視天下皆莫己若即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忠告以致終身失快惡業日深悔無及矣

（案）宋朝張汝慶生性剛強不循道理凡事執拗人之所非皆其所是人之所是皆其所非為提刑時每審事輒盛怒兩道聽審不問情由皆以意斷曰某人是某人不是稍加分辯不論輕重諸刑備施名曰打一套凡待訊者俱魂亡膽落曰閻羅催票到矣所用俱非刑以醋灌鼻曰活打料麻索繫兩大指將囚懸掛曰猴獻果熨斗烙背曰熟剝皮鐵繩盤頭雙睛勒出曰粉佳期跪地令紅使囚赤足行其上曰步步嬌鐵鉗扳手指甲曰蛇蛻殼繫足於夾棍夾其膝曰朝天鑑更有鳳凰展翅王女登梯糊絲吹簫等刑皆目所未見耳所未聞者幕中友勸其稍寬答曰天地之道有春即有冬有雨即有雪吾代天宣化行肅殺之令剪除惡類豈肯學合掌彌陀作慈悲態乎吾居官之人識見宏遠非爾書生所能知也後任滿歸舟中夢數百人破頭折足身無完膚呼汝慶曰我輩為爾枉殺當還我命至家晝見鬼

或用刀刺其心。或用鎗戳其腦。或用錐刺其骨。呼痛之聲。旦夕不歇。渾身皮肉。零碎爛盡。祇存白骨一束。

附唐奸相李林甫。未顯時。遇一道士。曰。君名列仙籍。後當白日上升。且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他日事權在手。切記吾言。及為相。恃寵肆惡。靡所不為。一日忽遇前道士云。君忘吾言乎。已獲罪。當生水族。言訖不見。及將敗。見一物如人。遍體毛鬣。目光如電。長三尺餘。以手摩南。南叱之不動。數日。南七竅流血而死。死後。朝廷燭其奸。命開棺戮屍。流諸子於嶺南。籍沒家產。元和六年。惠州震死一娼。脇下有林甫後四字。溫熙初。漢州震死一女。亦有朱書云。唐李林甫為臣不忠。賊害忠良。三世為娼。七世作牛。作牛訖。世生生永墮水族。覺世篇註證。

梅湘公。作固安令。有中宦托公追債。公留中宦飲酒。隨即按契追債。欠債人說窮。公叱曰。欠富貴人債。那怕你窮。今日要還。遲則立斃杖下。欠債人哭而去。中宦見之。心中惻然。公又叫來。縐眉指曰。我知你窮。然也沒奈何。快快賣妻子來償。雖然何忍。使你骨肉折散。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恐此生難見。欠債人大哭。觀者盡哭。公中宦亦哭。公遂取契焚之。公後官至侍郎。彼狠戾自用者。豈復有人心哉。鑑。



弊賊逢庸主君臣魚水
情北門上鎖鑰南內演
優伶後社文星暗東林
天柱傾春風無燕子家
古負奸名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註〕自此至見殺加怒為居官者言也天下事是非自有公論乃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不當處事如此則君子小人惛然莫辨始而誤交繼而黨惡一時迎合玷及終身一日乖違禍不旋踵不可不慎也

〔案〕明阮大鍼字圓海以文章成進士所著傳奇四種膾炙人口可稱一代才人因熱中功名拜閹人魏忠賢為義父黨惡行奸靡所不為攻擊東林諸君子不留餘力及忠賢事敗大鍼以魏黨被黜削職居金陵始知從前之誤作十錯認以自悔時復社正興冒辟疆陳定生吳文星為首有黜奸論誅佞檄皆為大鍼作也丁祭日大鍼恃舊紳入班行禮眾摘其冠碎其服投其鬚不容與祭大鍼自此閉戶不敢入正人之列矣懷宗煤山之變南都震動朝議欲立潞藩大鍼與鳳撫馬士英有舊乃背眾議往迎福王登極建元洪光大鍼以迎駕功累陞兵部日導洪光為無道事不以天下為念大修舊怨復社諸君盡遭慘禍甯南伯左良玉起兵清君側大鍼始懼盡撤淮鳳毫泗諸鎮兵移防上江黃河淮揚一帶寂無一兵我兵乘虛飛渡大鍼正奉命防江首先迎降洪光逃竄唐王繼立福建大鍼又通書勸起

兵願為內應。被巡役搜獲。按其日月。在已降之後。立命拿訊。大鐵方與客遊棲霞山。飲酒賦詩。聞信觸石死。仍戮其屍。至今清溪儒林。

附宋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王安石違異。及安石權盛。乃於舒州作傳巖亭。蓋以安石常倖舒。其相也。又封於舒。故又有吳宗孝。對策中力詆新法。及安石得君。宗孝乃為卷議十卷上之。極言新法之善。安石心薄二人。是非翻覆。卒擯不用。

宋尹穡未仕時。有盛名。士儒多歸之。及仕。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除諫議。人皆惡之。後貶嶺南。追悔前事。語周益公曰。吾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悔無及矣。徵信錄

明崔呈秀。但知趨勢。不顧名節。奸宦魏忠賢當國。呈秀諂事。無所不至。認為義父。溺器上刻義子。呈秀獻逆忠賢伏誅。尋斬呈秀於市。覺世篇註證

武氏僕某。當其主武懷受閹賊偽職。索吉服。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反取吉服。謁見新君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懷不聽。叱之出。僕曰。主人為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吾不忍見主人翁之所失也。不食而卒。懷後為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同上。



殺人千萬欲圖功只
道名勒吳鍾誰料
淮河三澗決空將身
命付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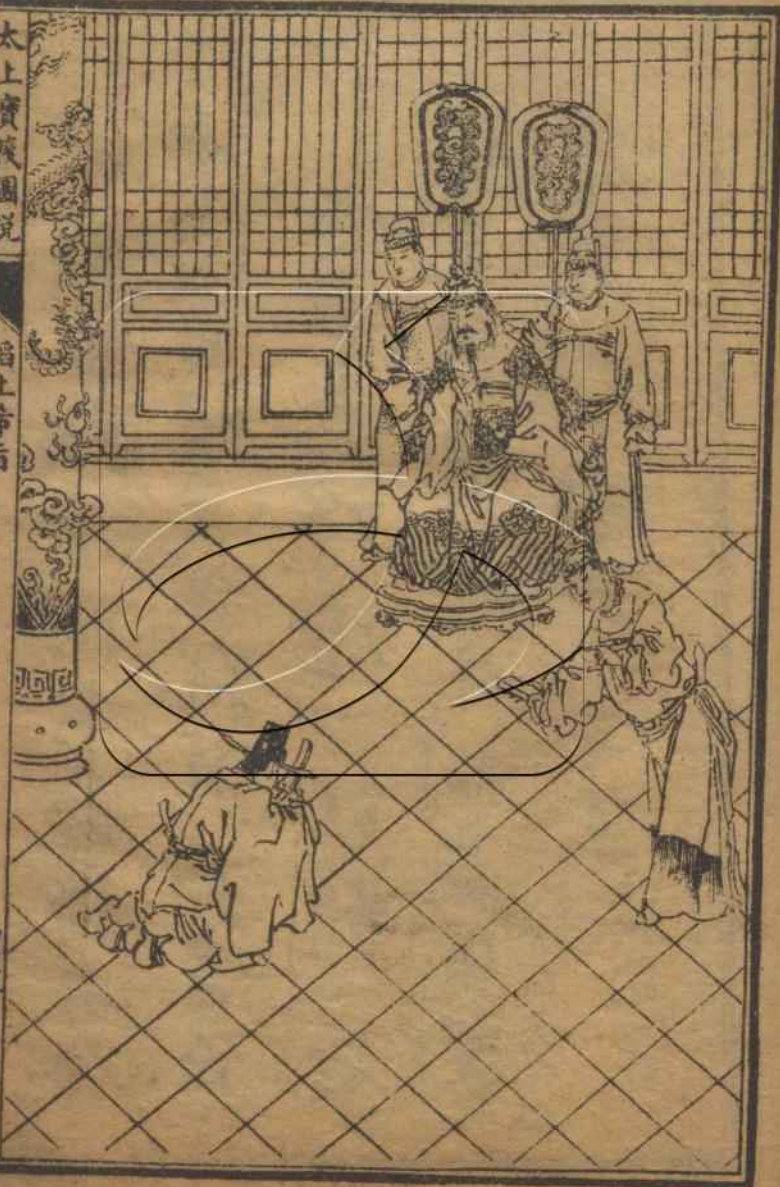


虐下取功

〔註〕虐害也。下謂我所屬。晉吏軍民皆是。虐下以取功。必非實功。或凌侮以鍼其口。或敲朴以奪其情。彼所謂功。即天地所不恕之罪也。縱得邀賞。豈能消災。

〔案〕梁武帝欲爭北魏壽春城。屢年與兵不下。有佞臣至。足獻計云。壽春居淮水上。游若從下游築堰。與城平。使水反灌。則城可得也。得城而去堰。水仍歸道。帝奇其計。從之。封足為大將軍。總理其事。起民夫十萬。限日興工。一時舂鑄如雲。沙飛蔽日。雖大暑盛寒。雨天雪夜。不許休息。民不勝其苦。死者無算。堰將成。夜大風雨。見神龍數十。遊戲水上。築就之堰。登時冲却。民夫隨波漂沒。慘不可言。事為帝所聞。不加足罪。復起丁五萬。添補。先時築草柳枝。淤土近處所取。已經用盡。又從數十里外。搬運。足不惜民命。嚴刑催督。輕則細打。重則立斬。民苦死者。又過半。將成。又決空喪國帑。堰終不就。帝御駕臨工。足奏龜山脚下有龍穴。築堰驚動。是以出擾。帝曰。龍性畏鐵。若取鐵數萬石。鎔汁灌之。則龍去。而功可奏矣。大臣苦諫不聽。差官各省購鐵。再起民夫十萬。協濟。一日取土。見一石屋內有人。髮長丈餘。指甲繞身二週。端坐如生。帝親讀其碑銘。有末世蕭梁會我莊周。王足無端。壞我壘垣。之

句帝曰。莊子仙人預知後事。可見此王應做。催築益力。三月工成。倒灌壽春城。不
 浸者三版。帝大喜。設宴。頒賞民夫。歡聲如雷。是夜大雨滂沱。雷電交作。水面有千
 軍萬馬之聲。須臾復崩。帶傾舊堤。波濤洶湧。聲聞三百里。下游諸郡縣。人民廬舍
 牲畜。盡行漂沒。帝僅以身免。王足知罪無可逃。大哭投波而死。
 附許進為都御史。嘗言夜行三十里。以擣吟密。得遺種八百人。將殺以為封侯。可
 得進曰。行師之道。期在綏安。安忍以多敵為功。窮而請命。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
 八百人。不死。公三子皆歿。爵尚書。感應篇像註
 附斷。此不忍虐取之報。嘗謂將家無後。可信而不可信也。其故正在好殺與
 否。觀許公不以多敵為功。而嗣後克昌。可知所法矣。原跋
 嘉靖時御史王珣。巡按三吳。舊例獲盜。重三百人者。陞四品俸。珣部中所獲。至數
 千人。按之多非實。公盡釋去。曰。我不敢殺人。以取功也。後陞左都御史。四子皆貴。
 順治四年。許某隨大兵入粵。授許邑令。妄欲立功。乃收鄉間長髮者十四人。偽稱
 山賊。申報上司。盡殺之。殺時正午刻。是日許之家屬。赴任途遇盜劫。殺男婦十四
 口。亦在午時。感應篇集註



廿載立朝堂
附勢趨權要
舟中回首望
三台枕冀丹
書召夜半忽
呼燈心法頻
告倦來頭屢
觸床欄羸得
兒孫笑

右調卜算子



謠上希旨

註音恩澤也。謠媚其上希求恩澤蓋容悅之流固寵行私者也如屬官迎合上司紳士迎合官府吏役迎合本官奸僕豪奴迎合家主順承於內肆毒於外惟加意防閑勿使之有隙而投則為上之道得矣

案明萬安字循吉眉州人正統進士授編修成化初遷禮部侍郎入閣參贊機務中官李永昌方用事有養子李泰為少於安安以兄禮事之承順備至永昌喜屢薦於上故得驟遷安無學術得柄惟日用事謠媚結諸閹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侍致慙慙自稱子姪輩妃嘗愧出身卑微無門閹聞之大喜安有妾係妃遠房妹安欲媚妃遂將元配遣歸冊妾為正室由是出入禁內備知宮中動靜羣臣欲請見上計事安止之曰皇上聖明吾輩有言但聞諸太監擇而轉奏工無不允者何必面對其容悅不識大體如此中官汪直寵衰安窺帝意上疏請罷西廠報可中外以是稱安帝崇信道教自對玉櫃金闕真君安日為道裝隨帝跪拜人皆笑之及孝帝嗣位於宮中得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未署曰臣安進帝命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伏地不能起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恩就

閣讀之安但跪而求哀並無去意思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乃乞歸年已七十餘尚竊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家居夜寢孫弘壁侍安教以居官事工之道歎不已弘壁倦困屢以頭觸牀柱安怒曰乃公教汝汝反不聽何也弘壁曰具曉公言不過教壁諂耳安不能答未幾子孫俱死

附宋太祖疑符彥卿有異志遣王祐按之謂祐還當與顯秩祐不徇太祖意為白其冤竟不大用乃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子旦果為宋賢宰相附斷舍一己之陞遷活全家之性命骨鯁至矣以是為不諂上希旨之冠誰曰不宜原跋

方伯柴雲巖諱望正直不阿任池州太守時有巡按衛某者與柴為同年友欲以私怨叅石堞令囑柴誣列罪狀言至再三柴不應衛怒曰如此則以狗庇借重矣柴曰守令賢否公論難逃吾不能以人之身家性命昧此心以逢迎上臺也衛果以狗庇附叅去官之日紳士軍民莫不遮道揮涕此順治十四年間事明年海賊搶郡城而後官以失守處分柴則降補脫然事外歷官廣東藩憲是年生長子謙為御史迄今子孫科名甚盛見宋牧仲先生文集覺世篇註證



位為柱國郡群侯魚
水君臣反結仇義是
越公知感德錦帆那
得到揚州



受恩不感

註君子不輕受人恩。既受人恩，則一飯之德，在所必報。縱一時無力，心不可不懷。感若忘恩之人，受人之惠，視為固然。一有不遂，反生嗔恨。故程子云：受人之恩而不忘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則忘人之恩者，其不獲令終，蓋可知也。

案隋楊素佐文帝平定天下，功冠群僚。封越國公，太師上柱國。寵幸無比。素視為固然。時太子楊勇粗率不盡子道，為獨孤后所不受。晉王楊廣欲奪儲位，降心事素，待以父禮。素喜，謂人曰：此小兒郎，儘可人意。異日當提拔之。一夜月色清美，帝與后臨軒賞玩，召素侍宴。帝曰：朕以一劍削平諸亂，今天下大定，與卿永享富貴矣。對曰：天下事固無足慮，但陛下家事，尚有未安。帝驚問之。素曰：太子為國之根本，太子賢，則天下安；今清宮不循理法，非付大事之人。后不等帝開口，即曰：卿係吾家故舊，非十分忠愛，焉肯議論及此？晉王賢聲久著，同是陛下子，若舍勇而立廣，則付託得人矣。兩人同心相幫，不由文帝不依。次日即廢勇為庶人，立廣為太子。後廣調姦宣華夫人陳氏，文帝病中知之，大怒，謂素曰：速召我兒來。素命近侍召太子。帝曰：勇也。素曰：太子仁孝，天下歸心。陛下以私意廢之，臣不敢奉詔。帝曰：太工竇復圖說。

受恩不感

爾受吾厚恩。不知感激。反將仇報。壞吾家事。汝欺吾病。不能殺汝。吾死後。決不相饒。遂痰壅而崩。素校廣即位。是為煬帝。退朝。笑語諸臣曰。小兒子作大家郎。未知能勝任否。眾人皆愕然。不敢對。素從此上殿。不拜。奏事不名。煬帝亦無如何。一日早朝畢。方欲退班。忽遽殿而走。曰。臣負陛下厚恩。罪該萬死。倒地氣絕。蓋為文帝陰靈所擊云。

附明王之異。四川人未遇時。有族兄供給讀書。一衣一食。皆仰賴於兄。嘗謂兄曰。厚恩自有報。日後成進士。赴京謁選。其兄復典賣田產。與為盤費。未幾。異選江南某邑令。兄窮困無余。往任所抽豐。異不念前恩。但薄贈之。兄曰。我此番來。欲尋一生路。以此回家。必填溝壑矣。異終不顧。兄含怨而去。越一載。異革職。狼狽旋里。族中有百餘人迎於里外。大聲曰。此負恩人也。奚指罵之。異慚憤不敢辯。尋病而死。覺世篇註證。

西王斯泛海。風壞其舟。得登一山。遇猩猩。救入穴內。飼以果實。越年餘。有商舟經其處。猩猩送之附舟。依依作惜別意。斯既登舟。語舟人曰。吾聞猩猩染衣。十年不變。可共捕之。舟人皆怒曰。彼獸而人。汝人而獸也。共推出之。感應篇像註。



自古同官者弟兄一
言不合莫相傾冤家
路上偏相遇回想當年面黃頰



念怨不休

〔註〕怨。小隙也。或一事之犯。或一言之忤。縱當下不能不然。過後便當消釋。胸中得多少便宜。多少受用。若念之不休。勢必報復。至於報復。則毒恨不知何日能忘矣。
〔案〕熊朝弼。與秦國輔。同官吏部。熊為文選司。秦為驗封司。兩人交情甚密。時屈大選。尚書問已銓者若干名。待銓者若干名。熊全然莫應。秦代為登答。一一詳明。尚書甚喜。大加誇獎。熊心懷嫉忌。從此事。與秦為仇。雖同盤飲食。同業辦事。不置敵國。居家每憶前事。常懷大怨。其子諫曰。同官如弟兄。些小過失。可以相忘。熊曰。彼於堂尊前辱我。何啻撻諸市朝。此怨安得不念。子不敢再諫。越歲餘。熊轉刑科給事。秦轉侍講。時當秋爽。退朝無事。諸翰林相約至酒園。演長生殿戲。文忘係忌辰。被能訪知。曰。二載之怨。可藉此洩矣。即上疏糾秦。指秦為罪魁。奉旨。秦革職。餘降調。秦有去官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熊一日上殿。奏事。舊怨未平。語侵前尚書。上惡其詆毀大臣。降旨。尚書查出熊掌文選時。營私數事。臚列奏聞。上即着該部究擬具奏。熊百計央當道。向尚書求情。尚書曰。吾非記小怨者。但渠欲我忘情。渠何不忘情於秦國輔耶。竟議革職。即日驅出都門。

適秦原官起復進京。途中相遇。秦不提前事。握手敘舊。厚贈盤費。能謂其子曰。當初不聽汝言。致貽今日之愧。悔無及矣。

附崇正癸未山東濟甯南開有 **文帝** **武帝**二廟。久圯。庠生王道新陳益脩等捐貲競勸鳩工重脩。卜吉上樑。廟後界清真寺。回教楊生花楊化龍。侵獵廟地。糾黨拆逐。益脩不平。偕兄嘉脩弟尚謙王宏等。公呈總河禁止。生花銜憾。邀截益脩於途。捶毆幾斃。剗其雙目。塞以礮灰。羣為得計。斷無生理矣。夜半益脩夢綠袍偉人持酒命嚙之。有聲家人驚開。次夜又夢。唐巾藍衣排闥而入。趣益脩起云。吾來醫子手擊腦後。死血迸出。目孔噴血如注。三夜見一老嫗。先飼以杏。繼飼以李。使吞之。又投羊眼盈把。益脩接之吞其二。兩目頓生而明矣。益脩恐生花等復惡害之。避去舊里。甲申年流寇郭升至濟甯。將生花合族十三口。一一剗目。剗心。戮於市。乙酉學政校士。拔陳氏兄弟俱高等鄉試。益脩並弟尚謙同脩廟。王宏王道新俱中式。聯登甲第。益脩授江南貴池令。居易錄

施閏章炬齋雜記云。陳刻有奇報錄。余親見其目。腫子微異。而州人無異辭。故信其不誣而記之。又毛西河合集記此事甚詳。



煬帝開河道錦帆任意
遊綠楊枕未茂白骨已
成垠幽閭明珠燦迷樓
勝景何君臣皆失道枉
自說風流



輕蔑天民

註天生斯民君長之官分治之民固天民也居官者逞志作威惟吾所為或厚斂或酷殘或苦役輕視小民不啻草芥豈知民有好惡天必從之未有蔑棄天民而不禍其身及其子孫者

案隋麻叔謀為開河大總管起天下民夫十萬剋日興工十人為排五十人為隊分段挑濬前段疏通後段阻塞排長隊長俱斬峻法嚴刑日夜催督沿途餓死病死及受責被斬而死者屍骸遍地民間房屋墳墓稍碍河路登時折毀由汴至淮二千餘里去城二十餘里毀民屋數百萬間拋棄骸骨不可勝計一日晚間叔謀出帳閒步見林中大光燦然疑為有寶往視之有無數披髮鬼蜂擁而來將叔謀擒倒攢毆大聲喊殺眾役奔來已昏暈不省人事延名醫巢元方診脉云為鬼風吹入頭腦服藥而愈戒之曰貴恙雖痊每早須食羊羔培養元氣方免舉發叔謀出令著百姓供應羊羔不惜厚賞有大盜陶姓兄弟三人其祖墳適當河道求免無策忽聞羊羔之令大喜夜間盜人家肥澤幼孩去頭足割肉成塊五料烹煎送至營門時叔謀方用膳見送羊羔者舉筋恣意而食其美異常命重賞之陶不受

每早供獻無缺。叔謀感其情。留酒飯。謂曰。爾何不將蒸羊之法。傳授庖人。爾可免費。吾亦安心矣。陶避席跪泣曰。那有蒸羊法。只有蒸孩子法耳。叔謀驚詢其故。陶曰。初次所送。乃吾子。三次。乃吾兩姪。親丁不足繼。只得轉盜他家兒。以伸孝敬。叔謀曰。吾與爾素昧生平。何苦如此用心。陶告以求免祖塋之故。叔謀曰。此易事耳。但羊羔必須照舊送來。陶謝應而去。此風一倡。不逞之輩。皆盜殺幼孩。以求媚人家。有小兒。燃燈守夜不眠。後場帝怒其殘虐。腰斬之。

附蘇州劉心城。名錫九。廬陵教授。應漢聘。道過黔中。回舟泊郵亭。夢長面偉人。告曰。某宋將也。在唐朝為商。過一寺。見法師登高座講。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以此善因。世為小吏。從不脫官。至宋初。升為偏將軍。姓曹名翰。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為猪受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屠者。即余也。有緣相遇。願垂哀救。劉蹶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頃門啟。捆一猪出。號聲震地。劉唱買戴。回放之。閭門西園。用是刊因緣徧布。夫猪。尊重性靈。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餘慧也。余辛未。同公聽講於即中堂。公述其事。余至西園。猶及見此猪。身好潔。呼曹翰。即應。與人無異。



聰明蓋世目全空
睨朝生氣概雄新法
行時天下亂民間猶
犬喚荆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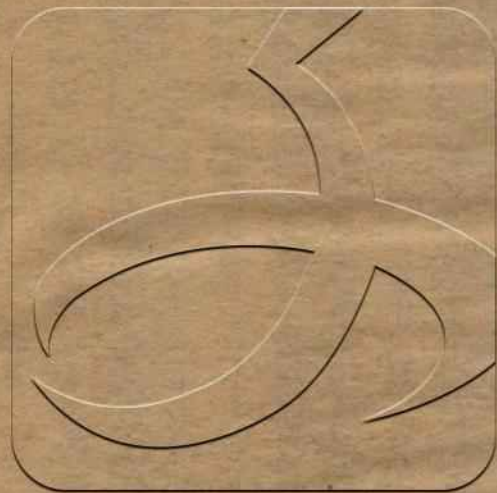
擾亂國政

註國政。天下之公事也。以一己私意更變之。是為擾亂。蓋祖宗成法。有司奉行已久。民亦安以為便。有一番更改。則多一番驚擾。近則為害一時。遠則貽患後世。不可不慎也。

案宋王安石以學識傲天下。神宗信任之。嘗國時。創立新法。有免役。青苗。諸名。而青苗尤為民害。其法。春時出庫賒貸民。至秋收徵還。取息二分。貧官猾吏。緣是為奸。出則扣門。入則加倍。行之經年。天下大擾。鄭俠繪流民圖以獻。神宗感悟。欲罷之。安石猶強詞云。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其黨呂惠卿等。復力持之。帝遂中止。安石又與其子雱。私復肉刑。議未上。而雱死。安石以園地為僧寺。遍作佛事。燭光中。恍惚見雱。荷枷鎖哭曰。議復肉刑。罪通於天。永沉地獄。萬劫無出期矣。後安石遭貶。途中聞有人呼雱者。曰。王安石來食。呼狗者曰。傲相公來食。安石不敢住宿。連夜遁去。安石既死。其親郭權病絕復甦。云在冥中見一獄。題曰。永禁奸邪。中有貴人被械白髮大目。雖不言其姓名。人皆知為安石。蔡卞之妻。即安石女也。令人問權見相公否。權不肯言。但云宜速作功德。其在陰司受太上寶筏圖說。

擾亂國政

罪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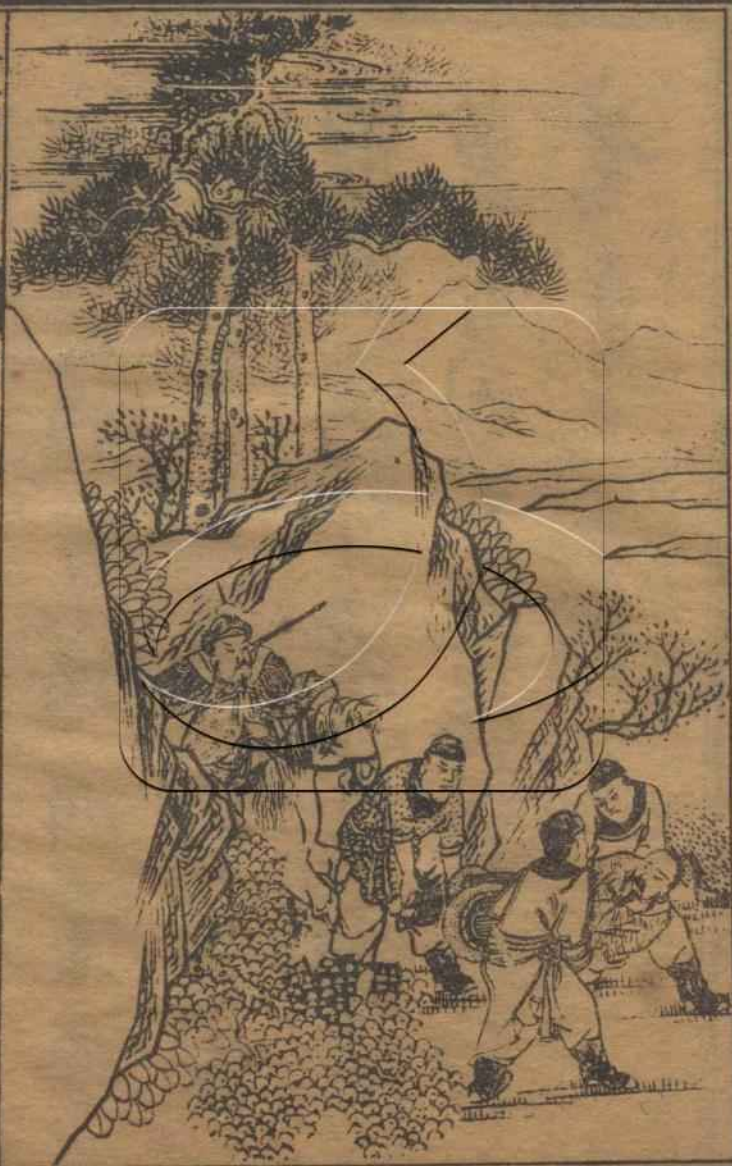


太上寶筏圖說

實及非義

五十七

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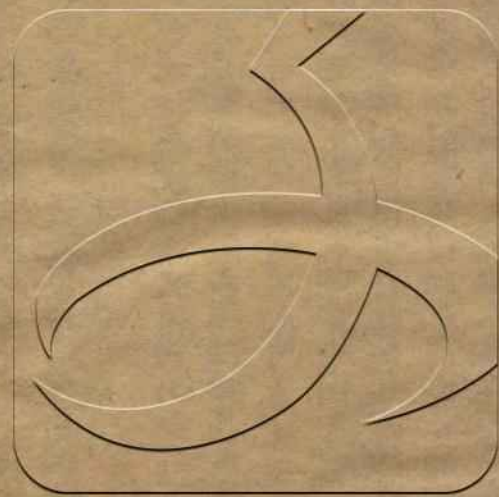
地坼天傾日權奸賞不
公赤留多冒簠白木盡
膺封金帶尋常物銀魚
草芥同罪魂悌地府依
萬手金空



賞及非義

註賞以勸有功非義而賞之是旌惡以長奸也如保舉之事上司不能實心廉訪奸巧者多列薦章而奉公守法潔已砥節之士反多屈抑至邊方將領賞擢尤所當核若上下扶同不察真偽奸卒猾弁冒級希賞而奮力報効不屑賞緣者不得一與賞格又或有終身疆場一戰失利而論死者嗚呼賞替則罰濫其何以服人心乎

崇禎時為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餽送朝貴事發遣戍流寓南京與阮大鍼相結甚歡十五年流賊陷鳳陽禮部侍郎王錫襄薦士英才可用起復總督鳳廬等處軍務十七年三月京師陷懷宗崩南京諸大臣倉猝聞變議立新君未定士英擁兵迎福王至江上大鍼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論定策功加少傅士英既秉政首起其黨阮大鍼及平日諸所相善者無不得美官逆案諸奸盡得復職死者悉予贈卹降賊者入賄不問仍以原官用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都人為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行賞倒亂如此我兵渡江王出走士英率眾渡錢塘欲抵杭州被擒斬之



孝娥刺血上冤書任
性偏心殺不辜花燭
未諧身已喪殘魂難
免入郛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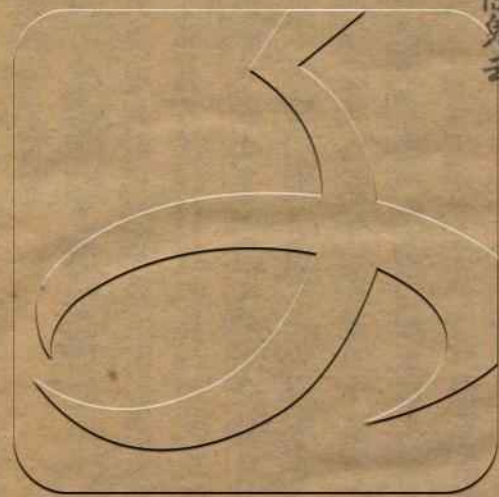


刑及無辜

註刑以懲有罪無辜而刑之是以民命為草菅也夫誤罹於法當為之辨雪况可
濫及耶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羅織無辜敲朴成獄為世所共戮也宜矣
及字是波及之義一時不察無意中牽連受累即是豈必有意故入而後遭天譴
哉刑不獨殺戮答杖皆不可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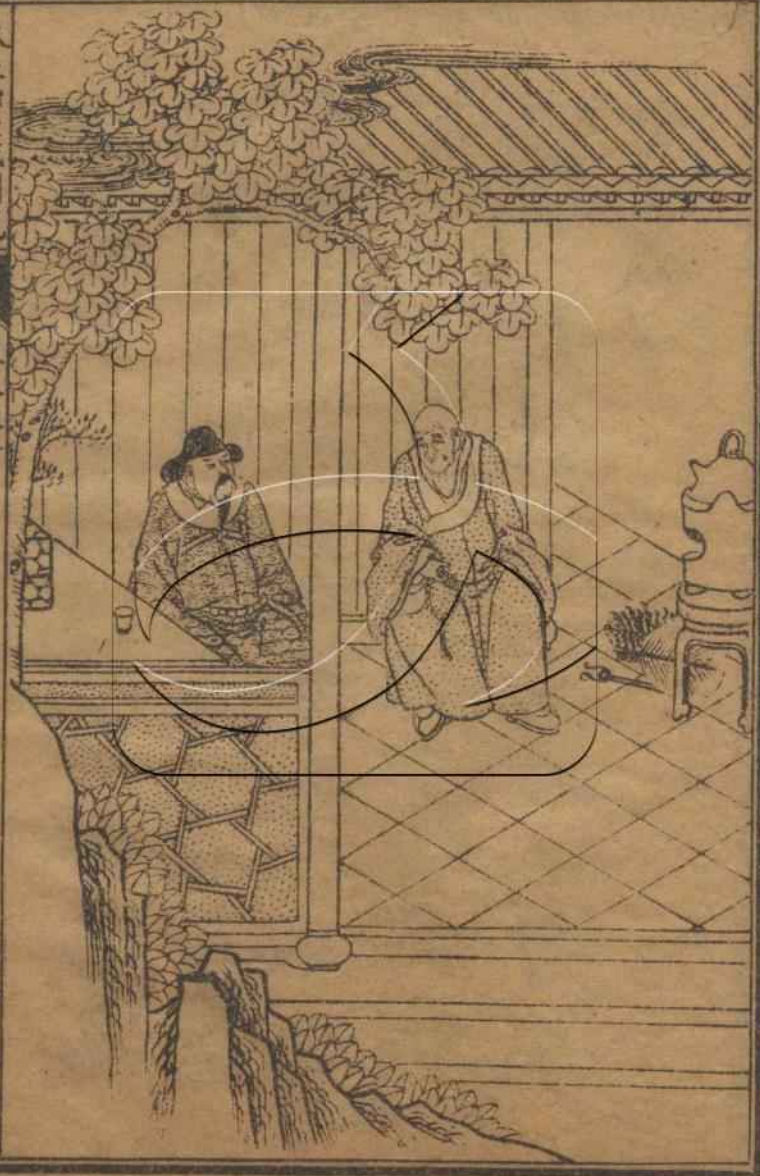
案羅有恒為秦州司李居官頗廉惟賦性拘執憚於改過時有大盜殺人刦財羅
責捕嚴拿已經就獲庭訊時盜攀其有仇富家藏姓藏呼號稱冤羅不聽比為從
律擬絞上司報可藏有女桂姐刺臂血具詞願代父死羅不聽後雖訪知其冤緣
獄案已定不肯自認失察之罪遂置之獄被決時其女抱父屍一痛而絕羅任滿
改四川司李畏遠不赴告病歸里因無子囑媒娶妾有韓媼云近有藏姓新亡遺
女十七歲無所歸情願為宦家姬侍羅用五十金買之見其女容色可人應對安
雅大喜是晚成親女闔戶家人聞房內羅求饒之聲大駭又聽女云我乃孝女蒙
上帝封為貞靜夫人豈肯與爾為妾汝向日無辜害吾父今來取爾赴陰司質對
求饒何益眾將門撞開見羅已七竅流血死矣女無踪跡蓋桂姐之靈也後訪韓

媿並無其人亦係鬼云



太上寶筏圖說

殺人取財



六十一

志

油鎔烈焰肆謀求使盡威
風不轉頭已取重賞歸掌握
又謀弱女侍衾裯痴心枉作
千年計敗子只供一瞬遊胸
上生瘡腸肺露令人世笑
章修



殺人取財

註此指有位者言。財有定分。不可強求。况殺人以取之乎。惟奇貪之人。必濟以異酷。蓋綠林獍狔。有殺人之伎倆。握篆維符。有殺人之權柄。取財如探囊。如挹注。其轍一也。下文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指平人言。此指大奸極惡也。各本微事。援引多稊。今特正之。

案前朝章大脩。為晉南太守。有庾吏陸姓者。家饒於資。女極美。章欲謀其財。並取其女。屢諷之。陸不應。章懷恨在心。一日獲大盜。使人囑之。令扳陸。許以減罪。盜遂供陸為同夥。拘到案。嚴刑拷問。陸不承認。用滾油炙其指。乃誣服。章率役搜贓。將家財盡沒入己。其女官賣。暗令人買回。乘夜送入衙中。姦佔。女不敢拒。後生一子。章憐愛殊甚。及長。衣肥衣輕。飲酒賭博。無所不為。章數十年官場中。欺心之物。任其浪費。稍有違拂。即持刀欲弑。章避至杭州。遊浮慈寺。謁天方和尚。叩問生子不肖之故。時爐中煎茶正沸。天方曰。居士欲知此種因緣。可將手入湯中。章曰。沸湯如何可入。天方大喝云。沸湯汝尚難受。滾油中人。怎生禁的。乃作偈曰。十八年前官運好。買盜誣良計太巧。那知天譴破家星。父子仇惡添煩惱。竹爐湯沸尚難禁。

滾油鑊內殘魂繞。冤冤相報在今時。肺肝洞見方纔了。章後胸前毒瘡潰爛。五臟皆見而死。其子竟不收屍。隨卒陸氏。席捲家資。轉嫁。子有其業。

附常州江陰俞生。乾隆某科。南闈鄉試。南畢頭場。即治任。眾怪而問之。言語支吾。而色甚慘。沮力詰之。不得已始告曰。言之痛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病革時。呼子兄弟四人。至榻前。訣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為大罪惡。昨詣冥司對案。陰報當絕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僅留一子。單傳五世。不得溫飽。吾地獄之苦。已不得脫。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慈也。汝兄弟其名。勉為善事而已。言訖而瞑。後兄弟繼死。唯我僅存。鄉試二次。悉被污卷。昨三更脫稿。候一人披帷入。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愁苦。責子曰。汝既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奈何忘我遺囑。致我奔走道路。辛苦備嘗。且重獲罪。若再不悛。禍即旋踵矣。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遂失所在。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藍榜。不足為恨。所痛先人負譴。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目連大士。救拔亡靈。幸諸君垂鑒此衷焉。眾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夜設錄又奪命錄前編。

附錄

漢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至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有女子從樓下出云。妾姓蘇名娥。廣信縣人。發失父母。夫亦久亡。有繒錦二十餘疋。資以養生。賃車載繒錦。與婢名致富。執御。前往別縣貿易。上年四月初十日。到此日暮。不敢行。因就亭止宿。婢夜得疾。腹痛。妾往亭長龍壽家。取水乞漿。壽隨操刀。尾妾至車旁曰。汝從何來。車載何物。丈夫安在。妾不為答。遽前抱臂。欲污妾。妾不肯從。壽即以刀刺脇立死。并殺婢致富。投屍車東空井中。取繒錦去。妾慘情莫訴。今奉告使君。言畢痛哭。敞曰。汝欲發屍。以何為驗。娥曰。妾上下皆白衣。素絲履。俱未壞。次日掘之。果然。敞乃遣役捕壽。拷鞠自服。仍下廣信縣驗問。悉與娥語無異。收壽妻子。皆繫獄。敞奏壽殺人取財。為惡陰密。冤魂自訴。今云云。請并訊其妻子。以昭陰報。上許之。感應篇集註萬厯中。江陰焦某。以楚中典史。遷知事。赴任。江行。有楚僧募金六百。往普陀山樹剎。附舟而南。焦推僧入水。取其金。次日忽見僧從水出曰。吾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為君有。自是日。現形入夢。焦憂懼得病。抵家益劇。薦寃懷謝。無所不營。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千金。往南海去也。焦叩頭哀乞。終不聽。所

得之金已盡。忽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堂中，請見僕。告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金者，有事見汝主耳。」僕方負床呻吟，妻子環泣。復聞僧來，大駭云：「索命鬼，變幻如此，不如速死。」奪刀欲自殺。家人方共抱止，而僧已至前矣。謂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葦遇漁舟，救免。故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此，知君有異病，特來釋君之疑耳。」僕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本無意索金，何必如此？」舉家聞而羅拜，贈以衣履不受。飯而別，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絕，而僕終不自安，竟死。止一子，年尚少，方應舉，以親喪不赴。一日無故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歿。僧後自南海歸，聞而歎息者久之。同上。

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主人故惟主母撫一子一女，一老僕執役已歷三世矣。會主母將嫁女，使僕徵田租，獲八十金，以歸計不敷用。主母仍令僕自存，僕念身常出外，慮此銀有失，因攜入館中，密以情告蔡。乞代為收藏，蔡納之箱中，曰：「寄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徵得餘金歸，復命主母并索前金湊用。僕乃往取，蔡不承曰：「汝那得有銀存我處？」僕曰：「先生莫戲言，幸見付。」蔡怒曰：「何物老奴，敢來誣我？」我替汝家教子弟，豈為汝作看財奴耶？」僕大驚，爭辯不已。蔡

又聲色俱厲，即欲解館。主母因疑僕，立門外慰蔡曰：「先生莫動氣，吾當責此叛奴，呼僕入，痛責索償。」僕無以自明，但批頰自罵，至夜自縊而死。次年蔡入闈，精神恍惚，下帷秉燭，親筆備錄其事。自述昧心滅理，罪不可逭，解帶自經。比人知覺，體已冰矣。為文人無行者戒，奪命錄前編。

洞庭山，蔣舉人，赴剝營利，致富十萬，雖至親不拔一毛。一日盜劫其家，罄其所有，席捲而去。盜喜過望，殺牲載酒，賽願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崖絕，無人居住。盜登祭畢，酣飲大醉，不虞廟祝去舟人截纜而去。盜歸無計，嚴冬凍餒，共斃廟中。此殺人取財之報也。然世之殺人取財者，不必盡是劫盜，如貪利取財，斃人刑獄之中，豪家取財，迫人死喪之際，庸醫取財，乘人危急之時，其為殺人一也。揆之往蹟，皆墮惡報，感應篇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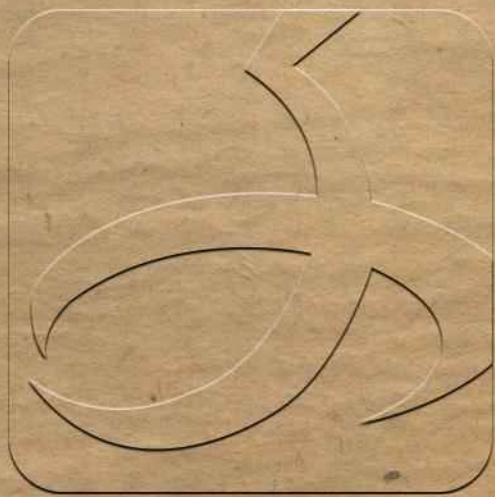
臨川李春湖學士，其大父，宣誠封翁時，家甚貧，壯歲費於舉，常獲利而素性任俠，故屢罄其所有。後往交趾市肉桂，艱苦備嘗，數年得八千金之蓄，而歸途遇太平司馬，素所識也。見其顏色慘沮，叩其故，曰：「我為縣令時，嘗因公事，挪移庫金八千兩，因為後任所揭。上司檄至省，將參革，勘追恐身家非我有耳。」翁曰：「我有八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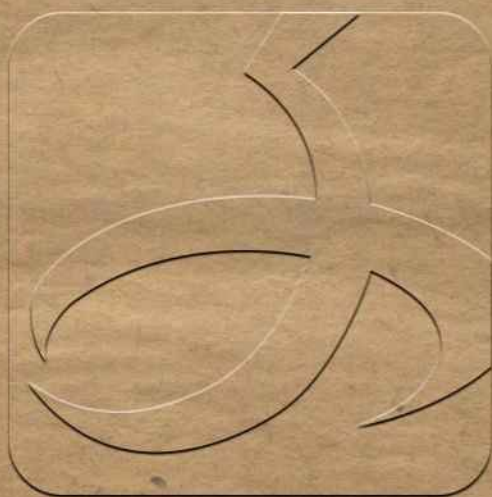


71005399

金在此。今舉贈君以之。清補官帑足矣。毋戚戚也。某司馬曰。君數年之瘁。始有此金。一旦盡畀之我。我何安乎。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則身陷不測。而妻子監追。其輕重相去何如也。委金不顧而去。司馬得金。事遂解。翁自是改爲猗頓之術。不十年。家至數百萬。春湖學士以長孫登科甲。入翰林。擢春坊。翁皆及見之。嗟呼。世之積金以遺子孫者多矣。倘遇不肖子孫。千金一擲。其棄八千金。特瞬息間耳。視李封翁委金而去。無異也。但此則救人之危。濟人之急。適足以成盛德。受榮封。天下稱之。後世傳之。且棄金之得失。相去又何如哉。奪命錄。

嘉慶己未。鼎元姚秋農學使。名文田。浙江歸安人也。己未歲元旦。有人夢至一官府。聞喧闐之聲。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洞開。兩排衣吏。擎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而不知其爲誰也。及臚唱姚公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公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兆世昌。祖某公語也。公憲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十金於公。請必置之死。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得無是歟。夫公庭片語。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其雲初大魁天下。司民命者。可以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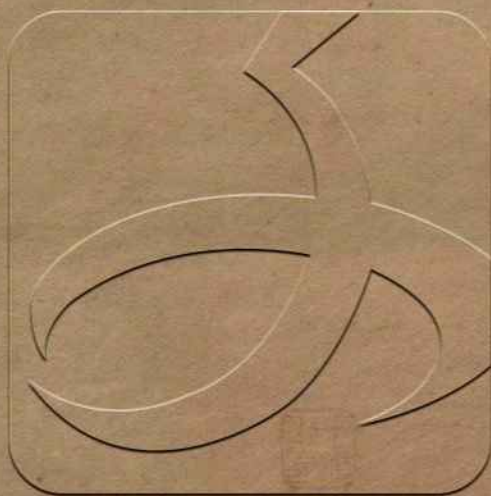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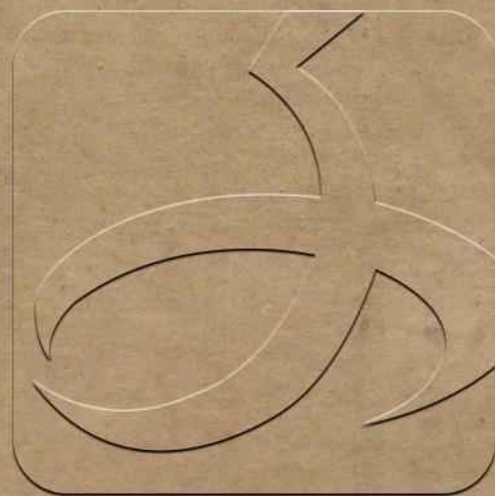


迷
396



信





百計思傾陷罔知結大
冤雖如心上意已失性
中天接首刑人市埋身
漣水邊榮華能幾日孤
墓草芊芊

傾人取位

註傾者陷害也。凡人一官一職俱由命定。命裏富有。不求自得。命裏若無。做一

日也不可。得豈能妄取。況可妬賢嫉能。謀陷害以取之乎。烏能一朝居也。

案唐宋申錫為宰相。願以致昇平為己任。時中官鄭注。交通宦。放縱不法。擅作

威福。申錫欲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為京兆尹。密約擒注送京兆府治罪。璠以注方

寵於上。欲親厚之。盡以謀告注。時有右軍緝事府。偵探機密。以中貴人為之。皆注

黨。遂偽捏申錫罪狀。令人赴右軍府出首。云申錫以金帛珠玉交結諸王。將圖不

軌。更偽為交結手書。逼似申錫親筆。奏上。帝怒。着法司鞫問。舉朝皆知其冤。聯名

保奏。得謫開州司馬。至官憤而卒。王璠得鄭注力。遂代申錫之位。明年春。申錫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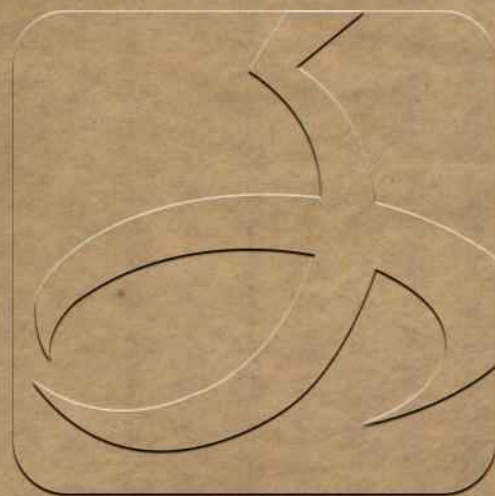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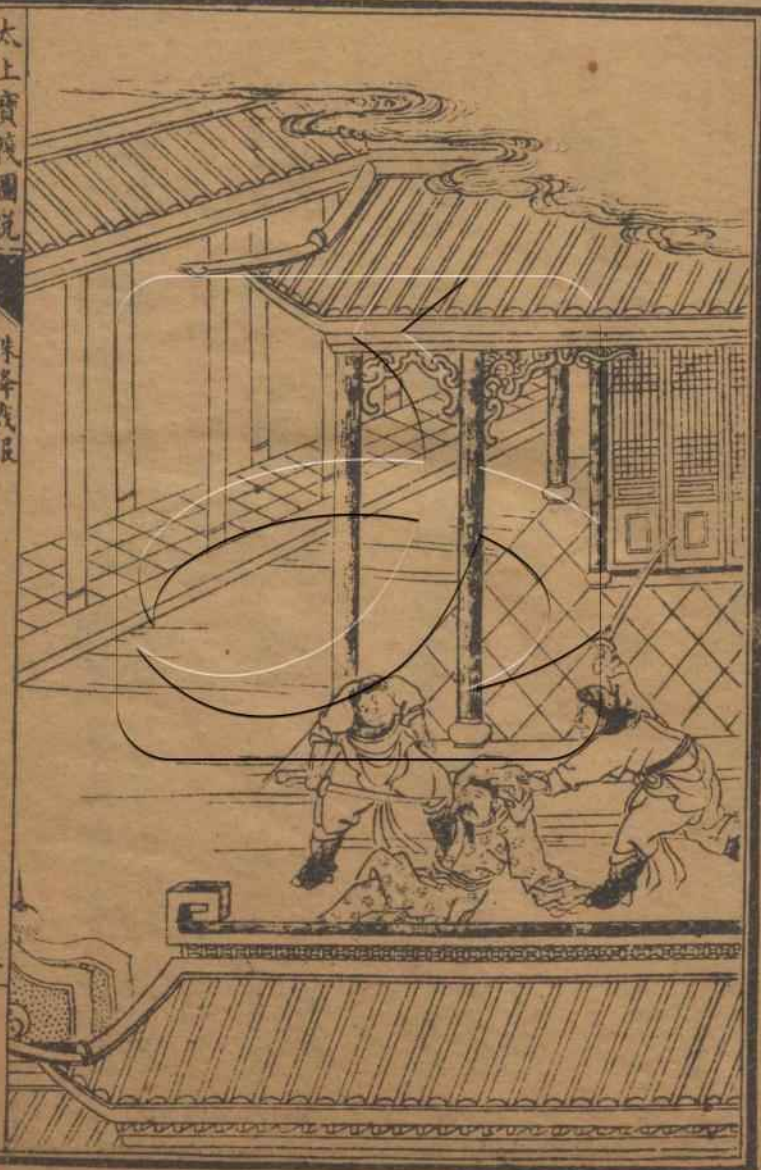
人於堂前假寐。見申錫從中門入。引夫人出城。過漣水。前進數里。至曠野。有一大

坑。坑邊有竹籠。及木匣數個。皆有字記。申錫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怒而叱擲

者數次。問為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問其餘。曰當即知之。不用預說。夫

人醒。言於家人親戚。札記之。未幾。注謀逆。誅九族。璠以注黨。駢斬於市。同戮者數

人。皆同坎漣水之側。



改邪歸正願投降降屈
膝仍遭劍下亡地府
英雄投水婦英雄魂應
自怨王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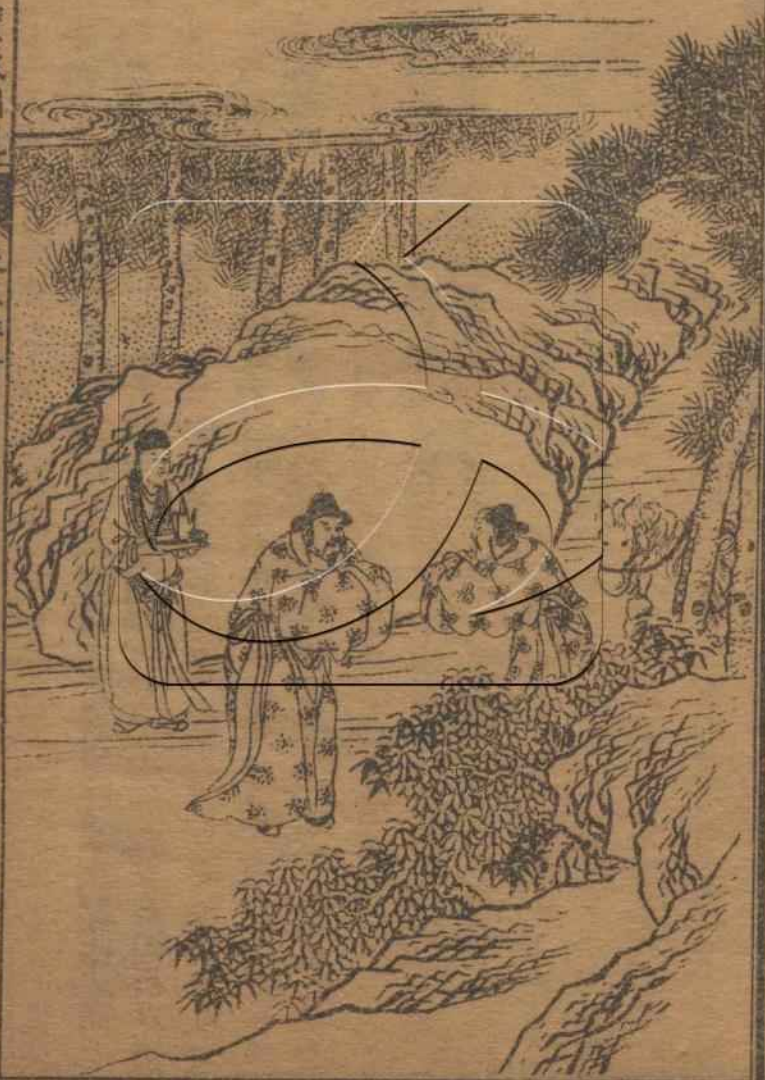


誅降戮服

〔註〕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古者殺敵衆多則以悲哀臨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既歸降服順則憐憫撫諭令反側自安。苟降而誅之服而戮之用意苛刻為報亦甚烈也。

〔案〕明胡宗憲領兵防倭駐海上時海寇徐明山號徐和尚人材出衆武藝超群雄長諸部僭位稱王倭國倚為外藩騷擾浙廣諸省宗憲與衆計議欲征倭寇必先降服明山始以檄諭繼以書召明山遣校答書云朝有奸倭未必能容壯士辭氣激昂聞者動色宗憲歎曰賊中有如此才人校答曰此我主王夫人手筆也先是金陵名妓王翠翹係官家女其父緣事陷溺翠翹賣身救父悞落娼家姿容才調冠絕一時士大夫過南京者以不識翠翹為愧明山在海中聞其名心懷愛慕易服訪之一見心傾翠翹知明山非常人約為伉儷居月餘回海遣寶馬香車迎翠翹居處服用僭擬妃后翠翹才情敏妙軍中一切文檄落筆如飛無不中窾明山愛敬之如師友言聽計從宗憲知翠翹為明山所寵乃卑禮厚幣致明山另具珠玉釵環以遺翠翹翠翹答書致謝自是兩軍通好宗憲遣媼私謂翠翹曰徐將軍

朝肯投誠。暮即大官矣。夫人受朝廷五花官誥。榮歸故里。豈不勝在此處乎。翠翹
 心動。時明山心亦厭兵。許之。宗憲遣官迎接。二十里小宴。五十里大宴。儀文周備。
 至轅門。左右請解甲。曰。釋此便行禮也。至儀門。請去刀。明山不肯。左右曰。掛刀相
 見。乃屬員之禮。君係賓客。何用此去之至堂。炮聲忽震。兩廊伏兵齊起。刀鎗亂下。
 明山大呼曰。翠翹。我遂被害。宗憲既除明山。發兵清剿。擄翠翹至。翠翹請整明
 山。不許。請為尼。又不許。命給配小兵。翠翹曰。明公誅降戮服。如天道何。乃設香楮
 望海而哭。曰。明山。妾負君矣。題詩投江而死。且詩曰。建旗海上獨稱尊。為要
 投誠拜戟門。十里英魂如不昧。與君煙月伴黃昏。後宗憲以玩倭律斬。亦不保首。
 附秦將。白起。慘毒好殺。每出兵。必斬首十餘萬。又用詐謀。殺趙降卒四十餘萬。屍
 積如山。血流成河。惡貫既盈。旋即見殺於秦。子孫絕滅。隋開皇中。太府寺丞趙文
 昌死而復活。云至幽冥。見周武帝三重鎖一房。喚昌云。卿還家。為吾向隋皇帝
 說。吾諸罪並已辦了。惟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速為吾營功德。俾出地獄。昌出。又
 見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問是何人。鬼卒云。秦將白起。至唐時。雷殛死。一牛有白
 起二字。明時。雷殛死。蜈蚣一條。亦有白起二字。其誅降戮服之罪。誠萬劫不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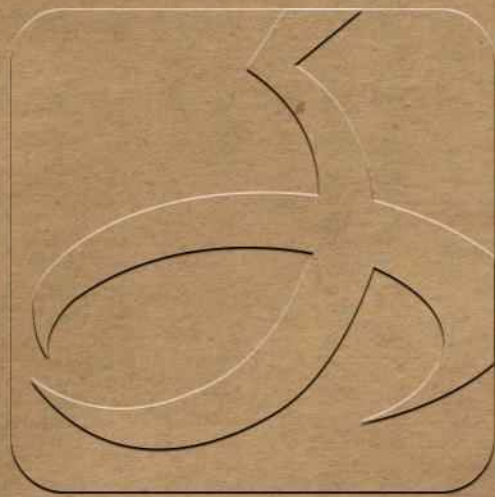
胸有戈矛腹有矛懷
私常與正為仇
燕羊
境上頻攜手
江莫洗羞



貶正排賢

〔註〕方正也。賢良也。放之遠方曰貶。擠之失位曰排。正士賢人。中人所賴。乃貶逐之。排擯之。使不得安其位。則病民悞國。上天所必誅也。

〔案〕宋真宗臨崩。遺詔寇準李迪俱忠誠可用。丁謂忌之。誣以朋黨。準貶雷州。迪貶衡州。連坐者甚眾。初議竄逐。王曾云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不免。蓋曾以第舍借準故也。遂不敢言。前澶州之盟。乃寇準主持。謂即以此定準罪。草制云。當西塞犯順之日。屬先帝違豫之時。懼此震驚。遂致沉劇。制下。使人迫準即日就道。或勸之曰。準若貶死。如公論何。謂曰。異日史官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吾不懼也。謂必欲準死。遣中使齎敕書。以劍揭於馬前。示將戮狀。眾皆惶懼。準神色自若。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宣敕。並無賜死語。準拜謝。眾乃安。謂貶正排賢。皆賴內侍。雷允恭之力。及允恭監督山陵。妄移上穴。而以吉穴留壘其母。王曾乘間入奏。上怒。立斬允恭。謂以黨惡下獄。尋謫峴州。道由雷州。或以詩嘲之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及謂至寇以燕羊迎之境上。握手甚歡。恐家人圖報。乃閉門任其飲博。謂聞之。慚愧欲死。



不義噴財水上漚黃
金千兩疊還謀孤兒
寡婦依然枉逆僕貪
官命已休



凌孤逼寡

〔註〕以下六句。指居官而言。孤兒寡婦。最為可憐。宜多方保護之。使豪惡之徒。不得佔其田產。侵其財物。方無愧父母斯民之責。若反從而凌辱之。逼勒之。令其控訴無門。烏能逃昭昭之鑒乎。

〔案〕錦衣千戶仲某。早亡。遺妻吳氏。子珍哥。產業頗豐。時流寇將到。民俱逃散。氏與僕王安。戚寧議。至城外暫住。有黃金千兩。命二僕各帶五百。路中甯向安云。世界荒亂。隨此孤寡。有何好處。我土人所帶。頗可過活。何不棄之而去。安正色相拒。甯以戲語解之。莊鄰有獵戶張升。子張一。虎悍異常。素與甯厚。共約行劫。是夜父子各執兵刃。劈門而進。甯大呼有賊。氏驚慌。攜子出後門逃避。甯拋磚擲破珍哥首。將千金及衣飾席捲而去。次日甯即辭氏。帶妾往張宅同住。議各帶三百金。至臨清販布。存四百金在張處。另分擇日動身。至東昌府曠野。過松林。張欲暫歇。坐未片刻。甯忽見張一執棒而來。未及開口。棒已劈下。頭顱碎矣。張升復拔佩刀刺去。登時氣絕。父子取其金。行未數里。遇人馬蜂擁而來。乃賊也。父子跪路傍。賊首喝搜其身。各得三百金。問從何處得來。答曰。乃按院謀陞者。賊首攜而去。父子依然

空手。自嘆命窮。又轉念曰。家中尚有四百金。與一切細軟。猶不失為小富翁。回家哄富妻曰。汝夫帶金先赴臨清。我回家料理數日。隨後趕去。妻大疑。夜間聞張屋有人砍地聲。穴隙窺之。見張父子方掘土埋金。張妻曰。此內尚有富賊二百兩。何故並埋。張笑曰。渠被殺。登鬼錄矣。富妻至天明。赴縣首告。縣令表明。起獲贓物。封存內衙。張之所埋。盡有之。猶貪心不足。思孤兒寡婦。可以勢相凌逼。遂以諱盜不報。拘吳氏珍哥。王安。劉業。一樓一夾。珍哥年幼。難以加刑。責手心百十着。人關說。須千金方釋。氏折獻五百兩。始招保時。兵荒之後。著大戶助餉。上司聞有此案。微取黃金入官。查對富妻首狀。尚少金六百兩。復考原盜。張父子自知必死。因屢受裘重刑。一口咬定千金。俱表得去。表有口難分。鑿獄中。張父子駢斬於市。

附海寧茶磨山史橋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資。商於父曰。孀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父以為然。囑媒嫁於農家。而鄉俗再醮者。里中皆得染指。史僅獲五金。挾之登舟。妻即疾狂。作亡叔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為此滅倫事。吾不拆汝夫婦。不休。其父憐之。無效。擣入閨。精神恍惚。兩場俱見。其叔罵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出閨至寓。病不能進三場。急買舟回。離家十里死。訃至。妻病愈。徵信錄。



愛富嫌貧欲悔姻有
財只說可通神貪官
曲直憑顛倒已女誰
知兩嫁人



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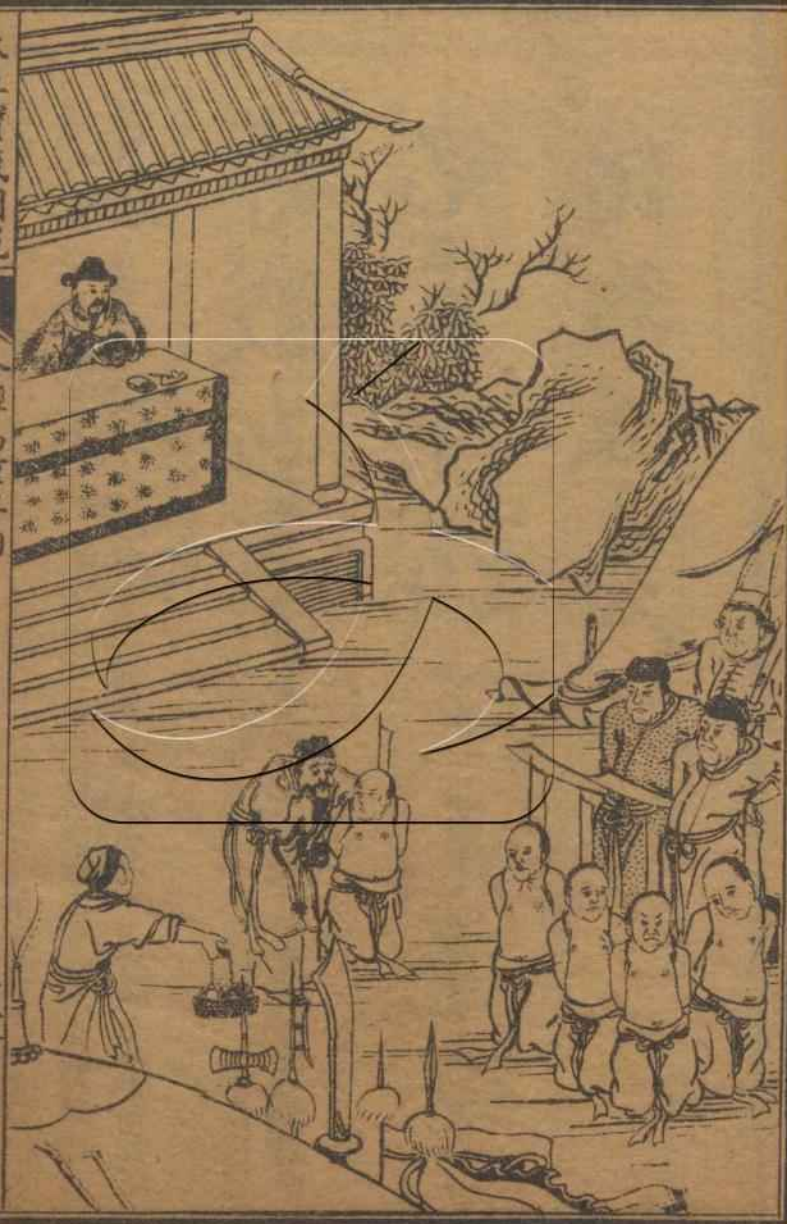
註法者朝廷以之懲惡罰罪官司以之平反是非若棄法受賂則出一重因而受害

者含冤殺一無辜而枉死者叫屈曲直顛倒得罪鬼神真不知其死所也
案蘇州有徽人俞柱開張曲舖生女端姑年已及笄未字人時訛傳點選繡女民間紛紛嫁娶俞欲得佳婿一時難覓鄰人張翁云表姪蘇茂才年方弱冠新入庠序但家道貧寒若不嫌辱門下願為作伐俞大喜許之即日過聘後數日點選之事竟屬傳聞俞以文配窮儒不免懊悔適妻兄程朝奉帶其子自徽來省俞命其女出見嫣然嬌好程曰甥女長成曾得乘龍客否俞告以誤配之故程曰幸未合登尚可轉移也我薄有家業子亦不俗何不買屬一人作原媒云甥女自幼憑伊許配吾子今來就姻為劣衿霸聘赴縣控告拚以千金送官何愁不濟遂重價延訟師寫詞即賄伊作證縣令未愛陶淳梁人性喜賄賂知兩造俱係富室大有可啖批准拘訊得俞程銀各四百兩庭實時蘇出庚帖為據原媒張翁爭辯尤力愛陶判云事急轉許乃愛女之心未損明珠應還舊滿張不合以有夫之女妄執斧柯責二十板其原聘令蘇領回蘇曰大丈夫只患無功名何患無妻笑領而出俞

女歸程未經年。夫患癰疽。蘇登甲榜。選浮梁令。時愛陶已罷秩家居。有女自幼許人。其婿不肖。逃亡愛陶。將女另配。已生子矣。原婿回。赴蘇案下控告。蘇判云。珠還合浦。俞程之前案可循。將女重婚。張翁之甘板難恕。念係職員。姑免責罰。命原婿領女去。後俞家被火。燒程癰子無存。訟師生結喉。餓死。

附荆州府推官魏釗。以公事往夷陵。道經某鎮。鎮有鄉紳徐少卿。夢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鎮。此人前程遠大。後當為吏部。宜預識之。次日果至。因款留焉。數日後少卿復夢神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其官爵。壽亦不永矣。少卿訪之果然。未幾魏丁憂歸。逾年卒。家亦凋零。張一索者。京師刑官差役也。持票拘人。動以一大鐵索自隨。得錢快意。方行釋放。上結書吏。下構禁兵。妄取嚇詐。無所不為。三年之內。致成巨富。人皆望而畏之。故號曰一索云。後被孔巡按訪拿。處死。財產助軍餉。妻發入教坊。

秀州書吏陸儀。有一囚當杖死。因受他家厚賂。遂誣凌遲處死。後儀事發。青革家貧甚。每陰雨時。見囚魂立前。不數月吐血死。感應篇集註。



放火攢殺大罪人一
時惑要便成真寄言
兒輩休頑笑免得刀
頭戮及身



入輕為重見殺加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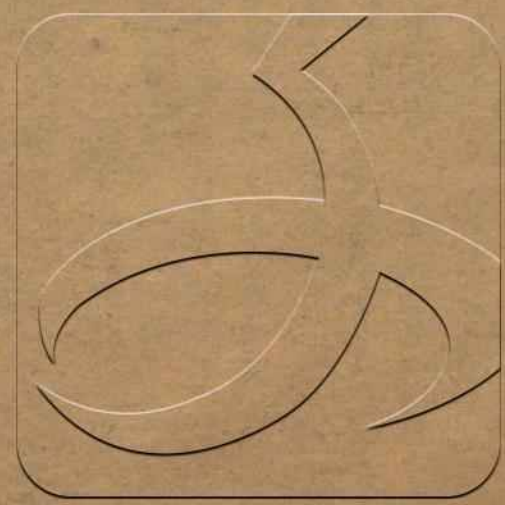
註法者天下之平如人所犯本輕乃比擬重罪臨刑不加憐憫反加嗔怒此輩殘忍好殺死者含冤能不結怨乎

案鏡湖有武姓者患癩症娶妻藍氏婢約多情憎嫌其夫常有桑間濮上之事一日賴子遠出傭工氏約所歡閉門行淫有少年五人長者十七八歲幼者十五六歲知氏屋中有人取草一束燃着大喊有火其意不過嚇走姦夫以博一笑姦夫非捉姦亦無渾水好魚之意鄰婦惠氏聽門外笑聲振天埋怨藍氏曰為爾一人不謹累眾鄰減色俟爾夫回另遷別處此地萬不能容藍氏懷慚即於是夜投繯殞命地方報官其邑令鄭某綽號剝皮赴屍場相驗即拘五少年到案嚴刑拷訊伊等自幼父母嬌養不能受刑俱誣服遂以放火攢姦逼死烈婦斷五人律斬藍氏請旌五人赴法場時俱癱軟無魂魄見者酸心其父兄持牲酒香楮抱持痛哭鄭監斬見之愈加震怒云生此不肖子弟奚以哭為各責三十板後藍氏溫受旌表天遣雷火碎其坊焚其屍鄭貪酷章職生五子俱長成前五少年一日各附一身指鄭而罵曰我輩被汝枉殺今來相報五子俱口鼻流血舌出數寸而死



太上寶筏圖說

太上寶筏圖說



暴怒傷身利行使氣伐性
尖刀責人流血忿方消忍耐
些兒便好悔過須臾復犯
天曹降罰誰饒欲享福壽
任道這猛省回頭及早

右調白蘭香



知過不改

註人有口過有身過有心過下愚之人有過而不自知其人之可憫其罪尚可原也夫既知過矣知過之人胸中必有見地賦性必有聰明有過而不能即改是以無心之失或有心之惡漸將流為陷溺之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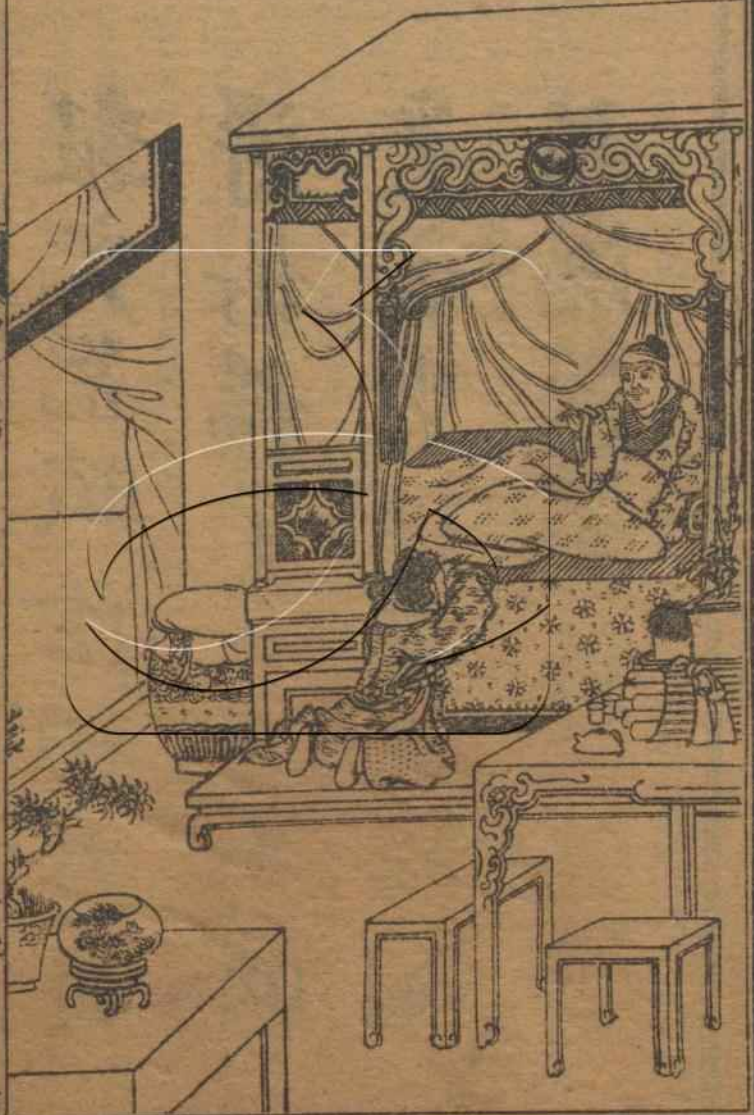
案山右陳都堂性善怒好責人呼杖不至則自下堂拳揮脚踢至氣消乃止曾食鷄子箸滑不得落地旋轉乃大怒連碗擲碎足踏為泥又蠅集鼻端揮之不去大呼拏了左右四下奔跑虛作拏狀半響乃跪請曰拏誰陳曰蠅其可笑如此每當事過之後亦知自悔用方木長三尺餘刻戒暴怒三字於上到處令侍者置面前以示警然往往一時性起即用此打人多至破頭流血一日錄因至晚退堂怒猶不息次日即抱病面赤口渴肚腹膨脹延醫診視醫曰肝為木屬心為火屬尊官屢動無明怒氣傷肝母為子累必須平心定氣使燎原之勢既消自然病退身安徒恃藥餌無益也陳猶囑醫為飾說面加斥逐逾病日甚一日勢將莫救然後反而自悔痛改前此之習病獲平復陳嘗謂人曰子性急善怒當其勃發時不能自禁往往忤物傷人及事過知悔已無及矣今緣是生病醫者教以平心定氣遵行

未與即獲全愈。始知和以處眾。緩以處事。洵保命調元一帖清涼妙劑也。乃改名退庵居士。取凡事退讓。不較不爭之義。後果富福壽。嗚呼。如陳公者。可謂知過能改者矣。

附甯波李燧升。順治乙未進士。初北上。舟泊吳門。歸然臨岸者。關帝祠也。夜夢帝詔曰。汝有大禍。速注釋。太上感應篇一部勸世。可以免禍。李覺之不信。既而返棹。過前度泊所。復夢帝促之。仍因循未果。比還家。又夢帝怒叱曰。不信吾言。禍立至矣。未幾。丁酉北闈事發。李株連下獄。始自怨艾。遂在獄中。輯感應篇諸注成帙。授同年都諫嚴沆。囑其刻施。用踐夙願。後蒙赦出。獄流上陽堡數年。討差回籍。舟至前泊祠下。遽病歿。覺世真經說證。

乍歸塞外。旋捐館。仍在祠前舊泊舟。獄裏注經追悔晚。當時何不早回頭。徐太史詩杭州嚴灝亭沆。與甯波李燧升同榜相熟。李以事下獄。取朱在庵所注感應篇說定手訂成編。託灝亭梓行。康熙癸卯。開雕甫竣。灝亭即擢給事中。長子曾集。甲辰翰林官侍郎。感應篇紀驗。

代校新編割倖刊。敢虛一諾舊盟寒。靈風颯紙燈搖綠。塞外歸魂帶淚看。同上



報灾免賦陰功大省
得格楊家千不聽
吏言憑獨對自然蘭
桂滿階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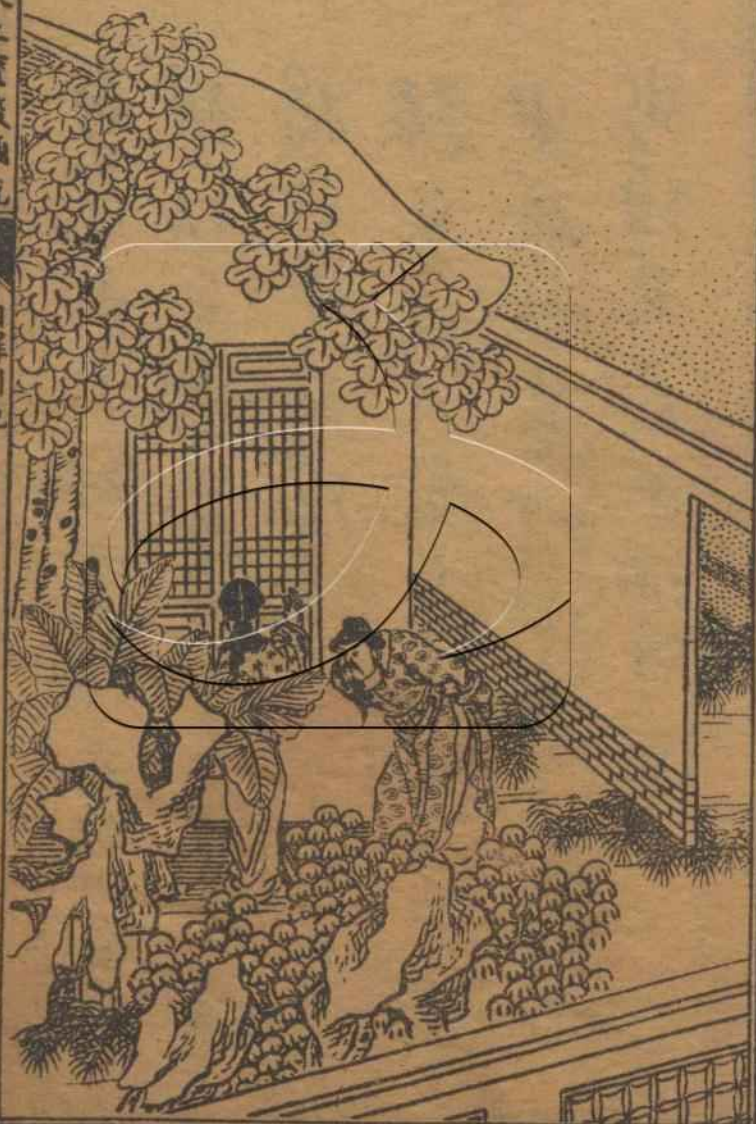
知善不為

〔註〕人生世間方便第一。勢所能為。時所得為。又非阻於不知。便當竭力做去。而乃或惜費。或憚勞。或始勤終怠。機緣錯過。真是自暴自棄。不特謂之無勇已也。

〔案〕姚好問為邑令。謹慎廉潔。頗無失德。惟耳根甚軟。聽信人言。以致利歸胥役。怨歸自己。時值暮春。霖雨四十餘日。各鄉紛紛報災。姚親往查勘。見高阜之田。均已涸出。二麥無損。惟西村低處。有地數百畝。盡在水中。姚欲以偏災具報。承行吏曰。本縣各鄉平穩。此處雖云被淹。數日水退。仍可補種雜糧。若分別報上。恐關駁詰。姚明知吏係私心。但恐費事。遂隱而不報。開徵時。與豐收之地。一例追比。又嘗欲建義學。修普濟堂。緝先賢祠宇。俱為書役所阻。而年踰知命。妻妾俱無所出。姚時以為憂。一日其母病歿。心口尚溫。不敢入棺。越三日而復甦。姚泣跪母前。問其回生之故。母曰。我見冥官云。爾為人廉謹。本應有子。但每遇善事。明知當為。往往為人言所阻。如報荒一事。無災者固不可飾以為有。受災者豈可隱以為無。前西鄉被淹。爾不加分別。一例報熟。致災民身受血比。曹兒鬻女。完糧罪莫大焉。故絕爾嗣。以彰惡報。冥官又曰。愚昧之人。陷於不知。尚可容恕。惟知善不為之人。甘心自

暴自棄乃上天所深惡。可傳諭爾子欲廣嗣續。須勇往行善。勿畏難。勿苟安。勿初念如是。轉念不然。久久自獲吉慶。無匪災之非。可以消除。姚雖承母教。無如天性難移。每逢書役進言。仍為迷惑。卒至因循不振。
附黃巖諸生楊琛。樂善而貧。未第時。邂逅星士曰。按君格局。可望科名。但行運未為佳境。且臨場月建。恰值惡曜。若急欲上進。非力善不能。琛感其言。適見鄉人醵金刻感應篇。心皇皇欲捐資。而苦無力。勉助刊十七號一版。然終耿耿也。甲午春。夢神告曰。已如汝所刊。排汝十七名矣。是科榜發。果中十七名。丁酉春。琛復刻小卷送人。以便舟車持誦。又中進士。十七名。感應堅信錄。
徐太史曰。甲第名次。何乃適與經版數符。且科目為天曹秘錄。何乃預洩元機於鄉會前。是蓋神明有意。顯其報應。以愧文朱門之見義不為者。當天袖手旁皇。恍然恐後。琛豈有釣名之心哉。吁。人人盡如琛。勉善之力。則善氣蓬勃。徧滿剏塵沙界矣。

夢裏分明示喜音。香名兩度報泥金。解囊欲助尋常事。難得寒儒一片心。徐太史詩



自從火逃鎖空樓之死靡他
誓柏舟燈下宵无三尺血肯
將白璧玷儒流
殺身救父念方安事以曹娥
更較龍墓州常青芳躅永
豈頭舊愛血猶丹



自罪引他

註自作罪孽便當自受若妄相連累是孽中造孽矣引援也如罪犯既有贓私乃扳他人以圖幫助完贓或舊日冤讐乘此下水拖人冀圖報復更有信口妄招借端索詐以犯罪為射利之計又有好事獄吏惟恐罪人不多扳且扳害之人不甚殷實良心安在哉

案浙中薛尚仁娶陶氏生女孝姑弟尚義娶柳氏兄弟同居尚義早亡柳氏守貞不嫁尚仁將弟婦移居後院一應出入從尚仁住房經過柳氏之兄柳文家貧屢至妹處借貸尚仁叱逐之文懷恨在心時值清明有觀音庵僧人寂照柳氏喚來商議與亡夫念經被尚仁撞見驅出柳氏遣婢至庵約寂照晚間在牆外候送經資寂照疑為有意伊原係大盜逃罪出家飛垣踰壁乃具長技至起更時挾利刃越牆而進柳氏驚喊寂照用手捫其口欲強姦柳氏以死拒寂照用刀殺死取其頭踰牆而去次早尚仁驚知來視不明何人行兇柳氏心懷舊恨赴縣具報云尚仁強姦其妹不從殺死藏頭滅跡縣令亦以柳氏住房在後誰能飛進嚴刑拷問尚仁死不承認備受敲朴令給之曰爾若將頭送出便放汝矣其女孝姑聞知告

母曰父死則母必死女亦必死是父死而母女俱死也何不將女頭割去充婦頭
 倘得父回母活女死無憾矣母曰爾父命該如此爾有何罪此事萬不可行女見
 母不忍下手歸房自縊死母不違其志忍痛將頭割下持以交官令使件作看驗
 見面上無血皮肉不捲係割於已死之後大怒曰爾大殺一人案尚未結如何又
 殺一人喝令撈起陶氏大哭實告其故令不信至其家驗之見孝姑屍骸在地以
 頭合之不差纖毫不覺心酸流淚曰天下有此孝女焉有殺人之父必係冤枉又
 見孝姑面色如生兩眸炯炯不閉乃祝曰爾為父捨身其心苦矣何不大顯陰靈
 以夢示我庶得免手白爾父之冤言未畢雙睛忽令令駭嘆是夜即夢孝姑來告感
 公救父幽冥即結欲白此冤可訊僧人寂照次日密問左右對曰此觀音庵住持
 僧也乃請來署念經設法壇於幽僻處夜半使少女假作鬼聲叩窗而哭寂照驚
 問為誰答曰我柳氏也爾因我不從將我殺死又將我頭藏匿致我身首不得
 合今特尋爾要頭寂照曰我一時誤殺已日日念經超度頭現在韋馱座下俟
 經事畢即取出還你今在外聽得親切即陞堂將僧拏至一訊即伏以寂照罪大
 惡極與尋常殺人不同擬剮立決柳氏孝姑為建孝烈坊春秋祭享



羽流目不識真仙赤
體當門弱聖賢一夜
皮囊飄入海挾私懷
妒德徒然

壅塞方術

〔註〕方術如醫卜之類。凡人挾一技一能。淺者用以謀生。高者用以濟人。苟阻抑之。使不得行。則誤其生理。而敗其衣食之路。罪莫大矣。如藥方。閭人生死。尤宜廣行流布。或秘而不傳。或人欲傳而我止之。皆違華之甚者也。至燒煉房術。令人亡身喪家。急宜禁戒。不在此例。

〔案〕山東四明村。閭王廟道士。瞿太和。貪酒嗜色。妬忌同類。一日。許旌陽真君。憫村中應遭水厄。化為鱷縷道士。借廟作寓。太和不肯。與金四兩。乃允。真君或施符水。以濟人之苦。或施藥餌。以治人之病。遇善信有德之家。書符四道。令貼於宅之前後左右。人皆尊而信之。惟太和不。服。四處揚言云。係外來遊棍。毫無實學。在鄰縣曾做竊賊。現今訪拏。君輩當遠之。慎勿被其連累。村人有何識見。聞太和之言。見真君來。莫不踈遠。其貼符於宅者。亦大半揭落。真君嘆息。是夜題詩於壁。騰空而去。次日。太和見房門倒闔。叩之不應。用力打開。已闔無人矣。壁上詩云。昔為勾漏令。今作賣符人。同道猶相嫉。紛紛何足云。方知為真君。懊悔無及。時六月二十三日。酷暑如蒸。向晚。太和赤身不掛一絲。取椅背闔聖而生。至二更。大雨盈翻。欲

起避則醫已膠粘橋上不能動移。喊徒來救。牢不可起。霎時山水大發。平地深丈餘。合村盡遭沉溺。惟貼符之家。點滴不入。太和連椅漂去。不知屍落何所云。

附錄人蔣紫垣。流寓歙縣程家莊。以醫為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賈。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貪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我哀告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待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孽報也。言訖涕泣而去。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藥也。又聞沈文豐功曰。冷水調石膏。解砒毒如神。信錄可朱晦翁居山中。中鳥啄毒幾殆。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語。遂連飲水。大嘔泄而解。同善錄全書下同

宋汪待舉守處州。民有飲客者。客醉卧空室中。夜醒口渴索水不得。乃取花瓶水飲之。次早啟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汪公究其宇有何物。惟瓶浸草蓮而已。瓶一云臘細鞠之訟乃白。

英州某僧往州南三十里掃塔。有客船自番禹至。舟中士人攜一僕。僕病脚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既賽廟畢。飲昨頗醉。乃入山求藥。漬酒

授病者。其藥入口。腸胃即痛如刀割。遂明而死。士人告舟師。舟師恚。即取所餘藥。自清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山多斷腸草。如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為根蔓所纏結。醉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鈞吻即野葛。因入口。鈞人喉吻。故名。唐人謂之胡蔓草。又曰斷腸草。滇人謂之火把花。岳州謂之黃藤。其草近人。則葉動。蔓生葉圓而光。春夏苗嫩。毒甚。秋冬草枯稍緩。五六月開花似檉柳。花數十朵作穗。嶺南花黃。滇南花紅。解鈞吻毒。取人薑汁。或白鴨或鵝。斷頭滴血入口。或羊血灌之。亦解。或葱汁。或青薑汁。或雞蛋清皆可解。見洗冤錄表附錄解救。聞中誤飲水毒神方。

嘉慶戊寅。恩科。余奉派值明遠樓。官場夜半。散給題紙。後稽查傳出之獎。湯甚。飲茶未暇細檢。甫下咽。覺腥臭。探吐不出。胸悶腹脹痛。便血不止。試竣買舟回南。康過鄱湖神廟前。遂雨神魂飄忽。似有人引至高堂下。上設公案。端坐顯者。余前揖之。亦還揖。執余手曰。君非病也。係中蛇毒耳。吾贈雄黃丸。服之自愈。又曰。江西文閣水草衍蔓。蛇毒蓄池井中。每鄉試。執事官員。應試諸生等。飲受水毒死者比比。吾從前傳方。用明礬雄黃等。分共研為細末。帶入場中。量水之多小。酌下明礬雄黃末。幾許。將水攪過。撤去。

水面浮垢澄清飲之自愈。無如日久遺忘。近科來傷生又九幾也。君飲水毒已為治愈。回去代吾宣傳舊方。逢科場前勸各人務將礬雄末帶入場中。如法用之。萬無一失。救人多命。功德無量。又指堂上從者曰。吾遺此七神散去。助君也。拱手曰。萬囑勿忘。及回署。已三鼓。凝思神示。七神散助余之語頓憶。當崖尊生書有七神散之方。又名歸芍湯。治一切痞積痢疾。效驗如神。即照此方投雄黃一錢。煎服之。少頃腹鳴。瀉出死蚯蚓無數。繼以橫血。腹痛立止。又服又解者三。精神如舊。神示之七神散。當歸錢壹分。芍藥錢壹分。來服子錢貳分。焦山查錢壹分。車前子錢貳分。炙甘草錢六分。檳榔五分。又外加雄黃錢壹分。或場中已中毒。及場後腹不舒暢者。即照此方服之。無不立效。希同志者。廣播焉。前廣東高要縣知縣江西南康府經歷江陰裴盛清識。治瘋狗咬人毒發欲危急救良方。江邑楓溪同善局刊施。

老虎刺根

頭到白麻一皮

黃豆七粒

煎水吞服其毒即化

解鴉片烟毒神方。凡服鴉片烟毒者。用礬砂壹錢五分。以涼水調和灌下。一吐而愈。或服宮粉毒。或飲酒過醉者。均以此方治之。屢試屢驗。伏望仁人君子。廣為流傳是幸。



賢臣垂謀重名無
端仙謗是何心他年
刺血招行客永墮翠
泥萬劫沈



訕謗聖賢

〔註〕訕謗有兩等人。一是知愚者昧於趨向。一是才辯者逞其隱怪。褻慢先哲。毫無忌憚。明則削其功名壽算。幽則置之地獄惡道。吁。可畏哉。

〔案〕杜守元放蕩不循理法。最不喜孟子動肆譏毀。一日新釀將熟。有周嗣先者。性嗜酒家貧。不得暢意。聞杜富於醴醕。欲造飲而無由。進身知其不喜孟子。乃作嘲孟子詩兩章。以寄之。其首章曰。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丈人現在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其次章曰。乞食墮間娶二妻。鄰人那得許多鷄。朝中尚有周天子。何事忙忙走魏齊。杜得詩大喜。延進厚款。痛飲暢談。無非罵孟子也。數日酒盡辭去。無何兩人俱染時症死。有鄰人貿易遠回。過一酒肆。甚幽雅。視當壚者。乃周也。鄰不知其已死。驚問曰。君係儒生。何故改業。答曰。家寒無奈。稍覓蠅頭。以活殘喘耳。入內半晌。取酒一壺。送出其酒。亦如血色。飲之甚甘。須臾告罄。呼令再添。周面色慘然。答曰。此酒安得有餘。鄰曰。君既懸壺。招客何畏大肚漢耶。周曰。吾在世。因貪杯中之物。作詩訕謗聖賢。觸怒陰曹。與杜守元同奪壽算。不得令終。杜死。罰入犁庭地獄受罪。吾罰到此處賣酒。日刺身上血二升。以供客。君回幸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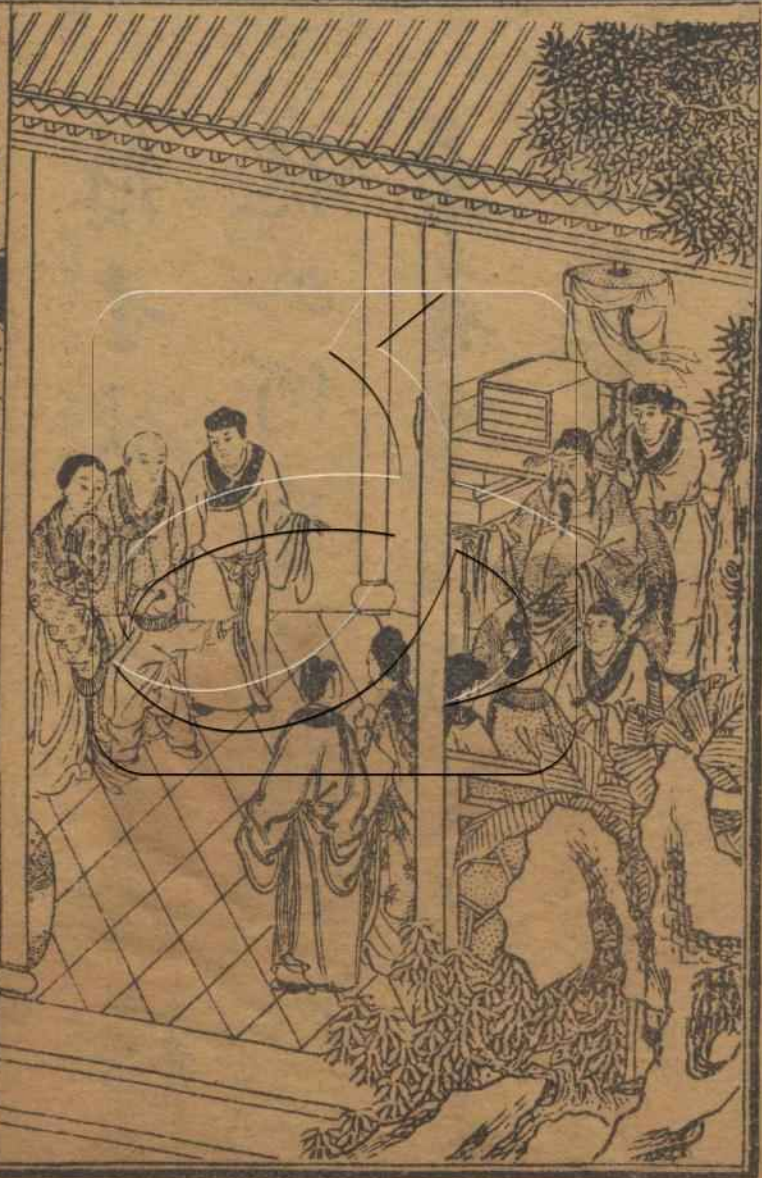
世人切勿似吾。妄言招愆。至於字紙。尤宜敬惜。作踐者。與誣謗同罪。記之。記之言。訖。不見。店屋全無。惟有荒墳蔓草。鄰大驚。懼。歸訪兩人。已死半載矣。

〔附嘉靖間。保定郡守。朔日。文廟行香。有貧生。向守求賑。守曰。顏子簞食陋巷。不改其樂。貧乃士之常。貴能安耳。生曰。顏子有附郭田可耕。何至如此窮。信其果貧。可笑之極。守怒其侮慢。聖賢。令教官責之。叱去。後歲考。此生將首題遺落。未寫。宗師批卷面云。首題遺落。可笑之極。遂除名。覺世篇註證。

青霞紀聞云。西都錢醫官。言其鄰編薛文清公為院本。中有文清入勾欄一節。本成。適其東請。凡忽書云。吾薛瑄也。永晦。卷章楓山羅。峯皆至此。爾等編吾科舉時事。平生未嘗有此。何污我為。當速燬之。須臾。狂聽。瑟索。陰雲。塞戶。凡奮書。關某云。薛公他日。當廟祀。若輩敢戲侮前賢乎。速取稿焚之。其人焚髮汗背。焚燬其書。請罪。凡又云。尚有數頁。在某榻下。驗之。果然。即取焚畢。乃去。雲中。風。有甲馬之聲。龍游縣志。

附錄訓男条款詩一章。勸奉聖賢之好心。

好處溯心田。芳徽奉若天。勸他師往聖。勉爾晉來賢。精一延前緒。危微紹秘傳。朋從因弗擾。那至涉陂偏。



恃才放誕口無稽道
德如何妄品題狂悖
卓吾遭顯戮罪魂還
要受犁泥



侵凌道德

註聖賢以人言道德以理言即聖賢所垂之訓載在經典垂諸萬世者也侵凌者滅裂準繩妄為評駁敢侮聖言是不知天命之小人也

案李贄字卓吾賦有小才持論奇刻不近人情嘗稱始皇為聖帝則天為聖后馮道為聖相反賊林道乾為二十分膽二十分識著藏書數十卷皆稱揚小人指謫君子惟孔子不敢置議自孟子以下歷代名臣巨儒無不被其譏訕尤不喜道學宋明濂洛關閩諸書盡斥為邪說且罵為喪心病狂嘗看朱子四書集註撲案大怒命木工刊朱子像伸兩手作長揖狀置書案上每閱一章則曰此章應如是解爾為何胡講用戒尺責木手一二十下甚至怒起連像打碎倭碎倭刊看畢一部四書凡易像數十守郡日朱子後人來謁贄曰聖賢義理深遠爾文公妄為窺測若與吾同時當令作奴輩也後人曰先文公潛心數十載凡七易稿方克成書豈同等閒贄笑曰第七遍尚如此欠通前註可知急命送開初遍即具意見乃大驚聞到第七遍方覺至精至當然心雖折服而口肆譏評如故後以狂妄革職乃削髮為僧每當說法時猶紫袍黃蓋金帶存大守本色更肆為邪說云大道不分男

女同食同寢均無妨碍男女被其蠱惑歸教者凡數千人漸有不軌之事。寧國乘市受決時一膝著地口誦梵語至死猶詭譎云。

〔附〕江陰楊居士於水次得沈香觀音像自宋以來歲設兩慶道場邑人畢會正德元年有王令召胥隸不至知為赴會大怒於是往寺取香像積薪而焚之將金臘存庫眾叩頭乞免不從後王令入觀中遂忽患腹痛召僧懺悔焚像事僧曰大士普照十方幻軀猶捨豈為一像軀生嗔恨但護法諸神欲彰現報恐不免也於是心痛轉劇體爛腸出還至觀音寺河下而死感應篇集註

杭州武舉吳姓者精拳勇日事扛帶唆訟拉諸友想連橋蔣相公廟一友從旁繙閱太上感應經吳揶揄曰此等書只好哄愚夫愚婦耳士大夫豈宜演說可笑真西山一代大儒乃亦序此語未畢忽仆地嘔血不止諸友扶歸詢之吳云是時見左右鬼判大喝一聲心膽俱落不三日而殂此錢塘溥字鼎玉者所目睹三韓明鼎識立命全書

撼樹虬蟬自喪生陰霾何損日華明頑心不信牢難破安得時時霹靂聲徐太史詩



肆惡戕生命無如張直
方山中鳥獸盡市上網
羅張野魅聞名懼妖狐
見影藏一朝天示罰九
族總括殃

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註物之飛走猶人行動物之蟄棲猶人寢處物之巢穴猶人宮室物之胎卵猶人孕育若射飛逐走使不得生發蟄驚棲使不得適填穴覆巢使不得安甚則傷其胎破其卵與人損子墮胎何異。忍孰甚焉。保嗣章云凡人嗣續衰絕者往世犯一千六百殺生戒條故受孤單報人奈何不知省也。

案唐時張直方以藩鎮入銜京師朝廷待之優厚直方性殘忍喜遊獵網羅弓矢無虛日一切飛走之類遙見直方即驚鳴奔避起大第凡入蟄之蟲藏穴之物盡搜覓殺之又性喜食含胎之肉牛羊犬豕俱生剝其胎以為脆美庖人日以鷄子清洗釜日費鷄卵無算時值天寒微雪直方欲出獵召幕友周知古同行知古以天寒有難色直方將已短貂裘與之共乘馬出城眾逐獸四散知古不慣馳騁落後天晚雪甚策馬尋路回迷不可進忽見路旁有甲第一所如公侯家知古下馬憇門樓下以俟天明忽小駟頓轡長嘶門內有人問為誰答曰儒生周知古因失道借息一時稍頃門開有四小鬟持絳紗燈出迎曰主母召客知古肅衣冠入至中堂燈燭輝煌盛筵肆設主母清雅無俗韻謂客曰良人遠出本不當屈留貴人

但夜深門外恐有虎狼驚動薄飯草榻勿嫌簡裂知古愧謝席間詢及知古家世年齒及曾否婚娶知古以未婚對主母曰君子尚未授室吾有小女頗負才貌合是天緣命髮喚女出拜客則天上人也移時洞房花燭俱備乳媪同客至西房更衣解衣而短表見媼曰縫掖之士而襯武服何也知古曰此友人張直方所贈耳媼大驚失色奔告主母曰錯留此人乃張直方客也主母命眾立驅出眾持棍亂毆知古遜謝方得出門而戶扃矣歸告直方曰山精野魅亦知有張直方耶乃率百騎令知古引路至則申第全無惟見一塚命挖之得穴如大屋藏狐狸百十放火焚之有大狐突出謂直方曰爾傷殘物命又害我一家受報當更慘也遂逸去後直方狂悖殺人於市搜其家有藏中援謀叛律族誅

附元魏顯宗延興三年因田鷹獲一鴛鴦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為雌為雄對曰臣以為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慨然長嘆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命放所獲鴛鴦并下詔禁斷鴛鴦不得畜焉第一功德錄

徐太史

萬歷癸丑鎮江錢參將部下有卒獲一雁籠置舟尾空中有一雁隨舟悲號舟中雁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肯暫捨將登岸籠中雁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以頸相交不放舟中人異之亟向前劈開已俱死矣錢聞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其獲雁人病月餘死警心錄

百里隨舟不暫違死時交頸而依依長江有盡情無盡悔傍蘆花流水飛徐太史詩

陳惠度於剡山射一孕鹿既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乾而母乃死惠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為僧建惠安寺嵯峨東鹿死處生草曰鹿胎草人譜類記

孤兒痛恨徹心頭禮懺蓮臺悔不休芳草萋萋埋鹿處斑斑猶有淚痕流徐太史詩

桓溫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至船至便截絕剝取其皮因見腹中腸皆寸寸斷桓聞之怒命戮其人傷心錄

百里追兒徑躍航峽雲陰慘不飛揚沾裳只聽三聲耳啼到無聲聲更長同上金秀才准人也冬月搖地偶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越旬日金手肘間忽生

癰疽有赤蛇一條從瘡口出金知為殺蛇之報乃向天地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安感應篇集注

晉京兆尹溫璋置鈴索廳前使冤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廳聞鈴聲跡之無人如此者三乃見一鴉飛集其工璋曰是必有人探其難故來訴耳命吏隨鴉所在捕之其鴉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難面懸樹下吏隨拘至璋以事異於常重杖之警心錄

李斯義曰鴉固善訴尹亦神明想其行縣錄囚多所平反可知矣

公庭兩造判分明無怪慈鴉慰不平幾見循良京兆尹風傳鈴閣徧仁聲徐太

史詩

揚州咎四六好治園圃因植諸花得一蟻穴廣深如甕有蟻無數四六以熱湯灌殺之罌土栽花其夏四六露體忽見肌肉間有赤色無數點頃之渾身皆赤泡每泡出蟻不數日而死感應篇集註下同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判事齊隸畢集忽鵲啣草衣墮庭前元之立命役物色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覆巢取雛元命告之

靈鵲含冤欲訴難草衣擲下眾驚看傷心縱遇神明宰巢覆何能卵再完徐太史詩

泰和南富村人王功選凡盜牛者牽至其家酬以薄價所殺無算後為人首縣重懲枷示謂眾曰前夕夢一婦披髮訴云懷胎在身乞緩一死及覺有人叩門牽一犢至我云昨入夢者殆業畜耶持流涕雙膝齊跪我怒而一刀砍殺剖視之果一犢也今受官刑必此牛之報言訖狂呼心痛欲裂呼號如牛半日而死徐白舫太史戒殺彊刻編

一弟子母立時殂披髮蒼黃嗟呼乞緩須臾偏砍殺豈容爾死緩須臾同上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而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尚膳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許殺羊羔同王保二編

蒲幄推恩軫物情道旁羊擲訝哀鳴玉盤片是羔兒肉暗有慈魂哭子聲同上白龜年曾入仙洞得素書能辨禽獸語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談適將吏驅羊三十羣至庭下中一羊鞭之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既而果生三羔昨非菴日纂

李斯義曰禽獸語即不能辨而其喜其哀可立辨也物愛其胎與人何異故於物之有胎者宜更加憐惜

人羊轉轂詐荒唐爭美盛唐李寶皇休怒行遲鞭見血為兒一步一迴腸同上弋陽方家墩吳某大生數子令其僕攜溺諸河僕私烹之犬躡僕後目睹其狀號叫酸悲以頭觸柱而死村婦曰彼犬也而猶愛其子况於人乎溺女之風漸滅焉廣信府志

母魂慘痛繞刀盤溺女滔滔欲挽難休薄吳絕心木石村姑片語且迴瀾同上孟虧人首鳥身其死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去九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虧食木實括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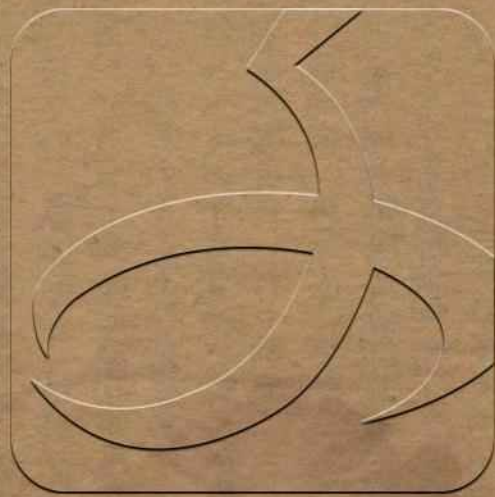
丹山木實足忘饑世味濃時古味希莫謂玉國非肉食未聞混沌滿生機同上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奉香火一日僧自外歸見鍋內煮二卵將熟矣問從何來行童曰於鵲巢中取之僧命還之巢中童曰卵已熟還之無生理僧曰我豈望其生但免母鵲悲鳴耳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焉令童窺巢果前二卵所出也巢中有一木尺許五色錯紋香風馥郁持下為佛前供後倭人入貢

舟因風阻泊劉家河入寺拈香見木間僧僧謬答曰此香乃三保太監捨供佛廟豈敢賣錢若能造蓋後殿觀音閣者當以血之倭曰我難久待願酬以價因與金五百兩後數年倭復入貢訪前僧死矣更留金作供僧徒問香何以為寶曰乃仙香也焚之能令死魂還體即聚窟洲所出還魂香是也感應篇集註

諸生某淹滯名場每夕呼天索故夢神語曰富貴無倖致非祖先積德本身行善不能得也爾欲科名莫如勤修陰陽而陰陽又以放生為最生曰某實甚安得貴財利物神曰佛經云魚子不經鹽浸三年尚可再活但逢烹魚時以魚子投水則全生命無算何必財乎生覺後力行三載復夢神曰子活命甚多已注名桂宮祿籍矣是科鄉薦第科名顯報

按務本立命錄云施愚山先生放魚子法見人烹魚時將魚子輕輕取出勿著鹽水攤放稻草上或瓦上候其水迹略乾即放河中恐為物所食須淺埋於水際沙泥中但不可離水耳又一法將乾鬆細泥拌魚子攤放稻草把上投放沿河淺水際物命之多莫過如此仁人君子幸留意焉桂宮錄

施愚山先生諱閏章江南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侍郎



層峯峻嶺莫能攀爭
似人心曲、濟終日
願人常有失耶知積
罪重如山



願人有失

註人之有失於我無干。乃有一種人。惟恐人之無過。胸中不樂。眼中不快。此無他。

權相敵也。才相等也。富相比也。妬心日生。惡願漸長。人未失而自壞心術。獲罪矣。

案山西劉又康。樊白民。二人常置貨赴江南發賣。劉每得利。樊每折本。不怪自己。

命薄。反歸咎於劉。聞太行山有賊。劫客商。劉懼不敢出門。樊給之曰。近有至親自。

江南來。路過太行。甚是平穩。有賊之說。乃告者過也。且江南皮貨正缺。凡有資本。

若盡置皮貨。到彼出脫。利可加倍。劉以好友。決不相欺。盡其所蓄。購各色貂狐等。

皮物。別與南下。至太行。被賊搶一空。僅存性命。流落古廟。乞食一日。忽見彪形大。

漢。到廟借座。劉上前求乞。大漢曰。觀汝相貌。非丐輩中人。何貧寒至此。劉告以被。

劫之故。大漢曰。爾所失有單賬否。答曰。有大漢乃山中夥賊也。命劉隨行至寨。回。

明賊帥。查原物。已盡給各頭目矣。賊帥令將洋貨抵補。差僮僮挑送。劉得珠珀玳。

楠瑪瑙等類。一擔計其價值。數倍所失。拜謝回家。道中遇樊。互相慰勞。劉曰。幾與。

兄不相見矣。盡告前情。樊口雖稱賀。心益生嫉。離家數十里。樊曰。目下禁止通洋。

兄所帶之貨。皆犯禁物也。我先回送信汝家。若人來接。傍晚面府。庶為穩當。劉致。

謝不已。久等家人不來，只得前進。突有數人，似公差打扮，將擔勒住，手持硃票云：奉縣查拏通洋重犯，擔中所帶莫非洋貨。當眾搜之，果洋貨也。遂鎖二人。僮僕打脫，與劉奔避。眾亦不復追趕，祇將貨物取去。劉與僮僕至樹林坐下，自傷命窮。辜負山主好意。僮僕曰：是不難。我方纔離走，回頭望眾人將貨挑入離院中去。看此光景，定是一夥光棍，假冒公差，欺騙孤客者。前去十五里有香山寨，聚集人馬，皆我夥輩。相約到此，取回原物。爾在此坐等，慎毋去也。至晚，果見僮僕偕十數人來，身邊俱有暗器。二更時，奪開離壁。僮僕先進，打探正見樊與眾人分物不均，互相爭較。僮僕大怒，出曰：叔貨之人，乃爾好友，現在分物吵嚷，眾俱不平。吶喊放火，一齊殺入，不留一人。原貨仍歸於劉。蓋樊見劉擔中貴物，心懷妬忌，約伊表親，假裝公差奪去。料係洋貨，劉斷不敢聲張，孰知未害人，先自害乎。劉自是攜家避居江南，不敢復往山西矣。

附李士衡與余英，使高麗，回得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以已物置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船幾沉。舟人急請減載，倉皇信手拋去。及風定，檢驗則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感應篇集註。



治河奉命壙
功成誰
料同袍下
絕情水底
暗中施巧計
垂完堤
岸一時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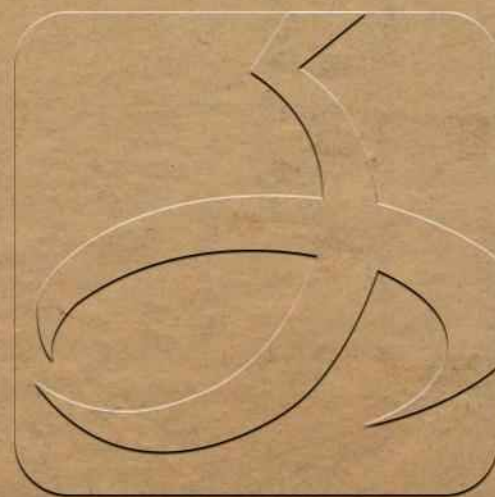


毀人成功

〔註〕毀有二義。一毀壞之使不得完全。一毀謗之使不得成功。大而國家政事。民生利害。小而一家一身之所營為。皆是也。彼竭心竭力為之。及其既成。而我敗之。此等心術。蛇蝎不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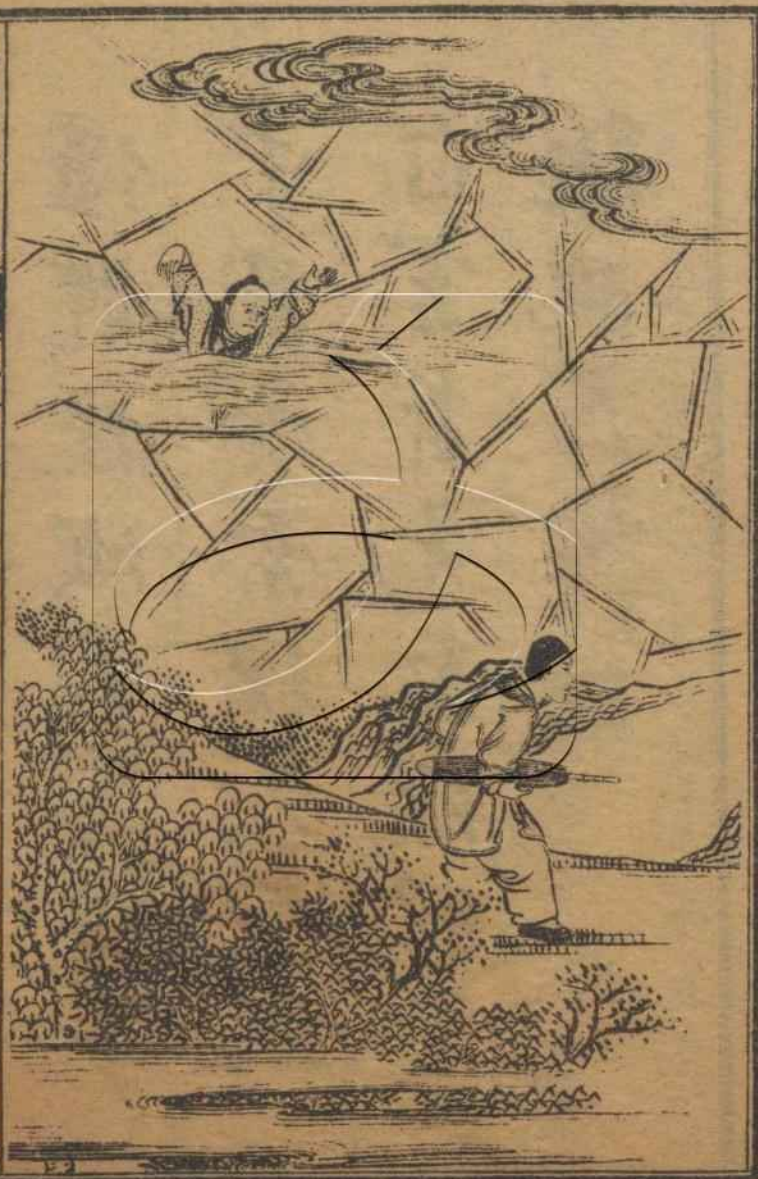
〔案〕前朝山東蒙陰水發。漫決兩處。口岸朝廷差。陳給事李御史到工。分岸搶修。限日完竣。陳狡而智。慮已工不速完。又恐李工先成。已不得獨擅其美。乃厚賄善泗水鬼。俟李功將竣。乘夜泗至水底。潛挖一孔。登時復決。陳即具疏。參李庸劣。誤工。朝廷命陳總理其事。李帶罪効力。李復獻策。用布袋數千。實以沙土。一齊俱下。則可堵塞上流。乘勢興築。陳佯從其策。仍命水鬼施前技。一袋去。眾袋俱崩。滔滔如故。李自認賠償。方免參處。後值秋淫霜降。水勢大減。陳得僥倖成功。部中議叙。加陞三級。晉副都御史。仍留工督率。陳自是目空一世。大言不漸。自謂神禹再世。同列皆惡其狂妄。且共知有敗壞李工之事。欲與發之。而無其隙。一日。眾水鬼因前此分袋不均。醉後爭競。毆殺一人。縣中訊出真情。通詳治罪。督撫特疏糾參。欽命大臣查審。水鬼供出陳賄囑前弊。眾工員同聲作證。歷歷不諱。陳嚴加治罪。李寃

始白。



太上寶筏圖說

危人自安



三十五

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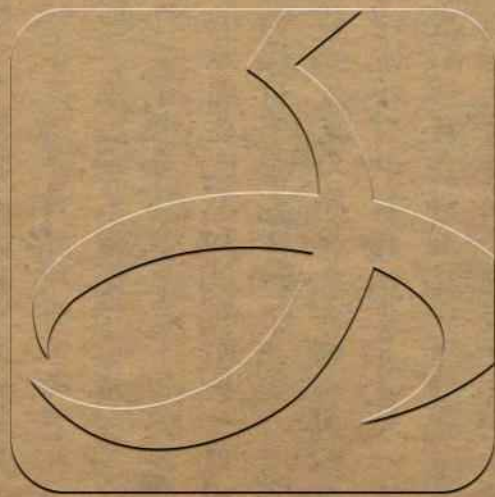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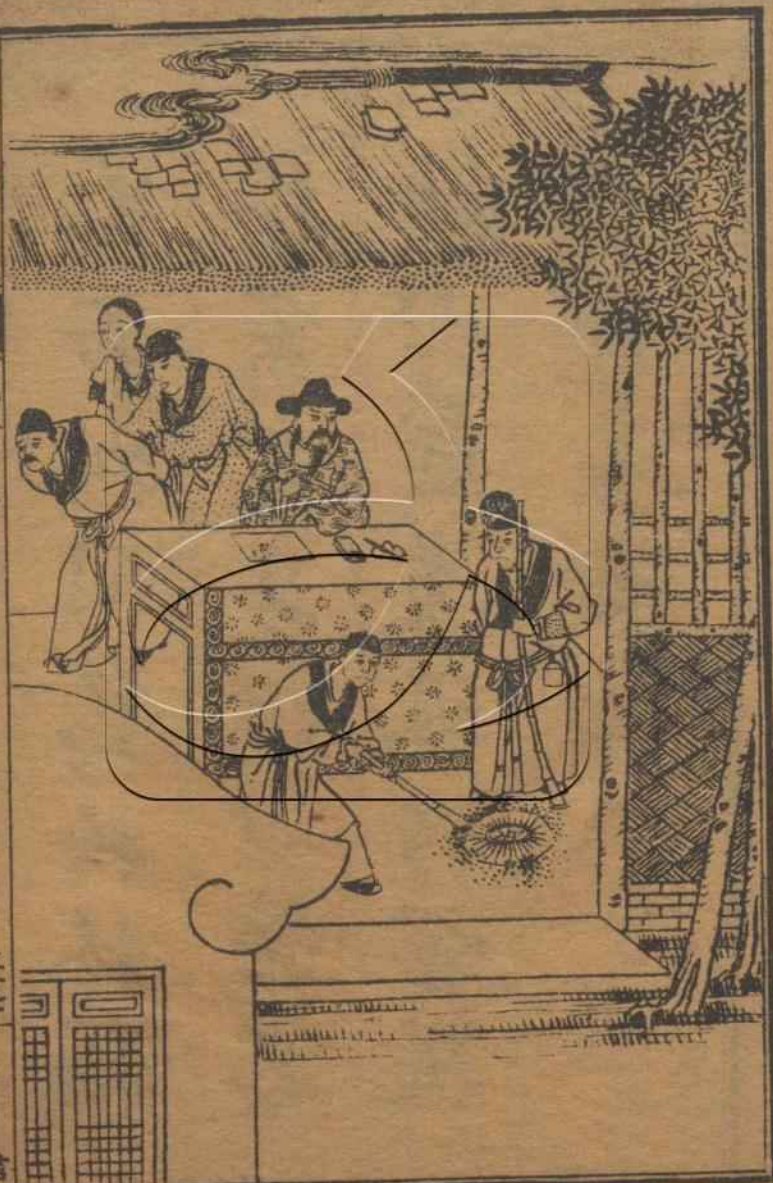
僵體投波去不歸夢
中畏冷索棉衣害人
自害身先死殘魄空
隨曉月啼



危人自安

註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援之不能。乃若置人於危。而圖己之安。一團私意。天理滅絕。於身安矣。於心安乎。目前安矣。能保將來必安乎。

案衛輝府有張三李二同過黃河。時值大寒。河水凍合。無舟可渡。張性狡猾。惟恐冰薄。有傷性命。乃給李先過。找尋寓所。李不知其以己試險也。履冰而行。仍攜酒肴。回與張禦寒。張飲食畢。猶恐不穩。復給李再往。兩次冰堅如地。張乃放膽同行。兩人相去丈餘。至河心。有響聲如雷。張足下層冰忽解。身落水中。李以前行。得登岸無恙。至天暖冰消。張之屍已不知落何所矣。一日現夢於其妻曰。我因捉弄愚人。觸怒河神。將我溺死。罰令當差。晝夜辛苦。寒冷透骨。遂將棉衣救我。妻醒即以棉衣數件。至河邊焚化。是夜又夢張來。告曰。所與棉衣。盡為眾鬼搶去。控訴河神。因我罪大。不准追理。城外村中有鍾為善者。其人生熟哀冬。施薑湯。為人禦寒。河神最所敬服。可速做紙衣。訪鍾求其親筆。寫鍾某給字樣。則鬼不敢搶。河神庇護矣。妻如其言。以紙製衣。訪鍾求之。鍾援筆書曰。張三張三。危人自安。棉衣一襲。為爾却寒。某年月日。鍾善心給。妻自是不復夢。



兄弟如同鳥共林獨
吞家產是何心遺容
軸內藏遺囑巧宦從
中得萬金



減人自益

註減損他人自取饒益只顧己富不管人窮究竟天道惡盈一時雖討便宜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不失於目前必失於日後不失於其身必失於其子孫平心定氣冷眼靜觀百無一謬也

案閩中富宦倪某年七十娶妾生一子名真郎已十歲倪老病妾左右侍奉乘間言曰主翁倘有不諱此兒當為我子將何所託倪曰我為此事壽之孰矣長子為人好佔便宜我死一應產業勢必至在真郎幼孩若與相爭是以羊敵虎萬無生理我有小照一軸爾可慎藏俟真郎成人遇明白官府持以控告管爾母子受用不盡言訖即呼長子至榻前寫遺囑將業全判執管妾母子撥給東園草房五間日與米二升錢十文為養贍須臾日暮長子不候七終將妾母子驅入草房遺命錢米十不給二妾與人縫裳苦捱度日真郎年已十六時逢除夕長子宅內備極繁華妾母子孤燈相對灶冷厨荒淒涼無限真郎曰兒非父之子乎產業理應均分今兄富兒貧母並不敢言何也妾曰爾父在日已慮及此與我畫一軸命俟爾成立之日持書控官定有好處爾年已十六又新任秦縣主斷事極明我與爾合當往

控遂於開印日。母子呈畫哭訴。秦公展看。乃一年老官員。懷抱幼子。一手拈天。一手拈地。不得其解。吩咐異日候審。退堂。細思曰。懷抱幼子。乃此子。係伊親生也。一手拈天。欲問官。照天理斷也。一手拈地。不知何謂。乃取畫。向日照之。見內隱隱有一指闊寸餘長紙。摺在內。付曰。是必有異。輕輕挑開。裱紙取出。看明。大喜。次日乘轎至倪宅。親勘。長子出接。公曰。爾弟告爾。爾佔家產有之乎。長子出遺囑為據。公曰。俟到草屋看明。當有公斷。方至屋。忽作揖。狀曰。原來是倪老先生。坐定。入作聽語。狀曰。大公郎如此欺心。即當重究。稍停。又曰。既老先生為大郎說情。但二郎何以存活。又停半晌。曰。老先生可謂深心矣。如此厚贈。斷不敢當。大罵請回。即當處分。又作送客狀。至門外。三揖而回。遂設公案。排衙陞座。喝大郎跪下。責之曰。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爾何敢獨據父產。適聞我所見。穿綠袍白鬚面。有點痣者。非爾父耶。大郎叩首稱是。公曰。令尊不忍爾受刑法。再四求饒。只爾弟母子何以安插。大郎曰。父有遺言。日給米二升。錢十文矣。公曰。並此亦不用破費。遺囑產業。照舊與爾享用。只此草房之內。上至天下至地。一切所有。俱歸爾弟。大郎思家業全得。又日省錢米。數間空屋。落得應承。遂親寫遵依。公即命人挖開東首地土。有白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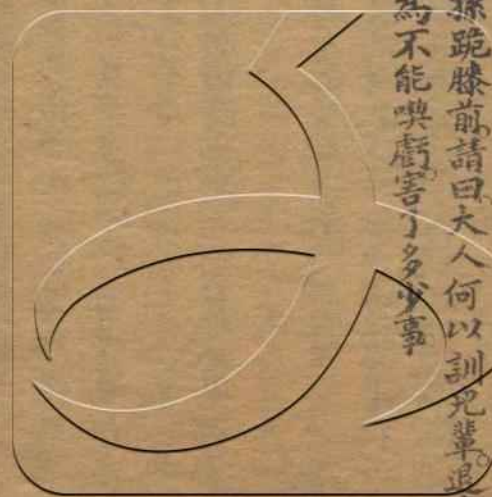
萬兩。曰。此爾父分與爾弟者。挖西邊地土。曰。此下有幾兩黃金。係爾父送我作謝者。挖一巨罇。內藏黃金千餘。公立命抬回。斷銀與妾。學子立案。永不許再爭。秦公可謂巧於取財者矣。

附將樂縣之萬安寨。有張孝廉某。負而秋。頗便剝鄉鄰。以自益。人不敢忤。家本貧。後遂驟富。臨溪築室。連楹曲水。方亭。離閣樓殿。結構甚侈。亡何。謁選得蜀中縣令。道病卒。家隨以破。令其屋室。歸于鄉人。夏生而李康一子。反依極執役。略不知愧。予丁酉。過夏生家。見奄奄一息。零落頹唐之狀。心感之。因坐方亭。作詩曰。九曲池塘活水。流離閣面。俯清幽。生生心力經營盡。好與人間話鵲鳩。蓋為之紀。且贊云。懸榻編。

江州朱原虛。有詩名。父亡時。二弟幼。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二弟流離居外。原虛鄉試。屢不售。偶請孔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藏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二弟歸。均分勸勉力學。後俱登第。桂香鏡。

薛色與諸弟分財異居。田廬取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也。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

共事久爾等不能用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後諸弟皆破虛。而色復脹之。感應篇集註下同。林退齋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退齋曰。無他言。只要汝曹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為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煉汞燒丹事未真愚夫貪
得說為神自字果有點靈
術豈肯將來別授人 爐鼎
備火候勻抽添配合與升沈
一朝得手飄然去 鑄印何嘗
有半星 右調鷓鴣天



以惡易好

〔註〕易換也惡與好皆指物言以我低醜之物換人美好之物何益於我而敗心貪
贖之徒必欲竭其機械盡其巧詐以遂其所欲豈知鬼神呵怒今日以不義取之
他日必以不祥失之矣

〔案〕儲繼良好講爐火之術延接方士終日燒煉祖遺財產消費幾半其心不悔一
日至蘇州虎邱過一人衣衫華麗舉止清雅叩其姓名曰江右強自良也談及爐
火其人品天說地口若懸河俱有妙旨儲大悅次早竭誠造寓訪之見強攜有美
妾一切茶鐺酒具皆燦然黃白極強指謂儲曰丹成之後此物皆棄去耳儲願拜
為師初拒不許至跪求乃允遂與妾同至儲宅後院居之儲典賣庄田得銀二千
強曰有此為母可得子息六萬兩轉轉相生其利不億矣先取銀一百入爐餘銀
另用箱封貯強每日出外遊玩留妾看守囑儲曰切須虔潔慎勿汙穢儲與妾男
女共室乾柴烈火未免生烟遂有不正之事強歸見丹爐崩壞大詬曰匹夫悞事
嚴拷其妾妾以實對儲叩首伏罪強曰孺子不能教也攜妾拂袖而去儲自幸免
禍又失銀不多欲湊成原價贖田歸業折封則皆瓦礫真者已被易去矣乃大忿

恨即日登程。四處尋訪。冀得見面。寸磔之方快。至南京。雨花臺酒肆中。見其獨酌。強一見。不等開口。即邀入座。耳語曰。吾賺汝金。無理可說。但燒煉亦犯禁之事。一經到官。與受皆同。玉石俱焚。此處有某姓巨族。家貲千萬。現出五千兩作母。爾可假扮吾師。同至伊家。得手之後。除還汝原項二千。餘者各得其半。是爾雖失本於前。取利息於後也。儲不覺貪念復萌。遂許之。至某家。強執弟子之禮甚恭。仍似前番。每日出遊。某家亦以其師守爐。不疑也。至四十九日。強竟不歸。啟鼎視之。空空無毫釐。鎖儲送官。供出被騙原由。官不信。重責收監。聞會原籍追償。時儲家已罄矣。屢乞無交。坐監三年。方從江西將強拏獲。籍其家產。分償兩姓。強立斃杖下。

附公孫心。元祐間。充朝請使。出使新羅國。國王答奇。玉文犀赤珠不世出之寶。以**附貢於朝。**公孫心盡於夷方。市其偽者而過易之。船至洋心。狂風鼓浪。孫心與船俱碎。止存一僕。為浪送之遼岸。得傳其事。感應篇集註下。

天啟間。一大僚。聞報國寺僧藏定武蘭亭真本。使人誘之。來辨真偽。看畢。出所蓄一帖示僧。僧謬為贊賞。大僚曰。上人既賞鑑。即以相易。何如。僧不敢違。未幾。大僚事敗。籍沒其家。將古玩發於報國寺變價。原帖仍歸此僧。



筆縱如椽腕有神揮
毫落紙要留心歐公
不作江南曲彈奏何
由達紫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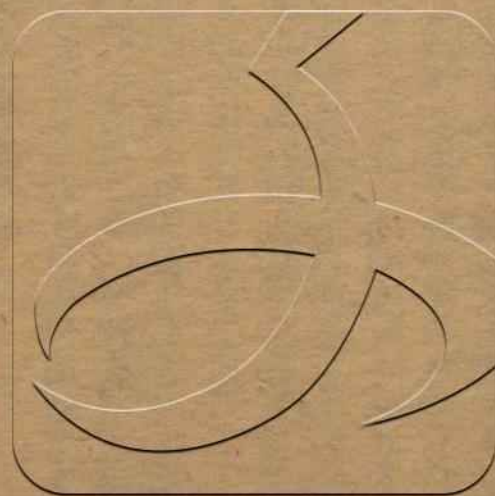
以私廢公

註凡處大事定大計要在廣詢獨斷不著一毫私意若以私廢公則是非邪正顛倒錯亂在朝廷之上必敗亂國政阻抑人才處鄉黨之間必侵剝貨賄武斷不法皆由徇私之一念為之可勿戒哉

案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修同在館閣趙厚重寡言歐學問淵宏才情發起素常輕趙雖同盤飲食而視之蔑如也歐有甥女張氏再醮歐適當春日有詠新綠小詞名望江南其詞曰江南柳新綠未成陰枝嫩不宜輕折落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十四五懷抱琵琶尋堂上簾錢堂下走那時相見已闌心何況到如今忌者誣指公此詞為張而作奏上發審張備受楚毒未嘗承認時上怒甚催具獄甚迫二府皆欲文致成其罪而槩獨上疏為公辨白曰歐陽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閹房賤昧之事輕加汙讒臣與修素疎而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上感悟釋修或告槩曰修昔輕公不難之而反救之何也槩曰以私廢公吾不取也嗚呼如槩者可謂大臣矣宜其享福壽也

按趙康靖公常行功過格以黑豆記過白豆記功熙甯初拜觀文殿學士加太

子少師致仕卒年八十八歲



太上寶筏圖說

竊人之能

四十四

信



以鐵盜金以瓦盜玉既
使詐而使奸真蛇心而
蝎腹譬諸小人其犹穿
窬之盜也與



竊人之能

註能者文章政事技藝之類竊者非其有而取之也蓋名利二字人所必爭今竊人之能以為己能我享名利湮沒他人欺心甚矣天理豈能容乎

案江西盧本泰學問淵博一切文韜武略靡不通曉任川東道時鄰近苗疆盧遣人至彼地將山川險易出沒之所繪圖成帙熟悉於心遇苗人竊發即按圖設伏以待多有斬獲苗人畏服盧因無子年未五十告休林下偕妻與一老僕至太湖深處卜宅而居一日駕舟網魚見上流淌下男女二人急命撈起尚有氣須臾而活其人名汪應采乃士人因挈眷往南圖館遇暴風覆舟盧憫之偕至家為之換乾衣進酒食留伊同住閒中叩其所學頗通透盧益喜朝夕與之講究制藝汪亦日就高明盧滿藏典籍汪檢出一冊曰平蠻指掌乃盧所著秘略也暗抄而熟記之居年餘值大比盧謂汪曰子學已成可出而仕矣贈盤費五十金使挈其妻以行汪至京中式廷試適問平蠻策汪條對明悉擢川中理刑專理苗事到任後值苗人猖獗汪照冊用兵皆獲全勝苗人大驚曰盧公復見矣遂不敢出期年陞道即盧舊缺汪將盧冊冒為己能繕本進呈帝大稱善宣付史館帝嘗與近臣言於

休致諸臣中得老成望重用之。咸以盧對立起為兵部侍郎。盧廷見謝恩。帝曰。卿前任苗疆。所向有功。奇謀異略。可得聞乎。盧以前冊獻。帝覽之。與汪所進不差一字。甚駭。詢其故。盧奏曰。汪未第時。曾住臣家。想彼竊抄耳。但期有利於國。是臣是汪。未足計也。帝終不釋然。召汪來。關與盧面質。汪伏地流汗。慚愧欲死。帝甚鄙之。遂不重用。

附馬周。遊長安。主中郎將常何家。上以歲旱。詔文武官言得失。何平日未嘗學問。不知所言。周為代草。陳便宜二十四條。上怪其能。何對曰。此非臣能。實係馬周具草耳。上召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知人。賜絹三百疋。此不特不竊人之能。而且薦人之能。平人之稱其職。已與有榮。非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哉。感應篇集註

高齡。初年學道。晚遭病魔。祈祐於真君。真君判曰。齡敗德已久。鬼訟日多。又嘗竊古銘記。以為己文。水官譴其竊能沽譽。特列為巧詐之首。其不免矣。未幾果死。夫竊能不但竊人文字。如竊人之謀。以為己所畫。竊人之功。以為己所成。竊師傅之教誨。以為己之識見。皆是欺心之事。獲譴必矣。



弃女拋男實可悲雲
鬟一任曉風吹至今
指血題詩處慘勝羊
公墮淚碑



蔽人之善

註凡人有所長皆謂之善必抑之使不得彰過之使不得達士庶人為之祇自壞其心術滅其善根耳操權秉政之人必致排擠英賢埋沒正士上誤國政下害蒼生所關豈小哉

案福清王烈婦美而多才嫁士人為妻生有子女賊兵破閭被擄烈婦求死不得遂從軍行主者屢犯之皆以巧計脫因烈婦有殊色主者心愛之不忍拂也軍至清風嶺高千仞下臨絕壑烈婦曰得死所矣詭云欲遊賞主者許之烈婦登峰頭最高處見有方石如鏡咬指濡血題詩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應料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道愁眉鎖不開迴首故鄉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題畢投崖而死主者驚嘆為之設祭時名士楊漣夫住西湖評隱海內詩文覽烈婦傳笑曰被擄不即死隨行許遠何足取也援筆題其傳後云介馬駝行萬里程清風嶺上血書成祇同劉阮桃花色不似巴陵漢水清後漣夫六十無子每日告天夜夢宏教真君告曰汝知無子之故乎王烈婦昭如日月汝以劉阮比之刻薄甚矣汝雖不能損烈婦之名但蔽人之善存心太

苛。故罹重罰。濂夫醒。於次日。焚香謝罪。改題前傳云。天荒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齒開。霞燭赤。苦痕化作雲江清。願從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處。秋風無淚寫哀銘。隨夢烈婦來謝。未幾生子。

附 萬應間。江陰縣修縣志。一廩生有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無實蹟可考。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聞二婦人泣訴云。氏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削去。乞究其事。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籍。令蹭蹬諸生間。二婦泣拜而去。生聞之。斥為妄語。明年果考劣等奪廩。遂憤鬱而死。感應篇集註下同。

常州進士蔣煜。為麻城令。有賣腐人拾得遺金五兩。攜歸語婦。婦囑候失主還之。鄰人目擊。俱為嘆美。少頃。遇失銀主驗實。金昇之旁。高其義。勸主酬銀五兩。主不肯。賣腐人亦忿。遂爭鬧。主入縣。縣詐稱失完。糧銀十五兩。為某所獲。令止還三分之一。餘銀乾沒。煜為追究。煜即拘訊。得其詳。隨召其婦。及鄰人與勸分者。鞫詞皆合。煜詰主曰。汝銀果十五兩耶。主詞不能改。應曰。然。煜顧謂主曰。汝失數與彼拾數不合。想另有拾之者。汝可別訪。此銀與汝無涉。即給與賣腐人去。主咋舌而出。邑人稱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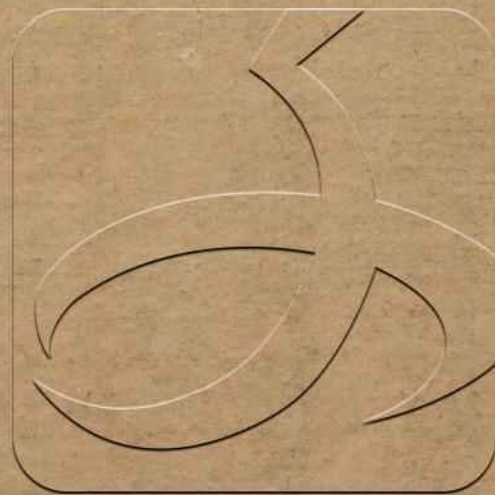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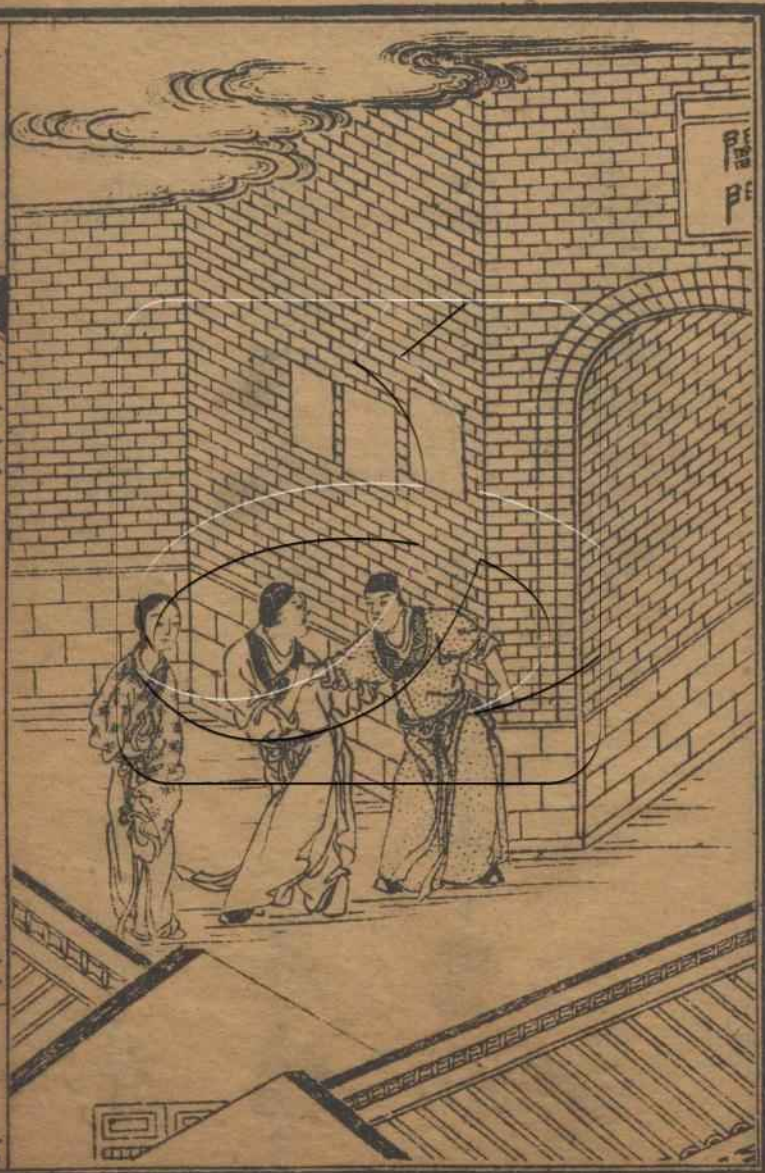
編造歌謠逞口才因
風吹浪安相栽黃鶯
曲就人爭唱割舌還
應自受災



形人之醜

註醜者人所共知之敗行或偶然失誤或出於不幸言之已傷忠厚况形容宣揚人何以堪無論其報復如何所損陰陽不亦多乎

案章齊一能文好嘲遇人有醜非巧造謠詞即暗揭通衢使人醜態畢彰不可復掩嘗與友人赴鄰縣其友少年不諳縣尹出不知避道被責十二板囑章勿言章含糊應之回家逢人便說且形其如何挨打如何叫痛之狀慙慙如繪更編黃鶯兒小曲一闕句曰暗藏十二之數其曲云一日幾時辰羨甘羅早得名金釵對列天緣定五峰過曉欄杆遍凭今年歲月偏無閑恨好秦金牌召岳令箭插全根此曲傳播膾炙人口其友每出相識者皆歌此以嘲之友所聘之妻尚未完姻因是抑鬱而死友忿極遠赴揚州環花叢出家為道士母日在三清前哭求報應章亦生謗朝政流竄登州性猶不改造謠如故一日與人在茶肆中閒談正在指摘某人閨閣不謹某人品行不端忽瞪目大呼曰三清差人來割我舌矣即取身帶小刀將舌連根割下切成十二塊喂狗須臾而死竄所無人殮殮拋屍荒野



值屬連枝居共村忍
心安議奪閨門異時
子媳沾多露中暮貽
羞不可言



評人之私

註私者人所未彰之醜曖昧不明最怕人知若乘機攻發使人無地自容損人聲譽敗人名節破人功名害人性命心地陰險必遭鬼神譴責

案江西蔡氏聚族而處宗祠祭祀輪番值管一年該蔡繼宗輪值有族弟蔡繼先出外貿易其妻李氏少艾獨處夜被賊五六人入室細縛故取衣物而去眾皆疑盜有影姦之事然亦不過揣度未有實據也時逢秋祭繼宗貼榜祠前云凡我族人品行不端閨門不謹者毋許與祭以辱祖宗繼先亦知此榜為已貼也然不到又不可只得忍氣進祠繼宗攔阻不容進內且訐之曰爾妻赤身被盜細縛不能死節爾之閨門肅乎不肅乎請自思之復對眾宣揚編造李氏醜態以實之繼先羞忿欲死遂挈妻遷往鄰邑不敢再與祠祭矣一日前盜被獲供出影姦是實繼宗特往鄰邑全錄縣供遍貼通衢繼先無顏遂遷江南蘇郡時繼宗之子痴蠢貌陋妻柏氏憎之通其表兄王某相約私奔至蘇州閨門忽遇繼先擒住送官王某問徒發遣柏氏遞解回籍繼先附字與繼宗曰向日拙婦被盜事出無可奈何屢承兄教汗顏領受今姪媳柏氏貌比無雙王某才同仙客兩兩宵遁被獲到官

供案昭然。嗣後再逢祠祭。弟與兄均與祖宗增光矣。恐兄之增光更甚也。謹全錄縣供呈聞。江西兄萬不可住。弟在姑蘇。製有敝廬數椽。可挈嫂來同居。此望。繼宗一見。登時痰壅氣絕。

附晉賊成翰兄弟。自相懷忌。成翰以監司守制家居。同祖弟同翰為待詔。宣言於朝。暴成翰居喪不決狀。落職。山濤判曰。異起忘母。見絕於曾參。楚直證羊。受誅於孔子。皆乖倫理。並玷士林。嗟乎。仕途之險也。乃至兄弟相訐。其見斥逐於山公也宜哉。感應篇集註下同。

馮商延一堪輿。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遙望見祖塋。有賊踞樹巔。盜砍大樹。倘吾輩往前。恐被驚跌。致損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存心如此。牛眠鹿卧。不足道也。後子京舉三元入相。先哲有云。風水在心。不在地。誠哉是言。劉敏劉恕同在館中。敏一日問恕曰。聞君前日冒雨往州西。何耶。恕曰。丁君閒冷。故訪之耳。敏戲謂曰。丁君方判刑部。得非有所干請耶。恕遂懷忿。至不能解。異日。敏方知果有干求。彼時誤中其諱耳。可見一語之誤。便以絕怨如此。况有意攻訐者乎。

結



誘人嫖賭昧天良結
黨醉屠改局場一夜
家童憑攫取那知後
犬暗相償



耗人貨財

〔註〕耗者。取之未必皆我。而實由我耗之。如權貴之子弟。暴富之村翁。或幫其嫖賭。或唆其興訟。盡以邪說。詐為親附。如鼠之蝕糧。蟲之蠹木。不知不覺。使其家業凋零。子孫狼狽。罪不盡在受財貨之人。更在耗財貨之人也。

〔案〕河南富商翟永順。販荳萬石。至蘇州發賣。有主人接待甚慇。邀清客。花中鳳陪。且閒遊敘話。翟係北人。性情直率。一見中鳳。能言笑。善奉承。吹笛唱曲。引嫖幫賭。無不通曉。遂成莫逆。時刻不離。一日。觀女優演戲。翟鼓掌稱妙。中鳳曰。此殘花敗柳耳。何足賞鑑。城西有霍大官人。曾任顯職。家多聲伎。論貌則閉月羞花。論歌則繞梁裂石。尊兄若見。則視此輩如土壤矣。翟懇其先容。中鳳別去。三日方來。翟問所視就否。答曰。我敬達尊兄之意。彼已喜允。明日當同往也。次早。翟梳沐更華服。備盛禮。使中鳳引路。至一甲第。輝煌赫奕。數青衣守門。見中鳳。皆立起曰。主人有命。客來即延入。無用通報。中鳳引翟。轉無數雕欄曲檻。方至大廳。湘簾綉幃。玉爐金鼎。擺設精工。坐半晌。方見主人。扶小童出曰。老夫藏拙家居。久不見客。因中鳳設及高雅。是以願交。翟謙謝。呈上禮物。主人笑顧左右收去。似不甚經意。須臾。酒

至。命家伎侑觴。有四女出拜。一吹笛。一吹笙。一彈絃。一鼓板。皆殊色也。輪遞而唱。音如新鶯百轉。嚶嚶動人。掌燈時。主人留宿。崔亦不願去。酒闌。主人先歸寢。四鬟亦隨進。小童引客至西園安歇。崔因酒醉難寐。呼中鳳問話。適竟不見。又聞附近。有骰子聲。啟戶出視。見一小門半掩。內有曲房三間。花木掩映。數女在內。呼盧。晉貌若天仙。中鳳亦在其中。崔不禁心癢。呼中鳳至曰。好快樂也。答曰。幸主人安寢。尊兄若不惜鈔。入局亦無不可。崔曰。但得親近神仙。傾家不惜也。中鳳邀崔入。眾女亦不羞拒。遂共賭。不一時。眾女皆負。一小役年可十六七。面紅腮赤。曰。我姊妹今日大敗。豈容不復急入內取一玉瓶出。曰。此孤注。若再贏去。吾便服矣。眾女駭然曰。此主翁愛物。爾何敢擅動。崔原無貪財之意。見美人發急。情愿認輸。一擲而敗。眾女聞然大笑。將瓶內之物傾出。乃相繼綠猫睛石明珠等類。約值五千金。中鳳估計。除還所贏。該找銀四千兩。立勒崔寫會票。至行中交割。崔慨然無難色。次早主人推病不見。客崔回至行中。清負畢。中鳳又勾往四處嫖賭。萬金資本。銷耗俱盡。只得垂翅而歸。次年復裝貨至蘇州。訪中鳳。已不知去所。問霍大官。亦邈無其人。始知光棍設局影騙。付之一嘆而已。後歸家。夢行主衣黑。霍大官衣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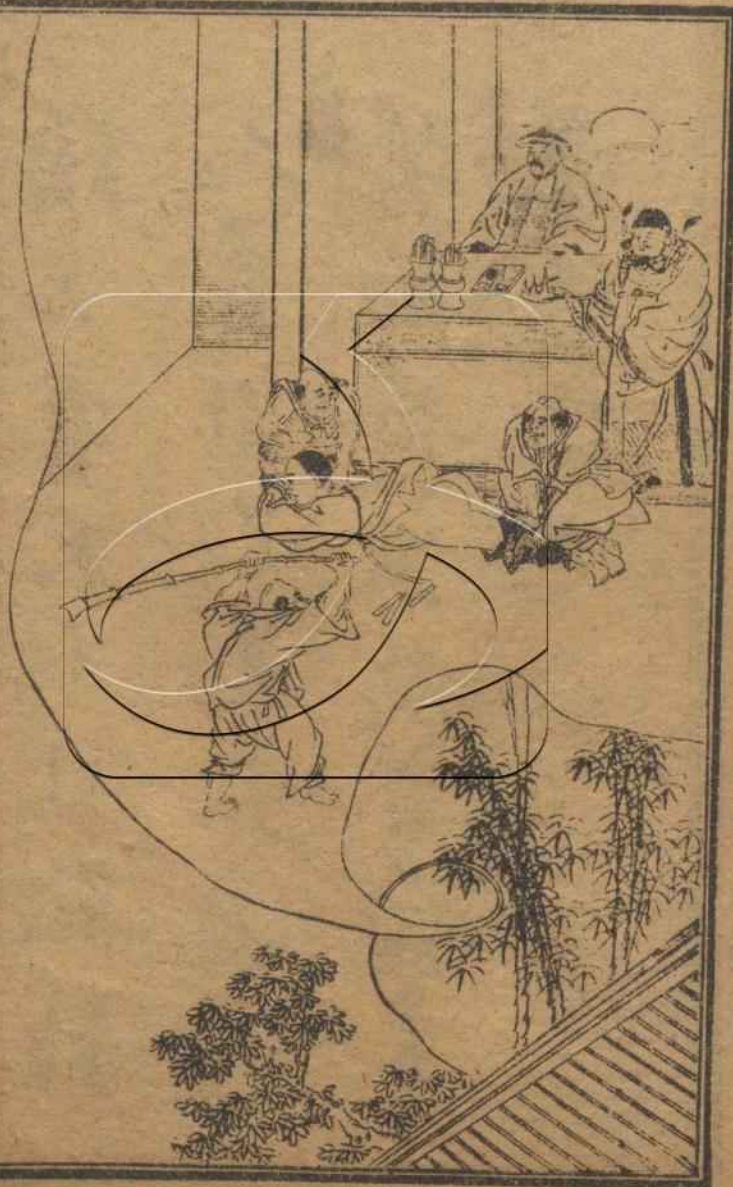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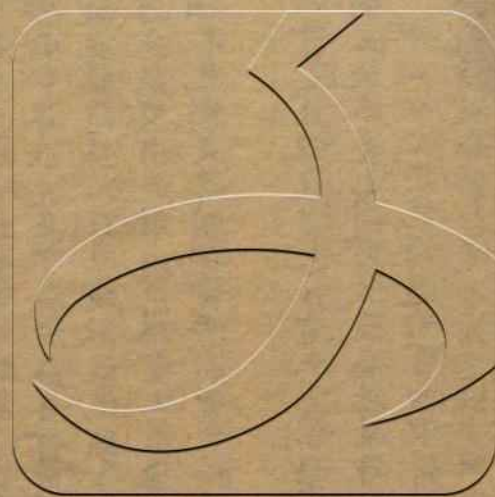
風衣班。向崔叩曰。耗君貨財。今來還報矣。時崔家母犬生三子。正一白一黑一斑。乃三人所變也。

附丁湜少負才名。性豪爽。酷嗜賭。賭父責不悛。怒逐之。浪遊京師。經營補太學。南省奏捷。偶過相國寺。有術者謂曰。君氣色極佳。吾在此間人多矣。未有如君者。問其姓名。即大書於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益喜。自負賭益豪闊。同榜兩蜀士。挾多貲。即設局延之。湜連勝。得錢六百萬。越數日。復詣寺中。術者一見大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即中榜亦無望。何況魁選。急揭壁上書。嘆曰。壞我名。此言殊不驗矣。湜驚問故。術者曰。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負。

神明乎。湜悚然以實告。且曰。戲事亦有損乎。術者曰。君真謂此事為戲也。凡關係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義之得。自然滅福。湜深自悔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術者曰。既發真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但恐居五人下也。湜歸急還其所得。是科徐鐸冠榜。湜居第六。感應篇集註下同。

文奇蜀人。挾燒煉之術。耗人貨財。富商李十五。積貨累萬。感奇之術。三年掃地。遂

至自經奇復在劍州僦一屋煉藥火發延燒奇倉皇走避既出復入竟死於燒藥之所



頭上青天不可欺
離人骨肉已先
苦雨黃巢路
鏡臺
邊後悔遲



離人骨肉

〔註〕骨肉謂一體至親也。離有二義。一作離異之離。如父子兄弟夫婦本一家團聚之人。因其迫脅致各離散也。一作離間之離。如天倫之樂本無覺隙。縱有小嫌理宜勸解。乃挑激播弄。使其骨肉如仇。終身不解。罪孽尤重。

〔案〕渤海皇甫松弟皇甫竹皆職員。松性刻薄。交接衙門有武生姜封國為謀主。遇事武斷。人莫敢撓。竹忠厚無能。閉門自守而已。析居之日。松田園房屋取其美者。竹之所分皆薄田數畝。吞聲忍受。不敢與兄較量。竹妻姜氏心懷怨忿。每逢朔望至城隍廟哭訴。詞列姜封國為渠魁首惡。一日姜在松家敘話。忽瞪目謂松曰。令弟婦告我。縣差來拘要去矣。言訖昏暈。昇至家氣絕。心口尚微動。家人不敢殮。時六月念三日也。姜初暈時。覺身與一差行崎嶇山路。天色慘淡淒涼。如深秋欲雨之時。須臾進城。街市宛然。都會遇亡過親友拱手之外。不交一言。至縣前兩差帶姜至木器店借坐。一差進衙探聽消息。姜着大門外懸聽審牌。有一起離人骨肉。幫佔家產事。姜氏告姜封國等。看南畢。差跑出口。喚矣。拉姜從東角門入。至堂前跪下。尹年可三十餘。有上髭。無下髭。紗袍緙帽。遵本朝制度。一吏在傍唱名。唱至

姜即斥責曰。兄弟乃同胞骨肉。爾從中挑唆。幫佔家產。情殊可惡。姜方欲辨。尹曰。此處不比世間。容爾利口。爾之一舉一動。皆有簿記。美以辨為命。決杖六十。再候發落。唱名吏隨姜至二門外。取扇搗。姜進前揖曰。我有老母。少妻。懷抱子女。若羈而不歸。合家俱死。吏仰天大笑曰。子真迂儒也。到此地者。誰無母妻。誰無子女。豈能來而復回乎。但本官既有另候發落之諭。爾靜聽可也。復聞堂上傳呼。姜趨入。尹曰。聞爾簿記惡端甚多。本應罰入地獄。但爾尚有五年頑福未享。可急回傳諭皇甫松。骨肉之間。宜平等公道。毋令妻氏再來纏擾。諭原姜速送歸。到一小山頂。二差將姜推墮。一唬而甦。時已六月二十六矣。親友問慰。姜盡言不敢隱。驗其上杖痕青紫。宛然。松聞之。乃退資產。付妻亦不敢再赴城隍廟矣。姜逾五年而卒。果應神言。此乾隆七年間事。乃姜親口述者。

附宋呂陶為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共隱幼弟田。弟長而亦貧。控之公。集訊三姊俱伏罪。吐田還弟。弟荷公德。願作佛事報公。公諭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幸有彼主守。故田尚在。不然必為他人所奪。與其報我。曷若分遺三姊。以全骨肉之情。弟從之。友愛如初。後陶位至中丞。



為人愛世誰無所歎人侵
我愛至死不甘終身懷恨
報復方安我恨人愛使來
奸貪只圖自快不畏譏彈
王季莫道陰罪難寬

侵人所愛

註侵奪也世間萬物各有所主人之所愛而我用計倚勢奪之去故盜幾何萬一我之所愛人若奪之我將何如以我之心譬人之心則妄念自息

案明張綵逆閹劉瑾之黨也以附瑾任至吏部尚書有劉介者少年科甲為撫州守新娶吳氏國色綵聞而慕之乃墮介為太常卿即履任綵往拜之曰子得此擢誰之力也介謝曰賴公提拔耳曰子既知恩何以報我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子既諾矣介愕然不知所為綵即揮從人以肩輿人擁其妻以去綵妻性妬不能相容吳氏日受凌逼投繯自盡懷中遺言請歸屍劉氏綵大怒命火焚之投其灰骨於河介削職回籍晝夜思念忘妻棄事而寢冀圖夢中相見一日忽聞茅山道士善招魂之術乃往求之道士曰得本人親體衣方可行事介曰亡妻衣衾甚多俱藏箱篋父不忍視止有百蝶裙一條乃其所最愛者臨別時留為記念吾見此物如見亡妻行坐不離今現在此道士曰得之矣乃打掃淨室兩層內層粘白紙書符於上前供香花酒菓外層為介棲息之所戒曰當存心定氣想其音容思其嗜好每日看紙如有人形全似尊閭則事諧矣介如

言看至三日方隱隱有人樣。五日全身畢現。七日則宛然妻也。但少氣耳。介不覺傷感大痛。道士責之曰。惜大不識頭腦。死生夢幻。奚以哭為。至夜半道士書符念咒。舉裙向畫而招。畫中漸聞啼聲曰。來矣。香風過處。吳自畫間走下。凝眸含睇。若不勝情。握介手曰。雖居權門。時刻思念。奸緣侵君之愛。殘我之屍。惡大彌天。不日即有滅族之禍矣。妾以情死。仍以情生。感君戀戀。十七年後。當仍為君婦也。道士曰。娘子宜速歸。恐遭官府譴責。呵氣一口。其魂即散。視其畫。仍一白紙。介對紙而哭。道士曰。人世光陰十七年如一瞬。息奈何不稍緩。湏臾以圖再會。介以重資酬勞。分厘不受。遂別去。介嘗賦詩云。惆悵金泥百蝶裙。春來常喜伴行雲。不教佈施剛留得。返魄全憑李少君。緣後以瑾堂夷三族。介以原官起用。奔走仕途。十七年斷弦未續。至四十二歲。有顯官吳姓之女。年方十七。願與聯姻。介遂娶之。看其聲音笑貌。容色舉止。宛似前妻。亦愛着百蝶裙。蓋其所好之物。隔世猶不忘云。

附舒芬為翰林時。家書來。有以鄰侵其牆告者。公批書覆之曰。千里書來。只為牆讓。他幾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取人作惡罰為猪祇
為貪婪擅改書身死
百年就被控
夜查
自悔當初



助人為非

〔註〕凡人為善。非誘掖獎勵必不力。凡人為惡。非朋比贊襄。亦不至太甚。一有助之。而其惡熾矣。故律有造意主使之條。冥冥之中。獨可道乎。

〔案〕本朝康熙年間。有周姓者。為人老實。開張布店。一日。在店中。忽見四陰差。蜂擁而來。將周鎖扭拉去。家人疑其中惡。延醫調治。未幾。周魂與差同至城隍府前。有吏持公文付差曰。可將此人解往南京都府投訊。四差同周即行。過高寶揚州。至儀真渡江。霎時到省。赴都府投交。候出批文。又解杭州都府。周與四差過鎮常蘇嘉諸郡。轉瞬到杭。足似騰雲。不甚困苦。至都府前。見侍衛森嚴。周不知何事被拿。徬徨悚懼。忽一少年女子。指周罵曰。還我命來。周答以素昧生平。莫非錯認。正在爭辯。聞內擊雲板。鼓吹開門。都府陞堂。眾役將周與女帶進。跪階下。都府看原狀畢。命取前案。吏進破爛卷宗一束。都府閱之良久。叱女子曰。這婦人狠刁。原來係已結之案。如何又來控。蓋此案。乃前明嘉靖二十年事。杭州有土棍劉為麟。愛鄰家趙姓之女。欲謀作妾。先用銀作圖。誘趙以女質借。時周前世名李廷秀。作代書。善洗補字跡。得劉銀四兩。將其券內質字挖去。改為賣字。銀到取贖字。改為情願。

為妾字。女被姦佔二年。日受打罵。自刎而死。一靈不昧。赴東嶽帝控告。批發杭州都城隍查究。審出真情。劉為麒麟。一世變猪。二世變犬。三世變牛。緣作牛。又不馴良。觸死人命。罰入蛆蟲道。魂魄銷滅。不可追矣。李廷秀。不合得銀四兩。助人為非。罰變為猪。再世。三世為商。循謹無過。四世託生為周。去嘉靖時。已一百七十餘年矣。因當初結案時。未將趙氏作何安插。以致沉埋至今。新府到任。趙氏復控。准審都府看明原由。諭掌案吏曰。速令趙氏轉輪。以斷葛藤。吏跪稟曰。歲終人丁報冊。若被岳府檢出。不但前此下吏。俱得重譴。並恐任諸府。亦有失察處分。惟佛力甚大。能令亡魂從蓮花化生。不由地府轉輪。則彼此無碍矣。府點首稱善。謂周曰。爾助人為非。雖已受報。但此女。久無歸着。亦爾未了事也。宜速同回。延僧超度。周叩首情愿。府即諭差送歸。周攜女同行。不復話言矣。至家而甦。即日廣延僧眾。虔誦佛經。七晝夜。向西化紙。見女從火光中。作謝狀。冉冉而去。

附吳中某公子。欲私一少孀。與友謀之。友陰授計。公子喜。約某日往。是夜。其父夢朱衣神告曰。汝子科第中人。因壞心術。剷除桂籍矣。友某命本貧賤。復為人謀不善。應寸斬其腸。父驚覺。立至書齋。知某友已腹痛而死。公子漸發狂。披髮行市。不救。以卒。桂香鏡



富貴繁華瞬息間炎
涼天道有循環異時
元夕頻稽首受辱由
來總一般



逞志作威辱人求勝

〔註〕逞志肆我之志也。作威如倚勢仗財等類。辱人凌辱其人。求勝謂我本無理。乃以財勢凌辱貧賤。使不敢伏於我。以為勝也。此雖一時快心得志。豈知天道惡盈。轉盼之間。熱鬧戲場。化作冰冷。向之受辱者。不及於其身。必報於其子孫。可不畏哉。

〔案〕唐城郭文彬饒於財。曾官員外郎。為人狂妄任性。高已卑人。時逢元夜。滿城士女出遊。彬於門前。築臺一座。人物皆能自勵。玲瓏奇巧。左有蟠龍鱗甲閃爍。能吸水噴薄。右有虎豹騰躍。勇猛如生。觀者絡繹。有西江流寓士人曹志美。偕妻金氏賞玩。因人多擠散。郭於簾內見金氏少艾。命很僕拉進。逼令侍酒。金氏喊叫不從。時志美尋妻不得。正在徬徨。忽聞喊聲奔進。責之曰。清平世界。何得無禮。郭大笑曰。爾這乞丐。不識抬舉。我富貴之人。恩及丐婦。屈尊多矣。謂爾妻容色。能中我意乎。呼諸婢出。皆錦裙繡襖。翠繞珠圍。令志美觀之。曰。較爾丐婦孰勝。又呼眾僕侍立。俱靴帽鮮明。衣裳齊楚。又謂志美曰。較爾乞丐又孰勝。遂給紙筆。令志美寫伏罪文約。不合於元夜同妻無禮嚷鬧。懇免送官。志美見其炎炎之勢。只得照依。

書之方得放出。是年同妻回籍。應試即中式。不數載陞至廣東廉訪使。時值正月。志美着破衣私訪。從郭宅前經過。適郭送客出門。一見志美呼而笑曰。爾非向年寫伏罪文書之人乎。窮更甚矣。命取銀二兩。絮袍一件。與之。志美故作感謝。次日履任。上元之夕。大張花燈。公署前命紮數山龍虎。如郭昔年時。遍請衆紳。郭曾居官。亦得與席。一見志美。魂飛膽喪。叩頭請死。志美曰。爾罪固所當誅。因前日送金贈袍。尚有人心。今待爾以不死。今夕縉紳雅會。豈容越牛混擾。命取徹饌一片。使郭席地而坐。給以葦羹麥飯。食畢。郭謝賞。志美戒之曰。富貴豈有定境。我今日如此待爾。迴憶爾向日若彼待我。真是一戲場耳。取扇一柄。援筆寫古詩一章。以贈之。君不見河陽花。今日如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箒。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能久。蕭相當年謁郭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郭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郭得詩。愧赧欲死。

附南京史良佐為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為起。乃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了。曰。何誤。曰。尚書亦南京人。其掌兵部時。出入里中。衆或走避。輒使人止之。曰。與汝曹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而下車。乃煩

爾曹起耶。民等愚意謂史公猶倪公。遂不為起。不意逢彼怒也。東城御史笑而釋之。感應篇集註下同。

金誠廣州右衛軍也。讀書社學。指揮使張某最無賴。詰之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雜草烈日中。稍緩則撻之。誠泣曰。誠讀書期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拘其父。窘辱之行。賄乃免。永樂丁酉科。誠領解。即聯捷授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望見誠。慙慙甚。一步九頓。誠笑仰之。為言於堂官。釋其罪。張謁謝。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其子後亦登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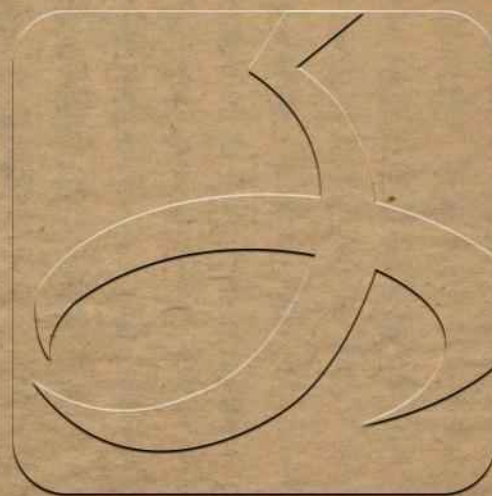
附錄周初平先生百忍歌

忍之為德。其至矣乎。樂天知命。忍之原也。懲忿窒慾。忍之方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即忍之旨乎。忍為德行之本。忍為聖賢之基。忍為豪傑之用。故君陳篇云。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云。當剛則折。古柔常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聞必傷。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為上。是故不為己甚。聖而忍也。犯而不校。賢而忍也。不報無道。強而忍也。慮以下人。達而忍也。仁者其言也。諛言可不忍乎。動心忍性。益所不能。性可不忍乎。美里陳蔡。忍不可忍。

之患難。單食鵝衣。忍不可忍之困窮。其守已也。忍餓於嗟來。忍渴於盜泉。其篤學也。忍痛於刺股。忍寒於立雪。夷齊餓首陽。為我而忍。薛包勤灑掃。為孝而忍。寇恂屈賈役為忠。而忍。子卿甘噬雪。為節而忍。險阻歷國。文公忍而霸晉。臥薪嘗胆。勾踐忍而沼吳。屈體鴻門。沛公忍而覺項。潛泣枕畔。光武忍而興劉。子房忍圯上。王孫忍膝下。夷吾忍檻車。師德忍唾面。劉寬忍汚袍。王旦忍墨飯。終身讓路。朱仁軌之忍也。遜謝叩馬。李文靖之忍也。大耐官職。向敏中之忍也。汚卷自陳。夏原吉之忍也。折節受侮。公瑾能忍。讓溫克不怠。康成能忍。度屈已抗禮。鄭公能忍。貴六院同庖。君良能忍。義無地起樓臺。來公能忍。儉若夫忍嫌於秉燭。忍捷於圍碁。忍功於大樹。忍主於道梨。忍愬於射牛。忍屈夷門。而救趙。忍恥飯牛。而相齊。忍乞吳門。而覆楚。忍事女主。而返周。忍之為用。其大矣哉。明此忍。則客纓可絕。明此忍。則足可躡。明此忍。則蘊蛭可吞。明此忍。則寶盤可碎。明此忍。則巾幗可不恥。明此忍。則袖釧可不問。故我古尚存。毆亦忍。佯死棄廁。辱亦忍。不欲知名。毀亦忍。驢而署名。侮亦忍。償同舍金。誣亦忍。認馬不爭。妄亦忍。覓鉗自貶。怒亦忍。梁上君子。盜亦忍。孟德憐才。則忍陳琳之檄。狄青克己。則忍劉易之詬。袁盎怒吏。則忍侍兒之私。

馬翁恤婢。則忍斃兒之誤。跪而結轡。釋之忍下賢也。夫印自如。晉公忍變故也。繫獄讀書。楊溥忍縲紲也。遇刺不驚。魏女忍授命也。不究竊器。齊賢以忍容人。也不認原金。知常以忍全交也。先嫁令女。鍾離瑾以忍恤孤也。焚券擇配。富禹鈞以忍宥過也。人情最難忍。者色與財。若韜翁之踰垣避女。馮商之還妾贈金。曹鼎之書名自戒。羅倫之拒女奔樓。是能忍乎色者。林德之約王還珠。高翁之捐金完配。朱軾之代完青苗。舒翁之館背救婦。是能忍乎財者。由是觀之。自帝王以至卿相。自豪傑以至聖賢。未有不得力於忍者也。是以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忍人所不堪忍。忍人所萬難處之忍。如冰之忍凍。而益堅。如金之忍鍊。而益精。如松之忍寒。而益勁。忍之為德至矣。庸夫不明此忍。則為暴疾。為構逆。為作亂。莫大之禍。皆始於不忍。可不戒歟。噫。張公藝。所以有百忍之規。余因以自警。為之廣其旨云。桂香鏡徐太史。跋王用予夢驗記云。久聞百忍說。常以未見為恨。正錄此案時。適潯陽友人貽常惺集。快觀是篇。亟附刻以廣其傳。未審初平先生。果周解元。先人否也。潘振聲先生。勸人自反歌。橫逆來兮宜自反。若自反。免禍患。縱彼不是。有十分。必然由我有幾分。我非聖人。豈盡善。不可責人。而宿怨。但肯反求。理愈見。臨事精。

詳心愈練一番經歷一番益省了多少閒氣力。如此忍耐免傷財若施強暴必招
 災人鑑



自恃天潢胄張羅獵於
田獲禽未及百損稼已
盈千終歲農功廢全家
性命捐藉人如杖父貽
笑萬斯年



敗人苗稼

註民以食為天苗稼關乎民命敗之者或阻水利以旱之或決隄防以揜之或縱牲

畜以踐食之或好遊獵以蹂躪之傷天地之生成絕民間之衣食此不仁之甚者也

案梁武帝第三子名蕭綸封邵陵王出守徐州雖賦性聰明狂放不循理法在徐

之日或扮僧道往宿祠廟或為乞丐至人家求食見好婦女即硬行姦宿民間終

日開門市井蕭然如無人之境性尤好獵出則車數十乘馬數百匹於阡陌畝

中張羅設網時值仲夏三麥成熟人馬到處盡遭蹂躪有田夫於馬首哭阻言

語稍懇綸大怒適見有賣魚者挑有黃鱔喝令隨役拔開田夫之口將生鱔一條

捺入用刀割其尾鱔護疾鑽入腹中田夫湏臾七竅流血而死綸方鼓掌稱快臺

諫知其事據實奏帝念親親之誼不忍加誅嚴旨切責綸得旨不謝反出怨言

一日街市間行見一老者與武帝一般品貌至府中取出冕旒龍袍法物使之

穿戴老者叩頭稱不敢曰小民着此立刻折死矣綸曰爾見優人日扮王裝帝

折死幾人我不過令爾暫作優人訴我心事耳老者不敢不依穿換畢命兩人將

老者捺坐椅上綸於階下行大禮奏曰臣忝任徐州勵精圖治並無過失不意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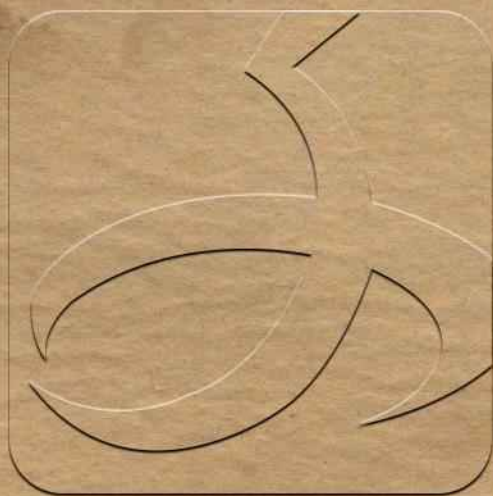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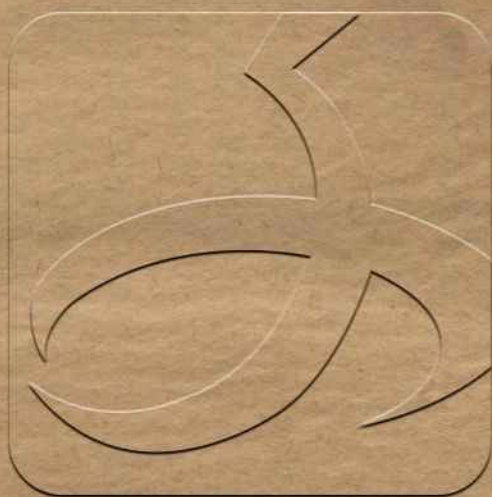
71005400

皇過信人言。欲加臣罪。絕父子之誼。滅天性之親。用敢當陛奏請。伏乞明示。奏畢起立。撤老者之耳曰。我有何罪。爾如何不說。老者曰。殿下至聖至明。何以云罪。綸曰。我既無罪。爾不該聽信人言。命捆下重責三千。逐出。此事傳至京師。帝命刑部用檻車往擒。至半路。見有數巨人曰。我稽神也。汝壞我功多矣。言訖。即有一赤蛇鑽入綸口。從臍中鑽出。其死較田之更慘。

附錄益者。某僕也。主因謀鄰田不遂。以稗數斗。密令益散鄰田中。益謂妻曰。彼家力作。何忍誤之。然不爾。則逆主命奈何。乃私蒸熟其稗。主偵之。見稗已遍散諸田矣。既而稗不生。主心異之。莫知其故。後益生子。美中成進士。為顯官。益隨子到任受封。老且病。憊甚。自度不免。有乩仙降筆曰。三十年前美稗事。賜君貴子更延齡。君勿憂也。病果愈。感應篇集註。

常州鄉民仇某。與周某有隙。周田禾數十畝。正垂穗。仇率其眾。夜往捫之。次日。周往視。禾已瘁矣。悵悵而歸。莫知誰何。路逢一叟曰。異事。異事。昨暮宿龍王廟。夜半喧言此地仇某拔周某田禾。獲罪最重。當奏明上帝。四鼓却回。云奉帝旨。仇某付雷部施行。周聞之大驚。不敢認是失主。未及一年。前言果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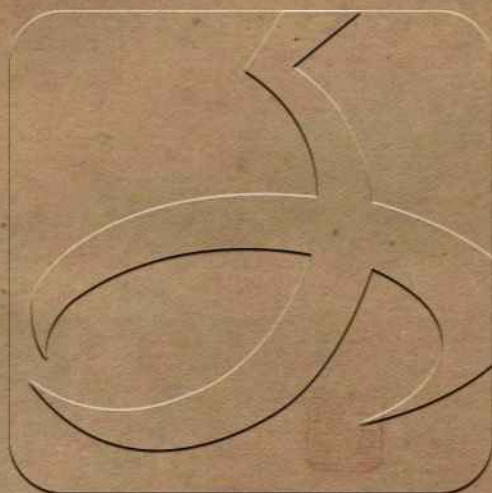




迷
39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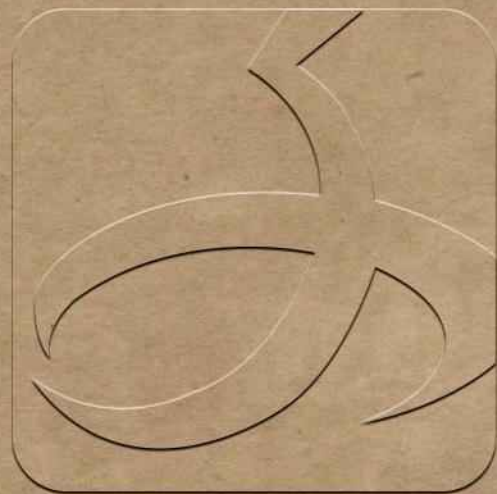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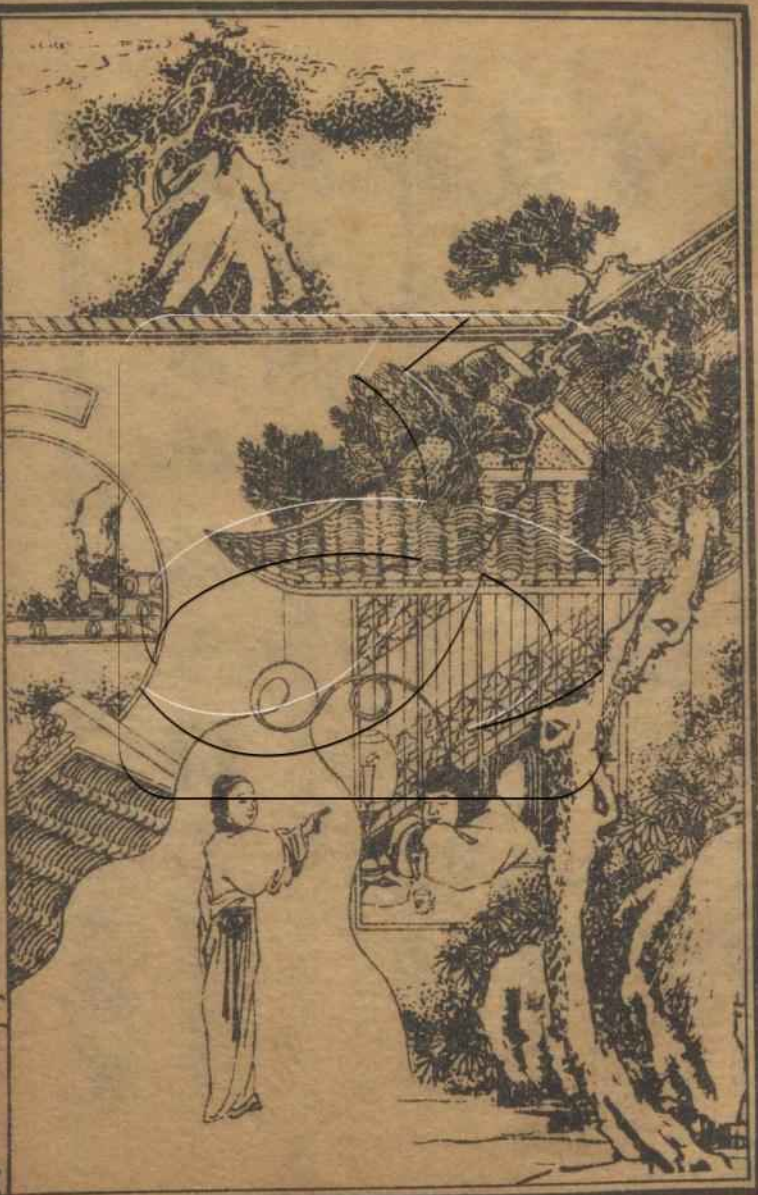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繞送舌鋒破鳳傳名端兒
婦亦成仇離人離已還身
死天網恢恢漏得不
郎才女貌實良傳懷恨阻
撓枉結仇孟氏害人終自
害迂儒到此折於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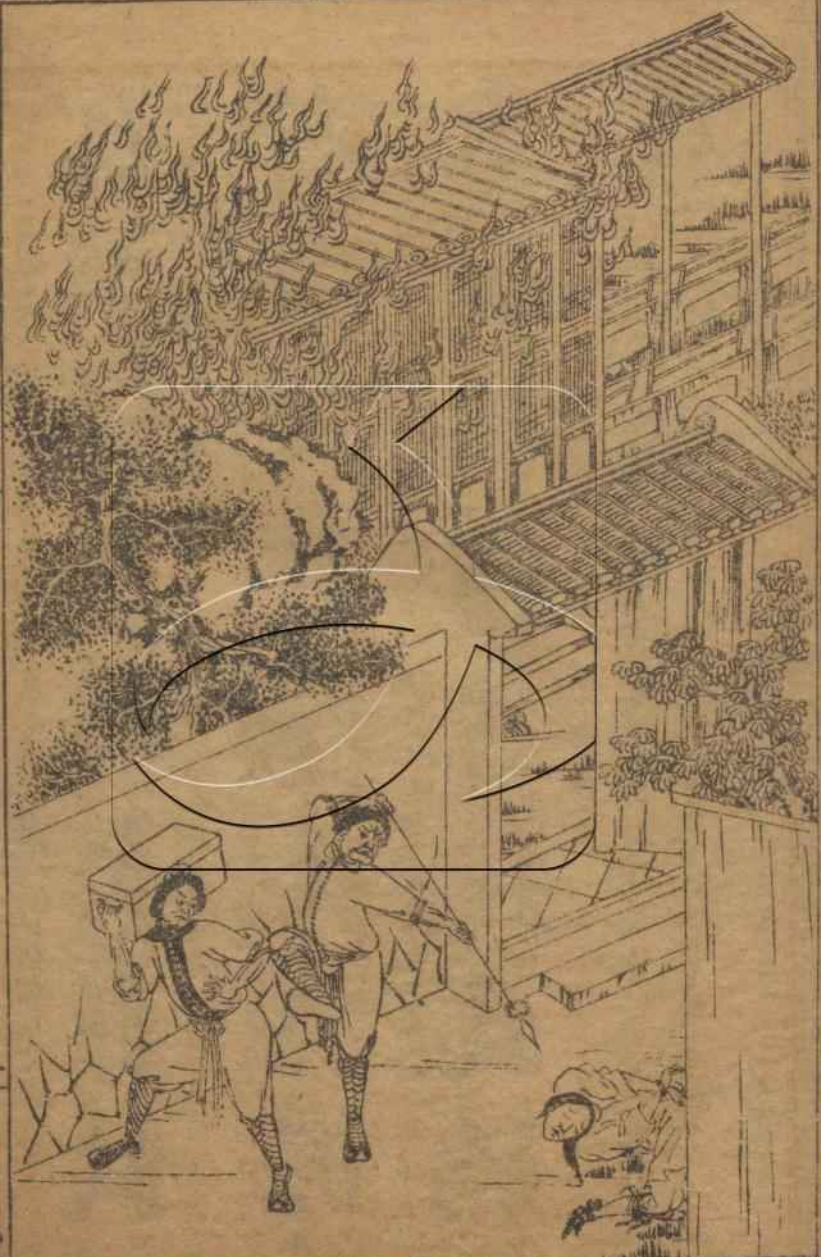
破人婚姻

註破有數等有百計非毀破於未合之先者有多方阻撓破於將合之際者有起
釁生波破於既合之後者乖室家之好傷天理之和一事而折盡生平之福一念
而永墮地獄之苦矣

中國社會科
研究所藏

案江南風俗富家大室最重將女許配文士當歲科兩試貧儒紛紛得婦有富室徐
姓者生女巧姑年十七姿貌無雙女紅出眾徐欲得佳婿求婚者概不許允一日迎新
秀才徐於大門垂簾令妻女觀之見有一生年未弱冠風流溫潤望之如玉琢人徐一
見留神詢其從者備得家世回謂其妻曰適所見之生為李氏子年亦十七府縣院皆
居第一多才博學人人愛重得此生作乘龍客庶不負吾女才貌也女雖不言私心竊
喜次日即煩親友執柯生父以徐富有金帛又係宦裔許之不日將行六禮有孟姓者
亦係富家曾求徐女為媳徐嫌其子蠢陋拒之孟因此懷恨適與生父會飲在座多人
孟明知兩姓婚約已定揚言謂眾曰徐某之女未配吾兒我因其女脚大而醜且有多
露之譏故未之許諸公如有好門第相煩代吾兒作伐生父係迂儒聞此言竟不審量
遂毀前議女知流涕願死後其父復與莊姓聯姻迎娶之日女將裏衣密縫告其母曰

一與之醮終身不改雖李家負義悔盟女義無再適聞奸人言女脚大貌陋且有不正之行故忍死須臾待至莊家使眾親友見女容貌知前言是奸人飾說並可滌不正之名也遂登車而去南方娶婦之家鄉隣皆得看新婦謂之鬧房生與莊宅不遠聞醜女過門皆眾往觀見女姿容絕世不覺聲女見生來注目良久兩行泣下生亦哽咽恐涉嫌疑掩面遁去是夜女粧鳳頭不肯成親絕粒七日而香消玉碎矣孟為蠡子娶婦家室不和常相反目一日新婦對鏡曉粧蠡子從窗間潛窺見一綠衣少年與婦並肩而立持刀入室吼聲如牛方欲舉刀砍得新婦一人尚修眉未竟自此終日相鬧不啻仇敵遂致離婚孟夢女塞其喉醒不能言指言而死生後躋膺仕亦終身不立正室以報女情附唐皐號心菴歛縣人為諸生時以文謁郡守守每夕見皐來前有金絲燈籠相照守因器重之然未明言且故忽一夕來前無燈照守異之因詰曰子近有所作乎當直言毋隱皐始憶有負人錢者將妻賣償余無代筆以一金託皐遂為作券耳守因出一金囑皐曰子速還具人金誘彼婚書裂碎之皐如守言毀前所寫婚書入謝守而燈復見矣守見大喜因與皐明言其事正德甲戌皐年四十六狀元及第感應篇集註



太上從來稱至尊敢
行無禮肆侵吞異時
妻女同遭辱祇為驕
盈禍滿門



苟富而驕

註苟富謂僥倖而富也。或得無主橫財。或佔無嗣恒產。或放債取利。刻薄成家。或設局誘賄。陰險創業。諸如此類。雖富尚難保守。况復驕淫矜誇。佚樂放縱。凌鄉里。慢親友。以自取禍患乎。

案胡勝士出身屠傭。善謀財產。聚得錢數十萬。當緣為郡伯。因狂妄為上臺所惡。不安其位。官病家居。恃其豪富。盛氣凌人。交結當道。武斷鄉曲。隨侍眾僕。俱各驕侈。橫暴不循理法。胡常乘輜出里門。見人不起立。即命僕按倒亂打。怒罵而去。一日往姻家宴飲。內有一書生。衣冠稍敝。胡顧而叱之曰。汝乃卑田院中人。如何與官長共席。有數士人不平。群起攻之。主人急用好語調停。士人始散。胡所居近太上廟。其客廳較殿宇稍低。即加高過殿宇三尺。顏其額曰老讓堂。雖取尚齒之義。其實暗藏太上亦退讓。莫敢與爭也。佔廟為園圍。一夕夢太上責之曰。爾銅臭村牛。驕享頑福。如何連我亦欺先令。爾吃百日苦惱。命力士掌其頰。大痛而醒。次日。腮間即患瘡癰。累如貫珠。痛不可忍。晝夜呼號。醫家盡其方術。俱不見效。捱至百日。方得稍痊。其佃戶某欠租未清。送官虐受拷比。賣女不足償。復賣其妻。僅得完欠。又被驅逐。不與田種。某因失業無家。

遂入盜夥。心懷宿怨。聚眾數十人。各執器械。乘夜打入胡宅。凡胡氏親丁。一人不留。碎割勝士。盡劫資財。其妻媳與女俱赤身裸體。擲卧街心。使眾共觀。放火燒其房屋。盡成灰燼。其媳遺腹生子。不能成立。昔日侵佔田地。復為勢家所奪。遂至貧無立錫。附明吳良佐。大興縣人家。巨富。日尚奢侈。以雞鴨為不足適口。以綾絹為不堪著體。設酒待客。暴殄非常。娶婦嫁女。奢華無匹。而親友探望。則先訴苦狀。以免其借貸。元旦日。有鬼寫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天厚汝。汝戕天物。汝輕天。佐令家人。剝去。仍不悔改。後遭寇劫。二次家財頓減。尋死。有一子名磨哥。視銀錢如糞土。任意嫖賭。不十年。裸背行乞。覺世篇註證

順治間。徽州一丐。背曲如弓。項下復有一骨。而常仰目鼻俱向上。長不滿三尺。而飲食饕餮。每日沿門乞食。不足。則取道中陰溝水啜之。自言能知前世事。每謂人曰。我前生一富翁也。初甚貧。以出入貴宦家。賺其寶盤算厚利。漸致富。益自驕肆。享用二十年後病死。冥司罰為貧兒。以償夙惡。我前世嘗挺身做客。故令罰我曲背。又嘗頤指氣使。受人諂奉。故令罰我仰面前世飲酒食肉。而性鄙吝。不肯與人一嚮一勺。故令罰我饕餮餐難飽。俟滿二十年惡債。當再托生為大矣。

感應篇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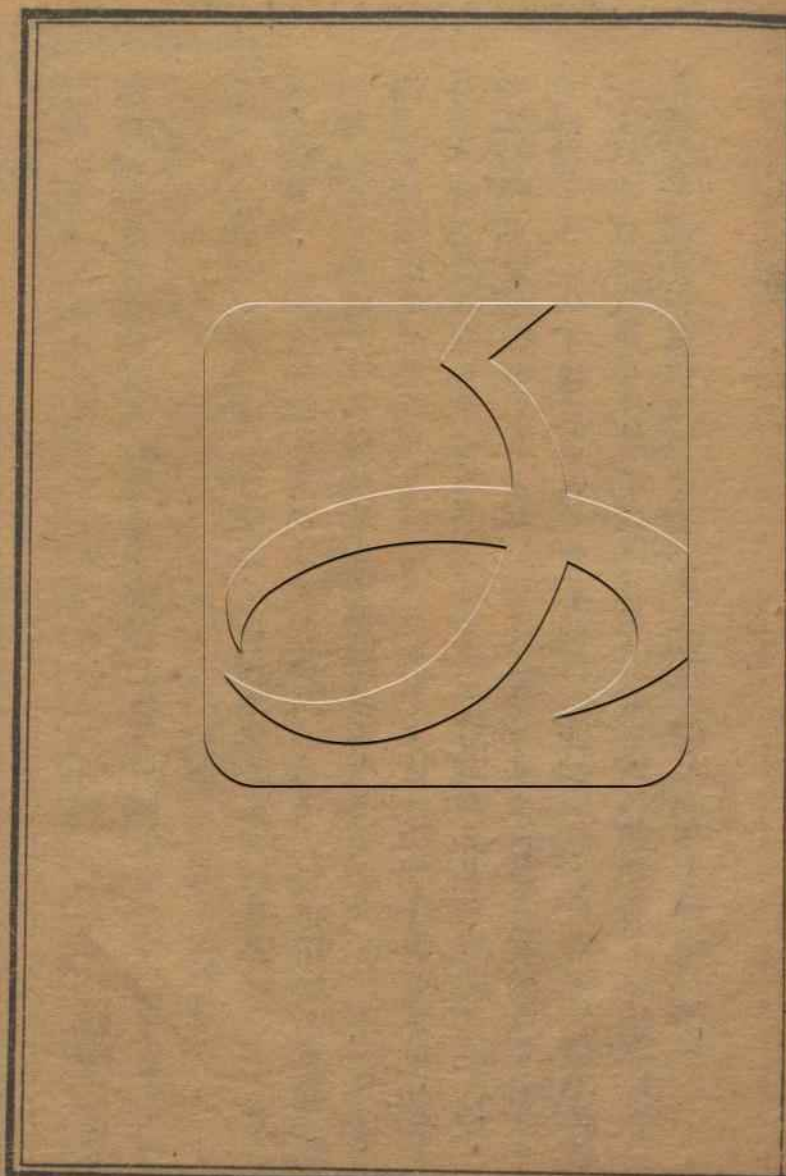


卑賤脂韋豈奉心祇
因鮮恥便沈淪濁朝
雖得居高位聖代焉
容有獸禽

苟免無恥。

〔註〕苟免者。倖而獲免之義。君子心有所恥。故生不苟殉。死不苟免。如疆場之臣。當衝鋒陷陣。果有濟於國事。何愛其身。臺諫之臣。當批鱗除佞。誠感悟乎君心。何辭九死。若一遇患難。掉尾乞憐。偷生免死。畧無愧心。國家何用若臣為乎。

〔案〕蘇威字元畏。為隋煬帝近臣。帝恃才。親視班聯。於威獨加尊禮。大業十二年。帝幸揚州。為宇文化及所弑。威不能仗義討賊。反上書。首先勸進。得為前軍都督。化及僭位。實威成之也。化及敗。歸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及王世充僭署太師。每出。威望塵而拜。卑污苟賤。無所不至。世充雖加任用。心實鄙之。秦王世民平世充之亂。坐東都。威請謁。稱老病不能起。拜。王不令進見。但使人數之。曰。公乃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切逢迎。遂令生民塗炭。君死國亡。又偷生倖免。歸順宇文化及。李密。王世充等。皆不辭。拜伏舞蹈。今既老且病。何不歸田。為數亡主終守臣節。我處皆少年新進。志懷忠義。若容公入朝。恐若輩學壞也。無勞相見。威聞此語。毫無羞愧之心。復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不許。憤悒而死。



海外均為使女何肆詐
謀有恩皆自己畏禍誣
同儕歌舞聞華宴金
賞聚滿舟一朝奸畢露
富貴等浮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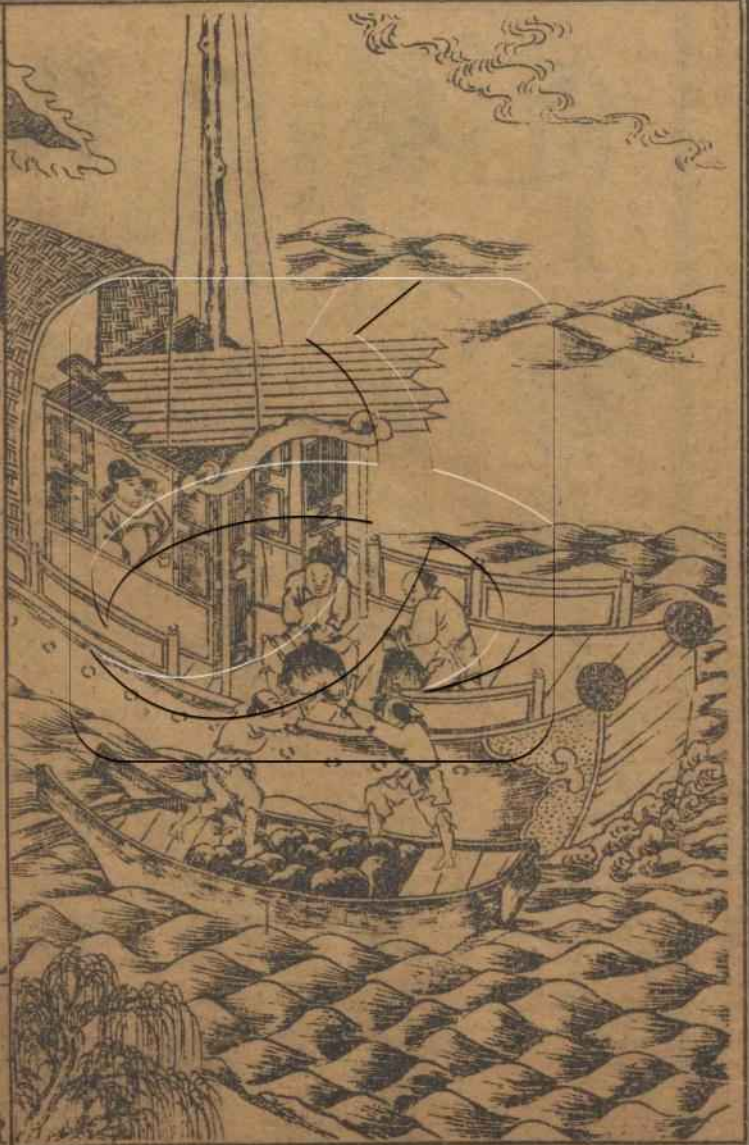


認恩推過。

註恩非已出。而冒認為己。過實在我。而推諉於人。其始不過要譽避怨之心。然人有善而我掩之人。無過而我寃之。利已損人。公道泯滅。乃小人之過失。天理所不容也。

案前朝周壁與吳魯瞻同官禮部。奉差至瓜哇封王。周為正使。吳為副使。吳博辨有口才。周厚重。少言語。時瓜哇歷元朝百年。久不通貢。封典未行。嗣王得膺寵命。分外優禮。吳恃其唇舌。云朝廷恩典。皆已奏請。而成王信之。一切餽送。靡不從厚。周祇循例薄贈而已。事畢將旋。王各送一舟。吳所得盈千累萬。且違禁帶其國歌童舞女。為長途耳目之娛。一日至關。例應盤查。吳知周柔懦。可欺。過其舟。給之曰。此船形制稍狹。非正使體統。我與公暫時移易。庶足以壯觀瞻。別正副也。周不知其詐。從之。果為權使查出。正使舟中所載皆出例外。且違禁攜帶外國男女。副使舟中所載寥寥無幾。據實上奏。帝怒。發法司審問。吳口若懸河。諉卸於周。周天性緘默。不能分辨。且已現居其舟。亦無從置喙也。奏上。周竟削職。而吳晉侍郎。後三年。瓜哇嗣主來朝。奏謝曰。陛下聖明。恩及遠臣。副大使吳某從中玉成。曠典實出。

格外帝曰。前此之封。皆朕意也。與吳何涉。命取該國所餽二使寶數。王以底薄進。則周枉認之。贖皆吳物也。始知其認恩推過。實屬奸狡。立置重典。周原官起用。**附**宋王曾為相時。士大夫有請差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拒之。既而擢用。併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此不認恩者。曹彬與全斌伐蜀。斌殺降卒三千餘人。公諫不聽。及歸。上怒。必欲鞫。公自証服。全斌獲免。此不推過者。底應篇集註下同。宜興邵靈甫。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公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賑粥。公曰。是好奇也。乃盡發所積。雇傭除道修路。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蠡河。橫塘水道。八十餘里。又通溪入震澤。邑人爭來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均得利。後靈甫享年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此非惟不認恩。而又能善施其恩者也。嘉靖中。葛守禮為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填老疾當罷。公請留之。吏部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邊吏隔省遠。當時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填。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敢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尚書。



詐謀畏禍脫漕糧年
少孤兒命即戕此日
受刑身死處當年業
債一齊償



嫁禍賣惡。

註嫁禍者我做非理之事。患害將臨。乃用計移與他人。或餌以名。或誘以利。使他墮我術中。代受其禍。是猶以名利為女。將禍嫁與他人。故謂之嫁禍。賣惡者。事本自我。主謀却使他人做去。代受唾罵。是猶以所做之事為貨。而賣與他人也。故謂之賣惡。設心既險。受罰必大。

案明朝旗丁運糧最是苦差。一值簽及。雖素封之家。立見破敗。故視糧艘為畏途。有蘇州鄭心如。習隸旗伍。一日至松江販布。在行中閒坐。見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衣履齊整。向行主索錢。去後。心如問曰。此子為誰。行主答曰。此鄰人鄭寡婦之子。家道雖豐。工無伯叔。下鮮兄弟。此房係伊之產。日日來索租錢。心如籌畫半晌。忽然得計。次日預備精緻菓品。候其子至。與之食。而謂之曰。吾祖貴原是雲間。與君係一家。取蘇綾二疋。使歸奉其母。次日復盛禮登門。往拜。心如舉動豪華。言詞敬給。婦女淺見。墮其術中。命其子呼之為叔。心如時婦為嫂。往來親密。儼然共本同支矣。心如兄弟三人。長為念如。現管糧船。家已累歲。次為意如。早逝無子。心如私將寡婦之子。載入意如名下。為二房長子。已居三房。後念如因貧。革運。例發二房。

因現在有子。衛官出差至松。將子蜂擁捉來。申詳補役。寡婦不知。及求救於心如。心如給之曰。此衛書某人作惡事已定矣。不能挽回。寡婦旦夕呼天。唾罵某書。而不知為心如之計也。踰三年。子方十八歲。運糧過淮。缺額十石。漕運總督命加重責。至十九棍而氣絕。殊果押令心如接頂。甫及三年。亦因少糧。被漕督嚴刑。責至三十八棍而氣絕。後其身死之處。即子受杖之處。報應毫釐不爽。

附郭黃中知雲安軍。應禁宰牛夢。神告曰。使君嘉惠此邦多矣。明旦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庶罪不枉。詰旦巡檢司縛九人來。一兵自言捉獲請賞。蓋牛乃兵殺。而嫁禍於九人。又執以希功也。公研訊折服。科以罪。戒殺再刳。編屠牛未足。且屠人談笑藏刀。孰辨真。不是琴堂春滿抱。何由香界夢通神。係太史詩。

閩宏山西人。財數十萬。勢焰薰天。邑中良善之人。畏之如虎。霸買人房田。不允則嫁禍害之。武斷人詞訟。不服則仗威制之。鄉人號曰惡閩王。一士子投詩刺之曰。閩王本善誰云惡。此號加君君不樂。何弗捫心細細思。鄉情公論原非酷。後為按院訪拿。處死。家財為族人爭奪。罄盡。妻子窮不能度日。覺世篇註證。



止而冒為有容則傲為
盈巧詐欺同輩閭通攫
功名一朝奸畢露鬼域
現其形所以玉蘊石抱
璞甘沈淪

沽買虛譽。

〔註〕自古有高世之德業者。皆名並天壤。豈有心求之。實大聲自宏耳。如居官本不廉。要人稱廉。本不公。要人稱公。以致賄囑要路。買求薦揚。挾惠施恩。刊刻碑記。再如為士者。義理實未達也。好刻文章。名節亦未真也。偏講聲氣。甚而為假道學。語錄盈箱。坐享大名。亦可恥之甚矣。

〔案〕偽名士宋繼濂。人呼為宋三好。謂其生得一副好面貌。飄飄若神。人皆樂近。一雙好手。落筆琳琅。酷似趙雪松。一張好口。隨機應變。對答不窮。又且家道富足。揮金結交。開萬春園。延接天下能文名宿。藏脩其中。評選時藝。刻以己名。一時海內之士。皆奉為程式。非宋繼濂先生所筆削。不置案頭。且為人所景仰如此。鄉試主司。慕其名。欲收為門下。預送三場題目。宋央能文者作就。至場中照稿謄寫。榜發果得高選。因經藝有犯忌處。故未得掄元。主司猶咄咄抱憾。會試亦因名重。遂提南宮。殿試策字畫端妍。欽點探花。居翰苑。宋某時猶良心未泯。自知假冒虛名。待人謙和。迨居鼎甲。遂忘本來面目。大言不慚。儼然真名士矣。後天子臨軒。試諸翰林。日月五星賦。宋又央同試者代作。作者將稿。又另與一人。進呈御覽。查出宋卷。

與某卷雷同。發刑部嚴審。宋不敢供出代筆之人。與某俱供拾諸地下。彼此抄襲。兩出不知。奏上。奉旨如某者。係少年無名之人。尚可原宥。宋繼廉負海內重望。乃盜襲地下棄文。以為己有。無恥極矣。著革職。宋遂終身不振。

附富春大賈甯標。其子甯固為邑諸生。溫忠孝之名。竊文壇之譽。貶毀人倫。輕侮師友。父子濟惡。諛諛上官。詐害平民。越派詞訟。因而致富。崇正六年。直特梁公按越。廉得其惡。密訪之行。拿而固已逃。諸楚矣。山田屋廬。妻妾婢僕。當時嚇詐而得者。盡為人訐告。梁公訊實。一一給還。合郡稱快。固在楚窮困。無所資。為人謗罵。復以詞狀誣人。被有力者數擊。再從自此恍惚。如非刑立至。雲雷下擊。安身無所。有識者告人曰。此逃生也。眾益薄之。越之年。遇眾鬼。扭至州上。鬼笑曰。汝父子一生賊害人多。即兄弟親朋。俱懷一點惡心相待。今薄贈爾數種。回去更好恐嚇於人。於是共相變易之。為金雞之嘴。銅鈴之眼。斑斕之面。黃之鬚。棄之中野。譁然而去。固醒悲啼入市。人皆以為鬼魅而不近之。乞食無門。饑渴數月而死。其父於他邑逃回。為鄉人所不齒。亦行乞而終。感應篇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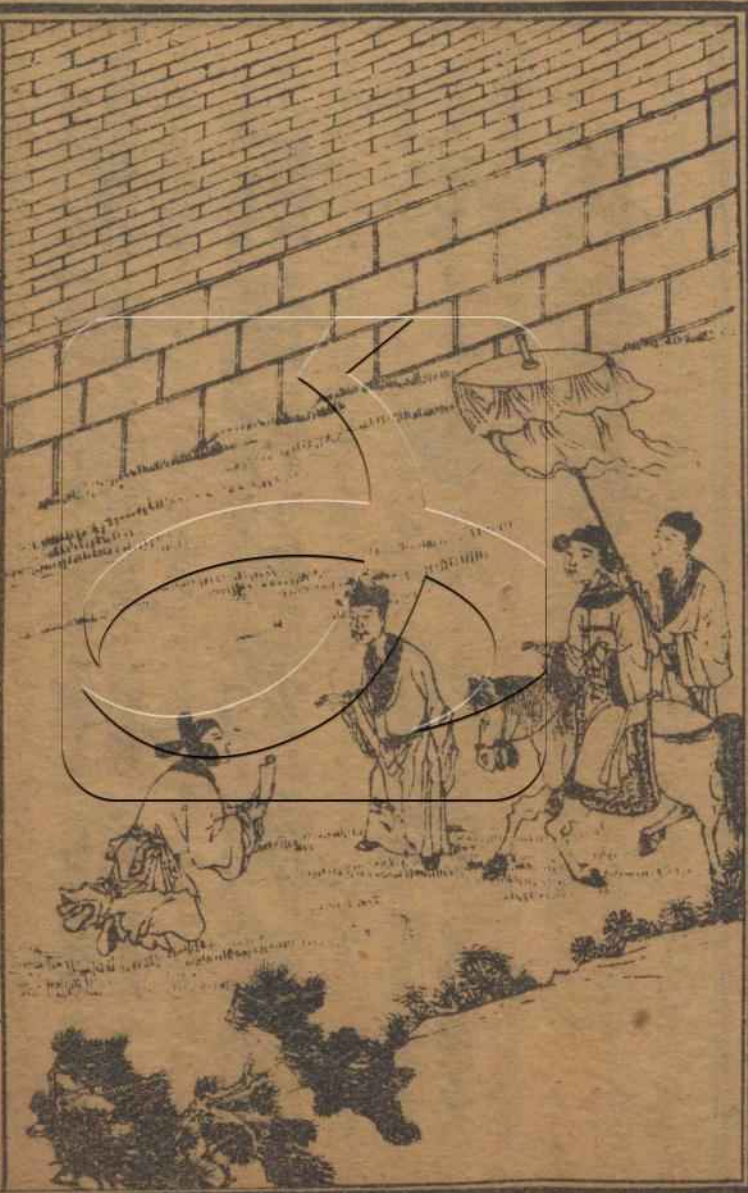
已造姦淫孽天誅倖獲
逃甜言露報德咬面暗
藏刀負義還如獍忘情
勝似梟牛頭來夜半
外鬼聲嘶

包肚險心。

註肚藏也。包藏於心人不能測。所謂腹中橫劍。笑裏藏刀是也。外則滿面春風。內則一腔惡念。使人不知防備。而立被中傷。此輩害人最毒。其受禍亦最慘也。

案前朝穆某姚某二人自幼同筆硯相交最厚。姚有舅張仲先出外經商其家房屋甚多。且幽靜有花木。姚邀穆吟誦其中。仲先有女年已及笄。姚係外兄相見不避。男翁女愛。遂有桑中之事。一日穆因家務須歸。行至半路。忽憶有銀二兩置牀頭未收。回至書房。遇二人正在行淫。女見穆。掩面遁去。姚跪求勿洩。許以重報。穆亦不望報也。及姚登第。為縣令。屢書邀穆。穆至任所。姚一見歡然。握手曰。曩蒙兄愛。久未圖報。今幸得微名。宿願可酬矣。穆不便回答。但愧荷而已。送居僧舍。母有闕說。輒辭事。小未足償德。適有富家誤殺佃戶。姚語穆曰。非三千金不可。又曰。講說官事。須得現物。過後則難索也。穆信之。與富家言定。封藏及赴鞠。則姚變色加刑。斷富家抵償。富家疑穆撞騙。供詞連及。差役至寓。搜出原贖。並穆申詳某司。姚復用銀五十兩。賄囑隸役。斃穆杖下。一夜燈下檢閱文書。聞窗外有鐵鍊之聲。從者啟牖。見牛頭獄卒無數。慌忙告姚。姚亦惕然就寢。夢攝至閻羅王殿。跪於階

下見穆蓬垢流血與已對質王切指呵責命卒以尖刀刺姚頸血噴丈餘而醒次日其頸遂瘡漸大如斗日見穆來索命頭斷而死其臬司受賄皂卒俱被追去附癸未秋延平司李程君從直指使行部至泰甯宿公署夢有緋衣投謁稱同鄉生者見之容甚感問之曰我前令鄒也中某毒而死數載矣以公嚴明故相告其受胥指而寘毒者門役某也語畢大恟而寤程大駭翼日驗籍果有門役某而無胥名問之他隸隸曰數年前曾給役此今謝去矣計其時適當鄒君為令程意解立梓門役掠問具吐為胥毒令狀蓋鄒初蒞殊嚴介已廉得胥姦利事而未即發胥懼賄門役以毒物入茶杯中鄒即啗不能語眾皆以為卒中惡死無由辨也於是捕胥對質亦具服毒令狀微具駢斬本邑以徇而泰甯所部暨鄒令家乃知鄒君之死由此莫不切齒恨胥又快其報之顯遂以為有天道云鄒君名守嘗長進士江西豐城人程君名九萬乙丑進士江西饒州人夢中所謂同鄉生也愚山子曰傳有之匹夫強死其魂魄猶能為厲况鄒君賢令乎靈見白日此以知冥理之不恍惚也小人之敢為惡者謂無天也無天而有鬼惡亦安可為乎况未嘗無天子懸棺編節錄



濃淡清奇體殊忍
將佳作所為痛至公
堂上無公道後代兒
孫盡蠢愚



挂人所長

註挂推折也。長謂才能技藝之類。人有所長。正當委曲造就。以盡其才。若反摧折之。成何心術。此較蔽人之善。更甚。蓋蔽者。各於援引。不為推薦之謂。挂則多方誣陷。使其人終身名不彰。功不就。而後快。人怨既深。天譴必至矣。

案前朝周立民。官為翰林侍講。欽點南直主試。南直乃人文淵藪。美不勝收。周心懷嫉忌。每遇佳文。惡其高出已上。必多方尋疵。無落之。而後快。廉官吳達年。念甚抗言曰。人之有技藝。已有之。乃大臣之用。必也。昔張乖崖鎮蜀。有參軍年老宜黜。乖崖見其一詩。特疏推薦。至今美之。明公為朝廷主持文柄。佳者不取。而劣者反收。其如公道何。周怪其目無上司。大加斥責。吳任滿。欽取進京。為禮科給事。將周任性乖張之處。歷歷陳奏。雖朝廷從寬不究。而此疏傳播。大為士林吐氣。周由侍講轉太常。時享太廟祭品。缺畧。奉旨降三級。罰修邊城。帶罪立功。又與邊帥不和。周晝夜辛苦。賠盡家資。將城修理完固。帥俱不錄其功。潦倒邊塞。窮苦萬狀。吳後陞僉憲。奉命巡邊。周具長箋。備敘歷年功績。被帥阻抑。求為工達。吳進而謂之曰。挂人之長。乃太上所深戒。帥之今日挂爾。何異爾之昔日佳文不錄乎。報應固如

是其不爽也。吾不記前怨。當為爾表白。遂據實申奏。周雖得釋回鄉。諸子皆愚魯。不能繼書香。惟一孫聰穎能文。終身淹塞。求青衿不可得。蓋云報也。

附穆修以詩著名。遊京洛。題詩寺壁。真宗見而歎賞之。問為誰。左右以修對。上曰。公卿何無薦之者。丁謂一言阻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謂之妬心如此。宜其死無葬身之地也。

乾道間。劉生與徐生同結省課。約在棘闈中文卷時。互相檢察。劉見徐文字勝已。乃佯擠人叢中。墮卷於地。給徐曰。子卷已失矣。奈何。徐泣而尋之。俄有一吏出諸袖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因收置耳。是科徐中式。劉終身不第。桂香鏡

郭尚書贊初作賦有名。同學李勉忌之。飛布謗語。後贊竟登第。及再知貢舉。勉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甚愧悔。感應篇集註下同。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名。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言之。友訴於郡。謂其與考官有約。及填榜。十一名果習易者。郡守攜狀徧示考官。因抽一備卷更之。既拆號。則自備卷而中式者。即大璋也。由中式而改為備卷者。即訴狀之友也。士論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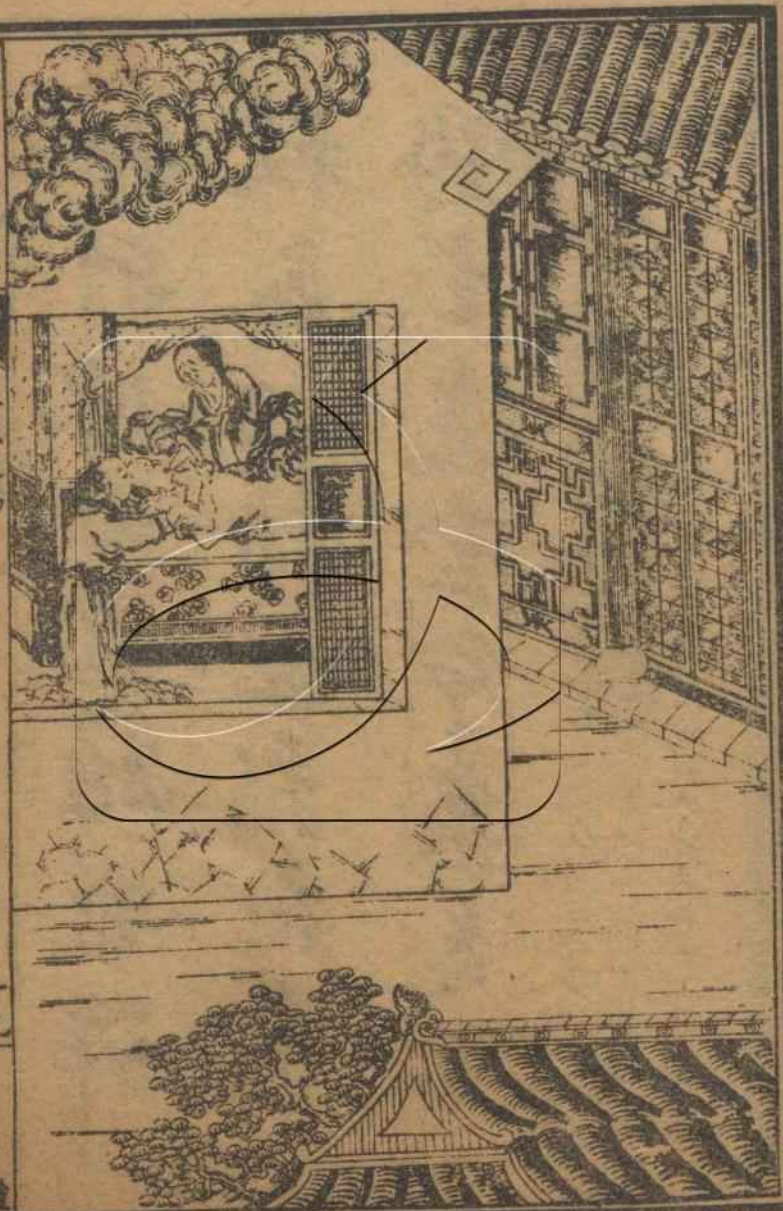
自謂文章莫與儔一
聞議論便為仇他年
失職悲淪落官勢何
能使到頭

護己所短

註短者一事一行不如人處也。護者多方掩飾也。較知過不改更甚。蓋不改乃因循怠惰。尚有振作之時。護則認非為是。始猶欺人。終則自欺。是以病入膏肓。不可救也。且護短不獨在自己一身。祖父而護子孫之短。勢宦而護奴僕之短。官府而護吏胥之短。迨至養癰成患。悔無及矣。

業前朝胡某。劣於文。而僥倖登第。選東鄉知縣。若議其文字短處。即仇恨入骨。時名士艾南英評隲天下詩文。有東鄉張姓者。以其子之文就政。父一見笑曰。令郎若遇胡令作房師。則高發無疑。張驚詢其故。父曰。至不通人。遇至不通人。自心心相印也。誰意是科。張子之卷。即分胡房中。薦而中式。謁見時。盡以艾之語告胡。胡拍案大怒。以艾名攬入大盜供中。申詳嚴拿。百計求免。不得。忽有胡同年某赴京。路過東鄉。艾與之商量解釋之方。某曰。此君一生護短。今被先生嘲笑。雖蘇張之舌。莫能動也。先生既操選政。可速將伊鄉會盟。加以好批。列入集中。吾自有計解此結也。遂往謁胡。聞中論曰。此地艾南英先生。與年兄兩賄相遇。定然交成莫逆。胡怒曰。此大盜也。候批詳即拏正法矣。某曰。無論艾先生決不為盜。縱有此不肖之事。年兄亦當念

知已從中援手不宜自相踐踏也胡曰吾與盜何知已之有某曰年兄尚未知耶鄉會佳墨彼俱心悅誠服刊入某某集中謂非知已而何胡不信差人至坊中取來閱之果然不覺大喜曰吾固知艾先生不為盜也開罪多矣遂與某同往謝罪前案竟得消釋後胡審理案件多不認錯為上司所劾削職終身零落則護短有何益乎附令孤絢為相時嘗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華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絢以為訕已無學遂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庭筠因坎壈終身有詩曰固知此憾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桂香鏡明徐階號存齋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卓之語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當領朴時執卷請曰宗師見教誠當但顏苦孔卓實出楊子法言非生員杜撰也徐起而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遠近傳稱以為美談徐後官至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子孫貴盛張乘崖在蜀有錄事參軍以病廢事公諷之曰老矣胡不歸明日參軍即求去且以詩別有句云秋光卻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云僚友如此才而不知吾過也即慰留之



私刑擅用逞雄威，
救無門，枉血死夜半。
風生，凜寒命泉，
路一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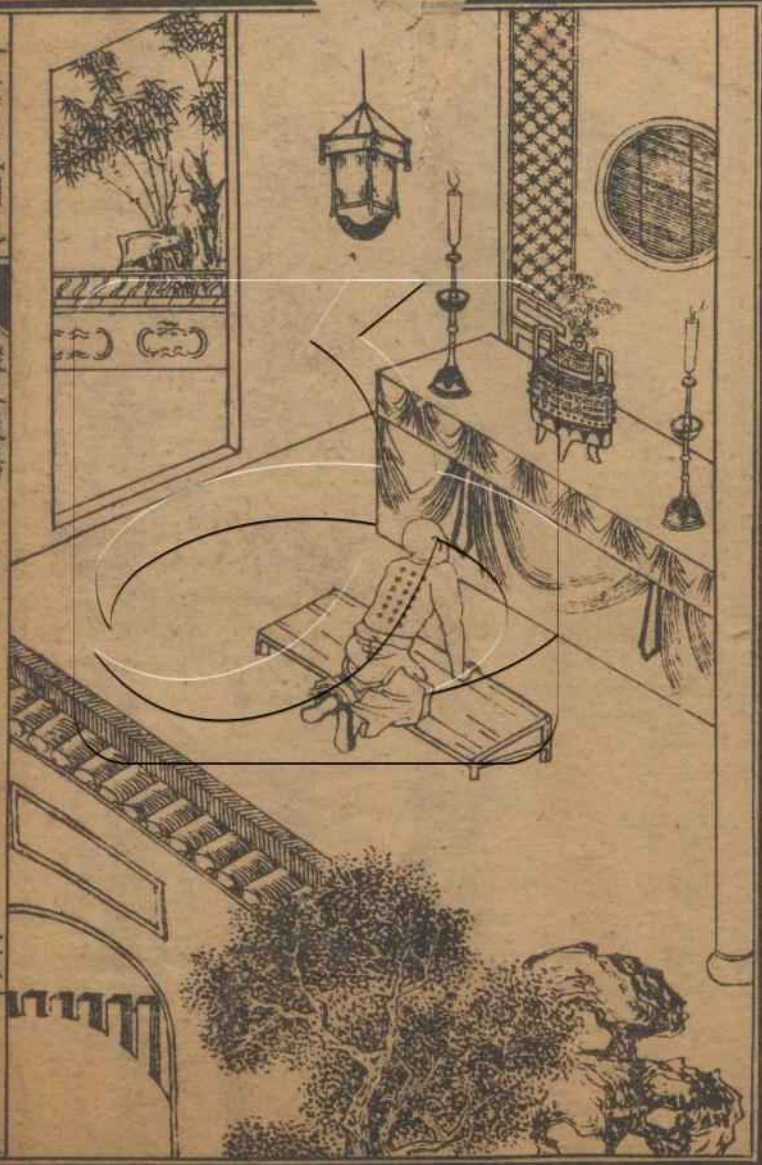
乘威迫脇

〔註〕乘威迫脇者，用威以加人，如為官者，因不服，迫之使服，賄不與，迫之使與，以至興工役，則刻期取完，征稅糧，則任情敲朴，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從，迫之使從，產不售，逼之使售，以至追索債負，取足取盈，收斂租稅，錙銖務盡，人怨天怒，不受其報者鮮矣。

〔案〕太原彭繼祖，生二子，長曰寬，次曰容，寬狠戾橫暴，不讀詩書，容慈祥仁恕，好學不倦，其母性嚴，雖朴婢妾無虛日，皆寬督成之，一日檢箱篋，失珠花二枝，疑僕婦劉氏婢女夏荷偷盜，嚴拷二日，死不承認，容將年方十二，見之不忍，諫其母曰：「珠花值價幾何？」答曰：「值百金。」容曰：「百金事小，人命關天，譬如兒不肖，花費異日分家時，兒少得百金可也。」母素愛容，聞言頗動心，寬忿然作色曰：「如此貴重之物，失而不究，何以警後？」取銅鎖匙，復將二人撈起，二人受刑不過，妄招藏鄰人陸四家內，寬以為訊得真情，欣欣得意，容曰：「此又誤矣，我家婢婦從不出中門，安得至鄰人家，嚴刑之下，何求不得？」乃携燈親問之，二人哭曰：「二官好人，屢次救我，泉下感激，適問所言，乃暫緩須臾之死，並非實話。」容亦泣下，好言撫慰而去，是夜二人同縊。

死劉氏之夫與夏荷之父連詞控官。醫家資數千方得完結。數年間繼祖與妻相繼物故。家亦中落。容夢其亡過伯父謂之曰。爾凡成過二命。陽業雖銷。陰業未結。速做好人。庶免提拿。醒以語寬笑而不信。踰數年。竟忽得異症。每至掌燈時。陰風吹燈光成綠色。即兩手抱頭。眼珠突出。呼痛不已。惟容坐榻前。則稍安。每夜守之。不去一夕。寬忽作劉氏與夏荷之聲。曰。二官在此。我等陰魂不忍相犯。但冤冤相報。萬難饒恕。二官宜速避。不必為惡人討情。容跪求許多。做佛事超度。鬼伴許之。至五鼓容倦而歸寢。忽從床上躍起曰。二官去矣。還能為你說情否。言畢以手勒項。古出寸餘。家人報容飛來省視。已不可救矣。

附薛公瑄素不為王振屈。振恨之。會有武吏死。妾甚艷。振姪王山欲奪之。妻不可。妾因誣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誥事振。究問已誣服。瑄方為理少卿。辯其冤。屢取還之。王文誥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竟坐死。下獄。瑄怡然請易以自娛。其子三人。請一人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振有老僕泣諫。述其平生甚詳。振意少解。得免死。除名放歸。後土木之敗。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鉤。搗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報至京。邸王令籍其家。嚮王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之。感應篇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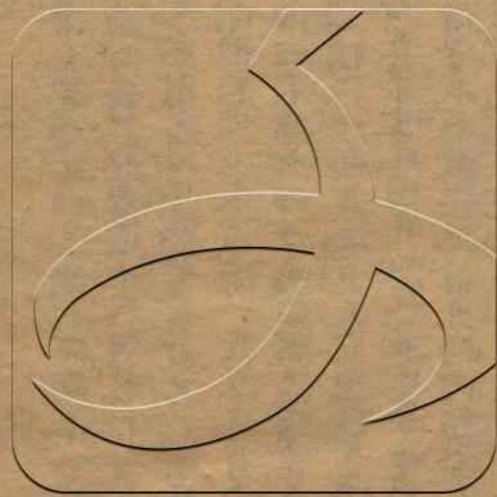
空門寂靜足道這一
念貪饕起禍苗三百
年前冤對玉任他任
况不能消



縱暴殺傷

註殺者致之死地斷其命也傷者雖未至死而肢體殘毀去殺不遠也兼人與物言暴者殘忍之謂縱者放軼之謂秉生殺之權而倚勢逞兇草菅生命不遭顯罰難免天誅

案台州觀音寺有僧人含輝年四十餘頗守戒律一日街上閒行見有賣狗肉者忽動饞念歸寺即遍身發熱起毒疽十八個形如人首疼不可忍遍與人看則疼稍止若蔽而不使入見則痛入骨髓醫者盡其術總真能治僧自知係宿孽乃負痛跪佛前虔誦金剛般若經以求懺悔一夜忽見有十八軍士皆無頭於頸腔內作聲曰爾識我乎僧曰不識也曰汝為金朝參領官差我輩二十人守山頭隘口有二人下山遇少婦獨行拉而姦之其夫家控汝案下汝不加細察將二十人一概處斬彼二人者情真罪當死固甘心也我輩無辜被戮是何等冤枉覓汝三百年方得相遇汝又為僧守戒不敢侵犯前見狗肉動念已破如來大戒我等無所畏矣但爾既誦經解釋暫饒爾命後三年當再來索命也遂作陰風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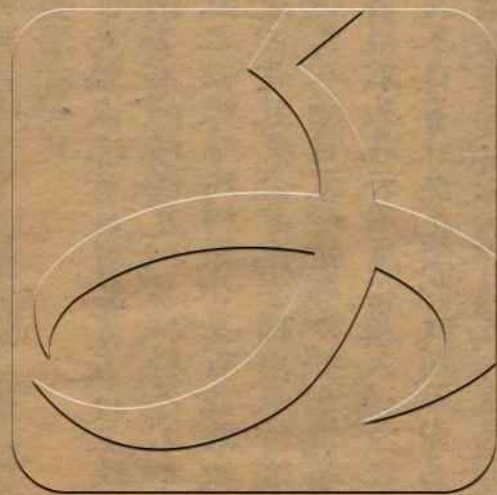
剪保為花肖眾英纏
頭百足等閒輕那知
午夜鳴機女萬縷千
絲始得成



無故剪裁。

註此下四句為不惜物力者言也。機工織女晝夜勤勞千絲萬縷方成布帛人之用物有限當減損惜福勿輕為剪裁今富貴之家侈靡成習閨閣士庶相為效尤捐祖宗之世業日逐輕肥忘父母之饔飧羊飾統袴豈知奢則必驕驕則必淫其不論於敗不罹於法者鮮矣

案前朝張牧之世為勳戚擁賞無算豪華驕縱王侯莫比婢女皆衣錦綉奴僕俱着綺羅妻妾服用奢靡以綾纏足以帛拭穢毫不知惜家有聚景園春時牡丹盛開用異錦作五欲之棚綠絲為繩聚姬妾百餘歌飲名百花同春會每歌一曲給絹二疋有客勸之曰昔冠萊公身為宰輔徵妓侍酒與綾一疋識者猶譏其侈有**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那知織文機窗下幾度投梭始得成之句冠間之甚悔明公爵位不及冠公用度得無太過牧之大笑曰萊公酸子耳我豈與之比哉卒不聽又冬日剪綠為花綴於枝間故即易去歲用綠帛不可勝計不數年牧之死又遭鼎革妻妾皆破袴穿履向人求尺布寸絲不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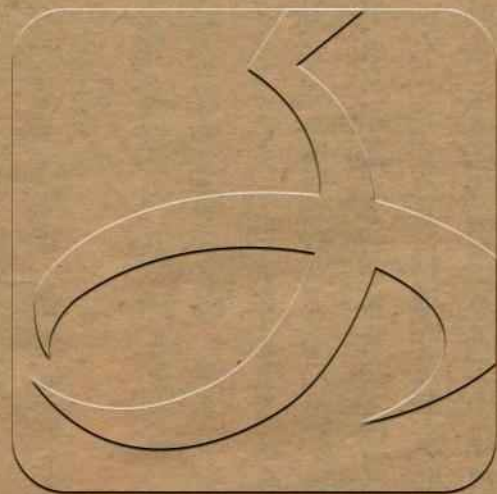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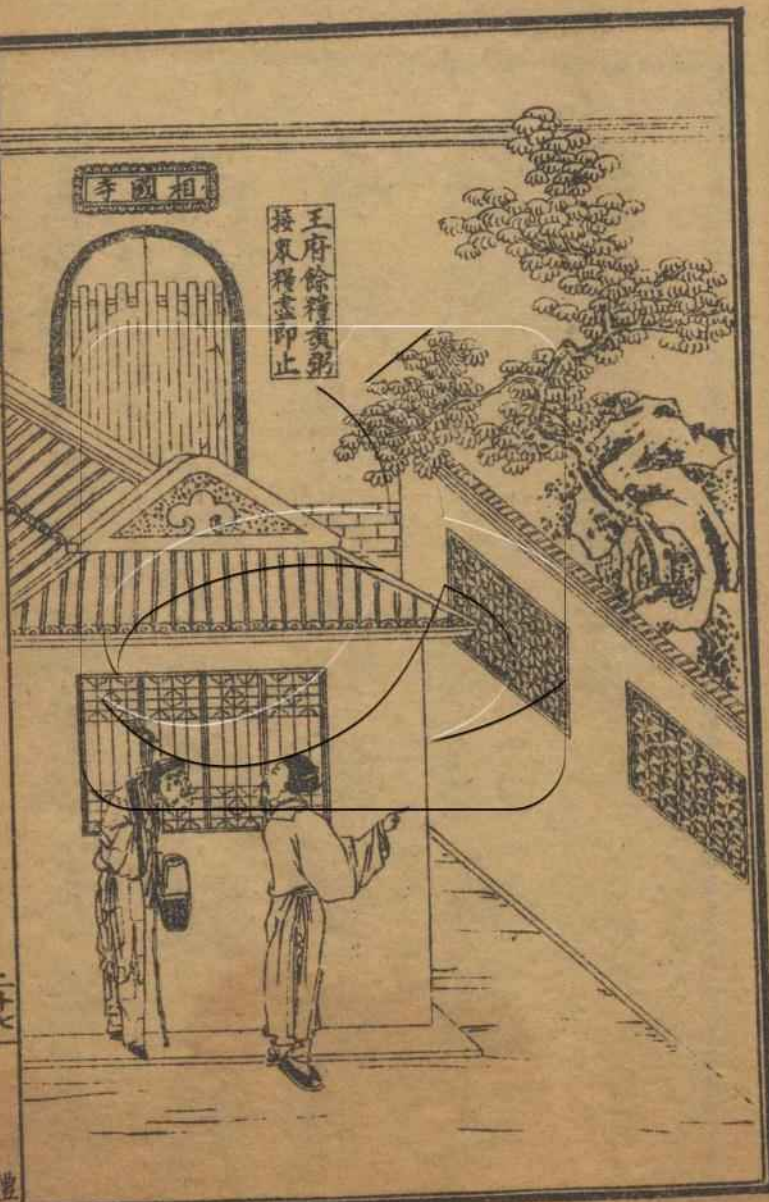
三千生命供盤匱水
錯山珍未足奇誰料
街頭行乞日逢人叩
首孰為炊



非禮烹宰。

註事親養老以及冠婚喪祭禮之所在不可盡廢或烹小鮮或宰大牲但不可極口腹之欲非禮殺害也蓋凡人福命有定省一分祿必延一分壽是以君子淡泊明志福壽綿遠若一餐而殺數命一美而害百生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殘忍既甚天罰必加

案蔡京當國時食用奢侈以人乳喂猪芝蔴喂鷄鴨綠蓋喂牛羊用珍珠八寶煎湯治饌數沸即棄去另易新者每宴客一盤值中人之產京猶嗔不美無處下箸其家人翟謙字六吉士大夫所稱雲峯先生者是也費用無度亦與京等嘗歲終宴朝臣約五百餘客庖人進湯客偶言湯以鴨舌治之美而且補謙顧左右微示意逡巡而湯至每客一碗每碗三枚客皆驚懼有無謙相善者戲之曰此尚不足可能再添否謙曰有心請客畏大肚漢耶呼令再添須臾每客又一碗客有投箸不忍食者計謙此番宴客因偶爾一言傷三十餘命其非禮烹宰如此後蔡京遭貶竄謙亦籍沒家產金人擾汴之後遂至貧無立錫沿街叫化餓死



莫道一盞飯農夫汗血
成顆、皆至寶粒、是
奇珍得則腹斯飽弗得
命斯傾王黼殘五穀灾
害及其親



散棄五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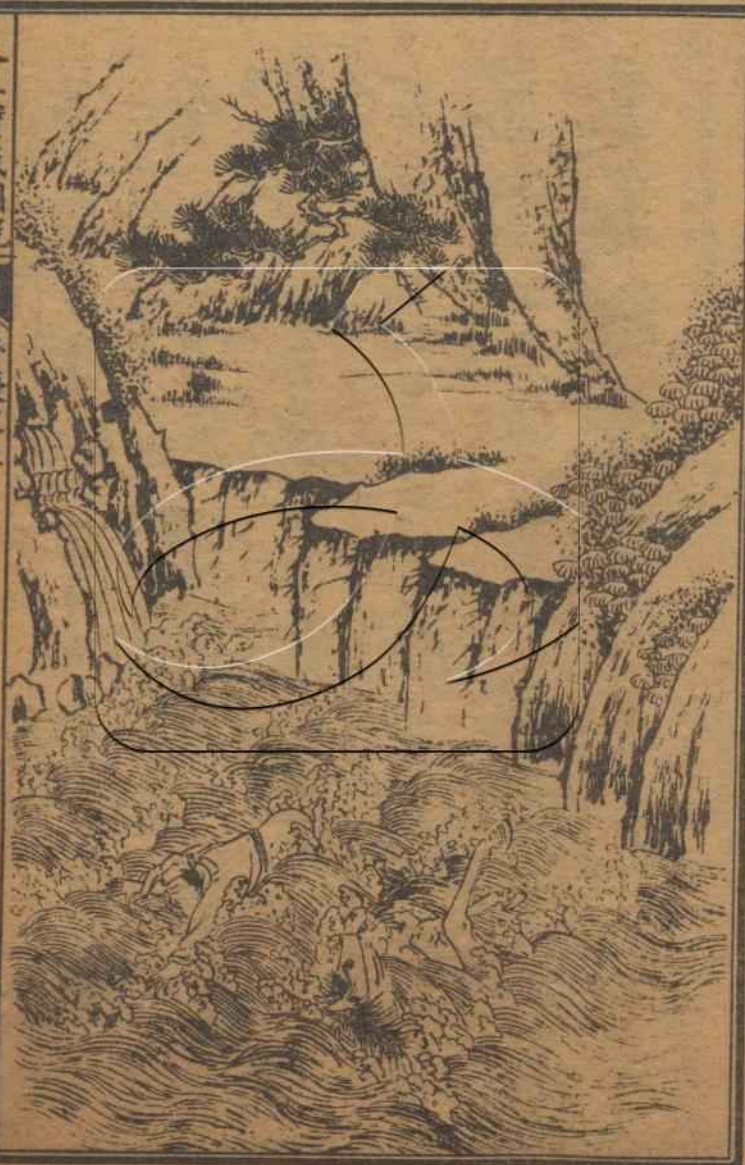
〔註〕五穀天地之所生農夫勤苦之所成書曰食為民天安可不珍護愛重之散棄者或在田而拋撒或在倉儲而朽蠹或投之糞穢之中或委諸踐踏之地或食其精而遺其粗或因具多而置其餘種種暴殄皆足以致凶荒饑饉之報

〔案〕政和間王黼以諂媚事徽宗久膺顯爵攬權納賄勢傾中外家口千餘人皆口厭肥甘尚方品物莫能過也廚房隣相國寺每日從海中流出白米香飯如玉粒珠顆寺僧省微率沙彌輩用竹筐撈起河中淘淨晒乾除大眾食用外積剩十三圓金人破汴二帝北狩王黼謀於賂所遺母吳氏年八十餘流落京城無人養贍沿街求乞有舊役見而憫之仍呼為老太太母曰我乞化老妻子官人佈施數文稍延殘喘便是莫大功德無用尊稱也役曰相國寺煮粥濟貧老太太至彼就食豈不勝似乞化乃偕至寺中見山門外粘帖上書王府餘糧煮粥接衆糧盡即止僧省微知是王老夫人亦不勝嘆息曰此原是大尉口祿應該老夫人享用遂撥房一間與之居住每頓隨眾吃粥一日母盃中飯粒忽變為蛆母懼而傾之另盛一盃仍是蛆尚蠕蠕而動眾皆驚省微曰一粒米皆地之精英農夫汗血王太尉不知愛惜散棄過多上天震

怒累及其母。正內典所云作惡之人殃緣七祖是也。乃命母至佛前懺悔。念佛百聲。始舉箸。即不復變。後母病歿。破衣中蟻虱攢聚。以蔽席裏尸埋之。

附陳鑑。父孟玉。好善。重五穀。若珍寶。嘗登廁。見有鍋底飯一片。在廁旁。拾取。將淨食之。是夕夢帝君曰。汝好善。惜福如此。當賜汝貴子。以大家門。尋生僖敏公。仕至太子太保。贈翁如直官。母封一品夫人。晚編。

戒棘。聞惜穀說。士人欲敬惜穀食。無過關中飯有存餘。不妨帶出。若與號軍。在士子。原是憐恤其飢餓之意。無如為號軍者。每不知愛惜飯粒。食之不盡。始則置於屋上。遇雨盡入泥溝。而炊飯之鍋。切不可付號軍洗淨。號軍洗淨。必將鍋底飯粒。傾入溝中。至晚間。則諸公便及之矣。奉勸入關君子。勿吝微勞。每食畢。問號軍取開水一盞。入鍋數沸。則鍋已一齊俱下。取而吃之。不過兩三口耳。而積福甚大。何可以養生護命之物。與穢濁污泥。合為一處乎。雲路欲登。務依苦口。全人矩矱。各省貢院中。每逢大比。散棄飯粒。目不忍觀。為士子者。當隨己之食量用米。切勿過多。食則不留餘粒。庶免洗潑踐踏。向號軍講明其故。多加賞錢。婉詞勸諭。使知愛惜。識者幸留意焉。



為愛馳驅身墮澗空將性命等閒拋投臉馬腹償前業受盡鞭笞孰與饒不忍將人落險途臨崖幾度費踟躕一朝解脫皮毛去再轉輪迴作士夫

勞擾衆生

註上三句皆為不惜物力者言連類而觀則此衆生當指牲畜如騾馬牛驢之類是也天生畜類原為人用勞亦宜然但於用時須存養恤心得休息便休息如日夜相繼筋皮汗血則勞擾甚矣各註衆生者指百姓愚謂輕蔑天民苛虐其下等句已包此義此句再指百姓未免重複

案昔有世家子莊姓者性愛馬既多神駿日逐郊外馳騁以汗出為度謂不如是不長大膘客諫之曰馬過勞則病曷不稍令休息亦愛物之仁也莊笑曰養馬欲其代勞養而不勞何如不養且豈不能以文章繼家聲若不習武事異日何能為朝廷出力建功勳乎客不能對一日莊乘馬渡澗澗寬水深人翻馬滾並死水中一靈無依遂投馬腹始則食乳漸食草料不半餘膘次肥壯馬主賣與驛中晝夜當差不得休息辛苦異常方悔前生為人不惜物力方受此報常駝役過山至險峻處恐失足傷人緩緩而行役重加鞭策莊口不能言心中發怒曰我恐傷爾爾反鞭我不若投崖與之俱死方欲騰躍而下忽轉念曰人命關天若再造此孽益發墮落矣遂忍痛受扑緩步過險役得無恙是晚即見二陰差曰爾難已滿可隨

我行至一衙門有冥官據案而生謂莊曰人物雖殊性命則一爾在世勞擾眾生故墮眾生惡道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也報應昭昭毫釐不爽喜爾發慈悲心不忍履危傷人一念功德宿業消除此去轉生富享洪福切勿再蹈前轍戒之戒之命送往四川大姓家投胎為男子讀書發甲榜官至驛傳道遂上疏立法為驛馬均勞逸至今馬鞍不加軟履乃其遺澤云

附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官言宣德朝曾遣王三保下西洋獲寶無算上因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部郎中先匿其冊尚書項忠使吏遍檢不得劉語項曰三保下西洋時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有何益耶項降位揖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

沈遇知杭州將赴任所過堰皆集牛童晚時值隆暑官役露宿堰上忽聞呼以排行者曰來朝何生活一曰沈幾之子知杭州今過此吾輩又增一番勞苦一曰沈幾且有子知杭州耶嗚咽悲嘆眾官使人迹之乃堰上數牛有流淚者眾嘆曰安知此牛非沈幾親舊耶遇聞之大驚亟命減載未幾擢秩戒叔弭刖編

眾生勞擾孰憐渠五馬驕嘶赴任初堰畔不須頻喘月乍聞減載喜何如徐太史詩



無價金燭夜昇光沈
香八天製為床從成
尤物招奇禍愛者誰
人不愛殃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註財金銀之屬寶珍玩之屬人所共愛然物各有主無故取之猶不可況破人之
家以取之乎以非義得之者必以非義失之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也
案江西屬輔國有八尺沉香牀夏月臥其中清涼無汗氣蠅蚊不入又有銅鼎重
不踰二觔十二相皆具每值某時則烟從某口噴出皆成花鳥之形真奇物也巡
道支友石慕而欲得之許以千金厲不許懷恨在心時厲聞傾銷銀店家有鑪錘
遂誣指為違禁私鑄率兵役籍其家厲聞風懷鼎遠遁支得其牀並家財猶不滿
意差人四處緝拿必欲得其鼎而後已厲逃至京師住一兵部主事家主事與支
係鄉會同年厲懇其解釋主事曰渠為巡道子為部民欲與之抗何當以卵敵石
且此兩物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渠以千金相易子吝而不與是自取禍也不若獻
之以遂其欲則差拿之禍不求解而自解矣渠為朝廷命官貪財愛寶以致破人
之家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將來報應必所不爽子但拭目以俟之可也厲聞言感
悟將鼎付主事轉送於支支得鼎大喜立刻銷差覆書主事云厲某可速回籍仍
將家財判給厲回赴官請領十不得一惟歎泣而已後支任滿內陞太常有親王
太工寶筏圖說

破人之家二句

知其藏有寶鼎及沉香牀二物遣人索取支造假者獻之王驗其非真大怒尋事
中傷問罪抄家二物遂入內庭

附海門崔鎮以税金五百兩付銘工工欺其無證而負焉鎮變產以償稅後王端
毅公為守廉得其情使鎮訟對曰鎮家已破若訟之又破一家也工感悔舉前金
還之鎮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練園奪命錄

太倉州一老儒家傳一玉帶乃奇貨也邑令構之以餽權要不獲欲陷其罪其族
子某最無賴與老儒有隙探知令意會邑中失盜遂投匿名詞誣以窩藏拘其父
子於官拷掠備至家財蕩盡老儒在獄中忽夢其祖父曰貪令欲害吾家者止為
寶帶耳遭禍如此物何足惜但終不願入彼手使彼快心也須密遣家人攜至京
獻某要津不獨白冤且可雪恨至於負心家賊吾當自處之既覺密令家人如言
而往要津果甚喜囑直指按其事邑令以故入人罪坐免令既不得帶復失官竟
快快死老儒得釋歸異其夢然不知家賊為誰也未一月族子腹生疽肉潰肺腸
俱見大呼曰吾不合投匿名詞害破某家故受此報自以手撈出肺腸而死感應
篇集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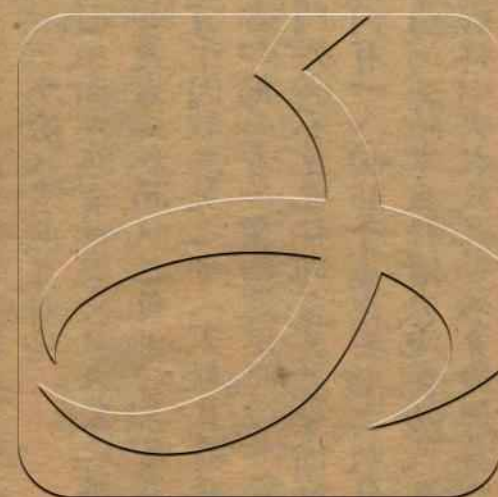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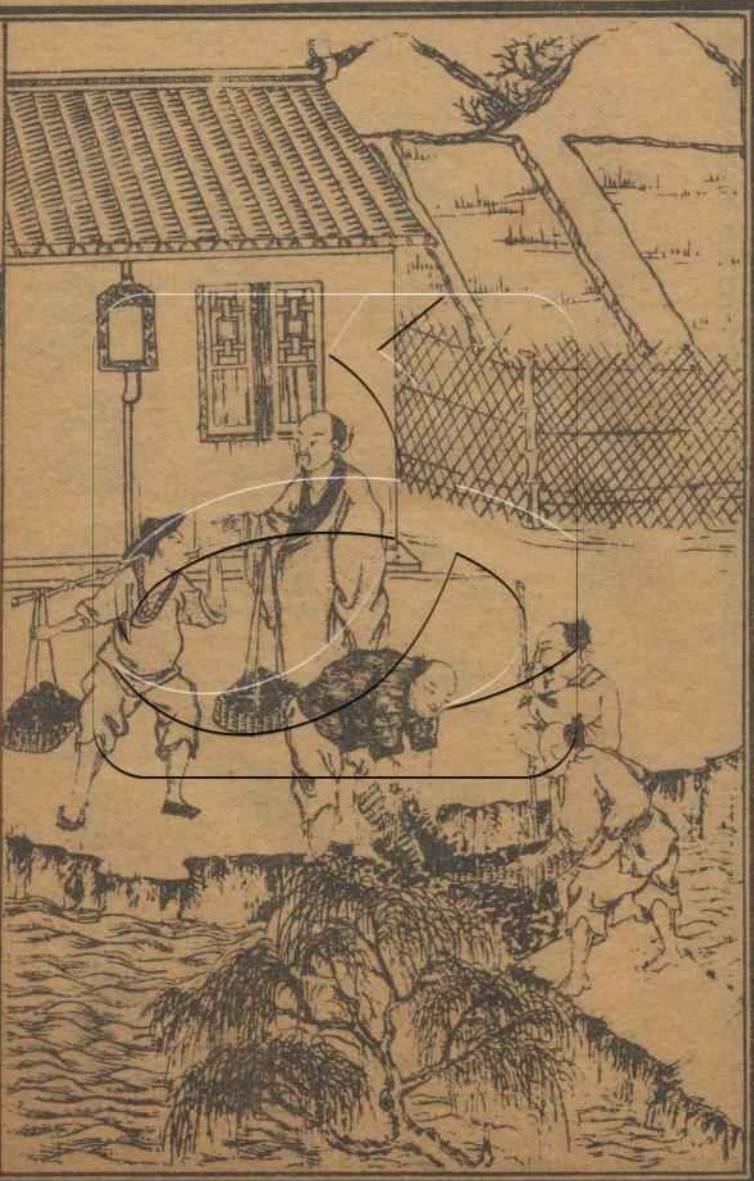
劫財殺命欲斬亡奔
伴宵行竄遠方魂魄
被褫逃不得分明有
跡總茫々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註〕禍之最慘烈者莫如水火。虛燭之所焚燬。洪波之所漂蕩。老幼丁口。衣飾廬舍。田產牲畜。以及草木昆蟲之類。片時靡有孑遺。見其危者。正當設法救援。而反決之。放之。其罪彌天。萬劫不赦。至地方長吏。有禦災捍患之責。倘因循怠玩。使民有漂沒塗炭之患。視決水放火者。厥罪維均。

〔案〕杜基為洛陽尉。城南午橋有民家被放火。焚死數人。緝賊未獲。忽一人踉蹌至縣門。馳出復入。如是者三。執而訊之。自供曰。某名賽李達。即殺午橋居民者。結伴五人。劫財物數百千。因放火焚之。令人不疑。其時正欲脫走。晨出道德坊南行。見有火六七團。大者如輪。小者如盤。四散遮之。遂北走。復有小火數團。直竄心中。乃自旋繞。驅入縣門。知必不免也。杜即遣差飛拏同夥。見五人在寓。神色如痴。足不能行。盡被擒獲。內有一人。面貼膏藥。揭去驗之。刺有斬犯二字。嚴刑鞫問。供曰。某姓張名自祥。曾盜河王橋木。致隄潰決。淹斃居民。官司獲住。擬斬監禁。乘便越獄。復與賽李達同夥。杜以決水放火害及多命。與尋常殺人不同。奏請律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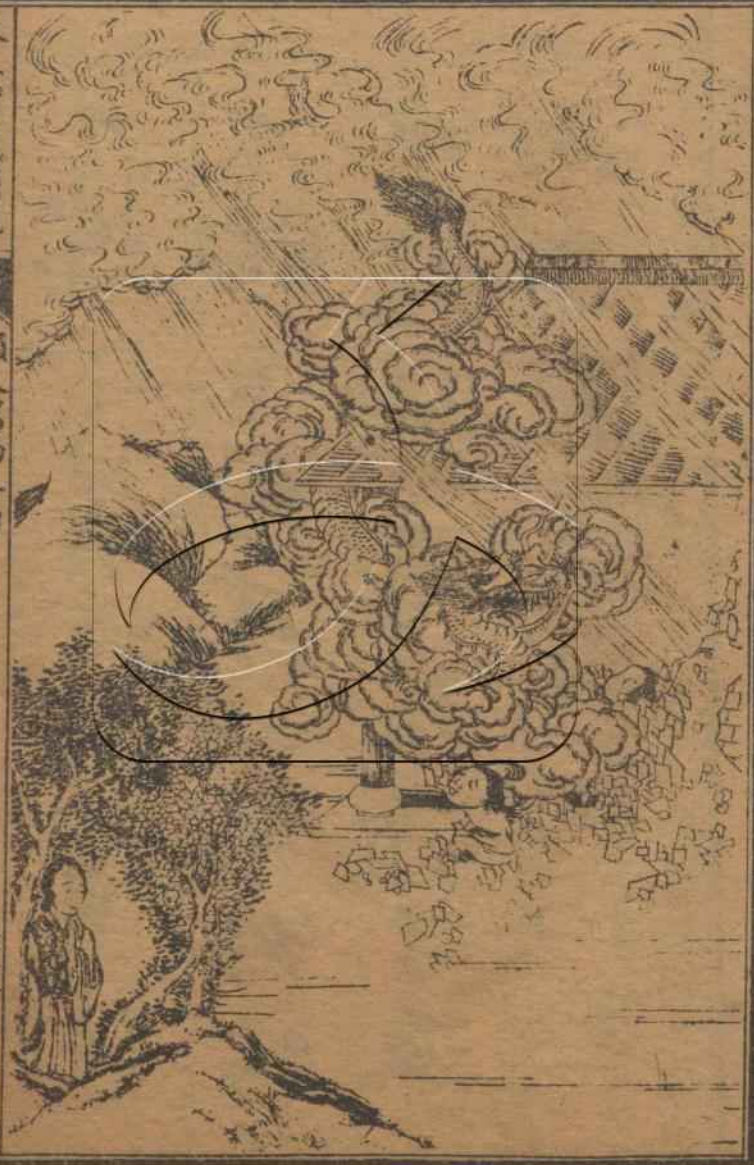
堪嘆狂夫妄意為不
循古法逞才思後人
羞比前人勝孔聖而
今未足奇

素亂規模以敗人功

〔註〕規模大而律令政教之所設施小而一身一家之所措置凡已成將成之局皆是也彼嫉人之功者必巧計敗壞之前人朝畫夕籌考古證今費多少心力然後定為規模乃欲敗其功並規模而素亂焉其人可勝誅哉

〔案〕前朝成坦道小有才具執傲任性為郡守時往往變亂前人之法自以為能郡臨洞庭湖居諸屬上游每當夏秋湖水泛漲無處宣洩下游諸邑常被淹沒前太守相度地勢開濬引河以備宣洩又建滾水壩水小則水從壩上緩緩歸河若陡遇暴雨則去壩使之分流雖近河田畝微有損傷然害小而利大也成到任後至壩上踏看良久笑曰水直流則無阻旁洩則易溢是誰建此壩開此河者而使鄰河田畝屢被水患百姓屢受饑溺罪莫大焉乃起民夫將壩與各處港汊盡行堵塞改建隄工引河洩出招民佃種且立石碑以誇其功名其隄曰成功隄有教諭周見先諫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古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前府事力圖之明公一朝去之素亂規模倘遇暴漲水無歸宿之地民將為魚鼈矣成叱之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勿復言周不敢再諫是歲立秋後雷雨四十餘日一夜暴風起湖水大發新堤開挖不及下

游諸邑。人口廬舍牲畜漂沒無數。災民痛恨。改名曰成規隄。蓋作隱語以罵之。
 附昔襄朔之役。楊業奉命進討。時賊正攻襄州。業與監軍王侁計曰。我師一至。賊
 必悉眾以迎。公等伏兵石碣谷口。吾引賊至此。縱兵擊之。必獲大勝。既戰。侁乃以
 賊為已遁。欲爭其功。引兵而去。業至不見一兵。遂被擒。倘非侁沮之功。已成矣。王
 侁後為業兵鬻食。所須而盡。感應篇集註下同。
 牛僧孺與李德裕有隙。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德裕已據
 其城。奏上百官皆請許之。僧孺獨曰。御戎守信為上。宜以歸吐蕃。上從之。執悉怛
 謀及從人送去。吐蕃誅之境上。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
 上言。前之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降。非計也。上大悔。遂罷僧孺。
 宋初營築京城。趙普欲方其城。太祖不以為然。自取筆塗之以一幅紙作大圓。紆
 曲縱斜。旁批云。依此築。時人以為不宜於觀美。及蔡京當國時。奏廣其規。乃改而
 方之。靖康時。金粘罕來攻。至城下。有喜色曰。是易攻也。乃植砲於四隅。隨方而擊
 之。城上守兵不能立。竟失守。始悟太祖遠見。非趙普等所及。其恨蔡京父子誤國
 病民。後蔡氏盡殲。無唯類。



一端之善可以資生
一物之用可以見德
中損壞有技難呈反
而自念是誠何心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註〕器物如耕之犁鋤匠之斧斤武之刀杖文之紙筆之類為物雖微乃所用必需人之所需而我陰損之使之臨期無措心術壞矣更有因此而饑寒隨之貧病迫之功名阻隔錢財喪失造孽淺鮮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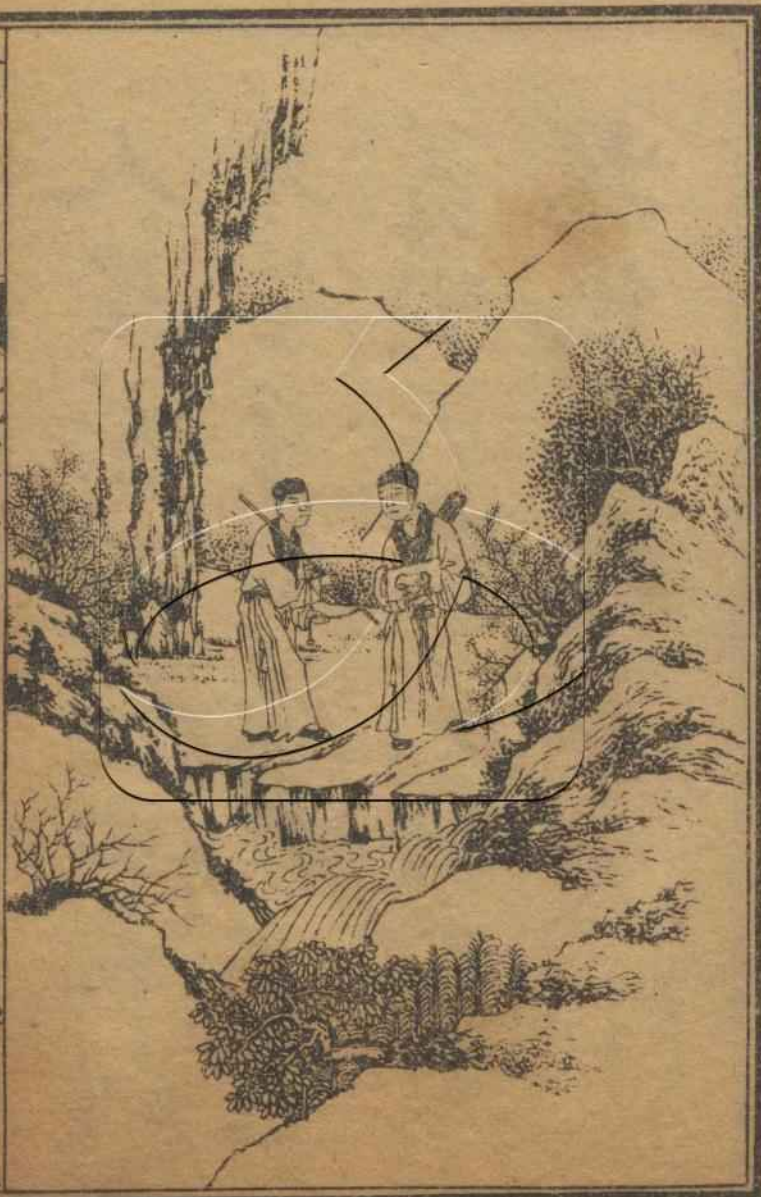
〔案〕太倉沙溪鎮富民沈姓狠戾不仁有同敵者必佔過其界而奪之網罟車犁之類必借而陰壞之慮其侵己之利也僻有劉智全父子俱業雕工技藝既高其刀具皆自雲南製來鋒利無比沈造客廳募劉於梁柱上鐫刻各種花鳥劉父子費盡心思半載方畢冀得重酬沈薄其植劉與之爭沈懷恨在心一日南京報恩寺造五百羅漢訪劉之名募董其事給銀定日與工沈暗使人偽為客商與之偕行至中途將其所用之器盡損之其人即逸去至寺適有本地工匠與之爭募劉以器具全無又係異鄉不敢與較遂為散作以償前債工畢垂翅而歸囊無一文父子仰天太息每自呼冤痛恨損器之人竟不知是沈之所為也沈作惡日甚一日其子婦諫曰翁之孽深矣倘上天降罰何處逃避沈大怒曰我有何罪致干天罰爾惡口咒翁罪莫大焉不孝之婦留爾何用遂婦歸母家行未一里忽雷雨大作

婦於林間躲避。遙見一龍赤鱗朱鬣。乘黑雲入其家。席捲震蕩。一切家產毫無所遺。合家長幼俱死。婦歸母家。獲免。後以書令終。可見損人器物。徒自損耳。何損於人乎。

附浙江有二士同學。俱春秋名家。秋試前一日。一生密取彼生。謄真筆。嚙去其額。及入場。袖用已盡。亮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間。覺有人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竊。既完。仍亮筆也。文卷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能完卷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嚙額生貼出。亮額生竟獲魁選。勸善錄。

南城貢生萬人文喜。植德乾隆戊子。發心刊印感應篇。送人持誦。刻成。購紙召募。辭灣匠人某。在窰刷印。匠竊紙。匿他所。萬未之覺也。一日赴窰促工。匠見萬至。忽昏瞶跪階下。自言竊紙若干。計少刷經若干。致不能廣勸化。現被神譴。罪當死。語竟而亡。萬氏諸子。姪皆自擊其事。同告予者。壁潛老人鄧潔識。感應堅信錄。

左右誅心伺鬼神。非關苛責下愚民。一人一卷各遷善。從此人間多善人。徐太史詩。



人生榮貴總由天似
斗室爭時後默然
若欲如我言彼蒼默
默總無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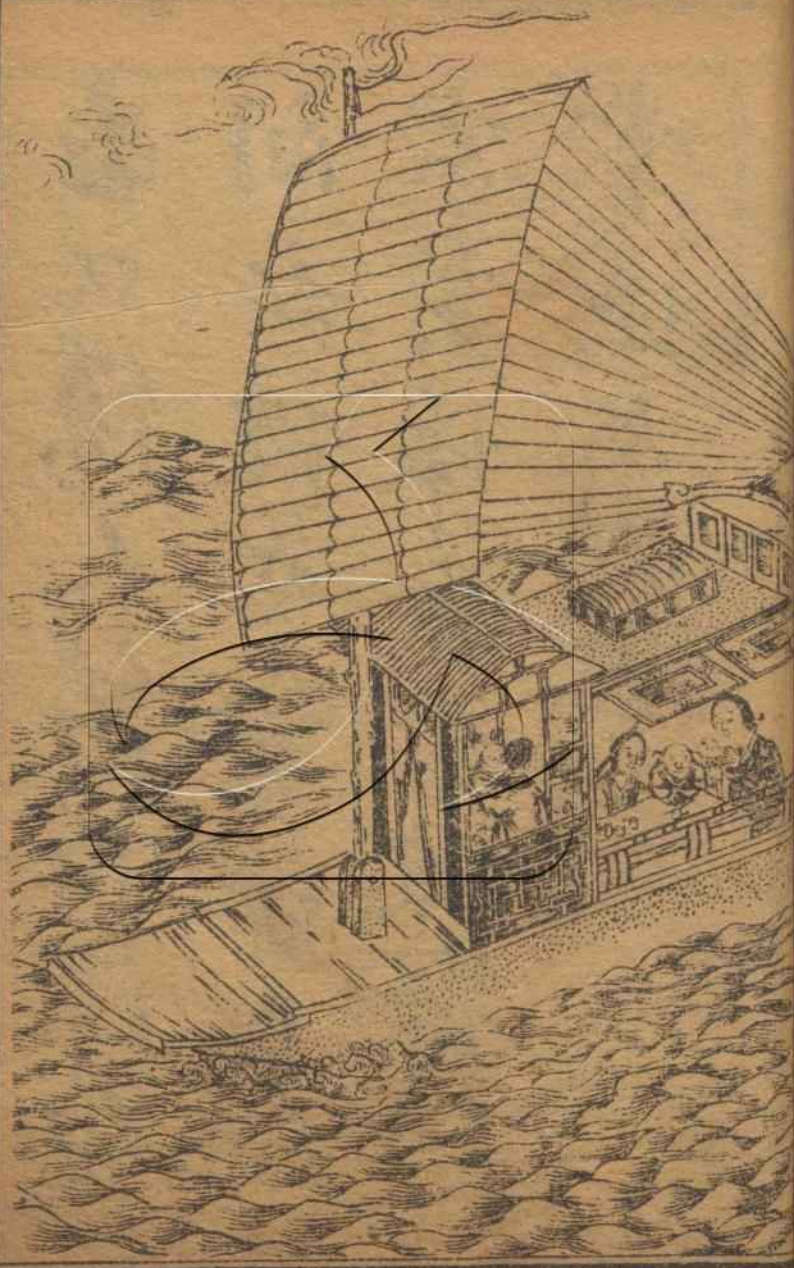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註此言妬人之貴也。人之榮貴於我何損。而望其流貶。此願一萌。生出無限煩惱。此人一日不貶。我心一日不悅。究竟願他流貶。其人未必流貶。而一念之惡。神謹隨之。所謂小人枉自吃虧也。

案吳耀宗與詹爾選同里同學。又亦相為伯仲。二子交情甚厚。詹早年登第。吳屢困場屋。不怨自己命運。反遷怒於詹。處處與之為仇。編造無影之談。以誣讒之。詹念前情。且已分雲泥。付之不較。一日詹選河南理刑。拿獲至吳宅辭行。吳益懷妬忌。時適有言廣西石江乃烟學之地。仕宦到此。玆無生還。吳乃為文禱於城隍。求詹速貶石江。以快其欲。未年餘。詹丁內艱。回籍。有人以吳禱神之事告之。詹笑曰。昔王博文為政。平恕決罪。至流刑。必陰擇善士。處真仁人之用心也。其後子孫昌盛。我無罪而渠願我流貶。徒自壞心術耳。城隍有知。必不受禱。此等妬忌小人。何足為較。後詹服闋。內陞刑部司官。吳以歲暮。罄家資。賄選江西南昌縣丞。因通賄賂被參。發部議罪。照律斷擬。應杖一百。流三千里。所司擬流處未定。詹言及其禱神前事。尚書曰。是可以其人之願。還治其人之身也。乃流石江。吳因路遠。不

能攜妻孥。隻身前往。至流所。不服水土。未及半年。得蠱脹病。服藥不效。而卒骸骨
 不能歸葬。遂為客鬼。觀此。則願人流貶者。徒自喪心術。招惡報耳。於人奚損乎。
 附郭子儀有興復之功。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忌子儀。值相州軍潰。極口詆譖。肅宗
 罷郭兵柄。居於京師。魚又與元振交。攻之必欲加以貶逐。帝疑未釋。郭憂甚。會吐
 蕃陷京師。卒得郭力。再安社稷。以勳名終。朝恩元振皆以專恣伏誅。感應篇集註
 宋。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謂趙善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
 而至者無生還。曷若改竄春州。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宣州。上怒未已。或以符
 語奏。上即日將符改竄春州。到未渡。旬而卒。願他流貶者鑒此。或曰。此是口出惡
 言。不止心生惡願矣。曰。人有惡心。必有惡言。觸事即發。總由心起。彼心生惡願者。
 但未適逢其會耳。設使適逢其會。能不肆其毒言。如李符乎。故太上於此。直從
 源頭起處勘之。如願人有失。願他被散。願他身死。起心私之。便生咒恨等語。皆是
 此義。
 王博文為政平恕。常謂其子曰。吾生平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呼此
 真仁人之心歟。



毒口傷人結恨深
隙間私語為貪生已分
家業歸原素破散何
嘗遂尔心



見他富有領他破散。

〔註〕此言妬人之富也。人之富有乃其福命或以行善而致或以節儉而成於我無與何可忌妬即使富而不仁彼自有報我安得從傍生惡念耶。何不反此一念願天下人人豐足成一大有世界我與人共事昇平豈不甚快同一意想此則天堂彼則地獄矣。

〔案〕本朝顯宦某公年六十無子。夫人性嚴妬不容娶妾。公屢諷之不聽。乃將家業兩分之一半與其弟。半留供自己薪水。一日內陞戶部。命弟備禮物帶往京中送人。弟在已篋中檢點其妻奪住曰。老絕戶無子。我僅得家財一半。還譏誚我夫妻。吃伊現成茶飯。我恨之深矣。願他所有之資破散無存。異時落在我手。方遂我志。尚肯將分定之物為伊裝臉面耶。夫妻正在爭論。夫人適過窗下。語語聽見。而老絕戶三字尤傷其心。乃含忍不言。公起程之日。夫人推病不行。俟公行後乃大出資財。遍選二十內外精壯女子五人。覓舟親送至京。時公與客園葉子戲。聞夫人至。不覺大驚。墜葉於地。至與前迎接。握夫人手曰。何不同來。乃獨行耶。夫人曰。我為君送妾來也。公不知其故。不敢答。安頓行李畢。令五妾出拜。皆端正好女子也。公

狂喜不禁。惟感荷而已。夫人撥房。令五妾各居。按其經淨時。挨侍公寢。期年得三子。又二年得二女一子。公向苦無嗣。今則兒女滿堂矣。夫人乃命治裝。攜二子一女回家。公愕然曰。感夫人賢德。使我無子而有子。方欲同享富貴。奈何欲捨我而去乎。夫人曰。我有積忿在心。數年不忍言。今幸有子女。欲歸與二叔算賬耳。遂至家。遍請親戚。召叔孀責之曰。爾向享用。並非祖宗遺留。爾兄營商雪業。我淡飯黃齋。時爾夫妻安在。享我現成之福。反罵我為老絕戶。又願我家破財散。落汝之手。此等惡願。天道不容。我聞兄無子。而後弟得有其業。今我有子有女。爾何得侵佔我產。乃憑眾將向所給者。盡行收回。叔孀懊悔無及。抑鬱成病。夫妻雙亡。祇存一子。仍依夫人過活。附昔有趙吳二家。久為比鄰。趙頗富而父老子幼。吳語人曰。此門必敗。吾輩可拭目待也。後趙之子精明強幹。家業依然。吳流落他鄉。無聊日甚。晚年子身獨處。趙以舊鄰稍為周濟。吳究不免饑寒。感應篇集註下同。

周義夫富而恣橫。同郡孫識之。嘗從容勸戒。義夫輒怒罵。識之恨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義夫以事繫獄。識之登第。適為本路漕官。竟處死籍。其家未一載。識之家遇寇。一旦破敗。無異義夫。



我勸世間人貪淫如借
債妻女暗相償你賴他
不賴我奪人之歡人亦
侵我愛打破此迷潤夢
魂無星礙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註諸惡業中惟色易犯敗德取禍亦莫過此淫念一生諸惡念皆起邪緣不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迷心美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盡喪倫理全無種種惡業從此而集陰律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身後不昌文人才士終身潦倒者多由於此欲除此病當自起念時痛自禁絕經文不言私他美色而言起心私之蓋此意也

紫潘獻策娶妻尤氏有殊色生二子潘父母年老家業蕭條門首開雜貨店賣蠅頭餅口一日進內吃飯尤氏看店有陳育民者家業甚豐酷好女色是日從店前經過一見尤氏魂銷志喪故作進店買貨希圖飽看尤氏喚夫出陳隨意點買諸物計價銀二兩四錢謂潘曰看君大有才幹為何株守在家潘答以無人提拔陳曰我目下正覓夥計君肯為我經營乎潘知陳是財主拜而謝之陳笑而別稍刻帶一家人來取貨去留銀四兩潘辭以太多陳曰正擬與兄作長久交切勿過謙自是遂成莫逆陳出本百兩付潘販貨得利二十兩陳祇取一兩曰兄留以供父

母我得初次來頭足矣。遲數日又付本二百。潘得利四十。陳分文不取。曰：近訪江西豈價甚昂。我與元興販數千石。到彼可得重息。那時照利均分。未為遲也。陳果出銀三千兩。邀潘同行。至河南採買畢。南下至河口縣。泊舟石鍾山下。水溜湍急。陳呼潘坐船頭。聞話乘其不備。推之落水。潘從水中翻起。陳用篙一戳。潘仰面隨流淌去。陳方大呼撈救。波浪滔天。已不知屍飄何處。眾惟嘆息而已。陳後歸家。向潘父母哭告曰：令郎失足墮水。不能撈救。我之罪也。將所帶行李查交。復厚贈銀兩。潘合家感陳是好人。不疑其謀害。三年孝滿。潘老一貧如洗。欲嫁媳以活兩孫。陳聞信大喜。央媒說合。尤氏不肯。潘老勸之曰：陳家大富。爾去受享。我亦放心。又早晚可以照看兩孫。且歷來所借銀米。俱有筆約。爾若嫁伊。前欠可銷。尤氏乃肯。擇日過門。陳愛如珍寶。尤氏連生二子。彈指十八年矣。時值溽暑。陳命治酒水亭。與尤氏看荷乘涼。見池中一蝦蟆攢水而出。尤氏以竹杖擊之。沉水須臾復出。尤氏重擊之。蝦蟆仰面而死。陳不覺失笑。乘醉吟曰：迴思十八年前事。死是蝦蟆落水時。尤氏詢其意。不肯言。固問之。方曰：我與爾恩愛多年。生子生孫。說亦無礙。乃備言前事。尤亦佯笑。將紙筆付陳。錄出前詩。次日赴縣呈告。縣令拘陳到案。陳方

強辯。忽起陰風。一陣黑影中見一水死鬼。跪地索命。陳神色如痴。供吐不諱。遂擬抵尤氏嘆曰：我以顏色殺二夫。何以生為。乃於尼庵自經。陳潘兩家之子。爭屍歸塋。成訟。縣令斷屍歸潘。而令陳子附祭。

附冒起宗揚州如皋人。字嵩少。萬曆丙午。列子於。每晨必莊誦太工感應篇。曾拒少父私奔。戊午。抱病進閣。神昏眼眩。不見卷格。率爾走筆。出闌不記一字。中後見墨卷楷書。勝常。始信神助。己未春。官下第歸。發願增註感應篇。念好色損德。尤甚。士人多忽。於見他色美二句。下備列古今負淫報應稿。脫則焚之。神前時佐寫者。乃其子襄業。師南昌羅生憲。獄也。崇禎戊辰。冒北。上羅別。冒八載矣。是年正月二日。夢入潭第。有黃衣老翁。中坐。紫衣少年左右侍。俱飄然道裝。翁袖出一冊。顧右者曰：爾誦來羅諦聽之。字字清朗。乃見他色美二句。全註。翁曰：該中旋顧右者曰：爾試咏詩。應聲曰：會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咏畢。翁笑而去。羅醒作書並詩。報冒公子公允曰：尊人提南宮矣。惟榜花二字不解。恐誤聽之。揭曉果中。越一日。冒詣其友陳宗九齋。頭偶展開題書。即見榜花二字。註云：唐大厯中。禮部放榜。姓稀僻者曰榜花。而冒

實應之。後擢官副憲。羅生亦舉於鄉。棘闈勸戒錄

徐太史曰。試想沉疴臨闈。身且不保。尙有於名。冒之定數。似非戊午鄉榜中人也。中矣而踰證公車者十年。冒之定數。又似非戊辰會榜中人也。乃一於闈中。神助一於榜前。夢示非由二十年刻厲。拊經初終。不怠之為轉移哉。益信文帝云。士子有志功名。不僅存幾篇文字用力也。

漫謝風流列洋宮。青山翠黛兩空琴。心多被相如誤。休怪毆陽勒帛紅。徐秋貴溪某生善作文。屢試不第。請其人工表查天榜。聞神語曰。此人該中。因盜蟻母革去。起告生。生曰。無此事。神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蓋少時見蟻母貌美。偶動一念故也。念且不可。況有其事乎。人鑑下。

蕭山毛西河諱奇齡。未遇時。遊靖江。遇海昌范文園。素精相術。毛以終身問。范許以青衿終老。毛快歸。寫有馮氏女慕其才名。私就之。毛不允。嚴拒焉。後復見范。范大驚曰。兄面貌大改。觀當奇遇。後應康熙己未召試。官翰林院檢討。

昔蘇東坡見江工浮一女屍。因吟詩曰。江上臭皮囊。當年桃花面。而今不忍看。昔日恨難見。三復此詩。發人深省不少。

太上戒淫寶訓十二則 額效集

處女一婦人一生貞節。自處女始。若有污玷。是以片刻之淫。壞盡終身之節。後來婚嫁。便非完體。使其父母一門。暗傷體面。夫家三代。現受醜名。淫惡多端。此為最重。凡有良心。首宜痛戒。

寡婦二人命無常。當拋妻而死之時。必有無限囑咐。悲傷而欲其為我守節。不墮門風。所以守節之婦。上天必使子孫昌大。以報答之。朝廷必建坊立石。以旌表之。若誘而淫之。死生契濶之約。敢於俄頃。霜身冰潔之操。壞於片時。不獨生者含羞陽世。而死者亦痛憾九泉。此伴淫惡。極為深重。慎勿移情。致干淫禍。

婢女三人為饑寒窮苦。萬不得已。將女賣人。原屬痛心切齒之事。為主者當如己女看待。勿行污辱。若以盈裏食。增前卑。隨行近便。恣意淫慾。且久遭幽閉。不使配婚。此亦重於尋常淫惡。當與處女寡婦同切痛戒。

僕婦四家人為義僕。妻為義婦。分雖主僕。恩同父子。今好色之徒。欲用家人。先觀妻色。既入淫局。必至成姦。且有母女盡遭淫玷。姑媳並無完節者。試思我既不正。彼亦無良。上千名分。種種叛端。由此生。種種醜行。由此起。奉勸世人。亟宜猛省。

乳嫗五人皆愛護自己子女。乃乳嫗舍其子女。鞠我嬰孩。豈忍借我嬰孩。傷其大節。况嫗在我家。夫守空舍。彼其意中難保。妻不失節。而永夜淒涼。未嘗不自羞而自憾也。我勸世人。切勿相犯。

人妻六世間不正之事。勾引起於男人。或瓜葛戚屬。不禁往來。或左右比隣。偶然聞見。總當以禮自閑。不可毫忽動心。若因貌言相接。頓起淫思。遂爾設計。施謀惡端。百出此等罪孽。尤為顯著。此等報應。尤為迅速。何不返己自思。急急早痛改。

娼妓尼姑。娼妓為淫賤之流。此輩何言名節。豈知君子修身。原同執玉。彼雖無損我。則行虧且孤。媚動人。小則耗費資財。大則染毒致病。真陷人深坑。決不可近。至於僧尼道姑。業已出家。永斷情根。若加淫蕩。不惟自干陰律。亦且玷彼清規。神誅鬼殛。迅速不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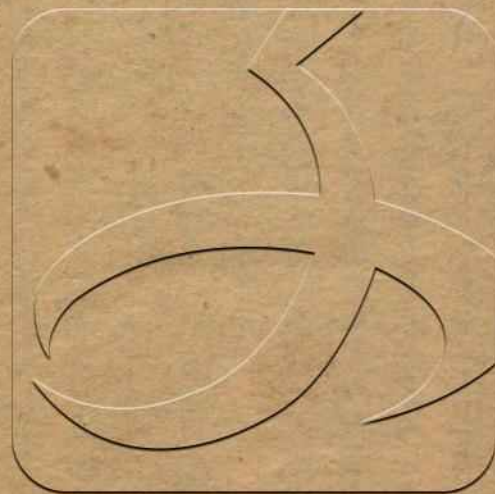
妾八古人娶妾。特為嗣續計也。蓋得新忘故。有負糟糠。固非人情所宜。抑或悍妻妬婦。使妾不得其所。甚至百端凌辱。因此傷身殞命。更屬大傷陰德。務使妻妾各得其宜。斯為美耳。每見富貴之家。廣蓄婢妾。惡意宣淫。一不當意。旋即屏棄。視女子之終身。如同兒戲。人若有良。速自覺悟。

正心術九人之干犯淫惡。皆由心地不正。故欲除邪惡。務循禮法。持身以正。先能不愧刑于御下。以嚴且又無漸。家法暗室。自處不動。淫思夢寐。神魂亦無邪見。則志氣清朗。無憂外誘。

燬淫書十。大凡淫詞艷曲。最壞人心。術偷香竊玉。機關不止千般。賁倘行姦流毒。直兼數世。彼庸夫俗子。遂爾誑惑。而學士文人。亦遭引誘。方謂風流俊逸。才子思得佳人。豈知德行損虧。衣冠竟同禽獸。尚其早戒。以正化源。

交遊謹慎十一。人能親近端人。正士自然誠實。老成若與匪類相交。則居常無禮義之言。浪遊多輕薄之行。或成群結黨。勾引姦淫。或獻媚取容。行謀進寵。此雖自無把握。實因若輩贊成。如此宵小。急宜屏絕。

斬子嗣十二。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淫人室女者。得絕嗣報。先哲云。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醜聲易播。上則辱其父母。中則害其夫妻。下則污其子女。此真正罪惡之魁。非絕嗣無以示報。每見人家有生子。已經長成。忽而夭死者。有多娶婢妾。而終身無子者。亦有生子不肖。如同無子者。皆以淫惡過重。故爾殃及子孫。誠知報應非輕。曷不早觀淫戒。



負人財債願人止只
道人止永不償誰料
後牛填宿業毒心惡
口自招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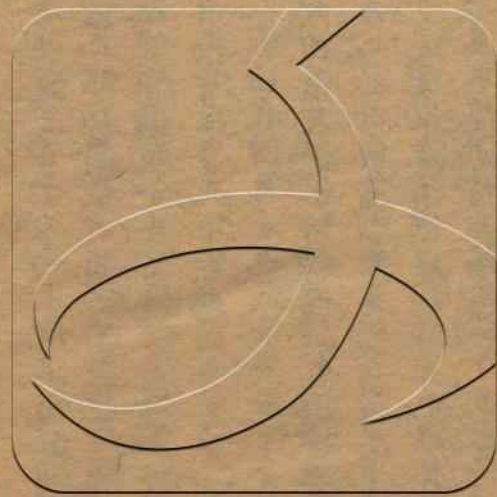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註貨是器物。財是銀錢。負者借用久而未還也。欠人債負。目下無力。當思勤苦蓄積以償之。若以未償之故。至願他身死。以滅其迹。則良心喪盡矣。現世便是豺狼來世難逃犬馬。

案田有才。欠洪成裕錢三百千。久而未償。洪商於湖南。數年不歸。有人傳其已死。田大喜。具香燭詣二郎神廟祝曰。聞洪某客斃他鄉。但求此信果真。願備牲禮酬神。如係傳言之訛。望神顯靈。令其速死。後洪得重利歸家。田躲避不見。洪亦不較前欠。竟相忘矣。田染時症身死。年餘鄰家磨房買一驢。壯而有力。一日倒地不肯起。重鞭之。乃作人言曰。我田有才也。欠汝錢五千。今已還完。要到洪成裕家變牛去矣。鄰家聚觀問曰。爾欠洪家何物。入墮畜道。答曰。我欠伊三百千。不合向二郎神前。願他身死。毒心惡口。與禽獸無異。故罰變為牛。為伊耕種十五年。臨老受屠宰之苦。乞語我子。速變家產清償。庶得減罪也。眾告其子不信。親問之。驢仍述前言畢。立死。子乃具本還洪。時成裕久故。子亦盛德。曰。吾聞昨產一牛。不意有此一段因果。即查原約燒燬。將錢兩分之一半給田之子。以體父志。一半施寺僧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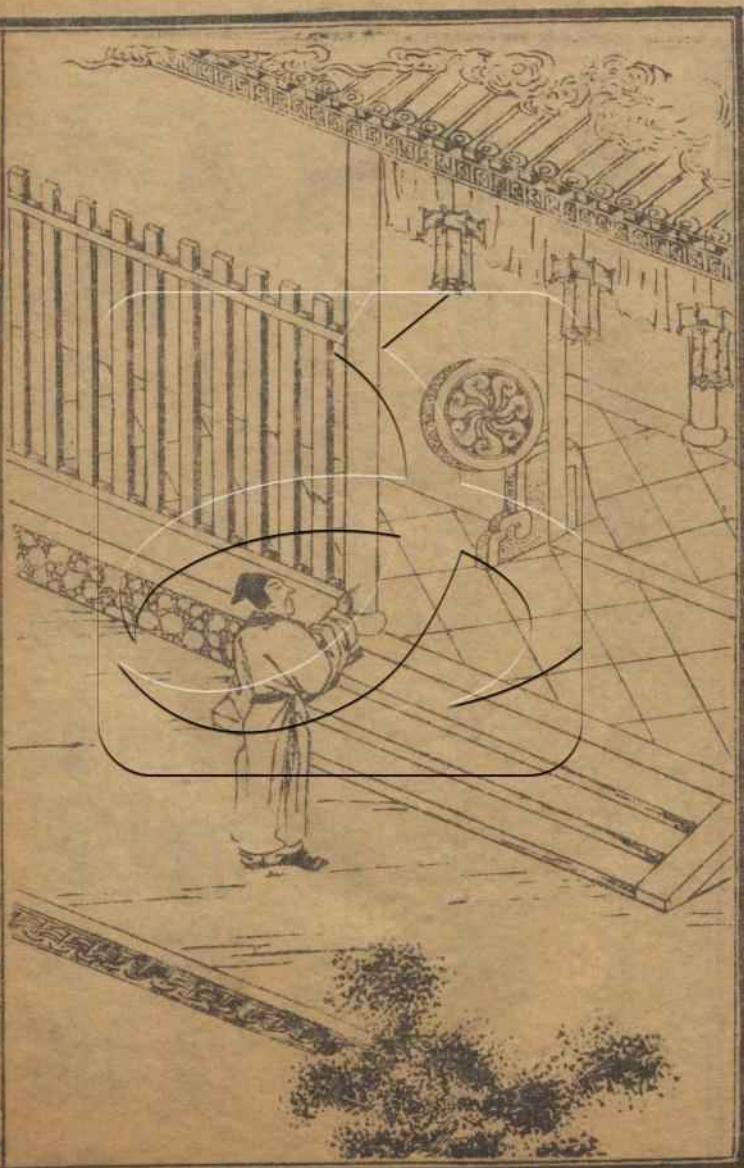
養牛之費牛得善終



太上寶筏圖說

千求不遂二句

五十



慾壑思填滿。金然不識。
羞方後稱莫逆時。瞬便。
成仇。蜜口逞奸計。狼心。
肆詐謀。何如立志節。閑。
戶不交遊。



千求不遂便生咒恨。

註千求如求陞遷求財物求省免求情面之類。不知愧恥。仰面求人。已非美德。縱有不遂。當以義命自安。若肆其毒心毒口。妄生咒恨。觸鬼神之怒。災及其身。咒人自咒。往往有之矣。

案海寧王西銘。貧困時。除夕缺薪水。向本家告貸不可得。又值大雪。妻挈兵臥土炕。閉門待斃。有老友鄒兼三。適過其門。見其家燈火全無。聲息俱寂。呼出問之。大生憐憫。身邊有銀一兩。解而相贈。一家得活。王深通數學。隨軍出征。占驗有功。主帥題授同知。數年陞大位。為總管。族眾到任所。千求者源源不絕。王不記前事。量其豐嗇。各為資助。有遠房族姪來投。王並不認識。但念係本支。留住數日。贈銀四兩布四疋。又為整理衣服。姪嫌其少。求貸五十金。方足用。王笑曰。吾族千丁一人。五十須五萬金。我之力量。能辦此否。不允其請。時王一子歿。姪出署。至大門前。呼王之名。咒罵曰。爾無子絕嗣。猶慳吝。薄待本支。但願爾生生世世。俱是如此。是歲王正室生子。遣人回籍告廟報喜。族眾俱來作賀。前咒罵之姪亦在內。王治酒大會。邀向年贈金老友首座。對眾言曰。諸君曾記某年除夕下雪時乎。我向某告。

數十文不與。又向某借數升米不與。水源木本之誼安在。若非郭翁慷慨贈金。我合家已作溝中瘠矣。令我僥倖居官。君輩到此。雖木飽索。亦無虛回。還咒我無子絕嗣。我今有子矣。君輩還能再咒否。乃出千金與郭為壽。姪慚愧連夜遁去。**附宋盧某懷百金餽王文正公**。求為江淮轉運公。辭曰。君才不稱。敢以私賂廢公道乎。盧慚而退。日夕咒詛公。忽夢神叱曰。王旦盡心於國。汝咒其速死。上帝將罪汝矣。及醒。汗流遍體。數日卒。愚應篇集註下同
韓侂胄因與擁立肅宗為己功。求節鉞於丞相趙汝愚。汝愚不許。遂怨望。內交宮掖。外比奸邪。謀傾汝愚而難其名。問於京理鍾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諷右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遂罷相。侂胄因相。進太師。欲立奇功以自固。乃倡恢復之議。開費邊陲。用兵不息。江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憂惶。侍郎史彌遠與皇子榮王謀誅侂胄。請旨。令夏震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侂胄四夫人誕辰。大燕至五鼓。夏震擁侂胄至玉津園。擊殺之。陳仲微任莆田。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曲在浮屠。他日過寺。見鐘工寃單。係旦暮咒詛等語。微自思曰。吾何心哉。神鑒之矣。詰朝寺僧暴疾而卒。



聊、公子姓名揚立
散千金為孟嘗一旦
羞囊渾似洗舊時
狎客返郎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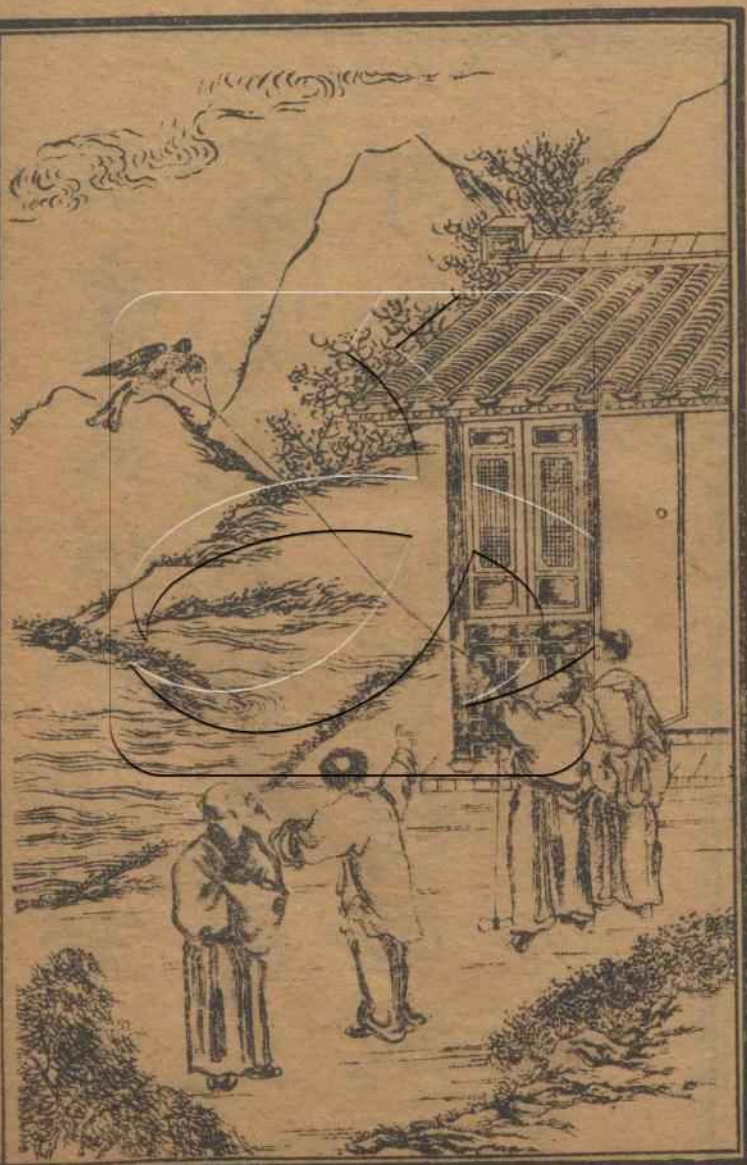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註人生百年誰能事事如意設有失便或為數之已定或為變之偶值若見人遭此即摘他平日短處謂宜有此失意事是不憫其災而且幸之不恤其患而且快之存心如此豈長厚之道乎

案昔有費公子其父為顯宦遺產銀萬兩賦性豪華不善營運門客吳廉極意奉承嘗呼為信陵孟嘗豈知財如流水會有涸時不數年家計全空向之富貴公子變為貧窶寒士破衣敝履人皆避之一日鄉人會飲公子與席吳廉並不謙遜竟居公子之左且顧而嬉曰少年不學老來悔有時不儉無時悔令先尊遺業甚豐因君為人不端至於此極夫復誰怨公子怒曰我因好擇臉面以致蕩產並非不肖嫖賭有玷祖宗爾昔為吾狎客嘗言我為孟嘗信陵今乃為此言真反覆小人拂袖而去時公子之父雖亡門生故吏徧滿都中乃發憤赴京以門廕選主事漸陞郎中、外補郡守回鄉祭祖依然富貴矣賀安填門惟吳廉躲避不至公子使人強邀之笑謂曰張儀相秦由蘇秦之一激我志頗氣憤已不復有居官之想非爾相激焉有今日理當酬謝但爾前此席間之言雖係正論我得勢之時何以不說

處順之時。何以不說。只待勢窮境逆。以嬉笑為怒罵。如此存心。何異禽獸。從此絕交。請勿復最見矣。吳廉懷慚而去。自是不齒於人。
附班固作漢書。謂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乃固以黨憲故。竟拷殞獄中。視遷之官刑更甚。范華作後漢書。論班固身臨大戮。智及而不能守。乃睚以謀逆故。竟殞厥宗。視固之得禍。更慘然。則前人之事。豈可以成敗輕議之乎。感應篇集註
咸通中。鄆國杜悰。節鎮鳳翔。荆南廉訪使秦匡謀。大舉討賊。不勝來奔。悰以其窮。惑可凌責。令庭謁。既不從。則使吏責之曰。汝鳳翔民也。乃抗鳳翔軍使耶。匡謀報曰。某雖家岐下。少離中土。君制節之日。已忝分符。比從荆南來。遽難趨伏。階下。悰怒。乃劾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朝廷勅悰棄治。遂斬匡謀。其日旋風暴作。衝突府幕。悰大駭。疾發未幾死。同五
明漢州王生。好指摘人過。其隣人有喪子者。生斥之曰。由爾惡極。故有此報。未幾生之二子。皆病故。隣人復請之曰。想爾惡更極耶。又見其族兄。遇歲考列四等。生即指之曰。文齋荒謬。安望優取。不一科。生歲考竟列五等。族兄亦請之曰。想吾弟文更荒謬耶。人皆述之以為笑談。此生竟無顏對人。覺世篇註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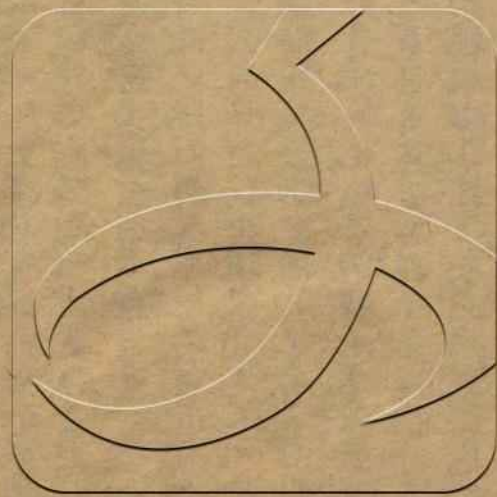
不幸天公賦陋顏自
家覽鏡亦難堪旁人
何用生非反積恨他
年重似山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註人生四肢有缺五官不全謂之天刑君子矜不成人正當生憐憫心若肆其輕侮而訕笑之非惟有傷盛德抑且犯人之怒乃取禍之道也。

案孫元功貌最劣縮頸大腹尖嘴年近五十領鄉薦人以其品貌陋皆不敬之有輕薄子者作俚語嘲之曰縮頸渾如蟹跚行宛似鵝何來孫行者僥倖占巍科更畫其刑於紙為工引線放之元功見而微笑援筆題詞其上曰未過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紫霄中赴京會試郡守李令言戲之曰君非介冑士奈何具封侯相耶眾皆大笑元功是年登第累官淮南正轉運使前郡守時為副相見頗識面貌但不記前事曰明公似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昔比矣元功答曰風采非吾所有但生平惟知拈弄筆墨未能持戰荷戈封侯之事恐負君望矣郡守忍憶愧謝不已元功付之一笑後位至兩府致政回里大會親友向日輕薄子避而不敢見元功作自嘲詩二章以贈輕薄子見之慚懼欲死。



握髮吐哺雅量宏好
賢乎古美周公後人
不踐前人迹一見才
能便不容



見他財能可稱而抑之。

註前曰貶正排賢專指大臣當國進退人才言。又曰敵人之善挫人所長泛指常人言。此曰見他財能可稱而抑之亦指用人言。然貶與排者其人已進我退之也抑者其人未進不許其進也。四語雖相類然細味經意賢正指人品善指德行長指行事才能指智量各有所別。

案前朝沿海近倭處設重臣為經畧使點監軍為之副有某公以宰輔出鎮威名赫奕自恃位高望重變亂成法一切口隘疎而無備監軍平治道屢獻奇策擢棄不用惟倚武弁余陞入員劉汝礪為心腹凡事信任之二人恃寵驕矜目中無人忌監軍之才在某公前共詆毀屈抑之致監軍有能莫展事事掣肘一日監軍欲見某公請設守望嚴訓練修戰艦慎巡防皆功中時弊候謁三日閤者拒之乃乘二人回話之便一同進見俟二人言畢緩緩敷陳某公瞑目不答半晌言曰多一事則多一事之擾徒糜朝廷糧餉爾非知兵者慎勿復言微哂之二人亦相幫而笑監軍辭出不敢復言倭乘無備揚帆入寇臨海郡縣盡被燒掠傷人民數萬監軍特疏糾參將某公疏防玩寇倚信匪人之處據實陳奏天子震怒將某公革

職戴罪立功。即陞監軍。為經畧使。到任之日。余陞拔曹。負弓矢前驅。劉汝礪望塵俯伏。監軍顧而笑曰。二公來耶。何勞重禮。二人揮汗不敢仰視。自是不蒙重用。**附龐涓**。孫臏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仕魏。自以才能不及臏。乃召至。糜以官。尋刖其足。使成廢人。臏佯狂得免死。齊使有竊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以為軍師。時龐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用臏計。直趨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於馬陵。臨夜為弩俱發。涓至樹下自刎。列國志節錄。**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之才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書。每恨不獲見。非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將用之。李斯懼其奪寵。譖之下獄。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後李斯為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乃死。譖者以為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云。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素與己異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畧辱公者。公為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師懼不為公所容。公竟薦用之。曰。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楊敬之愛才公正。一日贈項斯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苗曹造律禁妖書斬
決嚴刑剪惡徒試所
板橋三娘子自家飯
畜更雷誅



埋盡厥人

註厭制也。律載蠱毒魔魅斬決梟示。常赦所不原。蓋生殺之權。造物主之。朝廷主之。埋盡厥人者。以小人操殺人之柄。墮其術中。死而不知。陰毒甚矣。律所以重其罰也。陰陽一理。豈能免於冥報乎。

案山東板橋店三娘子。少寡。有各色家多驢畜。不索重價。人爭買焉。一日有少年子。與眾客投店住宿。夜半起溺。忽見三娘子住處有燈火光。潛往從窗隙窺之。三娘子赤身披髮。從地下挖出木人木牛。犂鋤碾磨皆俱。仗劍作法。用水喫之。人牛俱活。駕犂耕地。須臾佈種吐花。結實得蕎麥斗餘。又令木人磨麪畢。將各器仍埋地中。就寢。少年驚懼而回。天明眾客皆起。三娘子出蕎麥餅供客。少年不敢食。別眾先行。望見眾客食餅畢。皆伏地作驢鳴。立變為驢。三娘子盡驅入厰。少年思此婦毒惡。天地難容。可以計誘。乃覓近寓。預治蕎麥餅數枚。藏行李內。探其店中無客。暮夜投宿。三娘子歡然相接。問用飯否。答曰。未也。遂入內。取餅為餉。復入取茶。即以行李中之餅。潛易其一。茶至。取所易者。食曰。此餅粗。甚不美口。我行行李中有餅。較此頗佳。取以相敬。何如。三娘子不疑其紿已也。乃食之。食畢而驢形現。少年笑曰。

爾今日亦嘗此味矣。驢始甚蹶劣。不服收管。繫之柱上鞭之。乃彌耳聽用。騎往貿易。至臨清。有老人見而哭曰。此板橋三娘子也。以人變驢。今自變。盡人適以自盡。但罪大惡極。若隨君善終。轉得便宜。不若復其原形。俟天誅之。方見報應不爽。乃從口邊搥下驢皮一張。三娘子得脫。仍至板橋開店。後為天雷擊死。

附主簿孫公綽到任暴死。一日見夢於縣令曰。某有冤。求長官申雪。某命未合盡。為奴婢所厭。倘密選健卒往擒。必不漏網。宅堂簷東首第七瓦墮下。有某形狀可搜之。而正其罪。言訖不見。縣令即於次日往捉。盡捕諸奴。向堂簷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滿其身。木漸為肉。叩之有聲。縣遂申府。皆處極刑。彼徒以利竊之心。害主人之命。不過思免罪生前。孰知報於死後。奴婢害主。其罪曷可道哉。感應篇集昔呂用之伏誅。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內有一銅人。身被桎梏。背書高駢姓名。是以高駢每為用之所制。噫。高駢既為所制。用之至為又及於戮。當知理盡魔人。未能害人。適足自害。即能害人。亦自速其禍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感應篇集吉州術者王名萬里。善幻術。宣慰司奏差王弼常折辱之。萬里恚甚。因以術厭弼。一日弼夜生。忽見一女鬼至。詰之。鬼曰。妾乃王萬里所遣害公者。見公誠謹。不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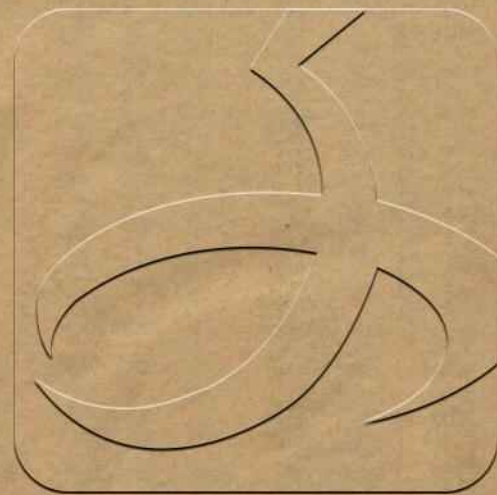
侮公。今欲乞公申妾冤。妾乃豐州府周和鄉之女。名月西。因母病篤。召萬里占之。萬里乃記妾生命。行咒禁之術。使妾昏仆門外。萬里負妾至野。割妾髮及五官五臟之屬。粉以為丸。咒之。復束紙以為人形。百端役使。稍違即以針刺。痛苦不可言。弼乃聞之。縣縣捕萬里訊之。果得其情。又供曾殺二人。搜邪囊內。果有三人指髮。乃殺之。同上

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根飲之下。即吐出蟲。無不愈者。

李晦之云。凡中毒者。以白礬芽茶搗為末。冷水飲之。即愈。又治蠱毒。用羌萎根搗汁。半升。和酒飲之。立下。同善錄

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令治之。不得其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蝟獸類。遍身有刺如栗房。蓋即山中之刺鼠也。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盡為蝟搗出之。附錄解毒毒方。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見廣東通志九十八卷。



神樹枯時爰女亡夢
中一命足相償家非
田姓先生救殞玉埋
系在左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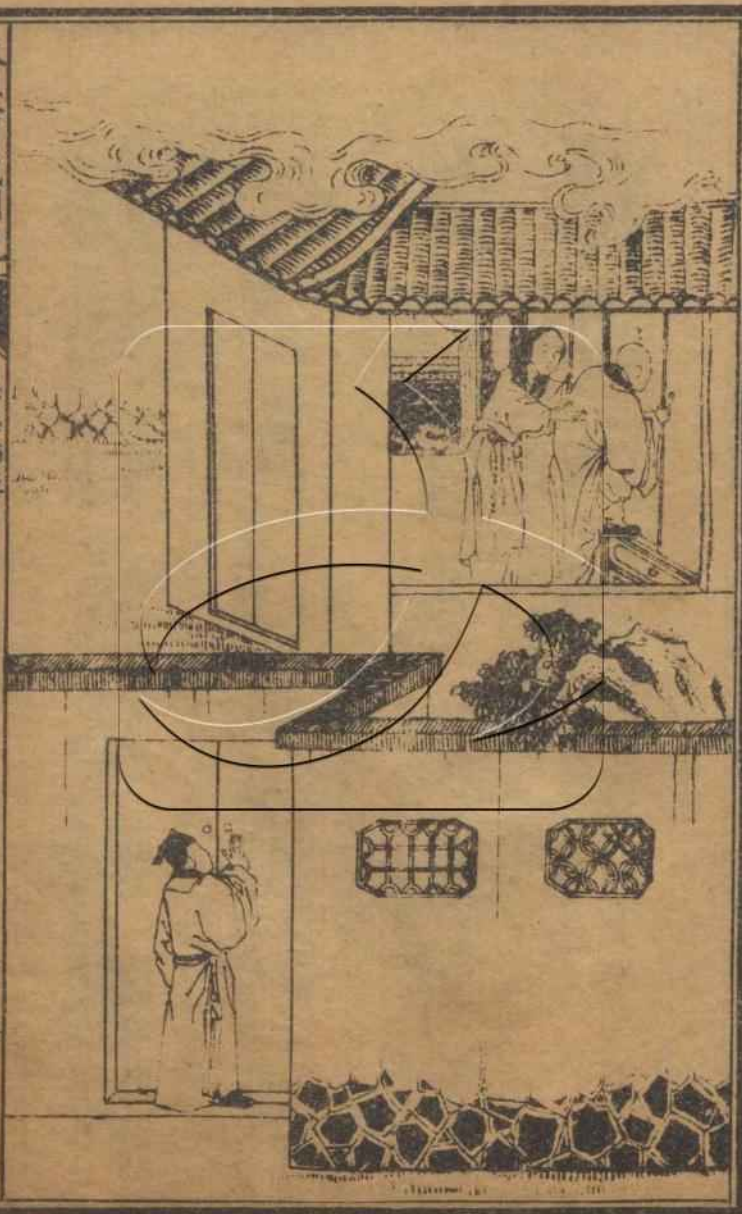


用藥殺樹

註方長不折。仁人之用心也。至樹木年久。或為鬼神所棲。不可輕伐。夫伐且不可。况用藥以殺之乎。殺之者。或係他人之樹。樹主與已有隙。或有礙己之風水。不便明伐。陰謀以害之。存心既毒。必招惡報。

案唐朝節度齊國輔。有女嫁防禦使。高顯。顯赴京朝覲。妻懷孕待產。歸母家。住花園左廂。榆樹一枝。含抱不交。多黃蜂。節度恐其擾人。命用火藥燒之。蜂去。樹隨焦。是夜。女夢金甲神持巨斧怒責曰。我無故被爾父所戕。要在此處棲止。又遭爾生。產污穢。宜速避。次早。女以告父。節度不許。夜又夢神曰。爾不遷。將欲試吾斧乎。忿恨而去。女懼。欲移右廂。節度知之曰。臨辱之人。豈可動勞。重責諸婢。乃止。是夕。節度秉燭仗劍。在中間看書。夜半聞女有哀呼求饒之聲。趨視之。則頭顱有斧劈痕。氣絕矣。節度自傷一時執拗。致女非命。厚殮之。俟塋歸。安塋時。周顯朝覲已畢。回至汶上縣。見一家雞門外有婦人。宛似其妻。問諸僕人。皆曰。是也。趨至前。果妻也。驚問曰。卿何以在此。妻哭訴枉殺之故。且云。冥司查案。妾與君還有四十年姻緣之分。但為樹神控告。其案未結。難以回生。離此十里有田先生。懷抱異術。君求之。

必能見援。先生之貌固不稱也。倘有恥辱加君。須耐受之。若與之相拂。要無生路矣。言訖不見。顯大驚駭。在近村住下。訪問田先生授家荒寺。乃具衣冠往拜。眾徒云。先生出食未幾。稍刻見一人穿藍縷衣。面目醜陋。曳敝履而至。顯叩拜告以相求之故。先生曰。吾奇食村農。豈有驚人事。君誤聽矣。顯長跪不起。先生怒曰。此必痴人。喝令眾徒唾盈面上。顯不敢拭。哀告如故。先生又命眾徒拳脚亂打。顯忍痛叩拜。先生又令拉出門外。出而復入者數次。先生乃散生徒。攬顯起曰。君至誠如此。何忍不救。遂設位面南而坐。令顯下跪。顯恍惚若夢。至一衙門。高牙大纛。侍從深嚴。有王者冕旒端坐。視之乃先生也。呼顯至案前曰。君事吾已盡知。毋庸再說。命速拘樹神。須臾眾力士押到案。先生責之曰。爾合供世間炊爨。縱彼藥殺。與齊氏何涉。神叩頭認罪。先生曰。吾已斷齊氏還陽園之左廂。永為爾之香火。爾寬可釋也。眾俱拜服。顯醒仍跪斗室中。先生曰。蒙君下顧。幸不辱命。賢夫人吾已令人送歸。君回即生矣。顯兼程到家。盡以其事告節度。開棺而齊氏果活。重諧伉儷。以左廂奉樹神。題曰瑞椒大王祠。



報師難盡是師恩天
地君親道並尊賊虎
名瑞生志怒樹中梟
腹作飢魂

志怒師傳

註前云慢其先生兼諸尊宿言此云志怒師傳專指請業者言而志怒之罪更甚於慢志藏於心怒發於外古人事師之道無犯無隱凡有所教當虛心受之即師或有過求當念成我之恩不可悖逆若加以志怒則鬼神不宥矣

案常州淨因寺有僧大省性頑劣師智圓屢訓誨之因懷恨在心侮弄其師無所不至智圓好潔床席間時加拂拭大省乘其熟睡以糞汁塗其鼻智圓醒聞有臭氣四處展抹良久方知臭在鼻端入寺廁邊有枯樹一枝智圓常以手扶樹大解大省從根鋸斷覆以沙土智圓不知仍用手扶墮入廁中幾傷性命後知是大省所為欲痛責之大省向佛發誓曰此事若我為之死後落鐵鬼道永入阿鼻又於夜間裝惡像以唬其師智圓無奈另遷別寺大省乃得舒暢暗賣院田圖作還俗計其徒恒心尤狡猾知大省素慕周姓之妻乃與周計曰吾師現有賣田銀二百兩若設美人局誘之可探囊得也周應允故令其妻見大省以眉目送情且挑之曰屢欲邀師到寒舍便齋余拙夫時刻相守若得伊出門則頗可遂矣大省不知是計遂落套中見周曰君何不出外生理株守奚為周答以無本大省借銀十兩

周即束裝登程。妻設茶菓邀大省。見面即欲無禮。妻以計脫。忽聞叩門甚急。是夫
聲音。妻故作慌忙。藏大省於櫥。加以鎖。夫入曰。適聞之銀。被債主索去。無奈只得
歸家。至次日午後。大省腹餒欲死。聽其徒來。周家問曰。爾見吾師否。昨日早間出
門。至今猶不見回。不知何適矣。周命妻至廚房煮茶。自出外買菓。大省於櫥縫中
張見。恒心呼至前。囑令殺法連叔。須臾周回。恒心欲買其櫥。周曰。櫥內有怪。須銀
二百兩方賣。若無此價。則放火連姓燒死。恒心如數交銀。暗中平分。將櫥抬去。大
省饑已兩日。又受無限驚嚇。出櫥即昏暈。點水不下。是夜殞命。應餓鬼之誓。恒心
得銀。婢妓被官查拏。斃諸杖下。

附錢塘都姓者。資性頗敏。受業張某之門。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私計曰。偏我
文不佳耶。腐儒依我等為生。我若歸假。又關脩脯數金矣。捲書徑去。次日繙卷。不
識一字。後竟死於非命。蓋天地君親師。五者並重。無犯無隱。慢且猶不可。況恣
新安汪會道。性多穎悟。過目成誦。八歲能文。然事師傲慢。一日獨坐書齋。目中忽
躍出一鬼。指汪曰。汝本大魁天下。因汝藐視師長。上帝削去祿籍。吾亦從此去
矣。次日繙閱故書。茫然不能成誦。覺世篇註證。



父兄如天地。承順望可
遂不孝不弟者。禽獸不
分。王法所必誅。天雷
所必擊。人若不信斯言。
請觀磨盤血跡。

抵觸父兄。

註抵者。作事悖逆之。觸者。言語干犯之。父兮生我。等於天地。兄係同胞。列在五倫。若抵觸之。則與禽獸無異。王法必加雷霆必擊。可勿懼乎。

案村人溫五。每行橫暴。不孝其父。常毆其兄。兄係鄉愚。孱弱無能。不敢與較。挈其妻孥。居遠村避之。五猶時至其家。或索酒食。或貸銀錢。稍有不遂意。則兄嫫皆遭凌辱。一日天雨。五呼其父上街買餅。父欲行。則苦地漏。不行。又恐觸五之怒。乃宰其自養母雞。以供之。五率妻子圍坐而食。並不留餘。以與其父。鍋中尚有殘汁。父私取食之。五嗔其口饒肆口謾罵。將湯飯傾入廁中。父跪灶前泣訴。五怒曰。爾兄我耶。我何畏哉。父抱孫嬉戲。偶失手墮石臺上。傷額。五遂持棒行逆。父躲入牀下。五連床擊碎。父呼號求救。聲達四鄰。皆閉戶不敢管。時值初秋。夜起暴風地震。五恐屋倒。携妻抱子。出外尋避處。父老不能走。拉其衣曰。兒救我。五推其父跌於地。與妻子行至巷口。巷兩邊砌大石磨。五方至磨側。地復大震。巷牆傾卸。石磨對面磕下。將五與妻子攔腰夾住。牆上磚瓦如雨下。將三人打為齏粉。視雷擊尤甚。至今磨上血跡猶存。人皆以為不孝不弟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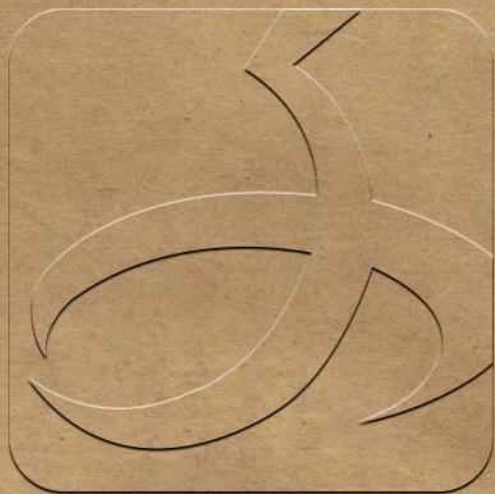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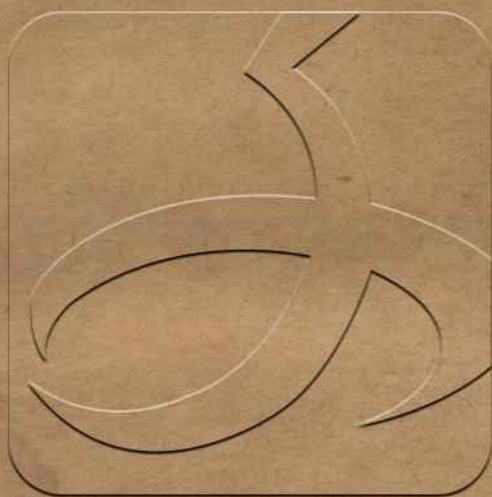
71005401

付錄勸速戒罵人娘母口過消劫真言 三箇最樂居士刊送

罵雨詞風定千天譴罵人傷母必有天殃罵人之娘人亦罵其娘是罵人適以自罵也夫人縱得罪於我其母未嘗得罪於我胡乃出口傷人牽連其母置人於不孝之地陷己為忤逆之徒是禽獸也難免戴角披毛知父母乎方許頂天立地及時痛改盡懺前非隨地勸懲請觀後效

母氏劬勞德莫忘如何開口罵人娘人惟習慣千天怒大劫臨頭定降殃其一
人人有母人人敬誰忍罵娘誰忍聽明明罵已說罵人痛改此言思孝順其二
記得孩提喚母時終身孺慕敢忘之罵娘到處成風俗故犯明知悔過遲其三
父罵其兄弟罵兄傷天害理悖人情不堪入耳言難述最是孩童出口聲其四
未必人人皆不孝未必人人皆罵皆為不孝人莫怪天誅皆慘報其五
傷人父母是何心果係傷心戒自今習俗移人賢不免任情笑罵禍來臨其六
罵到口頭心要想得罪於娘切莫響各人自戒自消災罵一聲來一世掌其七
勸戒此言天下傳一時懺悔將前愆人知不孝皆知孝感召祥和萬萬年其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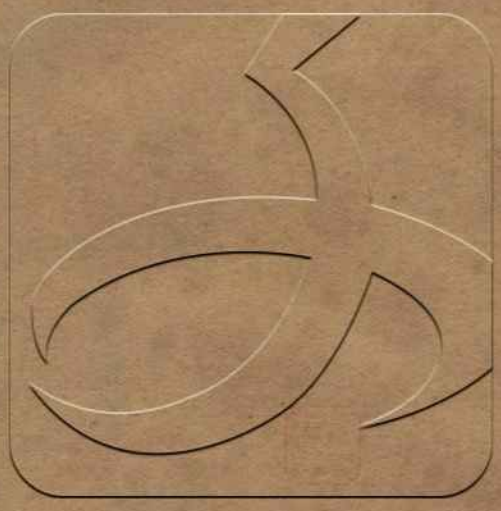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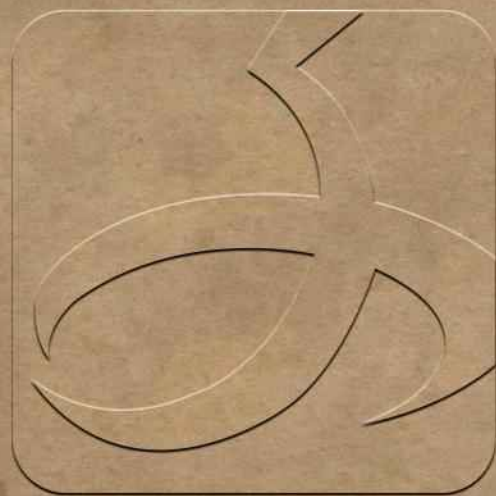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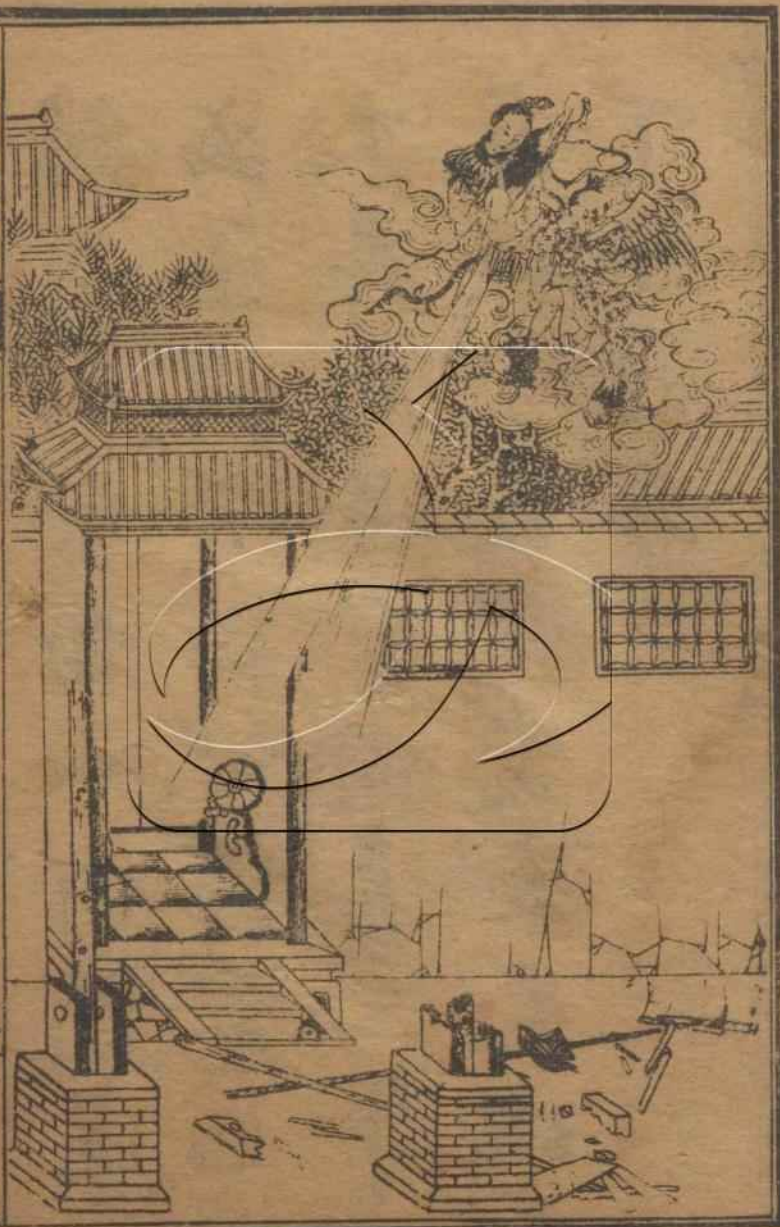


迷
396



義我





雖是同宗物如何恁逞
出匾旗方立就霹靂已
來轟兩造家同盡三年
產俱空若逢客死鬼地
下尚難容

強取強求

〔註〕分所不當得而必欲得之謂之強伸。事據物曰取。十祈禱曰求。人生財物皆有定數。數所當有。不勞自得。不然。雖欲取。而益於事。彼強取。強求者。枉費心機。徒令鬼物笑人。意外奇禍。不旋踵而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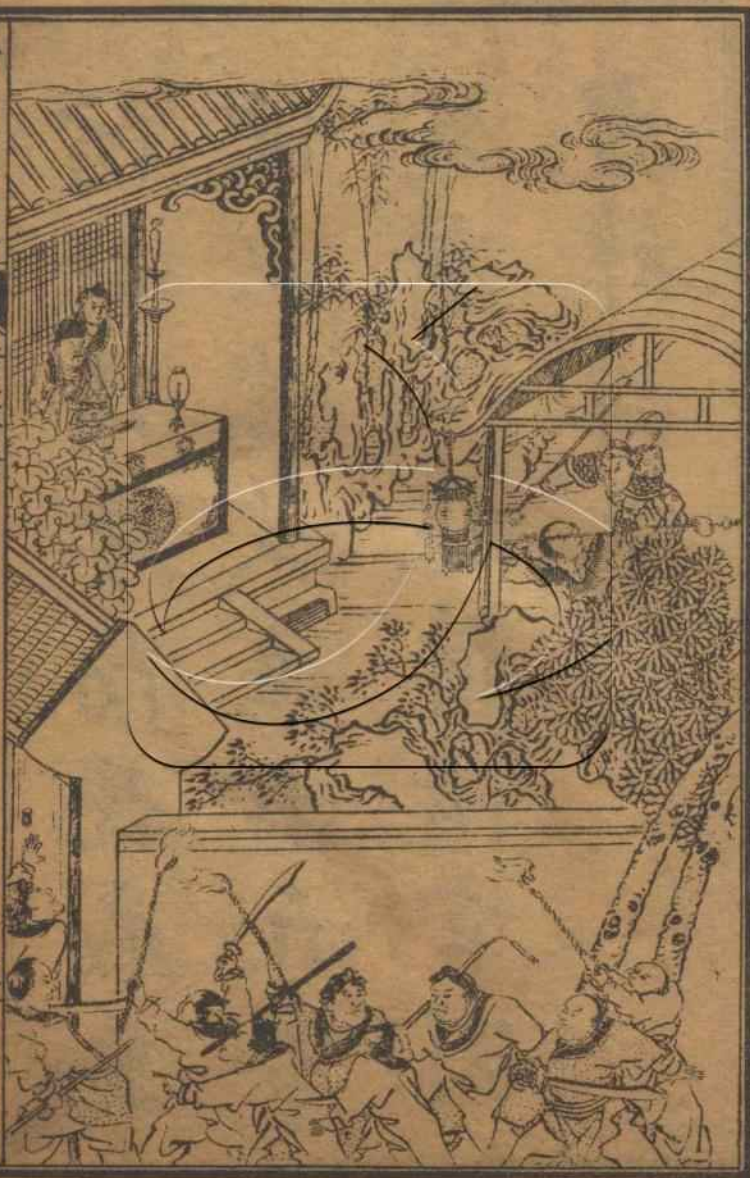
研究所藏

〔案〕吉迎祥富有金資。又中武科。雖視一鄉人。莫不敬畏。族元吉又周名列營牆。與迎祥素不相合。有白石數塊。久置河邊。備修祖墓。時迎祥中式。建旗立匾。無處覓石。遂取而用之。又周知而理阻。迎祥使人謂之曰。木本水源。何用惜此微物。異日彼自加倍賠償。又周曰。物各有主。渠不告而取。是以武舉欺人。決不能許。迎祥怒曰。好意相求。渠反不識。擡舉耶。鳩工數十人。連夜興造。又周亦約數十人往奪。兩造持械對敵。各有損傷。縣令飛與前來禁約。帶回訊究。迎祥賄囑石工。認為原主出賣。券為據。又周所供。久遠無憑。將石斷歸迎祥。又周發學戒飭。忿而控諸府。不得直。又上控臬司。亦以縣案確鑿。不准審理。又周因氣惱。遂得重病。歿於旅邸。其子為父伸冤。興訟三年。迎祥齎資打點。雖不問抵。而家業從此盡矣。一日突起風雷。將旗杆折為數段。擊石如粉。計迎祥恃有家資。任意橫行。始則強取。既則強求。

目中全無本支。卒之身敗囊空。風雷示警。報應昭昭不爽。而又周以一石之微。不能忍氣。以致客死他鄉。亦足為任性執拗之戒云。

附隋末江都亂。有太原書生。闖入官庫。見錢數百萬。欲少取之。一金甲神持矛逐曰。此尉遲公錢也。汝欲得之。可取公名帖來。生遍訪無尉遲姓者。訪至鐵冶中。見敬德蓬首袒露。方為人煅煉。生拜之。公問故。生曰。欲向公乞錢五十千。以周圍之。公怒曰。打鐵人安得錢。生曰。公若見憐。但賜一名帖足矣。遂書曰。錢付某五十千。某月日。書名於上。觀者皆笑。生持帖至庫。金甲神使繫於標。如數取錢去。後敬德佐唐有功。賜錢一庫。內缺五十千。將罪主者。忽於標上得帖。乃鐵冶中所書也。驚嘆累日。

武家店。關帝廟前有大槐一樹。萬歷間土門劉某。強採以營室。方施斧斤。根血湧出。眾勸止不從。竟伐之。及室成。眾賀。酒方數行。其僕忽見赤面神。來馬操刀馳驟屋上。驚告賓主。共出牆外視之。不見其跡。屋隨崩塌。劉某後亦染疫而死。新鄉縣志。



防奸須要防親戚莫
使無端放蕩遊凡事
莫將心腹待倚官到
處肆誅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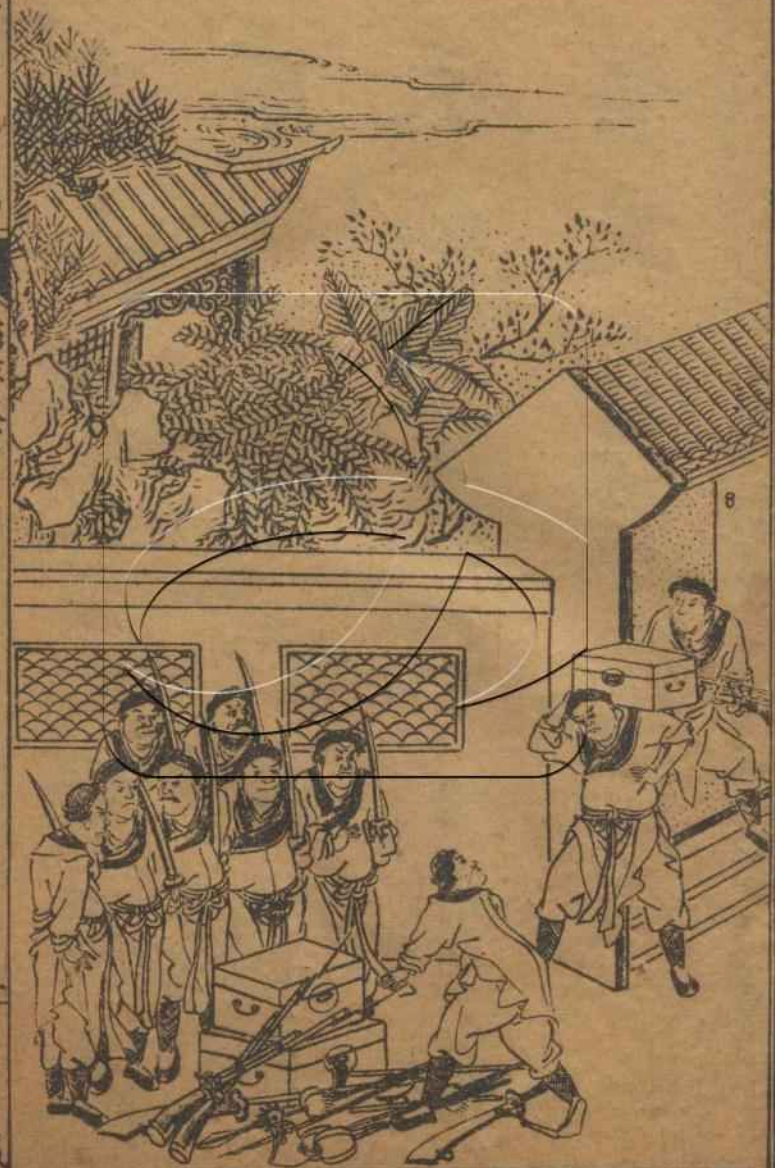
好侵好奪

註以詭計暗取謂之侵以勢力明取謂之奪又侵者所取少奪則取之盡也皆損人利己之事好者孜孜為之不肯已也恃入者必恃出報應昭昭或見奪於人或見奪於鬼神竊恐財亦不保命亦不長也

案前代東昌知府韓某恃其兄為軍輔豪橫不循理法脫民脂膏無所不至其妻弟厲從學又恃某之勢每日帶領僕從出外閒遊遇事生風詐騙財物人皆呼為副太爺見其來莫不關門躲避有監生吳青雲其父曾為監司遺住房一宅宏敞精潔廣有亭臺花木簾閣而慕之欲奪為外宅以住優人妓女遂率眾至其宅呼吳出曰此房價值若干吾照數給爾可速相讓吳曰某雖不才忝列成均先人遺產誰肯輕棄有錢難買不賣物爾倚強侵奪獨不畏國法乎厲大怒曰好語爾不依殆欲銀房俱空耶喝令從人重毆之打至半死忽忿乘馬而去回署假捏賣券哄其姊夫云吳某得價不還意在白賴府不度情理出硃票差役立押出宅時吳被打之後氣忿交攻至夜半嘔血而卒其家方營殮殮狼差蜂擁而至刻不容停將屍棺及家口即時驅出有壯士鄭傑見而不平潛約眾少年於中秋夜探知厲

在宅內演戲。各執鎗刀。混入優中。乘金鼓鬧時。突出不意。於席間擒厲。碎砍之。並殺其眾僕。放火燒宅而遁。府聞變。方欲緝拿。即見吳魂索命。遂得重病。其家延羽流禳解。魂附府身曰。厲某作惡。皆因仗爾之勢。罪歸於主。禳解奚益。府亦吐血暴亡。
〔附〕孝直。漢景帝時。為長安令。志性清慎。政聲遠聞。所乘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聯婚。強索其馬。不獲。密構人誣直受賄。收之下獄。直使人告妻子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汝等幼弱。未能申雪。我死。可將紙筆置棺中。以便奏白。果死獄中。家人如所囑。後旬日。帝大會羣臣。直於殿前上表曰。臣少忝官途。頗彰清慎。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所畜之馬。加臣枉死之刑。上訴。皇天許臣雪冤。用敢以聞。并梁緯不法二十一條。粘狀尾。景帝覽表。訖。忽不見。甚以為異。詔收梁緯下獄。勘詰枉殺孝直及諸款。事事不虛。詔將梁緯。往孝直墓前斬而祭之。追贈直尚書郎。時人為之語曰。莫言鬼無形。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身。孝直訟生人。感應篇集註下。

張真元。鹽賈也。泊舟江畔。時洪水暴發。漂蕩民居無算。一婦抱衣箱求救。張操小舟濟之。及見箱中皆金帛。遂奪其箱。復推此婦入水。竟溺。箱歸。越四年。張所居忽水湧。一家十餘口。皆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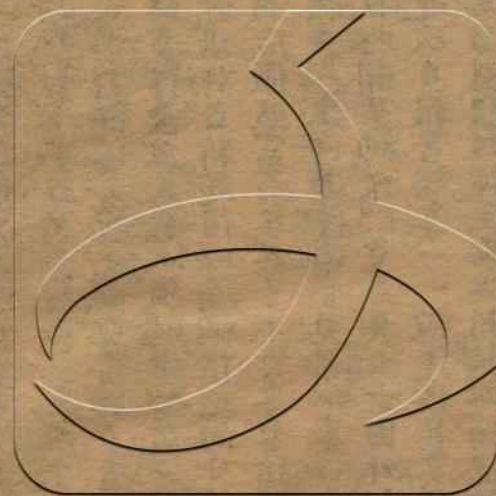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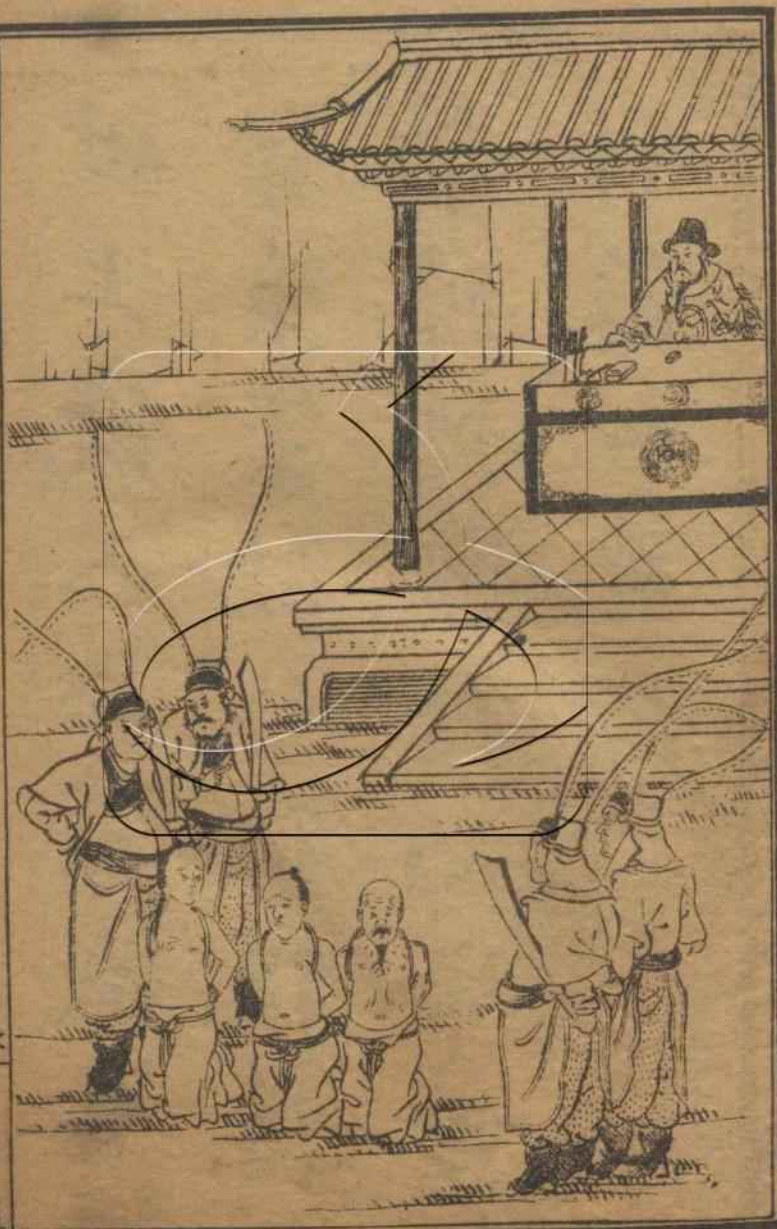
殺人放火逞強梁被
虜之家最可傷誰料
天公巧報復全家授
首足相償



擄掠致富

註擄掠專指劫奪而言或用兵之時恣意放擄或盜賊去後借端焚殺或歲當饑饉之餘或地值水火之厄強凌弱眾暴寡忤竊姦宄皆是也夫人之致富或承先世之遺或謀什一之利或躬耕力田或牽車服賈任勞受值求以道得以義自然長久受享若擄掠致富出爾反爾豈能免於天殃乎

案明末盜寇四起鄉村僻壤多有大賊有司無力查拏任其擄掠村民趙四負膂力習武藝乘亂結黨作匪放火殺人流賊中綽號一條龍者是也鼎革後大赦天下凡失身為盜者俱許自新趙得以漏網攜其向日擄掠之資至杭州城隍山下買房置產開張油店儼然富翁矣其子不肖專習鎗棒交結匪類時四月八日佛誕之辰子約無賴多人至淨慈寺遊戲見某紳家一女美艷非常子流盼不捨是晚約眾明火執杖打開某紳大門查尋其女因外祖母垂危往看病得免淫污遂盡劫資財而遁次日報官緝拿一一被獲救其家得鎗刀軍仗時天下方平不許民間私藏兵器乃引謀叛律全家俱斬趙四擄掠致富天道不容終不免身首異處云



世上優人品最微冒
官秉篆欲分肥強將
命婦諧連理西市遭
刑頸血飛



巧詐求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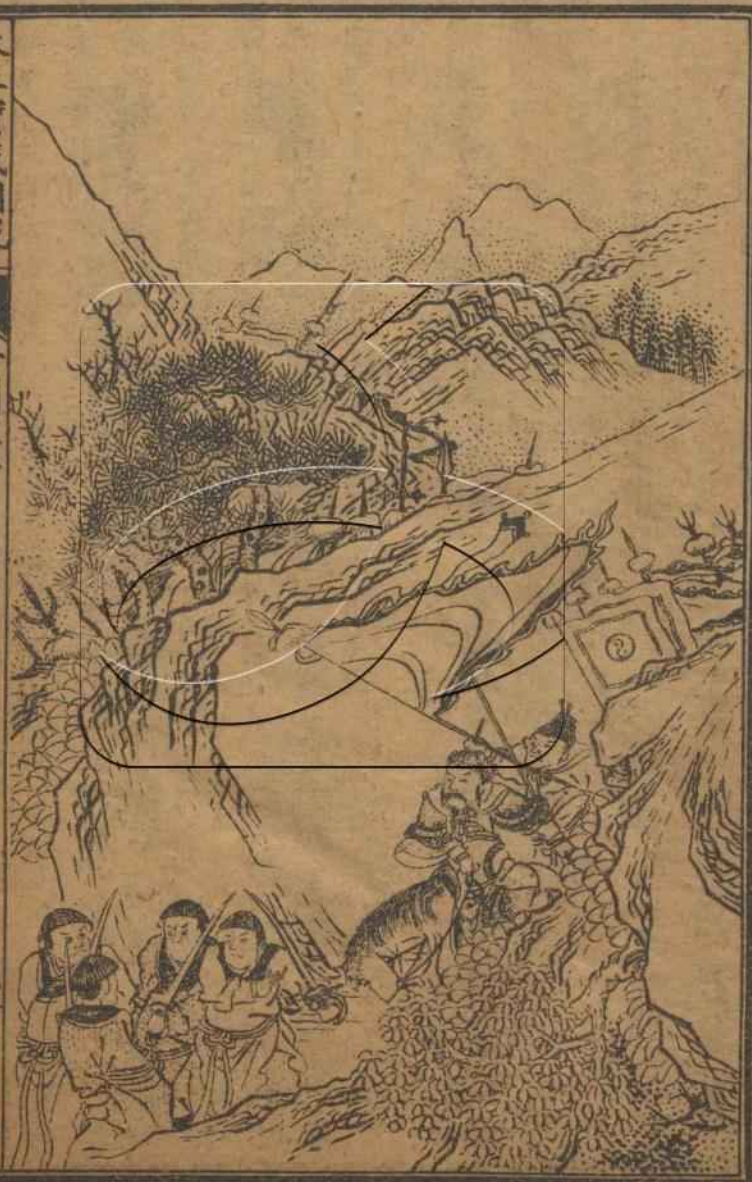
註巧者營謀。詐者詭譎。一命之榮。皆由天定。不求而自得者。命也。求之而始得。或求之而不得。皆命也。若加以巧詐。則方寸已壞。置之廊廟。必不公忠。出而臨民。安能廉潔。況分非應有。天必厭之。而予以奇禍。巧詐亦何益哉。

案昔南方有一士。姓呂。名鍾。才貌兼全。望之如神仙中人。但賦性放蕩。所癖者。子都宋朝。所不留意者。王嬙西子。雖有艷妻潘氏。呂視之淡如也。登甲後。選湖廣孝感縣。偕妻赴任。至蘇州。見優人賈文。與己面貌印板無二。呂大喜。邀之同行。日則共食。夜則共寢。餘桃斷袖。莫能踰也。妻見實事。事可人。亦有意屬之。一日舟次漢江。呂酒後不謹。感染傷寒。暴卒。妻與僕計曰。官人中道身亡。我等進退兩難。吾見賈某面貌相同。若冒充到任。決無人認得。且官人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平日朋友親戚。人人冷落。必無遠來查問者。僕以語賈。賈允從。是晚妻召賈議事。遂成伉儷。到任後。幸孝感小邑。俗朴風醇。詞訟有限。尚且敷衍。不致張露。時逢舉劾之期。賈竟忘己為假冒。百計謀陞。藩司與呂同年。調任省中。面叙舊好。賈茫然無應。及考其詩文。不能答一字。藩司怒曰。吾與爾長安同寓。花前覓句。月下聯吟。久所服膺。

今成木偶。定係光棍假冒。乃帶至密處。呼夾棍嚴訊得實。以其冒官欺君。姦佔命婦。奏請律斬。潘氏係受封之婦。忘夫事仇。與尋常和姦不同。與眾僕俱縲頸。

附西谿龍寬在京師。同年某行人過之。告以將避湖廣差。暫註門籍。寬曰。湖廣非遠差。况尊翁在堂。便道歸省。豈不甚善。何反欲避耶。行人曰。不然。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姑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寬止之。不聽。遂稱病。註門籍。纔一二日。吏部即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竟應選。得吏科給事中。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噫。一以巧詐求之。一以不巧詐得之。世間凡事。似此者極多。豈獨官職。感應篇集註下同。

甯波王生當貢。其次為李某。李素無行。而多狡術。百計攘得之。王生樸實不較也。李入京就選。遍謁鄉貢。當緣入奸相嚴嵩門。求為順天訓導。嵩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縱步至順天學。登其堂。窺其署。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李大聲曰。吾不數日當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羣譁於吏部門前。選司聞語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學。快快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王生應貢就選。恰得順天訓導。



賞罰權衡稱物施不
平此箇界心離寄言
秉節行兵者諸葛遺
徽盡效之

賞罰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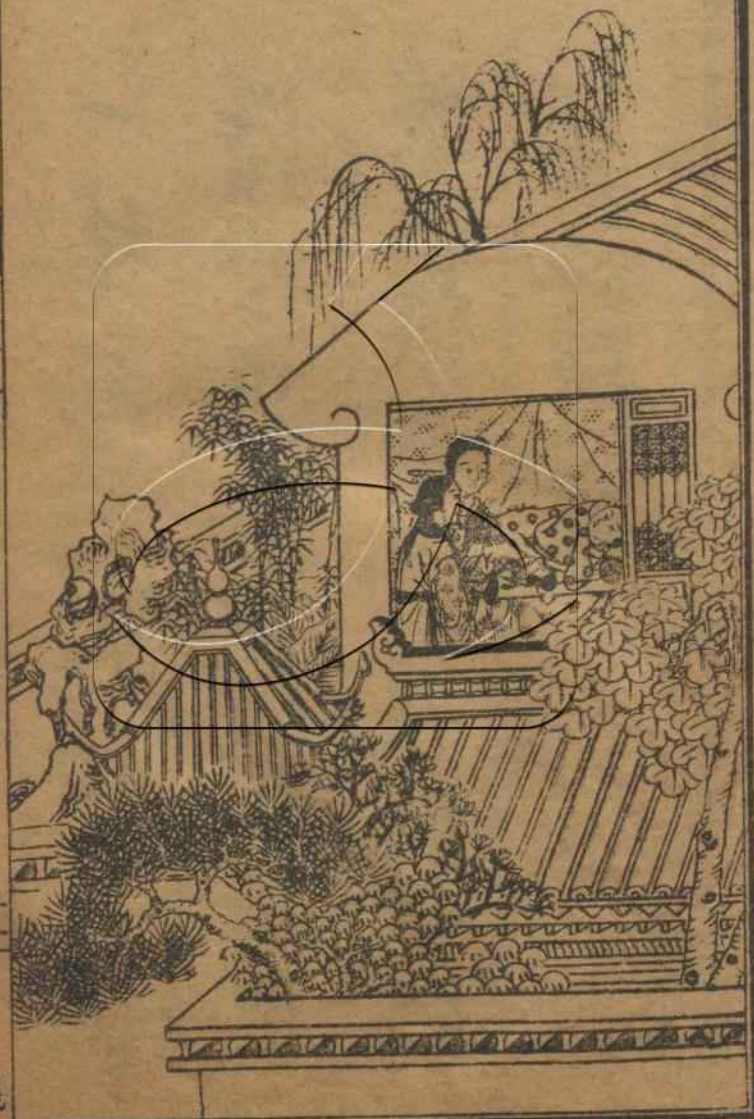
註前言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是賞罰不當也此言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徇私或功勞有大小而一例行賞或犯事有輕重而一例行罰皆不平也若吾心既平則賞罰自無不平矣

案晉有大帥性極苛刻決於行罰憚於行賞將士有過一槩殺之至有功當賞則躊躇再四不得已始予薄賞甚至吝而不與將士靡不離心參軍諫曰賞罰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功有大小則賞有厚薄過有大小則罰有重輕如持衡稱物毫釐不爽方足以服人心昔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是以當時諸將用命雖魏延反側之徒帖然不敢有異議李平廖立廢棄終身而無怨言蓋能平吾心以平人心者王道也此孔明所以未易及歟今君侯賞不按功是賞不足以為勸也罰不按過是罰不足以為懲也甚至當賞而罰當罰而賞種種不平竊恐人懷異志不肯効命疆場其何以懋建功勳乎帥拒而不納一日率兵征苗下令各裹十日糧日行二百里所過皆蠶叢鳥道兵皆拔膝附葛捨命而行帥不恤艱苦一味嚴刑驅迫不許稍息及苗亂既平有功者俱不得稍沾恩澤事聞於朝

下詔切責。後帥副大將軍出征。屢立殊勳。同事皆曰。渠為帥領兵。賞罰不平。人人怨恨。今此之役。若令渠奏功。報應安在。其在大將軍前。排擠之。竟不錄其功。亦云報也。**附**唐朱泚之亂。車駕出幸奉天。道有獻瓜者。德宗嘉其意。欲賞以官。陸贄諫曰。爵祿者。天下之公器。不可輕也。今虧一介。輒予官。彼忘軀者。何以賞之。遂不果行。陸贄卒為名臣。感應篇集註下同。

宋景德中。寇犯邊。鄆縣數罹其毒。士兵者無敢一挫之。時李居正以小官權稅一鎮。鳩募丁壯。奮刀矛之。因深入其穴。奪所掠男婦老幼。悉還其家。人皆德之。而無肯為之請賞者。惟張詠密以奏聞。真宗大悅。立遷居正為閤門祇候。居正莫知所自。或以詠告。正乃急往見之。不獲。達因禮閣者。傳入榜帖。詠批紙尾云。公臨財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惠。加以謹畏。此報國大丈夫也。所謝近私。不得相見。居正德之。誓佩終身。此則賞之當者矣。

元末東莞人王成作亂。何真起義兵除之。募人能縛成。即予鈔十千。於是成之奴縛成以出。真如數賞奴。令人具湯鑊駕車上。成懼以為烹已。真乃縛奴烹之。使人鳴鼓推車。號於眾曰。奴無縛主之理。所以罹此刑。人服其賞罰之公。附之者益眾。



一生衣祿總由天減
得些兒壽便延
若是
奢靡奪紀再求堅服
藥亦徒然

逸樂過節

〔註〕逸者安逸。樂者快樂。皆人情之所欲。但過節則志氣昏惰。驕奢無度。或促壽。或

招殃。必然之理也。蓋人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有一千一

日用盡。則明日無有。若用百文。則可至十日。用五十。則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

〔案〕山右豪民。伍其仁。廣有家資。奢侈無度。建大第。僭擬王侯。用翠栢為櫺。紅粉為

壁。文石為堵。鑿池於堂。覆以水晶之磚。金魚荷藻。瑩然可數。客坐其中。如居水上。

皆驚懼不甯。又有七寶之床。遊仙之枕。鳳翽之扇。龍髯之拂。周爰商鼎。越異秦珍。

靡不充物其中。每食進饌。悉用金盤玉盃。侍婢皆綺羅錦繡。分列兩旁。以手捧饌。

視其所欲而跪進之。有會芳園。廣可十餘里。起十二院。居十二妾。每妾用美婢八

人。服事。妾皆通琴棋書畫。婢盡解妙舞清歌。晚夕治酒。通園燃銀燭萬條。明如白

晝。令妾賭采。勝者得侍寢。各院之婢。皆持樂器。奏於窗外。俟伍睡酣。乃歇。醒則復

奏。連旦不寐。家畜男女梨園。客至則演戲。伍自執鼓板。按其宮商之生熟。以為賞

罰。日用千金。率以為常。豈知福過則災。生樂久則苦至。極欲窮奢。造物所忌。伍忽

然得胃弱之症。雖珍羞畢陳。不能下咽。每日臥床不起。略聞響音動聲。即魂驚汗出。

有道士素講抽添之術。進藥數劑。引動相火。一時不御女。則下身如火。疼痛難忍。不數日。瘦裂流血。日夜叫號。聲如牛吼而死。

附宋。滄州節度使朱信。繼唐聚斂。於京師築大第。外營田園。其長子任供奉官。厚息。貨於富室。券中俱有鍾聲。繞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目。即還也。於是私募俊僕十數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宅旁。俟其出。簇擁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日會京師眾無賴。博酒。言盡此逸樂者。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家資已耗什之六七。弟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訴。奏於朝。餘財悉付其弟。並除供奉官。班籍。遂貧困無依。乃代獄卒。搖鈴警夜。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弄獼猴為戲。供奉委質焉。公侯之裔。一旦至此。悲哉。桂香鏡。

明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又同日授官。一授黃州教授。一授鄂州教授。未幾。官黃州者死。官鄂州者聞之。即處分後事。以待。越數日。無恙。因往弔。且祝曰。我與公年庚同。出處又同。今公先我而去。我即死。已後公多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豐。故歿。公生於寒微。未嘗享用。故壽也。官鄂者。由此益自刻苦。不敢逸樂。官至典郡。



只顧行兇悍那知惡貫
盈鞭答人膽喪呼喝鬼
魂驚腹消肝腸見肢殘
血肉零割燒與春磨萬
劫入油鑄

苛虐其下。

註苛是煩瑣。虐是殘害。居官酷責吏民。前已數言矣。此專言處家之道。袁氏世範曰。奴僕天性多愚。如頓放物件。必以邪為正。截裁物料。必以長為短。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為是。輕於應對。愈加呵叱。其言愈辨。全是蠢濁之氣。實覺可憐。為家長者。當曲為寬恕。至婦女不識道理。其責下人。每用非刑。或至絕其飲食。宜委曲勸諭。若幼年子弟。尤宜禁其鞭撻奴婢。以養仁恕之良。將來自無刻薄之患矣。

案縉紳邱姓者。生八女。俱狼戾充暴。稱為邱氏八虎。而第五虎尤為悍妬。年未三十。四嫁其夫。有婢者。英為夫理髮。虎截其雙指。又有婢名金蓮。能歌唱。夫甚愛之。虎斷其舌。每性起。拷打俱用非刑。或以鐵鉗摘其肉。或燒紅鐵箸刺其乳。或裝貓於婢女褲中。以鞭打貓。貓不得出。在肉中抓咬。婢在處及兩腿俱爛。致死多人。夏夜虎方就浴。聞窗外鬼聲甚厲。虎大怒。不候浴完。赤身持鞭。坐中堂。喝曰。索命者俱來。吾不畏也。鬼聲寂然。虎生一子一女。甚鍾愛。同時患痘。垂危。延高僧懺悔。僧曰。人有貴賤。性命則同。夫人逞一時之怒。鞭殺侍女僕婦。陰魂含怨。報及兒女。試思

彼雖賤類亦人之兒女也。若我之兒女，供人打罵，我能忍乎？受打求饒，哀聲動地，我能忍乎？打死拋骸，青燐夜照，我能忍乎？我不能忍，便知他人父母亦復如是。是以苛虐之事，仁者不為也。夫人但反躬自責，自然冤孽全消，誦經禮佛，奚益耶？虎不能從，子女俱歿，虎後染瘡毒，遍體鱗集，十指與舌俱爛，落渾身肉塊腐潰，見骨而死。

附衛氏嫁張郡幕，苛刻其下，奴婢因苦死者甚多。中歲病感，獨閉室卧，自云不欲見人。人至輒忿怒。久之，人間室中有瑟瑟聲，視之已化為蛇，衣服髮爪散委牀下。家人怪之，殺而焚焉。凡為婦人之很毒者，亦知有此毒報乎？感應篇集注下同。馬封翁年踰四十，止生一子，眉目如繪。夫婦愛若珍寶，婢偶抱出門外，失手墜地，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命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夫人驚痛幾絕，索婢撻之，不得乃撞倒封翁幾次，翁並不怨其婢。婢歸母家，日夜叩首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夫人即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森後官至戶部尚書，夫奴婢犯罪之大者，孰有如死其子。此事尚可恕，又何事不可寬乎？封翁滿腔仁慈，見於行事，其受封宜哉。明珠既損，豈能圓。縱撻婢傷亦枉然，畢竟仁人當食報。麟兒再降賴翁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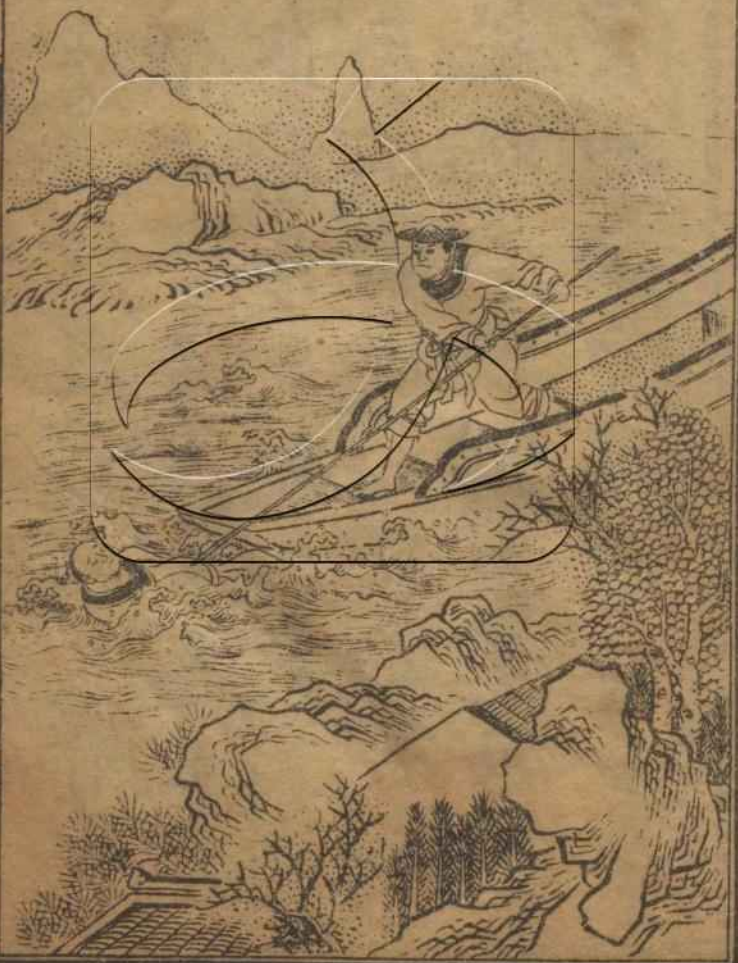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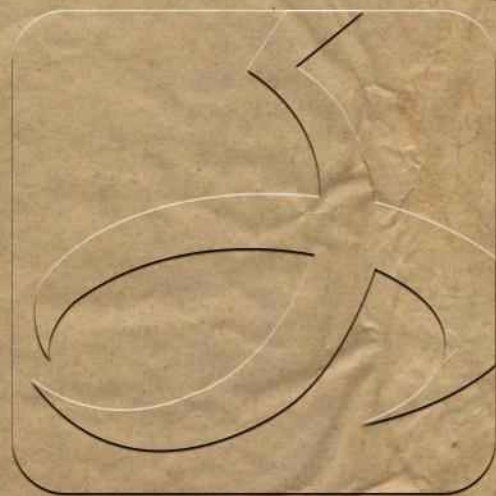
附錄戒虐媳詩 頌江夢覺老人著

男子三十婚，女子二十嫁。婚姻有定期，禮不容假借。閒有貧戶，禮從權，或因母乏乳，或慮娶無錢，自幼即抱置身邊。名雖為媳，實同女。三年鞠育，一般苦分，屬尊嫜。即是母，少小何曾離左右。無如世有愚婦人，謂媳非我所親生，可憐孤弱伶仃女，橫加殘虐，果何因？食則同飼犬，衣則如懸鷄。並無大過犯，拷掠施嚴刑。若嫌媳幼稚，轉眼即長成。若惱媳頑鈍，善誘宜循循。徒然朝加鞭，夕加鞭，膽戰股栗，跪堂前。身無完膚，殘喘延。父母聞之，空淚漣。姑嫂見之，誰手援。譬如几上一塊肉，任爾千剝萬割，默默無一言。試思汝亦為人媳，不聞堂上加呵責。汝亦有女兒，不聞嫁後被鞭笞。豈知夙世冤讐結，今生還報無參差。吁嗟乎！此媳原以配汝子，他日生孫奉汝祀，胡為忘却骨肉親，凌辱不堪竟若此。坐令城鄉生女家，忍心溺殺小女娃。所以陰曹虐媳罪，更比溺女一等加。度劫金鍼。

訓女條款詩 計戒溺女虐媳

女媳母宜憐，人何溺虐然。獄應同受地，生實欲還天。娘恩甘投水，婢恨憤撻鞭。慈憚能永戒，後嗣定多賢。

愚按此句既專言處家之道則虐媳亦在其中故附錄之。



逞忿由來是禍胎一時怒
起便成灾古人百忍垂深
戒無奈庸夫做不來
派廣河內任浮沈舟子無
端起騙心白銀入囊袋
日受刑西市復返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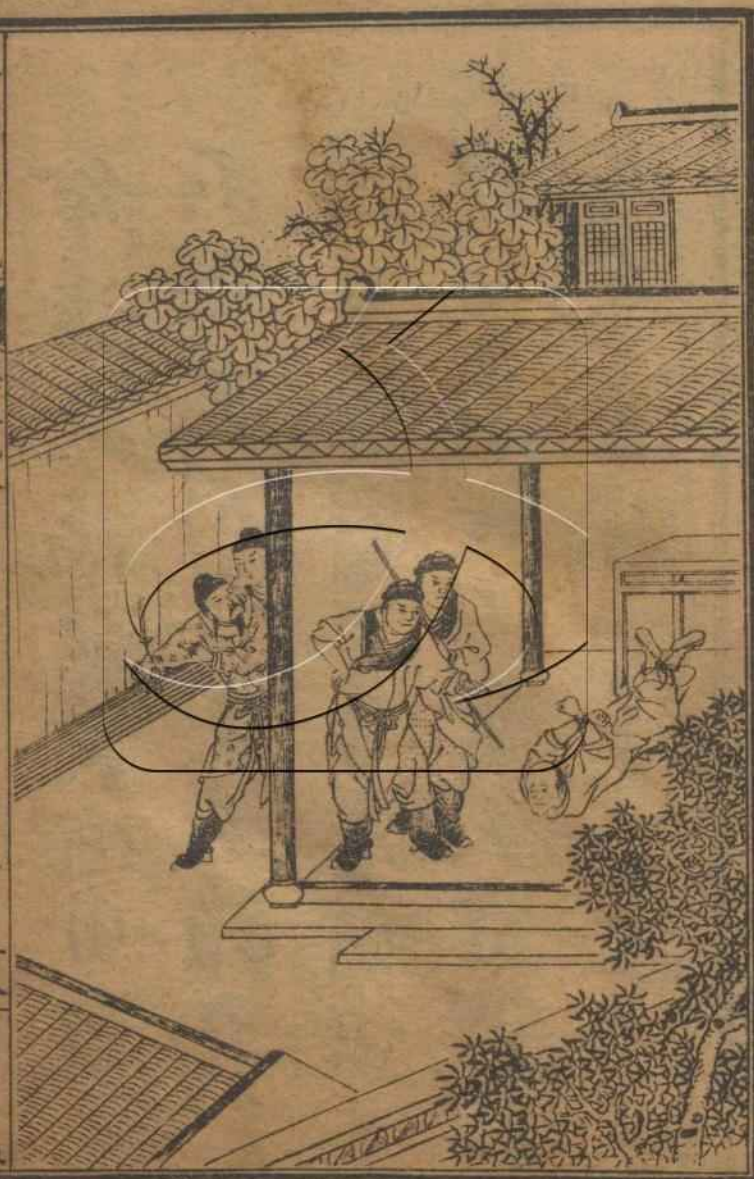
恐嚇於他

註君子見人有憂懼之事。隨便安慰解釋。使之心寬。便是莫大功德。若藉端恐嚇。之。或致成病。或致喪身。其為罪孽。豈小哉。佛經云。好驚怖人者。來世當變麀鹿。畏避諸獸。動輒驚走。蓋恐嚇之報也。

案永嘉富人王生。與湖州小客李薑。客言過。生一時怒起。用拳毆之。客昏暈倒地。生大懼。扶起救。自認不是。款以酒飯。臨行贈絹一疋。客感謝而去。至渡口。舟子秦四問從何處得絹。客曰。為此幾喪性命。乃備語其故。時數里外。有無主流屍。秦四狡人也。聞客言。暗思一計。向客買絹。並取貨薑之籃。俟客登岸。運高撐屍至其家。脫衫褲衣之急。走叩生門曰。頃有薑客過渡。云為君梅死。挽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薑為證。旋即氣絕。不敢不奉告。生舉家泣怖。賂以錢百千。舟子搖首不允。直增至二百千方許。相與瘞屍深林。生有逆僕趙年。向因通婢事。發被生痛責。懷恨在心。赴官出首。起屍相驗。拘生嚴訊。生從未見官。一到公庭口。訥不能辯一字。官命重責。竟死杖下。而被打復醒。酒飯出門。與舟子報信諸款。未及細詢。竟朦朧結案。秦四得以漏網。明年薑客又至。王合家以為鬼。歲而罵之曰。向者

爾偶仆即醒。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尚來作祟耶。客怪嘆曰。安有是哉。我幾死轉活。家惠一緡。賣與渡口舟子。即安然歸家。今方賁土儀。致謝。何以為鬼耶。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故僕訴於官。索捕舟子。訊出藉屍恐嚇真情。追原贓給生之子。泰四不合。借屍嚇詐。致死人命。按賊治罪律斬。越年以僕逼主致死。立決梟示。原問官革職。

附恐嚇有二。一是遇人急難。不行安慰。故倡其勢。動其憂恐。一是圖利修怨。虛張聲勢。使之怕我。蓋遂所欲。皆是恐嚇。與乘威迫脅者不同。夫人有怖畏。尚當曲為寬解。乃反以危言恐嚇。或致非命。則孽自我作。能無報乎。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欠租。必欲令還。致自經死。孫李明以女使與小奴作過。必欲根究。致投水死。雖其自殺。實我殺之。為其恐嚇使然也。太上業報因緣經載此二事。以為人戒。感應篇浙中王大恩多負人錢。慮其索債。乃先定恐嚇之計。與賣藥者暗約曰。我令人買砒霜乞與假者。賣藥者曰諾。索債者至。恩隨令人買砒霜買至。輒服之。索債者驚遁。人莫敢至其門。一日為父母所責。亦令人買砒霜嚇之。偶賣藥者他出。竟得真者。服之腹痛不可忍。父母以為偽。不之救。遂七竅流血死。感應篇註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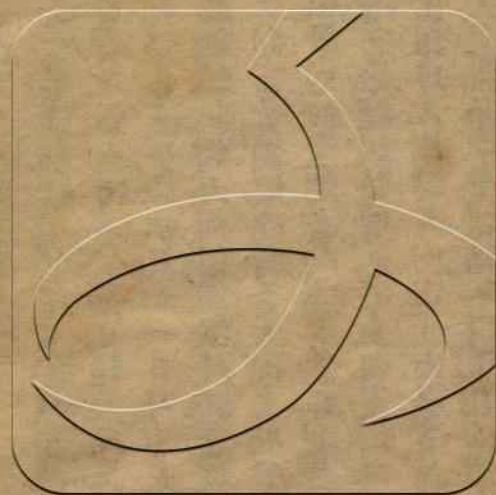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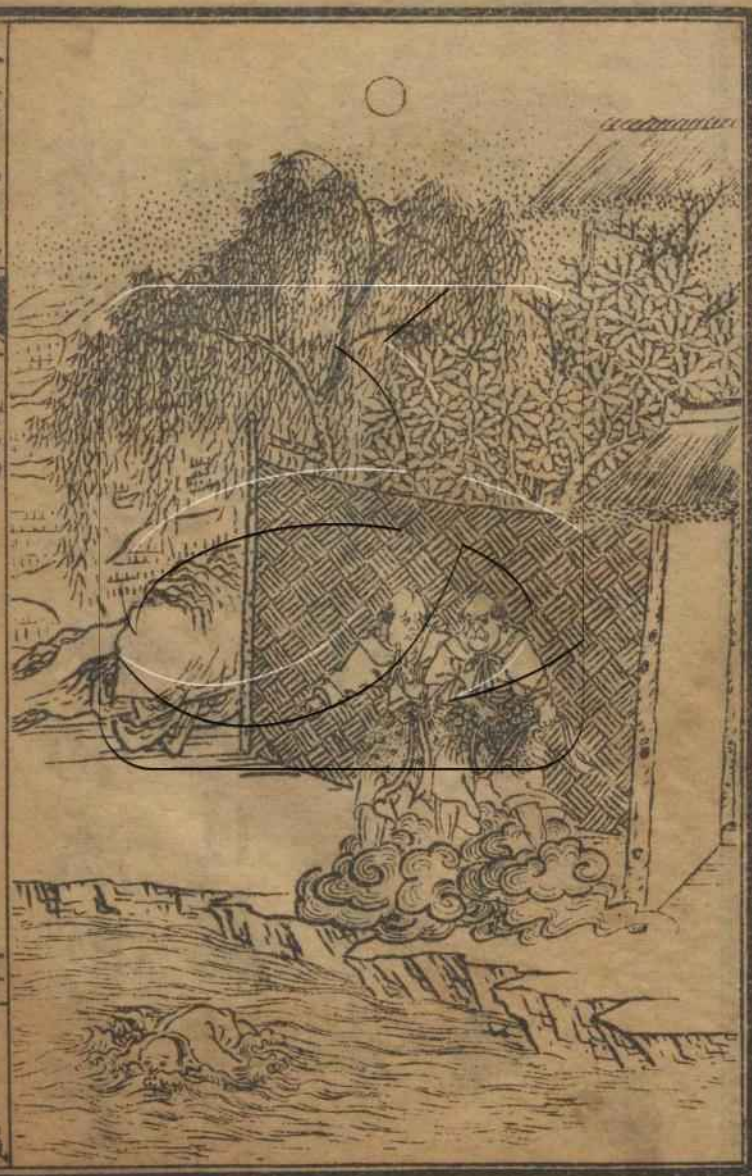
命該缺陷。怨天何用。自
不長進。尤人奚為。雖有
滿篋金珠。入手登時就
縛。我勸世上貪夫守賤。
安貧氣樂。



怨天尤人。

註人生陷缺皆由命。造於天。何與於人。何涉。而乃怨之尤之也。從來能安命者。貧守賤。多有後福。而不安本分。動輒怨天尤人。偏有意外奇禍。蓋怨尤者。必不自反。惡業益重。是以天災人禍。其來加速也。

案荆州楊大同。祖父遺產頗豐。因其沉酣麴藥。兼好嫖賭。以致資囊蕩盡。貧苦無聊。大同不反躬自責。反恨天道不公。每日指天而罵。又恨親戚不為幫助。朋友不為扶持。呼名毒咒。願各速死。以快其心。一日月下正巡簷。悵嘆忽有一少年叩門而入。衣衫齊楚。品貌端莊。謂大同曰。爾欲發跡。當從我遊。怨尤奚益。今有一好境。欲偕爾往。可以立刻富貴。爾能隨行否。大同喜而願從。少年乃出錢沽酒。與大同暢飲至夜半。命取筆硯。於壁間畫門。喚水念咒。雙扉忽啟。少年執燭前行。大同後隨。至一處。見堂階宏敞。鋪設華麗。又進至內室。則珠簾繡幙。畫檻雕欄。宛然仙境。少年起篋。盡是金銀珠玉。指謂大同曰。子既愛貧。何為不取。大同乃儘意取之。少年忽滅燭。不見大同。在暗中覓歸路。不得。正在徬徨。忽聞數人大呼捉賊。用繩縛倒。乃是一巨室。旦送官。不能分辨。死於杖下。竟不知少年是何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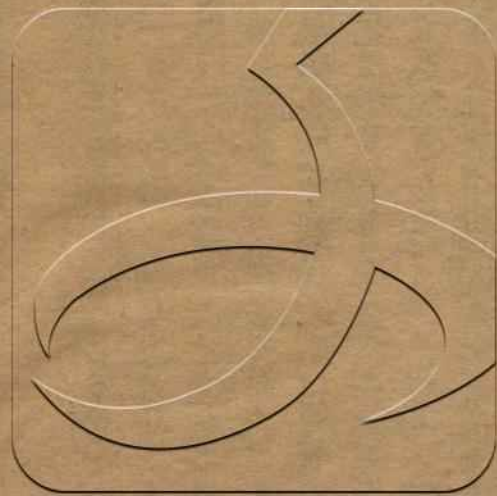


洪培嚙植庶物流形雨
師風伯天地功臣無端
訶罵觸怒神明夫遭水
溺妻被火焚妻之身殞
弟劫沈淪

訶風罵雨。

註風噓萬物。雨澤萬物。風伯雨師奉天而宣之。風雨多寡各有分數。故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程子遇風雨必興聖賢畏天之誠如此。世人雨多則怨澇。風多則怨暴。豈知風雨不時。或由官吏苛虐。或由下民作惡。乖氣致沴。與風雨何涉。愚人訶且罵之。罪莫大焉。

案村民禹三汲妻洪氏俱愚蠢不循道理。有草房被風吹倒。夫婦心懷怨恨。每遇風起則指而痛罵。一日三汲在門前閒坐。忽有旋風在脚下旋遶。即奔至河邊躍入水中。時有在田力作之人。慌忙拉起。已半僵矣。救甦詢其故。答曰。適見兩白衣人過我面前。云河中元寶甚多。曷不往取。我隨去。果見白錐堆集。喜而取之。不圖其入水也。自是神魂痴迷。或歌或哭。時以不得元寶為恨。後夜間前兩白衣人復來敲門約去。三汲竟投水而死。其妻洪氏往田刈麥。偶值大雨。布衫淋濕。歸至竈前取火烘焙。且焙且罵。忽有火星爆落。衫上撲而不滅。燒及皮肉。疼痛難忍。喊鄰人來救。衣如膠粘。牢不可脫。用水澆發。愈發愈熾。不啻添油。須臾焦頭爛額。渾身燒如黑炭。受三日無量之苦。方纔氣絕。此訶風罵雨之報也。可謂夫婦之愚矣。



兄弟由來一樹花同
生同長共根芽如何
却聽閒言語姜被成
冰雁影斜



關合爭訟

注關合者。兩邊用言挑唆也。民之愚者不能訟。富者不願訟。強有力者。雖懷好鬪之心。未有健訟之才。惟奸人意在圖利。以言挑唆。相激而成。甚而捏造風波。代寫虛詞。致令人亡家破。積年不解。蓋訟端急則利孔開。不致利歸於盡不止也。

案昔有程姓兄弟十人。祖遺財產百萬。長者當事。早則支用多。次者支用遞減。最小者。竝無支用。兄弟相與安之。未嘗較也。有表叔瞿嗣卿。久掌出納。一日長子檢簿。見其糜費浩繁。繼賴相責。嗣卿羞怒。唆其諸弟曰。公中之產。理應均分。爾兄某年取若干。某月取若干。俱侵蝕入己。現有簿可按。可使之吐出也。諸弟信其言。向兄索找。兄負性不肯出一好言。以致諸弟皆忿。于戈操同室矣。由縣控府。由府上控。兩造爭勝。各通賄賂。竄送官吏。不肯於骨肉之間。稍寬一線。越數年。家皆貧落。嗣卿欣欣得意。一日街上。有小兒跳舞云。城隍附身。直至嗣卿家。眾隨入聚觀。見小兒至堂中。面南而坐。喝令帶犯入來。嗣卿如有人鎖押。跪於階下。城隍諭曰。爾關合爭訟。罪惡彌天。宜速報。即令帶去受罪。嗣卿伏地哀聲震天。須臾甦醒。城隍問曰。爾受何罪。可對眾宣揚。答曰。適過刀山。有鬼使以鐵叉洞胸。拋在刀上。眾刀

攢刺痛不可忍。城隍曰：爾以刀筆害人，應受此苦。再命帶去。嗣卿哀叫如初。醒後自供：適有鬼使以木板夾身，從首至足。銘為兩半。城隍曰：爾離人骨肉，應受此苦。又命遍歷碓舂油鑊，寒水、火、林諸獄畢。城隍曰：十八重地獄，若令爾今日受盡，則陰曹法無可加。今陽報既彰，留餘以作陰罰可也。程氏昆季不信，爾挑唆自相踐踏，神明震怒，祖父怨恫，各減算奪紀，傳與世人共相勸勉。兄弟之閒，宜敦和好，則訟棍浮言無自入矣。吾神去也。問小兒一字不知，嗣卿不久卒。

附 羅煒：於開元寺前見一乞食老嫗，足蹠覆人酒甕，被店主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曰一貫。煒脫夜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過於途，曰：蒙君解難，心不敢忘。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岡父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即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治之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眾，遂致富。或曰：老嫗即鮑姑也。丹桂集

黃鑑：蘇衛人。其父慣教唆爭訟，蕩人產業，致人冤獄。後鑑弱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郡人皆嘆。天道無知，天順在位，鑑陞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於景泰中。有禁錮天順疏，立時伏誅。合家斬戮。

附錄徐明府息訟歌 一心普度合編

世人有事莫經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請眾公剖兩情愆。你也無怨，他也無怨。聽人唆訟到衙前。告也要錢，訴也要錢。差人奉票又奉簽。鎖也要錢，開也要錢。約隣干證日三餐。茶也要錢，酒也要錢。投到州縣細盤旋。走也要錢，坐也要錢。三班六房最難言。審也要錢，和也要錢。自古道官清吏不廉。打也要錢，枷也要錢。唆訟本來是奸貪。贏也要錢，輸也要錢。爭強角勝官司纏。田也要錢，屋也要錢。食不充口衣不全。妻也可憐，子也可憐。纔知唆訟被人陷。詎也枉然，悔也枉然。唆人爭訟罪彌天神也憎嫌，鬼也憎嫌。善人自有天眷顧，害也徒然，告也徒然。況且人心是一般。你也求安，他也求安。何不人人息訟端。此也休纏，彼也休纏。食王水土報恩難。賦也早完，稅也早完。天地親師德無邊。時也念焉，刻也念焉。酒色財氣禍非凡。老也戒焉，少也戒焉。教子讀書與耕田。名也有焉，利也有焉。不犯科條不作奸。爭也無焉，訟也無焉。有事全要自己寬。屈也受焉，辱也受焉。看破勝負總無關。心也平焉，氣也平焉。解事分爭不要錢。福也無邊，壽也無邊。永無是非到官前。官也喜歡，民也喜歡。各安本分樂天年。田也保全，屋也保全。世人依得此篇言。行也安然，坐

也安然。吾本為官愛民賢。願子同然。願民同然。雖是幾句閒談歌。依得身安。行得身安。有人抄寫遞相傳。富也綿綿。貴也綿綿。徐太史跋曰。適見元宰必讀書。續刻息訟歌。近旨遠所。云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也。亟附錄之以廣其傳。

夢霞居士勸勿訟偈言十二首

勸鄉紳勿訟

幾生修到宰官身。百事隨緣莫計真。欲重功名須愛己。敢憑權勢更凌人。訟庭縱可欺衡鑑。幽獨如何對鬼神。自古大臣光史冊。家居原是鄉紳。

勸士人勿訟

一領襦衫莫自輕。秀才身分本光榮。但從爾室求無愧。休向公庭訴不平。雀角無端興訟獄。龍門早已誤科名。讀書是學如何事。那有功夫學佔爭。

勸富家勿訟

百萬黃金總是虛。富翁何復較錙銖。貪財最足招尤怨。結訟徒然飽吏胥。若待終凶傾產業。空來晚悔喪形軀。君今欲種兒孫福。步步當留地有餘。

勸貧人勿訟

任爾喊冤訴訟詞。家貧端合受人欺。投呈浪費書呈禮。控案從無結案時。空自奔馳拋歲月。那堪凍餓泣妻兒。不聞賢達垂良訓。死到呼兒學吃虧。

勸兄弟勿訟

兄弟從來得最難。如何手足忍相殘。多因芥底營聲巧。遂使天邊雁影單。同氣有乖頻構鬪。親心無異總悲酸。而今門內爭端起。但念高堂莫見官。

勸宗族勿訟

族中雖是各分門。上溯高曾共一源。不念祖宗聯水木。頻經州縣佔田園。鷓鴣已自傷毛裏。葛藟如何庇本根。學得張公書百忍。也留好樣與兒孫。

勸朋友勿訟

獸禽尚勿傷同類。人獨何心訟友朋。縱為谷風難釋恨。云胡舊雨不關情。昔年願結芝蘭契。今日翻成雀鼠爭。連袂跪依棠蔭下。那堪回首聽鳴嚶。

勸鄉鄰勿訟

客路艱逢嘆子身。偶逢桑梓認鄉親。居家豈遂忘同井。構訟偏多控比鄰。須念閭閻

閨皆故舊。況多秦晉附婚姻。晨昏出入時相見。莫為閒情起禍因。

勸勿與孤寡訟

世間孤寡劇堪憐。誰忍欺凌雀角爭。字內窮民傷赤子。閨中苦節數青年。最宜體恤情相讓。縱有猜嫌訟莫牽。若不與伊深計較。寸心陰隱感神天。

勸勿代作詞訟

誤用生花筆一枝。為他人事費神思。硯前樓閣憑空起。腕底風雲任意吹。日逞殺機心最險。躬遭陰譴罪難辭。試看牢獄死亡者。多半從前是訟師。

勸勿唆人訟

唆人爭訟破人家。總為貪財一念差。盡日只憑三寸舌。有時翻作兩頭蛇。欲消夙怨將婪嘴。暗逞陰謀鬪鼠牙。縱火自焚難自脫。不如開口吐蓮花。

勸與人息訟

須學魯連立意誠。為人排難解紛爭。雲羅乍起都吹散。月旦公持代品評。苦口若能談至理。嘉言原可動羣情。挽回一世胥無訟。萬姓咸熙樂太平。

夢霞居士。浦城善士也。姓孟名殿榮。勤學好善。見義必為。年未三十。高等食餼。

現在方輿未艾。予友陸香史徐虛谷諸君雅知其詳。每向予稱道弗衰。予心竊敬慕之。不識何時得領清誨也。江山毛金蘭謹識。

息訟歌。詞訟不可興。家業從此廢。縱贏一萬兵。自損三千騎。訟師搖軟橈。干證索厚幣。那有善公差。亦無白書吏。官斷未可知。危懼如臨履。倘然失足時。辱及難遮蔽。每聞變產人。多為爭田地。嘗見奪家私。徒然壞兄弟。為氣結訟詞。成訟更受氣。貪利打官司。幾見訟得利。婚姻相成仇。空把親戚棄。失財更遭官。又加一倍費。仗義代人爭。終久到失義。因親強出頭。從此絕交誼。士子誤詩書。百工忘技藝。農家撒田疇。商賈拋生意。富者因訟貧。貧者因訟斃。小事不周旋。大事難逃避。弄假遂成真。終難因始易。勞力且勞心。何趣復何味。一時雖興高。後苦誰來替。我勸世間人。詞訟勿兒戲。若非不共讐。慎勿相牽繫。勸世間人。解紛第一義。慎勿觀成敗。聽其相關氣。雖然粗俗語。須要牢牢記。人鑑下同。

唆訟之人最不良。往來暗地使刀鎗。當官硬逞傷天理。害眾深謀誇己長。公道難容。神鬼恨。幽冥定與子孫殃。曾聞起滅包詞訟。冥間拔舌又剝腸。



小人植黨如蠅集羶攬
權竊柄妒能嫉賢盜名
有道疾視睚眦毀其祖
墓傷其家團披村寸磔
遺穢千年

妄逐朋黨

註朋黨惡名也。聖世之所不宜有。人臣之所不敢居。董昭有云。人臣之罪。莫大於植黨。國家之禍。莫烈於分黨。逐者隨也。妄逐者。謂不審邪正。不辨忠佞。惟以趨炎附勢為事。以致擾亂國政。摧折忠良。其貽誤宗社。可勝道哉。一說以朋黨為正人。如李膺。司馬光等。妄逐如曹節。王甫輩。之於尉繚。蔡京。韓侂胄。於元祐熙寧諸君子。是也。似與陰賊善良相同。前說近是。

案焦芳。泌陽人。天順八年進士。粗陋無學識。性復陰狠。動肆譏訕。朝士咸畏之。時劉瑾專權。芳拜為義父。自稱兒子。瑾喜。由翰林侍講陞吏部侍郎。俄進華蓋殿學士。居閣數年。瑾濁亂海內。變置成法。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遇瑾言。必極口贊揚。裁閱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賂瑾者。必先賂芳。又結張綏。劉宇等。為心腹。每舉一事。芳倡先。則綏宇助之。或綏宇倡先。則芳助之。彼此交通。成為一黨。吉安大盜趙燧。殘破州縣。芳遷怒江西人。與瑾議減裁鄉試解額五千名。通籍者勿選。京職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澄任元。宜榜其罪。瑾笑曰。以一盜故。禍連一省。至裁解額足矣。宋元人物。亦欲株連耶。乃止。後芳與綏權既相等。兩虎同窟。議論每多不合。遂有隙。

絲盡發芳陰事於瑾。瑾大怒。斥令歸籍。猶治大第。宏麗無比。趙燧破泌陽。火之。發窖多得金寶。乃盡掘其先人塚墓。雜以牛馬骨燒之。求芳不得。取芳衣冠披庭樹。拔劍碎砍之。使羣盜汙其先代女塚。曰。吾為天子報仇耳。其見惡於盜尚如此。
附沈康富家子也。靈敏能文章。見者期以大器。康日與燕朋往來。非尋花問柳。即樽酒酣飲。父責之不改。入閨之夕。康夢朱衣神曰。子今科榜首也。不率嚴訓。令老親終日憂鬱。上帝已黜子科名矣。高望中耶。康寤神沮。不能成一字。白卷貼出。桂香鏡。

陳石閭言。京城有諸生。係舊家子。偕數友觀劇。九如樓。召優伶勸酒。飲方酣。忽一友中惡仆地。旁人方扶掖灌救。突坐起。張目直視。先拊膺痛哭。責其子之治遊。大累科名。次齧齒握拳。數諸友之誘引。詞色俱厲。若相搏噬。生識其父語聲。伏地戰慄。殆無人色。諸友皆瑟縮潛遁。有踉蹌失足。破額者。四座莫不太息。雍正甲寅事。石閭曾目擊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先師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所見惟嫗婢僮奴。有何好樣。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匪友。參雜其間。神昵濡染。貽子弟無窮之害。數十年來。歷歷驗所見聞。知公言真藥石也。



忠臣報國一身無為
聽鶯聲背父書夜半
子規啼血處孤魂空
自覓頭顱



用妻妾語還父母訓

註婦人女子不讀詩書未涉世故淺見者多明理者少用者我心毫無主張任其轉移也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其訓子者心無刺義口無刺言為子者當念親年難再有時追慕音容杳不可得思於承歡膝下時遣其正論乎

案明懷宗末年逆闖犯關朝臣死節者固多而貪生畏死開門迎賊者亦自不少有顯官某其父在江南原籍寄書曰大步艱難正臣子戮力盡忠之會吾家世受國恩不可以二勉之某捧書而泣以死自誓及聞煤山之變赴密室自經妻邵氏妾高氏奔往救下妻勸曰君年正少前程萬里況有老親在堂何苦自戕其身某曰吾奉父命為忠臣豈肯虧體辱親不能與卿輩白頭相守矣妾曰不然凡為忠臣者必期有濟於國今城破君亡大仇未報君默默捐生與國奚補聞南方諸省未為賊據君係南人若肯暫屈一時圖便借妻輩回家一則可以奉老親二則可以起復讐之師三則夫婦依然完聚不致中道拋離一舉而諸善備焉君其酌之某素愛妾言無不聽況其所說又娓娓動人遂忘父訓頓發轉念穿青衣小帽至奉天殿待罪聞賊一見便發偽刑部收監追贓三萬緡繩箍腦銅棍夾膝受刑不

過而死。妻妾亦不知流落何所。夫死於忠。與死於賊。等死也。一則流芳百世。一則遺臭千年。是以君子當變故之來。貴乎自斷。妻妾之言。決不可信也。

附 桐鄉某生。幼聰慧。祖母最溺愛。稍不遂意。輒嫚罵。祖母及父母。初不之較也。及長。惟婦言是用。視父母如路人。乾隆乙酉。科入闈。文甚得意。房官烏程黃令。首薦主司。曹公已取中。旁若有人云。此不孝人。不可中。遂棄之。榜後召生語其故。書格言贈曰。學者先心術。後文藝。如孝弟有虧。雖才高班馬。安望功名。生見之。涕泣追悔。未一年。嘔血死。科名顯報。

沈澤之年二十五。即廢學謀利。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姊妹。皆嫁士人。今沈郎不肯讀書。令新婦歸甯。羞見親戚。願自備束脯。乞為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亨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下足矣。翁姑從之。五年後。澤竟登第。青田居民倪九。感於婦言。謂其生母原為婢妾。不認其母。終歲置母庖厨下。略如老婢。而身與妻子安享自如。時新穀方熟。令母烹雞治飯。忽暴風疾雨。有山上大石裂墜。正壓倪九寢室。夫婦及子皆壓死。母因治飯厨下。安然無恙。咸謂天道可畏。陳中洲快其事。作誅逆嚴記。感應篇集註。



鐵線慵拈。廢管伶涓。清
淚濕紅綿。塵封綉幙。魂空
對雲暗妝樓。思悄。然。飽
頓成。蘭蕙土芳。姿化作倚
羅煙。那知天網難逃。迺夫
婦。準之。不墮淵。

得新忘故

註天地間新故相推。人物皆然。小而衣服器用。大而親誼交情。新者成故。故者曾
新人。貴不忘其初。若悅色而棄糟糠之妻。既貴而絕寒窗之友。得志而疎貧賤之
僕。刻薄寡情。造怨賈禍。莫甚於此矣。

案隴西李益。門族清華。才情發越。赴京得進士第。託媒鮑媼。訪求佳偶。媼曰。有一
仙人。謫在下界。不計貨財。但慕風雅。姓霍。名小玉。非但姿貌無雙。抑且音樂詩書
無不通曉。其母素仰君名。比目之願可諧也。生跪謝之。擇吉合卺。伉儷相得。關雎
和鳴。莫能踰也。女一日忽流涕謂生曰。妾以弱質。自知非匹。恒慮一旦色衰恩易。
白頭抱怨。秋扇見捐。是以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請以素練著盟。約永不相負。命
侍兒取筆硯。生引喻山河。誠指日月。句句懇切。女藏於篋。後生父以書促歸。女治
酒餞別。執盃曰。君此去。必就佳姻。盟約徒虛語耳。妾年纔十八。君二十有二。逮君
壯室之秋。猶有八載。一生歡愛。願畢此期。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
斯足矣。生且愧且感。至家。父已擇聘盧氏。生既另婚。遂忘前約。女盼生不至。抱恨
成病。卧床不起。猶令侍婢。晝夜中服玩。賂遺親知。屢達音書。生付之不理。後生銓

期已及。再至京中。竟不一顧。有告女者。女強起修容。造生之寓。生不得已。勉強相見。女側身轉面。斜視良久。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翰墨。從此永休。抱恨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相報。乃握生臂。長號數聲而絕。生得眉州。偕盧氏赴任。月夜倚窗。讀敘話。忽見女自岸邊冉冉而來。夫婦驚駭。如有水死。俱投附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最為上愛。妻亡。上每慰問。後竟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這兩夫婦之道。尚薄。豈能事我耶。杖而疎之。今人於妻妾間。得新忘故者。鑒此。感應篇集註

裴章。河東人。父胃。曾鎮荊門州。有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為照所重。言其官位當過於父。年弱冠。父為娶李氏女。章後從職太原。棄妻於洛。過門不入。蓋已別有所挈矣。李氏自憾薄命。褐衣髻髻。蔬食奉佛者十餘年。中移鎮太原。曇照隨焉。章相見。叙舊。照驚曰。貧僧常言。郎君必貴。今竟削盡。何也。章以薄妻一事。語之。僧曰。夫人生魂訴於上帝。帝命以罪處君矣。速迎歸。或可免。章聞言。半信半疑。不能悔過。迎歸其妻。後旬日。為其下以刀割腹於浴斛。五臟墮地而死。同上



內外強如一系為瞬息
更言甘雖似密心刺却
如荆使乃忘前約趨炎
背昔盟世間多此輩豈
獨拉朝紳

口是心非

註口如一者君子也其心不正言亦不正者小人也人皆易辨惟口是心非之人外是君子內則小人以之事君必不忠事親必不孝交友必不信臨下必不義所謂人面獸心如鬼如蜮者是也世衰道微端在此輩矣

案明僖宗時有兩朝士一姓陳一姓魏文章皆擅聲譽相結為生死交誓不相負時魏閣弄權雖茶毒縉紳性頗愛才聞二人名使人示意招致二人約曰功名小事名節為重切不可往陳忽自念忠賢勢怕如天滿朝求其一盼且不可得今親近於我絕之必有奇禍不若背魏往謁庶得其歡心也次日即修刺親造忠賢門求見及入而魏已先在座矣兩人相見面俱發赤魏謂陳曰昨日相約故先來奉候陳答曰非兄相約弟來久矣忠賢笑曰此時尚未達也指魏謂陳曰此子與予同宗適認予為祖謙居孫列予不喜得佳孫而喜得交兩名士也遂命治酒相待出持衡圖令二人題咏二公詩中極寓稱讚之意忠賢大悅自是皆蒙寵用而魏係義孫尤見親愛相待既有親疎二人遂成異趣口中雖照舊相好心內各懷猜忌後忠賢事敗伏誅二人參許不留餘力懷宗初亦信之及抄忠賢家得持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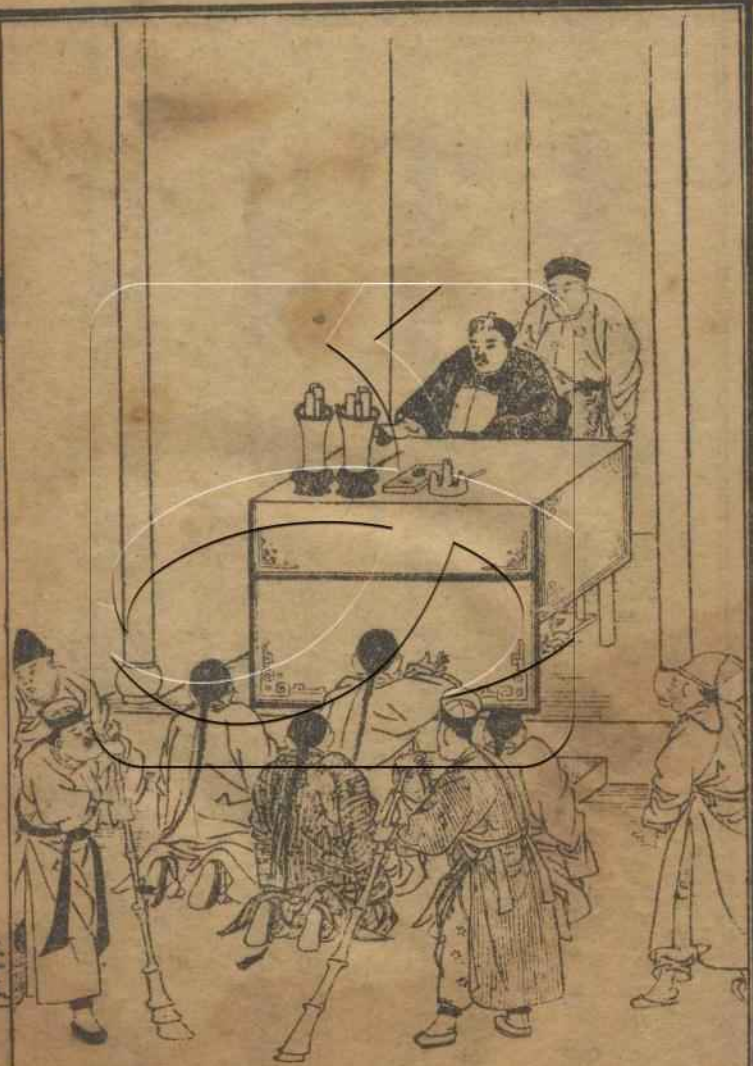
詩中有天命屬元勳之句。帝怒召二人責之曰。爾係忠賢之黨。今見忠賢勢敗。反戈相向。真口是心非之小人。而詩中作不道語。尤為大逆。付法司立正典刑。

附庾道季困厄不第。病篤。設醮祈禱。夢神告曰。汝平生為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未免得乎。數日卒。桂香鏡。

劉安世先生少慕司馬溫公德望。從之學。公教之以誠。令其恪守無妄。劉敬佩之。厥後歷官臺諫。遇事敢言。一時目為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我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為名臣。諡忠定。敬修編。

附錄陰隱文四言詩不可口是心非句。

事理所在。曰是非。口與心應。何分顯微。倘或不然。巧為變機。外則面諛。中乃腹誹。一言甫出。寸衷已違。戒之慎之。忠信是依。詐虞悉泯。聖賢同歸。丹徒戴楫。誤口之所說。宜與心符。心口如一。誰不我孚。中若叵測。話甚恬愉。此非論萬。實係矯誣。矯誣之術。人雖受愚。內省多疚。其可為乎。承睦堂施重刊陰隱文註解。



奸胥暗上隱名書太
守廉明燭此証未及
害官先自害一身難
免問流徒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註此二句。若分讀。則前後文已屢見矣。宜從合解。案取無厭曰貪。昏昧無恥曰冒。上謂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奴僕之於家主。胥役之於本官。皆是也。語云。益憎主人。蓋既侵蝕其財。則必多方掩飾。以欺罔之。在臣為不忠。在子為不孝。在奴僕胥役。為不義。一朝敗露。禍不旋踵矣。

案浙江處州郡守楊公。名志道。楚北人。忠信明決。片言折獄。屬邑縉雲縣有倉書李宗璧。與廷璋。樊廷賢等。朋比為奸。徵收則擲後補前。查比則易李為張。弊端萬狀。牢不可破。縣令朱君名藩。陝西靈武人。徹底澄清。無微不察。宗璧等鬼蜮之計。既窮。遂挺而走險。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郵申藩司公文內。夾入戶倉書稟揭。隱其名。開列七款。皆朱令之所以實心辦理倉儲者。反其說而誣之。其意以為上司見揭。必疑而去。此一官可遂其報復之計也。乃事未經旬。即為郡守楊公訪聞。遣差密提到案。四人戰慄。辭解不能辨一字。隨於身邊搜出底稿。不待加刑。一一供吐如繪。奏書既定。兩司據詳。兩院將為首之李宗璧擬流。下皆滿徒結案。此若非郡守神明。先事查審。不但朱令以廉更能員。被不白之冤。安知

案情久遠。四奸不輟。轉漏網乎。計公到任期年。開書院。脩廢墜。勸農課桑。潔已愛民。予與公同城作官。知公最悉。且真。故特舉其一端。以繼龍圖公案之後云。
附李善。南陽李元家僕也。元一家盡死於疫。止遺一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婢咸欲謀殺。分其財產。善乃潛負續入山中。親自哺養。推燥就濕。備嘗辛苦。續雖孩稚。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間。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善乃同續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意捕諸奴婢。悉治罪。上疏薦諸朝。朝廷拜善及續俱為太子舍人。復遷善為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即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天僕尚能如此。彼居官食祿者。又當何如乎。崇禎十七年三月一日。上遣內監徐燕諭周后父。嘉定伯周奎。助餉金謝無有。燕跪泣哀懇再三。乃捐一萬兩。上少之。命再往。僅再助一萬。上怒奎。密奏后。后付五千。令足三萬。奎存二千。止以三千繳。後奎被聞。賊夾打。追出金銀各五十二萬。金銀器百餘萬。追完殺之。又首相陳某。賊加極刑。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金銀器大小八千件。幾夾死。後為亂兵所殺。太監王之心。被賊夾打。追出金銀十五萬。紹緞等物過之。附此以為欺君者戒。



錢家有女貌無雙
惡語相証狀影幢一首
淫詩傳未遍滿城都
唱十三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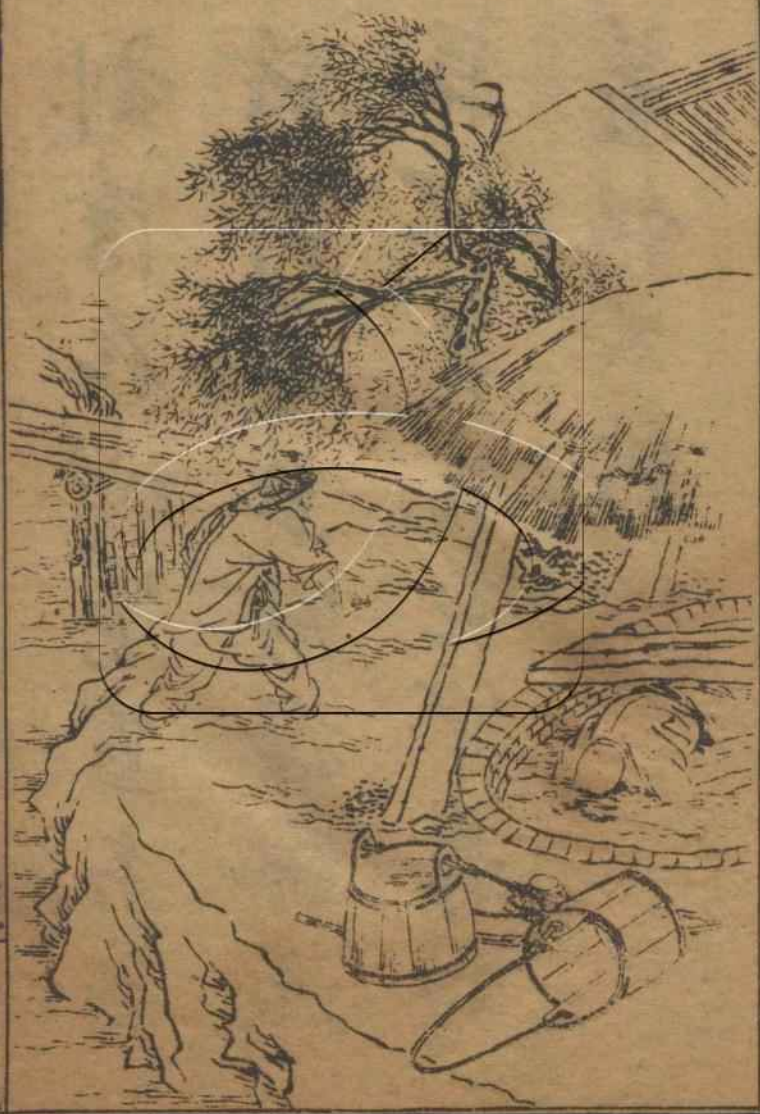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註〕隱人之惡。乃君子忠厚之道。人不幸而陷於過。尚當曲為掩護。以俟其自新。况以平白無辜之人。而編造流言。使聽者疑惑。不能辨其是非。以致壞人名節。破人身家。傷人性命。良心泯滅。天所必誅也。

〔案〕穆必達。賦性輕薄。好訐人之私。揚人之醜。甚至編造無影之詞。使受者不能自明。彼則欣然得意。有表親錢翁家頗豐。喜聚古玩。穆以徽琴一張。假稱漢時焦尾。索重價。翁笑曰。此真雙下相。只可供炊煮。伯皆見之。必發大噱。豈能留以至今。拒而不買。穆因此懷恨。時翁有女及笄。名苗雲。聰明善詩。已字人矣。穆偽作淫褻之詞。書苗雲之名。逢人宣說。以致此女惡名四播。婿家聞之。恥而不娶。親友相勸勉。強過門。婿不肯成親。女大有識見。彌月之夕。邀婿至房。曰。妾以蒲柳之姿。謬主蘋蘩。自謂終身有託。何期見棄於君。此必誤信流言。遂至疑而莫解。妾聞青蠅玷璧。與壁無損。妾如果非璧。任君寸磔。自甘也。婿笑之。果係無瑕。夫婦由是和好。訪知前詩係穆偽造。率童僕痛毆之。送監。松青後穆之女。自婿家歸。寓中途。值大雨。待徨尋避處。有女尼見而憐之。留宿庵中。次日聞傳女在僧寺。過夜有輕狂子編十

三腔小曲。備形醜態。一唱百和。女竟無以自明。遂為夫家所棄。謬誣人女。而女亦被誣。淫詩一首。曾敵十三腔小曲乎。天之巧於報復。蓋如此。

附高平孝廉王京。任中牟廣文。有李生者。與同里二人有怨。偶督學至。其人囑王以劣行申報。言其欺罔繼母。蓋假暇時誣之。督學褫生與杖。且繫獄擬罪。生創志病死獄中。甫踰月。廣文忽遭異疾。昏卧中。見有人攝已。云李生見訟。至一公府。主者詰責嚴峻。廣文初應支飾。則遭隸綫下。加以拷夾。廣文乃服。云李某二人所囑。單款皆其手授。然亦不知其遽死也。主者又遣隸縛二人至。與李生廣文對狀。吐仇陷是實。乃寘重典。廣文以懇請哀切。得從減謫。仍決責數十。三日乃甦。其拷夾則脛骨微有損痕。受杖則臀肉居然赤腫。痛苦拘攣。不可坐立。乃謝病歸。再詢向時賄囑之人。皆同時猝病死矣。廣文還里。每為人言其異。及踰歲亦不起。其同邑王君用體為予述。夫徇人之囑。而以莫須有之事。陷子弟於獄。即非造謀悖已甚矣。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死也。地下有知。其能舍之而刑加於幽。創者於體。彼司冥者。固借廣文以示誠也。嗚呼。士大夫得志於時。放其一己之私。為之而不恤。在下之怨怒。欲無冥譴得乎。其草菅人命者。勿論已。懸榻編



刻薄存心。冒直名舌。
鋒利。愛莫能櫻。飄流
异地。身先死。中壽貽
羞。報不輕。



毀人稱直。

註直者正大光明。毫無私曲之謂。非以好訐為直也。若污人之名。快已之意。徒形薄德而已。程伊川曰。君子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此聖賢之心也。然則毀人者。自造口業耳。何直之有。

案明嘉靖時。豫州周景瑜。性極狂放。視天下無一當意之人。見人為善。不毀曰。腐儒齋公。則曰姑息養姦。沽名釣譽。又曰。假公濟私。種種惡語。令人難受。至見人有過。或作詩句。編歌謠。四處播揚。而後已。嘗謂人曰。是是非非。三代之直道也。近世阿諛成風。天不生子。誰為挽頽俗者。又自誇文字。為天下第一。其兄嘗正言戒之。答曰。兄文乃茅簷草舍。祇可藏土缶瓦器。若弟之文。則五鳳樓耳。冠裳之富。金玉之奇。無不備具。豈可與寒郊瘦島共論哉。是年鄉試。兄登科。踰落第。兄笑謂曰。茅簷草舍。有佳主矣。弟之五鳳樓。曾造就否。瑜雖慚。不能答。而心益大恨。將其應分。之田。盡行典賣。欲往都中。另尋事業。務期發跡。以滅兄口。豈知罪業既深。報應自速。惟薄不謹。中壽貽羞。其妻素有外遇。將其膏產之銀。分文不留。約所歡席捲宵遁。瑜恐礙及臉面。不敢報官。每日閉門悶坐。不見親友之面。知者改古語嘲之曰。

周郎文字高天下。賠了夫人又失金。瑜遂四處流落。多年不歸。有人傳說在隣邑醉後登廁。墮入廁中而死。乃惡口毀人之報云。

附天門諸生聶某。夙振文名。設帳同邑鄒紳家。鄒需次銓曹。止女婢供役使。聶挑之。鄒妻嘗而辭焉。聶思掩蓋其非。揚言曰。鄒夫人效尤之君。我恥學相如。遂託故歸耳。鄒返聞之。憤甚。詣城隍焚牒申訴。夜夢神告曰。渠天祿頗高。非我能制。可赴府訴之。鄒寤如神言。一日。聶方在書舍。忽戰慄大呼曰。有府役傳訊。不可緩。即瞑目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驅逐者。抵郡泥首神前。自批其頰。還前後事甚悉。觀者如堵。鄒乃具扁額以答神佑。學使來鄒。歲試題為我四十不動心。閱聶文頗佳。欲置前茅。結句忽云。今試置夫子於花街柳巷中。燕姬在前。趙女在後。夫子之心。動乎不動。曰。動動動。學使大駭。置諸劣等。遂發狂。自言冥差來拘。竟自刎死。予任天門。赴鄒郡。而鄒曾親見之。異談可信。每康熙中江南榜發。羣論譁然。某生獨道之最詳。曰。某以賄中也。某不能文也。某薄於行也。凡遇人。無不媿媿告之一夕。夢金甲神責曰。某先世積德。某事親純孝。某有隱德。而人不知。汝皆詆毀之。豈謂神明不公耶。汝名已註下科。為此不特科第無望。壽亦不久。醒後病舌死。桂香鏡。



棠梨不放滿初春神
女端然窈窕娘何物
狂生敢褻褻禮柱宮除
籍暗文光



罵神稱正

註聰明正直之謂神。君子朝乾夕惕。時存洋洋如在此之意。以檢束身心。罵神者逞其狂妄。無所顧忌。詎知神道顯靈。譴怒隨加。欲免於禍得乎。

案青溪有水仙祠。供女像。貌甚端妍。鄉人奉為女神。舊祀無虛日。時逢二月祠內梨花盛開。有數士人進內遊賞。一士褰帷見像。曰。美哉女也。若係生人。吾當納為小星。以供食調。眾皆愕然。相勸。士大笑曰。鬼神乃陰陽二氣。有何形質。有何仙女。此乃鄉間愚人設此為化緣地耳。諸君讀書明理。奚為信此。乃援筆題其壁曰。絳紅衫子素羅裳。宛似人間窈窕娘。若使爭妍桃李渡。板橋西畔作名娼。眾皆薄其狂。亦不復再勸。轉瞬槐黃紛紛赴試。數士同寓文昌閣。一夕夢帝君陞殿。金章玉佩。侍衛森嚴。威儀整肅。案上有狀一紙。眾俯伏不敢仰視。帝君責之曰。科名載於桂籍。一犯色戒。便遭黜落。凡間之女。且不可戲褻。何況於神。青溪女仙。控吾掌下。云爾等作詩。嫖罵有之乎。眾皆對曰。此某人事也。帝命檢簿。某名下註。本科第二。名鄉魁。帝責筆抹之。批其狀尾曰。某生見色輒起淫心。已黜其科名矣。罵神之罪。自行究治。眾醒述所夢皆同。某猶不懼曰。文昌那裡管此閒事。看泥塑女鬼能奈我何。及入闈。七篇文字。燦如錦繡。自覺得意。東

燭膽真。至三更時分。忽見水仙立面前。批其頰曰。何物狂生。敢肆褻瀆。爾科名已除。金先盡斂。吾何畏焉。命侍女。或持木棹。或持竹杖。一齊打來。某遂發狂。自將卷扯碎。口出謔語。巡役稟明監臨。命人擡出。到寓俄頃即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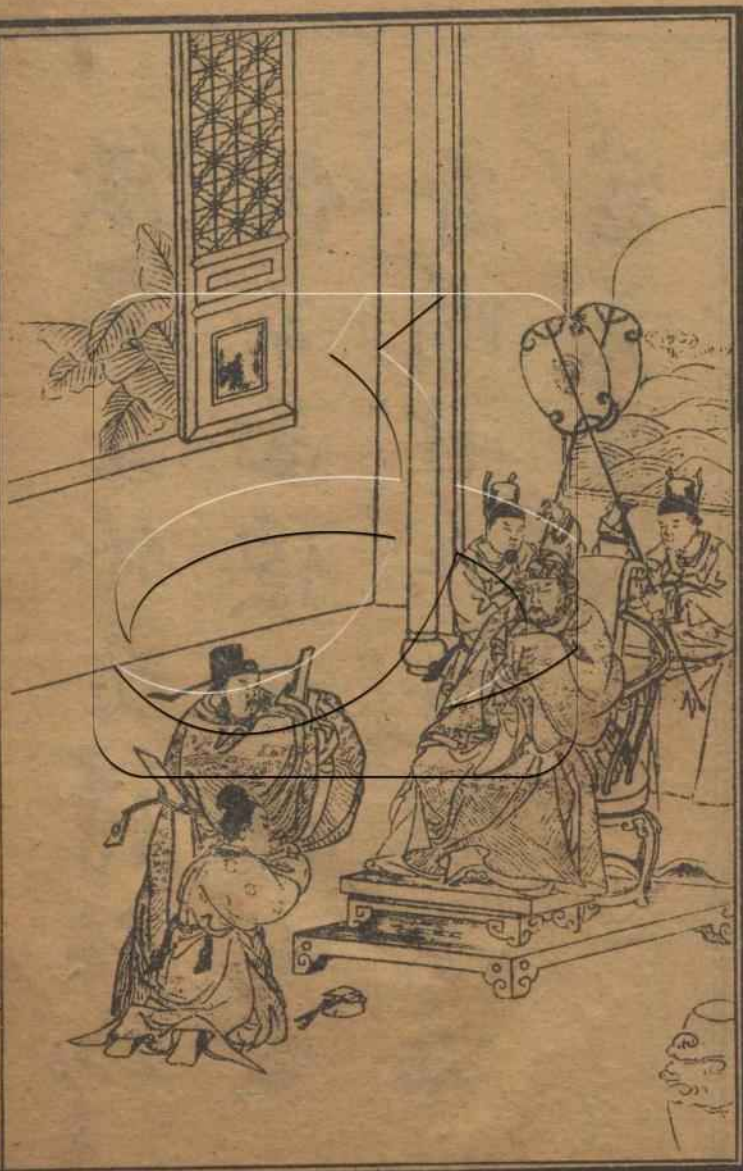
附康熙年間。福州舉人林逸。王元升屢赴春闈不第。心甚憤懣。一日偶醉。同往

文昌宮。指帝君像。漫罵曰。今不作汝矣。何為復在此受饗祀乎。遽上神座。盡力推像。踣跌粉碎。復書詩於壁。踉蹌回家。俱發狂。執自言曰。二狂生。前世止作小福。上帝報汝以一榜。且家貲不薄。已過分矣。何敢猖獗。惡至此極。立付地府

鞠治。家人惶懼。連夕莊嚴。聖像卒俱死。暗室中。

鄭人陳敬。有文名。萬曆戊戌進士。殿試後。沈相一貫閱其策。歎曰。吾郡有此異才。走入報陳曰。狀元無疑矣。陳亦自負為元。遂書邸舍屏曰。狀元已定。不必來報。越宿同榜友。拉至前門。闕帝廟。占甲次高下。陳剽奪。籤得中下。乃狂言曰。爾土木形。安得知我中狀元。以籤筒擲帝君像。毀訕而歸。次日口生疔。內長白毛一縷。至晚死。榜發名在二甲末。感應善過格。

狀元即未必中進士。現在乃以不信。正神自速其死。惜哉。



饑鳥無依方得林如
何反面便相侵實寅
奔順甘為逆梁武居
然慈父心



棄順效逆

〔註〕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順也。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逆也。棄順效逆者。言背棄有理之事。而作非理之事也。試觀古來奸雄。倡造逆謀。靡不斬頭截領。百無一脫。人奈何不安分循理。保全性命。順人道之常乎。
〔案〕蕭寶寅。齊後主之弟。梁武帝篡齊。寶寅出奔於魏。魏明帝優待之。封為王。使鎮西郵。後梁武帝養子蕭正德失寵。亦出奔而奔魏。認寶寅為叔。兩人遂成莫逆。時明帝薨。胡太后淫虐。國中大亂。寶寅欲乘時起事。商之司馬蘇湛。曰。太后柄政。殺戮邊將。吾不能坐受死亡。今為身計。不復作魏臣。此生榮辱。與卿共之。湛大哭曰。王窮困歸魏。賴朝廷假羽翼。遂得榮寵。不能報德。豈可乘隙謀反。順遂之閒。惟王自圖之。湛不能以累世忠貞。一旦為王滅族也。寅知其不為己用。叱之出。遂與正德計議。為表稱臣於梁。求為外援。平分魏地。武帝暴虐。臣會議。皆曰。梁魏相和。民安境息。豈可聽逆臣之言。自背盟好。帝曰。正德在彼。若不往援。是傷父子之恩也。眾臣奏曰。正德如鷹。饑則依人。飽則遠颺。寶寅勢敗。彼無處存身。不喚自歸。若以兵援之。使之得志。則回朝無日矣。武帝從之。遂不發兵。寶寅叛魏。眾心不服。操戈反。

向遂至為亂卒所殺正德懼誅微服歸梁。羣臣請治罪武帝泣曰：「孺子棄父子之恩，效寶寅作逆，本應加誅，但伊自幼失母，朕親自撫養，今遽中國法，朕心實有不忍。其赦之，乃削其封爵，廢為庶人，月給俸米養贍。」

附明末閩賊破西安，張國伸首倡，僭號親作偽相，又為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氏江南名族，知史書，工詩，國伸以為必見幸，自成素重太僕名，怒曰：「汝係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媚我。」叱國伸出立命斬之。張賊獻忠開科取士，會試得進士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偽臣諂獻忠，咸進表稱賀，獻忠大悅，召大受至，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廟謝恩，左右文武從旁贊美，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偽臣陪宴，懼樂竟日，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獻忠召畫工圖其形像，傳播遠方，以示奇異。又大宴賞賜甲第一區，美女十八人，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偽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頓感曰：「這驕奢的喀老子愛他，不過有此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於是大受及全家盡數斬戮無遺。



目眇雲山病卧床一
封書玄淚千行可憐
易箒犹相憶逆子忘
親滯异鄉



背親向疎

註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今世俗

之人。有瞞背父母。私厚婦家者。有兄弟之間。錙銖必較。朋友外人。則揮金如土者。有至

親密戚。貧寒不相顧。而聯結富家。趨炎附勢者。倫理倒置。輕重失宜。豈迂福之道乎。

案謝濤。屢舉不第。遊至京師。拜御史。謝用民為門下。問安視膳。曲盡孝敬。御史年

老無子。意欲繼為螟蛉。問之曰。倘嚴慈無恙乎。濤揣知其意。答曰。不孝罪孽深重。雙

親見背久矣。御史喜。憑親友寫立繼券。遂為父子。應試改用御史。三代藉貴。復

中式。意甚自得。不復作還家念矣。其父盼濤不歸。思想成病。易箒之際。強起作詩

寄之。有老病卧床無起色。望兒歸日瘞殘骸之句。濤得詩。毫不介意。御史微聞其

太上寶筏圖說

背親向疎

四十六

義

道全無書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宜正典刑於西市。勿使偷息於園扉。罪宜磔。奏上允之。

附郎陵舉人某性極貪。一同堂兄是白丁。與某家訟。舉人密受富家賄。反囑縣官答之。縣官責至十板。其人曰。乞看我兄弟情面。官問其弟為誰。曰。某舉人也。官不信。問左右。皆曰。是也。官喟然嘆曰。孔方兄勝於同堂兄。如此竟釋之。後舉人無子。以堂兄子為嗣。知其事者咸鄙笑之。感應篇集註下同。

申積中。乃宣義郎起之子。其祖母乃學士楊光素之姑。素以子有癩疾。積中始生時。光素遂抱為子。後素連生二子。積中曲盡孝友。光素甚愛之。凡兩遇恩蔭。積中俱力辭。推給二弟。後積中登進士。數年。光素卒於餘杭。積中扶柩歸葬。畢。為弟妹選名門婚嫁。事完。乃盡以家財付二弟。作歸家議數千言。大抵言所生所養。恩皆一也。既報所養。所生亦不可後。乃歸拜其父母。又訪生母杜氏於貧巷。生母垢跣抱哭。後同奉二十餘年。父母死。既襄葬事。復以家產歸本生諸兄。自出僦居。許光庭薦於朝。詔褒美。官永興路提舉。朝廷復與其一子官。夫積中不負所養。復能無忝所生。洵足以風世矣。彼背親向疎者。可不知所返哉。



天地神明未可干敢
將穢事任欺瞞寶釵
現掛銷金帳雷擊隼
屍被犬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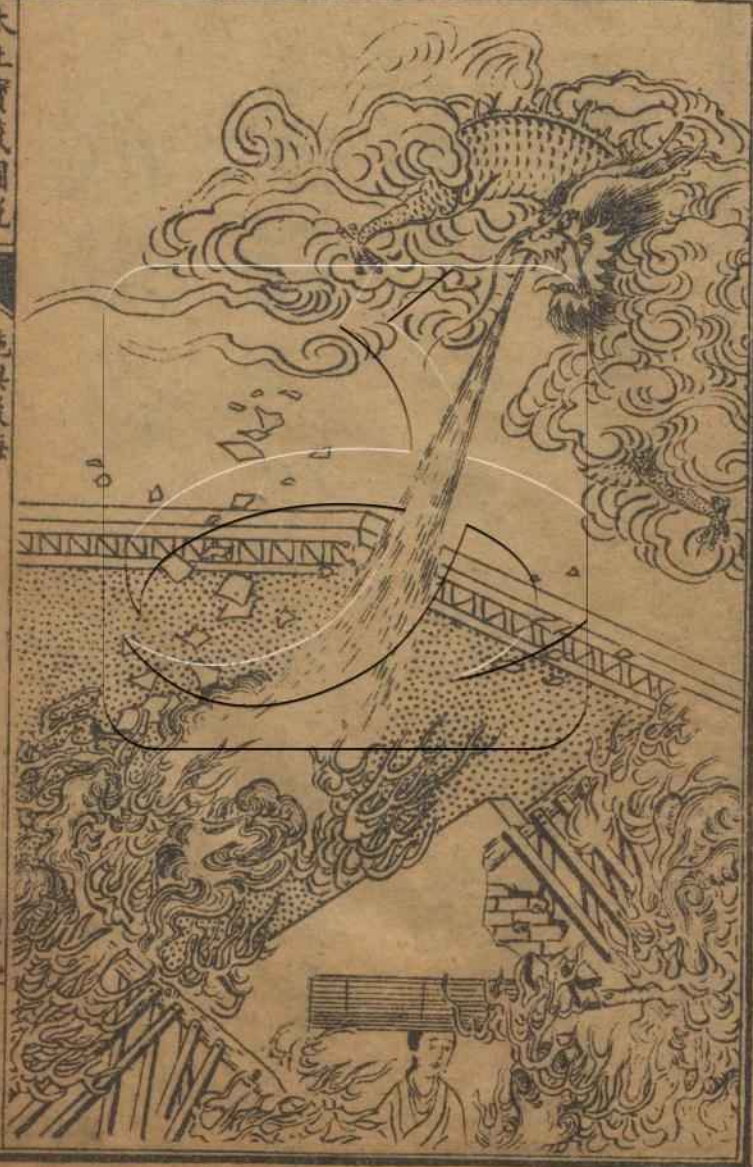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

註鄙懷以心言如與人有約恐疑其內外之不符初終之改易而申以盟誓妄干覆載是也猥事以行言如市井下賤結拜兄弟小男幼女幽期密約必禱諸尊神求其作鑑是也藝瀆甚矣能逃罪乎

案徐州趙生娶王氏其妹常來姊家與趙遂有苟且之行一日妹失金釵遍覓不得姊疑婢僕偷竊以言詰之眾皆呼天搶地不肯承認時東門外何仙姑祠扶鸞極靈眾備香楮至祠叩禱仙批云說不得再禱又批不可言眾嘩曰我等受屈無伸惟仙能知故虔誠叩問今作不明不白語成何神仙凡似怒者運筆如飛批曰羅襪香塔立南唐舊事傳繡幃釵倒掛何事問神仙後批爾等速歸找尋即刻便得矣眾雖不明南唐舊事之義而繡幃釵掛之句則顯而易見回家於各房帳中尋之至趙帳而得果倒掛焉姊呼妹詰之曰釵在爾簪何由在姊夫帳中妹惱羞變怒曰爾家人偷我釵故設此計以相污爾不究人反問我耶趙亦相幫抵賴姊無可奈何而罷妹日哭告天地神明以明清白姊亦信之不復疑矣一夜大雷雨天明姊與趙俱不見尋至後園空屋中兩人赤體卧地皮肉膠粘氣斷身硬死

已久矣。分折不開。遂同棺而葬。葬畢。復被雷擊。將兩屍擲至街心。如示眾然。家人不敢再埋。夜間。遂被羣犬攢食。識者乃明何仙姑羅襪香堦之句。係用南唐李後主。私幸周后之妹故事。以藉嘲云。

附京師都城隍事。下城隍皆所屬。嚴肅莫敢犯。隆慶五年。杭州某公子。年未弱冠。舉秀才。聰慧絕世。隨師肄業。居京師。假館西山內莊。偶見一桀者。公子心艷之。渴思成病。師詰而知其故。謂曰。都城隍最靈。汝具酒牢。我為撰章奏。焚於城隍前。藉神明力。助汝嘉姻。乃潛偕入城。焚章奏畢。頃有巫降於庭。厲聲曰。汝此事已上。文祿司梓潼帝君查考。汝乃萬曆甲戌科狀元。壽九十。師亦同榜進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善。莫大況穢言黷神。已減折祿算矣。師與淫謀。教人不善。立命抽腸剔之。巫言訖。如醉而寤。師弟大恐。急還西山。明夜公子夢金甲神取鉗鑿其頂骨。叱而語曰。汝本甲戌狀元。今為不善。天帝已察。無錫縣秀才孫繼皋。有夜拒淫奔事。其父又行善。即以是科狀元改賜之矣。汝二人死期將至。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也。公子驚覺。急還。白於父母。旋心痛而亡。師病絞腸痧死。逾年。穆宗升遐。改元萬曆。二年甲戌殿試。狀元果孫繼皋也。國家歷數已先定於冥中。異哉。孫後官侍郎。桂香鏡。



祇樹談經結佛緣黃
金鋪地綉為毡傾囊
施與心無悔福滿三
千及大千

施與後悔

註施與善念也或憐其困苦或周其急難一有後悔之意則善念轉成慳吝前功盡敗反增惡業宜不可惜內典云施有四等不得上乘果報一為欲而施二為嗔而施三為痴而施四為畏怖而施更有三事一發多與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惠即求相報又曰宰官枉濫人命取財物以用佈施是名假施不能孝養父母以當供養僧道是名不義施脩橋補路廣費多金貧窮孤獨詞罵驅出不濟一毫是名顛倒施皆無功德

案宋良玉外談施濟內實慳吝不知者多為所愚有妹夫葛又洪與友相戲誤推仆地而死官斷減死罪一等擬流待遣得五百金可以納贖其子持田券至良玉家泣懇幫助良玉慨然許之倏忽自悔其子日日造門良玉不便遽回託詞以緩其期子以為至戚必不見欺及遣期已及良玉潛躲不回以致又洪死於遣所其子仇恨入骨枕戈思報待隙而發良玉又遷古寺見殿宇傾圮金身露處問僧曰寺敝如此何故不修僧答以無施主良曰子薄有家財雖不能學祇園太子用黃金佈地磚瓦木植尚可勉力僧大喜跪進緣簿良玉親書喜助銀三百兩已陸續

付一半。既而又悔。至寺中。用詐語將銀取回。僧再往討。則曰。前項適遇要事。用盡。菩薩如果有靈。佑我大發資財。當加倍相奉也。僧曰。居士出口是愿。諸佛業已證盟。吾終尚可再募。居士欺罔之罪。無可解免矣。嘆息而去。後又洪之子。探良玉往庄課。租思於半路刺之夜。夢神告曰。爾為父殺舅。亦干天理。但良玉未與先悔。既欺爾父於前。與而後悔。又欺諸佛於後。已付人神勾當矣。爾慎毋妄動。未幾良玉合家焚死。

附周惠化。好施不倦。一日智觀真人化為乞丐。試驗其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今為西華真人。陽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施。一日有老人踵門乞漿。兄弟待之盡敬。後安史之亂。老人引入洞中。得脫兵難。史秉直築室得金。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既蒙天賜。豈宜獨享。乃盡散之。負者一家數口俱登壽考。感應篇集註。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出廩平糶。貧戶不能糶。則與米。無米則與飯。無飯則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糶米。天福施之米。還其錢。道人題詩於壁上云。遠近皆稱陳長者。與錢糶米來施捨。他年桂子共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巨富子孫榮貴。



填報須知是往因一
犁春雨費銀辛試看
今世為牛者盡病前
生欠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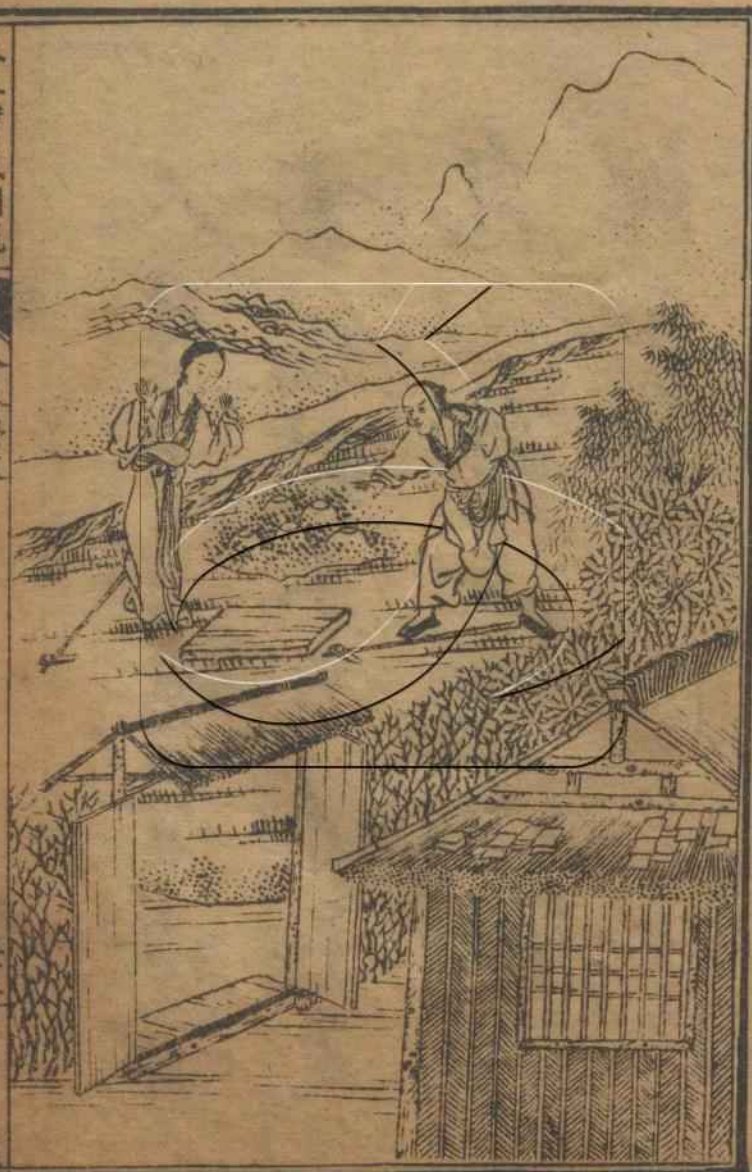


假借不還

註太微仙君功過格云。欠人財物。抵諱不還。百錢為一過。實錢為十過。可見負債之過不細。范益謙座右銘曰。凡借人物。不可損敗不還。物係人有。非甚不得已。不須借。既借。宜倍加愛護歸還之。至於假借銀錢。尤須清楚明白。佛家稱未了宿通。死後填償。非虛也。

案江右祝三思。出外貿易。偶遊一古寺。有兩僧出見。留茶。一僧曰。小僧欠居士三十萬貫。今當償矣。一僧曰。居士欠小僧三十萬貫。亦當償矣。祝疑是禪家作機鋒語。不甚留意。相別歸家。妻妾各懷疑。臨產之夕。三思夢兩僧負衣鉢入門。次日妾先生子。取名僧保。越數日。妻亦得子。取名僧佑。二子長成。各具性情。僧保辛苦立業。每日持籌攢算。雖得分文。亦父與其父。僧佑好嫖好賭。任意揮霍。將僧保所掙之貲。日漸消耗。僧保欲爭較。因礙嫡母。不敢言。致成氣壅。懨懨一息。祝撫抱而哭。僧保忽變聲曰。我非汝子。妾哭為汝前生名林達生。頗有家業。我名游守靜。欠汝錢三十萬貫。未償而死。幸無欺騙之心。故不墮畜道。今為汝子。苦掙二十年。本利已清。當去矣。遂卒。次子亦相繼得病。臨終亦變聲曰。我前世為黃治中。與汝

合開典鋪。汝多支錢三十萬貫。未幾。全取討已完。當去矣。祝哭曰。汝兄弟俱捨我而去。覺一老。何以爲生。僧佑曰。我二人一來還債。一來索債。均非爾子。爾欲得長命承家之兒。須多立善功。言訖。瞑目。祝果依其言。具心行善。後仍得兩子。送老。附徽商吳某。信義自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適符吾所貸。汝宜照賬。一一清完。甯受饑寒。切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恪遵父命。後貧甚。偶潘一枯井。得金千餘錠。鵠唐時年號。明晨有鄰人來賀曰。君有大財至矣。吾病篤。恍至東岳殿前。見有解錢糧至者。自稱井泉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吳某財帛分明。判此項與其子孫世享。吾甦而異之。故來奉訪。二子以實告。今吳氏鼎富。皆其後裔。可見負債者則爲畜類。以償還債者。則享累世之富。所謂仁義本富。不利也。感應篇集註下同。張孝基爲某富翁奴。翁止一子。甚不肖。遂出翁。時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後。基見其子乞於路。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甚幸。逾年。見其勤敏。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管園已幸。敢望管庫。久而視其謹愿。無復故態。乃盡舉家財還之。後孝基卒。有友遊嵩山。見孝基儀衛如王者。詢其自。答曰。上帝嘉我還財一事。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夫承受之財。尚還人。况係假借者乎。



人生日、喜營謀算
盡錙銖未肯休若是
息心除妄想自然循
理不貪求



分外營求

註分外者所不當得而妄思得之是貪也。曰營求則苟且畜緣奴顏狐媚寡廉鮮恥無所不至矣。豈知富貴貧賤榮辱得失皆有命定。彼分外營求者徒自作孽耳。
案厲子元幼年遇一星士推算曰。此命只合粗衣淡飯打熬一生家業。若遇百金必遭橫事。惟死後方行美運。較生前大有光彩。厲曰。人既死矣。行何美運。雖有光彩何益。於己快悞而去。自是雖竭力經營。總不出百兩之數。一日有販故衣客云。其母死立等回鄉。現有貨物約值二百餘金。情愿減價出脫。厲利令智昏。遂忘星士之戒。以五十金買之。轉賣得利三倍。豈知客係大盜。事發被獲。追取原贓。厲受刑責。繳價方無事。從此一貧徹骨。與妻灌園度日。忽鋤地得石板。下有六巨龜。皆白銀。夫婦大喜。方欲取之。戰慄手軟。神魂俱失。只得將石板蓋上。照舊掩土。是夜夫婦同夢神語曰。甕中之物乃攀柱所有。爾何得擅動。小心看守二十年。後自有好處。切勿輕洩於人。戒之。戒之後。厲妻臨產。三日不下。手攀床柱。乃得生子。遂取名攀柱。撫指二十年。夫婦憶神語。偕子往園揭板。白銀如故。向之戰慄手軟者。今竟安然無事。陸續運回。買房治地。遂成富室。夫婦命薄不能消受。未及期年相繼

而歿攀柱願孝殯殮葬祭靡不從豐。皇士所謂死後方行美運於此始驗由是觀
之子之財未至其時。父尚不能有何況他人彼營營逐逐以求分外者可憫然悟矣
附唐王顯與太宗有舊交既登大寶召其子皆授五品官不及顯諭之曰卿
無貴相朕豈為卿惜顯曰朝貴夕死足矣房玄齡勸帝曰何不試與之因授三品
賜金紫是夕卒。感應編集註

魏徵為僕射假寐閣中有叅隨二更在簾外閒評一曰我輩官職悉由此老翁一
曰總由天公徵聞其語遂作書付言由老翁者送銓部書內大略云與此人一美官其人
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言由天者賸去銓部問其姓名即注補近職而言由老
翁者聞知其事益快快自恨公怪而問之具以實對公惘然曰由天之說非妄也同上
南昌李孜省以邪法寵於明憲宗位太常卿時有御史按江右孜省餞之以堦龔
正弼為託故事各省秋試臨場時按院有堂考遂取正弼為首實為中榜地也至
頭場正弼不至徧索之不得始封門三場畢正弼踉蹌歸人問之曰初欲入場恍
有人引至城隍廟像後凡禱祀者我皆見之但口噤不能言足痿不能行今始得
歸耳及孜省敗龔竟無成同上



蒸人作饌古今無如
影隨形報不殊一則
全家同弃市一從椽
上炙為酥



力上施設

〔註〕施設如錦堂華屋綺筵綵席服食器用之類張施而陳設之也人之力可至十只用五分則留下五分只用三分則留下七分若力上所能盡行施設則奢縱過甚人既不為物力留有餘天地亦必不以有餘供奢縱也此與上句皆為不知足者言舊註此句指勞民言既與上句不貫且與奇虐其下輕蔑天民重復故另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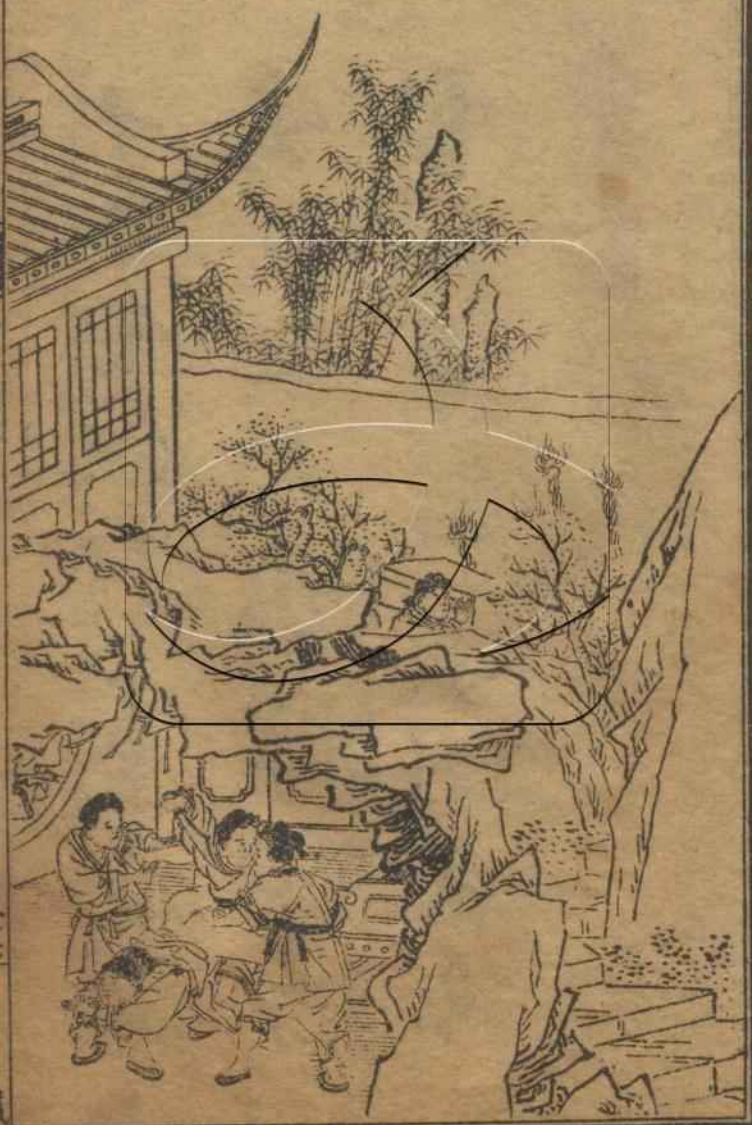
〔案〕

隋末深州諸葛昂極行侈縱嘗謂石崇金谷園尚有不堪入目處闢園十數里

凡海內珍禽異獸瑤草琪花靡不充初其中日與諸客遊宴挾妓徵歌費用無度渤海高瓚廣有貲財行亦奢靡間昂名特往訪之瓚穿集翠裘價值千金僕皆衣文錦光彩炫目見者贊美至昂門通名良久昂方出迎布袍綠履十分淡素而隨侍八僮盡衣集翠裘焉瓚一見自愧昂為設具雞豚魚鮓盤不滿尺瓚疑其慢已明日大設邀昂烹宰豬羊數十人扛抬而獻薄餅長八尺寬丈餘裹餚粗如庭柱以五斗金碗作酒器每行酒一巡自為金剛舞以送之昂微笑而已後日報答召客數百人妓數百名車行酒馬行炙方丈金盤盛膾磴轉赫聲唱夜叉歌獅子舞自此兩人相與酬謝務極侈靡以求爭勝相傳瓚享嬰孩以答昂昂遂慈愛妾以

啖瓚雖事屬不經殊未可信。但以好勝之心為慘傷之事亦何所不至。昂後遭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榜上炙殺之。瓚與賊通謀亦全家論斬。

附漢梁冀與妻孫壽各起大第窮極土木為園圍十里九坂山壑若生成以金玉珠寶珍禽奇獸充其中。冀與妻張羽蓋遊之門不通客又作柘林苑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皆綿亘數十里。後以鄧香妻宣奏其惡蹟冀及壽皆自殺。子孫宗親棄市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冀以充王府用減天下賦稅之半散其苑園以業窮民。資治通鑑節錄。長州許五居乘鯉坊故進士許成章庶弟也貌清俊粗知文墨或勸其讀書輒不應。順治二年忽思作官乃盜賣其母膳田數十畝謀得吳江劉委守備招集家丁二十人衣甲鮮華啟行之日張樂設宴自謂人世衣錦之榮無有過此。甫出城數十里而白羅頭賊將至執而殺之投尸長流時年十九其母號泣幾絕里人嘆曰是竭其力以求死也。感應篇集註。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請袖瑞喜曰如此方是乃受之。越數日置酒酬鄒惟饋四盃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十二金釵列畫屏所
生子女大為形異時
雪夜遭群盜淹廢終
身負妙齡



淫慾過度

註邪緣外合敗德喪心已垂戒於前矣至夫婦之道男女之慾亦當節制不可過縱道書云人身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和榮百脉及慾念一起則三焦火熾精氣流散從命門瀉出諸病由是而起真取死之道也廣成子曰母勞爾形母搖爾精乃得長生人能淡然寡慾則元陽壯盛子孫蕃衍而壽亦永矣又朔望晦臘二至二分日以及尊神誕辰祭祀大典皆宜切戒

案明永樂時有名臣之子某癡狂悖亂人皆呼為風子其父雖廉潔自守某却大通賄賂廣聚貲財謀什一之利錙銖不遺造園亭臺榭曲房幽室以居姬妾晝夜淫縱信方士邪術以狗腎接陽所生子女皆具狗形某恥而不育盡撲殺之家近彭湖禁民間網魚已專其利眾漁戶皆痛恨入骨一夜天寒大雪眾相結為盜明火持械打入某家盡劫其財適有風子不得執一小鬟詢之繫引眾至一密所疊石為山洞極寬廣繫指地曰在此下地用木板鋪平惟東角數扇可以啟閉眾掀開見數丈之下有華屋數間燃各種花燈明如白晝古玩書畫繡幙錦衾靡不備具眾由石磴而下其中煖如初夏風子與眾姬妾皆裸下體淫褻眾攢毆之一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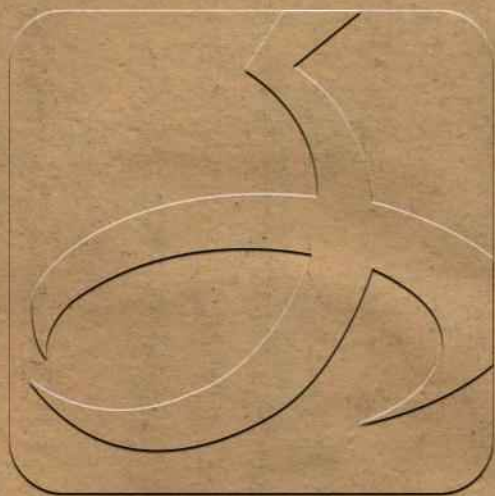
責之曰。爾父反面事仇。人品卑下。但數載立朝。頗著清操。今看爾父之面。姑饒爾命。但去爾淫具可也。乃用刀割其勢。率眾而遁。風子昏暈。次日方甦。延醫救治。雖得苟活。竟成閹廢。猶與姬妾同寢。每當淫念發時。嚙姬妾遍體。俱腫。慾熾暴亡。卒至無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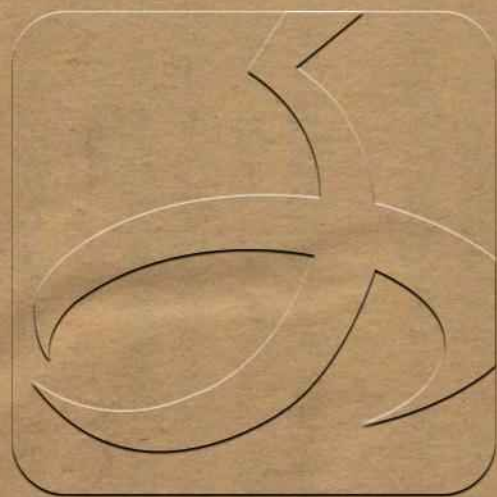
附王黼為相。窮極富貴。置大榻於寢室。金玉為屏。翡翠為帳。環以小榻十數。擇美麗姬妾居之。恣為淫樂。日夜不已。所親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飛蛾者乎。飛翔燭上。驅之不去。終於焦爛。必期於死。聲色之害。不啻膏火也。而乃日戀不已。淫慾無度。後悔何及乎。不聽。未幾禍作。身首異處。自古耽荒女色。未有不喪身亡家者。王黼之死。可戒也。感應篇集註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熊勉庵聞而歎曰。今人廣置妾媵。漁色縱慾者。即自求押到之輩也。我勸世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何如何如。慾海慈航。

陸天池諫友好色。為寓言警之。曰。某帝時。宮人多得春疾。勅太醫治之。醫請選十數少年為藥劑。帝如所請。未幾。宮人疾愈。謝恩。諸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矣。帝

問此何物。對曰。藥渣。帝大笑曰。安用留此。棄之街衢可也。今人於婦人女子。無不願為良藥。乃未久而化為渣矣。可畏哉。





義甫常居偃月堂閑
門仰屋自商量害人
計就歡容出無數身
家頃刻亡



心毒貌慈

〔註〕凡人形逐神遷貌由心轉此理之常人可測識至若心毒貌慈徑寸中無非險惡滿腔內都是殺機外面却使人可親可愛如李義甫之稱人貓蔡元度之稱笑面夜叉普愿生生世世不遇見此等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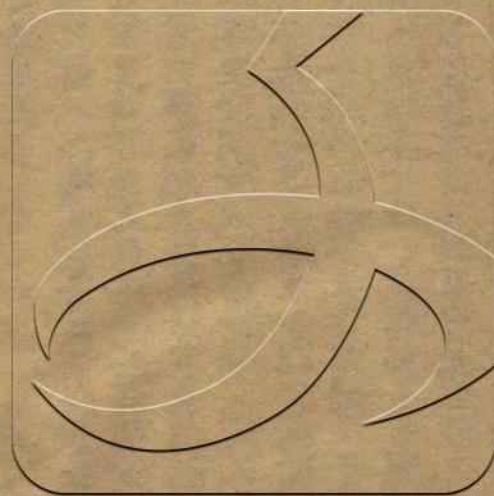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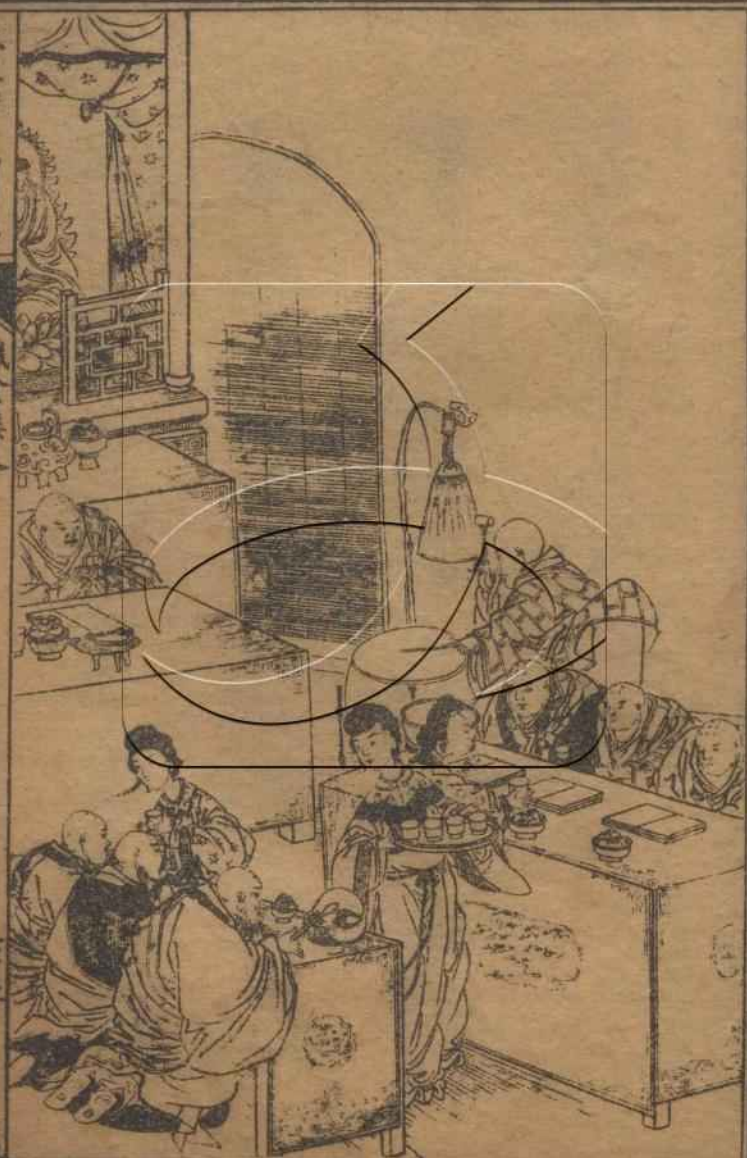
〔案〕前朝李元吉父為華亭縣尹被參有心腹吏謀曰京中某公權勢無比若通其門路事可立消尹從之命家人劉陞謝某携銀三千兩赴京打點時某公門庭赫奕官員屢候不得見何況縣僕二人細訪有優人梁胡二旦公所最喜現住西河堰二人乃用銀六百兩覓江南上好果品及諸般玩具俟其出府往餽梁方十七胡方十六不知世事一見家鄉品物大喜收下叩其來意滿口應承次日進府某公曰今日來何遲對曰有表兄到京不覺久談公問表兄為誰答曰華亭縣李尹之子也公曰李尹已被參治罪矣梁胡跪求照應公曰若非汝等雖萬金吾亦不許今爾等遠離父母情殊可憐現今通州正缺知州若將李尹陞任離京密邇可與爾等不時往來吾亦放心梁胡拜謝越數日前參捺按不行果陞通州嗣後李尹認梁胡為甥與元吉認為表弟往來契密儼然骨肉矣豈知某公忽緣事拏問

波及餘黨梁胡亦牽累黨內連夜私逃往李衙躲避至則李尹推病不面元吉笑面相迎携手曰適聞二弟之事使愚兄憂心如焚但此地耳目眾多萬不可留可至吾山東家中隱姓埋名庶無人識又問帶多少盤費答曰金銀頗有因忽忽上路不能多帶所携約千金元吉曰二弟可在城外某僻地等候吾差家人將行李盤費隨後送來庶免張路又與二旦附耳密語方別二旦果至某處等至天黑不見人來進退兩難放聲大哭有老僧見而問之二旦以實對老僧曰二子悞矣此李某欲推禍出門留爾盤費送回山東之語乃詐也若不速逃則禍至矣二旦求救僧曰吾庵乃先帝香火院有司不敢查問惟有出家可以免難二旦無奈拜老僧為師連夜削髮元吉自二旦去後呼劉謝二家人曰渠係欽犯擒獲送官賞銀三百兩吾留在城外某處爾等可首官得此賞銀謝劉同對曰公子差矣主人免罪陞官皆伊之力即小人在京承伊十分優待是何等情義恩將仇報小人實不忍為元吉喝罵二僕無用二僕密告其母母流淚曰逆子心毒至此李氏應滅矣隨取銀百兩付二僕速往某處安插二旦所寄盤費俟查出交還又曰渠一日不死逆子毒謀不止爾可回說已經投河則其心便歇矣二人領命至某處尋覓不見

見正在躊躇忽一小僧從寺中出視之乃胡旦也驚問其出家之故胡細告之旦曰二位想奉公子命送我至山東耶二人笑曰師尚在夢中備語前事將銀交給急急相別照母語回覆元吉後月餘元吉忽得怪症合眼即見梁胡二旦衣衫淋漓扯住索命狂叫數日以手扼吭而死但梁胡現在不知元吉所見是何鬼物亦足為險惡負心者示戒

附河南汝州婦某氏嫁為人繼室生子其前婦亦有子方十餘歲婦欲害之一日炙麪作餅勻毒其中置厨間几上前婦子外歸號饑婦曰厨有餅可自取之拈餅入手欲見赤頰人呼曰隣家媼具饌待汝宜速往餅不可食其子趨赴隣家媼方會客見子至招入命坐徐問所以答曰赤頰人速我來媼訝無有索赤頰不見斯須隔壁哭聲殷耳媼走問則某氏所生子誤食厨間餅死矣隣人怪詰之妻由婦憤甚共訟之婦具吐本謀乃論如律大毒前婦之子乃竟毒已子即徵人誅神已酷其報矣赤頰人從何來一生一殺轉移嗟呼吸也東海生曰豈惟婦哉衛鞅咸陽之車周興食案之羹毒莫不自及也是亦餅也懸榻編

眼前赤子半前婦所生安得赤頰呼之鞅車輿難請問 天道 原跋



郝后為蛇事本真佛
任豈有妄欺人者非
愛福梁王懺孽鬼何
由淨六塵

後唐書

穢食餒人

〔註〕穢食不潔物也。餒人與人食也。以不潔之物強與人食是等人於犬豕。人既嗔之神亦惡之矣。須賈困於張祿。楚使問於陳平。皆以惡食啟釁。勿以小而忽之也。〔案〕梁武帝好僧佞佛。每日清齋。與寶誌公衆禪悟道。郝后諫曰。陛下為天下主。若與耆德碩儒講求治法。自然四海昇平。萬民樂業。國祚綿長。今誌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乃天下之亂民。未聞與亂民共處。而有得萬幾者。武帝曰。卿若見誌公。當不作是語。后曰。妾明日當備齋飯供養。觀其德行若何。命御庖煎肉雜各色蔬菜。制成饅頭。次日乘輦至寺。各賜四枚。每僧令二羹。貌宮娥。執盃奉茶。眾僧魂銷。意亂。食之立盡。后遙見大笑。惟誌公合掌瞑目。置而不食。后後傳旨相勸。誌公說偈曰。道能制魔。魔能亂道。穢食餒人。難免蛇報。稽首謝恩畢。令大眾埋之。越數年。郝后崩。武帝思之。每日念經超度。一日坐便殿。忽聞樑間有聲。視之乃一大蟒。作人語曰。妾乃郝氏。因在世不合。以穢食破僧戒。故罰變此形。日居糞窖。受無量苦。惱又曾鞭殺宮女多人。盡在陰間索命。每逢三六九日。受鞭一百。疼痛難忍。望陛下救援。帝曰。吾久命僧脩懺。豈盡無靈。后曰。彼皆濁俗凡僧。未得感通。陛下如肯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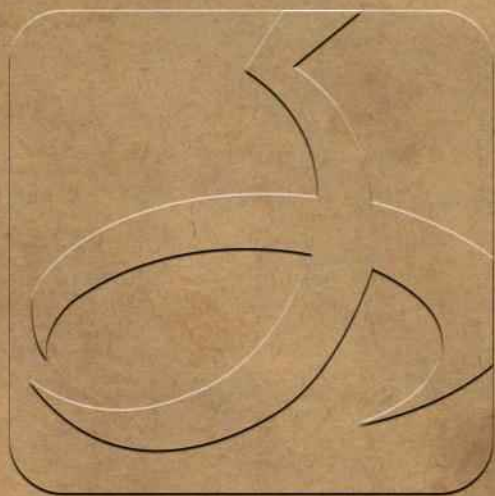
71005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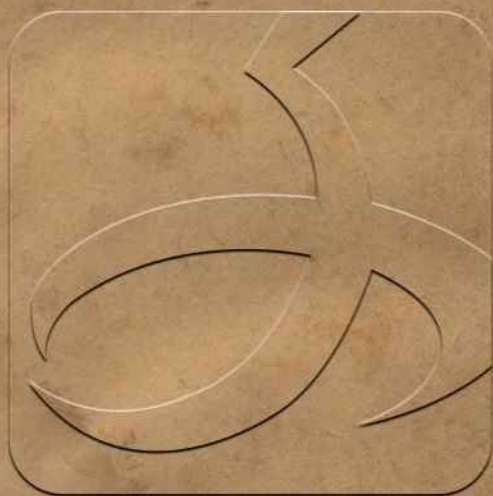
救當延智慧名僧方可有濟言訖不見帝乃遍選天下有道之僧四十九人改經文三卷今之梁皇水懺是也觀郗后諫武帝數語侃侃正論可稱賢后乃因一念之迷即墮惡道穢食餒人其可忽乎

附大業中河南婦人厲氏養姑不孝姑盲婦以蚯蚓作羹進之姑怪其味竊藏示兒兒見之驚跳號泣呼聲動天將錄婦惡鳴官俄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頃之自空墮地服飾如故頭變白狗餓死感應篇集註

杭州城外于某每以饘粥施貧餓人里中咸稱之一日有道士登堂化齋謂曰君家以施粥事奇禍至矣眾皆呵其妄道士曰公等有所不知施粥固屬善舉但于某名為施粥實皆厨中餘積穢食不堪啖者貧兒枵腹忍咽充飢因而致病傷生者甚多能無天遣乎言訖而去是夕有火絺墮空中里人皆見少頃于某之屋獨焚四隣皆無恙同上

鄒瑛饒邑女也年方十二見母虐嫂愛己每食以殘穢者與嫂嘉美者與己瑛每私分甘與嫂一日母見嫂食美欲撻嫂嫂告以小姑私與之母怒詈女女跪泣曰女後日適人倘遇姑如母者母心安否母悟遂轉慈焉里人稱孝智兼全云勸俗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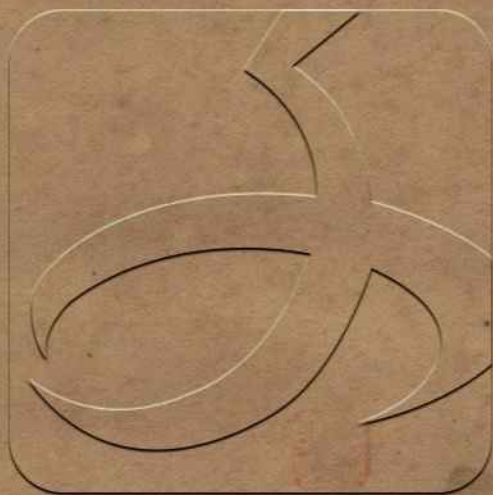




迷
39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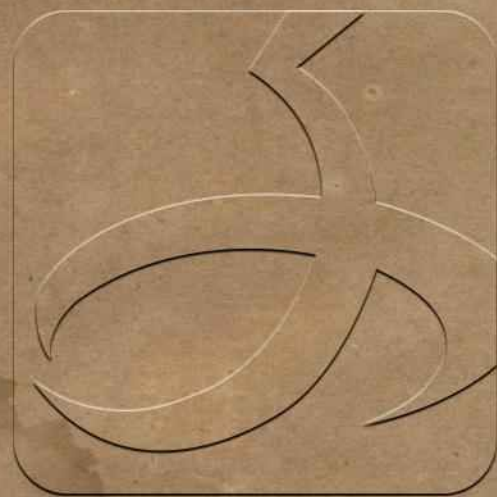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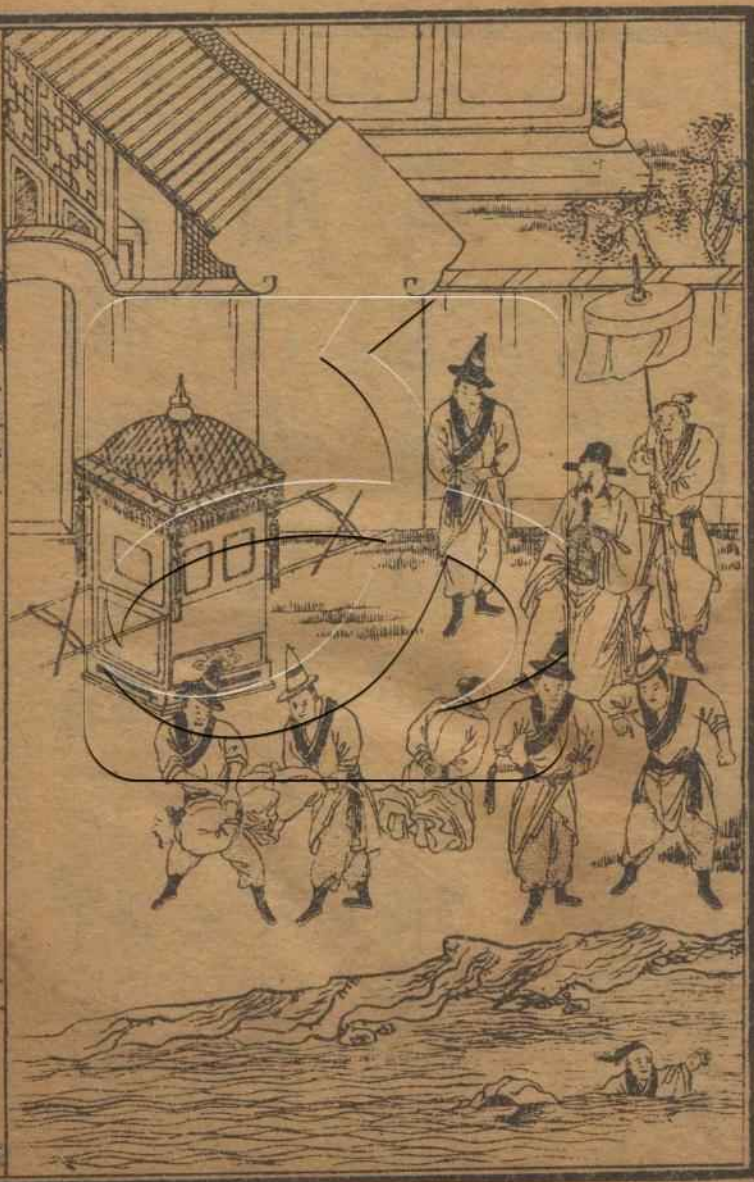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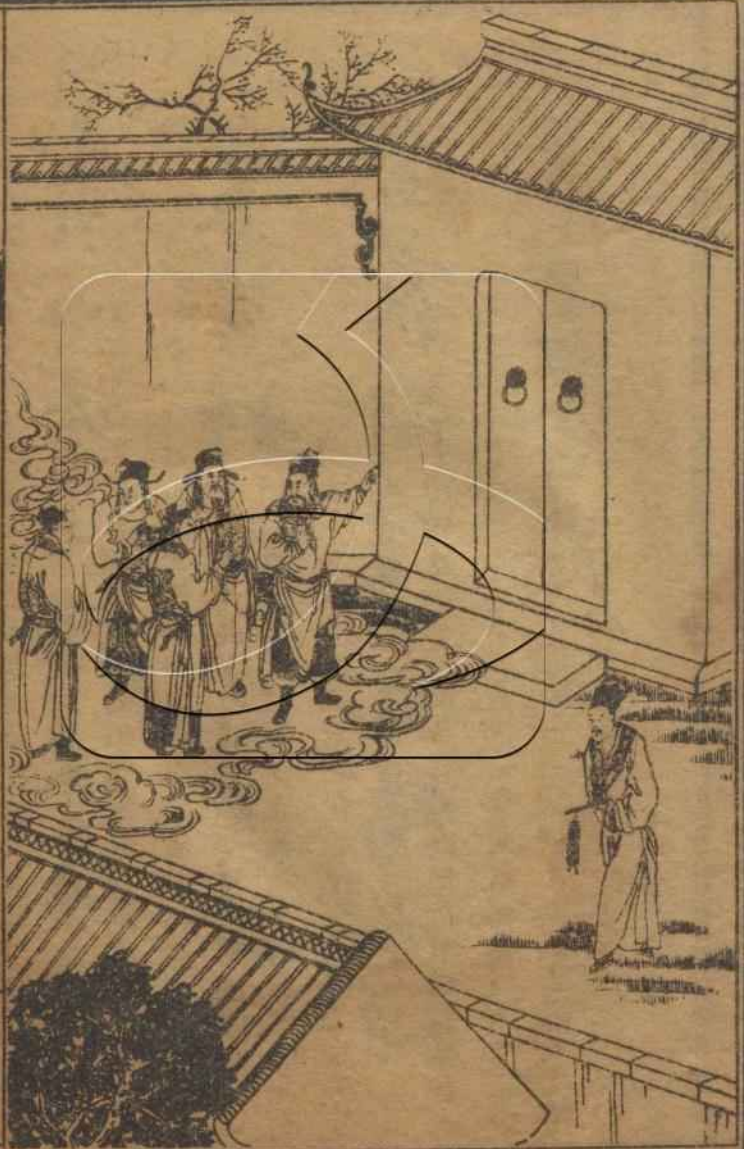
河伯無私稱正神肯
將允女作夫人妖巫
左道誣財物無限嬌
姿落水濱

左道惑衆

〔註〕左道不正之道小之如巫師邪術騙惑愚民作奸射利大之如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元末之白蓮等教多聚徒衆謀爲不軌雖當事發之時身首異處無一人得免然費朝廷之兵威竭府庫之蓄積擾地方之良民幸而撲滅所損已多有民社之責者不可不綢繆於未雨之先也

〔案〕西門豹爲河內太守見城郭蕭條人民寥落問吏胥曰河內素稱富庶兼連年豐稔若是凋敝何也對曰緣河伯娶婦之故此地有大巫者與河伯最契凡有女之家夜間河伯以兵甲逸其宅大巫卽爲之執柯三老說合逼令其家獻女復添大戶備奩贈嫁至吉日將女擲諸河任其飄流是以有女者挈眷而逃有財者攜金遠避所餘皆子遺之民耳安得不凋敝豹曰下次當令太守知之至娶婦日豹朝衣執笏五馬雙旌儀從甚整大巫率衆徒與三老迎接乃一年老婦人見豹略起手貌甚倨豹慰勞畢曰今日河伯嘉禮太守願爲小相可令新婦相見移時八騶擡一彩輿至襄帷扶一少女出見豹泣拜豹視之良久謂大巫曰爾衆徒中有能爲使令者否衆共舉一少婦約年二十餘豹曰適見新婦貌劣福薄未能供蘋

蔡煩爾至河伯府致太守意。寬數日另選佳者。不由分說喝眾役將婦拋入河中。
 約聲折以待。半晌不回。約曰。如此大事。乃令少年傳命。太守錯矣。指一中年者曰。
 煩爾往催。務速回。勿似前使誤事。又擲之去。半日依舊寂然。約怒責大巫曰。爾為
 師長。毫無教訓。而徒許久不回。定在水府貪飲。爾須自往。大巫再四求饒。約曰。爾
 肯饒新婦否。眾役齊上。復擲之。約命將眾役與三老。盡行細縛。曰。河水滔滔。去而
 不返。河神安在。爾等仗邪術圖利。致令芳姿麗質。付諸波流。白骨淒風。青燐泣雨。
 天怒人怨。律載左道惑眾。不分首從。皆斬。今許爾至河伯府。備驅使。盡推入河。改
 河伯廟為鄉塾。自是人民歸業。數年復富庶。
 附秦中一大叢林。妖僧多聚其內。每年必有一僧焚身。士民施錢堆積。萬曆甲辰。
 復約眾於某日。某僧焚化。至期果就火。士民擁觀。有一御史聞之。來視。呼令止。炬
 叩其愿。欲何為。再四不應。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捫眉流淚。不動不言。乃眾僧縛
 於新上。加以縋袖。而麻藥塞其口耳。嚴鞠諸僧。具言每歲取一過路愚僧焚之。以
 惑眾取財。御史大怒。將合院僧俱焚死。感應篇集註
 儒門忠恕釋慈悲感應一篇道祖垂三教同心扶世運。豈容左道亂綱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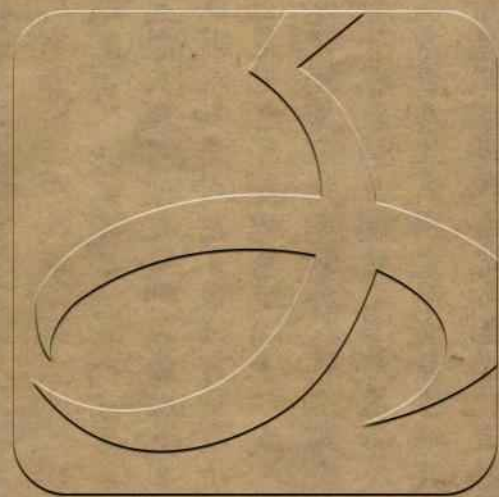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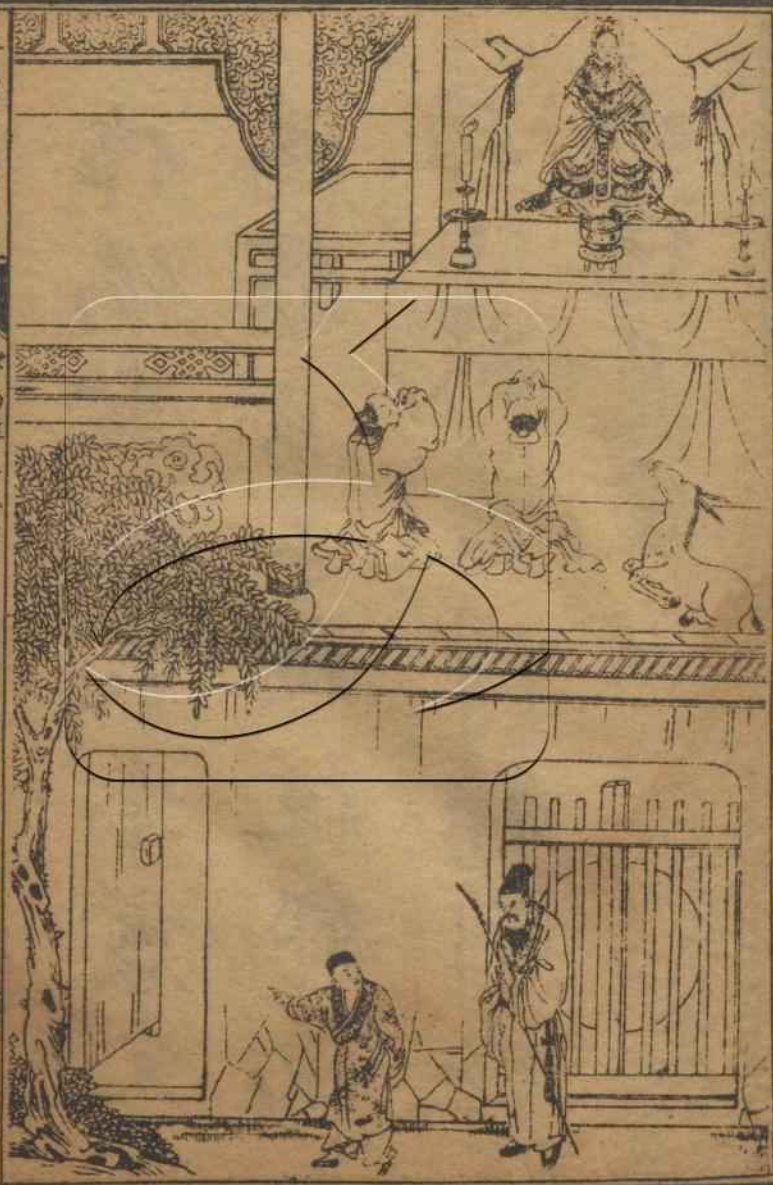
貪心事，佔便宜秤
裏生奸計，最奇一旦
全家同投首，揚灰祖
墓盡含悲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註尺度升秤之類，所以平物價。一人情也。世人或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設心只要討便宜耳。然益己損人，必有天殃。度分寸尺丈之總名。

案明正德時，江西于大朋，生性刻薄，事事算計，從不肯以便宜與人家。開布帛米糧店，制夾底斗，入則去底，出則加底。又制空心秤，澆水銀出入輕重隨手。人皆呼為于老虎。元旦之日，有人五更進香過其門，見有大漢五人，衣服異樣，共相議曰：此人利盡錙銖，天怒人怨，可使之合門染瘟，滅其家。一人曰：未免太寬。上帝因其無子，與以後嗣矣。其人知是神語，不敢洩，謹誌之。次年大朋五十有五，宴忽舉子人皆曰：敗家者必是鬼也。及長，聰慧絕倫，十六歲入泮，十九歲成進士，為部屬大朋作封翁，精神愈健，刻薄取利亦愈甚。人莫不謂天道茫茫，毫無報應。及竄藩之叛，大朋受其金，令子奉表稱臣。朝廷之事，纖悉必達。巡撫王守仁設計擒竄，藩搜得大朋父子，歷次書表奏上。武宗大怒，立命寸磔其子于市，家口無少長皆斬。其祖宗墳墓俱燒骨揚灰。昔年進香之人，始悟病滅其家，猶屬太寬，非生子作叛臣，其惡不盈天之報，亦不暢所謂撞得極高，方跌得稀爛也。



作偽欺人喪本喪父
為驢畜子相從郊原
兩、眠荒州積利如
山總是空



以偽雜真採取姦利

註以偽雜真如鹽內攪灰酒內攪水銀內攪銅米內攪穀之類又如興販犯禁之物以得重價皆謂之姦利姦私也取利而防人知不當姦也各本註釋將此二句分作兩項然細味之義實相蒙以事請為是

案戚弘猷心巧膽大善於謀利人所不敢為者無不為之人所不敢取者無不取之能將銀鑄空灌鉛又能造白銅假銀出外買物被人識出彼以遠颺其取買諸物或以土攪鹽以石灰攪麵以沙泥攪糖種種欺天害理之事靡不做到一日從湖南販米舟過洞庭湖有天后娘娘廟戚與同伙到廟遊賞方入門如有物擊者大呼昏暈眾扶回船中不能言語惟作驢鳴稍頃漸變驢形眾計曰戚某惡人也其子有父風我等同伙而來戚變驢回去其子必不肯認到官妄告我等死無日矣乃備牲楮同至廟中禱方畢戚忽躍起四蹄著地奔至神座前跪下曰娘娘已允爾等所請俟我到案從重發落即復原形眾之一字不知有告之者戚反謂其辱已欲與拚命抵家後值歲暮米價湧貴戚大喜與子計議將米攪水每擔可出加二忽瞪目呼曰娘娘遣差持兩驢皮至矣父子倒地打滾同變為驢家人恥之

闔閭廢中大肆蹄齧出外留牧則安然人以老戚驢小戚驢呼之即應聲而至嗟乎計戚愛驢之後又復原形若肯從此改行則天后娘娘當必予以寬典乃怙惡不悛忍於荒歲將米攪水希圖加二利息究之重利未嘗到手而父子雙雙畜矣採取姦利亦何益哉

附趙芳崖祖次山公家居時一販夫以贖銀三兩易穀去越數日公以數錢買一豕既而別有所售方知其贖至命訪鬻豕者以真銀如數償之并索贖者投之江曰勿留此以誤他人也後鬻豕者來謝公曰吾方懼汝憾我也又何謝公享年八十餘及見方崖舉進士官御史累封贈至二品

感應篇集註下同

盧韋市賣油燭以魚膏雜油中致富一旦暴死其母悲泣夜夢神曰爾子以魚膏雜油中無論人食不宜且用為廟燭腥氣觸犯神明死且受罪矣何泣為觀此則牛油燭愈不可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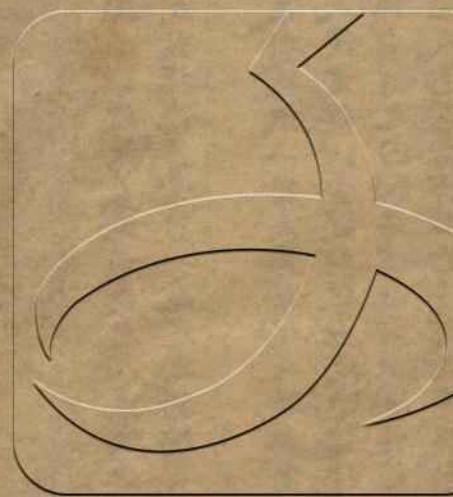
江南書賈某積本三千金每刻小說淫書春宮淫像人勸止之不聽以為賣古書不如賣時文賣時文不如賣小說其取利悖理如此後某無子目雙瞽妻多外交女三改適所藏淫書小說諸板一火而燼死之日無棺此亦採取姦利之報也又

有收買字紙改造還魂紙者種種穢褻其罪不可勝誅縱逃陽罰難免陰譴善勸世人切勿為此戒之慎之

又世間最可恨者貨賣假藥誤人更甚昔張安國知撫州日出榜戒曰陶隱君孫真人傳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甚眾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暗減其祿或身多橫禍雷震天火子孫非理破蕩蓋緣用藥之人疾病急切將錢告買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反致損傷尋常殺一飛走之物猶有因果人命最重無辜被害其報當更大矣

康熙八年崑山某典鋪藏一銀匠於家視人所典金銀物佳者即以偽者易之其製宛肖原物有人使老婢以金鐲典銀五兩造時已為贗物婢不能察也未幾再以此物往典鋪中訶之曰銅耳婢曰前與汝典銀五兩即此鐲何言銅相持良久竟以其物歸主人志甚責婢曰必汝為偽耳婢無以明即欲自盡忽聞雷震一聲則典鋪中之人死矣然猶諱之曰暴亡棺殮之三日雷忽破棺擲其屍於通衢如示眾然

海鹽倪某開香鋪每用雜木剉碎為末和作香料貨賣夏日用藥煮蚊忽爆少火
入香末內頓起煙焰倪欲出戶適室迷漫不得出須臾人屋俱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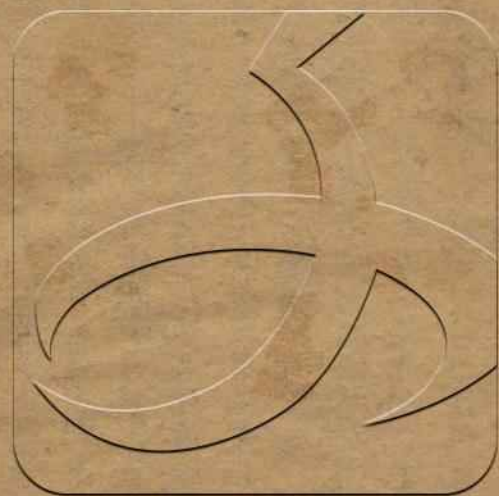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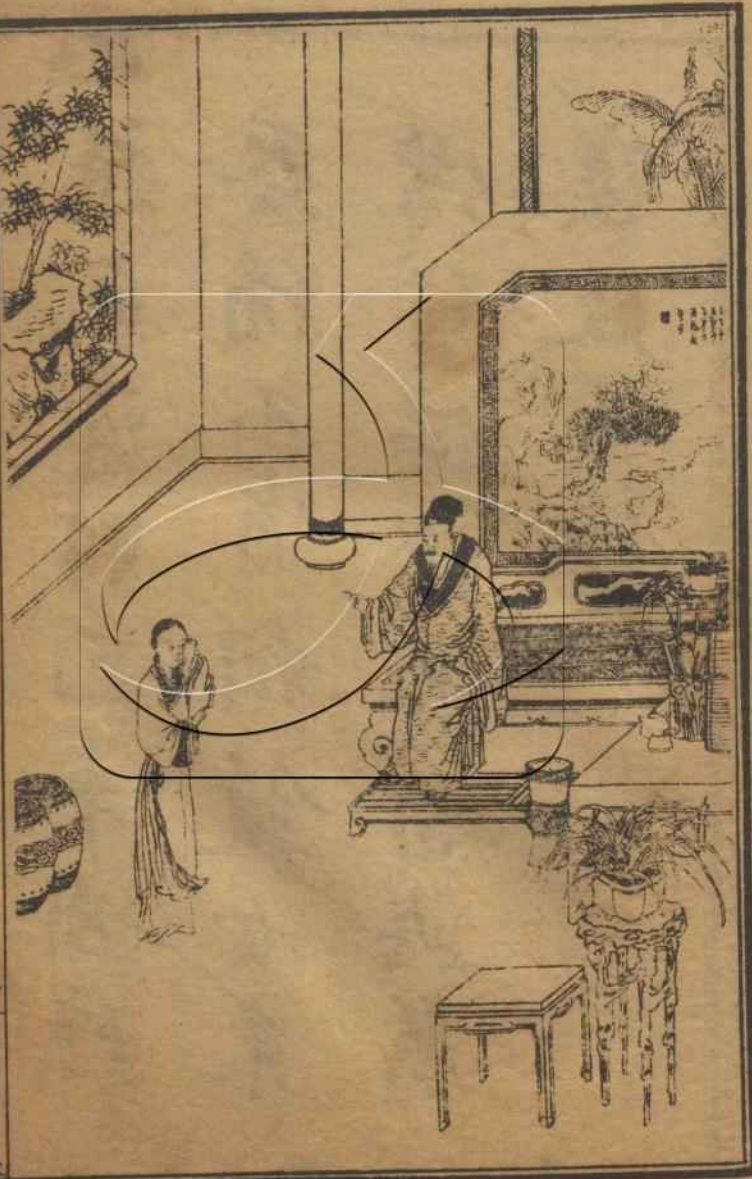
西湖一曲古今傳緣
慘紅愁最可憐女媳
倚門邀客笑何殊船
上侍歌筵



壓良為賤

註舊家子女皆謂之良奴僕婢妾皆謂之賤若本出良家而以勢力置之奴僕婢妾之列如強買誘騙之類至壓良為娼則罪大惡極報不旋踵矣

案浙江廣濟倉存貯積穀每歲撥殷實之戶司其出納名曰庫子有陳大年者其父在日頗有家貲大年浪費無度家道雖云中落猶有富戶之名是歲派充庫子如餓鷹見食不顧死活僥倖用官穀無可為償密判王某陝右人性極殘忍乃拘其妻女到官計賣身之價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贖納官士人鮮于樞傷之為作湖邊曲曰湖邊蕩桡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徊忍淚傍郎船貪得纏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蟠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驚鎖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秦漢歌行露後府判卒於任所遺有一子兩女子已娶婦均年幼陝去浙寫遠不能回籍僑寓湖側姑嫂時至門前玩景遂為浪子勾引成姦始猶背人私做既則習為故然開門延客矣判子亦幸食現成酒飯不較也嗚呼判壓良為娼祇知逞一時勢力豈料身死之後已之女媳亦倚門獻笑也乎天之報施益屢毫不爽云



趙氏資財已半凋鯨
吞猶不肯相饒女東
借貸偏慳吝留與
隻敗子消



謾罵惡人

〔註〕謾說也。謾騙也。用詭計設騙。使惡人墮其術中也。究竟費盡心機。愚者安然無恙。狡者轉盼取災。天道至公。惡巧而憐拙。惡人反得便宜。往往有之矣。

〔案〕常叔度性極狡獪。誰人財物。詭計百出。同里有趙姓者家富而愚。叔度窺其可啗。乃與之結拜弟兄。以女妻其子。趙以至親可託。足事信任。叔度或引之入花柳之地。暗勾地棍。拏姦。彼出面解紛。藉取其貲。或設局誘賭千金一擲。不數年。趙之十萬家財。侵吞具半。猶不滿意。時開捐例。又誘趙出果納官。趙不知其詐。賣田得銀二千兩。盡以託之。叔度到京。自捐職銜。造假部照相哄。種種欺騙。難以悉數。後趙子長成。娶女過門。趙亦身故。子生計益固。十月天猶無綿衣。日夜尤其妻。女忿極。歸告叔度曰。翁在日。與父為一人。父縱不念女。當念亡翁。今吾家一貧似洗。父不憐而相殺。其日何以見翁於地下乎。叔度曰。汝出嫁時。吾已大費粧奩。現在之產。乃爾兩兄應得。爾何妄思。觀親女曰。父之產。女不應得。是矣。敢問趙姓之產。非其子孫。何為吞佔乎。吾翁在世。雖愚。竊恐死後不愚。父必有報也。叔度大怒。叱女去。再不許歸寧。豈知天道不佑奸人。叔度兩子。好嫖耽賭。無所不至。長者患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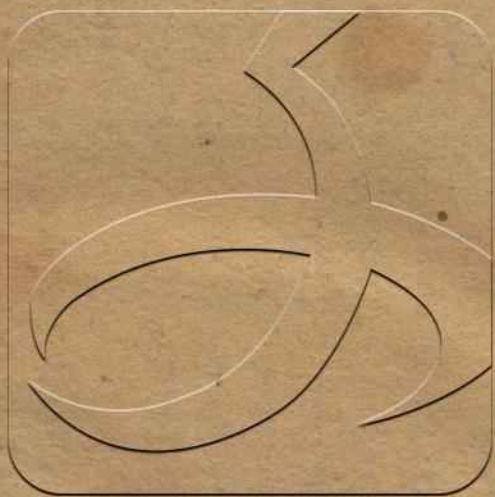
瘡服收斂藥以圖速愈。數月後即大發。遍身皮脫而死。次者在賭場一夜輸二千金。天明忽言頭暈。肩輿至家。頃刻卒。叔度痛子。抑鬱而終。其妻隻身無依。接婿與女來家。倚半子終老。不但所侵趙之家財全璧而歸。並其半生別處誑騙之資亦盡有焉。趙可謂失便宜處得便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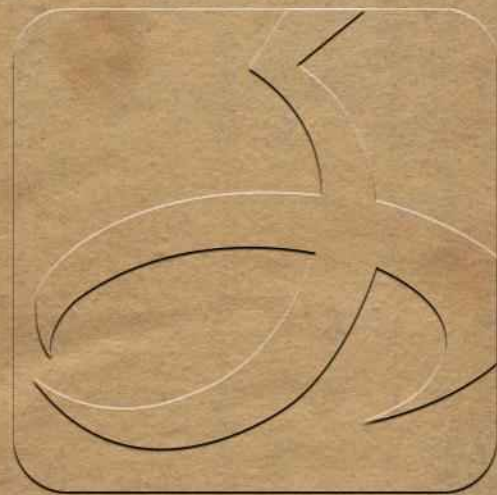
附江東村落眾巫橋一神祠。有少年不信。眾巫因夜賂之曰。敢以十萬錢相贈。少年故其故曰。汝明早入廟。毒罵而咬祭品。即係作受械狀。伏地哀求。少年許諾。明日如其言。觀者如市。忽有黑血口中流出。七竅繼流仆地而死。人益信其神之靈。諸巫得利無算。越一年。其黨以分財不均。詣官告。盡少年之死。係眾巫預置毒於祭品。以害之也。於是眾巫伏誅。感應篇集註下同

保靖州人楊太。王周。錢火兒。同一驂漢。避雨屋下。俄而虎至。三人推驂漢出以當虎。崖忽崩。虎驚逝。驂漢無恙。三人俱壓死。

陳覺閭門遭警。醫禱無效。有僧曰。汝一生以智巧欺騙愚昧之人。故獲此報。陳願改過自贖。僧曰。若能永點夜燈。行人之目得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也。陳即遵行。并勸里中共點之。合家之目。果皆復明。而來春瘟疫盛行。獨里中不染。陰陽文集註

經云。點燈之人。世世得明眼報。又云。瘟疫流行。不入點燈之家。蓮池大師曰。夜燈照水。魚鰕可免。吾網不獨濟人。兼能濟物。





孀為婢女弟為奴同
氣忍將毒手屠花未
上頭雷已震嗟哉逆
子媿慈烏



貪婪無厭。

註以口取物曰婪。言人之貪。如口之食物。無有窮極也。凡人貪心一熾。一切逆天悖理。欺心犯法。靡所不為矣。自此至行多隱僻。皆言家庭之事。而此句宜指兄弟叔姪。多佔產業。多取銀錢。及婦女兒小。多藏什物之類。方與上文殺人取財棄法受賂等句有別。

案聞大名要妻劉氏。父早故。遺有幼弟大經。盡養媳吳氏。大名獨掌家業。視大經如僕。劉視吳如婢。供其驅使。稍不當意。輒則罵重。則打。兩人素被降伏。見則魂銷胆落。不敢較也。大名夫婦。食則珍饈。衣則錦綉。大經與吳氏。鵝衣舊食而已。其母年老忠厚。落在長子之手。欲持公道。不能。大名屢賣產業。將銀入己。母曰。父生爾兄弟兩人。爾今日賣房。明日賣地。業將罄矣。幼子長成。將何為生。大名反抗聲對曰。若一家閉口不食。則不用賣矣。母嘗竊布一疋。與吳氏作裏衣。劉氏知之。搜其篋奪去。曰。爾夫婦吃我現飯。安享自在。尚欲著新綾耶。後劉氏生女。吳氏在房服事。由朝至暮。不得食。母憐其饑。呼出與湯餅。雖子劉氏忿怒。從床上躍起。奪過倒淨桶中。母仰天大哭。須臾黑雲四佈。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淨桶劈開。雷神被血。

汗觸不能飛騰。落於產房牆外。萬目共見。神猴形兩翅。與廟中塑像不甚相遠。大名通延道士誦經禳解。數日方不見。劉氏每遇陰天。即頂血布於首。以防再擊。一日天氣清明。劉氏方折榴花。揮髮忽聞聲大震。將頭顱劈碎。榴花尚在。其手大明。亦得瘟症而死。母搜出歷年貪婪之資。及私置田房紙約。盡與幼子執管。所生之女。大經夫婦撫養。擇配其婿。後復不成。器逃走不歸。女依叔孀終老。

附武昌劉克謙與弟克敏。克敏各分田十頃。房資在外。克謙平日滿心知足。好周旋貧乏。嘗語二弟曰。吾輩稍豐厚。不於此處着破。恐得罪神明也。二弟不聽。克敏刻薄慳吝。克寬豪放暴殄。情形互異。後克敏子蕩業。敏憂鬱而終。克寬遭火。又為人命誣。抵死獄中。無嗣。惟克謙家興隆。子中進士。奪命錄增編。

附錄蔣省庵先生戒賭文。同善錄全書。

按賭之為害甚大。而人每好之者。大都為貪財起見。且有藉賭為業。以賭謀生。雖法律昭彰。而明知故犯者。茲特勸以此文焉。

聖朝移風易俗。首嚴賭博至嚴。誠以賭博之為害至大也。今當嚴禁之後。似乎其風稍息。然特不敢顯為之耳。其為之最勤者。無如富貴之家。不止男子為然也。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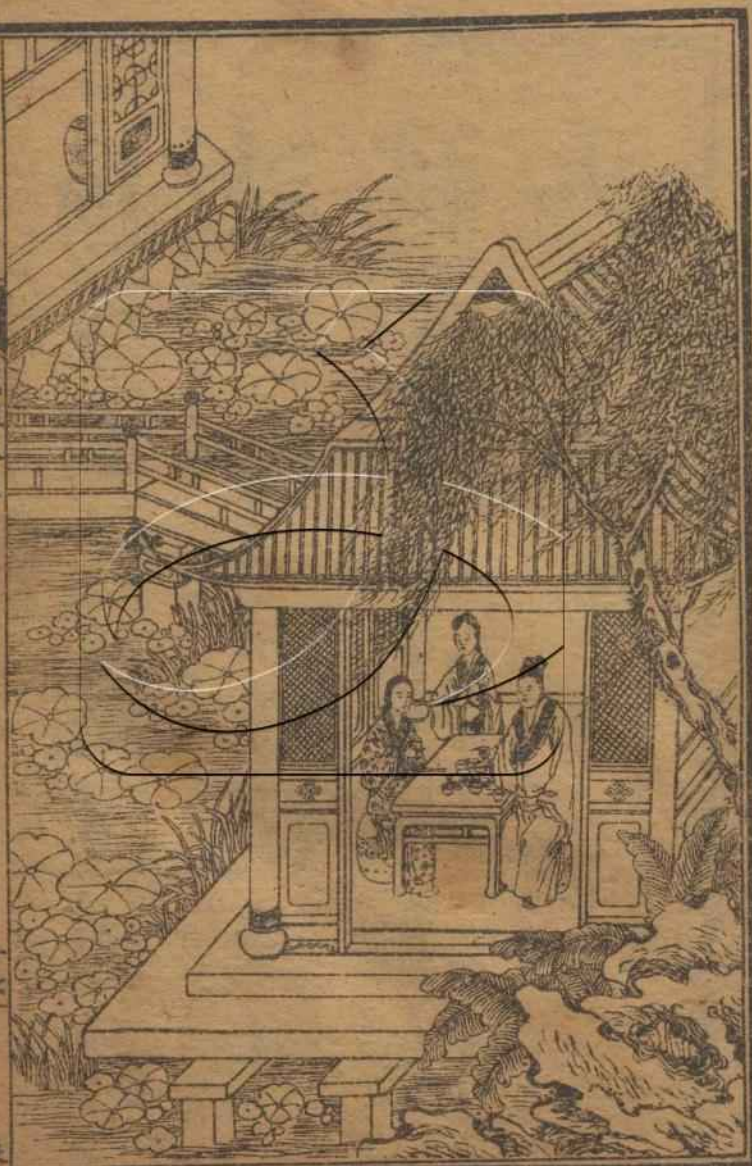
閣抑有甚焉者。不止上人為然也。臧獲尤有甚焉者。夫富貴之家。既相習成風。又何怪乎閨閣細民。今試言閨閣賭博之害。有三。曰。關。曰。盜。曰。私。同。曰。共。戲。儼然好友也。既而勝者得意。負者怨怒。不免口角矣。口角不已。至於鬪毆。衣冠盡裂。頭面皆破。賭必至於鬪者。其常也。負而即止。尚不失為智。惟不甘心於負。而必圖復本。性急手癢。揆米不得。則不禁出於盜竊矣。一破敗而當官枷責。尚可為人乎。開賭之家。羣聚惡少於一室。已則自守頭城。復有開漢數輩。遞湯遞點。出入毫無顧忌。夜深假寐。廚下。遇婦女雜處。安保其無私事乎。敗壞風俗。莫甚於此三者矣。自來賭博之人。亦有二種。一則貪財性成。妄思滿載而歸。不覺傾囊而送。故當其勝而貪心益熾。不轉瞬而仍還人矣。及其負而貪念不息。不覺轉瞬而愈加倍矣。蓋由貪心而傾家蕩產。父母怨恨。妻子離心者。所在皆是也。一則遊惰之子。不習手藝。不嫻生理。專以賭場為棲身之地。有錢則入局。無錢則旁觀。不顧父母之養。不思終身之計。卒至凍餒而死。者非一人也。至於富貴之家。以葉子為遣日之具。較勝負於錙銖之間。家長罔知羞鄙。子弟從而效尤。家教安在。若閨閣中。姊妹羣聚而戲。已非正理。而更雜以三姑六婆之屬。外親異室之人。其弊尚可言哉。語云。

牌風即是淫風。良有以也。賊復日見其家主之耽於此也。則心無所畏而拋職業。違使令。戲具出諸袖中。同輩不招自合。竊油燭以供夜戲。盜銀錢以填所負。責之則已遲。且責之仍不悛也。吾願戒賭。先自富貴之家。長始歸唐。解元戒賭歌。同善書作施愚山。我今有忠言。勸君切莫賭。人道賭為樂。誰識賭中苦。衣食謀生路。儘多。隨任士農工與賈。惟有賭錢人。想念真愚面。總是起貪心。頃刻思求富。小小得蠅頭。侵入迷魂府。此是陷人坑。此是罾人虎。只怕乖而不肯來。那怕來而不入夥。相對有戈矛。相交無肺腑。徹底下流人。引入金蘭譜。典到誰知飢與寒。神昏那辨辰和午。田地不暇耕。筆硯封塵土。明知新律嚴。不畏官司捕。父母忍心拋。妻兒全不顧。贏了更貪多。輸了思翻局。贏得來時不復存。輸將出去剝膚補。告貸已無門。拐騙又無路。弄得亦條條。朝夕渾難度。那個克主孫。何處逢漂母。且把過來人。逐一為君數。也有傭錢館。數一朝空。年年落魄身無褲。也有天涯遠客。歸囊窮。途流落難移步。也有豪門濫賭。浪揮金。華堂寶盡遷蓬戶。也有作戲逢場。偏效尤。荒耽日漸迷。烟霧也有張羅。設網老賭家。下指到底仍如故。細推詳。天亦怒。折人房。不用斧。射人頭。不用弩。裂人腸。不用砒霜。盡只消一個賭錢場。狼心惡少。屢趨

附白。日打劫無休歇。傷財喪命人不悟。地方盜賊由此生。少年子弟終身誤。聽我唱樵歌。為爾開狂瞽。急早猛回頭。各各思當務。汝若有閒錢。何不施貧戶。留些好樣與兒孫。剩些田房還祖父。十日山中酒一醒。翻身跳出豺狼塢。人豈參同善錄全書

勤儉歌。痴兒浪子愛閒身。幾個閒身是好人。男不營生多作歹。女無活計定思淫。艱難凍餓皆因懶。富貴榮華只為勤。天子為幾官萬事。豈容惰慢有凡人。同十富。不辭辛苦由正路。勤儉富。買賣公平多主顧。忠厚富。聽得雞鳴離床鋪。當心富。手脚不停理家務。終久富。常防火盜管門戶。謹慎富。不去為非犯法度。守分富。合家大小相幫助。同心富。妻兒賢慧無欺妬。帶家富。教訓子孫立門戶。後代富。存心積德。天加護。為善富。同善錄全書作李義山先生十窮十富語。十窮。只因放蕩不經營。漸漸窮。浪費錢財手頭鬆。容易窮。朝朝睡到日頭紅。還通窮。家有田地不務農。懶惰窮。結交豪宦做親翁。攀高窮。好打官司逞英雄。鬪氣窮。借貸納利粧門面。自弄窮。妻兒懶惰子難遵。命當窮。子孫相與不良朋。局騙窮。好賭貪花捻酒鍾。徹底窮。

僕觀唐解元總是起貪心頃刻思求富二語不禁感慨係之矣蓋富非可強求
惟有勤儉二字或能致富故於戒賭歌後即錄勤儉歌為求富者指引迷途也
繼錄十富為勤儉者列其條目也終錄十窮為既富者防微杜漸也嗟乎未富
而不勤儉則終身難免於窮既富而不勤儉則後日亦必至於窮況可不務勤
儉日逐於賭而不已乎倘肯回心望依苦口



誦法蘭箴莫逞兇鋤
華勿御守三從與其
祖咒明心跡避諱何
如反責躬



咒咀求直

〔註〕咒咀者。誓於神也。求直者。人謂其理曲。欲借咒咀。以自明其直也。小人時窮勢迫。明知所作非理。每借誓神。以塞其謗。往往橫遭慘報。如其所咒可畏也夫。

〔案〕楊寡婦。性極悍。年未四十。夫死。遺子七歲。延曹姓為教讀。曹係楊門之壻。認寡婦為叔岳母。朝夕相見。寡婦家業雖豐。却最怪喬。一文不捨。養羹淡飯度日。獨在曹面上。事事從厚。銀錢米穀。託其掌管。不問出入之數。又日以珍饌相款。姆孀輩無不疑之。一日曹偶解館。衆婦至書房。翻其篋。得釵環一包。乃寡婦素所御者。持以示之。寡婦曰。我數日前曾煩曹家女壻。另換新式。想渠偶然忘記帶回耳。後衆婦又從寡婦枕邊得金扇一柄。乃曹之物。寡婦曰。我適纔至書房。偶然攜來者。衆婦皆笑曰。前之釵環曹偶然忘記。今日之扇爾偶然攜來。天下偶然之事。何其多也。寡婦怒曰。難道我與曹有甚私情。乃對神哭訴。日日咀咒。以明己之清白。而待曹則相厚如故。時逢端節。曹並不歸家。寡婦治酒。與曹在荷亭對飲。且飲且罵。侍婢進角黍。兩人食未竟。寡婦忽云。頭疼。攜至房。臥即卒。曹直卧至次日晨。刻不起。啟戶視之。亦死矣。人皆以為天報。但詢諸侍婢。僉云。兩人形迹可疑。並無苟且。

不正之事。嗚呼。古人有言。避謗不如自修。篋內銀環。枕邊金扇。種種生人之疑。為寡婦者。宜另覓老成西席。閉戶克己。婦道事久見又心。不求直而自直矣。乃處嫌疑之際。而猶倚亭設宴。樽酒言歡。雖曰無私。其誰信之。則毒口咒咀。適自速其恥。**附**某婦嘗與人私。又竊鄰家一手巾。鄰家詬罵其夫聞之。咒曰。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巾。當為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未幾果斃於雷斧。夫脇下有字曰。痴人保妻。妻脇下亦有字曰。行姦為盜。感應篇集註下同。

蘇州盤門章惟一妻嚴氏。有妹嫁於徐姓。章妻往探其妹。因竊妹金釧以歸。妹知其姊所為。乃遣姬婉言索之。章妻怒。竟同姬至城隍廟。咒咀以自白。歸三日。忽舌長出寸餘。口不能語。惟呼還還而已。一月死。其夫開篋視之。則金釧宛在。夫恐增妻罪孽。密遣人還其妹。妹不忍受。變易得償。為姊作佛事。以懺其罪。

康熙戊申年。山左地震。沂州有賈客。以布百疋。錢十千。寄於旅舍范氏。及地震後。索之。范氏但與之布。匿其錢。客再索。范氏指天咒曰。如匿爾錢。即刻壓死。言未竟而屋已傾。獨范氏死焉。其錢在牀下。客嗟嘆而去。



性莫貪戕性水成
家宜戒敗家湯試觀
好酒秦千頃骨肉分
難走四方



嗜酒悖亂。

註嗜好也。悖者反其常道。亂者失其矩度也。四戒之中。酒為第一。世人貪飲無厭。以致氣昏神亂。胆大心狂。卧街罵座。凌親犯上。無所不至。士敗其名。農工商賈廢其業。甚且損肺腐腸。招疾至死而不悔。可概也夫。

案秦浩字千頃。聰明蓋世。讀書過目成誦。能詩善畫。才情可望大就。但性耽麴藥。以盃中之物為命。典衣賣物。盡付酒家。視父兄妻子漠如也。蓋無飲不醉。無醉不醺。抗父。毆兄。罵鄰。曾友以至父。不以為子。兄不以為弟。親戚朋友見之如獬犬。梟鳥。遠避去。所與遊者皆擔夫牧豎。市井無賴。父兄見其人品卑汙。遂出不與同住。僅居茅屋三楹。不蔽風雨。因憐日甚。妻孥饑已兩日。向姊家貸錢五百文。浩以四百五十文買酒。五十文買米。暢飲至夜。醉後逞兇。時妻已解衣就寢。從破被中拽起。欲擲諸河。妻大聲呼救。四鄰驚起。見妻赤身。不便上前。呼女眷往救。妻已被海半死。次日。其岳呈送學師戒飭三十人。皆羞之。彼怡怡自若也。有鄰女秀姑。頗有姿色。秦屢次調戲。女投梭拒之。乃乘夜踰垣以入。被其家擒獲。送官。褫其衣衿。重責枷號。猶令其妻日供酒資。資不能應。畏其回家凌逼。投繯殞命。後得疎釋。無

人傲保遂四處流落。數載不歸。後有人傳說。在鄰邑鄉間。教蒙館。又與鄰婦通。醉後熟睡。被其夫殺而倒埋之。父兄恨其不肖。付之不問。嗚呼。狂藥之不可貪也。如是夫。

附蔡文忠公齊好飲。飲必醉。時太夫人私憂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戒以詩曰。聖君寵重龍顏。慈母恩深鶴髮。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大悔悟。自此戒酒。非會親友不飲。飲不敢至醉。卒為名臣。感應篇集註下同。

夏璣吳縣人。父嘗夜坐憑窗。月陰中見一白。暫少年醉行。父曰。誰家郎。嗜狂藥若此。及逼近叩門。乃璣也。父置不言。後登第。赴選。父戒以前日狀。遂受嚴教。終身不飲酒。後為河南道御史。焚黃先堂。撫軍親詣堂前。酌酒半卮以慶。且曰。瑩先矣。可飲此。九泉之下。已樂有榮封。少輟戒。無傷也。璣流涕却之。卒不飲。閩士劉乙。因醉後與人爭妓。既醒大慚。乃集古今愛酒禍者。以自警。題曰百悔經。遂絕飲終身。

滇南一生。力學能文。而性嗜麴藥。每讀書。携酒一瓶。漏下十刻不倦。酒後為文。益覺高華典麗。老宿亦推重之。年四十不第。益放飲無節。竟以酒醉死。桂香鏡。

徐太史曰。近年士人更有嗜鴉片煙者。對卧藥旁。傳筒互吸。以為快。未幾成癮。而肩臂顛縮。顏枯涕橫矣。雖入矮屋。猶垂簾倚壁。一火熒青。神氣懨懨。不知阮送多少折桂郎。君殊堪惋惜。謹賦二詩為佳士箴。詩云。無端玉樹折紅塵。醜毒何年渡粵閩。桂殿豈容藍面鬼。蘭陵各念白頭人。癮來更甚相如渴。金盡誰憐季子貧。浪說短檠風味好。青衫不易讀書身。癡兒婢女骨沈沙。繡口如何也著如。毒中膏育難再活。才凌斗漢漫相誇。火城風引烏烟獄。錦帳春濃碧玉家。金粟讓人殮秀色。芸窗偏種米囊花。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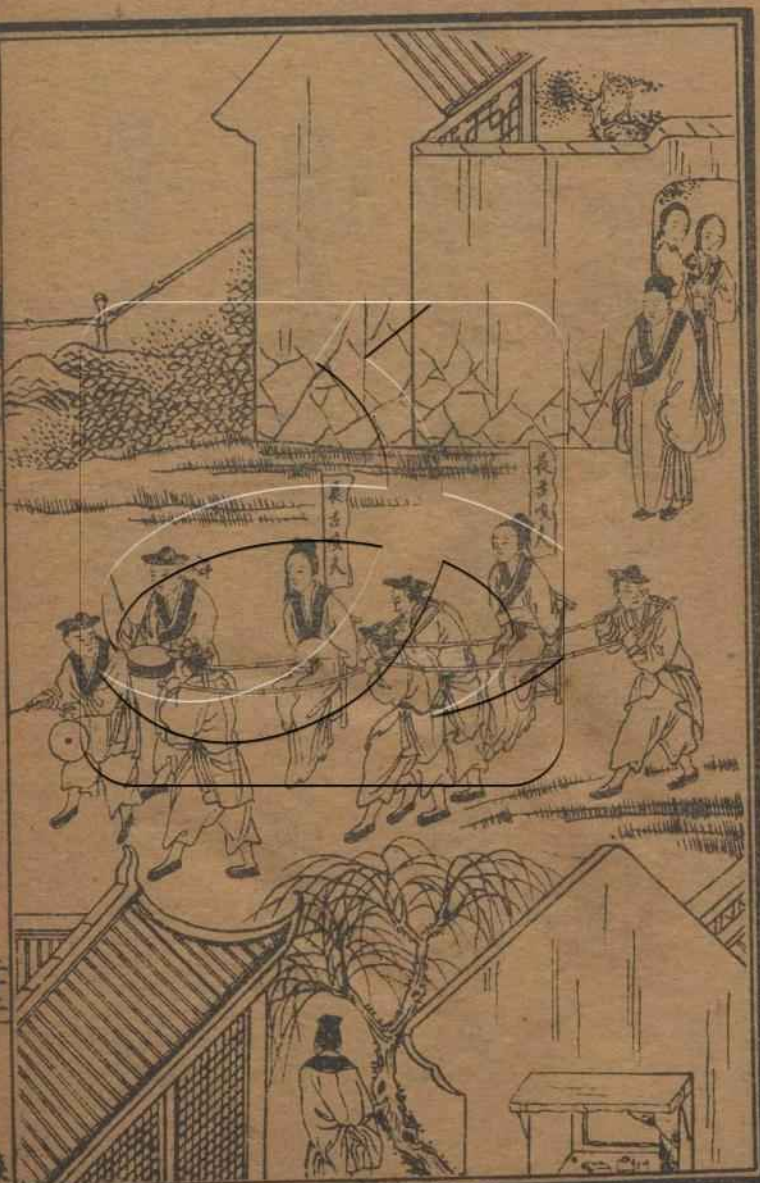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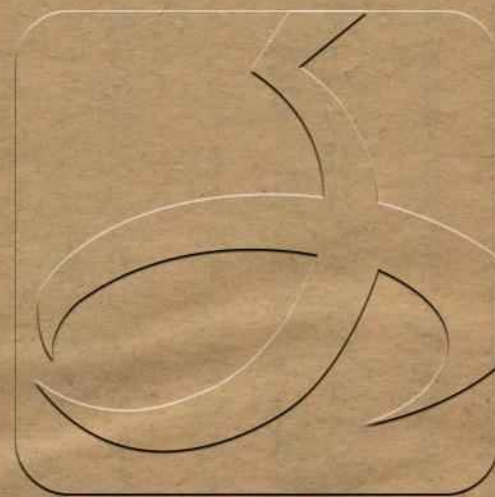
附戒鴉片方。道光四年甲申秋貴州學憲程恩澤梓行

用香菰浸水。癮來時將香菰永生吃下。即咽吐其涎乃止。倘再發癮。則再吃自止。又方。用老反蒲。即南瓜。搗汁大半鐘許。癮來時即吃下。亦吐其涎而止。或未定。再搗反蒲汁吃。立止。

戒煙瓜汁飲。兩湖總督部堂林領示。所領良方。茲不及備載。

南瓜正在開花時。連其葉與根藤一併取下。用水洗淨。於石臼中合而搗之。取汁常服。不數日。風癮盡去。甫經結瓜者。亦可。

林制軍頒示戒煙斷癮方總論有曰人溺而知戒不過困於一時溺而不戒則直
殉以身命可不懼哉



骨肉如何忍自烹枕
邊有語便相爭寄言
婦女休長舌和睦人
家譽不生



骨肉忿爭

註天下事皆宜和平處之不得躁競何況骨肉古語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若人倫既傷則天災必至自然之理也忿爭之起不一或以財產或以讒構或以長幼不齊賢愚不等欲消融之惟莫討便宜莫使威氣莫信婦女奴婢之口則得矣

案尤守靜尤守謙同胞兄弟也守靜要張氏舊家女粧奩甚薄守謙要汪氏係暴發之家粧奩甚厚張巧而智汪力而狡一矜家世一誇富有漸成嫌隙雖同盤飲食不啻吳越又有兩房婢女尋事生風各為其主隨張者則搬汪之是非隨汪者則言張之過失守靜守謙聽枕邊之言如奉將軍之命令到奉行雖死無二以致兄兄弟則如眼中之釘弟視兄則如背上之刺骨肉之間終日忿爭並無寧息親友出而解紛勸其析居以息爭端將一宅分為兩院從中塞斷兩家自是不相往來雖歲時伏臘並不見面張氏連生四子汪氏無出不怪自己命運反遷怒於張隔牆言三語四張氏又不肯推耳聾聞聲對敵如狸之間又復譁然矣一日有堪輿家謂守謙曰君父母葬地偏左故長房多爭若移置當中則兩房後嗣俱盛倘遷於右首則次枝茂則長枝絕矣守謙信其言多帶人工將兩柩連夜改葬守靜

得知以逆弟滅倫。掘墓毀屍等事。赴縣呈告。縣令大駭。親往驗之。則封墓一新。松
楸如故。訊得其詳。援筆判曰。守靜守謙。聽葉底之鶯聲。折天邊之雁翼。田荆頓萎。
姜被成冰。改葬既屬。愚迷毀屍。尤為誣枉。各重枷示。為不友不恭者警。其張汪二
婦。立擊劍案。用繩縛手。坐竹兜上。背插白旗。各書長舌。唆夫離間骨肉。令遊街三
日。釋放。後守謙終於無子。守靜亦家茶陵。替二婦俱不令終。乃骨肉念爭之驗也。
附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病革時。命諸子各獻一箭。諸子既集。乃取一箭。授其
弟慕利延。使折之。刺延應手而折。又取十九箭。作束。使折之。則不能折矣。阿柴因
論之曰。孤則易折。眾則難摧。骨肉同心。可禦作侮。此其明驗也。感應篇集註下同。
宋周文燦。有兄嗜酒。仰燦為生。嘗醉後毆燦。隣人不平。燦怒曰。吾兄非毆汝。何得
離間我骨肉也。司馬溫公嘗書其事以戒人。

顧涇陽先生司理處州。有兄弟爭訟。數年不決者。先生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
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為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也。各
授之杖。謂其兄曰。為我撲爾弟。又謂其弟曰。為我撲爾兄。兩人相顧愕然。涇陽故
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昔者官為析曲直。故不服。今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乃

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先哲云。骨肉間。但當論情。不可執理。執理使傷情。
傷情即非天理矣。

洪武中。有告鄭氏。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湜請行曰。弟在安忍。使兄罹刑律。瀛曰。
吾乃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二人爭下獄。上聞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
為非耶。宥而擢用之。今之骨肉念爭者。總為自己不肯吃虧耳。觀鄭氏爭獄一事。
天下又有何事當念爭乎。

天啟間。杭城失火。一江西商寓獨無恙。人問之。答云。是時恍見朱衣神洒水。故免。
眾叩其作何善事。商謙言無有。後有客於杭者。知其事。乃告人曰。此吾姪也。父有
五子。惟某居長。且嫡出。餘俱庶弟。父歿時。有五歲。有三歲者。某拮据二十年。積至
五千金。俟諸弟冠婚畢。會族分財。五分均析。絲毫不得。合族義之前此之事。想
由公道格天。故免災耳。黃席門先生見人弟兄相爭。作歌訓子。歌曰。教兒曹。要相
好。為兄的。憐弟小。為弟的。念兄老。一般都是父母生。吵吵鬧鬧何時了。富貴貧賤
總由天。任爾癡呆任爾巧。心腸非情性躁。總是父母不善教。親朋也有敬場時。兄
弟不和身不保。是非也要自思量。兄弟不和名不保。錢財也有用完時。兄弟不和

家不保。多憎嫌。多氣惱。說長道短。逢人告結。下冤讐。海樣深。父娘問極。何曾報。聯
 豪姐。走勢要。關門車馬。多誇耀。一片精神。奉別人。兄弟飢寒。不相照。廣濟僧。多佈
 道。燒香吃素。拜佛廟。無數銀錢。養別人。兄弟錙銖。多計較。被人欺。受人笑。到門陪
 禮。不敢拘。無數周旋。怕別人。兄弟一語。多爭鬧。誇妻兒。好相貌。妻偏賢。慧子俊。俏
 阿嫂。弟婦。罵不良。同胞猶子。罵強盜。穿新衣。戴高帽。你家窮。因我家飽。眼前豐富
 任君誇。前路茫茫。難自料。你貧窮。你自造。偏怨他家。金滿窖。縱分一半。與君家。還
 說無情。滿口誚。吁嗟。兄弟非路人。一回相見。一回老。父娘養下一般勞。兄友弟恭。
 勝封誥。勸兒曹。要相好。人鑑下同。

樂也廣
可憐

節孝朱先生曰。人家兄弟。胸中當要把兩箇念頭。退步想。當養生喪死時。譬如父
 母少生一箇兒子。當分家授產時。譬如父母多生一箇兒子。一團爭氣。自然冰消
 瓦解了。無奈。今人兄弟。多爭論。越多。為父母用財。便互相推諉。以致父母。生失養
 死失葬。而不顧分。父母的財。又互相爭競。往往富的。破家窮的。越窮。而不顧。意當
 父母生子時。多生一箇兒子。便添一番歡喜。不料。就是多增一箇禍害。豈不可痛
 至於情意疎落。兄弟經年。不會面。雖無骨肉。忿爭之患。亦少。兄弟和好之



男兒最要秉忠良夫
婦和諧家道昌可恨
舊情拋結髮忍心却
慾野鴛央

男不忠良

註忠誠實也良易直也此下數句皆夫婦居室之事舊註不忠良指姦臣亂國言似與撥亂國政敗正排賢等意重複玩下文女不柔順與此句對舉可知事有不

必違前人故步者此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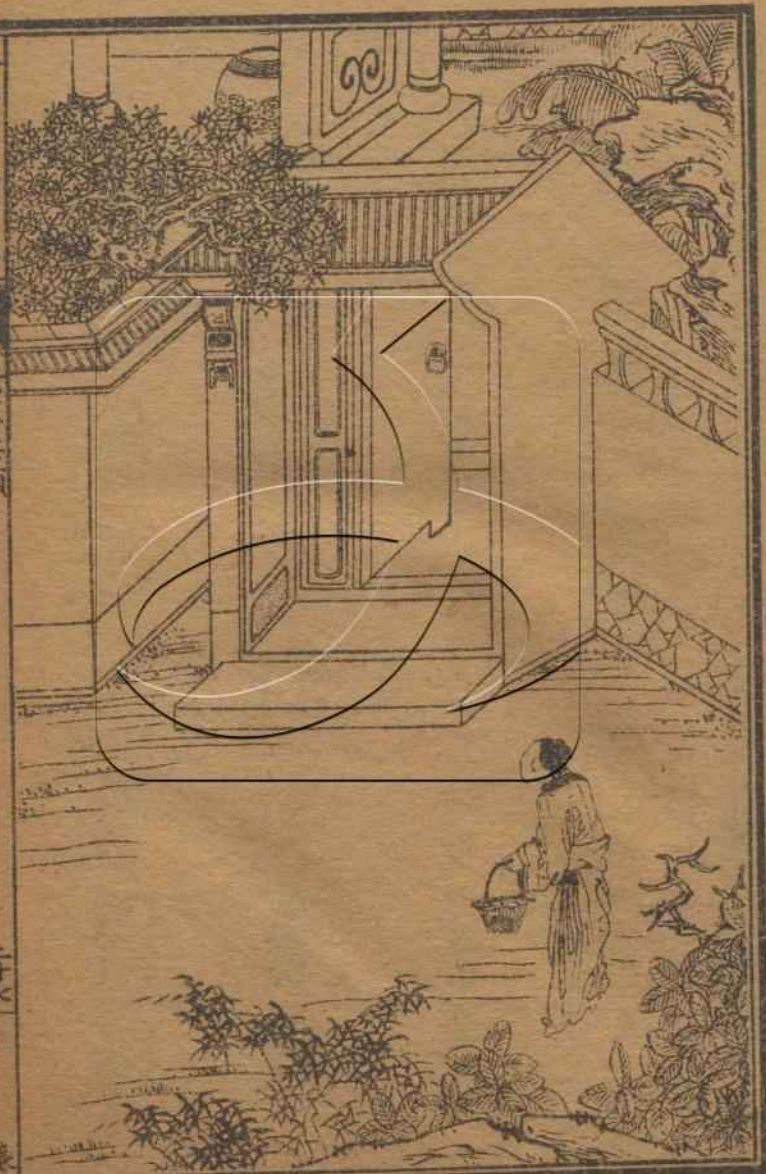
案柏養民一生虛誣雖妻子面前亦無一實話而性復剛狠日與眾無賴以關勇為事妻慎氏勸之曰家貧囊盡君若貿易得分文亦可稍資日用何必與此輩往來柏曰我近得一財主提拔許我為布店主管搬房一宅不日即偕汝同去居住氏喜而信之不知其已得銀三十兩將氏賣與鄰邑楊姓為妻迎娶之日哄氏登舟推故遁去楊出見與氏道其詳氏始亦相拒既而相安遂諧伉儷楊為人本分氏復勤儉夫婦協力不數年而成素封一日偕遊鏡湖時鶯啼燕語柳綠桃紅士女尋春笙歌盈耳氏捲簾玩景見岸上一窮漢破店家毆打視之乃其故夫也指以告楊楊憫之上岸詢其故店家曰此賊屢偷食物故毆之楊解囊贖其值同至舟中見故妻羞慚欲死氏責之曰買臣之妻因貧求去貽譏千古我嫁汝數年食貧茹苦並無外心爾得銀三十兩將我離異爾為男子不忠不良尚有何面相見

乎乃拔頭上金釵一隻擲與之曰持此充價作些小經紀尚可延殘喘倘再送與酒家真餓殍之命神仙不能救矣我與爾恩斷義絕後此不必再見楊復留酒飯另助銀錢而去後竟不知所終

附浙西某生家貧授館他郡一日歸家疑妻有外遇跳浪奮擊妻展轉乞哀手握一鞋而斃後某入關見妻掀簾入蓬頭跣足挫鞋如死時數之曰爾殘刻無良吾已訴之冥司尚望終場耶某稽首乞哀妻以掌授之曰吾奉命來難以空返可書我來矣三字於上得以覆命我即去耳生提筆書之遂不見審視乃即書於卷幅也

秋燈叢話

嘉靖甲午浙省考官馬呈瑞入簾之夕供給官張烘夢考官入場有一女子隨後通身流血張逐之女曰勿逐將來報冤耳寤後以語同事無何聞呈瑞病劇監試者以張善醫令入診視之則已不可療矣臨終但云汝為我逐此婦詢其僕知呈瑞前任鎮江時有妾金氏才貌兼美一日得父書倚簾而讀呈瑞自外歸妾以新進羞澀乃嚮存之呈瑞疑為情人所寄遂剖腹出書氣未絕而書已出閱訖始知痛悔前過其地忽心動得疾耳世之殘刻無良者可不知所畏哉感應篇集註



坤道無成代有終祇
宜中饋習針工買臣
貧困妻求去千古羞
坡蔓州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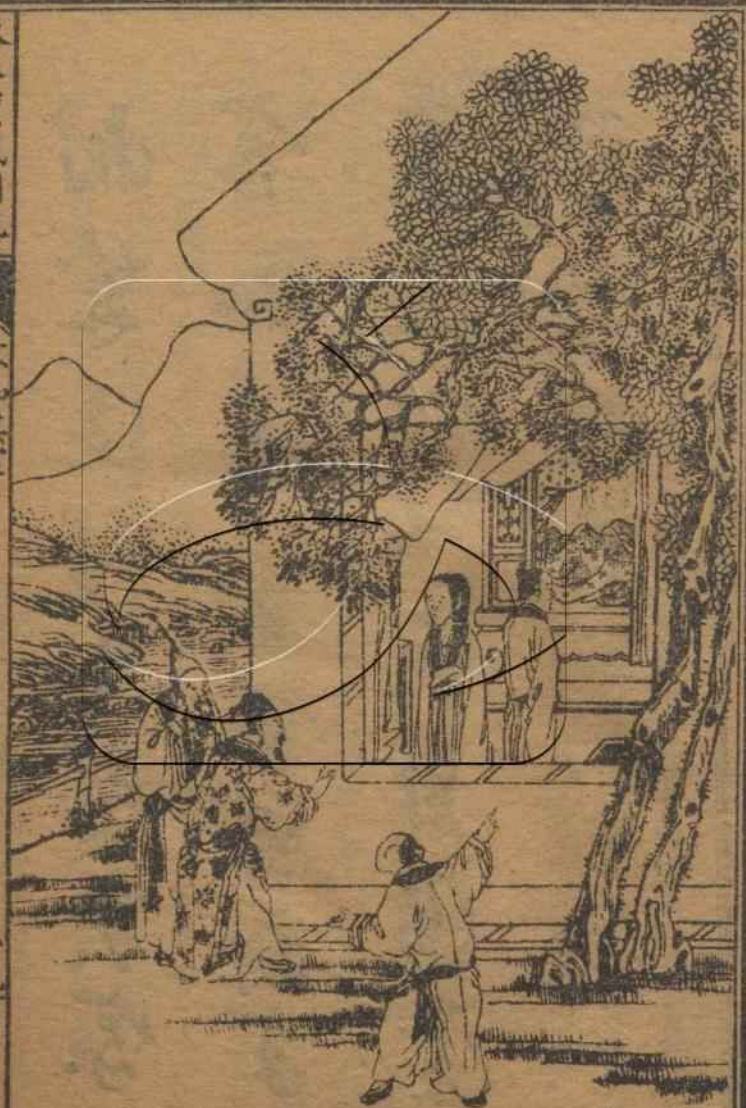
女不柔順

註婦人幼而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是曰三從故事無擅為當和柔遜順以相其夫顏氏家訓曰婦人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如有聰明才智但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若陵駕丈夫干預外事便是牝雞晨鳴家道不興之兆可不慎與案宋時浙江厲宦之女貌麗而悍嫁徐秀才為妻徐家世儒素日用淡泊厲氏生於宦家眼界甚大非嫌夫之酸腐即笑翁姑寒儉始猶形諸顏色既則見於言語久之譁然於室無一時安靜矣翁姑曰爾終日少閑意欲何為答曰我乃宦室嬌姿豈能久安貧賤惟求遣發耳秀才曰買臣之妻再嫁依然受苦爾獨不見爛柯山戲文乎厲笑曰買臣之妻年老貌劣故不能嫁好人家以我之姿容何愁不售爾拭目視之秀才亦有志即寫離書無難色立送回家時秦檜當國有表姪張防禦聞屬之美遣媒說合納聘娶之屬過張門雖云意足而猶未丈夫仍使前番手段防禦亦無可如何惟諸事聽從而已後防禦藉秦檜勢力轉文階累陞吏部侍郎攬權納賄豪富莫比時逢工元厲氏命於門前結綵懸燈晚夕治酒垂簾賞玩傍列婢女數十珠圍翠繞妙舞清歌往來之人莫不嘖嘖稱贊以為神仙中人

徐秀才亦扶母上街看燈。通過其門。見厲氏體統尊嚴。曰渠合在此中享用。豈是我家媳婦。嘆息而去。不數年。秦檜死。高宗收其黨張掣問正典刑。籍沒家產。厲氏貧無立錫。二子復不肖。犯事在獄。厲氏自攜瓦礫。至牢中送飯。過故夫家。見其門庭如故。花竹依然。泣曰。我當日若柔順守婦道。何致有今日哉。遂抑鬱死。

附唐杜棕妻。岐陽公主。憲宗女也。主歸杜拜起。一用家人禮。嘗語杜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窮約。我皆奏納之。別有微賤者用之。可也。杜惟讀書。主職婦事。杜出判澧州。遣人迎主。從者不過二十人。駟吏進飲食於外。悉返之。杜在澧三年。主不識刺史廳事。姑病。婉順調慰。故則哀毀盡禮。杜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房屋卑濕。主無正室。惟處東偏屋。凡六年。特國塔皆家橫官不敢問。主因此愈加貶損。覬謁溫清外。不言他事。杜仕至工部尚書。主和順事之。終身不改其行。感應篇

潘子璜中丞曰。有友招客者。家貧壁立。主母老弟幼。販菜讀書。平日遵行。帝君功過格。凡有所入。先敬母。與弟。然後及妻。妻王氏。厭貧求改嫁。客多方留之。不允。遂聽其去。乾隆辛卯。容聯捷登第。歸謁祖塋。其妻道旁見之。掩面而過。二十二類明記



村家連理為鴛鴦失家
室和平萬事昌夜半
妻從弦下死自造家
聲亦旋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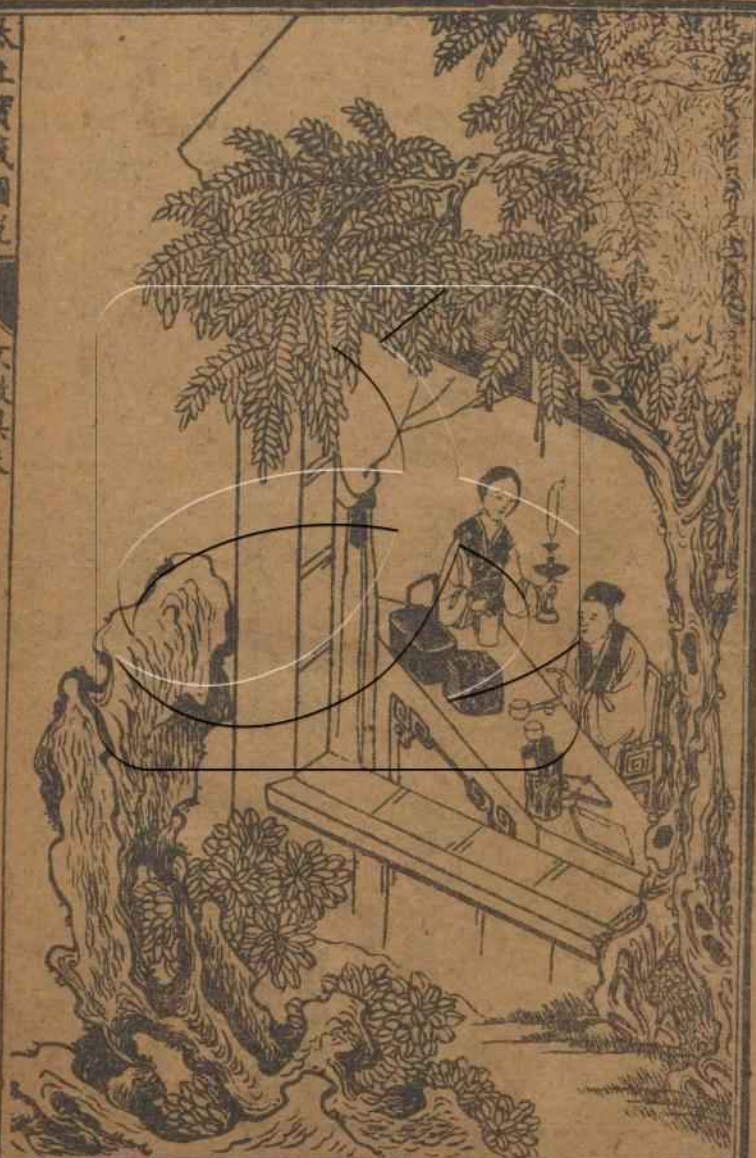
不和其室。

註室指妻而言。夫婦和而後家道昌。婦女輩本當讀書明理。所行雖善亦是天性暗合。若有不是。當明白曉諭。固不可任其縱恣。亦不可遽生嗔嫌。以致乖異。有等惡人。或寵妾侮嫡。或迷戀烟花。不聽妻勸。欺凌備至。更有恃其強暴。以妻為試拳之具者。此輩罕得令終。

案登州營兵李彪。性極粗暴。妻冷氏。愚拙無能。容復陋劣。合登之夕。即不當彪意。欲退回母家。同班眾兵相勸。勉強成親。自此不是茶裏尋爭。便是飯裏覓釁。終日譁然。冷氏又不善言語。動則觸彪之氣。日受毒打。體無完膚。一日逢操期。彪命妻五鼓炊飯。氏懶不肯起。彪怒發如雷。從被中挖出赤身仰面。反縛橙上。以粗繩勒其私用竹片重彈之。氏呼痛之聲徹天。眾鄰驚救。戶局不得入。只打至氣消而後已。操回。見氏猶睡。正欲再毆。眾鄰拉止。乃赴縣求離異。縣尹問曰。婦人非犯七出之條。無離異之理。汝妻所犯何款。彪躊躇半晌曰。犯淫。問姦夫為誰。答曰。多不能數。尹曰。焉有是事。命拘冷氏。與四鄰到案面審。尹一見氏。笑曰。此豈行淫之人哉。眾鄰同供。彪毀妻。常用非刑。指氏傷痕為證。尹欲執法重處。因係營兵。移營究治。

受責四十棍。眾營兵憐氏。過人不淑。共起義會。湊銀二十兩。給氏養膳。另稅屋居住。且戒彪曰。若再肆凌虐。眾共毆汝矣。彪候夜間。用腰刀撬開氏門。氏方酣睡。彪以弓弦勒其喉。登時氣絕。正在破席下。摸銀亮忽躍起。劈面一掌。昏暈倒地。亦死。眾鄰悉聞。夜間氏屋中有詬誶聲。天明往視。見兩人相背而立。俱僵矣。報官相驗。氏頸帶弓弦。係生前勒死。彪耳根致命處。有重傷。係被掌擊死。知係冤對。無可查究。遂命掩埋。兩柩合葬郊外。墳前有樹兩株。自葬之後。皆反背不相對。又有怪鳥二隻。日夜擊搏。驅去復來。人皆謂是夫婦所化云。

附鄭叔通幼時。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欲別擇。通堅不可。曰。此女通若不娶。將終身無所歸。況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遽棄。豈人心哉。竟娶之。相好無間。後通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登第。感應篇集註蘇汝惠陝西人。六歲無父。其母為聘定一妻。時方五歲。未半載。惠母卒。及妻長大。親陋足跛。惠娶後。琴瑟甚調。一友謔之曰。聞汝婦面目可憎。何不另買一婢。惠曰。此吾母所親聘定者也。所戴簪釵。皆吾母故物。若憎之。是忘母也。情近於貪色。罪幾於不孝。吾何忍為。友人改容起敬。後惠由武生出仕。官至總鎮。覺世篇註證。



五馬雙旌任時買
臣此際得揚眉
不乞猶貧婦
後眼知
人讓侍兒



不敬其夫。

註夫者婦之天終身所歸依安可不敬不敬者非由頑劣無恥即是淫蕩不檢杜企之婦賈臣之妻其明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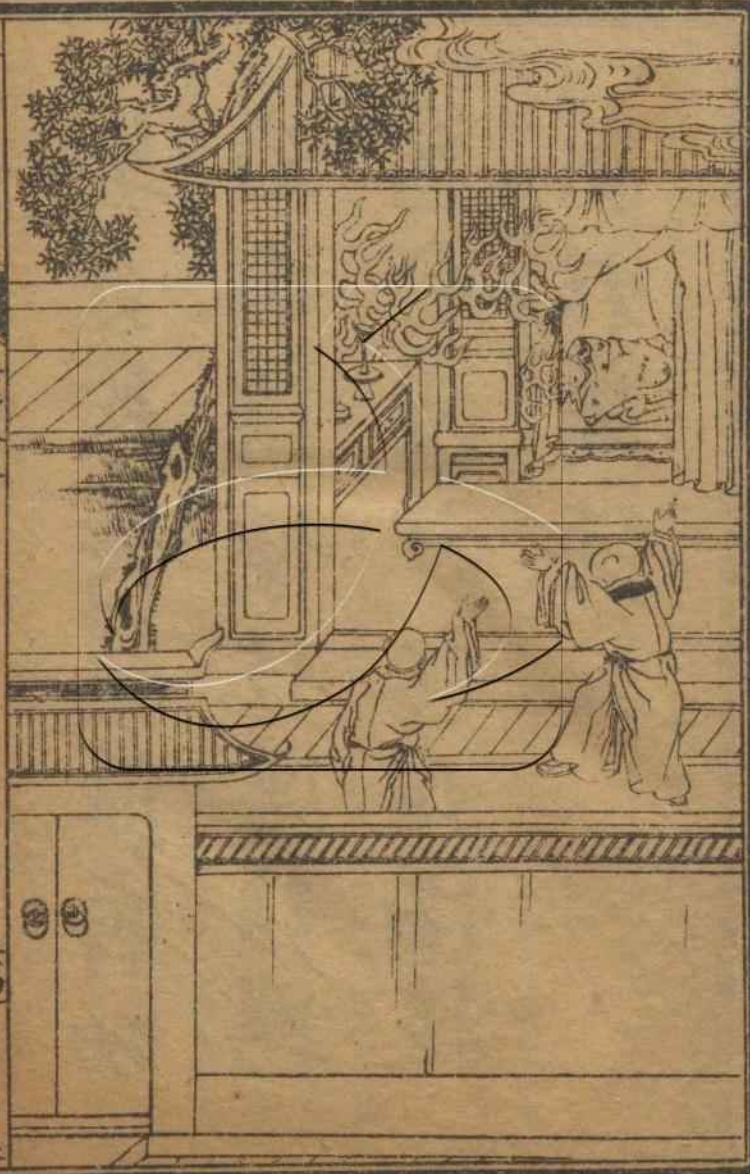
案慶州周志大為廣南縣尹生二女長適同邑釀賈之子趙鄴侯次字同官吳遵道之子慶郎遵道歿於任妻亦繼殂慶郎貧苦無依志大欲悔婚屈於眾議不得已將慶郎入贅相待甚薄其次女復不賢視郎如僕自享珍饈夫食粗糲自衣文錦夫著短褐獨侍女輕紅識慶郎為非常人早晚慙慙照管一日志大花甲初週長婿趙鄴侯治觴演戲邀召親友慶郎獨坐書齋無人徵保自早到暮茶飯不至枵腹難忍只得尋妻求食妻方對鏡理粧一見慶郎變顏罵曰今日嘉客盈門爾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在書房藏拙來此何意慶郎告以腹餒妻曰爾為男子自不能贍反向老婆求食耶慶郎亦怒曰我胸羅萬卷筆有千言何患不得富貴爾拭目俟之妻扯至鏡前曰爾試自照富貴人有此模樣形否爾宜速去無令窮氣侵人也慶郎回至書房自傷薄命計欲自經忽見輕紅執燈提榼推門而入曰妾因伺應女客累君受飢餓特送酒肴權以充飢渴慶郎曰小生不才受妻輕賤感

卿厚意。何以克當。輕紅曰。此地不可一朝居。君宜速思自立之策。生曰。吾有年伯。巫某與先君交最善。今現為河南布政。久欲往投。但苦路遙無費。輕紅曰。妾自十二歲積聚。五年之間。約得三十金。盡以贈君。宜努力功名。妾盼君衣錦歸也。慶郎連夜束裝。不別而行。至河南謁巫。時巫年老無子。愛生才品。繼為螟蛉。後巫內陞大理正卿。進萬壽聖節詩。命生代作。詞華典麗。字學酷似鍾王。聖情大悅。立召廷試。欽賜進士。為翰林。轉監察御史。按江西。御史行部。密令風行。十分榮耀。抵虔境。仍布袍敝履。至志大家。見其懸彩張樂。為次女招夫。亦係鹽賈之子。生昂然直入。志大。一見驚懼。語其妻曰。窮酸來矣。若放出門。必生訟端。不若閉諸幽室。餓死之。庶永斷葛藤也。乃假作笑容。謂生曰。賢婦可更衣用饌。小女亦即出來相見矣。親送至書房內。扃戶而去。生清冷至晚。正在徬徨。忽聞啟鑰之聲。乃輕紅也。曰。觀君衣履如故。氣像軒昂。微服而來。得無故作遊戲乎。生以實告。示以印章。輕紅笑曰。賢夫人若肯稍緩須臾。令茲榮顯。誰人敢爭。所配新夫。駸而且陋。亦足彰天報矣。袖出菓餅飼生。因曰。貧敎衰懷。忘卻天大正事。君知今日危乎。主人聞君於此。欲置之死。以絕其患也。前後已命人防守。君極難越。生大懼。輕紅曰。掌燈時。妾自

有計脫君。君勿憂。生候至暮。果見輕紅携髻髻衫裙而至。曰。今日女客甚多。婢侍如林。混襪難辨。君改粧而出。人自不覺矣。攜手送出大門。而別。次日。生發牌到任。盛陳儀從。至周宅。志大以為按君。賜拜冠帶出迎。下輿則舊婿慶郎也。慚愧欲死。生曰。翁嫌貧愛富。將女另適。翁自棄我。非我棄妻也。覆水不可再收。舊恩豈容不報。吾非尊婢。輕紅。恐來照管。兩次救。援。死已久矣。翁自以尊婢。抵令愛。則前怨悉消矣。志大唯唯。領命。生令從役以五匹官誥送進。輕紅束粧畢。遍辭上下。至次女房中。告別。方敘粧而拜。女忽氣鬱。瘳。倒地不起。捫之。命絕矣。此不敬其夫之報也。後輕紅生三子。受一印封。

附周謂以布衣謁藝祖。遂見信用。奔走嶺塞。不得歸者二十六年。其家素貧。婦莫氏貞靜。俟夫。日惟事舅姑。躬蠶織。閨門肅然。雖鄉里淑婦。亦無從識其面。及二子長成。築外室。延師。寒暑肄業無間。晚年產漸厚。乃為舅姑營美邸。大作壽坎。松檟密茂。皆自植。又為大營別墅。水竹交映。亭閣相望。二十六年中。二婚一嫁。皆得望族。其夫在官。亦修高節。及歸。俱已皓首。因勸夫致仕。偕老林泉。時號為真節婦。真女中丈夫也。感應篇集註下同。

蜀將杜判官。企娶張氏十餘年。生一子。企素怯弱。中年益多病。視聽步履皆不任持。不獲張氏一顧也。張忽暴卒。化蛇而去。



妄自矜誇莫與齊功
名未得便休妻頻興
惡念遭禁却始悔後
前枉着迷



每好矜誇

註矜誇專指為夫者言。蓋人愛矜誇則有鄙其糟糠廣置姬妾者。有厭其編綦濫取聲伎者。有自視為天下奇男子薄待其妻如婢媵者。居家盈滿出門招尤不待言矣。

案浙江呂盈之性好矜誇。一誇能詩。過景真句到處留題。一誇博古。高談闊論漫無根據。一誇家世。太公是其始祖。夷簡公著是其近宗。三者人家笑之。彼靦然自若也。因皆呼為三不羞。時逢科試。偶得列名。遂欣欣得意。逢人自矜曰。此番入闈當壓倒羣英矣。赴省寓居湖側。日覽遊女。艷者訪其姓氏登記之。每當醉後。按冊狂言曰。我登第做官。醜妻豈堪作配。某女係上選。當謀為夫人。某女為次選。當謀作妾媵。某之良田。某之華屋。皆可佔而有也。一夜房主夢神告曰。三不羞未得功名。便思棄妻。且妄與漁色。侵產惡念已付火神。處分矣。爾宜速道之。庶爾室不同付灰燼也。次日房主憶神語。退還租錢。善言婉辭。呂猶作大言曰。新科解元爾不相與。真無識之人也。忿怒而去。遂遷寓僧舍。酒醉酣眠。燈煤落於書卷。延燒床帳。僧眾驚起。救出已半焦矣。不能入闈。扶病而歸。渾身變成惡瘡。穢氣逼人。其妻難

與同住。另室而處。日賣田產醫治。久不能痊。死後人猶掩鼻。由此以觀。呂欲棄妻而反為妻所棄。欲佔人產。而自賣其產。婦妻妻。未曾到手。先作負痛之鬼。天之報施不爽毫髮。洵可畏也。

附石崇與王愷鬪富。誇示奇麗。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其他珍異之物。莫不爭勝。後崇因罪伏誅。乃嘆曰。奴婢利吾財耳。此富不足誇之證也。杜鎬少年登第。與同輩遊一寺中。老僧問其姓名。旁人遂以科名誇之。老僧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內愧其言。因題詩曰。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枝丹桂一齊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此實不足誇之證也。感應篇集註

昔有兩新舉赴公車。意氣揚揚。旁若無人。途次旅店。偶閒步過一老者。孝服而來。揖而問其行止。兩舉曰。村老何知。吾輩乃新科會試者。老者曰。然則孝廉公也。兩舉曰。此老亦知書。竟識孝廉二字。老者曰。如蒙不棄。至小庄茶話。遂同至庄設酒款之。兩舉據上座。肆言不忌。老者端坐不動。聲色頃之一人。孝服至。客前長揖。老者告客曰。大小兒也。兩舉見其氣宇不凡。向老者曰。令郎必讀書進學乎。老者曰。叨登兩榜。現任布政。兩舉踟躕不自安。欲辭去。老者固止之。少頃又有孝服三人。

至。見客揖之。老者曰。此二三四小兒也。兩舉曰。有令兄老先生。則諸兄功名不難矣。老者曰。也到不消。俱已叨登甲榜。二小兒現為御史。三小兒現作知府。四小兒新中未選也。兩舉鞠躬重揖。老者曰。晚生不識。老封翁。放肆唐突。老者曰。小兒也。未能封得。老夫叨為某部侍郎。兩舉羞慚汗浹。載拜而別。詢之旅店。知老者為白公。中復因歸葬其夫人。故孝服在村莊也。時已一門五進士矣。同上

金壇某生。恃才傲物。一日課文畢。拍案曰。豈有作此文而不飛黃騰達者。是夕酒酣步月。意謂得志。某女可娶作側室。某舍可謀作第宅。次夜夢。關帝告曰。神明晝夜糾察。爾碌碌甚高。今科應魁南國。奈爾既懷惡念。又吐狂言。已咨文帝。罰緩三科矣。後抑鬱而卒。勸誡類鈔

狀元曾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人同船。都是年少輕狂。議論鋒出。曾公為人簡默。若無能者。眾舉人取書疑義。問之。曾俱遜謝不知。皆笑曰。彼偶然中舉人耳。因呼為曾偶然。已而眾皆不中。曾中狀元。乃以詩寄之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越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人鑑。

明興化李春芳。年十八及第。奉旨歸娶。一日臨鏡。忽大笑曰。不料我竟中狀元。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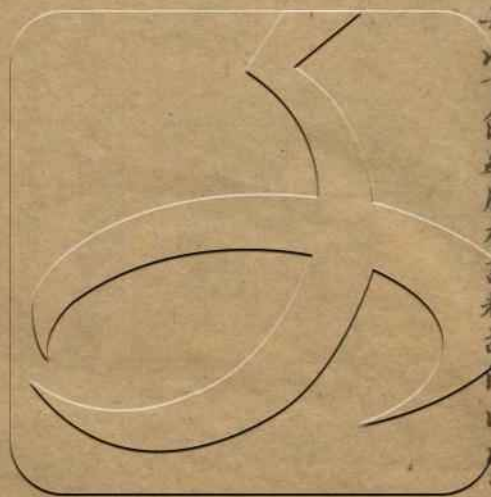
夫人故問之曰。狀元幾年始有。曰三年。夫人曰。然則三年也。有一箇公心愧其言。自此折節。卒為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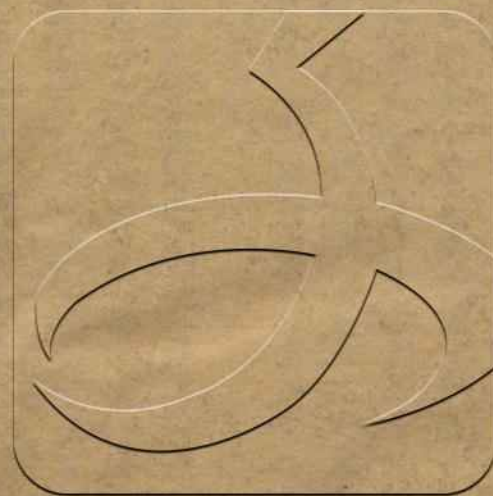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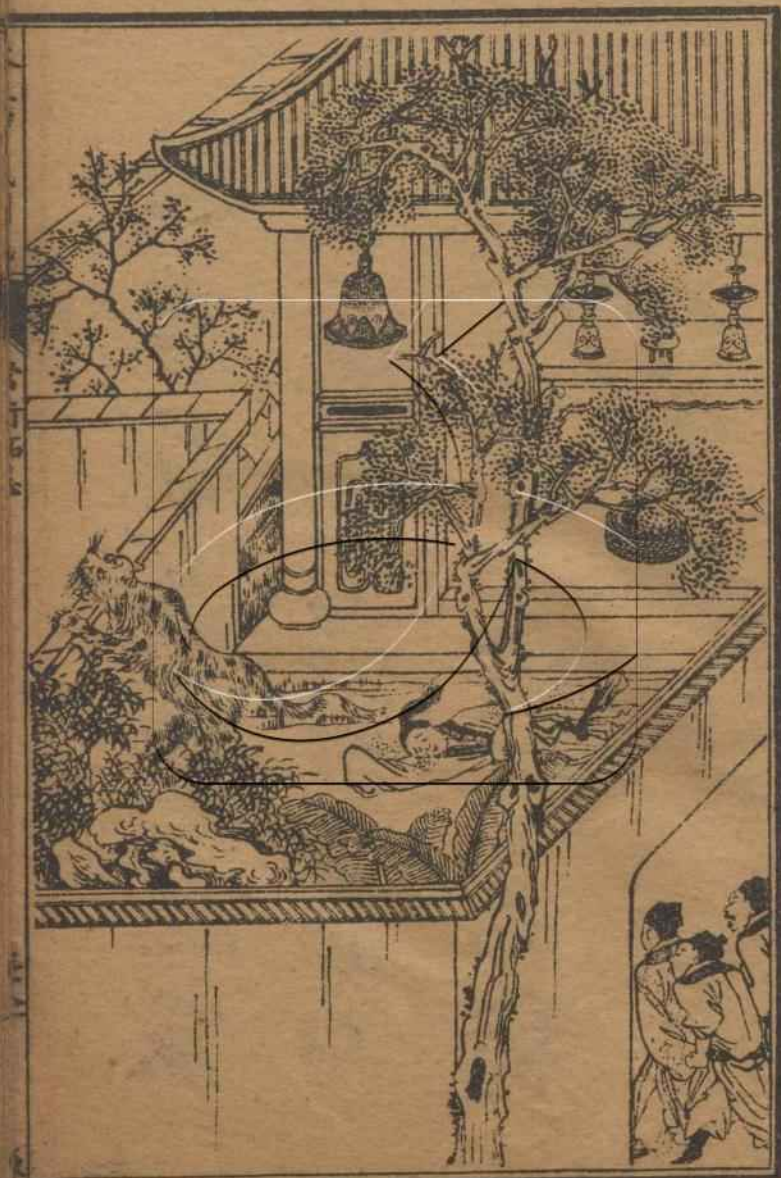
按李公童年時。初入村塾。一負薪者。偶憩土地祠門。忽聞廟中云。今日李狀元上學。當洒掃街道。起視無人。遂復坐。頃又聞曰。李宰相來矣。忽疾風掃淨街塵。俄而一人攜一童子。捧書而至。遂詳詢姓名。許字以女。未幾因家貧為縣小吏。令見而異之。命伴公子讀。應試入泮。或有誚其解負薪之姻者。李堅拒之。旋登魁選。後大拜。子孫科甲不替。桂香鏡

徐太史曰。神殆為狀元宰相作水人耶。觀其泮宮得意。不寒前盟。真狀元真宰相。浙江張泰。路過嚴州。先一夕店主夢神曰。明晚來投宿。張秀才科甲中人也。次日張泰至店。主述其夢。泰喜。夜思登第後做官。只有妻醜。當另娶。越兩日。店主又夢神曰。張生尚未登第。便思棄妻。今不能發富貴矣。後果一生窮困。人選吳下名士某。年逾六十。一日語其妻曰。我雖未登科第。幸一生美館。得以成家。夜夢其父責云。汝本科第中人。只緣處館曠職。有虧士行。文昌削去桂籍。尚自誇耶。後坎壈終身。桂香鏡

衡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金綺爛然。衡夫人惟荆釵布衣而已。既歸。不樂。岳曰。汝坐何位。曰首席也。岳曰。既坐首席。又欲服飾華美。富貴豈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為美談。感應篇集註

近日婦人女子。每以首飾衣服相誇耀。故附此以資勸誡。





從來最毒婦人心笑
裏藏刀蓄意深世上
而今容不得化為猛
虎入山林



常行妬忌。

〔註〕妬忌專指為婦者言。七出之條。妬居其首。蓋婦人明理者少。陰鷲者多。爭寵構怨。甚至絕人嗣續。惡有不可勝言者。妬為女石。言女心如石。不可轉也。忌為己心言。惟知有己。不容物也。

〔案〕陝人朱容世。廣有家資。中年無子。妻殷氏。內懷陰毒。外飾柔善。窺見夫意。先言曰。古云婦年四十。為夫娶妾。我今年三十有八。置小星以延後嗣。此其時矣。乃選有容色者。不惜重價。且以妹稱之。十分親熱。不數月。即用巧計。使朱自己遣發。彼反再四慰留。朱隨其術中。不覺也。有儒家女年十七。號冠一時。朱素常心羨。殷囑媒說合。用銀三百兩娶之。朱如獲至寶。時刻不離。殷強作歡容。私謂女曰。爾出身世族。與小家之女不同。見主翁當作慈容。不可露輕狂之態。庶足見重於主翁也。女信之。自此見朱。或背燈而泣。或攢鏡長吁。不復歡笑矣。朱反託殷相勸。殷曰。彼不願作妾。故如是也。一日。乘朱往莊課租。率諸婢將女縊死。朱回。見殷披髮長號。反勸曰。此女不願作妾。故尋短見。賢妻。樛木逮下之恩。人人俱知。彼自無福。奚以哭為。後有老僕。將歷來之事。一一說明。朱方悟為殷所愚。此後娶妾。另居花園。與

殷兩不見面。殷無計可施。謂朱曰。我年已漸老。欲誦經禮佛。以畢餘生。讓爾之妾主持家政。花園我自居之。即日雨下。遷移。朱惟日豐具供給。以求無說。時值中秋。朱語妾曰。如此佳節。伊獨處空園。情殊可憫。既不肯出。而就我。何不往而就彼。命治盛饌。與妾同往。殷笑面相迎。留妾閤戶同飲。朱候至三更。猶不見妾回。從門隙窺之。燈火尚明。妾具談心未歇。不便驚動。退而歸寢。次早再往。門扃如故。大呼不應。命僕將門撞開。見一斑斃猛虎。從內突出。踰垣而去。妾之肢體已零星食盡。殷不知所往。識者曰。殷一向妬忌。已具虎心。故一見妾。即成虎形。食肉消恨。又何怪焉。或曰。殷人也。豈有變虎之理。花園近山。常多虎患。殷必先為虎食。後方食妾。附宋大夫薛瑗有子十人。一儻一跛一癰一雙一痴一聲一瞽一啞一顛一獄死。公明子臯見之。問曰。大夫所行如何。而禍至此。瑗曰。子生平無他惡。惟好行嫉妬。勝己者。忌之。佞己者。悅之。聞人之善。則疑之。聞人之惡。則信之。見人有失。已如有所得。見人有得。已如有所失。子臯嘆曰。大夫心行如此。必至滅門矣。惡報豈止此乎。瑗聞其言。惶然畏懼。子臯曰。天雖高。而聽甚下。大夫若改往。修德。轉禍為福。不患晚矣。瑗自此改悔。蓋反生平所行。不數年。諸子之疾皆愈。感應篇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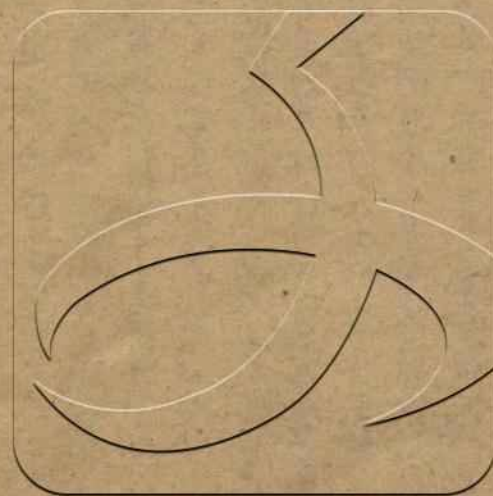
男學梁鴻生作品女
為孟氏案齊眉如何
筆墨相袖戲新送功
名却怨誰



無行於妻子。

註妻者我之敵體。子者我之後嗣。待妻宜和而敬。待子宜嚴而慈。苟不以禮待妻。有失倡隨之義。不以正教子。有傷天性之患。反已有愧。成何家道哉。

案前朝浙士衛某。少年博學。舉妻嚴氏。貌既超羣。才復出眾。夫婦以風流相競。不矜小節。某聯捷成進士。為翰林。手書寄嚴氏曰。京師花柳地。吾已置小星數人。足娛衾裯。論其才貌。與卿相肩。其新乳。嘉不復舊念矣。卿若不妬。可速命駕。同享富貴。嚴得書。知其相戲。亦具劄相覆曰。君得有小星。妾在家亦復有小夫。此處樂不思蜀矣。荷蒙寵召。當偕之來京。與君相較。如潘安。衛玠。難分伯仲也。某聞畢大笑。置之案頭。久而忘收。被同僚竊去。列款上奏。革職永不敘用。某歸家。益縱情聲色。絲竹管絃之聲。日盈於耳。優人妓女。往來不絕。甚至自塗粉墨。與梨園子弟登臺演戲。縉紳之體掃地。豈知身之不修。不可齊家。所生二子。效法前人之樣。不讀詩書。不務正業。日與幫閑篋片。或遊秦樓楚館。或耽舞榭歌臺。後為優人勾引。至蘇州學戲。流落不返。某夫婦竟無人送老。抱恨而終。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旨哉言乎。



堂上翁姑不可輕
終酒令融全更寄言
天下閨中婦莫托人
身家畜生



失禮於舅姑

註婦人出嫁之後春秋邊豆不饗父母而饗舅姑清明祭掃不赴父母之墳而赴舅姑之墓蓋婦人從夫以舅姑為父母也律載忤逆舅姑罪在不赦王法如此陰律更嚴可不懼乎

案臨郡西村有路翁者幼為人牧牛長入營食馬糧又常縛犬入山捕野獸偶得無主橫財成巨富生三子各為娶婦皆儒家女翁與姬自知出身寒微不敢與三婦爭禮飲食供奉如待尊客三婦習為固然稍有不到非形諸顏色即見於言語翁姬皆忍氣吞聲不與較也長婦呼翁曰老牛姑曰牛婆次婦呼翁曰老馬姑曰馬婆三婦呼翁曰老狗姑曰狗婆各指其年幼鄙事嘲笑之翁好吸煙時不離口三婦暗將牛馬糞晒乾拌入翁吸出穢氣知是三婦所為呼三子至前欲加杖責三婦挺身出曰牛馬乃翁之故交少時不嫌今反嫌耶若論成家之由翁當報狗恩食狗糞何牛馬之足云各拉其夫歸房其父母反云翁姬凌辱其女率領多人將翁毒打翁反治酒賠情自是任其無禮再不敢與較矣一日值翁生辰三婦並不慶祝攜酒有至後園會飲以牛馬狗為令長曰牛不耕田該打一十次曰馬不

行路該打無數。三曰狗不食屎。合該打死。正在開笑。忽天起黑雲。霹靂一聲。長婦化為牛。次婦化為馬。三婦化為狗。惟手足不變。尚能言語。送信其父母家。皆駭而不來。三畜與以茶飯。皆不食。見牛馬狗糞。食之立盡。遠近聞者。皆來爭看。數月乃死。

附宋氏。金華宋濟族女也。夫衢州人。歿。其為閩州守。坐累死。家人遣戍金嶺。衛氏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太祖聞而釋之。賜以閩守之祿。今雲南永昌城。西有節孝碑。都御史王中題其陰。祠則御史陰汝光所建也。詩曰。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挾親姑憇茅屋。抱薪度地暫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傍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為土千戶。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晦迹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并年嫁向衢州城。夫婦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意欲出任蘇倉生。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闕闕。泥金捷報來掀騰。承恩榮除閩州守。飄然畫舫西南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剖公務。夜則挑燈理文稿。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應教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扳。察院來提誰與訴。臨

行囊空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送。遮留赤子爭號呼。彼時微職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竟晨拷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無何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只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鄰憐妾貧如洗。斂鈔殷勤餽行李。零丁三日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嶺。兄弟遠饒龍江邊。臨歧抱頭哭向天。姐南弟北兩相慟。別來再會知何年。開船未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眼前有子相親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死親年高。縱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船渡常德。僱裝登程戒行色。林空日暮鷓鴣啼。聲斗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雲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雲暗雨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情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閨門內。遠行不出中堂還。融融日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嬌。繡床新刺雙蝴蝶。坐久尚覺春風饒。誰云今日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飢。欲飲馬。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若秋空雲。喪夫未經數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騎驢遠涉長安道。穩步不知行路難。揚鞭指笑青山小。古來節義重難陳。拭目截鼻肝胆真。嗟

哉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趨黃金。妾心汪汪。淡如水。甯受飢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孝思須體夫懸懸。當學慈烏終養。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能語。道旁聞者總淒酸。隔嶺哀猿叫何許。衛州府志

武林王茂室施氏家貧養姑。姑性嚴刻。氏孝敬不衰。每日誦

太上感應篇。喜勸女伴為善。年二十五病卒。至森羅殿。跪墀下。閻君霽顏諭曰。汝陽數已盡。因汝事姑孝。且奉行感應篇。弗怠。特放汝回。增壽一紀。氏曰。適死時備歷痛苦。吾不願復生。閻君曰。汝雖稟靈根。但力行未至。故不脫生死苦海中。若能久積陰功。當解一切疾厄。且不復來冥府矣。遂自北奉行益力。年逾九十無疾而死。補註徐太史曰。喜誦經。而勸人為善。是曾帶前生善根來。力行善而垂老不倦。是又帶今生善根去。此媼來去自是。連邦中人何以故。善為證果根。孝為眾善根也。補註茫茫苦海幾回頭。仙佛垂慈淚不休。難得蘭修施孝婦。此心灑落已瓊樓。徐太史詩胡廷桂為鉛山簿。時私釀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廷桂曰。汝既孝。可代汝姑受責。即以私釀律答之。感應集註



華表歸來化鶴難冷
風入戶骨增寒身為
布衣遭熱劫田與傳
棺逆子看



輕慢先靈

〔註〕先靈謂已亡祖宗考妣輕慢若祭祀不謹拜掃不勤是也至於葬不早辦輕慢尤甚夫死者以土為安俗世信堪輿之說擇年月日時卜山水形勢致有終身不葬者有貧欲厚葬及子孫畏替反不能葬者有互相推諉或惑於房分之說多年不葬者有經年不登丘隴不問松楸不躬祀事更有忍心害理焚骸收殮者夫孝子愛親敬而藏之猶恐不至何忍付之一炬仁人君子遇此輩而曲為之解亦大功德也

〔案〕江右劉敬字年老多病謂其二子曰古葬禮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庶人七日此定制也汝二人素慳吝我死之後恐互相推諉多年停柩今有銀百兩付汝為葬費使我骸骨得早歸土泉下獲安矣言訖而逝二子計曰停柩於室又不吃飯穿衣何碍於人不若將銀分而營運得利再葬未為遲也遂各分銀五十兩出外貿易得一思十得十思百淹滯十年不謀塋隴一任總帳塵生靈几蛛網其父臨終語囑之言竟不復置念矣一日鄰火不戒延燒停柩之室二子搬搶物件不顧父棺遂被焚燬以瓦缶盛殮餘埋於祖塋一文不費欣欣得意時

逢清明村中土地有張祭孤魂之例。鄉人賽會廟中神忽顯靈附於人身大言曰。此村有二逆子。得父之貲不葬父屍。致遭火劫。父投控東嶽。一付離龍。一付白虎矣。爾等當以此為戒。眾問逆子為誰。神曰。不久自知。無庸預說。數日後有人寄信云。二子在外一山行為虎所食。一夜卧旅邸。火龍燒若被褥。醉不能起。竟被燒死。眾方知神語預示。蓋指此二子。此輕慢先靈之報也。

附大觀中羅華遊太學有 闕聖祠甚靈。顯華每以前程禱。一夕夢叱曰。子已獲譴於冥。可亟歸。華曰。某生平無大過。願聞獲罪之由。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華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曰。子為儒者。當明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死於非命。王佐實善編

何子平遭母之喪。世亂八年不得葬。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日食薄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兄子欲葺理。平泣曰。吾情罪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會稽太守為營塲葬焉。子平後嗣繁衍。為會稽望族。文溪閣全書
劉機父卒。家人泥陰陽言。各以生時與葬時相值。久不克葬。公獨曰。願以某生時所值葬父。於是力葬之。公後官至大司馬。贈宮保。同上

嘉善孝廉朱又陳。老於公車。康熙壬戌會試北上。其妻夢朱衣神告曰。汝夫數世不葬。家中累十餘棺。今科本當首選。帝君因此削其名矣。是科聞中果擬元。以微省見落。桂香鏡

徐太史曰。案與梓潼。摩生羅華事同。伏讀 帝君重本文曰。是故七世祖考有一不安。則子孫不能發達。聖訓諄切。示人如此。其削名也固宜。

孔墳丁母憂。既葬。歷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於前。責之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塚。歲時祭享。寄食於二女家。為子當如是耶。陰司本欲罪汝。以警世。為汝居官修護。姑暫置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塋。歲設一祭。以甯山神。亦以安我也。感應篇
太原王洙言。向有一宦者。病其家數世未葬。急買地一方。自祖考至功總之親。悉依昭穆。以次葬之。俱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營穴之法。人皆訝其太易。謂禍且不測。乃歲中竟遷官秩。家益昌。咸令人稽留葬地。動輒逾紀。徵求不可知之。福於祖先遺骸。真罪人也。至於前人已葬之地。無論親疏賢否。萬萬不可毀掘。掘而見屍。必有奇禍。否則貽害子孫。若出兵主將。能嚴禁士卒。勿平人塚。勿發人棺。勿伐人護墳樹木。功德尤大。

朱在庵曰。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侵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腐矣。仁人孝子。亦當念之。權厝與火葬。皆是惡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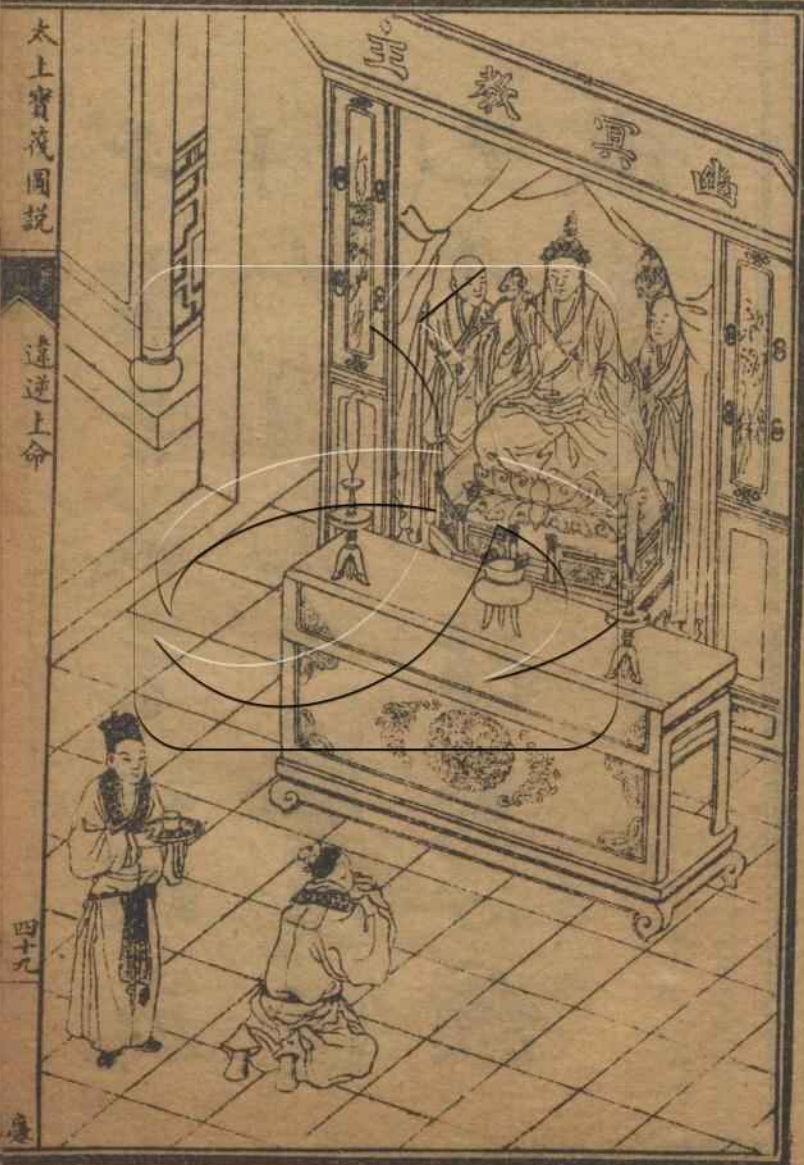


附錄楊椒山先生戒火葬文

悲哉。火葬親柩者。尚有人心哉。上古禮制未興。親死。衣以新葬之野。親尸得無恙也。後世聖人制喪葬禮。始喪。擗踊哭泣。朝夕饋奠。不忍遽死其親也。衣周於身。擗周於棺。勿使後日有悔焉耳。葬則卜其宅兆。表以封域。冀親骸之安也。自火葬之說興。焚其身。灼其骨。或投殘燼於流水。或貯瓦缶而埋之。嗚呼。既火之矣。猶美其名曰葬。不思親之靈爽。附此朽骨。骨已燃灰。靈將安附。夫敝帷埋焉。敝蓋埋狗。不忍狗馬之死。陷於土也。乃親尸不如狗馬之得全於死。後尚得謂有人心乎。如謂生有知。而死無知。獨不念父母本主神像。尚當愛敬。况明係親之肢體。何忍慘酷至此。如謂家貧無力營葬。則掘土而埋之可也。如謂埋棺必須有地。豈火化竟可無地理藏乎。如果確係無地。亦可商之親族。世多仁人君子。必不終於坐視。倘或親沒遠方。力難扶柩歸葬。與其焚身灼骨。圖將來之祭掃。不若隨地暫葬。保現在之親尸。設使遺命火葬。為子孫者。亦當自發良心。勉力安葬。何得貪圖省便。謬為順從。昔文王葬無主枯骨。四海歸心。乃以父母之軀。而忍付之烈燄乎。然世更有喪心病狂之說。謂火葬易發。嗟嗟。人心合乎天理。人心既亡。天馬肯錫之以

福故。文昌孝經重斥焚尸之忍。惟望長民者。廣為禁示。勸諭。喚醒習俗。善人則
 糾同志。買隙地。撻葬無力人之棺。其功德豈淺鮮哉。崇善堂蒙善道篇
 文昌孝經曰。一或貧困。發塚移骸。以親柩骨為名利階。此以上為輕慢者言也。甚
 而慘惡。焚化親屍。此以下為火葬者言也。聲情慨切。詞意悲慘。一字一淚。令人不
 忍卒讀。椒山先生為明季忠臣。其戒火葬文。引用是經。則其平日持奉是經。可知
 矣。又何疑乎。是經傳自宋代。真文忠公為之倡明。有明邱文莊。王文恪諸公。更為
 之序。而行世。且是經智愚咸曉。實與至聖孝經相表裏。通體四言。最便訓蒙。奉持
 者必獲靈驗。蘭於同治乙丑春。謹仿千字文辭句法。繕寫付梓。以廣其傳。而蘭即
 於是春歲試。僥倖入伴。後蒙 戴邑尊暨 許學師。撰跋附梓。捐廉倡創。並蒙樂
 善諸君子。助貲印送。其間靈驗異常。不能盡述。原本卷末。俱有芳名可證。現已印
 至七千餘卷。四方各塾師。亦皆信受奉行。視為訓蒙善本。嗟嗟。人性皆善。有覺斯
 興。蘭之揭刻孝經者。非敢沽名邀福。特欲藉是書流傳。聊贖不孝之罪。於萬一云。
 爾茲因椒山先生之言。追念孝經靈應之速。附載於此。敬告同志。己巳夏月弟子
 毛金蘭記

毛金蘭記



千言告戒。叮咛庭
訓。如何竟不聽。違逆
已干天重。禮欺心。猶
詆目蓮經。



違逆上命。

〔註〕上命。舊註皆指君命臣主命僕將命士卒官命吏役而言。愚謂國法森嚴。臣僕兵役。未有敢顯然背逆者也。惟家庭中子弟。或恃愛。或恃才。往往自持已見。視父兄之言如弁髦。不孝不弟。罪莫大焉。

〔案〕秦中實翁生子實芳。薄有才具。目中無父。兄翁之命。無不違逆。翁嘗戒之曰。孝順德也。爾事事逆我。順德安在。芳答曰。順者理而已矣。父之所言。多不合理。兒故改正之。以求其至是。非敢逆也。反覆辯論。若懸河。翁不能難。反笑曰。孔子惡佞。口嗣後一切事。任爾主之。吾皆不與矣。凡家人啟白。則曰可。回大官人。親朋有事相咨。則曰可商之小兒。內外祇知有芳。不知有翁。一日翁女歸寧。翁憐其貧。命贈麥二擔。芳顆粒不與翁。雖含怒。但違逆已久。莫可如何。惟付之歎息而已。芳嘗與友遊報恩寺。見有地藏王菩薩本願經。內載目蓮救母之事。曰。人死魂歸於天。魄歸於地。有何形質受罪。且目蓮之母。在世不過宰殺猪羊。打罵僧道。其過極小。何致入十八重獄。受重重惡報乎。真是胡說。碎而焚之。一時困倦。偕慈僧房。夢至一精室。門懸對聯。上書菩薩本願經。無非行孝。地獄光明藏。方是能仁。稍刻有一童。

子出。曰。菩薩喚汝。隨同進見。菩薩盤膝上坐。裝束與塑像無二。責芳曰。目蓮之事。載於佛典。豈有欺人。爾碎而焚之。是不敬也。目蓮救母於死後。爾違逆父命於生前。是不孝也。不敬不孝。何以為人。命侍者以盂湯飲之。醒後神魂遂寢。與之飲食。亦不知饑飽。雖欲違逆。而不能矣。

〔附表〕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文榜發。亟欲一見。晝坐公廨。聞門外喧嚷聲。問之。則解元與公家人為門色角口。公意其貧。禁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粗鄙。無可取。公不悅。因告方伯某。深悔取士之失。方伯曰。公不言。某不敢白。放榜前一夕。某夢文昌闕帝與宣聖同坐。朱衣神持福建題名錄來。闕帝覽額曰。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曰。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矣。然渠好勇喜鬪。聞母喝即止。不敢違逆。念此尚屬孝心。姑與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闕帝尚怒。而宣聖無言。未幾解元果暴亡。桂香鏡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秀才為僕所凌。忿甚。作狀欲送府。為同社所勸解而止。乃自取狀學孝壽判曰。決杖三十。僕怨之。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府判狀。私決人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壽謂僕曰。汝違逆主命。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命吏如



作為無益費工夫
曲淫詞更可誅
縱能逃國法
免入三途



作為無益

註無益如博奕飲酒奇技戲術及淫詞艷曲酣歌恒舞之類作為在此始之耽誤正事久之迷惑喪志非徒無益而又害矣

案渤海全如玉雖係貧人却學學好善見人作好事則獎勵鼓舞始終不倦又嘗力疾手錄善書普化世人有相知見其勞苦勸令稍歇答曰我之為此非求得功祇行吾心所安若稍存懈怠此心不安不如勿為也一日泛海被颶風飄至一山全登其絕頂遙望海天一色十分暢快忽有一道者黃袍棕履古貌長髯從林中出謂全曰世人尚假上帝喜真爾生平勸善事修善書皆係真心不求人知功莫大焉全謙不敢當道者又曰儒者具有聰明不為聖賢闡發義理編造淫詞艷曲流害天下萬世此等人墮地獄中受無量苦永無出期爾試往觀之知彼之罪則知爾之功矣乃攜全手行雲霧中須臾見一城榜曰鄴都守門軍役皆奇形異狀見道者伏地叩首又至一大署侍衛林立亦皆稽拜伏堂額曰森羅之殿兩柱聯曰爾既如斯任爾奸任爾詐任爾作惡少不得庭前勘問我誠無奈盡我法盡我理盡我奉公又何須堂下哀求一王者冕旒出迎尊禮備至道者曰淫詞艷曲最

為人心之害。陰間受罰。陽世不知。犯者如故。可令人帶此子。往看明白。傳話世人。倘得回心向道。亦大慈悲也。即有二役將金引至一處。見有數人。或受刀砍。或受犁洗。或受確舂。或受油鑪。每受畢。旋復原形。全問此為何人。鬼卒曰。此乃作金瓶梅。浪史。肉蒲團。濃情快史。諸書者。全又問罪有盡期否。卒曰。萬劫沈淪。求入祖靈道。未可得也。馬有盡期。全亦心懼。欲回。役復引至殿。道者指王。謂全曰。此明季楊忠愍公也。在世忠貞。參嚴嵩。五姦十罪。上帝深嘉。特授今職。爾回並為宣揚。庶見上天賞善罰惡。毫厘不爽也。乃辭王。仍攜全于回。至原山。值風順。別道者掛帆而去。逢人道其所見。諸諸勸勉。無如人心迷惑。反有笑其說鬼話者。全亦聽之而已。**附聞人**。諸葛潤。善畫彩色。春宮。浪遊都下。名重價高。諸貴人子弟。日暱近之。家遂富。一夕盜突至。潤大呼。盜砍去其手。連揮數刃。而絕。財帛席捲一空。有粵東李孝廉。在都得其遺稿。歎曰。是物流傳。害人家男女不少。償其值而悉火之。是年李登第。子亦先後聯捷南宮。善勝捷報錄下同

張某稟異才。好編小說。刊板發賣。自謂紙上泡影。筆底雲煙。無傷陰德。一夕夢其父訶之曰。爾所著諸刻。令閱者目眩神飛。認假為真。因而敗人行檢者不少。冥司

於此等案。降罰最酷。爾本前程遠大。壽數綿長。今緣是折消矣。可惜祖先數世培植。一旦頓喪爾手。尚謂無傷耶。張驚寤。大悔。未幾全家溺死。

四川錢生。大經學問。淹博年十七遊庠。父因場屋。戾于科。禱宿文昌祠。夜夢青衣童子。引至桂香殿前。帝君命吏查冊。云錢大經。二十歲鄉榜第二名。聯捷大魁天下。官二品。壽七十二。緣造淫書。三部。削籍。壽亦不永。帝君諭曰。汝存心忠厚。且孝友無虧。奈何捏造淫書。使男女閱者。敗名喪節。若非宿植德本。立見殞命。墮地獄矣。錢寤而悔。逢人勸誡。後以明經老卒。年六十七。桂香鏡。

徐太史曰。造淫書者。曲繪情形。多心地尖薄。乃忠厚孝友之士。亦孟浪為之。此帝君所以為錢生深惜也。度其意。不過才子戲筆。借紙上疊樓海市。聊以自娛。豈真挾殺人之心哉。不知筆鋒快處。血濺頭顱。心蓋濃時。根深地獄。僅示削籍。猶為薄懲。倘移江郎彩管。表揚忠孝節烈。則闡幽光。砥頹俗。譽洽人。天字字編作青蓮華矣。

廣東王聯年近五旬。無子。素信善。遇惡刊布。關帝戒士子文。至丙寅除夕。夢帝君抱一嬰兒。曰。爾能遏惡。又刊文傳世。今賜汝子。昌後。次年果舉一子。聰穎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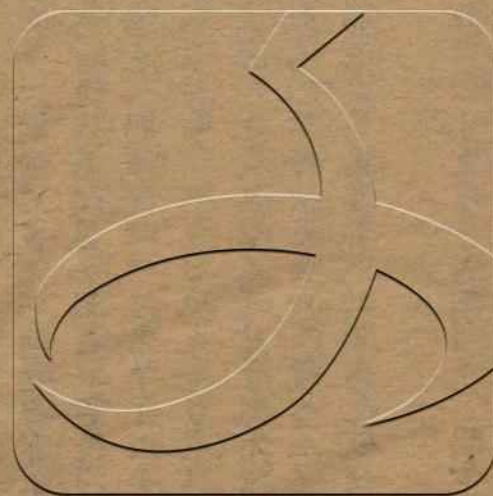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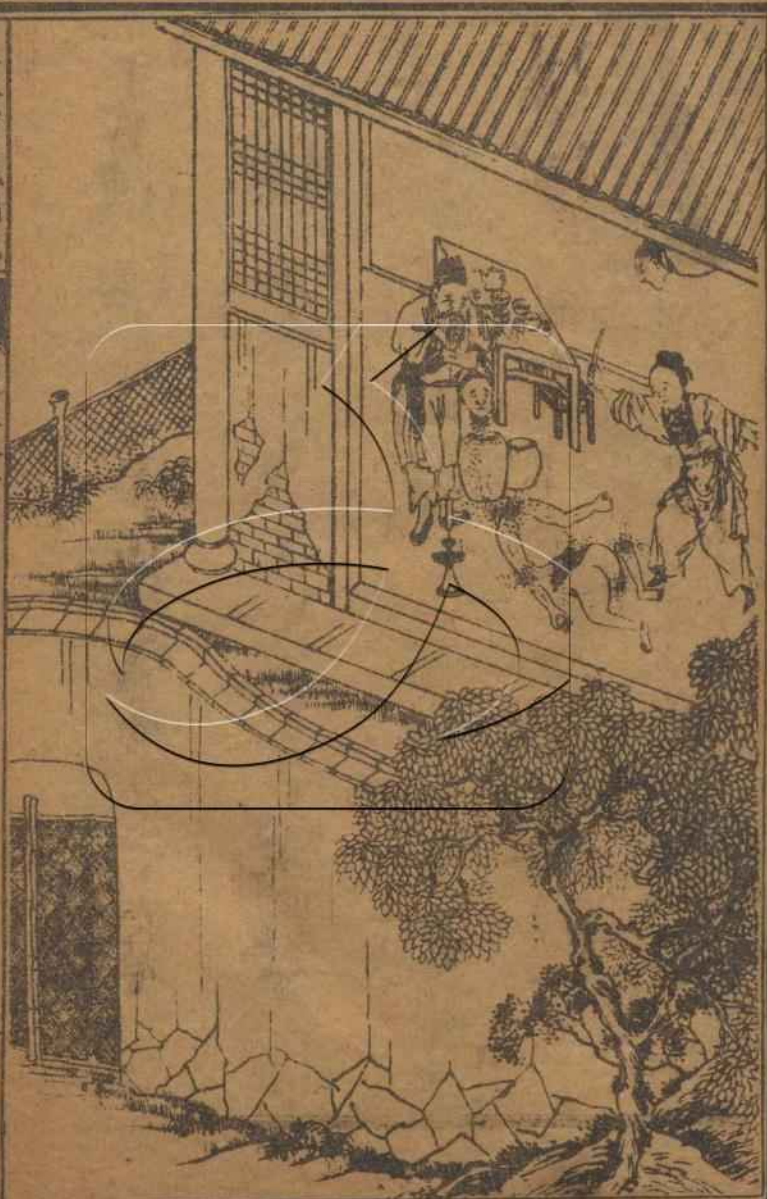
常連中己丑春元 鎮航珠

太上寶筏國說

懷懷外心

五十四

象



夜來風雨撲柴門夫
體友分天亦昏梁上
有人瞞不得首官獲
抵慰冤魂



懷挾外心

註臣有外心則必欺君子有外心則必逆父妻有外心則必背夫以及兄弟僚友無不皆然玩上文俱言男女居室之事則此句專指婦女方合經旨蓋婦人嫌貧愛富或性情淫蕩多不安其室不必盡如賈臣見素而邪念在中難保家門之無事也

案姑蘇蔡元保妻秦氏年方十八蔡出外為商留妻在家託岳父秦自玉照管經營三年積有二百金收拾回鄉有盜姚阿三知其囊有重貲偽為蘇人與蔡同路蔡每日買酒與之共飲情意甚密盜原擬至僻處傷命奪財至此忽轉念曰渠忠厚如此殺之不祥聞其家中祇有一幼妻不若送渠至家取之亦易也同行至蘇州離家約二十里蔡欲順便省親岳父母取銀一星付阿三曰君可作今晚酒資明日到舍相會遂別去秦老夫婦見婿回大喜沽酒相待飲至晚蔡已半醉將兩傘留下偕燈籠照路背行李回家盜與蔡別後將所贈之銀買酒獨酌又轉念曰此人辛苦掙來之物若盡取之吾不忍也渠少年夫婦今夜勢必熟睡取具半而留具半則情理兩盡矣算計已定訪知蔡住僻巷天晚無人踰垣而入聽臥房

中有婦人與男子說話之聲盜心疑穴隙窺之見一少婦與一落腮鬍子坐床沿上談心盜曰蔡君遠出此婦懷挾外心與人私通若非怕連累蔡君當手刃之乃潛伏樑上稍刻聽叩門聲則蔡回矣婦不慌不忙將姦夫藏床下方去開門敘畢寒暄安罷行李與蔡痛飲灌得大醉將姦夫放出曰爾屠刀帶來乎何不下手姦夫逡巡不敢婦曰爾何無丈夫氣奪刀過手從蔡心口戳入血湧如泉須臾命絕二人又支解其身裝入罈中埋於四處盜一一從樑上看見因二人挖地埋屍不能即睡難以下手祇偷其案上酒壺而逸至街遇巡役獲住搜其懷中有酒器知是掏摸之賊送官收監次早秦老來看婿將雨傘送還女云並未歸家秦曰婿貿易得銀二百兩在我家用過飯即回矣雨傘現在何云未歸女曰我夫囊有重貲既不歸家必父圖財害命遂赴縣控告尹拘秦到案細審秦理直氣壯供語分明尹問爾有幾女曰祇此一女問年若干曰二十有一問婿出外幾時曰三年又問女家尚有何人曰女係隻身家無次丁尹曰少女獨處何不帶回同住曰屢次相帶女不肯來尹心中了然喝令將婦搜起曰爾不問母家甘心獨處必惡姦夫蔡元保須著爾交出婦呼天叫冤反覆狡辯縣尹只得將秦老收禁婦討保再審秦

老至監中盜一見笑曰翁非余元保丈人乎元保踪跡惟我能知之若令我到堂登時便有落秦老如言官尹提盜問之盜將如何與蔡同行感情不忍下手如何見婦手刃元保如何支解其身埋於某處且曰姦夫長大多鬚帶有屠刀必屠尸也秦老曰離女家不遠有康屠者正是此形尹遣差捉獲起出殘尸二人皆伏罪俱極刑其蔡元保銀二百兩並無親人承領遂以賞盜為其先存好心既能出首以免案牘洵盆中之有道者也

附明許遠固始人初為樂陵知縣值劉六猖獗他邑或潛餽賊或避賊去遠獨募死士持巨槌擊却之以功陞寧事又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謀反奸徒皆蓄外心與之結交公隨事駁之且陰剪其黨又濠反知公才欲用之公大罵曰許遠非事君而二心者死不從汝也賊怒殺之後贈禮部尚書謚忠貞立祠祀之其子瑒襲為錦衣指揮感應篇集註下同

會稽張然作商於外其妻與僕私先是然養一狗名烏龍常以自隨及歸僕欲殺然盛作飲食妻語然曰與君別離已久君可強食時僕已拔劍俟其食畢即發矣然知其意泣涕不能食私以食投狗祝曰養汝多年吾將死汝能救我否狗亦不

食瞪目若有所視及見僕而然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吓僕僕失刀而倒狗咋其陰
然乃以刀殺僕以妻詣官官嚴訊得實殺之



生來兇暴性難更鍊
就頭顱鐵鑄成青霰
又加之青悔行死
裏得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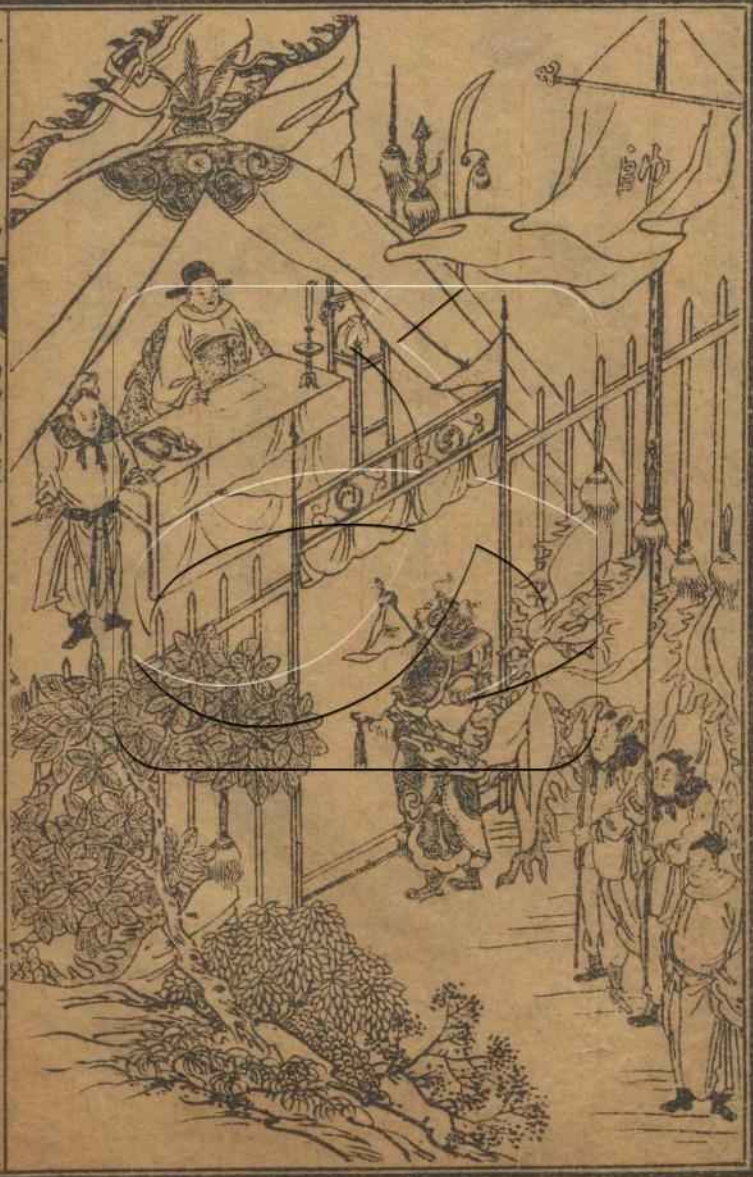


自咒咒他

〔註〕咀咒一事篇中屢言之千求不遂便生咒恨是懷怨而咒他人也咀咒求直是忿極而白自己也此則撒潑無賴之小人耳不獨王法加之鬼神亦殛之矣

〔案〕齊五生性無賴與人相角以頭撞去靡不之倒曾受木棒數十而頭不破瘡故綽號齊鐵頭一日在碗店門首閒坐店中不見錢數百文主管曰方纔在此轉眼不見想有賊人偷竊五出而認話曰爾賴我耶仰天咒罵店主屏息不敢抵對有一乘馬者見其撒潑太甚斥之曰彼未嘗指名賴汝辱罵無禮獨不畏王法乎五將其人扯下拳脚交加衣冠盡碎旁人勸曰此係縣令親友不可動手五曰此更不可恕鄉地飛來救護已半死矣縣尹怒極差人鎖拿到案重責四十枷號三箇月不許進屋使之日受曝曬夜受霜露限滿復責四十五躍出縣門指而笑曰爾奈我何哉至前碗店猛然跳入取身邊小棍亂打數百金磁貨一時俱粉又打進內室辱其婦女店主稟縣尹曰此地方大熱也吾當為萬民除害遣差立刻鎖來選八名有力皂役以大板授之曰可帶赴大門外三板一換勿令速死責至二百板方許氣絕五至此方知要命流血長號哀求萬狀尹曰上帝好生吾忝為父母

豈忍置人於死。汝既畏法求饒。吾且網開一面。仍命枷號。不拘月日。從仲秋枷起。直至十二月。尹曰。吾欲放爾過年。但元旦佳節。與民休息。豈容惡人生事。俟至五月歸家過端節可也。至期又曰。如此。天帶枷靜坐。正好乘涼。如何求釋。此令帶出。前後計及一年。悔方釋。問五知罪否。五伏地流涕曰。小人知罪。再不為非矣。後果改行。得令終尹之意。責之彼既不畏。殺之又恐。自生故枷號經年。使之靜中。附當湖林某有二婢。適陸氏昆季。長生子某。次生子天錫。康熙戊午。林病歿。翌日復甦。告家人曰。異哉。陸氏二甥。一段因果也。昨至冥府。侍衛森嚴。予方惶恐。忽聞人馬喧闐。諸神送令科天榜至。查核功過。以定去取。申詳桂宮。冥王因喚予曰。汝祿未終。既來此。看我查核新科舉子。以昭報應之不爽。予悚懼旁立。隨有判官呈冊解元。即甥陸某也。冊載母林氏。咀咒口過上千。天怒。王色怫然。再查陸某犯財色二字。遂除之。次查至二十一名。乃甥天錫。其母口過相等。王亦欲除之。再查籍中。註有友人通賦。當受杖代為完辦。叔為縣令。虧帑棄產。補之又拒一奔女。王喜。諭予曰。汝甥有此三大善。榜當留名。汝回陽可勉其精進。勿怠。予受命而出。恍恍間即歸家也。因召二甥語之。是科天錫果中二十一名。桂香鏡。



自古文章著大名
人何事反相輕
奉命巡邊日
臥聽元戎報五更



偏憎偏愛

〔註〕君子平心接物。則是非不爽。好惡不私。故能憎而知善。愛而知惡。苟用情一偏。則喜怒倒置。居家處世。皆是招怨取禍。至婦人之愛憎。多出私心。為丈夫者尤宜察也。

〔案〕周清源娶督標張遊擊次女為妻。張係行伍出身。不知文墨。見周談詩論文。心竊厭之。長壻林誠。嫻弓馬。官守備。為所深喜。兩壻既分。愛憎兩女。雖俱親生。相待亦多偏狹。長女歸寧。則乘輿進中門。父母笑語相迎。家人慇懃伏事。一切管待。如款上賓。次女來。則由角門而進。粗飯菜羹。如待下人。女亦性傲。非有大事不歸。周屢困小試。不能得青衿。內兄弟皆以老童生呼之。一日長壻奉差過臺。帶棋御回。內兄弟羣聚而食。周適至。取一枚食之。眾曰。此物消食。汝食他何用。周笑而受之。時逢開鴻詞科。周以布衣上京。應試。得到優等。為翰林檢討。京報到閩。時張遊擊方侍制府。早堂制府賀曰。令壻喜信。汝知之乎。張錯認是長壻。對曰。林誠居守備。已出望外。何敢更萌妄想。制府笑曰。此何足道哉。所賀者。令次壻周某。欽點翰林耳。張叩謝畢。即飛馬回署。時署中正延女賓演戲。長女盛服居客位。次女另在一處。

以布幕遮之。張氣急汗流。謂其妻曰：「二婿茶喜作翰林矣。眾女客裏惟為女道喜。或送衣裙。或送珠翠。邀與同席。女微哂曰：『寒士之妻。那有此福。』所贈一切不受。張令鼓吹開門。眾僕簇擁送歸。周後點學差回籍祭祖。內兄弟皆出郭迎接。周不提前事。惟各送棋枰一盒。以愧之。數年後。林亦陞三邊副帥。周以僉都奉勅巡邊。機林介胄伏道。至夜持書報更。周於帳中作詩曰：『赤羽金戈百萬兵。指揮如意聽書生。』當年曾記居前席。今夜轅門報五更。此可見人生窮達有命。彼偏憎偏愛者。祇附王祥弟覽。乃後母朱氏所生。朱氏愛所生而憎祥。然祥愈孝。母覽亦敬兄。祥被母楚撻。覽必涕泣抱持。母或以非理使祥。覽必與祥共作。母嘗以酒醢祥。覽知其意。欲取飲。母乃覆之。覽後每膳必與祥共。及長。每諫其母。母又虐使祥妻。覽又令妻亦趨而共之。朱氏緣此遂漸感悟。祥後任太保。覽九代公卿。東晉王氏皆其後也。感應篇集註參陰陽文集註

宋張開妻孔氏病卒。遺五子。再娶李氏。悍虐逼五子。五子哭於母塚。恍惚間。其母來撫之。慟甚。受指題詩於子衿。云：『新人間舊人。暗涕幾盈巾。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恨牽遺子。無情祇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墜。子歸以詩呈父。父歎之。關於額。李氏怪配禍。同上。

子歸以詩呈父。父歎之。關於額。李氏怪配禍。同上。



人非井竈不能生堪
怪愚夫任意輕無禮
跳人兼跳食那知果
報最分明



越井越竈跳食跳人

註井竈載在祀典各有神以司之何可越也食者民之天天地惟人為貴跳之則藐忽甚矣四者以為起居之小節舉動之微疵但觀人必於所忽全德始於謹微此即捧盈執玉火滅修容之意也

案吳斯盛高身長腿騰躍如飛最不信神見人祀竈則非毀之飯後餘粒則拋棄之任意踐踏不知愛惜年已三十束手無業乃入營食糧營員見其儀仗可觀技藝嫻熟補為哨長即月中無人每遇同輩席地而坐奮身躍過示其輕捷同輩見其來各遠遠跼立防其踏也特逢大操眾皆頂盔穿甲在帥府伺候一兵坐地歇息吳忽從其頭上跳過不防頭上盔鎗鋒利戳入穀道血流如注昏暈倒地調治數月方愈又帥府前有古井以石為欄高三尺闊數圍吳日日率眾騰跳演習身法井欄甚窄縱有失足不致傷命英一日立欄上正指揮如意之際忽如有神按捺不覺墮入水中但覺身壯欄窄不知何以入也幸平日稍知泅水不即沈沒眾兵以繩垂下吳兩手握繩眾扯拽而上僅能露首身為井欄束住眾用大斧將欄打破吳忽手鬆握繩不緊重復墮落眾視之已沈水底不能救矣夫吳以有用之

材若肯勤習弓馬。心辦事。何難置身雲霄。乃恃其血氣之勇。踐食罵竈。使同輩居其跨下。以為嬉樂。卒之身墮井中。永為水鬼。修身之君子。是以謹小慎微。無一時一事而敢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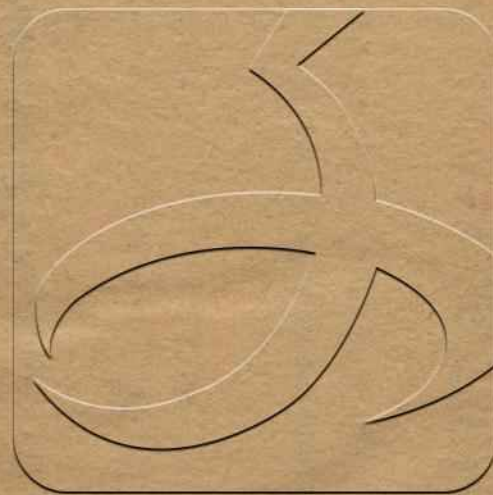
附昔吳湛為縣吏。居臨荆溪。溪泉清澈。一方汲之。湛為竹籬遮護。不令穢入。後遇泉神。得證道果。陰子方處祀竈神。遂至大富。崇敬者得福若此。則觸穢者獲罪可知矣。感應篇集註下同

肅宗為太子時。常視膳。上使太子割羊臂臠。既割。餘污漫在手。太子以餅揩之。上熟視不懌。太子乃舉餅啖之。上悅。謂太子曰。福富如是。愛惜。夫太子於食尚愛惜如此。其可以跳食乎。

蘇州閭門少年子趙某。富而驕。耽於色。最喜誇人頭上。每逢婦女入廟燒香。羅拜之時。必乘間跨之。時六月十九。趙入北寺。物色適有一少女。為其母病篤。伏地禱告。繼以涕泣。趙見其美。佯為絆跌之狀。從少女頭上跳去。髻髮為之亂。不知其詐。而諒之。趙從此一跌。忽覺陰囊腫痛。旬日之間。漸次斗大。蹣跚而行。自覺可醜。不復入城市。為累數年。消膿血而死。

夫少年輕薄子弟。無忌憚。固為鬼神所不容矣。但婦女入寺燒香。亦足傷風敗俗。其最可慮者。如此書。擄掠致富。案內所載。宦家女。幾被淫污是也。即使能保無虞。然以閨中賢淑。甘為惡少窺探。僧徒品題。果何意乎。昔石天基先生曰。婦女能孝公姑。敬丈夫。勤女工。主中饋。教子女。恤婢僕。便是修善。修福。如不學好。雖日日燒香。神佛亦厭惡之矣。有味哉。其言也。





物命猶知不可冤如
何自己殺兒孫家堪
慘目傷心處轉嬰
嬰在水盆



損子墮胎

註物命至微。尚當體好生之仁。戒殺放生。何況於人。乃或以家貧而厭其多。或以野合而滅其迹。或以婢妾所生而殺之。或以生女太多而溺之。有既生而損者。有未生而墮者。夫無故而殺一無罪之人。必聲相駭異。損子墮胎者。是殺無罪之子孫。罪業深重。不更有甚焉者乎。

案劉元秀家財四十萬。生子四人。嘗誘於人曰。吾聞聚貲十萬。便稱巨富。吾現在之財。使四子各得其一。豈不同稱巨富乎。於是諸妾所生。不問男女。並埋瘞之。凡僕婦有孕。必用藥墮之。蓋惡懷抱之勞。妨工作之勤也。其嫡妻所生一女。名雲姐。年已十四歲矣。元秀並欲殺之。閉諸樓上。絕其飲食。女腹餒難忍。哀號萬狀。元秀與四子付之不聞。女將樓板挖通。向下而哭。求食不得。嚙所穿絮衣塞腸而死。秀忽見女。偕小兒十數。或形體俱備者。或四肢不全者。或血團一塊者。皆來索命。女責秀曰。女年已將笄。裙布釵荆。即可遣嫁。何忍下此毒手。父欲留家業。與四兄看。渠能受享否。令眾血塊滾入四子口中。惟第三子強橫持利刃亂砍。鬼不敢近。女曰。且暫恕之。三子皆被血塊塞喉。滴水不下。餓至七日其死。更慘於女。秀時見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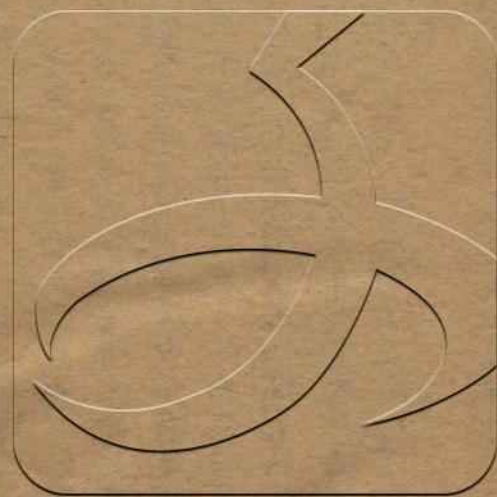
小兒或挾其情或咬其肉遍身紅腫流血痛極絕命其第三子防鬼再來時以利
刃自隨一日出城至僻巷有一酒肆以女當爐容色甚艷子進肆沽飲女來陪侍
飲至半酣及忽墮地女起扼其吭曰我雲姐也伺汝丰年今方得報尚肯饒汝耶
往來之人皆聞田中草內有喉喘聲撥草視之則以死矣元秀後嗣遂絕
附婦人楊阿刺自幼貧病晚年尤狼狽臨終語人曰我前身本醫人失於詳察有
一婦人自稱病盡不能辨其是孕遂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我一
舉殺三人冥官罪我罰我女身今已三世恒為賤隸長困饑寒多病少安可語世
之醫者以我為戒切不可誤損人胎敬信錄參勉戒切要錄
紹興諸生滕達其內子初生時父母欲溺死忽耳畔聞聲曰莫溺殺莫溺殺丈夫
是滕達父母異而舉之此女長父遇達於鄉塾中見案頭香鼎畔有 太工感應
篇一卷乃達每日虔誦者詢其姓名與 神言符遂妻以女後達連捷南宮夫婦
歡佩偕老徐白脂太史感應聖信錄
徐太史曰三家村一蒙師耳而邂逅佳耦殆感應篇為之牽赤繩也不知大千世
界悲斯履盆中枉殺多少諾命夫人哀哉

暗裏何人作裏修荒村書館即河洲草上坐擁知多少幾見瑤編近案頭徐太史
趙仁家富最敬 元帝忽患危疾醫云必得紫河車而後愈仁惻然曰我見人服
此藥不嘔血必發毒無一善終者且既食此則此胎兒女多死難育今我何惜一
死不忍使人兒致殤也卒不用是夜夢神告曰汝命當絕緣不用胞胎一事上
帝赦汝增壽二紀後果享年九十一歲觀此顯報凡為醫者誠不可用此物及勸
病人服此為穩婆者尤不可貪利偷此以賣於人致受冥罰人家當生產時更須
防護穩婆不可任其偷去為人所食以致所生兒女不育也修福全書

假舟道人北方人也客居浙之東嘉慶庚申辛酉年間見金華永康縉雲一帶慘
遭漂沒不勝嗟憫感嘆夜在舟中寢夢神告之曰子知漂沒之故乎夫上帝
好生而居此土者大率以溺女為常已不知幾千萬數矣上帝震怒譬以水災
被溺之人數適如溺女之人數分毫不爽報應無差可不懼哉子既動嗟憫之心
曷不將此言傳布庶可挽回 天意則子之陰功亦不小也醒後因為之記以書
勸人云錢塘李更生同善錄全書

溺女墮胎禍報暨勸誡諸訓文詳載江西廣廣仁錄慈航普渡冊及抗城新刻

保嬰合璧等書識者幸重刊以廣施焉



太上寶筏圖說

行多隱僻



六十七

康

脫却袈裟著絳裙
旃檀改用麝蘭熏
琵琶曲罷林中死
難向泉臺送雨雲



行多隱僻

註隱者不光明僻者不正大如讒間暗害處心詭密之類小人陰為不善外面多方掩飾以為無人能知無人能見耳豈知神鑒昭昭乎司馬溫公曰吾生平行事未有不可與人言者此正隱僻者對病之藥也

案袁甫生存心詭密作事陰深凡履邪僻欺暗室無不為外面却恂恂雅饒胃附正人君子家鄰桂香庵與幼兄印月通尼立願相從將所積百金陸續被其哄騙又將銅佛百尊零星變賣供其酒資哀恐事發連累將尼暗送遠方蓄髮娶回作妾豈知罪惡貫盈天罰不宥哀忽患痘毒氣上攻醫其左目病瘥至教場看操又為流矢中其右目兩眼全瞎遂成廢人家本不甚豐自罹廢疾不能貿易生食山空妻武氏恨其平日所為不循道理亦生外心席捲所有約所歡宵遁尼日食不敷自悔自怨亦成雙瞽遂學琵琶將哀生平隱僻之處並自己被騙作妾編成長歌沿街彈唱乞得分文以延殘喘哀之饑餓莫能顧也一日天寒大雪袁腹餒難忍強起扶杖至親友處覓食過橋失足落水無人撈救屍沈冰底至次年冰解方得浮起已為魚蟹食過半矣尼炊飯起火房屋破燬無處存身只得仍至桂香

庵求廊下暫住。眾尼皆罵曰：爾乃佛門之罪人。吾輩之敗類。此清淨地。豈容汙穢。共推出門。是夜即赴柳林。自經。人莫不以爲大報云。

附江南某舉人家。富性貪而淫虐。死後半年。其友周某某。死一晝夜而醒。言到陰司。見某舉人。遍身拷掠。無完膚。枯瘦不堪。呼周哭曰：我生平積惡如山。死後一一受報。不可言。不可說。悔無及矣。只有一二事及今改之。尚可減我惡報萬分之一。我盤算重利。逼寫借票數十張。用計陷害。逼寫田地墳屋文契數十張。盡在臥室某箱中。可速還本人。強佔女子幾人。現在家中。可速還他父母。打死僮婢幾人。骸骨埋在後園廁旁。可發出枯骨。用棺葬之。則其痛極苦。畧免羊刻。畜生猪狗。畧少幾轉。並懇急告吾子。家中金帛雖多。與他無涉。財產一日不盡。禍害一日不息。速速廣積善緣。盡行佈施。雖無濟於我。也有益於他。若不信。可記吾言。某月某日。吾家已初火部矣。其子諸事一一如命。獨不肯散財。至某日某家。某被火。此康熙甲寅年七月事。人信。庠生李某。工詩善文。年逾五十。屢薦不中。因請乩。鶴衣童子判曰：子平生好難。姦今上帝命。添兩翼矣。李愧而不信。自後亦書戒男色事。警世求免。墮畜生道。後竟作雞鳴而死。無子。增廣覺世編



遙望晦臘演千金朝
旦無端起怒心穢物
欲餐，不得白雲罩
霞老僧臨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

註自此至殺龜打蛇皆不敬天地神祇之罪。晦一月之盡臘一歲之盡朔一月之首旦一日之首。人當於此勵志進修乃至任情傲慢酣歌恒舞號鳴怒叱非朝乾夕惕之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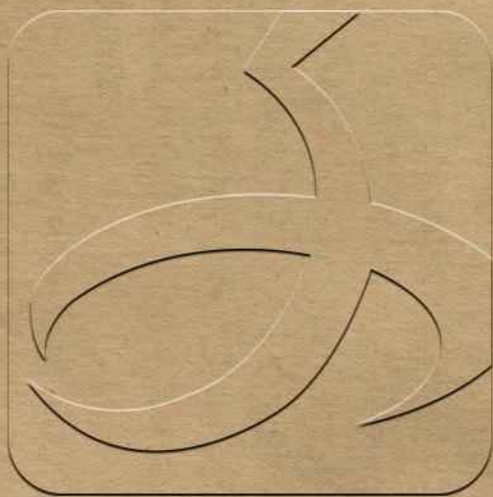
薛永年家饒於貲傲慢暴戾僕婢畏之。時逢除夕薛謂家人曰當茲令辰若徒飲酒守歲殊無趣味乃喚梨園演千金戲文歌舞為樂體倦方歇早起命設供祀神。僕婢因看戲貪睡未及陳設薛大怒持杖痛責之其妻張氏勸曰今日元旦君因細事頓生煩惱似乎不吉薛並遷怒於妻兩相反目將案上所供品物香燭之類一齊推倒用足踐踏呼雖犬食之越數月值夏夜薛於水榭中披襟乘涼忽見朱鬚旋髮青面獠牙四鬼持枷鎖將薛帶至一處有屋數間遍貯食物皆是穢不堪眾鬼令薛食之薛曰穢食餒人太上所戒此物烏可食也一鬼怒以掌擊其背大痛難忍不敢不依乃念佛數聲方欲取食忽見一僧從雲中墜下謂薛曰爾既知感應篇亦知晦臘歌舞朔旦號怒乃太上所最惡乎除夕上帝下界考察功罪爾不知敬畏演千金戲鐘鼓振天驚動御駕猶曰愚人無知至祀天品物爾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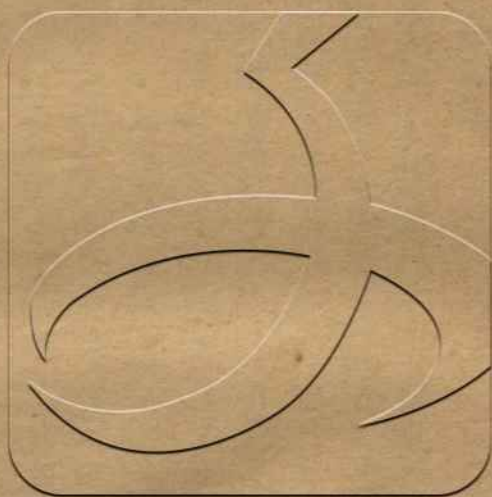


71005403

時暴怒踏為粉爛。以食雞犬罪莫大焉。屋中所貯。皆爾足踏之餘。罰爾食盡。轉世落貧賤道中。受鳥江自刎之苦。幸爾於受報之時。不忘念佛善根未泯。吾故來相救。爾回逢晦臘朔旦。須誠敬虔潔。薛叩頭受教。四鬼拉住不放。僧合掌誦華嚴經。屋中穢物忽起。火光一時俱燼。鬼亦喜而釋手。薛醒背上掌擊之痕。青紫宛然。懼而改悔。再不敢蹈前轍矣。

附太倉強生父死悲悼不已。往龍虎山求天師薦拔。適江右一人亦薦父各出金。啟醮真人伏壇。移時起曰。衣紫者得度。衣褐者已發。蛆蟲道矣。蓋江右人。殮父衣紫。而強父則褐也。強泣拜問。何以至此。真人曰。姑置他罪。只歲臘咬狗肉。終年教優重演戲。即宜有此報。強請更行懺謝。真人曰。天律已定。雖懺無益也。臧應篇嘉興鄉紳吳姓者。家畜歌妓。晝夜為樂。庖人每至五更。不得休息。一日歌妓有暴亡者。恍惚至殿下。聞殿上曰。某某徹夜酣飲。不恤僕婢。致來咒詛。竈神上奏。合行抄沒其家。本人奪算。歌舞者無與。各從亂氣薄。配合令卒押回後。果如所言。上同陳英妻趙氏。性甚悍。好鬭。雖遇朔旦。不止一日獨坐。有道者登門。賣丹。氏曰。丹治何疾。曰。服之長生。氏買吞之。頓成瘡。啞一語不能發。上同





迷

39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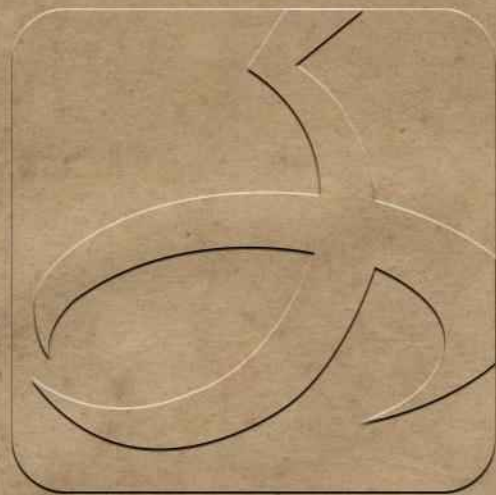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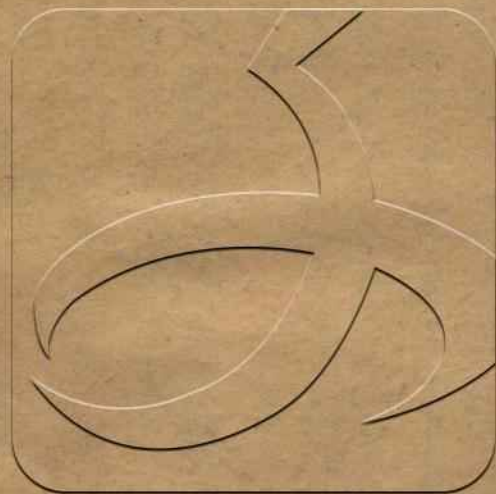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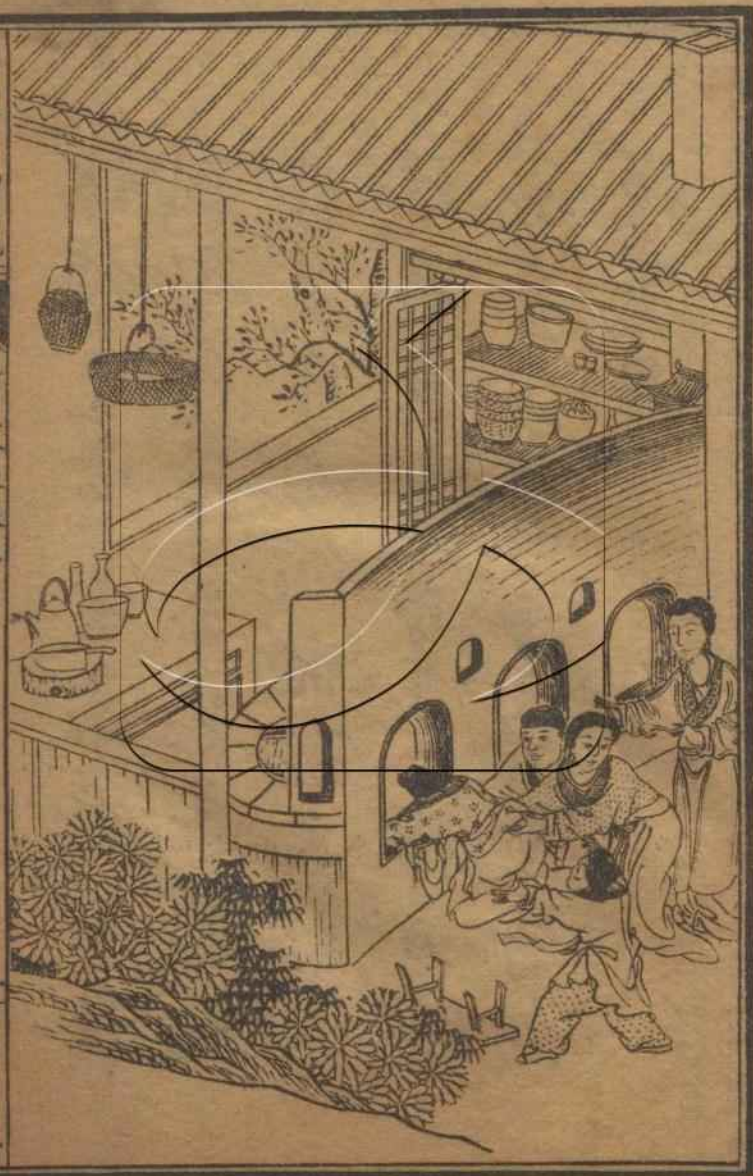
北為乾象獨稱尊
曜森
術帝閣何事
愚夫偏褻慢金鞭震
處失遊魂

對北涕唾及溺

註北方乃北斗星君所居斗極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掌握符器紀綱元化為衆星之主號為至尊豈可穢觸界神皆南面朝廷宮闕亦南向人可向

北涕唾及溺耶倘或犯之獲罪非輕

案龐恒新邀友結斗會持齋誦經極其誠敬一日醉後忘情解衣裸體向北而卧夜起便溺正對北極忽聞乾方炮聲連震天門大開龐懼而穿衣方欲下拜見一人黑面虬髯怒目執鞭從空而下大聲責曰北關至尊爾說聯斗會大膽汙觸知情故犯宜加罪一等龐俯伏言曰愚人一時迷惑以為恒間可以無拘不意上干天怒後當改悔望尊神容恕神曰君子朝乾夕惕故得無咎遂伯玉恒過衛宮下車展敬至今稱之冥冥不可墮行夜間遂可縱肆乎有宮門失敬之律按罪加誅俟彰報於人間今姑釋爾遂乘雲而去天門亦不見龐自是防閑杜絕禁足不敢出門豈知彼蒼降罰欲避不能有尊親在京為顯官以書招龐龐不敢辭遂登程赴京無事出外閒遊過太廟龐初到京不知下馬急馳而過被守廟官員獲住送刑部擬罪照過關不下車律杖一百遞送回籍始知神言蓋不誣云



惟神至公善惡齊歸於
職掌惟神至慈良賤均
賴其生成何物狂夫肆口
玩喪死入泥犁之獄方稱
厥辜生前神智之昏尚
從寬典



對竈吟咏及哭。

註吟咏哭泣皆不敬也。竈為司命之神。與人最親。若對之吟咏哭泣。褻慢甚矣。此亦不必身為也。僕婢無知。主人勿禁。答有所歸。吟咏歌唱也。

崇禎間風俗。臘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於竈前掃地除新。陳設酒果香燭。謂之送竈。有狂生費諒。獨不信其說。送竈之夕。作口號詩以嘲神曰。人家億萬戶。一家一竈神。今夕歸天上。天宮何處存。敝族漁黑面。破服積灰塵。自己窮難救。烏能福及人。其詩極為鄙俚。彼却欣欣得意。對竈高吟數遍。呵呵大笑。費有婢名柳絲。竈擅專房。妻使之瀟灑。遂不奉命。妻怒與之相較。費反袒婢。詈妻。妻忿極。至竈神哭訴。一日費閒坐書齋。竟夜不歸寢。妻以為在柳絲房中。亦不問。次早方起。聞廚房婢僕一齊喊叫。急趨視之。見費雙膝跪地。兩手攀竈門。以頭相撞。青紫流血。撞猶不住。問之神魂已死。不能答應。妻命擡至主房臥下。延醫用安魂定魄湯。至晚方知人事。眾問之。答曰。昨坐書房。忽見兩人。將我扯至竈前。喝我跪下。見一皂衣角帶老人曰。何物小子。不明道理。輒肆狂言。惟神至靈。合之則一分之成。萬如水行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譬如掘地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爾詩見既膠固。語

尤輕狂。無禮甚矣。至寵婢滅妻。致令在吾神座前哭泣。更為可惡。今華爾智慧。看爾還能作詩侮神否。命左右以湯飲我。飲罷遂昏。費後病雖獲愈。但痰注心竅。迷忽不識一字。並饑飽亦不知。雖有寵婢。不能近矣。

〔附〕贛州有一悍婦段氏。常對竈門洗足。其姑禁之不聽。竈君怒奏。一子暴卒。竟斬其嗣。一心普度。合編下同。

魏氏。福建人。每在厨下。訶罵兩竈君。申奏。舌上流血死。

近日有一婦。厭蟻上竈。舉火燒之。潑湯注之。生一子。二歲生。蟻巢瘡死。後竟無嗣。

孚佑帝君奉玉旨。降諭懲世。製慢竈神十二誡。

人若於竈前犯乎咒詛律。口舌生瘡。膿血出。竈上犯乎敲擊律。兩肘拘攣。手生疥逆。

竈內犯乎燒糞律。穢氣衝天。遭瘟疫。竈中犯乎懷骨律。腥臭上聞。多惡疾。竈下

犯乎洗足律。橫生產難。跛躄。竈門犯乎煥衣律。養育難成。少子息。竈旁犯乎漂

身律。厭惡。神靈宗祀絕。竈下犯乎宣淫律。永世變牛。天雷擊。竈內犯乎燒字

律。輕賤。聖賢雙眼瞎。竈下犯乎踐食律。貧窮無賴。世主乞。鍋內犯乎烹生律。

水溺火災。罹大辟。竈前犯乎鬪毆律。湯產傾家。天不惜。



釋有金經道有玉經金
玉雅異德是修心之有
教肆功法遂分誠為冥
君相待之不同而後知竈
火之不可以達馨



又以竈火燒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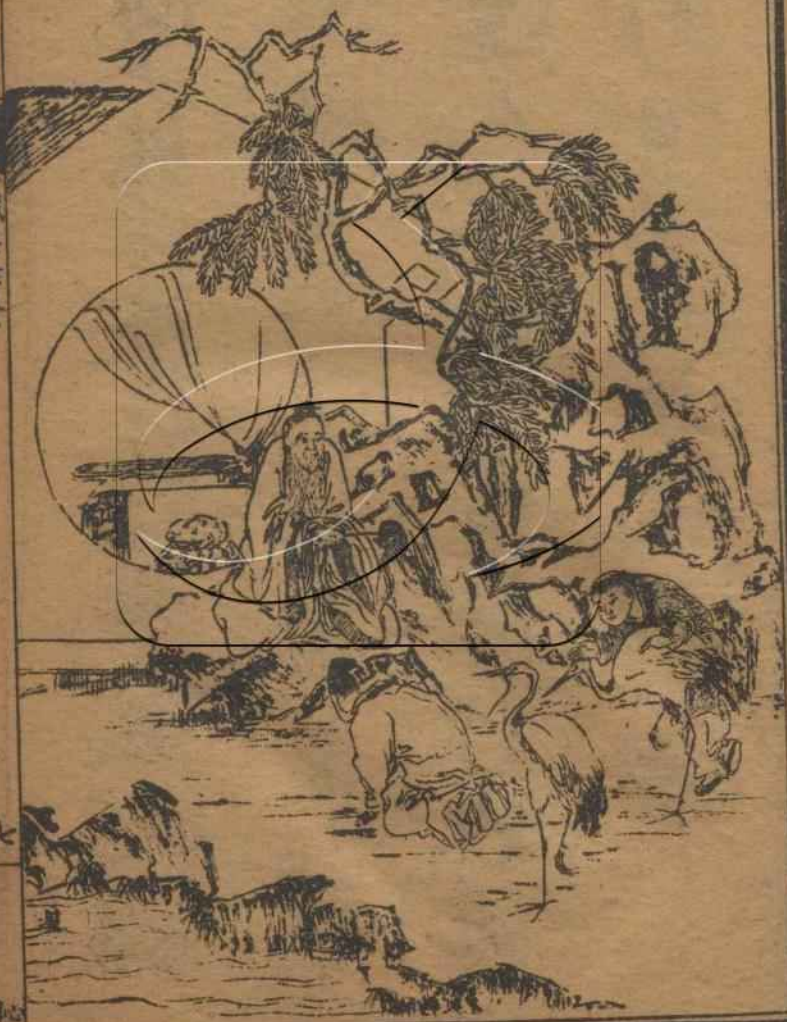
註香為供神之物。人神感通。必須誠潔。倘竈有穢柴。以之燒香。則不虔甚矣。又如油漬紙燃。不可用以焚紙。天地陰陽諸司。皆所不受。供養真武。夏勿用李。冬勿用石榴。延降一切上真。勿燒乳頭香。檀香謂之俗香。月季花謂之不時花。金洞花謂之鬼花。皆當忌之。

案昔有一老人。姓譚。名志忠。誠樸篤實。持誦玉皇經四十餘年不倦。又有僧月朗。戒律精嚴。持誦金剛經亦四十餘年不倦。二人同時被攝之冥。冥君設高座。供香花異菓。請老人登位。誦玉皇經。冥君在下跪聽。誦未半卷。見兩廊鐵網中。囚禁諸鬼。皆出半身。誦至終卷。有異香從經中出。化為五色祥雲。眾鬼皆乘雲升天。冥君合掌贊嘆曰。翁具此不可思議功德。異日數終。或歸清微天宮。逍遙自在。或享人間富貴。任翁自由。不復到此地矣。命鬼卒以寶幢送歸。乃設平座。令僧誦金剛經。冥君坐而聽之。不甚敬重。誦畢。經中亦無香氣。僧曰。衲與老人同此持誦。而效驗不一。得無金剛經不及玉皇經乎。冥君曰。非也。經一而已。有何高下。師欲知此中因緣。還當詢諸老人。亦命鬼使持幢送歸。既甦。潔沐訪而問之。老人曰。我每誦經。

必著浣濯之衣。以香水洒掃淨室。然後取石中火。或鑽木取火燒香。啟口如對上帝。若無此淨火。定不敢。以他火燒香。恐其褻也。僧曰。吾有罪矣。吾燒香。常用蠶下火。即此一節。吾之不敬多矣。禮拜而去。

附康熙四年。松江府西門外袁太葵。端午節。剖魚腸拌飯飼貓。又將雞腸拌入。初六日。家僮聞臭氣。拋在牆外。旋往登廁。見飯粒雞腸誤入廁中。歸告太葵母。母令覓擔簋者。至初七日。掃除乾淨。下午太葵子病。少頃太葵亦病。初九日。病未愈。夢趙元帥至。曰。汝不敬五穀。奉上帝命。執汝赴審。太葵曰。吾生平無過。拋棄五穀。實係不知。此家僮張某所為也。元帥曰。罪坐家長。遂隨行。如入半空。途遇一人執旗而至。曰。已赦矣。亟反。元帥曰。吾奉上帝勅。問無以復命。帶往家堂神審理。遂回本家。家堂神曰。袁某生平好善。此事實係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雷部必須經過汝家。太葵拜求再四。元帥曰。雷部已發。豈能中阻。汝母妻人等。入我鞭下。乃免。因舉鞭袁與母妻子女及張某。俱從鞭下過。元帥乃去。家堂神諭曰。汝平日晚。在神位前燒香。甚善。但汝鄰右。俱到神前取火。反生齟齬。須勸誡之。言訖乃醒。本日微雨。雷聲遠屋。張某亦昏迷如醉。晨乃醒。袁太葵自述。

人鑑錄



惜薪一束所有幾何穢
柴供爨造孽良多明
遭人惡陰受神呵報應
到日身染沈疴



穢柴作食

註柴雖下爨。氣實上蒸。爨用穢柴。不惟觸犯靈神。且煙透虛空。恐干神怒。至所作之食。或以祀先。或以奉長。或以待賓。均屬不敬。蘇軾曰。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則穢柴作爨。可勿戒乎。

案四川任某。性極慳嗇。有糞廁三間。日久傾圮。某折而作新。穢氣四達。隣皆掩鼻。家人苦勸。某曰。許多木植。不用以供爨。可作棄物乎。自是某每夜做夢。皆往來糞窟中。醒而惡之。遂得病。渾身浮腫。形如蠱脹。一妻二子。兩媳諸孫。靡不傳染。延醫罔效。或告之曰。峨眉山有道士。年已百。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施藥濟人。益往求焉。某如言。備香燭供獻。至山頂上。萬松深處。有茅屋數間。道士白髮。稱顏盤坐石上。看童子調鶴。一見某。即曰。何處穢人。來汙吾地。宜速退。某拜懇曰。某將朽之骨。未上仙更生之道。士曰。爾以穢柴作食。身犯五大罪。不日將入陰獄。備受諸苦。尚望病愈乎。某曰。一時誤用穢柴。其過甚小。何至犯五罪。道士曰。煙氣上騰。過往神靈。禁足不行。一也。觸汙靈君。不安其位。二也。用以祀先祖宗不敬。三也。人食嘔吐。四也。四隣皆惡。五也。予日日所夢。即後日歸結之處。求吾善益。某叩首流涕。請示解。

救之方。道士曰。免灾莫如悔過。去惡必須從善。子自今以後。刻刻存清淨心。事事
 虔潔。勿貪小費。而犯神明。早晚對天誠求。則夢境除。而合家之病可愈矣。乃與藥
 數劑。使攜回煎服。某敬遵道士之教。不數月。合家霍然。而舊虛之夢。亦不復作。
 附李生患瘋。百藥不效。有僧與藥一丸。李不敢服。夜夢僧曰。我觀世音也。汝平日
 以穢柴作食。厭濁之氣。觸犯神明。所以患瘋。天因汝虔誦大悲經三藏。故特賜
 汝靈丹。何故不食。既無服之。遍身皮脫。鬚眉再生。蓋穢柴煙具。人且惡之。況上蒸
 於清虛之界乎。其于犯神怒也。必矣。感應篇集註
 勝景貞罷官歸。家頗富。其室中炊飯。雜用穢木。朔望燒香。即取薪度火。忽一日。釜
 中有聲如雷。米上瓦瓦隆起。其聲轉壯。甑上生花數千朵。儼似蓮花。色赤如金。俄
 頃萎滅。既而家業頓敗。子孫有凍餓死者。同上
 道經云。穢惡家。勿於竈前堆積牛犬田雞一切生命。庖厨永戒宰烹。蟻穴切勿
 湯注。雞毛獸骨穢柴。不可入竈。刀斧等物。不可放在竈上。過宿掃把箕帚。不可靠
 竈。衣服鞋襪。不可在竈門烘炕。男婦大小。不可脚踏竈門。就便向火。以上各款。類
 推。務宜避忌。有則急改。勿犯。罪有攸歸。庶彰顯報。慎之。慎之。節錄



庭院深沈夏夜長裸
身月下好乘涼雖然
不用蒲葵扇懷得妖
胎一命亡



夜起裸露

註君子明則畏人幽則畏神故雖暗室屋漏此心兢惕若有鑒臨安可中夜赤體冒犯百靈以自取罪戾也

案山西丁某為商江南妻黨氏在家某遠留外鄉數載方歸見妻有五六月身孕怒而詰之妻曰自君之出妾寸步不出閨門家間又無男子母家亦未歸甯安得有姙妾抱此奇孽若早自裁是徒喪清名究終莫白也妾聞婦人有鬼胎氣胎之說君可權寬數月俟臨蓐之日果係真胎妾即一縷畢命不足污刀斧也某不信復嚴拷侍婢曰娘子與某時刻相守並未見有絲毫破綻豈敢誣言污其清白某只得權且放下越數月其腹愈大動盪迥異常胎妻恐後來出醜欲早自決婢勸曰死於後日與死於今日等死耳不若稍緩須臾俟其生出看是何物庶死亦得作明白鬼也妻從之直遲至十四月方覺腹中大痛欲產召穩媼收生媼先為視之笑曰此胎大奇可請官人來某至媼曰吾今為娘子白冤命取繫被一條緊覆產婦下身媼兩手在被內俟子方出產戶即扼其喉以被包緊身坐其上子猶亂動媼力不能勝呼婢相幫半晌方覺氣絕徐徐聞被擲出謂某曰官人試看此是

人胎否。奈何汚娘子也。眾人齊看所生之子。青面紅髮。尖嘴獠牙。頭生兩角。背有白毛。硬如荊棘。手足皆鳥爪。與廟中所塑千里眼順風耳無異。婦曰。幸早知覺。若使見亮光。則登時長大。不可復制矣。某又問此胎自何來。媼曰。官人外出。家下無人。娘子必於暑夜赤身露臥。邪魅見而交媾。故成此惡胎。為一時貪涼。幾乎喪却性命。亦足為婦人不謹之戒矣。某疑乃釋。妻拜媼為母。終身敬禮。

附郭鎧。平日傲慢。七月中浴罷。裸體坐月下。手彈琵琶。舉首見屋際雲端。現真武形。左右二神。執旗捧劍。若人面所畫像。鎧惶懼。索衣冠焚香拜禮。久之乃隱。而雙股震慄不止。如處寒冬。旬日始愈。自是不敢裸露。感應篇集註。

景州劉綺文。住松林鎮東莊。莊東南有十畝園。園中土岡高數丈。周圍野花草密。岡巔建文昌閣。前後株藤交蔓。榆柳連陰。極幽邃之勝。致劉常率生徒會文於上。時從祖濟發。以貧窘往。栖之。性嗜酒。一日酩酊。醉至岡頂。籬陰下。裸體納涼。因而假寐。移時忽狂舞至莊。向人言曰。適帝君瑩我。謂明秋即擢武魁。何不自檢束。慢神乃爾。我急整衣虔謝。並悔罪焉。時尚未入泮。後應之明春遊庠。秋闈高捷。眾乃信其言不妄。桂香鏡。



街頭長跪。請男女哀叫聲。
聲乞錢米。當年只為太施威。
今生受報何時已。以針刺面。
面血流。用石擊胸。盡紫白。
雲先生識此。因笑勸為官。
當鑒此。



八節行刑

註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也。又正月十五為上元七月十五為中元十月初一為下元。並五臘日亦為八節。道經云是日十天靈官神仙兵馬與上聖高妙真人下降人間開度羣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條錄人間福罪。凡含生之類各定賞罰。飛潛動植隨緣感化。改故易新。人於此日當存想祈謝進善除惡。仰副太上之教。若行刑問罪。大千天地之和。刑不必殺戮。即答杖皆是。案昔有白雲先生者。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從遊者甚眾。一日偕眾開行街市。見有男女兩瞽者。跪地乞錢。米男袒上身。以石擊胸。皮肉青紫。女用竹片密密釘針。自刺其腦。眾問先生曰。二人以何因緣。罰受此罪。先生曰。此瞽男女前世威風甚是慘酷。爾輩欲知之。可隨我行。歸至靜室。令眾閉目存息。眾恍惚隨先生至一衙署。大門外搭彩棚。內供春牛芒神。一官員坐堂上。下跪囚犯百餘。或打或夾或拶種種備施。又仰觀天上。見有無數神將擁衛一乘輦。貴人用手下指作怒視狀。先生復率眾至後堂。有盛服婦人上坐。一婢進茶。稍僵蹇。婦人怒以錐刺之。遍體流血。看畢回至靜室。眾俱醒。先生曰。爾輩見否。街頭以石擊胸者。即決囚之人也。以針

刺腦者即錐婢之婦也。前世偶得權勢，遂狂悖放縱。於立春之日，上帝下界之辰，任意行刑，致干天怒，罰變此形。受此罪劫，滿後入畜生道，求作人身，不可得矣。彼當得意之時，使氣任性，人莫敢撓。豈知好景易過，美運難留。今之擊胸刺腦，未足償前孽萬一乎。是以君子處富貴而驚，時存匹夫勝手之懼，而不敢惟所欲為也。眾皆拜服。

附何比干，字少卿，為汝陰縣吏。每至交節之日，哀懇縣令，從重減輕，從輕減免，全活甚多。後為丹陽縣令，獄無冤囚。至于八節良辰，矜恤罪人，民皆稱為何父。一日有老嫗至門，曰：「君家世有陰德，君又治獄平恕，上天賜策，以廣君子孫。因舉策授之，凡九百餘葉，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數。』後累世榮貴，皆如嫗言。此八節免刑之報也。感應篇集註下同。」

嘉靖中，有某官者，素酷暴，雖佳節慶宴，刑杖不少停。哀號之聲震地，竟若罔聞者。時值長至，一道人突立廳事，頤目髮指，某官大怒，命左右盡力笞之。忽後堂大呼曰：「公子為鬼擊幾死。」某官張皇入內，其子自言有鬼，持巨篋捶我，血漬雙股，痛不可忍。急遣人至廳前，視道人已失所在。某官乃號叫大哭，舉身自擲。



搗藥藍橋事渺然如
何酬唱安相傳夜叉
後質來相誘食盡肢
骸孰為憐

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註流星客星也流走無定所落之處主灾唾之必中其禍虹霓乃斗星餘氣朝西暮東亦天之垂象也指之則不敬日月星為三光代天司照其位最尊輒指久視凝注不已皆不敬之甚也

案晉人奚自寬執物自是不信規諫嘗與客夜坐見一流星自東南來光芒有角尾長數丈轟然有聲至其宅落而沒奚連唾之眾曰此星落處多主火灾理當敬之何以唾為奚曰吾之唾正所以祓除不祥君輩何知焉不數日其家火起屋成灰燼又嘗雨後見虹霓指而譏仙或勸之曰詩云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君獨不聞乎奚笑曰汝但讀經文未觀集註朱子云蝦蟇天地之淫氣也淫者不正之謂指之何害又對日使溺毫無敬畏對月作憶姬娥詩三十韻遍示于人好事者唱和成集時值望夕冰輪圓滿奚於月下獨坐注思廣寒之宮結想清虛之府喟然歎曰裴航遇雲英於藍橋搗元霜百日同歸月宮為神仙姻眷今玉兔猶是也藍橋女其安在予正在遐矚忽見天邊一朵彩雲冉冉而下有一素粧女子霓裳羽衣容色姣好舉止飄逸絕無脂粉之氣真神仙中人也見奚敘衽而拜奚喜而同揖

詢其姓氏女曰妾即藍橋人也感君情重敬來相訪奚邀進卧室闔戶欲就寢家僮於門外聽女子大聲責曰我果係嫦娥豈肯與爾俗子作伉儷乎即聞咬嚙之聲衆僮明火持械將門打開有一夜叉身長丈八體皆赤毛從內突出飛空而去奚身祇剩兩腿餘皆食盡矣其和前詩好事者亦皆不令終

附晉永和間一童子七歲父母俱卧病童子夜就星月下悲啼懇禱為父母祈壽

經月不懈一夕父母夢神示曰汝夫妻數當盡賴有孝子為汝增壽感應篇集

韋臯鎮蜀與賓宴於西亭忽暴風雨頃刻風霽有虹霓自空而下直入亭中垂首

於筵吸其酒食五色似霞四顧左右久而散去公懼罷宴客曰虹霓天使也將降

祥敢以祥賀未幾詔拜臯中書令

孫瑾居父喪哀毀盡禮載柩渡江遇大風昏黑瑾虔禱三光風波止息事繼母唐

氏尤孝母嘗患癰瑾親吮之母又喪目瑾禱於三光詎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

時春苦雨瑾日夜祈雨止天果開霽及柩至壙夜暮無光瑾復哀號星光燦爛幾

如白晝道藏中教人每年二月初一日祀日八月十五日祀月今世俗則止祀月

愚按同善錄謂此二日均宜焚香敬禮誠有識之言



時維五月，萬物羣生，焚
林獵獸，至為不仁。試看
白鹿，後作老人，馬前乞
命，伏地哀鳴，以十償一。
孰重孰輕？

春月燎獵

〔註〕前言射飛逐走，所殺尚可計數。至於燎獵獸蟲，無遺類矣。春月乃獸鳥羣生之時，勾萌畢達之候，天方生之，我輒戕之，殘虐不仁，能無報乎？

〔案〕昔湖廣湘潭縣有一故紳，生三子，性皆狂悖，架一縹湘，並不寓目。惟終日持弓挾矢，設網張羅，戈獲禽獸，以為快樂。一日，糾集眾少年，駕鷹犬獵於山中，忽見一白衣老叟，跪於馬前，曰：「方長不折，啟匱不殺，聖人愛物之仁也。今當仲春，萬物發生，公子不體聖人愛物之心，逞燎原之勢，使獸蟲無遺類，上干天怒，必召不祥。」老漢一家七口，遷移不及，幸公子憐而見宥，不忘厚報。三子不明言中之意，順口應之。老叟拜謝而去。有疑之者曰：「山僻之中，老叟何來？聽其乞哀之語，似非人類。」必山中成精野獸也。三子率眾縱馬隨之，見老叟鑽入一山洞中，乃外張羅網，放火焚之。有一白鹿破圍而出，至山頭，仍化老叟，指而罵曰：「爾害我兒女七命，異日當令爾家十倍抵償。」三子引弓射之，老叟接箭折為數段，忿恨一躍不見。

三子遂人誇張，以為得意。忽有一道士到門，相訪曰：「貧道善能呼風喚雨，役鬼遣神，一路望氣而來，見尊府五色雲現，乃王氣也，故特奉謁。」三子大喜，使觀相曰：貴

不可言又使觀三婦曰后妃也須臾同獵眾少年一齊俱集道士賀曰俱王侯將相也三子留道士在家與之談兵法皆有妙音時或剪草為馬洒豈成兵三子深信遂決意謀為不軌製造刀鎗招集亡命定日舉事有人至制府出首制府大驚即命五營兵將圍其宅擒之搜得軍械及封官冊籍謀反情真全家七十人與燎獵眾少年俱斬唐汾州獵戶劉摩兒已經逸去出首之人亦渺無踪跡或謂皆老叟所化云附唐汾州獵戶劉摩兒一日與子師保相繼而死隣人祁龍威病卒復甦言至冥司見摩兒父子在湯鑊中皮肉俱盡見白骨良久復還本形威問其故曰為生前常好大獵故受此罪

熊山一叟家富無嗣地有猛虎為患叟以草木叢茂因借咸陽一炬片時地皆灰年餘生一子稍長即欲縱火燒父居至十八歲忽躍出狂呼流涎仆地復甦謂父曰我非汝子實汝仇家吾本山中一巨蟒春抱娠被汝放火燒山傷及億萬生靈吾母子俱成灰燼今冤可雪不復在此矣言畢而逝是夕火發舉家盡滅感應篇註集

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莫打三春鳥雖在巢中望母歸小學千家詩吳中余晦齋先生集



對人慢罵猶且生嗔何
况北極稱為至尊愚人
逞其兇悖無禮不畏神
明豈知報應迅速欲逃
免而不能



對北惡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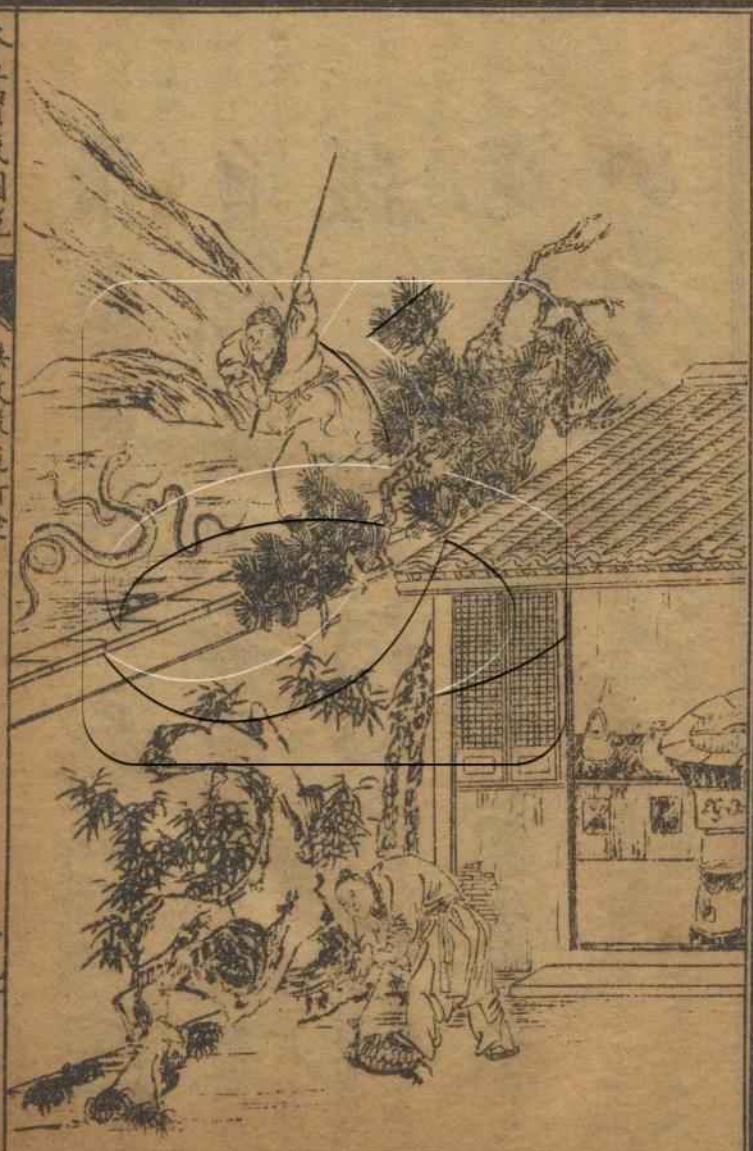
註涕唾特細事耳猶以對北為罪况於惡罵乎蓋北為斗極所在北斗九星七見
二隱其第八第九乃帝皇太尊精神也眾星環拱其尊無比對之惡罵罪莫追矣
案邊兆祥粗蠢使性不信神道家有雞母一隻被人攘竊日夜對北咒罵時逢九
月初一至初九滿城無論貴賤俱持戒茹素誦禮斗經兆祥所居左側眾道友設
立斗壇虔誠跪拜兆祥惡罵之聲與鐘磬之音隔牆如相酬答眾道友不堪其擾
共相勸曰元始天尊有云若有信心男女一心齋戒肅爾神明設九光醮迎請紫
光聖母並七元君縱有十惡重罪冤家苦報如九日輪照於冰山應時消釋福壽
增延子孫昌盛命終之日起生大梵真界天尊之言斷無虛謬爾失雞小事對北
惡罵豈不招罪兆祥曰斗神如果有靈當使偷雞之人受無量諸苦方消我恨若
默默無知則爾等今日之壇亦屬多事眾見其出言毀謗齊聲責之兆祥咆哮控
縣尹惡具刀命責十板兆祥不服抗言曰不究偷雞之賊反責失雞之人成何道
理官怒加責至四十用重枷枷號兩月疎放之後神魂俱喪終日在街風狂走跳
過路之人不知防避往往被其一把扭住大睜兩目曰還我雞來胆小者無不為

其所驚家人怕惹禍端以鐵繩鎖之拴於大石之上日夜臥糞溺中捱至兩月命盡並未遺有子女其妻隨便棄屍被犬食骸骨暴露無人收埋皆謂對北惡罵之報附言甯偶晨起對北擗髮忽瞿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褻犯深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尚有惡罵之事乎

南康有夫婦虔祀真武每日向北拜禱祈得一子後子長欲往朝謁家無所有僅有一猪召屠得價銀八錢以付妻屠來問竊去竟銀不得婦因自縊夫殮埋之與其子至廟見妻在夫曰爾已死今其鬼乎妻曰我原不死安得為鬼其言明朗乃同進香畢歸家發塚但見屠者死其中左手持原銀右手執索觀者盡皆駭異感應篇註下同

以愚按此案似非惡罵之證然北方為真武所居錄此以見北方諸神有起死回生之功人當頂禮恭敬不可輕忽者也

新安汪姓婦董氏性妬無子嫉妻生男每日暮輒對北惡口詛罵咒其速死一父正咒罵時見一星墜地形如斗大聲響如雷婦驚悸成疾腹漸大如孕夫疑其外遇遣歸母家及產至七日不得下痛極而亡



惟龜與蛇物之最靈藏
身洞窟與世無爭打之
殺之是誠何心報仇槐
宅雪怨江濱出爾反尔
如影随形

無敵殺龜打蛇

註對北惡罵之下。緊接殺龜打蛇。蓋道典北方真武所居。以龜蛇為二將。雖六經所未載。然龜有吉凶休咎之占。蛇有變化蛟龍之家。皆物中之靈。無敵殺之。打之較之傷昆蟲。不更取罪乎。

案宋又寶成景仲。皆富家子。不事正業。以遊戲為事。朱好食龜。謂滋陰大補。一日以五百錢買一大龜。或勸之曰。此九尾龜神物也。殺之不祥。驗之果九尾。兩邊有四小尾。朱笑曰。縛龜容易放龜難。立命庖人烹之。或歎息而去。成出遊於郊。見一巨蛇。引數小蛇。至河邊吃水。成取棒打之。大蛇逸去。小蛇並被打死。歸過西市。有一白衣少婦。駕青犢車。隨小鬟。在綢帛店中看貨。婦容色嬌艷。成心動。亦下馬買帛。以便飽看。小鬟曰。娘子帶銀不足。官人可暫貸一時。明早加利相償。成曰。但恐粗幣不足奉佳人。何相償之足云。遂出已資。代買婦亦不甚愧。荷。惟向小鬟云。可令此官人明日至青龍橋左側門。有雙槐樹宅內。取銀上車而去。成於次晨。潔沐浴服。往訪之。小鬟已在門首。曰。來何暮也。娘子候久矣。偕至廳上。酒席已端正。婦出遜坐。對飲數巡。成滿鼻但聞異香。飲畢告別。至家即云。頭疼。蒙被而寢。須臾聞

骨肉盡消。祇存頭髮。其妻詢隨行諸僕。方將前事實告。且曰。官人聞有異香。吾輩但覺蛇腥氣耳。遂同往青龍橋。看是何怪。至則前宅全無。惟槐樹孔外有蛇盤之跡。或疑婦人即前蛇所變。朱後渡鎮江。至金山脚下。偏於船邊濯巾。忽見水中伸出一手。將朱拉下。乃一大龜也。久撈不獲。想被食矣。此殺龜打蛇之報也。

附毛寶。為豫州刺史。軍人獻一白龜。寶愛而放之。江後於郛城。與石季龍戰。敗溺江者。皆死。獨寶披甲投水。覺如墮石上。有物承足。以行。及登岸。視之。即向所放白龜也。感應篇集註。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太白山。鍊氣養神。精究醫藥。以濟物為心。偶出行。見牧童擊一小蛇出血。脫衣贖之。以藥封裹。放草澤中。後月餘。道遇白衣少年。邀至宮殿。有帡帽絳衣者出。欣然相接。曰。前小兒獨出。為人所傷。賴道者贖救。又一妃率青衣小官。再三謝命。殷勤設筵。留三日。以輕綃金玦贈行。辭不受。乃出藥方三十。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矣。命僕馬送之。歸。歷試皆效。乃編入千金方中。傳世。至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更衣。遂尸解焉。物猶如此。

大德淪肌。浹髓深。龍宮秘授。勝千金。利人濟物。渾忘報。但盡區區一寸心。徐太史詩



人負此形質能有幾紀
算奪之既不已死期自
難後條藤子及子孫福命
即時換貧窶住坟堂乞
丐相為伴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註如是等罪即上文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蛇一切不當為之惡事然罪過不無輕重故司命之神酌其罪重者奪紀輕者奪算苟犯罪之極重奪之盡時便當身死若死猶未足償則遺殃及乎子孫大抵人性本善各具福壽惟作惡造業自壞根基故天鑒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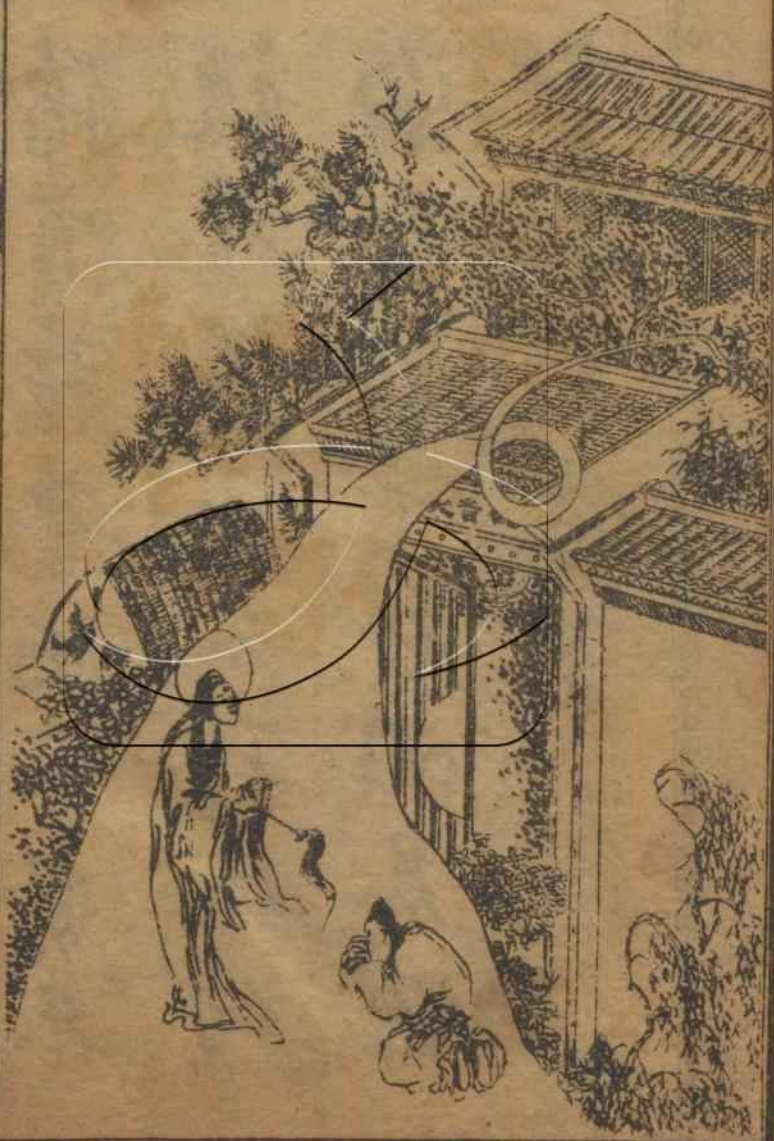
案昔有張甲者因病至冥見冥王陞座一枷鎖者跪階下對簿視之乃鄉紳李某也冥王閱簿良久曰爾壽該八十四歲子三人一為郡守一為縣尹一為中翰諸孫皆克繼書香緣某年某事不合受某人金雖非逼勒實屬壞法以此減算又某年某事一時逞忿將某人立斃以此奪紀計居官五年或緣受贓或緣任性過惡大小不一俱照所犯奪爾紀算今雖命盡猶有餘殃當累及爾之子孫矣紳伏地懇饒冥王曰我處賞功定罪俱按天律分毫不爽非比爾在世間做官是非曲直可以任意也命鬼卒帶赴罰惡司收管餘孽令其子孫填補並將張甲放回張醒自念曰某紳乃鄉人共稱君子者也陰間已奪其紀算還要報及子孫天律何等森嚴藏之於心不敢告人越三年紳之數子貧無立錫兩孫皆贅廢田房賣盡合

家居坟堂內作乞丐以終可見人生在世須反求無過庶可對冥王而無愧若襲取鄉人之譽而屋漏之中多不可問及其後嗣弗昌則曰天道無知夫天道豈無知乎觀此可以恍然悟矣

附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統後夢神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今欲以刑毒人將來汝子孫皆被刑死復罪於天無所禱也後統二子皆死於非命至冀竟滅族感應錄集註下同

合州都吏孫亮一日見冥吏來追亮曰相者謂我壽七十三今方六十二豈誤追耶吏曰汝有陰譴者三故減十一年爾郡人爲清訟婚事理直而汝曲之減三年更人孫侑無罪汝欲取悅於太守譖而撻之又減三年汝從母怒汝汝推之仆地又減五年今已盡矣亮無以對以其語告家人遂卒

狄某任雲南定遠縣有富翁死其妻擁貲數萬叔欲爭之訟於縣密囑曰即判斷以半爲謝狄拘其嫂酷刑拷訊悉奪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嫂賁恨以死狄歸一日晝寢忽見婦手持小團魚挂牀上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皆動痛徹骨髓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而死餘一孫無立錫之地矣



倚官藉勢擁家資只
說千年永不移誠向
海南廊下卧問君能
享幾多時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
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註上文感應之理言之詳且盡矣此復舉橫取枉殺兩端蓋以人惟貪嗔尤易犯
故反覆叮嚀以示戒也財非我有以威權凌逼取之曰橫當直謂恰合原為之數
也夫橫取人財者原為妻子家口計耳孰知利之適所以害之試問財重乎妻子
家口重乎人奈何不憬然醒悟也

案天台陳遐年校獵奸貪為府東房吏始則故為勤慎小忠小信取悅於官不知
其詐凡事信任彼遂藉勢怙寵鈐制各吏把持一切案牘橫取人財物有村民胡
有義被盜案牽累論法不過杖陳擬以大辟繫獄待決向其妻索三百金許以
寬釋妻變產不足將親生十六歲女賣與廣東廉訪使為妾得銀湊數方得免罪
時值二月十九觀音大士聖誕善信男女皆赴普陀進香陳之妻女獨駕一舟鋪
排齊整儼然官眷開舟過洋忽起一陣颶風將船吹覆妻女幸未折開共抱一木
飄至廣東被人救起家鄉寫遂誰為照應只得求乞度命胡有義自出獄後知其
女為廉訪使寵愛夫妻到廣相投廉訪認為親戚留住內衙不數月妻不服水土

身故有義無事出署閒遊。見有乞化母女。作台州音。驚而詢之。則遇年春屬也。合掌念佛曰。有是哉。天之報應可謂毫釐不爽矣。歸衙述與廉訪。廉訪曰。感應篇有云。橫取人財者。以家口相償。吾當為汝妻之。以符太上之言。差人將其母女喚進。為之換衣製食。擇日諧伉儷。妻以胡為夫。女以胡為父。不復以陳為念矣。陳自妻女溺海。另娶妻。豈知福去禍來。全家忽染瘟疫。死亡畧盡。田遭水沒。宅被火焚。新任太守訪知前官為其愚弄。革役居家。疾病口古諸事。不期而至。二月又逢大士誕辰。陳乃備香燭。隨眾過海。至佛座前叩頭流涕。求慈悲感應。祝罷廊下稍憩。昏昏睡去。夢大士向之作偈曰。云何得重罪。為詐三百金。云何得解脫。金剛不壞身。陳醒。方憶胡有義前事。懊悔無及。遂於普陀出家。

附天啟中。南源嶺下有村人子。憤窮。一日大雨。有客過嶺。子持挺出擊。偶不中。客亦善鬪。奪其挺還擊之。破腦死。客逸。赴至村中。入一人家。暫憩。就竈坐而烘衣。言被賊狀。其父以子出不返。密往視。死矣。歸。覓巨挺入室。將殺之。客適先起。其媳抱一孫。炊火爨下。父朦朧不辨。驟擊之。媳腦裂。與孫俱斃。客竟去。此人後遂絕。夫殺人償命。理之常也。今且自殺。一日之中。殲者三人。殄者再世。非神奪其魄哉。



密林深處殺同曹已
頭無何六試刀一命
自當還一命昭天
報實難逃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註枉殺者無罪而置之死地或以威力殺或以刑獄殺或以計謀傾陷殺皆是也
枉殺人者不是逞貪便是任性而究對分明一還一報曰易兵而殺是殺人實以
自殺也人不愛人獨不自愛乎

案袁自禧與陳必達合本經商在外三年各分銀五百金買舟回家至洋子江遇
逆風不可行於江岸停泊袁為人和氣又慷慨不時買酒與舟工共飲陳則慳吝
異常一文不捨舟工皆喜袁而惡陳泊舟之所僻無居民陳忽謂袁曰舟中悶坐
不過何不登山一遊袁從之陳將袁宛轉引入深林中石上並坐忽取身邊解腕
尖刀猛刺其頸袁不防備遂被刺倒地陳又連扎數刀登時畢命拖其屍拋入深
澗乃假哭而回謂眾舟工曰袁兄被虎拖去懇請往救之眾見其身有血跡又
看其神情心中明白乃笑曰虎欲害人豈肯尚留其命待我等去救虎既喪心必
有天報我等管他做甚遂收拾夜飯一同吃畢陳歸船連衣而卧眾舟工計曰此
人待吾輩甚薄今殺袁客欲沒其財天理難容吾等殺此無義之人為袁客報仇
諒神亦不怪也議定各持械進船陳方假寐聞响聲即醒眾以刀攔其頸曰爾要

死要活。陳曰：囊中有千金，願以一半為獻，求饒蟻命。衆曰：此五百金，乃袁客者與爾何干？爾欲買命，還一文不費，大是可惡。舉刀欲砍陳以千金盡與之。衆曰：袁客辛苦所得之資，爾害其命，盡得之，豈知一文不得反將已本全折，亦足彰天報矣。今姑饒爾命，諒此孤崖遠谷，必為虎狼所食也。共推上岸，挂帆而去。陳傍徨水畔，忍饑至夜，遙見山上有燈光，旬畝至其處，有數大漢席地雄飲，見陳大喜曰：漢子來得正好。陳哭訴江中被劫，衆曰：但隨我行，不愁不富。遂與陳飲食畢，駕舟至一鎮，打入一大家，盡掠財。次日某家報官，擒獲衆，共指陳為首，無可分辨。立新梟附高平有二客就宿城中旅店，次早一客刃死於牀，一不見地方，聞縣縣拘店主窮詰，無他狀，別遣隸四出捕賊，並茫然不知所向。正開間，有一少年，意色倉皇，若有急者尋竄入。神廟中伏不出，衆疑執之，則前夜刃傷宿客者也。詰其故，自言偶爾同伴利其囊中十數金，遂殺之，非有他怨，問何以至此。曰：早起，到城門門間，各有猛鬼遮截，不得出，又空中有火向身燒逼，處處皆是，無可避匿。最後過廟側，聞廟中有呼予名者，因遂漫入，不意為衆所覺，自知罪重，願就死。送縣抵辟，斃於獄中。懸榻編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
貶巴東路八千非義
之財猶未享英雅利
丑已相識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燭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註非義之財謂所不當有而取之也屋漏之水滴於脯上曰漏脯有毒能殺人鳩鳥也食蝮蛇其羽入酒飲之立死夫取非義之財者方皇皇然如饑者求食渴者求飲豈知禍已不旋踵而發也至此則言愈危而愈迫矣嗟乎人即不忍於饑渴其忍於自速其死耶

案唐明皇時朝士鍾某少年進士為侍御史見李林甫擅權誤國列欵糾參觸林甫怒欲擬旨賜死時楊國忠權勢與林甫不相下見鍾疏未曾及己心甚喜暗為維持貶四川龍安司戶鍾椿嘗既茶朱紉又斷無所繫繼東裝帶僕馮元即日就道沿途辛苦又值溽暑鍾遂抱病過棧道遇雨宿店尚遙趕至一寺進內暫避有數僧科頭跣足乘涼見客不為禮鍾在廊下席地而坐馮元收拾行李忽一僧自外入見元曰馮叔何事到此元一看乃京師法華寺僧歎雲因宿娼逐境逃住此處僧問元曰御史公近來安否元指曰此即吾主也僧大驚邀至客堂奉茶令道人將行李搬進拱手問曰公不隨朝而遠適巴蜀何也鍾告以被貶之故僧暗笑曰原來是個司戶官俸他何用伴伴而去道人曰此人官小裝重刻而有之可供

寺中數年用僧曰倏夜間行之復偽為謙恭供酒膳邀至後面淨室安置鍾已睡
 熟元烘焙衣服忽肚痛尋路欲解見總路之門鎖斷心甚疑之又見外面燈火甚
 明從隙窺之一僧蹲地磨刀數僧在棚下暢飲聽款雲曰此人連當朝李太師俱
 參實係利害今日該其絕命撞到此處受享扳刀麵果皆大笑元一聽胆落飛至
 床前將鍾喚醒告知所以二人慌忙出至天井有樹一株高出牆外元爬上一看
 見牆外是菜園有門可出提鍾上樹用繩縋出自躡身縱出開門望山僻小路亂
 奔忽見一壯士手提鋼叉問曰此地虎狼當道汝二人何大胆夜行鍾曰下官因
 參李林甫遭敗前還寺中借宿又為寺僧謀劫故來夜逃命壯士曰元來是位忠
 臣可敬可敬遂邀至家治酒相待鍾曰路遙無資壯士笑曰賊充非義取財不過
 漏脯救飢鴆酒止渴耳明日當手刃之盡還君所有也次早果至寺中藏眾僧取
 回行李曰目今祿山作亂天下多事某欲圖出身因有姪女未嫁故爾暫留今見
 尊官青年忠義當令侍衾綢姪女雖長山家容顏不俗善騎射及諸種鎗法又有
 婢力敵數十人前途為助可保無事也鍾曰感君高義下官斷絕未續願奉為正
 室壯士大喜即日成婚另具盤費送行壯士為誰即睢陽張巡撫部副將鐵面
 將軍雷萬春也

張巡撫部副將鐵面將軍雷萬春也



設法開堂女命全無
窮功德可彌天善神
無數來相術管取三
多五福兼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

〔註〕凡人為善。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於心。動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乎慎獨。吉神善人也。善與善感。故隨之言感應。至速而不爽。以明如影隨形之義也。

〔案〕江西惡俗。生女多不育。今日此家既少一女。異日彼家自少一媳。以致男子有終身鰥曠。無室家之樂者。某縣令思欲禁之。呼主吏商議。吏出卷案曰。撫臺某公曾禁之而未行。藩臬某公亦禁之而未行。至本府本縣勸諭之文如山如阜。民皆視若罔聞。公欲為此殊不易也。令退堂後靜思曰。有治人即有此治法。那有不能禁止之理。父母天性而忍心殺者。恐後日出嫁時為父母累耳。若建有嬰堂。使女有所歸。則溺女之俗不禁而自戢矣。乃檢舊案得廢寺。無主院田若干頃。每年收租若干石。可催乳媼幾人。又某處神廟可改建為堂。原籍本家尚有田二頃。可以變賣。湊用。計定坐以待旦。欲赴天后宮求神默助。是夜廟祝即夢聖母諭曰。明早有縣令某君為起建育嬰堂。特來進香。此君善願深。事雖未行。而一念之誠。已感動彼蒼。有無數吉神擁護而來。汝可善待之。廟祝醒即掃地烹茶以俟。少頃令

果至拈香默禱畢道士請至客軒進茶葉啟曰公此來得無為育嬰堂事乎令大
 驚異曰此事未以告人師何由得知廟祝詳述所夢且賀曰公既有吉神相隨後
 此福祿未有父也令遵奉神語建育嬰堂為善益力後果躋大位享壽百年子孫
 附王文正公旦初釋褐時知臨江獄有囚犯當死公未出之通夕不寐至五鼓忽
 有得急趨出則吏卒已皆起驚呼相向公怪問之對曰值更者纔擊手鼓忽聞空
 中有聲云起起公將出矣方振衣不意果出也公默然心契即引囚核問竟平反
 囚得不死公後為賢安輔感應篇集註
 峨嵋令王相紹興辛巳發心誓行感應經未幾感疾悶絕妻李環泣相覺身飛半
 空不聞哭聲細如蜂蠅頃之有天神宣諭曰王相方欲行感應篇篇矣願誠為宜
 速送還陽遂甦後壽百有二歲感應聖信錄下同
 仁和江端木名建孝恐人知父病篤每夕望空叩禱願印感應篇萬卷減己算
 以添親齡父夢亡祖語之曰吾孫兒有善願汝無慮也病遂瘳
 徐太史曰明顧狀元鼎臣鶴銜金字後僅見此人
 乍萌善願 九閻知地下先靈也解頤 南斗連宵垣耀采江家孝子願 天時



為愛名園起惡心引
嫖誘賭計謀深那知
天罰難逃避家業全
消剩漱衾



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

〔註〕上文言為惡得禍皆就已行者而言至一念方萌遂有凶神森嚴羅列更無一毫等待則操持不可不慎防閑不可不密矣今人惡念一生勢若燎原不可撲滅是甘與凶神相附也豈不哀哉

〔案〕羅天富經紀小民持籌謀利算無遺策家有良田美宅池館聲妓事事稱意羅心猶未足終日孽孽時值仲春羅邀眾賓擊擗搏搏至郊外遊賞偶見一園花木成蹊點綴不俗大有可觀遂囑園丁開門進內觀玩甚是愜懷詢諸園丁知是其城中李鄉紳別墅紳遠官囊南多年不歸其子耽嫖樂賭知羅家有女優屢次造門相訪羅懼其借貸推故不面今見此園貪心頓起坐木香棚下籌畫曰明日具柬邀渠到家先以色誘後以賭吸借入當十重利盤剝諒渠不能完償則此園可唾手得矣眾賓見其瞑目靜坐以為足倦稍憩而不知其暗生惡念也是晚歸家呼幼子至前曰吾與爾覓得一讀書處矣妻曰家中房屋甚多何必花錢另買羅曰若要花錢不如勿買是非爾所知也欣欣得意就寢夢一紫衣金帶白鬚老人指而罵曰何物村牛妄思謀人之產吾兒遠宦滇中吾孫雖不肖亦不至賣房棄

產爾思設法哄誘。大理難容。吾已訴知冥府。遣水消瓦解。二凶神時刻隨汝。看汝尚能盤算否。羅自此死。喪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無不備。歷數年而家道罄矣。

附江陰南門軍張旺。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爲首廁中。遂懷恨。一夕匿火往燒之。道經官街。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見旺有惡鬼數十尾之行。頃又聞履聲。窺旺回。有青衣童男前導。明日叩旺。旺曰。我初往欲燬其室。忽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有鬼隨行。如此。即棄俗出家。感應篇集註下同。

龔仲和與李長衡友善。一日衡過仲和。宿其家。仲和未寢。步月中庭。頃之長衡夢覺。聞庭中履聲。起視。則仲和也。因語曰。適得一夢。甚可笑。夢與子同坐。此庭忽有黃冠數人排闥而入。直前歐子。吾爲子力解。既去。復來。吾復解之。仲和聞而驚曰。異哉。適欲就寢。見月色可人。聊步於此。因思亭小。此外乃黃庭間地。意欲備僕少展二時。不意念慮方萌。遂入於夢。此事若行。其爲異日爭端乎。相對嘆息。金蓮履展。即某士醉後戲一婢。婢力拒得免。是夜漏下四鼓。妻忽謂某曰。適夢一神星冠皂服。隨從者皆抱文簿。向我指畫而去。房有老人云。此汝家竈神也。某聞之悚然。不敢言。前事後爲婢擇配。婚之。始語妻曰。汝昔夢竈神。因吾嘗戲此婢。固拒得脫。是夜即有是警。想事雖未行。此心已欺。故爲司命正神所糾。洵可畏也。向恐汝疑責婢。故不言。今特言之。以誌吾過。且表婢之貞也。



使勇逞兇奮老拳驚
心地獄改前愆滌非
得嗣山神位血食人
間億萬年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

註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則因循墮落矣若使悔而自新痛改前失譬如玉雖受玷刮之磨之自然復舊所謂苦海無邊回頭即登彼岸也

案邪軼倫生有勇力以拳棒自雄實者畏之富者避之皆莫敢撓其鋒以致愈趨

愈下無所不至一日遊泰山殿見兩廂十八重地獄變相各有標記曰陽世作某

惡者應受此報邪不覺汗流自念因吾十有九犯死後豈不遍受諸苦乎自此時

存畏懼心過年高有識之人即拜求解釋之方識者曰天律雖嚴不如悔罪之人

子但悔而自新則從前惡事不必論矣屠子放刀立地成佛子獨不聞乎邪敬受

教盡反平日所為畫地獄相粘諸座右觸目驚心有友人犯罪應遣邪慨然曰子

家貧母老妻少子單子去合家俱死矣吾隻身到處皆可為家可推罪於我我代

爾行乃到官自認罪友得不遣後遇赦減杖官訪知其義並免杖焉又有豪家因

劉姓欠二十金不楚逼令其女為妾邪見之八狼僕正在逞威使勢邪大

聲曰此吾甥女也爾輩要銀只要銀耳敢有無禮者先試吾拳僕知是邪俱斂手

不敢動邪曰取券來吾還爾銀乃賣田得二十金悉以償之女父母感激欲以女

妻之祁曰豪以索銀而逼為妾吾以還銀而娶妻相去特一間耳拂袖而去時方秋深祁與衆獵徒入山逐獸衆先歸祁獨宿山神廟夜半月色微明腥風起處一虎突入向山神作人言求食神曰明早溪邊有藍色母猪浣衣服汝可食之虎謝而去祁思曰豈有猪而藍色者乎有何衣服可浣此必隱語也天明持巨斧溪邊伺之見一少婦穿藍布衫持裙至溪欲浣虎出將婦卸去祁奮力用斧砍之虎捨婦撲祁祁持斧與鬪不數合虎斃村人皆集祁告以夜來所見衆曰此婦生於己亥年乃猪屬耳祁率衆至廟指神而責之曰爾血食一方不佑民而害民是不仁也率獸食人是不義也不仁不義何以為神用斧碎廟之放斧而祁亦立化是夜見夢於村人曰上帝因吾改過尚義命代山神之職即於明日到任村人神其事乃肖其貌塑像焉因前山神有夫人像欲以祁像配之復夢祁曰殺其夫而佔其妻禽獸之行也爾等冒昧使吾停宿田野不敢進廟宜速遷之衆醒遷夫人像於別所遂不復夢至今香火不絕

附淮陰陳生任俠不修細行年至三十始有悔心偶患背疽勢危甚因自念死生如晝夜乃常理何足畏但可惜不曾做箇好人若天地垂憫賜以再生定要改惡從善遂自草一悔過文焚告空中是夕二鼓夢金甲神持冊至謂曰爾言下頓悟故來相救切勿徒托空言因用手摩背清涼遍體遂痊自後力行善事得以壽終



酒色財氣謂之四魔人無
慧劍縛束孔多若張燈焰
甘死如蛾云何解脫全憑
太阿即除藤葛立起沈疴
高登彼岸無上彌陀

諸惡莫作

〔註〕諸惡兼存心行事一切大小罪過言莫作明以察機健以致決也即顏子四勿功夫今之愚氓自知所作不端罪惡山積止憑誦經禮懺捨財作福而根本之地依然如故是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豈不誤哉

〔案〕鄭其心志在清修常思惡事難除惡念易起乃至淨慈寺謁六通和尚問曰念經求佛可以消罪否師曰經從佛口出佛不在經裡念經何能消罪鄭再拜懇問師曰莫如去惡惡之已為者如穢汗積身濯之欲淨惡之當境者如漏脯鴆酒勿使稍親至種種未來惡念務要隨起隨消待至諸惡淨盡自然萬善圓滿蓮座可登西方可到矣鄭敬受教自是不起邪心一日還歸天暮投宿無所遙見樹林中有一燈光趨而至其處則一大庄院也雖非畫棟雕楹卻齊整精緻一老者策杖出迎邀至客廳鼎彝書畫士大夫家莫能過也茶罷獻酒鄭曰小生已受過五戒斷不敢飲老者掀髯笑曰老夫少年時也曾嘗修持何嘗有一點影響中年方悔而還俗享妻妾之奉田園之樂即是現在活佛君前程萬里勿自愚也老夫有小女容顏不俗若肯入贅為婿則現前家業皆君有矣鄭拱手謝曰小生是夢醒者

不肯又著迷。翁慎勿言。老人亦不再講。送至西廂住宿。夜半忽聽叩門聲。問為誰。答曰。吾主人女也。刺繡燈滅。特來乞火。鄭拒而不納。女在外吟曰。夜闌風雨撲銀缸。乞火端來叩玉窗。恨隔疎櫺一片紙。却教鸞鳳不成雙。鄭曰。男女有別。小生甯死不敢廢禮。娘子宜速回。女又吟曰。誰道神仙不嫁人。請看弄玉與雲英。藍橋若肯通消息。好共乘鸞赴玉京。鄭喟口不答。忽老者帶諸僕打進云。鄭勾引其女。罪無所不至。鄭並不生。惟避謝而已。老者命縛於柱上。俟天明送官。鄭始亦困苦。既而酣卧。天明視之。繩索盡解。庑院全無。惟和衣睡芳草中耳。樹上粘一紙帖。上寫云。酒色不侵。財氣無着。諸惡消除。從此解縛。鄭遂得證大道。

附浙江鄞縣鄭清之字德源。嘉泰四年進士。侍理宗潛邸。進言曰。臣觀大易一書。包羅天地萬物之變。自始至終。稱必者僅四語。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小人勿用。必亂邦也。陰疑於陽。必戰。夫天下古今。治亂不一。賢否不一。而所以分者。善惡而已。易之所謂。必者言善惡報應之際。斷乎其不可易。此感應篇所由作也。理宗聞言。亟索觀覽。登極後。注意表章。賜禁錢百萬。命工刊梓。御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二語。冠經首。鄭後參大政。知樞密院事。進太傅。封魏郡王。

諡忠定



十年行德不求知堅
念毫無退轉時神質
仙胎昌厥後紅羅三
尺送呱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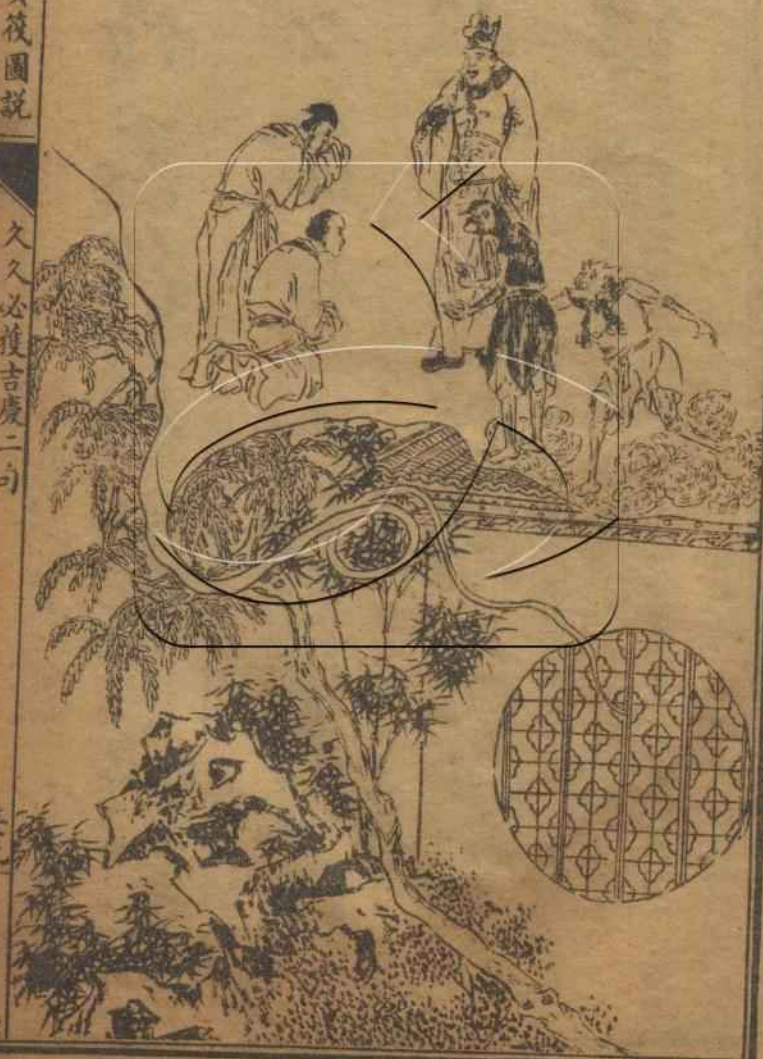
眾善奉行

註眾善一切好事也人生在世誰無行善之心或苦於力之不能為或阻於時之不得為致有因循怠惰者矣奉行云者擔當在我無所推諉也心無虧欠則無論能為與不能為得為與不得為而善量自滿矣

案單心湖南人高才博學屢赴科闈不第年五十外尚未生子遂反躬自責憶少年行事多不合理欲多立善功以贖前愆苦寒士無力乃改業學醫閉戶鑽研三年術大精病者用藥靡不應手而愈求醫者其門如市單乃發願一不乘輿破費人財二聞請即往三用道地藥材炮製如法四貧者不要藥資五貧富平等不先富而後貧六施應病丸散七遇貧者不能賈貴藥則量為幫助八得富貴謝資則盡以濟人九遇瘟疫之年則酌定良方遍貼通衢十貧者病死則施棺木行之十年始終不倦年已六十四矣功名之念既灰生子之心亦淡惟持齋禮佛以脩來世而已一日夜方二鼓有叩門者曰某府娘子生產甚危請先生速往單遂與同行至一大宅院產婦年可二十餘單診視畢用催生散服之相別出門婦令婢追囑曰明日此刻仍煩先生再來單唯唯次夜至其處則宅院全無惟有茂林豐草

單大驚懼方欲回步忽聞林內有啼聲趨而視之則紅羅包一小兒在地其羅上有律句云紅羅三尺裏呱兒送與君家好護持甲戌年干己巳月壬申日主丑初時天生地長人非異神質仙胎事異奇十六登科三十相榮封正遇百年期單抱回撫養取名天賜後果十六歲成進士三十八閣單受殊封正值百歲大慶羅上

附仁和生員許堯堂號樂亭一生樂善好施活人甚多其先自維新公以下皆佐幕多陰德故其後科甲綿綿今為浙省之冠堯堂之子鉞乾隆戊午舉人孫學范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學曾壬子舉人學范又多積善是以身享奇福蓋五世同堂五子登科皆古今罕有之事學范則兼而有之非其德之至盛而能然乎學范之子乃來乾隆癸卯舉人乃大嘉慶辛酉舉人乃濟戊午副榜庚申舉人己巳翰林乃穀道光辛巳舉人乃普嘉慶癸酉後貢兩子順天舉人庚辰榜眼乃釗道光戊子亞魁乙未翰林孫桂身乙酉舉人曾孫之瑞乙酉副榜學曾之子乃安嘉慶己卯亞魁道光壬辰翰林樂亭公之姪曾孫乃唐嘉慶丁丑翰林乃裕己卯舉人姪元孫立身辛卯舉人姪謹身戊子舉人癸巳進士至於食饌游庠每歲未嘗或間殊令人豔羨不已焉



作惡臻祥善反殃天
公微意妙難量破星
收去凶神退後此綿
綿福祿長



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

註久久者久而又久也。世人抱咫尺之義以責報於上天。執一時之窮以抗懷於千古。謂彼蒼漠漠為善未必有報。不知感而無應皆其為善之心未真耳。如果回頭猛省勇往精進久久不倦豈有不格天心哉。

案許大年善謀什一之利。美田華宅無不備具。家資將近十萬。惟中年無子。時以為憂。年四十三正室生子。許萬事已足。自悔生平所為多不當理。遂回頭行善。一切家產由折準而得者加倍償還。由計謀而得者許其取贖濟人利物之事。靡不踴躍樂行。年五十而其子夭殤。復行賽運。家亦中落。許謂天道無知。終日仰空呼籲。忽轉念曰。天心仁愛。豈有錯罰之理。必是我所存之善心虛而不實。所行之善事假而不真耳。於是痛自悔責。遇有善事戒其虛假。務求真實。行之數年。已五十有四矣。賽運如故。家更貧薄。時天寒大雪。許與妻食小菜菹粥。回憶昔年披狐裘食嘉餚飲美酒召賓客。開樽掃雪烹茶何等繁華。今改悔行善反遭天罰。真是枉然。忽又轉念曰。釋迦牟尼在雪山修行。受盡苦楚。方纔成佛。我雖遭魔難而布衣薄粥尚未缺乏。不感上天之恩。反存怨心。益要墮落矣。乃焚香禮佛。流涕懺悔。再不

敢復萌退轉之心。是夜與妻同夢一紅衣幘頭神道進至中堂呼出許多奇形異狀之鬼指而謂許曰此喪門吊客永消瓦解諸惡神也上帝因爾少時為惡種種使破星為爾之子以敗爾業更遣此輩相幫作耗喜爾得子後回心向道力行諸善事足蓋前愆故將破星先為收回收此輩仍留相隨以試爾心。歷試久久爾並無退轉上帝克嘉特命吾神送福祿二星官為爾令嗣爾失一得兩失壞得好可謂獲大利矣遂向許拱手作賀率諸惡神出門而去。是年妻已五十忽懷孕生二子取名增福增祿皆躋大位許夫婦親受殊封。

附戶部尚書趙申喬公子熊詔。豐才藻廬因棘開康熙庚午復下第心竊自咎欲取所構文字盡舉而沉諸河隨以身殉其躊躇未決惟大傷厥考心一語為念一日趨庭公溫諭之曰遇不遇命也奚戚戚為且得失在天修為在人欲感天心須盡人事吾輩德涼學淺不能為聖賢性命功夫然強為善之念何可一日不存汝欲廣播感應篇姑就已所見聞自為演說果能發揮事理指陳禍福未始非檢身之助熊詔涕泣受教遂更名學了精思著述集為四卷先是其叔有渡人航之刻曾力襄厥事今願作一帆以助爰願其集曰航中帆付之剗劇後果大魁天下



玉章丹詔自天來位
壓羣真列上台行滿
功成歸玉闕一朝允
骨換仙胎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

〔註〕此以下正言以結全篇也吉人即善人不曰善而曰吉以善能召吉也所語皆善所視皆善所行皆善則其善純矣三善即指此三者而言如此積至三年毫無

作輟有不致福者乎三年非遲其期蓋必三年而其真始見也玩必字有斷斷不

〔案〕程溥字萬涵生性慈祥仁恕急遽之色不施於婢僕叱咤之聲不及於犬馬時

時以濟人利物為心人皆稱為吉人蓋取古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嘗見趙

清獻以黑白莛記善惡竊自念曰理欲不兩立如君子小人不並居若一日之間

有善又有惡則一小人足害眾君子為乎可故其用功學顏子之四勿非善則不

言非善則不視非善則不行如是三年動則為善俱隨自覺俯仰無愧一夜月明

程玩賞未睡忽聞月中有雅樂之音洋洋入耳須臾見一仙官手捧丹詔二童子

太上寶筏圖說

故吉人語善三句

而逝後數月有友人山行逢一乘輿貴人儀從森嚴呵道而來友避於路傍視輿中人乃程也執手相叙不異生時臨別謂友曰吾以多立善功故膺帝眷可語吾子克遵吾志切勿視為近談自甘墮落拱手登輿而去後其子若孫皆以善繼善代代相承而天亦降之以福故至今替纓之盛無過程氏焉

附諸生景文甲子科薦復不售疑命途多舛終身與科名無分憂鬱成病乙丑元旦夢文帝諭以天時人事未至遂奉行感應篇陰陽文每旦虔誦文帝寶誥紫陽咒開心咒舉念應事時覺神明在前不敢稍涉非禮行甫三年丁卯遂登賢書晨鐘錄

休寓程祥善清肅多病生八女俱育之居恒以乏嗣促齡為憂至四旬忽發願持誦感應篇遵訓力行甫三載妻妾生五子會里中饑疫設粥食餓施藥療病全活無算年七十子孫繞膝者二十四人感應堅信錄

徐太史曰乏嗣者三年中忽而多男太上所云三年天必降之福不信然哉其種種善舉是實能積德累功者

商瞿悃悃華顛况復慷慨二豎纏三十年間重造命九分人事一分天

徐太史詩



這箇秃奴口吐蓮華心如蛇
毒受天子之供養不思悟
道參禪却想在眠柳宿
迨至身著皮毛猶敢逞其
口吻嗔家非真僧點破前因
豈不永沈地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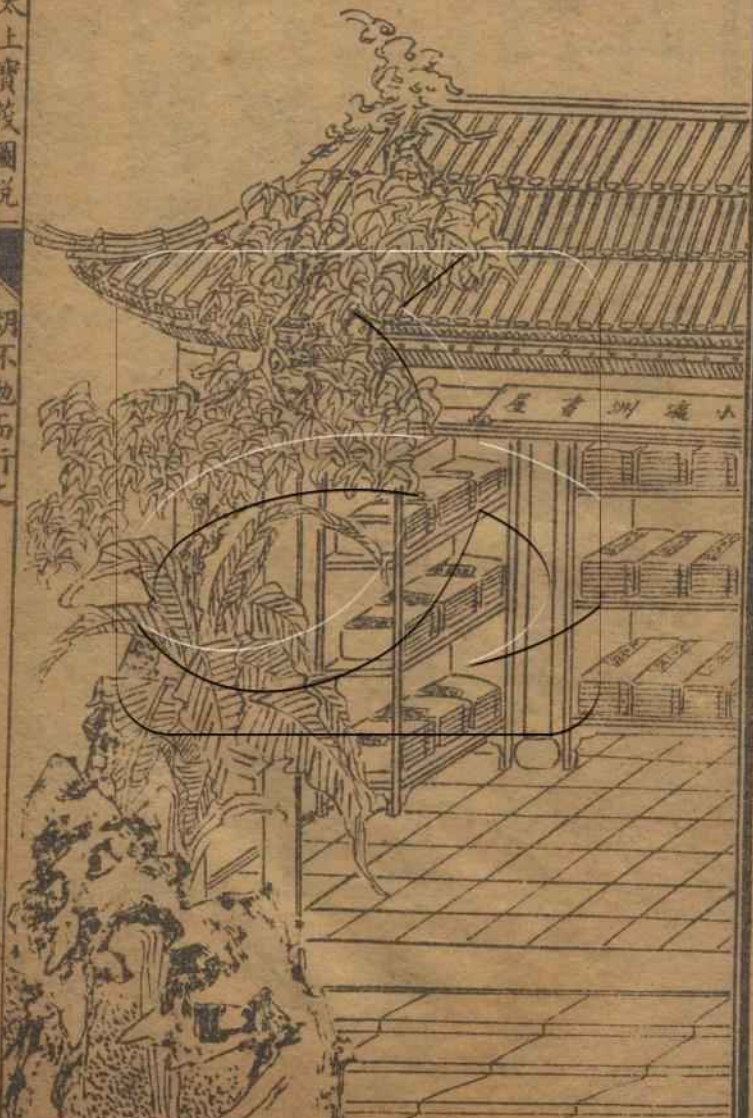
山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

註山人即惡人惡未有不凶者也語視行皆惡而至三年則害人害物不知幾何
旦三年之久曾無改悔之意則終於不改矣夫必如是而始降之禍是天心未嘗
速於絕之也人奈何不悟耶

案梁武帝捨身同泰寺住持鍾守靜傳通經典武帝尊信之寺外有民婦黎氏於
元夜進寺聽講守靜一見留情囑媒媼趙蜜口婉轉達意遂通好焉副住持林澹
然見其破壞佛戒且懼天子知之貽累闔寺直言諫阻守靜外順內違一夜帝住
寺中遂造無影之詞誣陷澹然帝曰明日當付法司治罪被供茶僧竊聽私告澹
然連夜遁遁至梁魏交界之地入深山結茅而居日夜參悟得大道守靜自澹然
去後益無忌憚與氏在寺中姦宿觸怒章陀持數其頂病頭瘟而死黎生產不下
亦死趙遭雷擊俱受天報一日澹然瞑目跌坐忽見守靜持利刃入曰向被兩婦
所迷以致得罪師兄墮入畜道今日午時兩孽來比誓必殺之澹然啓目笑曰此
禿又作孽矣隨携杖至門外見一猪一犬飛奔而入後一猛虎趕來見澹然俯首
不動澹然舉杖喝曰業障作惡萬端閻中婦女被爾勾引致失人身彼不怨爾爾

反怨彼情強欲唾。天理安在。虎連連叩首。似有醒悟。意澹然曰。爾既知非。可至佛前懺悔。遂授以如來火戒。又將猪犬趕出。亦與說戒。二畜皆頭首聽從。自此虎居山洞。犬豕居屋中。澹然呼虎曰。鐘和尚。犬曰。老塞。猪曰。小黎。無不應聲而至。後澹然朝峨嵋山。年餘方歸。見小黎跳躍而迎。問彼二畜。行童曰。老塞喫水墮澗。鐘和尚如素。日漸尪瘦。前日勉至佛前稽首。似有盼望。師父早回之意。今晨已圓寂矣。澹然不勝嘆息。命依釋禮舉火荼毘。火中見虎仍化守靜。合掌向西而去。小黎亦得善終。

附蘭州王行庵。居恒喜閱感應篇。與中表弟沈生比隣。沈擅才藻。而風流放誕。頻躡名場。王屢規之不聽。沈欲破王戒。誘以僕婦。拒之。繼誘妓婢。又拒之。沈哂其迂。自恃年富。益縱情花柳。未幾暴死。是歲冬。王病痊。道士上章伏地。久而起曰。君無恙矣。查君生籍壽止五旬。天曹以君力持感應篇。且不淫人妻女。加壽三紀。既而病瘳。成進士。八十有六而終。子孫簪纓不絕。而沈無後。感應堅信錄。福善禍淫。鐵案昭馬。卿慎勿把琴挑。歲祀年銷。蕭齋夜已。注香名在。紫霄。徐太史跋案。字字沉着。發人清省不少。茲以未及全錄為歉。



居父恩深莫可酬謹持經刊紹

箕裘險矣任遇情彌萬功

過嚴志不休繪出奸良

期共鑒叙明感應願同脩

人能樂善行無倦

天必憑依福祿道



胡不勉而行之。

註胡不二字總承上文而咏嘆之言。人不行善獨不求福畏禍乎蓋深望之也夫自然而善固難多得至於勉則人人可能不論貧富不論貴賤不論智愚皆有秉

真之良惟在自己發憤恒久不息而已
案黃正元先世籍隸江夏遷中州南渡遷福省羅源受其俗樸風醇遂家焉代有長者稱先大夫額公公以征臺功加左都督蒙

聖祖仁皇帝殊恩自遊擊忝副海至福建金門總鎮所至樹政聲精德累仁兵民被澤元自弱冠時先大夫即以感應篇垂訓曰此脩身立命之本原超凡入聖之階級汝其勗之元仰遵庭訓敬謹奉持見女色項下列諸般惡孽種種報應不禁悚然立願誓不敢犯登已

萬壽恩科忝提南宮挑選侍衛隨侍

禁庭退食之暇持誦不輟雖同袍或笑為迂不計也後以筮仕西陲命運不辰遭眷屬及次子三子七子回閩元子身獨處稍弛前戒不意閩中次子三子七子先後歿殤原配郭氏亦相繼云亡吁天降鞠凶是誰之過歟雍正八年量移江左每憶疇昔

之失深自愧悔力行功過格以改前愆於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繼妻李氏生八子光琦初六日妾李氏生九子光鎮光鎮幼殤光琦岐嶷英異大非凡品周歲患症甚危醫家束手元於八月十三日夜半焚表告

天是夜異香滿室似有無限神祇往來救護不治之症霍然頓愈此

玉皇經 金剛經 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 太微仙君功過格諸書所由刻也嗣調任

西江巴蜀再任江左憲官河協臺受

聖恩開鎮枯蒼未免心志復懈言語笑謔之間不無馳縱癸酉冬奉

命入覲偕光琦公車北上甲戌二月初七日奏請賞差報効奉

旨命忠勇公大學士傳 大學士來 看驗回

奏才品俱優

天顏有喜命往福建本省學習行走元二月十二日隨

駕恭謁

景陵十九日盤山

賜宴

命謁

泰陵二十一日至京見光琦暴染寒疾二十四日恭謁

泰陵二十六日回至

圓明園恭請

聖安奉

旨速赴任二十七日回京時光琦病已沉重醫約罔效延至三月初一日戌時終於旅

邸元是時雖抱西河之痛攜棺南旋然益痛自追悔覺淫邪之事雖未敢犯即言

語戲謔亦于天怒洵可畏也因而發願力行三千善事祈光琦仍投母腹仰蒙

上蒼點佑荆妻李氏以四十八歲近老之婦二十二年不曾生育忽於甲戌年閏四月懷

姪至乙酉年三月十日生第十子麒麟其為光琦轉世與否雖未可知而品貌

豐美彌月便通人事望而知為再來人是以知天道報施應若桴鼓信乎真實而

不虛也猶有異者是年八月二十三夜老僕因病不戒于火衙署被焚火起二堂

後側簷牙與內室相接烟燄瀰漫內外隔絕出路已斷元與內子抱幼兒及二三

侍女僕婦無門可出甚屬危急幸家人推牆折壁得以冒火而出其署房什物俱

大上寶筏圖說

胡不勉而行之

成灰燼惟

玉皇經

金剛經

文昌帝君陰騭文

太微仙君功過格諸板藏於小瀛洲書屋烈燬

圍遶皆未損傷其為神靈呵護尤自顯然計元一生所歷由困而通由險而夷無

子而復得子功名雖不敢自矜然叨典封疆沐

皇上高厚之恩至優且渥迴思數十年來日凜先大夫庭訓諄切捧誦

太上感應真言身體力行始終不倦得以享有今日之榮雖當被燼之餘猶願勉捐康俸

謹刊感應篇圖說以昭

上蒼生成無己之意以廣與人同善之心庶幾於經文勉行之旨永期遵奉無違且願與

海內諸君子共為志勉行以優游於太平

盛世云爾

此元自記稿也於經文勉行之旨非敢謂大相脗合而數十年來刊布諸經以公

同人邀

天垂佑不一而足覺天人感應之理歷驗不爽因即列諸勉行之案詎敢自矜所得亦欲

質之同志共印此心倘肯惠而示教則獲益更非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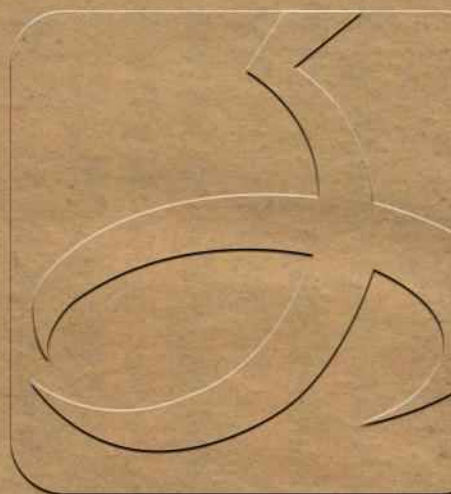
附蕭山湯惺甫先生金釧素奉行感應篇乾隆甲寅元兩浙旋登第入詞館嘉慶

十四年丁內艱歸里主講甯郡月湖書院課士之餘諄諄以持誦是篇訓勉肄業

者服闋入都不數年已晉尚書矣感應堅信錄

先輩典刑尚未亡蘇湖弟子肅冠裳元亭向必求奇字各捧金函點露香徐太

史詩



附善過格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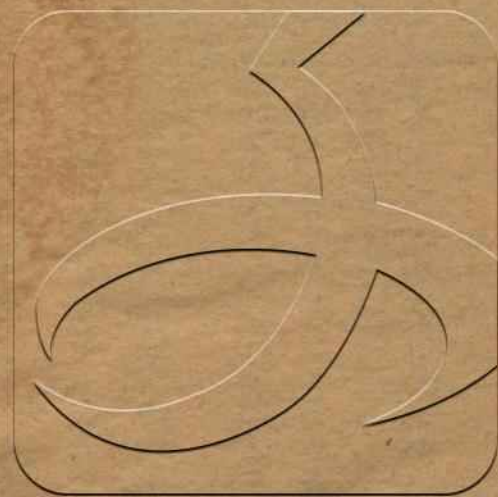
一功改善。李蓮池自知錄取周易見善則遷有過即改之義。蓋履仁蹈義我所當然。可謂之善。不可謂之功也。

一記過兼記善。即昔賢投黑白豆之意。不記善何以消除過端。故有過不得自諱。有善不必自謙。然要人記過。正是要人寡過。不然日為之而日記之。記之亦何益耶。每日所行之善與過。但記數目。不必錄其事。置一空格於榻前。臨時逐事記之。月終總較一月善過。年終總較一年善過。以告於文昌。關聖之前。庶乎起一念行一事有所敬畏。而過可以漸寡矣。

一以善折過。亦有不可折者。如致一人死。百過施百錢一善。豈殺人者作萬錢功德。便可無罪乎。此等事須平心審之。

一雲谷禪師謂敬天孝親。非論功之地。不敬天不孝親。為大罪惡。不可言過。二者皆不在格中。然恐習而不察。必有略根本而務施濟者。故此格而詳之。

一受賄及屈於勢力者。不得記善。受賄如得財出人罪。伸人冤之類。屈於勢力。如遇美色。勢不能就而不染。及貧士不用好衣好食之類。



一善過增加有分載格中者如救人一命百善賑貧百錢一善若救一命而復用已之財則於百善外更照百錢記一善噉一人訟五十過取不義之財百錢記一過若噉訟而又因以取利則於五十過外更照百錢記一過他準此

一善過自有是非如有仇不報固為善若忘父母之仇則為過揚人之惡固為過若欲逐奸除害則為善如此他可類推矣

一善有真假如免債一節有年久利多度不能還而免者或已經告官致累貧民而免者皆不得記善他若取來不義之物而用以施捨明知有罪之人而務為救護皆不得為善事端非一未能縷指也

一雲谷禪師功過格云百錢一善謂千金以上者若貧士則五十錢亦可作一善極貧士二十錢亦可作一善百錢一過謂貧士如此若富者五十錢亦作一過大富者一二十錢亦作一過是說甚精詳故觸類引伸又不必一一尋求紙上也

一凡文武忠君愛民及禁戢衙役兵丁等事詳居官功過格中茲格未載

一如不孝之極與好淫亂奪人妻女及決水放火劫財害命等事乃禽獸盜賊之行不得謂之過矣俱不載入

行善過格之報

先賢范文正公韓魏公趙閱道公趙康靖公俱行此格皆為名臣賢相表表在人耳目茲不復贅

蘇景行此格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予洵復行之不怠生東坡子由俱成進士文章蓋世其後科名不絕

張魏公浚力行此格高宗朝為名將至晚年益悔前日之非後諸將皆戮而公獨再相子栻為大儒

費翁家藏此格室中夜光獨天勤而行之夢此格化為金字生宏狀元及第又夢此格化為銀字生宰掾花及第

袁了凡行此格遂獲奇驗詳立命說

陶石簀祖父行此格刻板印施及石簀中會元

陸聚岡行此格貢為縣尹子完學登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四世俱封一品孫卿正卿任俱進士

顏茂猷行此格刻迪吉錄勸世中甲戌進士

劉宗周行此格刻小譜傳世後為相。
吳鍾靈久不第行此格遂登第作守身法勸世
其餘奉行之驗甚多不能殫述



太微仙君善過格

倫常第一一善十善等字緊連句下者單指本句若空一字則上俱在內矣

父母繼母祖父母每善加一倍庶母伯叔父母每善加二倍

對親和氣婉容憂憤不形晨昏定省致敬盡修德勤學致親悅一日代受一

勞苦一事責怒順受善贊成善解一怒舒一憂順親心不吝財物三

一大事勸親改過遷善守一義方為親補一過及還一通欠親所愛敬人

加意愛敬善親病小心侍奉獲痊三十見惡於親能積誠感動顯親揚名

喪葬誠信五十親於倫常有違勸之和樂化親行仁成德百

淫蕩忘身剛狠召禍貽親憂厚妻子薄父母阻善唆惡喪葬草率量力久

淹親柩過百親病不小心醫治揚親一鉅過五十親有過不能諫三十背一

義方訓責怒抵觸過二十親所愛敬人故薄之親年老舉動生一厭薄心吝

一財物違親心爭競一財物生一惡言對親一疾聲厲色親老令之任

勞親老遠出一事欺親私蓄一財物過推諉一日供膳過貧不能養

遂不顧親三過忘親疾失敬失養一日直言諫親至不悅私一飲食過

兄弟異母兄弟每善加一倍異父母兄弟每善加二倍

一日敬兄愛弟推逸任勞 同一事不生異心一善 大事勸善止惡 容忍一過

不聽婦讒言 財物不論爾我一善 獨任一大事如門戶差錯嫁娶喪葬之類 分產物讓多

取少五十 弟兄破產者復與同居共爨獎勸弟兄成德五十

鬪訟 欺凌一幼弟庶弟 遇一難不救阻善 爭競 聽一讒啟

譽 求借一物不應一善 貧思富富不顧貧一善 不和睦一過 同事生一

異心一善 私佔產物一善 見一過不勸與自作者同論 過

妻妾 閨範謹肅 善御婢妾不容抗正室一善 勸改一大過如不孝不睦及虐下等 禁止出門

遊戲燒香一善 勸化孝公姑和妯娌五十 化之行仁成德五十

富貴妻 任婦人不孝公姑 寵妾薄妻一善 縱一惡與自作者同論 縱虐一婢妾三

十過有過婦人勸諫反加怒詈 縱出門遊戲燒香一善 縱一惡聲穢罵五十 閨

範不謹 縱繼室虐前妻子女 不和睦一過 過當行事受制於內不行過

子姪

垂一義方訓 一大事教導見從一善 為師誠心誨人一善 禁止一惡習一善 禁

刻薄取利貴緣功名專之敬祖睦族三十 化之行仁成德百善

不以義方立教致成敗類 酷虐一他人子一善 誤一他人子 子孫不肖為之責

緣功名五十 棄一不才 縱一惡習三十 偏愛僧一人 開一不善事端十

恣意打罵不從容訓戒二 護一短與自作者同論 為師引誘一頑徒一善 教

誨一事不盡心一善 宗親宗族也親戚也

敬尊長睦同輩貴賤平等一善 貧乏求借不吝一百錢 周給貧乏一百錢 結親

擇一賢良不計勢利二十 代辦一嫁娶喪葬事 立義田義屋養活一人五十

收養一老幼殘疾 富貴娶一殘疾女謂原 本族絕支立一嗣不利其產五十

本族絕支利其產不為立嗣 嫌貧弱改嫁毀婚百 族有一流落人可救不救此

言失所者單指本族 宗親一急難可救不救此言患難之時 薄本族而認

同宗婚嫁惟計勢利 以財勢傲一貧賤宗親三十 貧病無依者能顧不顧二

十過 貧乏求借不應 抵觸一尊長十過 乖一尊卑次一過

師友

敬師尊教訓

尊前輩親賢友不妄交一日

通有無一二善

淫朋招引遊戲不

從弔慰誠敬

踐一約善

朋友有過忠告善道

不忘一父執善

不忘師友

不負貧賤交善

不負一妻子寄託善

救一急難善

遇一急難求救可救不救負一妻子託

背一明師負一死友負一貧賤交過

五十

輕棄一故舊二十

誣謗師長誣媚人不誠心規諫

戲侮一老成過

隨一淫朋遊

戲厭一貧賤交

誑一友父母妻子有無不相通過

爽一約

失一弔慰過

婢僕

一日厚給衣食

一事體恤艱苦善

赦一小罪善

遇一病用心醫治獲痊配

配

一男女及時

禁一很僕二十

善遣一婢慎為擇配善

白還人之男女原

值百錢一善

化一人忠信慈仁善

錮一婢僕不娶嫁

殘一婢僕肢體

賣婢得重價致配非人如賣為娼妓等

縱

一惡僕三十

用一次酷刑配一男女不及時過

虐使一事過

冤責過

衣食不週勞苦不恤一日一過

仁愛第二

人類

收養無依人一日

濟一人饑濟十人渴

濟凍人一衣

施一暗夜天燈借一

人日具

施藥一服有效

不沉滯一人書信善

賑貧苦周全窮途人士還鄉

贖男女還人

冬日施薑茶

施襪衣

助人嫁娶喪葬

造橋修路疏河掘井

置義塚一善

凶荒施粥

疫癘施藥

歲終為人贖罪百錢

留無歸人二宿善

盡心謀人一事療一輕疾得痊善

掩一暴露棺埋一白骨傳人一保益身命事

救一輕刑善

救一重病

施棺木一具

小事為眾出力善

救墮一胎在胎者

救一輕刑善

救一重病

施棺木一具

施地葬一人見人侵凌一人竭力保護

除一人害

伸一人冤善

救一人

救一人

危難流離

救一溺嬰者

救一賤為良

救一人軍徒重罪

葬一無主柩

五十

救人一命

延續一嗣

合一應合婚姻

收養無主棄嬰伸一人大冤

完聚人一家骨肉

興建一大利地方大事出言造福出力任勞百善

致一人死

設阱陷害一人

謀成一人軍刑

溺殺一嬰

絕一人嗣

為賤壞一人陰地

發一人屍

破一人婚姻

醫家計利誤人命

合一毒

藥過 見一人死可救不救 讚助人溺一嬰 致人墮一胎 侵凌一孤寡
乘危下石排擠人 以私怨傾一人家業 致一人流離 嫁禍一人 掘地遇
人骸骨拋棄不顧 平人一塚 作踐人禾稼 損壞一義井橋渡謀成一
人輕刑 技術不精盡害害人 見人欺凌孤寡可護不護 見人冤白不白
過 疑病妄藥 一難求救可救不救 侵一弱 幸災樂禍 阻截一日通衢橋渡
病不用心 侮弄一老幼殘疾 沉滯一人書信 為人謀一事不忠 恐嚇人
責一不應責人 欺一無識 三 窮民哀告不應 故犯一人忌諱

物類

救一無力報人畜命 救細微百命 施禽畜食一日 葬一自死禽獸 救接畜
力疲乏一時 買放生生命 為己殺不食 戒食牛犬一年 救一
有力報人畜命 戒殺生一年 倡戒殺放生 倡殺阻人放生 私烹牛犬過 殺一有力報人畜非法烹煮生物使受極苦 填
覆一巢穴 殺一無力報人畜 無故發蟄驚鷺棲 殺細微十命 不憐

畜力疲頓 籠係禽畜過

觀化第三

善類此條言人之為善一類而我助之則為功阻之則為過也

勸人為一切善

人所未為者較

讚助人一切善

人所已為者較

勸人出財作

福三百錢

刻施一善書

編輯一濟世善書

成人一美善

感化一人

家好善

表揚一人陰德

建義學教誨一人

感化一人成德善

倡一

善事利可濟一方

阻人施濟

排擠一有德人

搶人成功

止人一善

阻人施濟

排擠一有德人

搶人成功

止人一善

見一賢能舉不舉

過 為私不贊成人善

非薄人不屑教

過 沒人一長

惡類此條言人之為惡一類而我阻之則為功助之則為過也

勸人改一過

勸止播人一惡

折人一惡

解人一憂

息一人鬪

一人怨恨

息一人訟

止人揚一隱惡

一閨閣

燒燬一卷邪書

一人勿溺子女

此是往救一次

阻人一非為

解免陰謀下石

化一為

非者改行

勸轉人改一惡業

調停人內外骨肉

善 化轉一人至仁孝

教人作一切惡人無惡事而我教之 讚助人一切惡人有惡事而我助 見人一
切非為可勸勿勸較自作者加一倍 編撰一傷化詞傳較自作者同論 引誘一蕩子離間
一人骨肉過百 翻刻一邪書過三十 唆一人訟過十 代寫一離書過五十 薦引一匪人
傳人一惡術邪法過三十 助一人訟過十 唆一人鬪過五十 增一人憂恐過五十 見人
訟可勸不勸過三十 當眾斥一人過失過二十 見人之誤不與明言見人憂間人訴怨
不勸解過一 親一惡人過一
敬慎第四
存心心乃行善去惡之本人能於此不欺便是慎獨工夫又何患行事之不正乎
惡念起即掃除善 不欺暗室善 一切妄想不生善 見人之得失如己之得失
善 一月心常敬畏有善無惡善
一日常存機心惡念過二十 暗舉惡意害人善 聞人失利名生歡喜心過十 聞人善
不生信心過二 展轉一淫念善 生一怨親念善 蓄一妬念嗔念及諸妄念善 誦經
書雜念不除一時一過
應事

一日守分循理臨事敬慎善 處一事唯知為眾善 聞一過即改善 見一善即誠
敬遵行善 遠公所善善 不附人財勢善 處一事公置善 不苟且求一名利善 讓
一善任一過善 為善始終如一善 報人一德善 當大事能損己益人善
善與人同不存形迹善
假行竊名惑遠近善 當大事損人益己善 負一人大德膏緣得名善 假
公行私善 炎涼位功諉過善 竭盡一人情誼善 見一善不行善 知過故犯善
三過善 窺一人私書善 為一善不終善 處眾唯知為己善 臨一正事不敬善
出言

慎言 心口如一善 發一至德言善 出一方便話說果報勸人善 揚人一善
白一人誣迹善 辨雪一人大冤善 用力此用善 聞發一句濟眾善言善
誣害一人清德善 摘發一人陰私善 誹謗賢聖善 造謗汚陷一人善 鼓一
人鬪壺善 兩舌離間人善 傳述一傷風敗化事善 變一是非口是心非善 出
一損德之言善 惡口犯一平交善 造一人渾名歌謠善 播一人惡善 雖有此事亦
出一不利人語善 冷語刺人善 背後詆毀人善 嘲笑人體相不具善 戲謔傷人善 揚

人一醜過 喜問人過失 捏一誑言 談一淫賭趣 竟日多浮浪語過

事神

敬天事神明祖先齋戒至誠一日 拾遺字一千 穢中拾一字紙洗浴焚化善

出財修葺聖像殿宇百錢一善 闡明神聖經典刊刻行世百善

毀經倡說叛聖過 侵佔一庵觀寺院屋宇五十 壞一聖賢經傳 褻瀆天神祖

先過二十 以聖經戲謔 指神明詆一鄙猥事過 祈禳許一牲牢惡愿 祀禮

失時指祖 污穢經籍 呵風雨褻三先 攜掌酒入聖殿五過 對北惡罵及

涕溺 污穢一字紙如包物拭桌之類三過 污穢井竈 見遺字不顧 手

不淨翻動經書 夜起裸形過 氣性

一日敬老懷幼謙和待物 論一事不執己見 納一逆耳言一善 平一怒 忍一怒解

一怨恨 受一謗不辨三善 容人一過 忍受一橫逆五善 遇失意事不怨天尤

人 遇一讐不報指得罪 於已者 大事難忍獨能忍十善 火氣不生在在歡喜感化百善

強橫難觸人所畏忌過 慣習爭鬪三十過 報一怨太過十過 遇一拂意事忍

尤不止 逞一小忿 怒一人 醉犯一人一過

衣食

一日甘粗糲自不虛度衣食 拾遺粒與人飲食不揀擇善 一月安澹惜福十善

厭棄惡衣食十過 縱酒及亂 無故剪裁 禁屠私買生物 服一非法服五善

過 狼藉米粒 一日鮮衣美食享用過豐過

財貨冠盜劫奪不在此例

一日買賣俱寬厚 分財公平 借貸如期還 不吝器物借人濟急善 不負人寄

託 不取非義財 還遺 代完官錢私欠 饒免貧戶租欠 荒年平糶 佈

施乞丐貧人 讓利讓產 假銀入手棄不行使百善 放債出當濟人急不計

利二百錢 造一斗秤公平 不逼取貧債計 赦債還遺金人身家百善

造低銀假銀 蕩廢祖父產業 重利逼取貧債過 交易田宅不清割五十 圖

買一產過三十 誘人賭博十過 設阱詐騙 倚勢白佔 乘難覲取百錢 荒

年囤米待高價一過 巧取 負人寄托 負貸百錢 賤價強買人貨物百錢 荒

過五 匿遺 用低銀三過 斗秤出入不平 受不義財 侈用人財物一過

損人一器物 暴殄天物 不問取人一針一草 言至輕之物亦不可取 一過

女色 諸惡最重邪淫而人又易犯故特另列一條至有敗倫傷化者已是禽獸矣又不在此例

見一美色不留盼 善 居家能節欲 善 完一女婢曲全一婦人節 善 拒一私奔

女子 善

淫一室女孀婦尼姑 過 謀占人妻女 淫一良家婦 壞一女婢 過 姦一原

失節婦 過 蓄一戲妓俊僕在家 過 宿一娼 過 私窺人婦女 評戲一

美色 遇一美色留盼 居家淫褻非時 過

官幕功過格 鴉片煙一條新增

祖師垂訓士君子出仕一方須置身於利害之外佐輔者須設身於利害之中居官

為幕能以二語時切於心則無異於藥石之言也

盡心供職 躬行節儉 公帑不侵不挪 文移奏請字字不欺 禁止鴉片煙

一功 獄中除穢臭燃蒼朮 冬給草蓆薑湯夏給茶水遇疾病瘟疫賜與湯藥

無家屬重犯給與囚米冬衣禁獄卒肆凌虐 過 老幼醉病勿打 婦女非

犯奸勿打 不輕用夾棍拶子 尊長告卑幼失實勿輕打 百姓告衙役失實

勿輕打 禁一塊打 禁下腿灣打 一功 批發呈詞示以定期 聽訟人犯一

到即審不令守候 不徇囑託 訟者轉控批發仍平心聽斷 不執成見用私

怒 詞狀干連婦女即行抹去 剖斷明晰定罪平允 禁穢溺字紙禁宰耕牛

二功 祭祀齋戒誠敬 居上官粉全寮屬 居下僚積誠事上 禁捕役私拷

及唆盜誣扳害良善 禁戢勢宦豪強不許播惡 懲治訟師 摘發奸豪神棍

嚴禁兵役擾民 禁飭家人不許出衙門生事 教誨頑民使省訟息爭 旌

表節烈孝行 收養孤老 捕蝗盡力 遇小歉設法煮粥賑濟 時疫流行開

局醫療 五功 銓選持平考試公明 舉劾得當 同寅協恭共濟國事 直言

敢諫河員慎修堤防不冒領錢糧 禁溺女惡習 力行保甲弭盜有方 催科

有法勸諭樂輸 五功 遇大災荒早勘早申力請賑濟無設法救活多命 陳正學

以匡君德 進賢退不肖使朝廟肅清兆民受福 闡明正教使聖賢道旨燦然

昭明於世 祈雨祈晴至誠動天 為地方興大利除大害 大兵到處嚴禁擄

掠姦淫地方安堵 興行教化風移俗易 道德齊禮使民無訟萬功

媚權勢傾善良 各立黨援 立法不善害及天下萬世 災荒不及時申報賑

濟不實惠及民 額外科派 蠲免私征 河員不修堤防以致沖決堤岸糜帑

害民 殺降屠城縱兵擄掠姦淫 地方利害明知應興應革不肯出身擔任反

多止過萬 銓選考試舉劾不公明 僱征無法令吏書欺隱妄行敲朴 受賄枉法致人死 私怒致人死 重杖致人死 問成大辟有生路者不與減等人命不即相驗致屍腐爛遭蒸刷之慘及招情出入抱累多人 獲盜不即親審定案以致振累者瘼斃 縱捕役私拷及唆盜妄扳 不禁溺女惡習 故入軍罪 捕蝗不力過 縱家人交通內外 縱土棍害民不究訟師 故入杖徒事不即決使輾轉牽累破人身家 逢迎勢要 水旱不虔誠祈禱 不禁穢溺字紙 不禁屠宰耕牛 祭祀齋戒不誠敬 上官欺陵僚屬 下僚逢迎事上及矯激抗上五十 保甲奉行不善 偏執己見 不禁獄卒陵虐囚犯 醉怒重杖責人 輕打老幼醉病 輕打婦女 輕動夾棍拶子 尊長與卑幼訟輕打尊長 百姓告衙役輕打百姓 不禁下腿灣打 不禁重杖一塊打 濫准詞訟 不准冤訟 非時輕用民力 不禁賭博為非十過 勸農課士不勤公移沈滯 享用過侈 僕從過多致啟奢靡 不盡心供職 吸食鴉片煙日一過

幕友勤理案牘不延捫公事一日一功 公事照例批辦毫無錯誤 不徇情偏護不任意挑撥一日一功 命盜案件細心體會疑難能決辨明白 事關生死出入者救出一命百功 其餘罪名攸關一案十功 地方善事并賑

災救荒諸務勸官認真辦理實惠及民者 大功千功中則 幕友不認真辦理吃食鴉片煙貽誤案件十過 公事辦理不善致于申飭出署據賭過五次 懲惡主人貪酷或商同受賄放出人罪 大事一件十過 公事懈怠一日 按此善過格中遺漏師第二條僅存兩句一為師誠心誨人句錯簡入子姪條一敬師尊教訓句錯簡入朋友條師友條目師宜改明字又居官條原本刪去亦屬遺憾 茲遵身世繩規本補正之商可於施君

云秋浦王用賓敬識

年月

初一日善	過	初二日善	過	初三日善	過
初四日善	過	初五日善	過	初六日善	過
初七日善	過	初八日善	過	初九日善	過
初十日善	過	十一日善	過	十二日善	過
十三日善	過	十四日善	過	十五日善	過
十六日善	過	十七日善	過	十八日善	過
十九日善	過	二十日善	過	廿一日善	過

廿二日善
廿五日善
廿八日善
共善

過

廿三日善
廿六日善
廿九日善

過

廿四日善
廿七日善
三十日善

過

除去

重刻感應篇圖說跋

昔韓昌黎有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言哉言乎。蘭嘗取其意而推論之。竊以為善書之勸人。無異良藥之救人也。然而良藥能療身疾。不經良醫調劑。雖參苓不得自為功。善書可治心病。不經善士流傳。雖神聖不能無遺憾。孟子曰。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良藥猶宜廣為儲蓄。況善書乎。顧善書之名不一。其最著者。莫如太上感應篇。當攷洪楚崖云。感應一書。歷漢而唐。自宋而明。敬奉已久。大要皆修身事天之學。康范生云。歷代仁主。以至修士。互相關發。無非欲人為善去惡之意。明世宗序是篇。有曰。不但扶翼聖經。真能補助王化。其所係者大矣。我

朝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命刊刻此篇。頒賜羣臣。至舉貢生監。皆得遍及。於是名賢碩儒。助宣教

化。或增註。以申其義。或繪圖。以證其說。理明詞達。愚魯可喻。而是篇遂成大觀。

敬誦有年。久聞刊有圖說。以未獲展觀。為歉。同治戊辰。授徒環山。謁汪文植

菴先生。談論之際。善氣迎人。今年已七十矣。而樂善之心不倦。尤好引掖後進。

以善事相切劘。時復過訪。見案上書。皆有善書十餘種。極為心賞。索贈數種。珍

若拱壁。因出所藏感應篇圖說。見示。且告蘭曰。余藏是書久。欲翻刻。乃有志未

逮。而迭遭兵燹。猶幸是書無恙。全集俱存。豈非太上在反之靈所默監歟。抑

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故留遺至今耳。子其代為付梓。可乎。蘭受而讀之。見其註

案詳明。像圖工整。不獨文人學士。可以垂鑒。即農工商賈。皆可以觀。可以興矣。

反覆玩味。實獲我心。覺曩時積願。慰語一旦。何幸如之。原本係蘭南黃公所輯。

但卷內多留空白。蘭因不揣謏陋。摘取各書中。有足以相發明者。附錄各案之

後。雖自愧見聞未廣。不能若原案之切實。然斷章取義。苟足以資勸誡。迂拙貽

譏。所不敢辭。數月後。增補漸完。因與梓人公議。計需費四百金。先生獨任之。無



71005404

難色。勇於為善。洵足為後進風矣。普願閱是書者。口誦心維。服若參苓。取為身心之助。以培善氣於無形。倘祇同煙雲過眼。不能擇善而從。是猶數藥名而不知其味。則雖參苓日見。終於吾身無小補焉。豈不大可惜哉。今先生刻是書。以勸人。何異捨良藥以救人乎。先生初艱於嗣。近得佳兒。岐嶷不凡。足徵積善餘慶。報施不爽。因附筆之。以當口勸。若夫百世勸人以書。則先生之功。非蘭之力也。而蘭不能無奢望。深望當世之大雅君子。無力者以口勸。有力者以書勸。則一時之功。等於百世。百世之功。又豈特先生一人哉。

同治七年歲次著雍執徐冬月須江後學毛金蘭薰沐敬跋

謹將感應篇圖說每卷頁數開列於左。以免刷印之時脫漏不全

孝字第一卷共五十二頁

弟字第二卷共六十九頁

忠字第三卷共六十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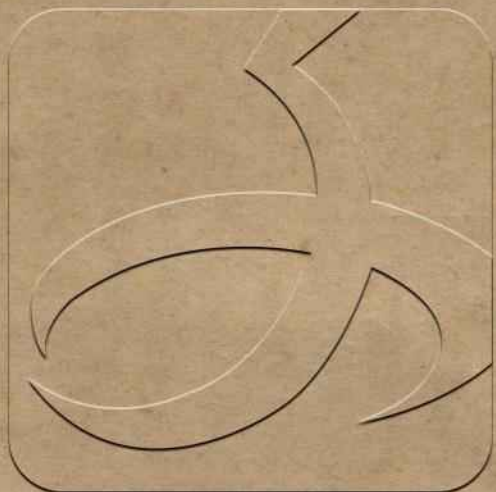
信字第四卷共六十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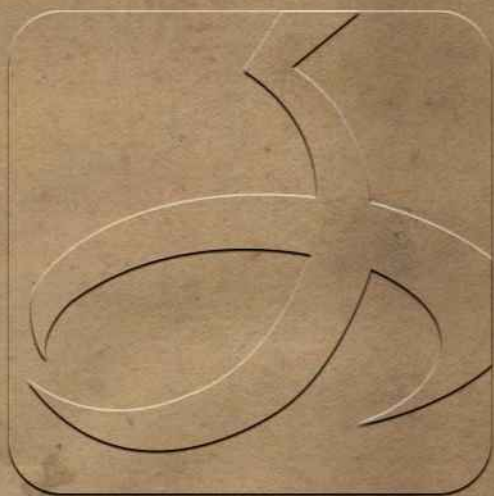
禮字第五卷共六十六頁

義字第六卷共六十四頁

廉字第七卷共七十頁

耻字第八卷共五十九頁





迷
396